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一冊目次

離騷圖不分卷 （清）蕭雲從繪註 清初刻本	〇〇一
陸士龍文集十卷 （晉）陸雲撰 明汪士賢刻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四庫底本）	〇五九
庾子山集十六卷 （北周）庾信撰 （清）倪璠註	一三一
年譜一卷總釋一卷 （清）倪璠撰 清康熙崇岫堂刻本	
徐孝穆全集六卷 （陳）徐陵撰 （清）吳兆宜箋註 附本傳一卷備考一卷 清雍正刻本	五六八

離騷圖不分卷

（清）蕭雲從繪註

清初刻本

欽定補繪離騷全圖二卷。

國朝蕭雲從原圖。乾隆四十七年奉

敕補繪。雲從字尺木。當塗貢生。考天問序稱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佹。及古聖賢怪物異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是天問一篇。本由圖畫而作。後世讀其書者。見所徵引自天文地理鳥獸草木。與凡可喜可愕之物。無不畢備。咸足以擴耳目而窮幽渺。往往就其興趣所至。繪之爲圖。如宋之李公麟等。皆以此擅長。特所畫不過一篇一章。未能賅極情狀。雲從始因其章句。廣爲此圖。當時咸推其工妙。爲之鐫刻流傳。原本所有。祇以三閭大夫。鄭詹尹。漁父合檜一圖。冠於卷端。及九歌爲九圖。天問爲五十四圖。而目錄凡例所稱離騷經遠遊諸圖。竝已闕佚。香草一圖則自稱有志未逮。核之楚辭篇什。挂漏良多。

皇上發餘披覽。以其用意雖勤。而脫略不免。

特命內廷諸臣參考釐訂。各爲補繪。於離騷經則分文析句。次爲三十二圖。又九章爲九圖。遠遊爲五圖。九辯爲九圖。招魂爲十三圖。大招爲七圖。香草爲十六圖。於是體物摹神。粲然大備。不獨原始要終。篇無剩義。而靈均旨趣。亦藉以考見其比興之原。仰見

大聖人游藝觀文。意存深遠。而雲從以繪事之微。荷蒙

宸鑒。得爲大輅之椎輪。實永被榮施於不朽矣。

離騷圖經序

蜀人柳中丞畫卷蓋所見僅墓門脊棘數幀構
紗非近代仕者所能倫昇時得此
海經圖剞本詭奇生動疑郤古人
淵明之所流觀者耿
楚大夫之騷繼三百篇六藝悲愴
叙哀尤於今昔爲宜若天問等篇
禮怪慌惚實有與伯益經景純傳
相發明者是不可以兼圖矣中江
蕭尺木氏始爲之或曰蕭精于畫
故嘗圖姑孰山水寶於式時此其
再舉也或曰膺東海宋荔裳之請
世民部遠懷其宗玉故章之或曰
尺木博學不樂仕乘不淹人是其豹
宦曰予何能拘固前人之陳迹哉
視之以爲新也與余惟賈傳柳二

離騷圖目錄 後附凡例
離騷經第一 一圖
九歌傳第二 九圖
天問傳第三 五十四圖
九章傳第四
遠遊傳第五 五圖
卜居傳第六
漁父傳第七
九辯傳第八
招魂傳第九
大招傳第十

離騷圖目錄

編楚辭如惜誓弔屈原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皆從離騷發源宋儒彙楚詞而削經之名矣且騷本行世已多茲集意在圖畫故略之不載亦尊經之義也

九辯招魂大招附存者爲宋玉景差皆三閭授經之士親炙休風不可遺也而王注疑爲屈子所作遂存之

屈子有石本名臣像甚張僧繇圖不大稱意怪爲改竄而天問亦踳駁不類枯槁憔悴之遊江潭者也又見宋史藝文圖李公麟作鄭詹尹圖皆有三閭與漁父之外傳戴冠雲之冠高纓長鉄柱巾以明潔也今合爲一圖矣

九歌圖宋元人皆有畫本而杜撰不數易足觀也今本傳注以吮毫差可盡變矣

一遠遊原有五圖經兵燹闕失竣續之

一香艸圖名載之蜀中畫紀乃黃荃所作皆寫逼不能讀艸木之經不復紀錄然愚亦有志未遂爾 石八識

離騷圖序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著

宋郭思畫論始倣規鑒謂其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也夫有圖而後有書書義有六而象形指事猶然圖也六經首易展卷未讀其詞先玩其象矣楚三閭大夫作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而其徒宋景以企淮南長沙朔忌向衰輩皆擬之遂尊爲經豈不以騷者經之變也詩無楚而楚有騷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汜皆楚屬已列十五國之先騷爲經而經有圖不啻溯源於河洛矣編見信州

離騷圖序 一

石本六經圖如律呂衛瘠禮器小戎曲風每多譌謬僭意糾訂之矣近睹九歌圖不大稱意怪爲改竄而天問亦踳肇就葉大約倣形爛理使後人飜覆玩繹悽慘以想古人處亂託憂之難而瑰琦卓譎足以驚心動魄知陰陽鬼神之不可測俾明治亂之數芳穢之辨有自來爾如窮文絕艷以視楚騷者則不知騷之爲經故也然吾尊騷於經則不得不尊騷而爲圖矣況離騷本國風而嚴斷於書九歌九章本雅頌而莊敬於禮奇法於易屬辭比事於春秋司馬史稱其志潔行廣與日月爭光而漢宣帝以爲合於經

術豈余之臆說邪蓋聖人立象以盡意而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一畫之中橐括遐渺乃世亦尊六經於文詞而不研
其義不研其義則制幕尚象上繡下會以目治之者鮮矣
馬鄱陽通考載六經譜數百條亦謂騷有香艸漁父諸本
乃知單精于經者必稽詳於圖而已紫陽夫子深惜樂記
說理而度數失傳易脫卦象離騷無能手畫者索圖於騷
與索圖於經竝論又可知矣余不敏紆毫補綴一宗紫陽
之注用備後來之勤慈而終歎古人之不見我也乙酉中
秋七日題於萬石山之應遠堂

離騷圖序

三閭大夫
卜居像

二

楚辭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離騷經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
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景序其譜屬
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
察萃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
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秉
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

離騷經

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諷諫君也故上述唐虞
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
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
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
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
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
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
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媿於君宓妃佚女以譬
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

長洲彭
啓豐字
蒿庵名

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歷其清而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抚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孰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雜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是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鸷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

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忘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蔡蔕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鯁終兮澆又

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

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繫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敖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

賢兮好敬善而稱惡聞中既遵道兮得王又不猒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之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苏糈而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

雜糅經

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宴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蘑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

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而不純兮孰能久而不衰乎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蘑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

雜糅經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蕙茝蔽在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蕙茝蔽在耳

雜糅經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蕙茝蔽在耳

雜糅經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蕙茝蔽在耳

雜糅經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蕙茝蔽在耳

雜糅經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蕙茝蔽在耳

雜糅經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蕙茝蔽在耳

雜糅經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蕙茝蔽在耳

雜糅經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蕙茝蔽在耳

雜糅經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蕙茝蔽在耳

雜糅經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丘焉止息兮蕙茝蔽在耳

九歌傳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當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義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九歌如鳥鼠諸詩也朱子謂本以感悟下忘君故謂之義今讀者不見其奇而見於正也鳥無媒於井青矣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東皇太一

太乙天之尊神也楚東以配上帝故曰東皇太一琳瑯美玉璆鏘聲也瑱玉塡耳盍合也蕙香草也蒸進也蘭藉以蘭藉地也奠置也桂酒以桂和酒也椒漿以椒和漿也枹擊鼓杖也拊擊也疏緩節謂舒其節也安歌謂安其歌聲也陳列也竽笙也瑟樂器也浩倡廣大倡樂也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芳芬芳也菲菲香貌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會合也言衆樂合奏也君謂尸也欣欣喜樂貌也康安也言東皇太一樂以安樂人民也蓋以配天之祭兼有樂神之義焉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披雲衣兮被明月服瑶象兮逾紵安上無下兮會高堂邐逶迤兮相羊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怳忽

雲中君

雲中君雲神豐隆也蓋雲師屏翳之屬也浴蘭湯沐芳華言以芳潔自修飾也披雲衣被明月言衣服之美若雲月也瑶象以瑶象飾車也逾紵謂車行疾如飛揚也安上無下謂安其上而無其下也會高堂謂神來會祭者之堂也邐逶迤相羊皆行貌也謇將憺皆安也壽宮神所居之宮也與日月齊光言久也龍駕帝服言其車服之盛也聊且也翱遊周章皆猶翱翔也靈謂雲中君也皇皇美貌也既降言已降也猋遠舉謂去速也雲中謂雲中君所在也覽觀也冀州中國也有餘言大也橫四海謂橫絕四海也焉安也言雲中君之德廣大所及豈有窮極乎思夫君太息謂思念楚王也極勞心言憂之甚也怳忽神思不定貌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芳洲兮杜若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慊慊

雲中君

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之志蓋云龍生崑丘而生崑丘不常朝而遍天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變化之中有望龍之象焉可振者今鳴日謖之今人有人飾兒尺七思兩河之閒日冀州戰士之始也舊注失之

九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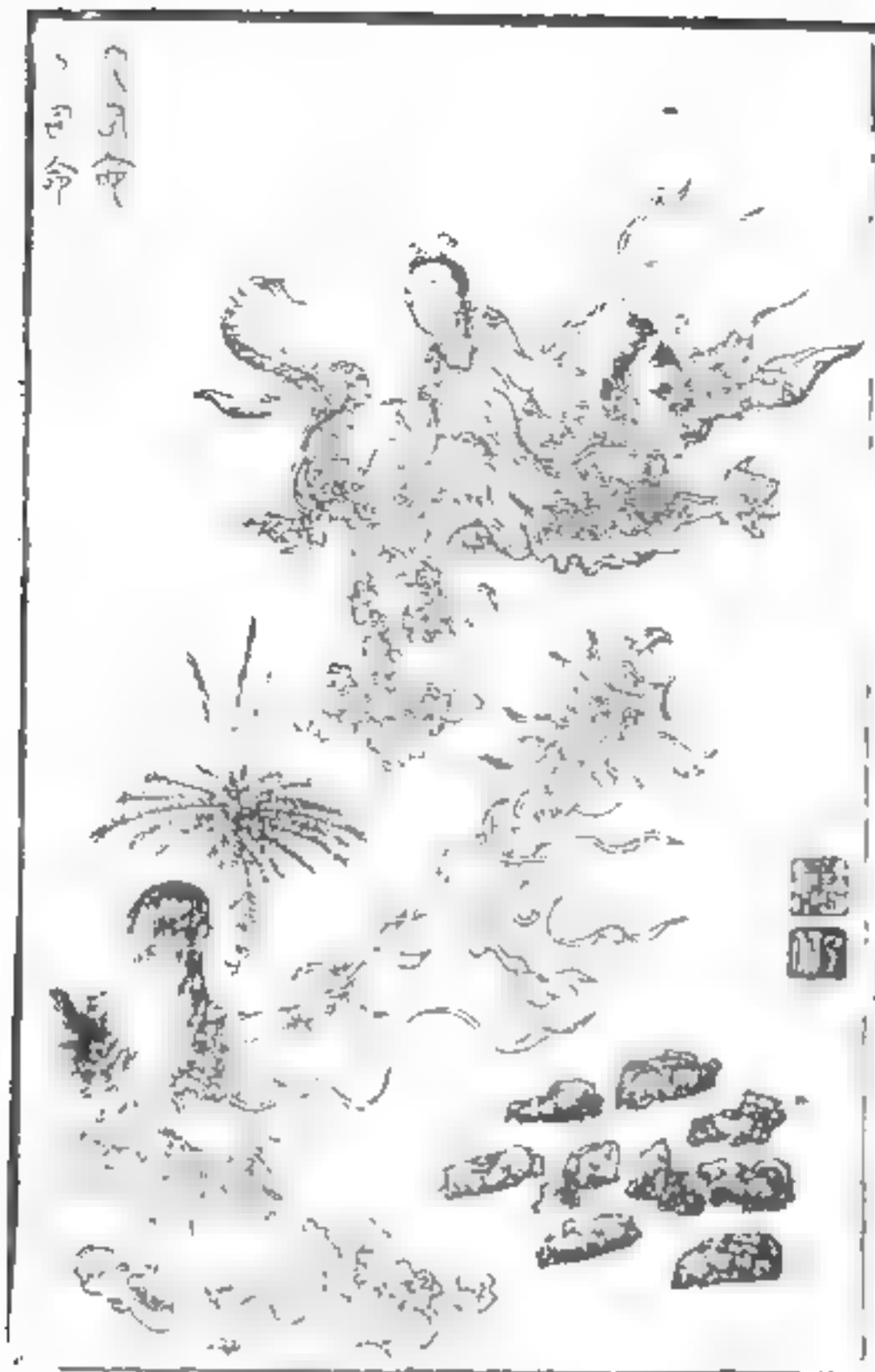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相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吁嗟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兮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遠望兮流光徐驚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昔不可

九歌圖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made何食兮庭中芰何為兮水中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遠望兮流光徐驚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昔不可



麾蛟之令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
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湘夫人 帝堯之女舜之妃也舜南巡狩道死蒼梧葬於江南九疑山二妃追之不及相與哭於湘水之渚因名曰湘夫人言堯二女帝舜之妃皆以堯時從舜不幸舜崩葬於江南九疑山二妃追之不及相與哭於湘水之渚因名曰湘夫人也據此則二妃為非死一女也花江之中有二神焉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麗若今今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
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
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道帝之兮九阬靈
衺兮俨俨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
愛美兮美不壽急兮如流横波兮揚靈未極女之心兮宜俟時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反不顧兮輕舉遠逝兮無所悲

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緑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
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翠旗之下兮翡翠珠被耀兮寶璋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
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
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
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
兮為民正

大小將之也六司命駕先乎高之岡夫人之夫音共望在傳之上不可見之處先人也前有美姊人求失之處先人也前有山源山岱獄嶽無間雷山恒山岱山是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如元氣鴻鈞有何天壽其下視洪鑪之來今蔽日青雲衣今白霓裳舉長矢今射天狼操余弧今反淪降援北斗今酌桂漿撰余轡今高馳翔杳冥冥今以東行

敬將出今東方照吾檻令扶桑撫余馬今安驅夜皎皎今既明鵾龍翰今乘雷載雲旗今委蛇長太息今將上心低佪今顧懷羌色聲今娛人觀者憺今忘歸紲琵琶今交鼓簫鐘今瑤簴鳴鏗之來今薄日青雲衣今白霓裳舉長矢今射天狼操余弧今反淪降援北斗今酌桂漿撰余轡今高駝翔杳冥冥今以東行

東君

東君 楚辭九歌圖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
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
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
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
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子

河伯圖

山鬼圖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
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
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
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
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
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填填兮
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 高工狗馬難作思與楊子安日之莫歌也使令弟安笑
相遇於楊陰部漫馬卓識那歌寫山鬼如余於者謬矣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九歌圖

陳禪臨邛十里外山水皆委蛇狎何兮忘臣竇電孝婦降斗一念之誠慘動天地夏氏禦盜僕不見人既長貧賤抱病不死家室與之上秋風夜雨苦木爲楊每聲要眇之音不知弟爲之檮案盡復有情之吟傳摩詰秦筝擊竹如意哭於西壁終吟九歌之圖雪蕉和尚汎月貴陽河讀楚辭軍中投一紙於水中有神使見九歌之圖必有天際真人之想興拜舊識破陳爲矣或未可知爲余作數語而寄之書此圖也鏡不爲塵文亦不爲水部歲種種之髮拾古人之殘瀋自缺烤散而終天年已矣尊酹其見知於後世也哉況讀之所載德非人世人耳目之不經然而寬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書者何人姓名矣嗟乎冤乎屈子墜玉筒山作九歌以風諫彼其時尚有賓之者也有讀之者也我將何以乎吾用此與天門諸制鋤鐵劇中流於劇泉健兒林諸君子廣袖繡裙題之歸云爾

天問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畫 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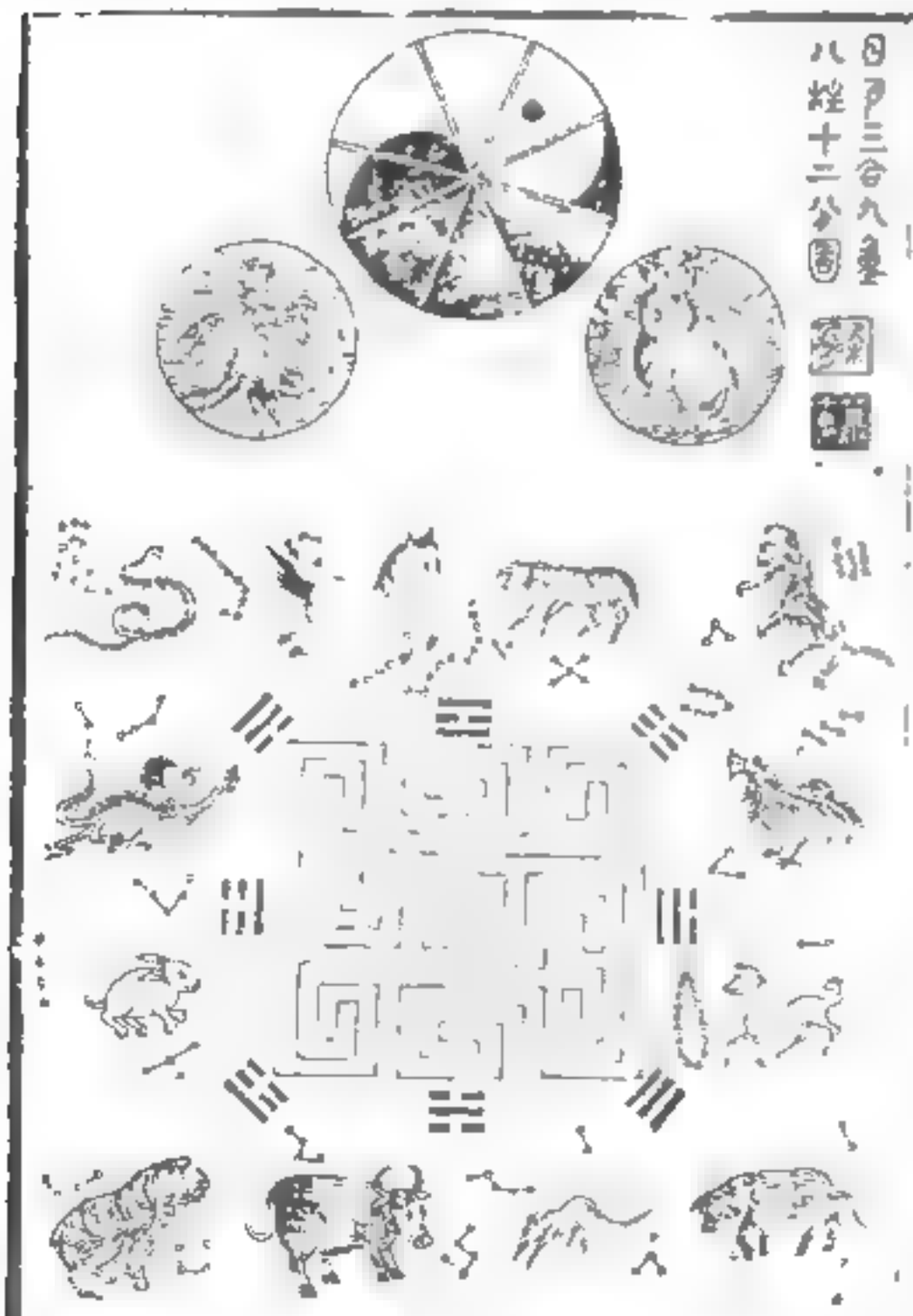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導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書天問圖總序

蘇子曰書象之王於堵壁其楚先王之廟之遺乎古者尸居堂觀以爲天道人事之王象物而動神禹鑄鼎象文周勤鐘其次遠矣第儀述則吉後悉則凶獨仰之間憂樂之頃相應如響乃暴者自謂有命在天投巇詈之囊血射之悠悠蒼天孰何於若輩矣然則天至此其不可問邪悠有對之者乎對之不得而復有書之者乎問之不可而復有圖之者乎抑何悲哉夫蘧伯玉寤非子之知楚之祀靳之久矣蘇軾謂天下屈子見宗廟祠堂壁畫公卿古賢之若循環然邪意謂天必有不可明告豈不知福善禍淫之必有不可解於天之故者只此殘朴況丹寅曜四壁圖者盡然可想索也獨怪楚之公卿路監纔啓於山林而博物如倚相者尚未數數何獨攻上國之制作文章而爲之歟波梁晁卷衣見五帝之繢會二王之帶收牟追也箕踞無簪則元公之記於攻工也固其事者先指其與明古物之不可廢也至于舞干蠻過瑕譬或賂則知遠方之至幸服也鼓刀負鼎則慶賢人之過也陘身投鬚則忠直之窮也石腦舉育虎乳鳥獸脫焚忠直之窮也石腦舉育虎乳鳥獸脫焚出泉自祀聖人之生不易也獨龍之啓其長夜也岐蛇之整於自噬也刓縫冕黼之棄盲也辣林肆情之棄羞也牛飲之照止蠱疫之伸也見其氣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導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書天問圖總序

蘇子曰書象之王於堵壁其楚先王之廟之遺乎古者尸居堂觀以爲天道人事之王象物而動神禹鑄鼎象文周勤鐘其次遠矣第儀述則吉後悉則凶獨仰之間憂樂之頃相應如響乃暴者自謂有命在天投巇詈之囊血射之悠悠蒼天孰何於若輩矣然則天至此其不可問邪悠有對之者乎對之不得而復有書之者乎問之不可而復有圖之者乎抑何悲哉夫蘧伯玉寤非子之知楚之祀靳之久矣蘇軾謂天下屈子見宗廟祠堂壁畫公卿古賢之若循環然邪意謂天必有不可明告豈不知福善禍淫之必有不可解於天之故者只此殘朴況丹寅曜四壁圖者盡然可想索也獨怪楚之公卿路監纔啓於山林而博物如倚相者尚未數數何獨攻上國之制作文章而爲之歟波梁晁卷衣見五帝之繢會二王之帶收牟追也箕踞無簪則元公之記於攻工也固其事者先指其與明古物之不可廢也至于舞干蠻過瑕譬或賂則知遠方之至幸服也鼓刀負鼎則慶賢人之過也陘身投鬚則忠直之窮也石腦舉育虎乳鳥獸脫焚出泉自祀聖人之生不易也獨龍之啓其長夜也岐蛇之整於自噬也刓縫冕黼之棄盲也辣林肆情之棄羞也牛飲之照止蠱疫之伸也見其氣



天問圖

日月三合八卦十二分圖

集041-015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十二氏據本詩之庚午馮祭史二首六身三月龍見蒼頡巳蛇寅虎是惟卿對烏僕卯兔日中若也月則顧菟夕宿見皇極圜二合九章入柱具焉爲各書之醫數也即三百六十一爲象山方縣京房之律原也非敢臆也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柳對以咬鬼而子也朱子引柳氏鬼子母論之鬼字即九字形疏鬼疾准南曰九淫之數也蓋極而生之也

伯强何厲惠氣安在

逸書有伯强古占之貴志厥疫者如此湯所謂死宙為厲是也孟子伯強即厲鬼之一字轉注故虎豹熊羆黃今日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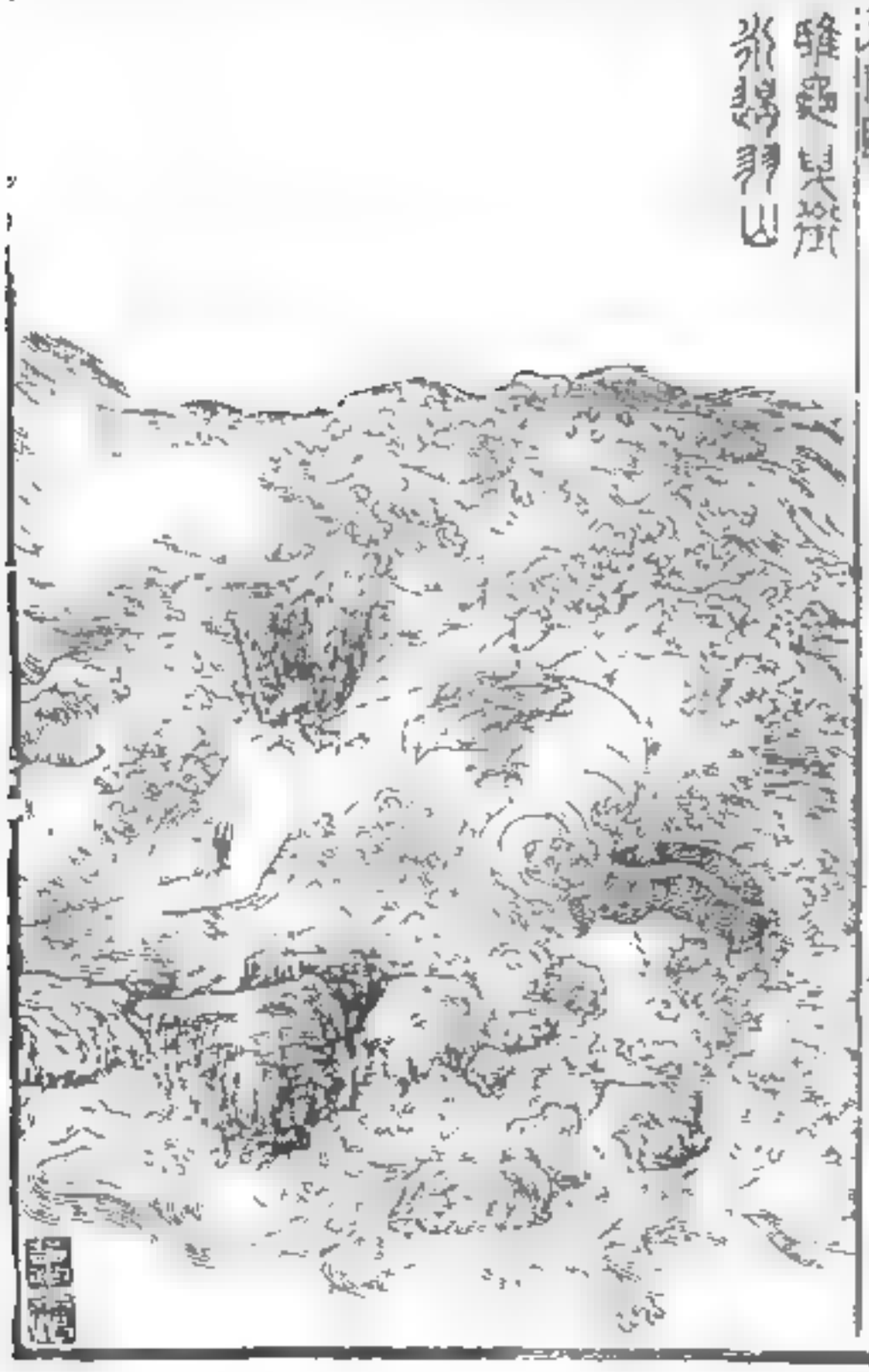
大荒圖

何羅魚

五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東方星也曜靈日也按大角為帝座之首故畫敘對以蒼龍明元矣於門無取地所經謂東海日出其光九輪下有神鼈蜃蛤吞吐之狀



大荒圖

雖蛇巴蛇

黑蜺羿射

集041-017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有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天問圖

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何憑玄武歷敶是針何以窮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王逸云汨治也鴻水也師衆也堯放鯀於羽山飛禹使治水也鯀不治其罪縣狠而生禹遂平九土嗟乎鴻水之災天下貪叨惡盡之以劈符命之說又按汨謂亂也書曰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王逸東漢人未見古文尚書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注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焉余見唐李昇作禹貢圖末有龍以曳尾於九山水氣騰沸如是

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九州何川焉normalize不盈
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馬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

康回共工名也共工與顓頊爭帝不升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天匹夫之勇桀紂帝制猶天輦夫輦如是小兒戲戈之對誠碧碧也　淮南書曰堯舜之治猶若燭火之光不容隱也不盡知其以冀言之義與兩同于古何所本也　增城高大貌　淮南書曰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天地四方之門哮呼事理急最如氣寒暑迭陳爰爰者滅矣楚懷秦政今安在我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羲和日御也若華若木也　若木有水山故夏寒南有炎州故冬煖北方之神也　若木東方之神也

窮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林有木猩猩能言按西極有不木之山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玉逸云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或曰窩周比為惡之衆

柳對不角不鱗是也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注言地也像忽之電光也莊子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忽恐非電光也

天問圖

十三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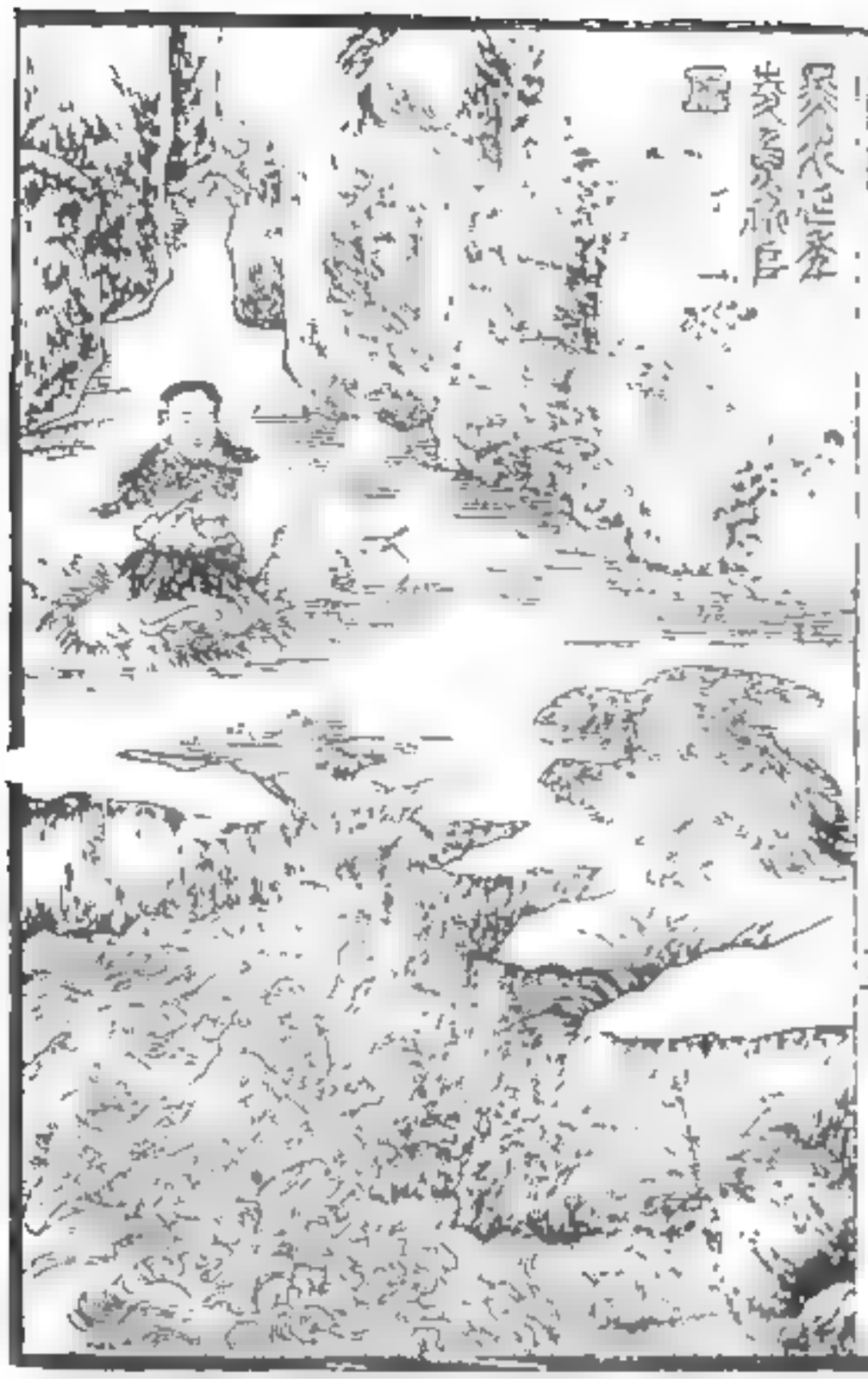
招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又長狄恩注上古有羣路之人長步千里身生毛雲下視五嶽如部婁也　蓱水草而生於九徼之路枲麻也

天問圖

十四

二蛇吞象厥大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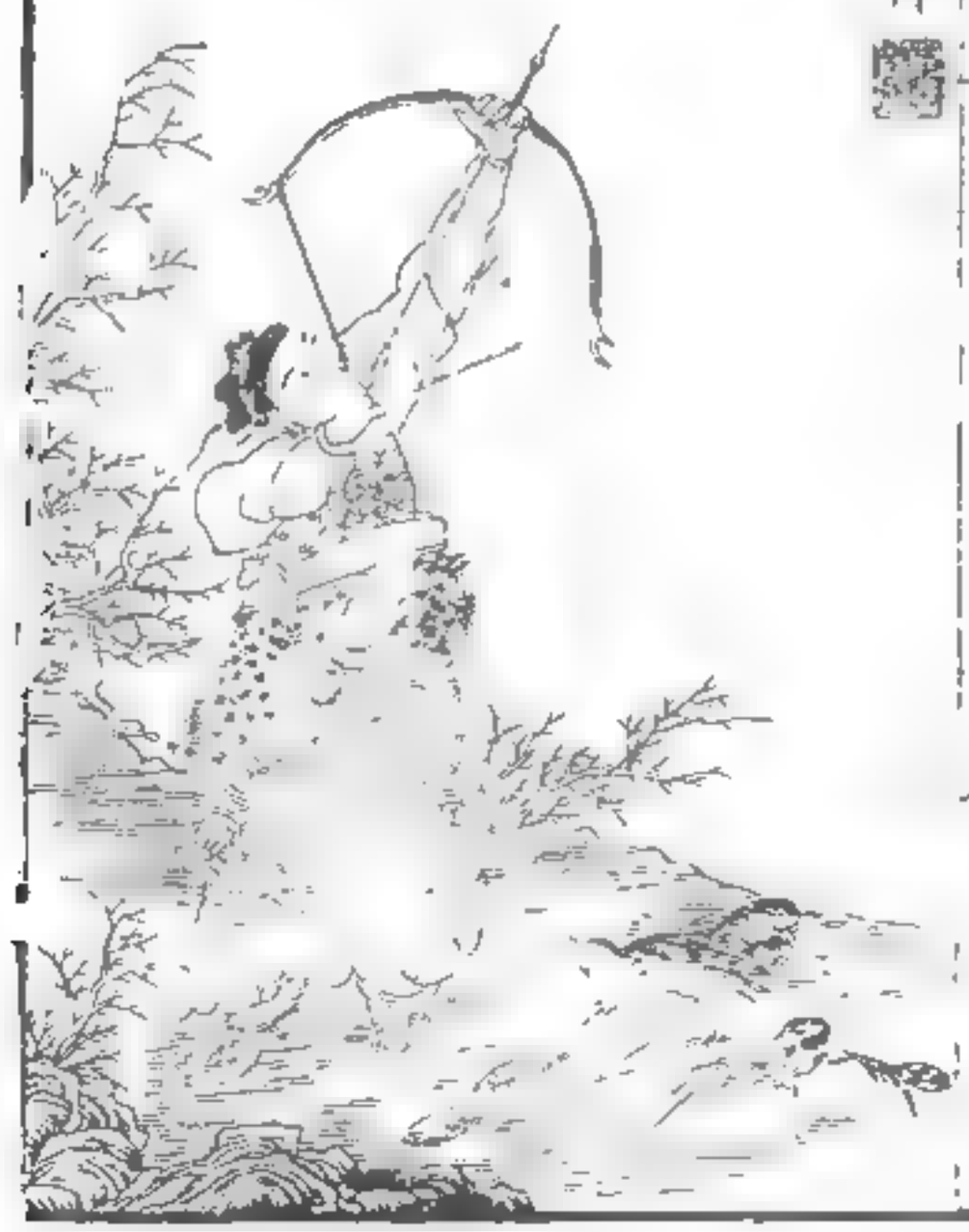
南方有窮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是也蛇屬巳巳益以舌畫者象形也他本作靈蛇柳作巴蛇



二蛇圖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甩堆焉處

玄趾三危皆山名黑水出崑崙禹貢弱水既西謂不死之名出西荒也延年壽考也鯪魚一名鯪魚一名鯉魚也堆奇獸也然舊注山海經皆虎爪食人觀柳對知前注誤矣



羿彃鑿齒圖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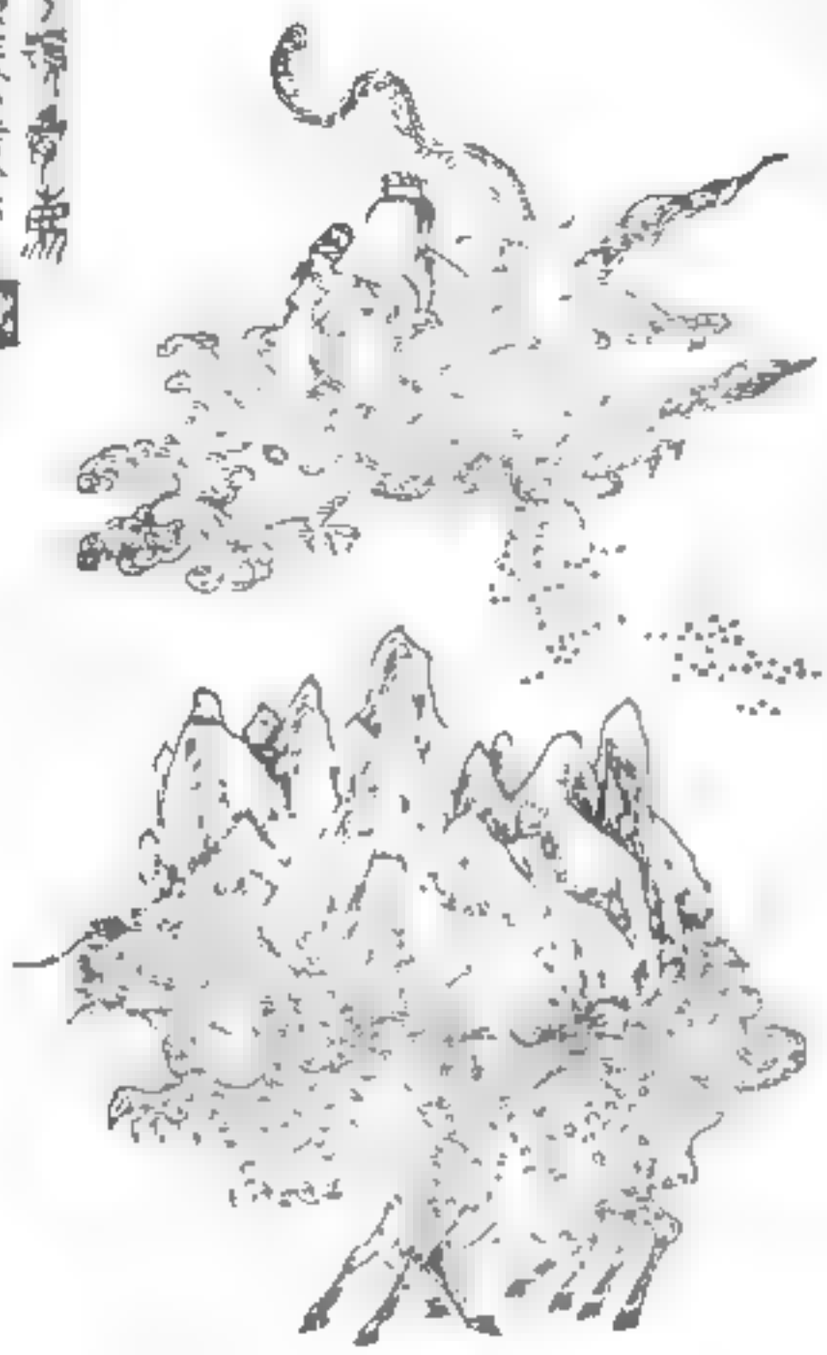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於是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又使羿誅封豨於桑林之野上射九日而天下熙熱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嫦焉逢蒙
羿既射何獻蒸肉之膂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河伯化爲白龍羿射其一目也　冯又夢與雒水神宓
妃交焉化爲狐狸射者百不徹雒水以射神獸
爲故浞之娶也按干寶曰羿善射浞又
因羿室以取其妻浞因羿室家之美以甘能
悅其意羿貪淫於外浞行其內使羿遠田獵
因取其衆以代夏政羿還將入浞因內其
謀使家衆閉門不內羿遂無所歸依窮
困而死

阻窮西征巖何越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
營何由并之白蜺嬰茀胡爲此堂
雖有白蜺之美以甘人羿因娶其妻羿
方貪利於雒神因娶其妻浞因羿室家之
美取而爲妻

曰蜆嬰弗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蜆十之以誰者蜆蒿相嬰在此祠堂也
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化爲白蜆而嬰弟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蜆因墜其藥視之則子喬之屍也崔文子取子喬之尸復之以救甚須臾化爲大鳥飛而去注事
奇特異物對鑿有據遂畫之



海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蟜蹇山丞何以安之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海翁雨師名號呼興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　蓬大逸也擊手曰井巨蟹之逸背負蓬萊山而丞戲於海若舟使蟹舍本而行然乃後何能遷徙此山乎皆本注也或曰釋舟陵阿即桑蟲舟也是不然

惟浇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頭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顧
同爰止何顛毋厥前而親以逢殆

朱楊注云浇多力至嫂之户徉有所求而逐淫之少康因
獵放犬逐踐浇而斷其首○王注云詔顧其嫂指也今因
之特圖以爲禽獻行者之誡

天問圖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殺舟斟尋何道取之

湯謀變夏衆以從已也　少康滅斟尋氏旋錯簡然圖已
多矣附是不對

天問圖

柴伐蒙山何所得焉婢嫌何辟湯何殛焉

柴伐蒙山之區而得妹嫌湯乃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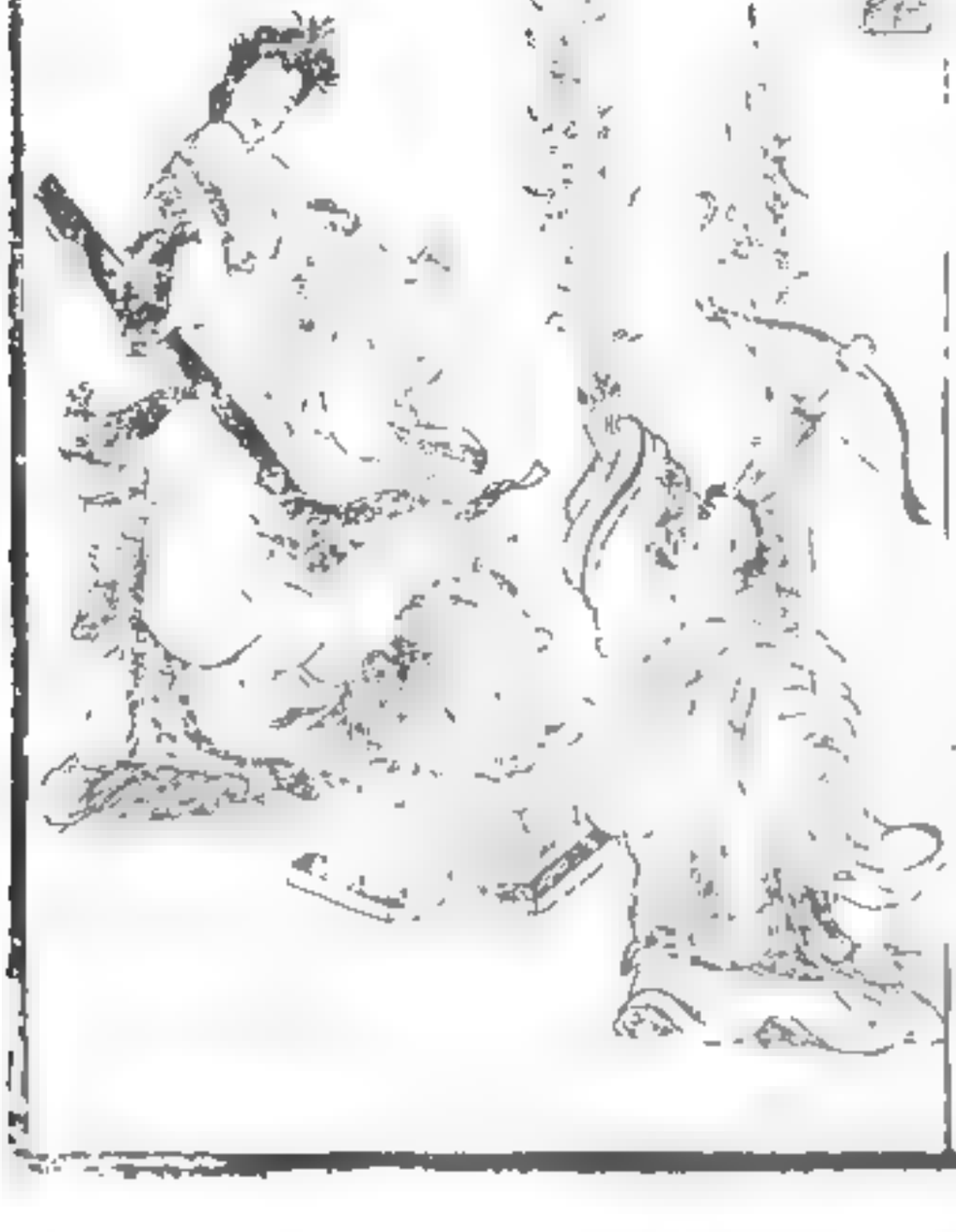
舜閔在家父何以厎豫不姚告二女何親厥前在初何所意焉

瑣堂十成誰所極焉

注禁作王臺十里此語竟莫故附於舜閔在家後

登立爲帝就道尚之女媧有體就制匠之

注女媧人頭蛇身日七十化其體如此柳對日工獲詭之謂畫師所致也何獨不然路史謂卷立即女媧名故合



天問圖

龔開宋人畫

舜服厥弟終始惟孝憂父母堂像厥身不危敗

注但云其弟大象之心不能危敗舜之身也至柳對始有畢屠水火之說惟孟子亦云然也

天問圖

宋人畫

天門開 緯鵲繞帝 閻毅畫幀

天門開 容嬉娘喜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就期去斯得兩男子

白泰伯仲雍去吳太史公以吳始世家傳其伯夷賢讓也
荆蠻之地而復有季札之苗裔奇哉

緑鵲飾玉后帝是爽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伊尹緑烏鵲冀飾玉飛以事湯湯以爲相又云湯出觀風俗而逢尹也然畫師取異事以畫而觀者以子與氏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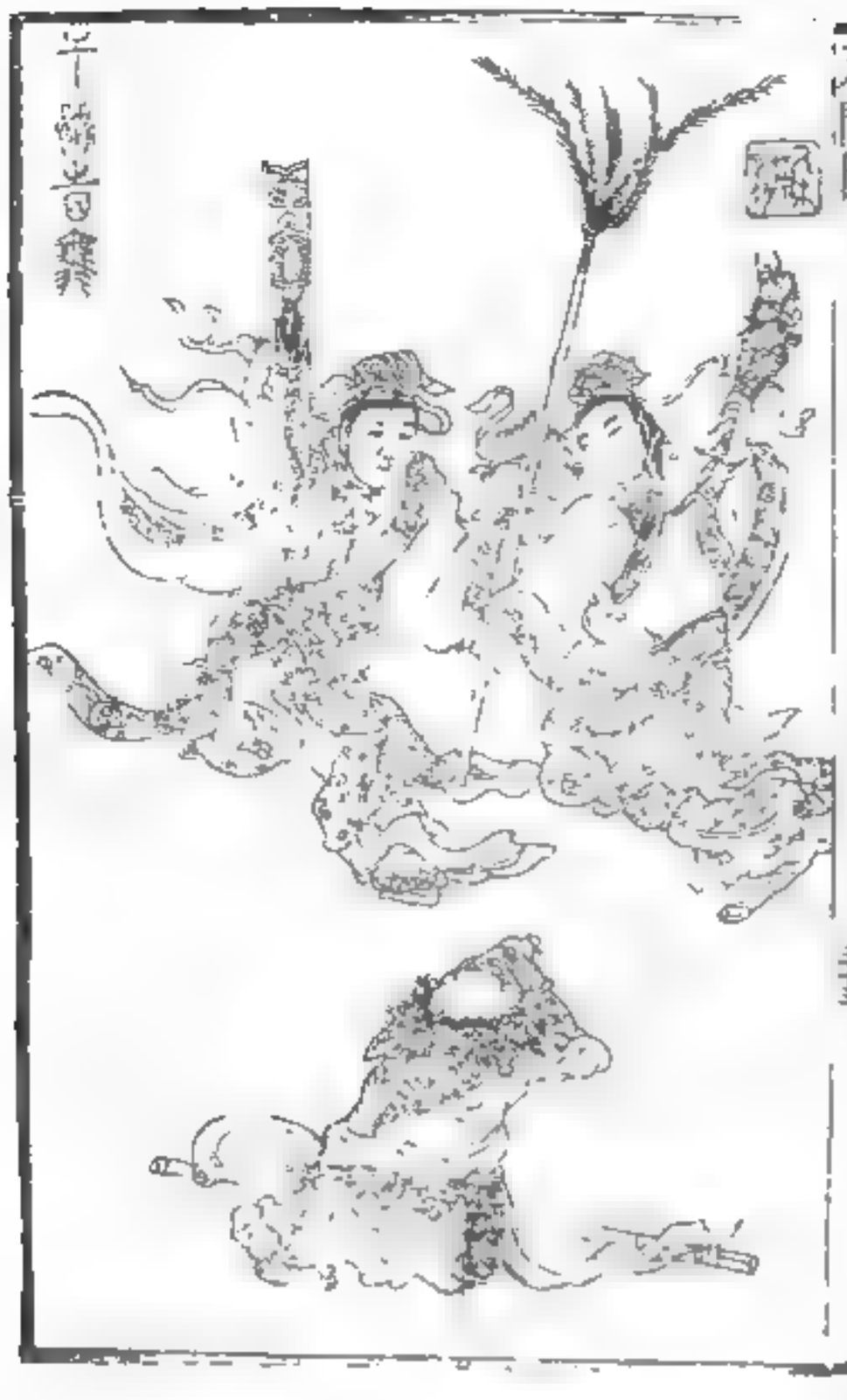
天問

天問圖

集041-030

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非國名也虞夏相相之子少康爲有仍牧正與牛羊乃滅澆而復夏田民歸之不可則況一成一旅邪



天問圖

于協時舞何以懷之

舞干格苗書誠之矣字學謂舞不從舛羣干勺今不具見故存之於圖

天問圖

平希堯膚何以肥之

對云辛后駭狂也噬乎不類之夫曾實克脊大率如是故

天問圖

擊牀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有洛時有扈氏牧豎何逢而斜夏及洛攻之親殺於牀夫以賤豎竊神器天人共憤乃亡者寓言不安也

集041-032

恒秉季德焉得大朴牛何往當班祿不但還來

天問圖

楚昭王時

鉉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注象鉉惑其父以危兄弟兩者虛詞對者實指爲象也物有鼻之祠至唐不廢又豈親侯所及哉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勃出重泉夫何罪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楊注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汝臼有竈生白玉出走母亦走告邑盡大水母溺死化爲空桑有兒啼即尹也柳子曰或者爲是說以盡伊尹之門乎外空桑重泉皆地名也或即是而名其地耶遂盡之然歷陽之人化爲魚鼈如前注所云又復何疑

會盟爭盟何踐吾期

武王將伐紂遘疾周公
曰吾田予日不至我其
[illegible]是人之仁予安於
何足明

天開圖

旦
機命
姓駭
驚雷

答焉飛孰使率之列擊紂叔旦不豫何親揆發定罰之[illegible]
以答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厶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
以行之竝驅擊襲何以將之

注武王之將卽如鷹之摯飛也疏聚之者臣與人每剛公
曰雖休勿休故曰仗旦不至我其嘉見人心之附背則奔於奔鳴
徵天道之聖恥踐躍於[illegible]焉

天開圖

暗后孰配

集041-035

天問圖 四三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昭王於是氏逢白雉而後有南土之臣也獻鳥者佛其首畫其翼也

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衢何號于

天問圖 四四

會稽茻骬

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柳對穆君所招倡佯以逆輸行九野雅怪之謀儒臧厥說炙嗥其孤約晦拏以奪暉發以海故書者夥幽而詩穆也然得很鹿以歸本之國語其云巧梅者或造父之能御也若瑤池白雲之謠則幻矣曷足問　或曰古無騎然左師晨將以公乘馬歸劉炫注公單騎而歸疏曰前有車騎者何證

天命反側何伐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九合至身殺知侵之不可久也取麗姬由戶五子

爭以爲不遠之兆

天問圖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

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金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

箕子佯狂

雷開受賜不足責止以箕狂梅醢爲圖著古人顧受之正

天問圖

集041-037

援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撝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咨兼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妲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宮分作四圖依明以后授精功累代有數十聖而後王天下卜年八百四一心之運也故合之

天問圖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呂望在肆鼓刀文王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以歸太王肆文之績故奉木主伐紂即太公之事也乃不分圖

天問圖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

注伯長也林君也晉太子申生雉經也又碑紀云伯迫於林中也王充云申生縊林木震宮自古忠孝沫喻不感天地也衍此又可辯子厚蜥蜴燒毀之對

大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摯食宗緒

皇天帝哉有虧及下文者或有虛說者今合之湯初即伊尹後乃師承皇官天下而垂緒今書作北面尤悔徵有謙遜不遑之義學焉後臣豈欺我哉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馬能流厥緻

閻閻少士在外壯厲武人自成

天問圖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大何久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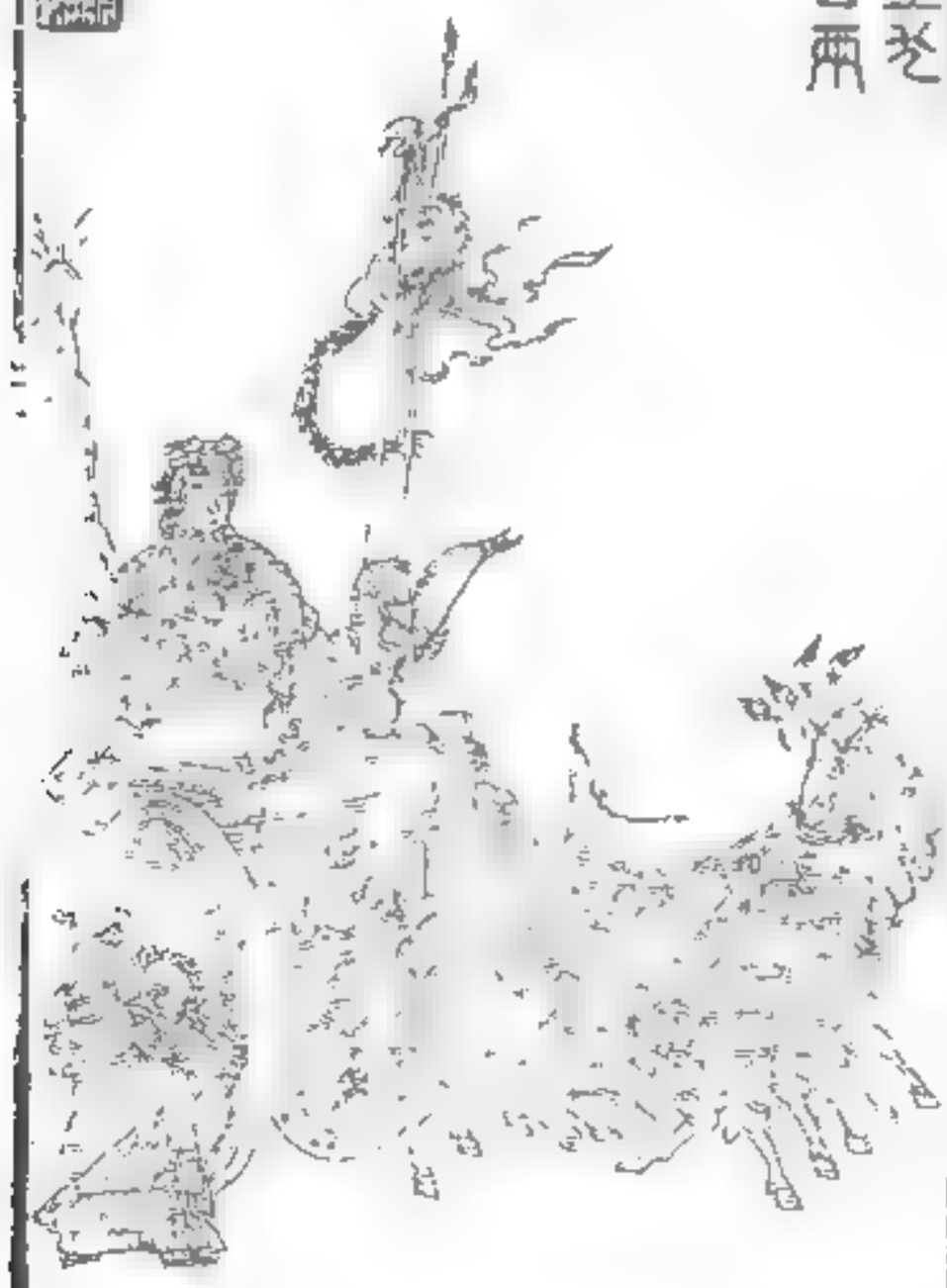
彭祖進雉羹事堯人百七歲猶自悔不壽恨死高而睡遠注

天問圖

集041-040

天問圖 卷三 百兩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蟻微命力何固



天問圖 卷三 百兩

馮安采薇鹿何祐孔至回水萃何喜

集041-041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秦伯有大弟鍼請之　百兩車也魯昭元年鍼奔晉共車千乘坐多故出奔晉大車上本載偫歌騷義也

天問圖

環山環水社

爰步爰久

浙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于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薄暮伏匿荊勳等聞不能為國故畧之止以環閭穿社爰生于文者畫之場柙對曰於菟不可以作遂為圖本非騷也

天問闕疑

余師之學博而能稽不然而識每專場虎頤讓帝即以繪事為天下矣悟古今名象之微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之情灑以蛾綠運以鼠鬚觀者疑鴈頃閒飢目得飽如茲天問之圖五十有四那附以自注編繫於下錯取叔師之義于原之對臆庶之庶幾包衆折衷略無飛蓋可不謂神哉余修部側

備載錄計逾年而圖始成於是孫蘭借蠶婦駈競布乘攜者欲穿鐵限我故自閉甘芭蕉以遁四方後生蒼宕莫不伯仲處未一五指觀獸畢本能筆夫若鼈郎禿之号於中寄蜱下先不知其出於鈎繫乎蜀蜜蠭蠭蜚蛾行且老非厥思好古碩心絕技諸君任是者今及門之虎賁一辭於雅鴿之尾院不可得世且謂留子取不思之說憤激彷皇上笠真牢非如騎麗水驚之教自芟情則當日古勳長壞今碧森列峰王孫之啊哦者益亦取意不取像安能與於斯索駁之徒同類而共笑之哉余為哀梨不知其出於精且博之外者又非款蔣之所能識也門人張秀璧百拜敬題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

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

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

聽直蹇忠誠以事君君子兮反離群而贅肬忘僊媚以背衆兮待

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

九章傳

今所以證之而不遠吾誰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

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允不可保疾親君

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貪事君

而不厎兮遂不知罷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

行不群以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

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

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壹靜默而莫余

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門悇之牦惟若余

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

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

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

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

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

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

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擠汰桂枻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
木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
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
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
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
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忠不必
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
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
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
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佗傺忽乎吾將

行兮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
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
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
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
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跱順風波
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

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
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
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
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
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
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
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慭慭惸惸而不開兮蹇侘傺
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
被譖而鄣之蔽壅而塞天聖讒人之嫉妒兮羌衆口以鑠金初
既信而見疎兮又旋反而造怨兩美其必合兮孰無實而不信
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貽簡狄在臺嚳妃之帝嚳兮吸
精而生契厥初生中情之信直兮卒以周而成烈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
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
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
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
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跱順風波
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
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兮曼遭夜之
方長悲夫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蒸之多怒兮傷
余心之慢慢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
兮矯以遵夫美人背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

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豈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聞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夜循而莫進兮心恇傷之惝惝蓀壁廸歷情以陳辭兮蓀作辟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衆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極而不至兮故延佇而難恃善不厭而長遠兮固前脩以爲像今指彭咸以爲儀夫

愛今明以告君子今吾將以爲類今

懷沙

思美人今覽涕而佇眙媿絕路阻今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寃今瀕壅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今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今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今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鸞盛今遭玄鳥而致詒欲變飾以從俗今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今羌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今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今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今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今造父爲我操之遵道次而勿驅今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今與曛黃以爲期開春發歲今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今遵江夏以娛憂observe 大薄之芳芷今

擥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今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今備以爲交佩繽紛以繚轉今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今觀南人之變態窈快中心今揚厥遺而不泳芳與澤其雜糅今羌芳華自中路紛郁郁其遠承今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今羌居蔽而聞章令薛荔而爲理今懷舉蹤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今懷寧懷而濡足登高吾不說今入下泉

能固朕形之不服今欿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今未改此度

命則處幽吾將罷今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茕茕而南行今思

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情往日之曾信今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今明法度之嫉妒兮謠諑而生災憂心煩慕兮永歎喟息兮涕流交橫兮思不可釋申旦以舒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飾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遵道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曛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窈快中心兮揚厥遺而不泳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路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薛荔而爲理兮懷舉蹤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懷寧懷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泉

悲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

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情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嫉妒兮謠諑而生災憂心煩慕兮永歎喟息兮涕流交橫兮思不可釋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飾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遵道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曛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窈快中心兮揚厥遺而不泳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路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薛荔而爲理兮懷舉蹤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懷寧懷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泉

悲幽

沈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沈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蔽障而不聊獨彰壅而敝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胸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謳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憲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親身兮因緇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讒諂而不聊

集041-046

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今閒蔥茝芳今蓼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今讒妒人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今得死過之不意蒲突見之日明今如列宿之錯置班駁駮而馳騁今無轡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今無舟檝與此其無異窒塞死而流亡今恐脇狹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今惜往者之不識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今受命不遷生南國今深固難徙更壹志今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今曾枝剡棘圓果摶今青黃雜糅文章爛
兮精色內白類可任今紛縕宜修姱而不醜今嗟爾幼志有以
異今獨立不遷豈不可喜今深固難徙廓其無求今蘇世獨立
橫而不流今閉心自慎終不過失今秉德無私參天地今願歲
并謝與長友今淑離不淫梗其有理今年歲雖少可師長今行

比伯夷置以為像今

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今心鬱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今豈有隱而
先倡夫何彭咸之遺思今蹝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盬今
孰虛偽之可長烏獸鳴以號群今草苴比而不芳魚枯鮮以自

加今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苦不同晦今蘭藹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今更統世而自貺恥遠志之所及今憐浮雲之相徐介恥志之所感今編貶詩之所明惟佳人之遇坱兮獨隱伏而思慮湛沉以下流今無舟檝與此其無異窒塞死而流亡今恐

以至將終長夜之曼曼今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今聊逍遥以自悼傷太息之悁悁今獨隱而不可止孔思心以為纏今編愁苦以膺折若木以蔽光今曖曖其將罷結桂樹之旖旎今羌思不見今心踴躍其若湯撫枉以案志今超惘惘而遂行歲忽忽其若頹今時亦非申而將至嫭衡蕪而節離今芳以歇而不

九章傳

比譬思心之不可慾今證此言之不可聊寧逝死而流亡今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吟而抆淚今放子出而不還就能思而不隱今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今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嚮之無應今閒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今居戚戚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今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今莽茫茫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今物有純而不可為貌曼曼之不可量今緜緜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今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今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今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今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今漱凝霄之雰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悟漠思欲齊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遊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炯炯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遥思兮悵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羨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以浚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舒而鬼怪時髣髴以遥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氣埃而淑尤

悲回風

今終不反其故都兒衆患而不懼今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今耀靈曄而西征攸衛降而下淪今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遥今正羅市而延成誰可與玩斯遊芳今晨鄉向而舒情高陽邈以遠今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今奚久留孰盛以從遊今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今審壹氣之和德同道可受今不可傳其小無内今其大無垠無漏滑而鬼今彼將自然壹氣孔神今於中夜存虚以待之今無爲之先庶類遠遠傳

以成今此德之門開至貴而遂徂今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今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今夕晞余身今九陽吸飛泉之微液今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頗以腕顏今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沟約今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今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今野寂寞乎無人載營魄而登霞今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今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今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今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今夕始臨乎微於閭屯余車之萬乘今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今載雲旗之委蛇建雄虹之采旄今五色雜而炫

燿服倓爗以低昂今驂連蜷以驕驁膠葛以雜亂今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今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今前飛廉以啓路陽侯泰其未先今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今辟氛埃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今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爲旍今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今游驚霧之流波涉青雲以泛濫其雷師其千乘今從文昌使掌行今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今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今右雷公以爲衛欲遠度世以忘歸今意恣睢以担撟内欣欣而自美今聊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泛濫今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今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今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遠舉今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今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今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今騰告鷁鳥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今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今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今形蟉虯而遂逝雌蜺便嬛以增挠今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今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今遵絶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今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今乘間維以反顧召黔靡而見之今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今周流六漠上至列缺今降望大壑下崢

陽湖蔣雲從天木甫較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吉凶故曰卜居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栫斯嚅唲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

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慮策誠不能知此事

卜居傳

漁父傳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歎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荅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閣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道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

九辯傳

爲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

悲憂窮愁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

積思心煩懣兮忘食寢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萬兮趨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倘結軨兮長太息涕淫淫兮下流軾怳怳兮不得中脅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

念諒直

右二

皇天平分四時兮窮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蔼之方壯兮余萎

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烹之孰肴兮蔬菜百果俱成皓素時不可以淹久兮歲忽忽而不反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憯悽愴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悶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雝雝而南遊兮鶤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右三

爲悲夫蹇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

兩而飛廻以爲君獨服此蕙兮光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遂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慈而生離兮中路而遠徵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昨俗之工巧兮滅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閽梁閉而不通望天淫淫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右四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鳧鴈皆喙夫粱藻兮鳳愈翱翔而高舉圜鑿而方

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惸惸而無所集願衘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枘者兮衆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安極

右五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

遭命之將至兮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壄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昨俗之工巧兮滅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閽梁閉而不通望天淫淫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右四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鳧鴈皆喙夫粱藻兮鳳愈翱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惸惸而無所集願衘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枘者兮衆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安極

右五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

右四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鳧鴈皆喙夫粱藻兮鳳愈翱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惸惸而無所集願衘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枘者兮衆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安極

右五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

遭命之將至兮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壄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昨俗之工巧兮滅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閽梁閉而不通望天淫淫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
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
被以不慈之偽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
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桐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
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嫫母之姣美兮好大人之慷
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
野之無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燿兮
何毀譽之昧昧兮脩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
星兮告余美於玄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右八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
此怵惕槩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
雖重介之何益遵翼翼而無終兮忳憒憒而愁約生天地之若
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無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濩
洋而不遇兮直恂愁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
國有驥而不知兮焉乌呈皇而更索窮戚謵於車下兮桓公聞
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譬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
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千曰招以告曰召魂者
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
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
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生此盛德兮牽於俗而無穢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
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

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
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
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
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
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配以其骨為醢些蝮蛇
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
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
淵靡散而不可止些豕首縱目被髮銜脂些逐人駓駓上下
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
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
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
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悠悠些撓人以娛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
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
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冬有突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
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些翠曲瑵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
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
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弥代些弱顏固植寿共有
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
煜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幬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
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

芰荷些紫堂屏風文綠波些文異豹餘侍陂陀些軒轅既低步
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
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
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臛敶炮羔有柘漿些鶬酸鵬鴞前
鴻鵠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蠽勺
實羽觴些瑇瑁筵些文畳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
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
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嫵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
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髻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
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
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織班其相紛
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萬萬相合千人和
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
些鏗鍾搖簴揳梓瑟些娭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
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
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
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驪結駟
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

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兒朱明承
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
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違已之志也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遠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遥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寘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燬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鰐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淫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practice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赮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安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鴰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蝦甘鱓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蔆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鵠敶只煎鱄膗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straight不盥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只吳醴白蘖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遠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稱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

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婗只腸幹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南方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蘼蘭桂樹鬱彌路只鵾鴻羣晨雜鶖鶴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翠澤陂只孔雀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盩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夫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始昆只

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尊只先成後文善美明只
魂乎歸徠嘗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舉配天萬民理只
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海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
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歷誶誅罷只直廬在位近禹麾只
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
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
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

大招舟

陸士龍文集十卷

（晉）陸雲撰

明汪士賢刻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四庫底本）

陸士龍集十卷、編修關守謙家藏本

晉陸雲撰。雲與兄機齊名、時稱二陸。史謂其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今觀集中諸啟、其執辭諫諍、陳議剴切、誠近於古之遒直。至其文藻縝密、詞旨深雅、與機亦相上下。平吳二俊、要亦未易優劣也。

隋書經籍志載雲集十二卷、又稱梁十卷、錄一卷。是當時所傳之本、已有異同。新唐書藝文志但作十卷、則所闕十二卷者、已不復見。至南宋時、十卷之本又漸湮晦。慶元閒、信安徐民瞻始得之於祕書省、與機集並刊以行。然今亦未見宋刻。世所行者惟此本。考史稱雲所著文詞凡三百四十九篇。此僅錄二百餘篇、似非足本。蓋宋以前相傳舊集、久已亡佚。此特裒合散亡、重加編綴、故敘次頗爲叢雜。如荅兄平原詩二首、其行矣悠路長一首乃機贈雲之作。故馮惟訥詩紀收入機詩內、而此本誤作雲荅機詩。又綠房含青實四語及逍遙近南畔二語、皆自藝文類聚芙渠部、觸部摘出、佚其全篇。故詩紀以爲失題、系之卷末、但註見藝文某部。

此乃直標曰芙蕖、曰觸、殆明人不學者所編、又出詩紀之後矣。特是雲之原集既不可見、惟藉此以傳什一。故悉仍其舊錄之、姑以存其梗概焉。

雁水亭集序

其大發於文章而見於經世之業者也文章經世之業果不剏垂不發而已經世之文士危而遭遇異代藉其才經七步堂上文譽三陸冀晉以風華當日之精心著述則必貴壽百代屢移之文加彩門庭者特則必貴壽百代屢移之文加彩門

庭者特則必貴壽百代屢移之文加彩門人表出傳陸士龍雲位置與孟氏相埒而文譽三陸冀晉以風華當日之精心著述則必貴壽百代屢移之文加彩門庭者特則必貴壽百代屢移之文加彩門

孚原上猪恪公墓誌銘并龍

駒閔廣陵之期誌之猶為義

譚於乎抗手以鳴霍宝

儁於為文章之道先蔑神頌於

淺儀之間取彩參乎世祀至

於溫士龍值重係文性必善暢

益發取精于奥而縱響於雲

是故江騰經于西及大將軍寫

舍情篇計美于首皆極生庳

窮數榮上可配衣三百年遠

溯史部以詞賦名於龍

其唐相並綽相揚也中歲不

程於公暇至才乎魚下之東阿

因去者數十人公悟其品讓

盛公為文章之忘典外本固應

以溫士龍部將誰誦嗟士龍能

延于秋之芳誰潤雲慧乃忘

能贖一日之阨則又生習雲

蒼天、青家影士龍也士龍固

菊壽寫哉部列有以折士龍

史雖以親
而藉其筒
唐太宗為著
辜嗷錄窮
談老事絕
玄學遂遵
魏高學莫
被聆如
誰識士龍余
龍入
脫矣

天啓丙寅小春台
吳王元懋聖
撰甫拜

吳趨張
書

陸雲傳

唐太宗御撰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請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白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人絕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

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駿乃是山鹿野麋獸皮弓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而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止機之敗也并收雲頴官屬江統蔡克秦嘉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宜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教以機罔弘逆應加族誅來

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肯罔極之恩而何晉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奎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

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願不納統等重請頴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頴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頴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頴入催令殺雲時年

一日湮滅道素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頴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頴云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賦 箴

逸民賦 并序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揔一壑之美豈不以身勝於宇宙而恬貴於紛華者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享無疆之休也乃爲賦云

世有逸民兮栖遲於一丘委天刑之外心兮淡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險隘兮又安足以盤遊狀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載營抱鯤懷元執一倣物思玄妙世自逸靜芬嚮於永言滅絕景於無聲相荒土而卜居度山河而考室曾丘翳莽穹谷重深葺木振嶺爲蓋垂陰潛魚沫沚嚶鳥來吟仍疏圃於芝薄分即蘭堂於芳林靡炎飈以赴節兮揮天籟而興音假樂器於神造兮詠幽人於鳴琴挹廻源於別沼兮濯髮谷而枚簪寂食秋菊於高岑蒙玉泉以濯髮兮臨瀑谷而枚簪寂

然尸居儼焉山立遵渚龍見在林鳳戢遁綿野以宅心望雲霞而凱入明發悟歌有懷在昔寤濮水之清淵兮儀磻溪之一壑毒萬物之諠譁兮聊漁釣於此澤爾乃薄言容與弭式宴盤桓朝挹芳露夕玩幽蘭耽邑外而放志兮眷天路而怡顏望靈嶽之清景兮想佳人於雲端悲滄浪之濁波兮詠芳池之清瀾鄙終南之辱節兮雖伯陽之考槃聘清霄以寄傲兮泝凌風而頽歎玄微載晏何思何欲深若行雲之浮泊若窮林之木咨有得之必喪兮蓋君龐之名辱彼貪夫之死權兮固遺生以要祿練戰兢而履氷兮秖厲懷以臨谷亮據鼎之無慄兮在顛沛其必渥是故夫形

瑰者徵咎體壯者爲犧踡明文而龍藻兮終俛首而受羈立修名於禍始兮登吳全生於疾階貧朝華之促節兮抱千載之長懷脩考終於遠期兮韜靈根而自摧殉有喪之假樂方無身其孰衰美達人之玄覽兮邈藏器於無爲物有自遺道無不可萬殊有同齊物而忘我欽妙古之逸言兮信懷璧而悅賈愉既明於

天爵兮何慨於人禍陋國風之皇恤同明哲於大雅
亂曰乘白駒兮皎皎遊空谷兮嘉遁尋峻路兮峥嶸
臨芳水兮悠裔盤丘園兮假豫翳翠葉兮重蓁聽洪
崖兮清煇紛容與兮雲際欲凌霄兮從之恨罕天兮
未泰詩歡友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

○○逸民箴

余昔爲逸民賦大將軍據何遒彦大府之俊才也作
反逸民賦盛稱官人之美寵祿之華靡傑名位之大
實斐然其可觀也夫名者實之賓位者物之寄寄高
有必顛之忝溢美有大惡之尤可不慎哉故爲逸民
箴以戒反正焉

浩浩太素制爲兩儀經始君臣朝有俊弼野有逸民
各有攸屆而後品物有倫在昔后帝齊物違觀賞不
假爵教不示勸號嗑莫設而生黎淳晏降迄中古貢
象可觀而唐文有煥乃彫乃藻大樸既散樸之既散
萬百熙心形爲寵放神爲利浮有翔者車命彼在林
是故悵王喪寶而被禍解楚怙古智生斑世或競匪
智無鑒匪心供鏡昔昔禹逝鞠爲塗徑惟是舜懷偏

慶由積仁無念爾本聿修厥淳執盈如虛乃友天眞
逸民司正敢告官人

歲暮賦 并序

余祗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
又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都自去故鄉荏苒六年惟
姑與妹仍見背棄衡痛萬里哀思傷妻而日月逝速
歲聿云暮感萬物之既改睠天地而傷懷乃作賦以
言情焉

夫何乾行之變通兮昏明迭而載路茫飛鸞之遠御

今騰六龍於天坡時赴節而漸流今氣移數而改度
揮促節於短日今振修策於長夜運攸忽其既周今
歲冉冉而告暮變棘心之柔風今滋豐草之滥露玄
暉邈以峻服今黃裳皓而振素於是顓頊御時玄冥
統官天廟既底日月貞觀淪重陽於潛戶今嚴徵積
陰於司寒日回天以滅景今颸衝淵而無瀾堅氷涸
於川底今白雪隕於雲端普區宇之瘁景今頻萬物
之衰顏時亹亹其可悲今氣蕭索而傷心凄愴其
鳴條今落葉翻而灑林獸藏丘而絶迹今鳥棲木而

栖苦山振枯於曾嶺今畏民懷慘於重襟寒與暑其代
謝今年冉冉其將老豐顏嗟而朝(謝)今玄髮黍其夕結
感芳華之志學今悲時暮而難考遠圖近而辭懷今
密思集而盈抱美厚德之溥載今嘉豐化之大造恨
盛衰之苦晏今悲衰至之常參指晞露而怵心今行
死生於靡卓蒙時來之嘉運今遊上京而凱入委乘
轡於紫宮今剖金虎而底邑光之發暉今荷龍
靈而來集望故疇之迴遼今泝南風而頹涕長歎息
而永懷今感逝物而傷悲哀年歲之改往今伊行人
之思歸結隆思於朝日今綴永念於紀暉表寸陰而
貞吝今玲盈尺其若遺嗟我行之久永今何歸途之
芒芒慁遵渚於(汾)今攸逝今江湘處孝敬於神丘今
結祇慕於帷桑瞻山川而物存今思六親而人亡閒
仁姑而背世今及伯姊而淪喪葬餘蹤於空宇今想
絶景於遺堂悲山林之杳藹今痛華構之丘荒靖深
情以遐慕今思纏綿而懷楚涕垂顧以交頹今哀淩
心而洞駭神尋路而窘逝今形嘒盛爭其所心悠悠
其若懸今音既絶而復舉非悲人生之有終今何天造

而罔極仰悲谷之方中今顧懸車而日昃百年迅於
分噓今千歲疾於一息詠大椿之萬祀今同蟪蛄於
未識歲難停而易逝今情艱多而泰寡年有來而棄
子今時無算而非我祇生心於日順今雖呼翕其難
假福僭生於逆旅今欲淹留其焉可彼鑒寐之有時
今亦始卒之同然舒遠懷於千載今悵同感乎中山
鑒通人之炯戒今懼晏平之達言落貞心以自貿今
聊遺籍而問道冤樂鳩之既徂今故營丘之有紹在
吾儕之陋心今豈取樂於東表高長生而自得今將

奚待而有天考大德於天地今知斯言之益嬌

愁霖賦

永寧二年夏六月鄴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沉湮生民愁瘁時文雅之士煥然並作同僚見命乃作賦曰

在朱明之季月兮反極陽於重陰與介丘之膚寸孳孳乎期順衰戚容之易感兮悲懽顏之難恰隆崩雲而洪沉谷風扇而攸遂兮苦雨播而成淫天決潦以懷愁兮民嘯歷而愁霖於是天地發揮陰陽交烈萬物混而同波兮玄黃浩其無質宙憑虛以振庭兮電凌觸而輝室雷飛沸以駿奔兮潦風驅而蕪紲乘龍於河漢照濛汜之清暉兮炳幽明於人神兮妙萬物以達觀

喜霽賦

余既作愁霖賦雨亦霽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霽賦聊厠作者之末而作是賦焉

愁霖雨之極時兮情懷憤而無悰屑霏霏而霧寒兮漫天頹而地盈於是愁音比屋歎聲繽紛景望曾雲之萬仞兮想白日之寸脛感虛無而思深今對寂漠而言靖毒甚雨之未晞兮悲夏日之方永朱明白皓凱風來南復火正之舊司兮黜后土於重

陰夷中原之多瘴今友高岸於萬祭萋采竦而振韻
今偃木豎而成林嘉大田之未墜今幸神祇之有敖
爾乃俯順習坎仰熾重離兼明暢而天地曄今泰生
悅而萬物齊魚竄淵以增躍今鳥　林而朝際城流
波於枉水今起芳塵於沉泥朱光播於瓊牖今素景
衍乎中閨天監作照幽明畢覩普厥有幬覆及四國
翕萬情而咸喜今雖無覩而自得災未及周和斯有
祥翼翼黎稷油油稻粱望有年於自古今睎隆周之
萬箱原思悅於蓬戶今孤竹欣於首陽陰陽交泰萬
物方遒爰神送暑素靈迎秋四時迭而代謝今大火
忽其西流年冉冉其易頹今時靡靡而難留嗟沉哀
之愁思今瞻日月而增憂感年華之行暮今思乘煙
而遠遊命海若以量津今吾欲往乎瀛洲臨儀天之
大川今凌懷山之洪波瞻增城之峻極今仰蓬萊之
峩峩望玉母於流沙振仙車之鳴鸞今吐玉衡之八
鍚今將輈舉於和託芝蓋之後乘今飡瓊林之朝華修無窮以容與
今出萬載之好多

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
登高有感因以言志暮秋題作賦云
承后皇之嘉惠今幕寧宇之威靈肅言而述業今乃
啓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今登崇臺而上征攀崚
坻而遂階今迄雲閣而少寧爾乃佇瑶軒滿目綺
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嘉生民之亹亹今望天晷之
茗茗歷玉階而容與今入蘭堂以逍遥蒙紫庭之芳
塵今駭洞房之廻飈頹櫚折而迸物今傾冠冕而凌

霄曲房榮而窈眇今長廊邈而蕭條於是迴路奉夷
遂宇玄甍高深堂百室曾臺千房閣南牕而蒙暑今啓
朔牖而襲寒遊陽堂而冬温今步陰房而夏涼萬禽
委蛇於潛室今鸞鳳矯翼而來翔紛謫謫於有象今
邇攸忽而無方千時南征司火朱明鬱遂縣車式徐
曜靈西墜暑秉陰而增炎今望淵而曖昧玩瑣字
而情疲今覽八方而思銳陋雨館之常規今鄙鳴鵙
之蔽第仰凌雨於天庭今俛旁觀乎萬類壯淑浩以
揚波今青林煥其興蔚扶桑細於葦末今萬嵩卑乎

覆實於是忽焉俛仰面天地慨今古宇宙同區萬物爲
一原千變之常鈞今昔億載於今日彼區中之側陋
今非吾儕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今何求而有質
於是聊樂近遊薄言傔從徐徐偉朝登金虎夕步文昌綺疏
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經軼曄以彼藻兮椒塗馥
而遺芳感舊物之感存兮悲昔人之云亡憑虛檻而
遠想兮審歷命於斯堂於是將疲遊倦白日藏輝鄰
春昏之有情兮惡荆臺之忘歸聊弭節而翫言兮悵
將逝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兮悟廢興而永懷隆期

啓而雲升逝運靡其如頹長發惟祥天鑒在晉晉有
命而龍飛兮蹰重斯而肇建嘉有魏之欽若兮鑒靈
待而告禪清文昌之離宮兮虛紫微而爲獻委普天
之光宅兮質率土之黎彥欽哉皇之承天集北顧於
乃眷誕洪祚之遠期兮則斯年於有萬

南征賦 并序

太安二年秋八月新厥臣玄之皇甫商政行稱亂
逼乘輿天子蒙塵于外自秋徂冬大將軍敷命群后
同恤社稷乃身統三軍以誅國難自義聲所及四海
之內朔漠之表慕徒巂糧而請奮胡馬擬塞而思征
四方之會聚以百萬軍旅之盛威靈之著自古已來
未之有也以十月庚次于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
殷墟於是美義征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以
揚臣朝之勳云爾

有皇晉之覇后資濬哲之叡聖崇文德於緝熙濟武
功而保定應天鑒之昭華荷帝祚之休命步玉衡以
觀八方在旋璣而齊七政若神道化洽崇深印泉
天飛俯洞淵沉振南巢以鼓物昌慶雲而崇蔭天

維以籠世廓宇宙而宅心濟博施之厚德鑒希聲之
大音淵澤回而泣洼豪彥翠而爲林九服惟清諸夏
諧靜蘭慎回首沙漠引領天和時降地靈風擬結芳
林之奇幹珍禾之神穎勵修德於億兆端涇形於
萬景在中葉之不競遭皇家之妻亂悲國步之未夷
仰夙興而昧旦括撫方而六詰集率土而貞觀致天
勵於王綴醳有征而省難爾乃建黃鉞之靈威樹戎
略之高嘉伐隱天之雷鼓振凌霄之電旆介天揮戈
而風興輕武總干而齊萬振靈韶之嘈嘈飛旆旄之

謫蘭虹旃浙風以委蛇寔龐蒙光而容裔公徒十萬其會雲興悠悠華戎時罔丕承爾乃命屏騶以夕降式飛廉以朝升塗霧雨而復清景帶天而光潑陪武臣於彫軒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颸厲其來應士憑威而翳駭馬厥天而景凌臨川屯於廣陸武騎被乎中陵類禡比京師徒經始相柏先征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羨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賦乃稅駕殷墟我徒既閑順時講武簿狩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畢而明分祇明刑以警衆習軍

政於舊聞儼山立以崇蒼桑煙駭而興紛若冥海之引回流岱靈之吐行雲于時玄冬首時陰風戒歛山澤含哀天地黯又閑夜刻以繹清中原曖而曖昧戎士肅而咸戒三軍紛而雜遝長角哀吟以命旅金鼓震隱訇而啓伐景凌宵而四合音乘雲而上逝火烈具舉伐鼓淵淵朱光倪而丹野炎暉仰而絳天曜靈俄赫以增熾懷氣聿興兕而狂馳起而妄駭行雲翳而千眠旌旆翻扇煙因而嬪始爾乃洪音雷潰

駭而地蕩映皓月而望餘闇照重昏而大夜朗服纚炎揚而晃儵飛烽戟煌而泱漭乃有熊羆之旅虓闞之將雄聲泉涌逸氣風亮趨三軍以奔厲賈餘勇而成壯兆供音於寂漠先無形而高唱紛若雲滇若積波頓陰景靜言勿譁絕倡寂其既收萬夫翕而成和嚴鼓隱而重戒景燧曄而星羅烈蒙陰而卬假曜遵陽而登遐若扶桑之振華葉皓天之散朝霞超燭龍之絕景豈比象於百華

寒蟬賦 并序

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綾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即其信也加冠冕取其容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重哉且攀木寒鳴貧才所不空歎余昔僑處切有感焉與賦云爾

伊寒蟬之感運近幕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幹之淑質咀淨陸之哀聲希慶雲以優遊逍太陰以自寧於是巖岳幽峻長林參差蔓蟬

集止輕羽涉池清激微激德音孔嘉承南風以軒景
附高松之二華黍稷惟馨而匪享竦身希陽平靈和
喉乎其音翻乎其翔容麗蜩螗聲美宮商飈如飛燄
之遺驚風耿如輕雲之麗太陽華靈鳳之羽儀諸皇
都乎上京跨天路於萬里豈蒼蠅之尋常爾乃振修
綏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翱華之墜露含婦煜以夕飡
望北林以驚飛集穆木以龍蟠彰淵信於嚴時應清
誠乎自然翻耿微妙綿蠻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盈
豈黃鳥之敢希唯鴻毛其猶輕遇緑葉之餘光哀秋

華之方零思鳳居以翹竦仰弈立而哀鳴若夫歲聿
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戚歌我行求久
或詠之子無裳原思嘆於蓬室孫休吟於首陽不衡
子以藏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鴟鴞節妙乎鷦鷯
附枯枝以求處何瓊林之逈脩惟雨雪之霏霏哀北
風之飄飄既乃彫以金采圖我嘉客珍景曜爛暐曄
華蓋承幸俯仰比來龍清和明潔群動希微爾乃
綴以空冕增成首飾翡翠翻紛九流容翼戴華出於
朱衣表纓香草明德於是公侯伯乃紆紫鞶垂龍

詩

四言失題　前八章　後六章

悠悠縣象昭回太素清濁迭興升降啓度遺和既爽
季春告暮朱明來思青陽受煦

其二

日征月盈天道變通大物陶物造化爲功四月惟夏

南征觀方凱風有集翔翮翠翼思樂萬物觀異知同

其三

有本蓁蓁于雨未播泰稷方華中田多稼庭槐振藻
園桃阿娜薄言觀物在堂知化

其四

蓬戶惟清玩物一室明發有懷念昔先哲温蒙幽人
彷彿遺烈清暉在天孰與永日

其五

石文遺籍思予大觀幽居倣物顧景怡顏況惟解躍

衡門重關思媚古人有懷良盤沉職含輝芳烈如蘭

其六

厥初生民有物有類自古有稱大寶以位征徒式好
俊奔攸遂啓亨有開誨俾達貴

其七

遠貴伊何天爵無樂渾　大昧混其濁清與方遁象
遺顏儀貞道寶藏器景以昭形

其八

芒芒隨世奚兢奚錯牧彼紛華委之冲漠漂志垂天

矯心馮閎通好莊舟儀形有作安得達人顧予命薄

其一

思樂芳林言采其菊衡宇清遠塗中原有菽登彼修綆
在林寤宿彷彿佳人清顏如玉

其二

予美亡此誰爲適道容與俟之玄髮方皓躑躅山阿
玩此芳草願餐其頹靡以遺老

其三

聲馥若時飄忽葉予有瞻逝深永嘆潛淪登願扶桑

仰結飛晉伊人匪存遺芳孰契

其四

精氣爲物或降或升祖落攸往神奇有登死生爲徒
存亡曷勝謂予不信遺籍有徵

其五

閒居外物靜言樂幽繩樞蓽牖綢繆和神嘗寐
清節爲秋天地則爾白駒在戶庭已悠

其六

嗟我懷人悠悠其潛念晉先烈有懷所欽駭情玩世

堂允南金璦輝邈矣誰適爲心明發興言慷慨芳林
○○征西大將軍京陵王公晉射堂皇太子見命
作此詩

菩菩大極玄化烟煴頹形成器凌象垂文大鈞造物
庶類群分先識經始實綜彝倫

○○其三

崔嵬陰周生甫及申天監在晉祚之降神邈矣遐風
茂德有隣永言配命唯晉之鎮

其三

厥鎮伊何實幹心脊文教內輔武功外禦淮方未靖
帝曰攸序公于出征奉有南海南浦

其四

南海旣寧爰戢干戈桃林釋駕天馬婆娑象齒南金
來格皇家絕音協徽守宙告和

其五

玄綱峻極天周旣紘文武方升允茲兼弘義高夏
有肅其涼公侯戾止驟驥龍驤善閒如林在會鏘鏘

祝融御節火正紹熙凱風徘徊萬物欣時秩秩初筵
溥言在茲嘉福介祐萬壽無期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此詩

皇皇帝祐誕隆駿命四祖正家天祿保定叡哲惟晉
世有明聖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其二

巍巍明聖道隆自天則分明喪觀象洞玄凌風叶極
絕輝照淵肅雍往揩福祿來臻

其三

在昔奸臣稱亂紫微神風潛駭有赫茲威靈旗樹旆
如電斯揮致天之罰于河之沂有命再集皇輿凱歸

其四

顏綱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友質辰晷重光
協風應律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其五

華華千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玄輝峻朗
翠華崇譎晃幷振纓濯濯良載考承顏下風魏魏容

其六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溥溥良載考承顏下風魏魏容
仰瞻王容施已唯約于禮斯豈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太尉王公以九錫命大將軍讓公將還京邑
祖餞贈此詩

刻文辭公時惟哲王蘭縱絶期平顯幽光內實慎徽
緝熙有藏出糺方慮閒督不揚高山峻極天造艱艱

其二

天子念功大典光備肅肅王命宰臣莅事穆矣想讓
遵志思我遠猷徽音孰嗣

其三

后命既靈王人及旆興言出祖飲餞于邁旍旐決決
軺軒譎譎和風弭塵清暉映蓋

其四

思樂中陵言覩其川公王戾止有車轔轔伊誰云褰
我有嘉賓羽觴舉酬酢爾征人

其五

悠悠征人四牡騑騑發軫北京振策崇微昔乃云褰
春林方輝歲暮亭立之子言歸道途興戀伏軾載

其六

聖澤既渥嘉會惟庭旅鍾詖堂有瑟琴飛繖清暉
扶桑移蔭親景抵慕揮袂沾襟變彼同栖悲爾異林
我有旨酒以歌以吟

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王羊二公於
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詩

時文唯晉天祚有祥聖宰作弼受言既臧有赫斯庸
勳格昊蒼景物台暉棟隆王堂

其二

惟常思虞大興光迎聖敬遠隋神道玄邈思媚三靈
誕膺天篤嘉命既辱王人言告

其三

翼翼王人言告惟慕公輿駕言乃莅斯顧華旂飛藻
鳴鸞振路騑騑駟牡噓天載步

其四

我有高夏如雲斯薈彫軒戾止薄言旂閒誰在宴
惟俊惟乂彗組殷薦嚴嚴酬交泰

其五

彼彼昊天南正與言朱明有騁萬葉繁昌雲垂天
飢風熙顏王臣在此貽宴千懽

其六

懸象西頹虞淵納景嘉樂未晞 駕已整行矣征人
身乖路永飛驂顧懷華蟬引領遺思北京結纓辜者

贈顧驃騎後 二首 并序

有皇矣祈陽也祈陽東吳之故作是詩焉

其一

有皇矣祈陽清曜我有畯民明德來照大觀在上
有吳入顯乎晉國人美之故作是詩焉

其二

有皇大晉時文憲章規天有光矩地無疆神篤斯祜
主假有廟顯允顧生大聲玉振之子于升利見大人

龍輝絕跡有肅清塵

其也七

清塵既彰朝虛好爵敬予侯度慎微百辟予聞有命
德禮不易嗟我愧人瞻言永錫嘉祐束法惟予之績

其九、

遵泫涉泗言告同征勁風有烈淮雲垂蔭下
泉列清冷哀哉行人感物傷情從子京邑言觀厥成
天保祚德式穀以寧

思文美祁陽也祁陽能明其德刑于寡妻以至于家
雁士集卷二
邦無思不服亦賴賢妃貞女以成其內 教故作是詩
焉

思文祁陽克畯天錫淳祉宣茲義問德音既烈
海外有奮聲奮斯音既敬厥德照治其家覃及邦國
永肇儀刑俾民惟則

其二

文王在上大姒思齊侯克昌亦賴參妻聖神有賴
嬪繁在斯祁陽載天作之佑儷

其三

在虞之貺實惟有姚顏艷王秀華戊桃夭居頤祇明
在靈格幽清塵燔爍淑心綢繆爰及祁陽惟德之周

其四

其德伊何和貞虔告師民履素言謀慮度鐘鼓思樂
靖端夙效考休攸嬪來嫁于顧

其五

羔羊執贄王帛有輝百兩集止之子于歸宗姻風從
娣姪雲回祁陽顧之煥其盈闈

其六

既日歸止式揚好音言觀河洲有集于林思樂葛藟
薄采其蕈疾疚攸遂乃孚惠心

其七

惠心既孚有恪中饋敦此衆斯永錫嗣類載延窈寇
用和寤寐神之聽之胤祚來爾

其八

昔周之隆有姒如有內刑聖敬外崇多士今我淑人
實先君子蕃蕃翼翼亦繼斯祉宜爾子孫福祿盈止

○ 從事中郎張彥明爲中護軍并敘

奚世都爲汝郡太守客將之宅大將軍崇賢尚德既
逐而厚干之恩又隆非此難報若感聖皇既蒙引見
又宴于後園感鹿鳴之宴樂詩魚藻之凱歌而作是
詩
思文有聖敭哲配天功濟生黎道合上玄休命發揮
有集惟賢哲彼箔伯潛此在淵

其二

濟濟多士實播令聞王曰欽哉余嘉乃勳徽音孔顯
惠爾風雲穆此芳烈肇揚清芬

其三

肅肅庶僚祜服寵曜肇彼桃虫假翼翻飛出撫邦家
入翔紫徼有命既集願言永違

其四

思樂華堂雲構崇基公子有酒溥言饗之景曜徽音
芳風詠時寧爾寶儐具樂于茲

其五

蠢蠢我王靈恩允藏我客戾止飲酒公堂自彼下僚
幸來有光悲矣永言指塗逝將形違殿閣景附華房

其六

開國承家勿用小人今我聖宋實幹斯仁凌洞龍躍
拔林鳳振正直既好嘉禮式陳振我遠德歸于時民
贍汲郡太守

於穆皇晉襲彼天罔振維有聖貞觀鳥在林

長駿即閒莽 俊乂時亮應官

其二

抑抑奚生天篤其淳芳類蘭揮瓊亮玉振沉機照物
妙思考神思我善問觀德古人

其三

詣問伊何惠音孔韶肇允衡門翻飛宰朝爾雅其林
芳響凌宵穆矣和風有爾清休

其四

亦既有試出宰邦家之子于行思固謳歌風猶從俗
化靜世波告既庶且樂于和

其五

我有好爵既成爾服入贊皇華遂登惟幄時文聖孳
天祚方殷朔風微止鴻漸雲陸

其六

悠悠斯民三代直道我求明德惟奚悠考緝熙暉章天祿來保惠心無疏曜化有造

其七

樂只君子茂德攸綏嗟我懷人式是言歸準言來集如翬斯翬日亨不惠照爾清暉

其八

職思既殊亦各有司念我同僚悲爾異事之子之遠悠悠我思雖無贈之歌以言志

陸士龍文集卷第三

晉 吳郡陸雲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 詩

○○ 兄平原贈 并序

余弱年夙孤與第士龍銜卹哀庭續會逼天命罪羅即戎時並榮髮悼心告別漸歷八載家邦顛覆凡厥同生彫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興哀而龍又先在四時迫當祖載二毘不容逍衍痛東征遺情西暮故作是詩以寄其哀苦焉

於穆我宗世篤忠貞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既定靖實錫洪績惟帝念功載榮其錫壯錫惟何玄冕袞衣金石假樂施鉞授威匪威是仗惟德奕世台衡扶帝紫極

其二

嗣生三毘克明克俊濟濟秦秦承風襲問帝曰欽哉肇敏欣績武功幸舉煙煴炳素綱繆江淮吳人不弔

胡寧棄予

其三

嗟予人斯胡德之微闕彼遷軫則此頑違王事匪監
於祐屢振委籍舊戈統厥征人祈祈征人載脩載闕
駸駸戎馬有殉有翰昔予翼考惟斯伊撫今予小子
繆尋末緒

其四

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江卷湘踧
守
守従武臣守局下列譬彼飛鷹洪波雷擊與衆同泯
顛跋西夏收跡舊京俯斬堂構仰懷先靈孰云忍媿
寄之我情

其五

伊我俊弟洛爾士龍惕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貿懋
非道莫弘垂翼東畿耀顯名邦綿綿洪統非爾孰崇
依依同生恩篤情結義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
携手黄髮

其六

昔我西征抱腕川渕掩涕郎路耀袂長辭六龍促節
逝不我待白往迄茲曠年八祀倏忽我思非爾曷在
昔並垂髮今也將老衡哀如感契闊文飽嗟義人斯
胡恤之早

其七

天步多艱性命難誓常懼隕墜孤魂殊裔存不皐物
没不增壤生若朝風死猶絶景視彼浮遊方之僑客
眷此黄鷹壁之蔕宅匪身是若亮會伊惜其惜伊何
言紆其思其思伊何悲彼曠載

其八

出車戒塗言告言歸薄伐玁狁于夷嘽嘽焞焞如霆如雷
炤月之輝陸陵峻坂川越洪渕爰届爰止步彼高堂
失爾羽翮良願中荒我心永懷匪悦匪康

其九

昔我斯逝兄弟孔仁今我來思或彫或荄昔我斯逝
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
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拊膺涕泣血淚彷徨

其十

企佇朔路言告爾歸心存言宴月想容輝迫彼密爰

載瞻東路繼其桑梓肆力丘墓婉兮孌兮興懷罔極
眷言顧之使我心惻

答

伊我世族太極降精昔在上代軒虞篤生厥生伊何
流祚萬齡南嶽有神乃降厥靈誕鍾祖考憂沒齒憂
懷惟何顧景惟塵裁裁高蹤耿耿賛辰明德繼體莫
非哲人今我頑鄙規範靡遵仍世載德荒之寻身莫
峻匪岳有峻斯登莫高匪雲有高斯凌矧我成基匪
克階升玄黄長坂載寘載輿豈敢憚行哀此負乘昔

昔高山自寻頹之潛濟德義匪寻懷之終銜求負于
其媿而昔寻言曠汜舟東川銜憂晏辭揮淚海浜義
陽趣駕炎華電征自我不見邈哉八齡悠思迴望寤
言通靈昔我往矣辰在東嶠今我來茲日薄桑榆銜
艱遘愍困瘁殷憂哀我世匪蒙靈休開元迄茲震
興迭微弱風隤海水羣飛王旅南征闡耀靈威寻
昆乃播羨集奶土載離永久其毒太苦上帝休命駕
言其歸多我遘愍振蕩朔垂疆繫殊俗初願用違嚴
駕東征肅邁林野夕秣乘馬朝秣僕旅矯矯乘馬載

驅載馳湯湯長路或降或陟晨風夙零朝不皇飢傾
景儉隧夕不存罷雖有豐草匪稱奔駟雖有重陰匪
遑假寐慨夢僕夫悠悠遥征經彼喬木有鳥嚶鳴微
物識儕矧伊有情樂茲棠棣實歡友生既至既覲滯
思曠年曠年殊永覲未浹辰恨其未懷憂徹茲神明
運步玉衡仰和太清賓御四門旁穆紫庭紫庭既穆
威聲爰振厥振伊何惟化殊鄉清風攸被率土歸仁
形弧所彎萬里廓塵功昭王府帝庸厥勳黄鉞授征
錫命頻繁闕如疏虎龍茲三軍光若辰將亮彼公門

仍世上司芳流慶純雲和所産爰育二昆誕豐岐嶷
風邁令問令問伊何休音允臧先公克構乃崇斯堂
耀顯上京發迹扶桑戎車出華山征時惟鷹揚鷹揚既昭
勳庸克邁天子命我鎮弼于外在作奸城以表南裔
降災罹蜀景命顛沛惟我賢昆天姿秀生含奇播殊
明德惟馨太陽散氣乃祭厥和山川垂慶爰則厥遐
厥遐伊何惟光惟大惟大伊何如岱如渭恢此廣淵
廓彼洪懿弘道惇德淵哉爲器統我先基弱冠慷慨
將弘祖業貴榮奕世容予頑朦蓑爾弱才沉耀玄渚

挹庇寔洪閎化靡後固陋干茲膺仰洪範寔忝先其
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響昔我先公
爰造斯猷今我六嗣罔克扶悠悠大道載遵載遐
洋洋淵源如海如河昔我先公斯綱斯紀今我未嗣
乃傾乃圮世業之頹自予小子仰愧靈仁銜心孔艱
天地永久命也難長生民忽霍曷云其常我之既存
靡繼靡紀乾坤難並寂焉已生若電激沒若川征
存愧松柏逝懶生靈罷玄性命實俾徒生苟竟析薪
豈憚冥冥聰企聖極微福上天冀我友生要期來年

昔我先公邦國攸興今我家道綿綿莫承昔我昆弟
如驩如龍今我友生猶俊猶雄家哲永祖世業長終
華堂傾構廣宅顛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感物悲懷
愴矣其傷悼仁泥愛錫予好音晞光懷寶煩若南金
披華玩藻華若翰林詠彼清靡彼之瑟琴味此殊響
慰之予心弘懿忘鄙命之反覆敢投桃李以報寶玉

冀憑光益編諸末錄

贈鄭曼季往返八首

鄭咎

習習谷風扇此幕寒玄澤隆潤靈爽煙煴高山殘景
喬木興繁闇波清跡芳澗坳涼感物興想念我懷人

其二

習習谷風載穆其音流攀鼓物清塵拂林霖雨嘉播
有淒雙陰歸鴻逝矣玄鳥來吟嗟我懷人其居樂潛
明發有想如結予心

其三

習習谷風以溫以涼玄黃交泰品物含章潛介淵躍

倏鳥雲翔嗟我懷人在津之梁明發有思凌彼褰裳

其四

習習谷風其集惟芩嗟我懷人於焉逍遲藟葛栖苦岡
耳想雲韶抗聲隧多和鳴興軫我之思之言懷其休

其五

習習谷風其音孔嘉所謂伊人在谷之阿虎賁山嘯
龍輝淵蟠維南有箕匪休其和有琼斯皇戢爾滂沱
懿厥河漢惟彼大華明發有懷我勞如何

鄭咎

習習谷風以興維嘉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伏枕

鶺鴒美賢也有賢者二人雙飛東岳楊翰上京其兄
已顯登得朝而弟中漸婆娑衡門然其勢雖接士吐
握待賢雖姬公之下白屋沐泗之養三千無以過也
乃肯垂顧惠我好音思樂結永好之惟云爾

其二

鶺鴒于飛載飛載鳴有鬱淡數實惟桂林芳條高茂
華繁垂陰爰翔爰翔爰翔爰慕其南有霞清芬協我好音

其三

鶺鴒于飛乘雲高翔有嚶其友戢翼宋翔滄淡素波
容與超倡雖曰戢止和音遠揚我有好爵與子偕嘗

其四

鶺鴒于飛徘徊翻翻載頡載頏命侶鳴群有鬱蘭皐
洌彼清源鶺鴒是遊之聊樂我云思與佳人齊懽順川

其五

鶺鴒于飛或飛或遊習習谷風扇彼清流麥草揚翹
鶺鴒俊乂穆風潛烈與雲戢翼德茂當年時衍嘉會
企予望之搥首踟躕

其六

鶺鴒于飛載和其鳴懷爾好音寡我中情人亦有言
心得遺形授我木瓜報爾瑤瓊匪緊曰報求好千齡

陸贈

鳴鶴美君子也太平之世君子猶有退而窮居者樂
天知命無憂無欲碩人之考樂傷有德之遺世故作
是詩也

鳴鶴在陰鼠其左翼翩雅和鳴在川之側假樂君子

祚爾明德思樂重虛歸于其根嗟我懷人惟馨泰稷

其二

鳴鶴在陰其鳴喈喈垂翼闇沼灌清芳池假樂君子
其茂猗猗底之瑰寶有琴有瑟乃振聚裳襲爾好衣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其三

鳴鶴在陰其儀翫翫謂天蓋高和音千邁假樂君子
篤膺俊乂穆風潛烈與雲戢翼德茂當年時衍嘉會
安得盤藻攸爾綢帶嗟我懷人心焉怲懷

其四

鳴鶴在陰載好其聲漸陸儀羽遵渚田涇假樂君子
祚之篤生德耀有穆如瑳如瓊安得風帆深濯歸滅
景遺雲雨爾在北冥嗟我懷人惟用傷情

鄭答

蘭林權至好也有君子世濟其美英名光茂遵時暫
否福德衡門顧我殷勤屢德音思與結好以永不
刊

瞻彼蘭林有翹有秀有斐君子郁郁茂厥穗伊何
固天攸授如川之源如山之富回流清淵啓襟開袷
縉紳聆風民用胥悅

其二

猗猗碩人如玉如金淡其明哲弘廣德心胥訓凱風
吹我棘林飛鴻萃至充懷好音悠悠征徒輔德解任
嗟我猗人和樂實殷

其三

在昔延州鵠鳴江涯今我陸子曠世繼奇身乘千載
德音並馳漸鴻遵渚宛其羽儀安得高風騰翻天池

其四

飛龍蜿延山谷升氣猛虎嘯吟清風高厲情同來感
數乖身逝夷鮑齊權專名故世慨悌君子民之攸
咨亏嗟暗千載同愛

其五

垂翼之會匪詩不宣嗟我懷人斯恩斯勤德音來訊
有蔚其文菽菽饒兔匪迹不存誠在心德愛結忘言

陸嘯

南衡美君子也言君子遯世不悶以德存身作者思

其以德來仕又願言就之宿感白駒之義而作是詩
焉

南衡惟岳峻極昊蒼瞻彼江湘惟水決決清和有令
俊又以藏天保定爾茂以瓊光景秀濛汜顯逸扶桑
我之懷矣休音俊揚

其二

穆穆休音有來爾雅況波涌與淵芳馥風儀虛義結
照日遺蹤考槃遵渚思樂潛龍我之懷矣宣爾華宮

其三

和壁在山荆林王涧之予于濟清輝遠振克稱幽德
作賓有晉和聲在林羽儀未翼我之懷矣有客來信
其四
風雲有作應通山淵清琴啓彈宮商乘絃類族知感
有命自天夷叔希世猶謂比肩矧我與子姻會斯年
其五
我之懷矣在彼林壯林何有於煥斯文瓊琚非寶
天賚成珍豐華非妙得意惟神河紡登俎遺荅清川
鄭荅

陸士龍集 卷三
南山酬至德也有退仕衡門修道以養和棄物以存
神民思其治士懷其德或思置之列位或思從之信
宿詩人嘉與此賢常年相遇又廢德音情惟心至
故作是詩焉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豈樂只君子邦家之翹克茂厥猶
蹲德是收聊道以儉廣爰以周嗟我懷人永好千秋
其二
瞻彼江潭言釣其鱮有美碩人自公退處素絲遲遲
輶德是與白駒遯時世事塊阢思我猗人寘之晉序
有客信信獨寐寤語
其三
天高地卑玄黃煙煴人道交泰自昔先民詠文合好
輔德與仁管叔弗倫世難鄰修組施結玄弁生塵
容我與子講會常期琴瑟在御永愛纏綿
其四
瞻彼江澳言詠其潭所謂伊人在水之陰養和以泰
樂道之湛錦衣尚絅至樂是玷興言永思繄懷所欽
愛而不見獨寐寤吟

陸士龍集 卷三
詩以言志先民是經乃惠嘉訊德音惟馨欽詠繁潔
永結中情華文傷實世士所營寶南江貞規啓路
交棄其敷言取其誠思與哲人獨寶其貞
陸贈
瞻彼高岡有猗其桐允也君子實實南江貞規啓路
沉矩履方泳此明流清瀾川通陟彼衡林味其回芳
其二
馥馥回芳綢繆中原祁祁庶類薄采其芬栖遲泌丘

客與衡門聲檐東汜響溫南雲

其三

穆穆闇闇南塘啓簪蔬明以庸帝聽式關有鳳于潛
在林栖翮非予之祚執與好爵

其四

幽居玩物顧景自願發憤潛惟倘佛有思予美忘此
終然胥來企予與言惟用作詩

鄭荅

瞻彼中陵蘭蕙猗猗允矣君子樂且有儀沉仁育物

玄聰鏡機德充闇庭名逸南畿邪俊友言酌言依

其二

鼓鐘于宮百里震聲豐膏冷冷閟宴令問歸我偉貞厥震伊何
駿奔以驚厥問伊何民胥以寧有鶴在陰非子誰鳴
我有好爵非子孰盈

其三

潛龍遁初有鳳戢翼王猶未森倫錯違皇門重重
款爾啓扉庶績適敷非爾孰綏翼翼京宇俟爾攸聆
民之胥望如渴如饑

其四

德音來惠覆玩三周沉潤淵洞逸藻雲浮結心所親
昌緩曷渝路隔津梁一葦限殊終朝之思三秋是踰
愛而不見興言踟躕

贈顧尚書

五嶽降神四瀆炳靈兩儀鈞陶參和大成兆光人倫
誕育至英於顯尚書實惟我兄行成世則才爲時生
體道既弘大德允明厥弘伊何靡曠不遵厥明伊何
靡妙不研無索焫灼有氷幽玄細微不錯毫芒以陳

積寶爲山納流成淵扶翹布葉養物作春所肅以禮
所潤以仁宣宇振行曜文入采堅不可鑽清如凝氷
方迹迎服踧踖闕里晞聖而惟亦顧之子彼棄芝英
玩此簡薄異世同芳其發不已我蘭既馥我風載清
能芬南岳運芳北征予有其德人求其馨逝此陋巷
蕭彼紫庭厥音不已鏗鍾有聲聞天之聰聲之鳴鳴
天聰既昭我實惟彰乘風之鳳眷言朝陽披雲藻繡
來此舊鄉謙光自抑厥輝允楊麗容雕翕孔好已張
既照平林且我華英華英已曜餘光難延會淺別速

哀以紹欣追曠同塗暫和笑言殊音合奏曲異轡連
絕我懽條統我思因根分來在愛感往思我非形景
有處有遊載離載會且懽且慶感彼遠曠忘此延娛
樂奏聲哀言發涕流唯願我子德與福俱亦天之枯
亦我之

贈顧彥先

玄黃擬秀誕授至真行該其高德備其新光瑩玉偉
隋下同珍騰都之是龍鳳合塵

其二

皇皇明哲應期繼聲華映殊域實鎮天庭入輔出輯
乾乾靡寧夏發涼臺我用我暮冬違邦族風霜是處
嗟彼獨宿誰與晤語飄飄歸辛非禹孰舉言念君子
悵惟心楚

其三

悠悠山川曉曉征遐阻升崔嵬降洪波言無不利
乘峻而嘉人懷思慮我保其和

其四

邂逅相遇良願乃從不逢知己誰濟予時嬖嬖莫酬

媿我高風時過羊遵曖冉桑榆歸光賴潤亦在斯須
假我夷塗頓不忘驅汜予津川撫不失浮無愛餘輝
有處有遊載離載會且懽且慶感彼遠曠忘此延娛
樂奏聲哀言發涕流唯願我子德與福俱亦天之枯
遂暗東嵎

其五

幽幽東嵎慈彼西歸瞻儀情感聆音心悲之子于邁
夙夜京畿王事多難仲焉徘徊

答顧秀才

菩菩上玄有物有則厥初造命立我蘂則爰茲族類
有覺先識斯文未喪誕育明德

其二

允矣顧生載靈之和沉根芳沼濯秀蘭波淵翔戢頴
景茂凌華惟是德心是用闕邪
雕倦斯幽邶我同朋瞻言清休

其三

德心伊何行歸于周晞高仰峻企遠懷悠匪願在明

其四

慎終于遠俾民歸厚言若有行及予斐手何以恤我
其仁孔有心之云愛降敬其久

其五

既邁斯仁亦迺玄文藻不雕樸華不變淳有斐君子
如珪如璋仰欽德類依懷惠音詠式楊好問邦家于宣

蒼大將軍祭酒顧令文

其二

惟林有鶉惟淵有鱗顯允明德實邦之基先后陟恪
子配于茲遵彼王堂受言遵之

其三

中原有軌世鮮克踰先民有懷子探其妙心循水鑒
幽景內照名若振炎攄光外耀

相被水鑒民胥攸臨別曰明德人誰弗欽寫我朶頤
即爾澄心義隆自古好邈在今

其四

大人有作興雲自天之子于升亦躍于淵京畿清寥
響發鳴弦義問弘集淑風載鮮

其五

金子朔都非子執念豈無弱翰才不克悆惠音聿來
瓊華玉艷無德不報今辭惟忝

蒼吳王 顧處微

邈矣大昧造化明物以曲全人以直生類聚百族
群分萬形員淵挺隨方川吐瑕

其二

藹藹洪族天祿攸崇神發厥本道格其源條有豐葉
波無輟瀾烈風時揚芳響世繁

其三

曰繁曰熙載德于茲克文克敏乃惠乃慈遵彼洪流
溥言詠之好是神契聊與之期

仁勇同宅文武相紛王謂御事誰撫上軍於時翻飛
虎嘯江濆式遏不虞俾也無塵

其五

三代既遠直道垂音非齒焉尚非德孰欽鑽仰自古
解曰在今睠唯形交殷薦其心

其六

心以殷薦分以道成祇服惠顧曠此深情亦有芳訊
薄載其誠豈無春暉茲焉可榮

其七

大道易闇崇亂雅襲敦云匪德攸集敢謝不敏
栖山自戚臨篇焉愧德輶靡輯

其八

翩彼日月逝猶駭電朝華未厥夕風已扇時亦有悲
無幾相見懷德歎心于焉東眷

其九

平津晚貢公後徵陳彼玉階蒼髮來升龔升三秀
芳草秋興唯爾清神福祿是膺

贈鄱陽府君張仲膺

神林何有奇華妙實朝如何窮文柾質斌斌君子
升堂入室太上有曜子誕其輝知幾日難子違其微
入輔幃幄出御千里濟滔江漢南國之紀

其二

詔帝東堂訓許南征天子命我車服以榮何以潤之
德被蒼生何以濟之威振群城却愚以化崇賢以仁
鳳舒其翮龍濯其鱗憶彼荒藪莫敢不賓雖云舊邦
其命惟新

其三

卞和南金終始一色顯允君子窮達一德弘仁厲道
物究其極古賢受爵循墻虎恭入宁哲居貴履盈如冲
接新以化愛舊以豐隆此嚶鳴悼彼谷風

其四

忠至寵加孝至榮集內崇南芬外清名邑煒煒棠棣
勠增其華猗猗桑梓厥耀孔多被繡晝行昔人攸羨
階雲飛藻執與同褰

其五

人道伊何難合易離會如升峻別如順淇嗟我懷人
曷云其來貢言執手涕既隕之

孫顯世贈

五龍戢號雲鳥纂紀淳化既醉義風肅始軒冕垂容
文教乃理奕奕英族盛德豐祀

其二

於赫皇吳應天統元蒸文烈公光讚懿歎九命重輝
恭德彌勤華鞶襲藻金石載振

其三

淵哉陸生本顯洪胄亦崇懿風邈比弘裕無競惟德
豐光伊茂文以義好施以仁富

其四

山積惟峻道隆名遐潛景在淵龍躍承華既升爾儀
誰不允嘉有濯重深載涓其波

其五

濟濟皇朝峨峨髦士序爵以賢惟俊華止翩翩二官
令問不已乃遷華閣皇與斯紀

其六

思文大謨俾我王猷清風肆穆雅憲允休邁彼江川
邈此北流微言闡馥王藻雲浮

其七

遭時之險虎穽滔天憑德秉重藝紮此俊賢休否既亨
名以德淵清微伊鑾鑽之彌堅

其八

明明大象玄鑒照微顯允君子求福不回鬯挹引慶
險以德祈澄濁以靜岡久不暉

其九

穆彼逝寄樂此窈冥形以神和思以道新清雲方乘
芳餌可捐逵觀在一萬物自賓

其十

寂寞重門誰和子音瞻彼晨風思託茂林

答

邈矣上祖垂休萬葉廣問弘被崇軌峻躡高山克荒
大川利涉繁蕪惟祜風連雲接

其二

大人有作二后利見九功敷奏七德殿薦鼎寘重芳
勢烈再扇奕世弘道天祿來宴

其三

道弘振古祚未替今如彼在川亦有浮沉大韶既奏
響非我音豈曰荒止淫弗克尋

其四

昌風改物豐水易瀾百川總紀四海合源在彼焉取
聿來莫觀曾是徧心敢忘丘園

其五

負暄偏照玄澤謬盈猥承華頒此增城記景靈雲

倦遊紫庭匪日能知寔泰長嬰

其六

煥矣金虎襲我皇猷孰云匪孜仰媿荼流往蹇來友
弭迹一丘變彼東朝言即爾謀

其七

振振孫子洪族之紀志擬龍潛德配麟趾引服朗節
克明峻軌遵彼中皇於穆不已

其八

於穆不已大都是陴之子于命民應如隕厚德時邁

陸士龍集卷三

協風允諧惠此海澨俾也可懷

其九

乃眷丘林樂哉河曲解紱披褐投卹懷玉遺怡春臺
託蔭寒木言念伊人溫其在谷

其十

道俟人行辭以義輯和容過表余未云執惠音弘播
清風駿集懷心仍慨臨篇景立

失題二首

實哉良友與德坤靈明照遠鑒幽微研精超跡皇矣
質如瑤瑾贈我翰林示我丹誠道同契合體異心并
自頃西徂合于五樓遲想嶽娘視我長嘯忝既至止
願言莫由室通入禹中情圳發抱悵東遊神往形留
何以合忍寄之此詩何以寫思記之斯辭我心愛矣
歌以贈之無私爾音不我比是貽有實人人芳間芬葩
嗟我欽羨夢想光華亦既至思上下欣嘉德馥秋蘭
容茂春羅淑似令姊惟予陋何雖有良友朽木難加
愛樂朋規贈以斯歌皆能載之其實孔多嗟痞溝枯
並惟泉苦堂構既崩過庭莫覩我疚西隣子況東土

契闊艱辛誰與晤語身滯情往神逝影虎發憂寄寐
以慰延佇

○詩

○○苔兄平原二首

悠悠途可極別促怨會長衢思慈行邁與在臨觴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
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行矣怨路長慈烏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

我若西流水子如東峙嶽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音
安行携手俱契闊成辟服

爲顧彥先贈婦四首

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壁彼飛與沉
日想清慧姿耳存淑媚音獨寐多遠念寤言撫空衿
彼美同懷子北爾誰爲心
悠悠君行邁究究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
庭庭日夜遠春春懷苦辛

芙蕖

綠房含青實金蕊懸白璫俯仰隨風傾煒煒照清流

嘯

逍遥近南畔長嘯作悲歌

陸士龍文集卷第四終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 ○ ○ 吳故丞相陸公誄

惟赤烏八年二月粤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嗚呼哀哉皇朝迭紹成命吳天聖王作矣世有哲臣觀監在吳乃降斯神思皇我后應運對揚顯秀崇華景逸扶桑龍輝襲極鳳鳴王堂翠旗清阻奮鉞夷荒悠結沉維峻極公綱將撫

遠績括地九圍皇淳爽泰昊疾威生民如何哲人其頹厥靈在天遺音揩微敢揚元勳表之素旆乃作誄曰

濬哲我祖時文睿德玄粹納真清休載式本承慶輝駿惠開極由錫多祐本支千億芳條遠蔭靈根茂植根條伊何茁黃耆舜長發有祥胎我祚晉神明之緒實蕃瑰偉和音嗣世不替碩彥明鑒在下降命上玄我公初載天授之純軍光納照旋璣授鉞仰儀喬嶽俯濯洪川清輝秀穎雲翹映晨峯彼岐嶷允迪天真

天子命我撫之西垂公侯庶士咸祖祠照庭劉作詩
思輯子來妖妖北靡棄前雄猜猾彼拳蠻祁祁遵黎
柔遠能和薄言旋之方塲肅清烈文惟武舍爵明堂
冊勳天府天子曰咨我國乃功錫爾青土建侯于東
開國名墟光宅海邦分圭作寶軒輅以庸既受帝祐
公用如大四鐵孔皂元戎奮鬣淑旂飛藻綏章蓋
振我輝靈四方于邁劉王員嶠寇我西隣公侯赫怒
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凌岡襄獄沉維括淵
元王隕難鯨鯢隊鱗戎漢時蹕方域清塵曹休東鎮
陸士龍集一八卷五　三
我疆斯越帝簡厥佐將命其傑乃俾我公啓行警伐
江漢之滸恪恭授鉞揖帝轂旅隱爾寇發桓桓神誅
震驚魏方我公矯矯虎視元戎截彼醜旅效此武功
武功既彰天威溥曜靈武震華邊垂清暴振旅凱入
王假有廟假廟伊何本庸寵作土田陪攻四牡載路
出餞于郊此惟予顧禮嘉嵩樂和湛露改容肅至
頒蕤寵爵帶劒紛珍裘阿那區宇惟寧緊爲帝祉
於穆曙容敷奏多士將庸元輔相惟天子烝曰公侯
宜有爰止繡裘縫藻衣帶重葉遂虛上司命公咨宰
帝曰來相朕毒君德以茲軒冕往踐乃職宣爾敬心
維黃協極邦國罔若四方爾式公拜稽首欽奉明聖
柔遠能和薄言旋之方塲肅清烈文惟武舍爵明堂
冊勳天府天子曰咨我國乃功錫爾青土建侯于東
開國名墟光宅海邦分圭作寶軒輅以庸既受帝祐
公用如大四鐵孔皂元戎奮鬣淑旂飛藻綏章蓋
振我輝靈四方于邁劉王員嶠寇我西隣公侯赫怒
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凌岡襄獄沉維括淵
元王隕難鯨鯢隊鱗戎漢時蹕方域清塵曹休東鎮
陸士龍集一八卷五　四
永言禮樂被分敦化荷戈思學體仁長物御風歷國
廣鑒權微玄輝鏡璞戒危膏梁收後白屋五品時訓
民神攸鑠我有良文如曜如宸何以崇之匪闡伊人
我有烈武如震如霆何以將之保大豐年思弘景業
熙世登民克壯碩老秉鉞河津祉祚勿引早世幽神
仰慕遺輝寤辟廢寢嗚呼哀哉永矣孰嗣徽音名存體逝
紛藹芳和被之惠林公侯沒矣孰嗣徽音名存體逝
德茂形潛民之秉思好是嘔吟嗚呼哀哉惟帝念功
寵命光大考謚典謨崇榮協泰安宮載考我公于邁

輔軒啓塗先驅警旅衷風結與遺思馮藹今此休明
即彼重謁攀慕靡及永懷光愛臨穴哀哉

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
辛臨呼哀哉天降純嘏誕育俊乂才毓九與德鍾三
懿應運繼期顯徵闡昧特恢大猷雍化熙世昊天不
弔奄忽零墜臨呼哀哉朝嘆棄齡邦喪國輝帝欽遺
烈士詠清機思經皇心痛浹民懷揮淚充邑情慟盈
畿敢述洪迹于茲素旂其辭曰

祁祁縉紳鎖仰明範挹道希鹿憧惕弘裕惠化是振
潛機密暢雖幽不甄濯以清波權以明鈴旌焉板築
刊穢紫辰邦無媮幸靈不年員沐浴玄源風移俗純
儀德鄉間北化泗濱耀畧切輝既升末融爰揚邑
作尹名邦密邇帝畿大東小東官敷五教敞化以崇
徵無墜奉命興無廢功帝欽良攸民懷穆風粵稽舊童
率由典刑考績三載紐幽陟明超踐皇閨紆組垂纓
奕世納言帝衡以平本崇曩刻堂構克榮征轡屢振
千戈未戢乃秉雄戟徵戎東邑四壯徂征威德以立

爰守會稽青紱旣襲帝曰欽哉疇咨奉后改授顧服
屯騎是撫雍容皇闈綜文經武時值大過士奠其德
庋惟常侍高明柔直履米察霸論心遠測春伊三季
形志于色頻顧厄運載離咎應靖亨思順曹民匪華
投幷釋紱皓恩東嶽遁世無悶清源是濯馥風彌馨
明徵載鑠皇塗旣闢天罔誕張運在九五違峻卽康
猗歟高懿遐風遠滅帝降大命丘園是揚褒將天邑
舒藻舊京會曰休哉昭德塞違乃升常伯補闕拾遺
振纓紫極懋光太微奕奕玄冕煜煜貂瑞仰耀皇羅

俯映明堂輿振鳴蟬體佩琮璜君德彌冲雖休匪康
旣跚君宿未時鼎辰將陟太階弘載育民皇靈靡顧
大命奄殞厲凶彌留儻忽頹湮嗚呼哀哉穆穆天子昭明有融乃分二人
梁木易摧聖賢絕景希世齊光豈曰徒生實維天綱
於鑠常侍本德昭仁俯鋟瑤響仰綴玉振其在克莊
自爰秉屯鳳翳靈條龍鳳祕泉收迹匿耀洪畧陶鈞
雖跚嘉運託景風雲現光旣耀靈寶未闡弗慮皇圖
銜恨徂遷嗚呼哀哉江河慕海丘陵樂山於惟君德
齊聖廣淵峯彥景附漸化濯真蓋必崇嚴函以裕淵

西徂華源負澤慕塵幽萌潛暢滯思賴振六言六行
匪君不敦五有二無匪君不極衡准失平匪君不直
方榮遐邇匪君不式君其永沒民其焉則結恩遺愛
惟哀允惻嗚呼哀哉仲尼喪驂孺慕失聲國僑頹鄭
邦無竿笙實惟常侍徽懿克明思懷士心信結民情
聞者巷泣赴者風征八音輟響獻酢弗嘗羽檄騁川
輕駕盈庭揮袂雲蘭頹淚雨零嗚呼哀哉伊惟平生
襲寵荷榮慌樂承明桑梓猶哀聿懷震丘言告言歸
明德遠燭慮凶以喜雖則榮泰存言是卹爰築新邑

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誄

惟永寧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豫章內史夏府君
卒嗚呼哀哉乾鑒育俊崇茲大猷景靈垂祐黃精協
符滉瀁浩素闡志玄流熙光聖代遵勳九區哀彼造
物殂命不均旣褒斯美矜茲沒淪遲年祁祁搢紳泣涕流
連故作斯誄著之不泯其辭曰

於穆府君遠祖彌光功濟黎獻澤洽八荒披圖承禪
襲化軒唐洪風旣振遐曜休煌越殷自周紹膺遺社

亮節三恪侯服千祀悠悠訖茲徽烈不已奕世本弘
厥美是紀惟神隆慶爲生府君玄祐秀朗揮景烟煴
誕載豐美後嗣風繁性與體和孝友穆融虔茲君親
姻族睦崇情隨褒誘品物虛躬安仁履素接舊以沖
潛警博映哲思惟文淪心衆妙洞志靈源探幽判疑
沉欲爰分雖滯群秘義猶一貫崇規邇世體道而盤
聰言先機剋藻騰於
君惟克修百行殊揆君望斯周栖義初九戢翼洪條
瓊輝四灼景閇綢繆在昔我國元首載哲假寐俟旦

思肅俊挽旃檢高靡體亦秩秩儀刑柳惠庶績惟穆
既移其績英風彌邵天子有命曾是在朝頻繁悼幅
祇承皇耀神以測幽明以遂照目難識英觀峻改蹈
辟彼清塵莫慶其操五紀迭御載隆載傾南嶽頹鎮
葦觀風樹政德音允張洪化既施禮樂克昌閫非秋
蔭輝素靈瑾瑜選寶役跡上京兆萌未緝皇聖被嗟
厲惠淑森陽廣命俊入惟子與旃丘園靡滯繼軫憲
軒皇乃伊類振髮昭勳震我聲教邁嚮惟殷君化大
揚自北而南君澤本沃河漢載咸慶輝雲蔭墜潤川
斬將記室宿德景具瞻昊天不弔乃降茲厲高祿朱
奮厥河滑矯足雲俄軒玄閫徽英揚厲光灼東朝
髦士攸希媚茲一人示既翰飛委蛇華閣陳降太徽
融凶燄中遽寢疾彌留大命隕墜邦家不紀沉哀結

世嗚呼哀哉式玩遺美君實克明懷光暢幽聯緒
清體德秉真審行君貞風曳路機與世靡矜天命集
諧唯仁則延任道委分庶曳斯然就云府莅不聞其
言永懷載念憂心孔艱曰兄曰弟偕愛纏綿睎光繼
軌參融鴻振今君何之捨世遐湮同生捐朋號哀痺
身耿耿孤徵過庭君遵夭何忍斯干何之臻日君初
邁旣夷且榮今君友矣素旗垂銘雖光百辟託碧玄
靈民働于顯神孤于冥物從人感轅馬失征鳳悼
鄉潛魚仰觀豐霄蹴裕無羽徊鳴鳴呼哀哉瞻彼日

月歲聿云夕寒暑寄化四辰交錯日考三從案繹長
薄鶗矣輀軒脫駕宅窀荣孤世寧神大漠丘陵竦
詹閤寥寄標惟哀心摧淚激嗚呼哀哉容亨與
君恩親之徵蒙恤于昔投纓瀾荷思周弱志求庇惠
揮如何府君昭景長違願言詠恭載傷載悲昔我經
年坂彼川路進關初奔退違陵墓仰瞻靈丘俯增求
慕惻剥肝懷哀其曆鳴呼哀哉

陸士龍文集卷第五終

陸士龍文集卷第六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頌

○登遐頌

天死生存亡二理之已然者也而世有神仙登遐之
言千歲不死之說其詳固難得而精矣列仙之道作
者旣集而登遐末有焉莊周有言我試妄言之子試
妄聽之彼之有無蓋難以理求我之妄聽顧可以言

寄之遂爲頌云爾

郊間人　王子喬○○玄洛

九疑仙人　大勝山上女○李少君　梅福

張招　左元放○○○劉根　黃伯嚴

鬱長房　何女子○○○焦生　鮮卑務塵

韓衆　夷門子○○○林陽子　任作子

鬼谷子

淵哉郊間懷寶採薪媚茲伯陽常道是寅俯翼緣周
攜手入秦遺物執一妙世願神思我玄流

浩若無津王喬淵嘿遂忘潛輝遺形靈嶽顧景亡歸
變彼有傳琅爾翻飛承雲儵忽飄颻紫微
玄洛妙識飢餌神顏在陰儵逝即陽無景逍遥北嶽
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合神自靖
孔丘大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
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試
丹書有造茫茫九疑登暉太素有漢登闉神具惆顧
發彼靈丘聿來載振參跗我則歌永揚遐祀
大勝之娥厥猶翼翼降宮有和納符帝側揮枝指辰
少君善祠怡爾豐顏俯覩劉漢仰接妾桓式宴安期
巨棗爲餐神光彼徃後來其嘆

在漢之衰顏火炎精梅公指景有皇遺形逝彼文辭
脊此洞庭神輝絶景豈外北冥
張招澄精妙思玄音則是神物錯綜微章乃幽乃顯
若存若亡因形則變俟忽無方
生在清純放情玄昧在物淵沉沂虛攸遂清酒一壺
百朋具醉有命集止乘龍來葬載見君子

言觀其尉劉根登萬遺世解盤桓形委服容口默瑤蘭
挹彼呼翕爲爾朝飡景絶巖穴光茂雲端
伯嚴志道翻飛自南北食中嶽練形茗岑奔星凌顏
朱光垂陰雲精九服握耀盈襟
祚爾難老嘉命既錫如何勿考
逝矣何女芳靈既彫安寢魂載營
大暮崇朝王趾再步於焉逍遥
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卉結容順神大素
淑思玄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北狄務塵在彼沙漠含神自順靜居有恪自彼王庭
聿來伊洛天子命之載見紫閣
衛矣終化靈毛揚葩慎爾貞心神祉來荷靡靡夷門
體道含真飡茹靈芽凌雲順神
林陽俱車明視聰耳壯子既飡步晞千里任化凱入
輕雲揮止移形善變載坐載起
悠悠鬼谷永言潛止要終有集資生無始綢繆方平
在彼二子芬鬱蘭揮有來盈耳

余行經泗水高帝先為亭長於此臨望山川意有恨然遂奏章以通情焉并為之頌云爾

晉太子舍人冀土臣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頻首死罪伏惟陛下紹軒轅之緒哲越三代之高蹤膺有聖之玄景詠生民之上略秦政肆虐漸毀生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薦雍寶命聖民顧天思文厥聖以宅神器六合咸賓八荒錯企皇居於阿房揭逸鹿於九野謀猷罔遒天清建皇之璧陛下蜡錯泗水龍陛下承天臨地自洛闕接命之符鈞天光緯革太素神母哀號底命丹野九夜京是以先詔五帝三王而臣謹愍百西徂東行邁

踰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煙燦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維以蓋天廓玄謨以闡宇華宮山藏玉堂海紬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扳足崇長揖之賓吐飡納獻規之容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翥俯躍魚鮪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嶽以接羣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關廷思効死節乃鳴鑾在衡奔驥服轅良平鳳栖信布虎擾豪雄凌暴於外

許謨禎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秋華不重二秦席卷項籍殄分遊虜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清天灑征塵以弭地繇於川與竦峻蓋於蒼昊功濟宇宙德被羣生天人允嘉民神協愛屢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執高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羣后固請然後謁天皇於圓丘巡萬乘於帝室率土離暴秦之亂臣妾蒙有道之惠戎羌蠻夷之虞靡趾肅慎之國莫非帝臣巍巍蕩蕩無施忝寵本朝承乏下位而臣謹愍百西徂東行邁攸止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録聖功竊承陛下著盛者也臣雲頻首頻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扶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當臨御此川於是卽命舟人弭楫水泚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灌固識所憑遠眺遐全感物興哀終懷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抽鋒咸陽之關捉鉞項籍之頸痛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牽制朝

憲雖悵彷徨王事靡盬將亦遵實衍罔極臣聞遊
魂變化神道無方鉏聖靈登遐降陟在天建光五精
流輝太一或異神興降觀滄狗五服時邁王輅言巡
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要恍惚思情振蕩靡寄
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閽闥之情謹住水濱拜章
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
聞臣雲言臣聞歌咏所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以美
盛德之容是以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操則
文王之容可覩永惟陛下聖德豐茂比隆前代元勳

茂功超踰在昔故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揄揚者
也臣謹上盛德須一篇雖不足以仰度夫高伏測地
厚貢獻狂失區區之情臣雲云晉太子舍人臣陸
雲上於皇漢祖纂曹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
炳列火精幽光爰茲聖緒頹維弛網靈曜燭燐景
扶桑則天未陰重規晏矕其規伊何橫乾作峻厥德
不回矩地能順惡河拓疆宅師思虔神主帝
碩績有秦不競罔極斂首宅營于師思虔神主帝
曰咨天曖有赫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明聖既受

帝祉雲騰下邑風駭泗水仰鏡天文五緯同晷俯察
寶符神母爰止思文聖王克寬克遐成家肇祚德濶
諸華及祀天人天人攸嘉爰輯蒸徒所和既和
既順乃矢德音體玄沛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超彤旆
電舂推師薦曹撫劒高吟元戎薄伐時罔不龔凌波
川潰肆野陸沉咸陽克殄既係蔡后哉阿房乃清
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換不式王命既愆
黜我西土於鑠王師遵時匪怒爰赫乘豐席卷三夏
嘽嘽戎軒矯矯乘馬燮伐強楚至于垓下天誅薄曜

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緒蟠靈根之遺芳用能枝播
千條頼振萬葉繁衍固於三代纍祀存乎百世昌非
皇慶之積祐神明之殷祥者豈在周之衰有媿之後
將育于姜而貞龜發鳴鳳之兆周史表觀國之繇故
能光宇營丘奄有東海支庶蕃廡而胤祚昌大矣遭
世多難子孫播遷逐于南土烈祖丞相邵侯顯考大
司馬武侯明德睿哲才雄特秀固上天所以繼跡前
期惠成顧者也是以有吳雲興而邵侯龍見遂風騰
海塲電斷荊楚運籌制勝底定經略文德光宣武功

四克乃作台衡以御于王政天罔與先代比隆義問
與前修接響固所謂汪洋浩浩不世出者哉武侯以
光遠之度襲重規之範宣朗之明照曾暉之景故實
宪樞極則萬物淳曜緝熙有邦而宇內恪居及至中
葉亂曰虎臣緩援既集而大難時弭德濟封域之內
威揚區夏之表遂仍世作宰焜曜祖業車實軨軨載
不改帶元勳昌於光國洪烈著於隆家考德計功比
之前代未有茂於此者也是以小子敢慕徽猷欽述
芳烈雖不足以當朱弦之一唱發清廟之三歎蓋爾

於緣時雍神道經始肅肅丸命永言徵止公拜稽首
對敭天子猗歟盛歟邵侯有作我考纂戎爰究爰度
遠除蓁穢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奕中葉虎臣
稱亂西奉靈旆電揮伐皷震雷會朝哀舉征不浹辰
迺風遠掃萬里無塵有族斯祐念功在茲袞衣之宜
遂作上司台光增朗方險載夷穆矣暉葦有吳之旗
我祖我考受言成之擘畫藻棻再命同服騑騑四牡
二世方轂分珪比瑞天秩底祿公堂畯趾華構重屋
昔在二伊于殷有聲在漢之興亦曰華平惟祖惟考

顧貞大亨邈彼坡陽追蹤阿衡駿惠雨施景潤雲行洋洋玄化功濟其民風馳海表光被嶽瀆二后重規世有哲人肅雅碩鄉譽萬載是振

張二侯頌

張氏之先蓋少昊氏之苗裔也其在春秋晉德方休而張老延奧譽着漢文成佐命初基司空揚聲於末葉流長祚遠世不乏侯輔吳將軍文侯遭季末雲擾遂避難于東有吳之興寵爲謀主桓即世援建太祖知命審於將萌先識鏡於未兆遂作上將輔成王業立朝無不易之方正色有犯顏之亮固所謂寒

王臣古之遺直者也詹威將軍定侯明德光遠軌量弘濟文靖足以華國威略足以振衆重規繼體而大業曄崇故休祚頻繁寵靈仍世天秩之體彌彰而毀盈之心茲坤用能保寵固世考終頤問蓋竹帛之所光宣詠歌之喻揚也乃作頌曰

皇金天淳曜遂濟窮桑真人有作烈文遠祖肇自淵卽謀神造啓運妙玄飛龍在天留侯載見階雲自淵卽謀神造啓運妙玄有漢再命度邑于東其在中葉誕育司空邈矣唐陵

榮啓期贊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之季末當王道頹凌遂

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褐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榜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以男爲貴吾得爲男是二樂也或生不免於襁褓而吾行年九十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孫曰善爲之二曰非常被褐帶索行吟於路曰吾暮不何衣帶索有何樂乎榜曰吾一丘滅景藜藪爲真思樂之林利涉忘憂之沼以卒天年樂莫溢世不足以盈其心萬物兼陳不足以易其樂絕景雲霄之表志濯北溟之津豈非天真至素體正本和者哉友人有圖其象者命爲之讚其辭曰

菩菩至道天啓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龍之潛安明收察滅跡在陰傲世求已遺物自欽景邈瓊煇響和絕音巒彼丘園研道之微思樂泉流薄採蘋藻雞鳴弦歌之撫節高徽有聖庶止永言傷遲天造草昧須賢而宜於鍊先生既遘斯和熊羆作祥蓍筮僭僭琥此三樂遺彼世華翼翼彼路行吟以遊的的藏冕陋我輕裘脫亂世受言一丘嫗茲常道

聊以忘憂

嘲褚常侍

六年正月前臨川府丞褚老常侍君子謂吳如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所廢興也古之興王唯賢是與吾望漁釣而周王枉駕磻戚叩角而齊王忘寐委斯徒而靡好爵釋短褐而服龍章姬姜之族非無人也親昵之愛非無懷也取彼庸賤之徒登之佐臣之列故九賢翼世而有命既集五子佐時匡霸以濟天唯能

官人之所由也褚氏大夫之常佐遠邦之賤司才則邵矣官實隨矣而援出羣萃超昇階閫雖文王登師桓公取佐亦何以加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官人得才也褚常侍聞之喜曰君子之言豈虛也哉吾得此足矣君子謂褚常侍於是乎不讓讓也者致敬以存其位者也讓之不存德無柄矣世之治也君子自以爲不足故撙節以求役于禮敬讓以求安于仁世之亂也在位者自以爲有餘故尊豐而求更厚位隆而欲復廣世之治教恒由此作今褚侯蟬蛻利

木鵲鳴王堂不應幾夙夜允集衆賢而意充於一善心盈於自足則無求盈則無戒不求則善遂之無戒則咎來之亦何以爲君子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慎之至也常作慎是之謂也易言也而服義之賢而拜讓言之辱規同禹迹義均罪已君子哉哉異哉君子斯焉取斯

牛青季友

天造草昧萬物化淳類族殊品莫尚乎人令子髦方

象以矩地載圓規以儀大該芳靈之疑素挺協氣於皓玄故神寄來契思洞無閒踊輸則憤凌洪波吐辭則辨解連環子何不絕淵而躍照日之光使顏秀暘容景溢扶桑俯經見龍之輝仰集天人之堂雖子之滯年時云暮而晏不易物車不服既未而素令子何不使玄貂左弭華蟬右顧令牛朝服青軒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弭華蟬右顧令牛朝服青軒夕駕軺轂望紫微而風行踐蘭澹而安步而崎嶇隴坂息駕郊牧王容舍楚孤牛在疾何子崇簡與德而遺貴與富之甚哉日月逝矣歲聿其暮嗟呼季友盛

時可惜追良朋於風桑懽非忘範圖形於霄閣使景絕而孤沉分身存而榮赫奕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時子請迺於林之薄

○騷

○○九愍

昔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辭而表意焉遂厠作者之末而述九愍

裔皇聖之豐祐膺萬乘之多福真龍曜以錫命端嘉令而目顧關情發以辰而誕育考度中以錫千載以遥想湘遠思而自怡芬香瓊懷皎其如玉希範方地而式矩儀穹天而承規結丹款於璇璣協朱誠於四時容中心之信修佩日月以爲旗悲年歲之晚暮殉脩名而競心仰勲華之耿晞詠三辭之遐音握遺芳而目玩揔浩露於蘭林陰雲紛以興靄風起而回波黨朋淫以惡美疾傾宮之楊娥樹椒闈於瓊圃掩夜光於瓊華遊貞心以誰忒毀玉質而蒙瑕甘芳言而棄予忽遐放其若遺贍前軌而我先顧後

乘而駕進遵荒塗而伏軾撫鳴鸞而稱悲感驚鳥之有集嗟離獸之馬歸靜沈思以自痒願凌雲而天飛

修身

逢天怒而離紛遘時咎於惟塵瑞周誠以恪居祇後命而自寘悲讒口之罔極高離情於參辰豈三錫之又晞乃裔予於遐賓運羽權以涉江浮鄂渚而駕言背夏首以窮逝今派行川而求歡結風回而薄水兮源波榮而重瀾情懷眷以疊結舟瀠流而中盤超愁心以自邁肅榜人而曾驅詔河馮以清川命潮娥而

安流濟南詔以佇望野蕭條而振疇獸悲號以命旅鳥枉顧而鳴仇悲我行之悠悠怨同懷之莫求餐辰陽而佚彼緣湘沅而來假亦芳樹於縣車秣梁苗於樊馬山嵩高以藏景雲晻靄而荒野鳥栩翼於喬巔水回波於宇下指明星以脉路景即陰而無旅隨長川以問津響修聲而和予聽歸音以自聞踐無迹以窮處雖遊愍之既多亦顛沛其何佞仰衆芳之遺情

涉江

希絶風之延佇

亂曰有鳥翻飛集江湘兮彼美一人莫予將兮念茲
涉江懷故鄉兮生日何短感日長兮顧我愁哀惟永
傷兮積沉毒於苦心竟憑虛以飄蕩形息景於重陰
虎鳴飈以拂谷蟬回雲而結林操土音以懷邽淚頻
代而盈襟辭終古之舊墟託茲邦而遂集望龍門而
屢顧攀惟桑而祇泣悲惠風之難狀振枯形而獨立
撫影容之日頹招舸思而弗及聞先黎之達教固積
善於遺慶諦明休而受言想介福之保定靡心貞以
祇服洊大順而委命君在初之嘉惠每成言而求日

足歎傷邦家之殄瘁痛靈脩之罹懷須九成於一匱
忘大寶之勿假輕挈瓶之守器仰剪翮於凌霄俯歸
飛於矰繳毀方城於秦川投江漢於泥渭悲彼黍之
在郢悼宗楚之莫籲撫傷心以告哀將斯情之孰慰

悲郢

登高山以遐望悲悠處之淹流豈大川之難濟悲利
涉之莫由申修誠以底節友內鑒而自求考余心其

焉刊往稽度於神謀訪斯言以卜屈想卣龜以告猷
將矯翼而塗險思掖清而世濁羌釋羹而評予諒不
疑其何卜朝彈冠以晞髮久振裳而濯足有懷沙以
赴淵無抱素而蒙辱恐纓縕以宅心長歎息而飲泣
涉江潭以彷徉步皐瘁行吟而含瘁遇漁父之戾止與讜
言而來慰雖懷芳而握玷懼脩佩之我棄顧虛景而
端形矧同波於其醉迨伊人之逍遥聊仰棄於林側
懷違心以遠寤怡哀顏而表色仰班荊之遺情想嘉
訊而良食若有言而未吐忽棄予而凌波揮龍榜以
愧褊心之歎渝恨爾謂之莫和捐江魚之言志嘗玄
寂於汨羅苟懷忠而死節豈有生之足嘉

懷顧悲賈賦之已盈頃椒丘而息駕振初服而翱翔
結瓊綏之芳襟兮蕤蘂華之藻棠懷瑾林之珍秀揔蘭
野之芳香命巫咸以占夢兮啓期訪百神而考祥靖永言以
聽命欽靈誥而踊邁振華冕之玉藻樹象軒之高蓋
幸假翼以鳴和冤揮景而榮旆芳鹿移以煙煴形雲
起而深藹遊八極以大觀解飛轡以長想將結軌而
世狹願援楫而川廣雖我服之方壯思振策其安往
舒遠以羽節寨世羅於天網

紆思

爵已猶芳草殖山阿今朝日來照發豐華今秋風
蕭瑟凝霜加今傾葉凍春猶俟河今徧周流而無過
悲寫思之永久聽幽荒而罔詔眷寥廓而無友況流
液於纖樞逝回颷於蘋隅呼寂寞而靡應攬虛無其
何有神悠悠而永念憂網繆而盈室哀惻心而響起
時葉亏而景邁招逝運其難徵儀遺範而無律雖芳
林之將焚豈蘭鄉之可諠晞颸風於曠野思同芬而
靡質命險太其靡常流離隆而匪易新幽情而思古
援在昔而弘辭俟重華以同遊悲瑾閨之難適舟登

感逝

亂曰乳雲聆滴天明息兮翔羅重設鳳矯翼兮梧桐
逝矣樹榛棘兮思我芳林閒歎息兮哀時命之險阻
懷斯類以結憂羊拊膺而永歎形顧景而長愁生遭
年而有盡居諸言其何須將輕舉以遠覽耶天路而
高遊結垂雲之翠虬駕璇瑛之玉輿揮采旄以煙指
靡華旌而電舒命日月以清天吾將遊乎九閽命屏
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與塗蒙雨而後清景貞暉而
先登陪湘妃於彭鄉軼漢女以後乘瓊娥起而清囑
神風穆其來應騑轡鳴驚駭噓天而景凌望蓂

陰上龍集八卷七
而遂升飛步蓋之翼翼回雲車之
徵以振策珊太階而逐微
輕輕朝總轡於扶桑久飲馬於天津伐河鼓以解微
迄昆侖而凱振軌凌虛而遺迹塵蒙飈而絕輪豈遠
遊之無樂懷故都而傷情靡龍首以還顧轉蓬衢而
回榮浙凱風以流盼悲舊邦之穢傾眷南雲以興悲
蒙東南而涕零凌百川而絕跡仰濯髮於崢嶸豈沉
痺之足弭將蟬蛻於濁穢遂古而長悲鏡端形於三接照宣
影於太微祇中懷以眷慕豈盈寐而忘歸悼天朝之
遂晦情貝錦於繁文修南箕以鼓物譎青陽而檝分
迹同塵而攘絕景和光而天分俯隕息於榮波仰頹
歎而崩雲折若華以翳日時靡靡而難停食秋菊以
却老年冉冉其既盈欲假翼以天飛悠留颸之我經
思哉鱗以遁沼悲沉網之在淵有河清而志得挫千
載之長年揩泉鑿於頹風寓悲音於絕弦嗟有生之
必死固逸我以自休彼達人之遺物甘寒榮而赴蔬
矧余情之沉毒資有生以遠憂倬若世其何感固形

存其爲尤想百年之促期悲樂少而難多修夙短其
足劣曷久沉於泊羅投瀾廻而負石漱清湘以慷沙
臨恒流而自咏蒙濛鴻之隆波接申胥於南江
鼓晃雲以雙手仰接景而登遐
陸士龍文集卷第七終

與平原書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蓆屏具衾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皮囊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高如吳小人嚴具狀剛感處尚可識疎梳剛齒織縷皆在拭目黃梨二在垣垣黑目淚所沾污

手表卧籠枕蒲棋局書箱亦在表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歧案以卧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隨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健好析之見此期後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總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麈論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

一曰三上臺書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蚌屋向百年于今正平東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爲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爲欲

作十篇許小者以爲一分生於愁思遂復文誨欲得雲論間在郡紛紛有所鈞定言語流行斷絕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兄文車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間居恐復不能不願當日消息謹啓

雲再拜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入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

難事同又相似益不古昔新綺用此已自爲洋洋
蒼少明詩亦未爲妙省之如不悲皆無惻然傷心言
今重復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
息欲得之謹啓
雲再拜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
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
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
可省武烈未得有哭說桓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大
祖不得爲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遊

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滅復
過所望如此已欲辭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
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令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罷
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
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
雲再拜正負凶事生來初不見頃觀之正自使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
意惡羊腸轉時極佳問人
欲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
之張義元荅負淵之回流甚奮吐河不體正自似急

賦之最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校卒不可得言文賦
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選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
不詠德須甚復畫美省之惻然看賦腹中愈痛尾發
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
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
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
雲再拜禰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
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殊復勝前弔蔡
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爲最

使雲作文好惡爲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唯兄亦
怒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
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
意具說事而已若當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謹
啓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
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
相去靡丁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
有魂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薩諸

君傳令當爲送兄體中佳者可並思諸應作傳及作
引其最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
引述思賦稟具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
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
伯聲兄弟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
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
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
大文難作庶可以爲閤雖之具見徵謹啓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

憶兄道張公文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
兄文童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徵多但
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
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爲弱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
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
美遇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誄始欲管管
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跋錢而悅
奕爲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奇之至
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當復以此見謂不知九

慥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
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爲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
欲得進望不言謹啓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
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
其弔夷齊辭不爲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
工正當以此言爲高文耳文中有於是爾乃於轉句
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
可不用之便少亦常言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曾
陸士龍集 卷八 七
以兄七羨田煩手而況哀結上兩句爲孤今更視定
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爲不快故前多有所去
喜霽倂煩習均弔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爲佳思
不得其韻願兄爲益之謹啓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
日視之實自清絕沉淪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
種文屯爲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機文不難
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
作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兄後不作者
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閒當謂此皆語不好視九歌正
自可歎思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真玄盛稱
九辯意甚不愛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禪事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
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
又爲輔嵩奮威作頌欲愈前頌然意並不以快遣信
當送九愍三賦脫然調可裹意假彼頌便有怯處想
無又問便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轉句
雲再拜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
陸士龍集 卷八 八
無次第文章既自可美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
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
二篇後爲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屢作大頓極不知
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悵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
崔君告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累日猶
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
字不敢望多音楚願兄復定之兄音與顧彥先屬皆
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繁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
作文爲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誄又令結使說音耳

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並之謹啓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者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更有何所拾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耳索虔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悉忽欲復作文臨時輒自云佳小久報不能視爲此故息意文欲定前於用功夫大小文隨了爲以解愁作爾今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捐棄之徒

自困苦爾兄卜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新奇而體力甚困弄耳謹索切安在此今之草今住一弘不呼作工謹啓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爲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綸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難非體中所長欲徧周流雲意亦謂爲佳耳然不云其愈於與漁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能勝故不意亦殊未以爲了南去轉遠洛中勿勿少

雲再拜兄物所遺留爲當可須來不能補所欲去徹與察昔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助此一字雲作文如兄所論已過所望況乃當敢今兄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慊也謹啓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雲意亦如前啓情言深至述恩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爲當優自力耳雲意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悉寐未寤寤之徒實有可爾者發稜名高殺未可越爾楊四公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清工用辭綽潭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饜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聊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銘誄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研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絕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思高手謹啓

雲再拜祭氏所長唯銘頌耳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

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絶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
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與當故爲未及彥藏亦云
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
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皆爲雌耳張公父子亦
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過其便可可
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無疑久勤兄爲耳
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縡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
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荅之甚未易東
方士所不得全其高絡頗有荅極謹啓

雲再拜誨九愍如所勑此自未究然雲意自謂故當
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篇篇
爲佳謂兄必許此條而猶淵弦意辭作脫可行耳至兄
唯以此爲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與
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泥說耳又見作九者
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唯兄說與漁父相見
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唯見此一人當爲
之後而作文解愁耶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爲以忘
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後羞出之而體中殊
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試可悲聞視大荒傳

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衰白困絕與往
經比干墓悵然欲弔之無又卽意又事業」
雲再拜張公藏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
詩由已而言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歲小
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云何而
兄乃有高倫更復無意雲故曰不作文而常少張公
文今所作兄輸復云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
所謝故自爲不及諸碑藏輩甚極不足與校歌亦平
平彼見人讚敘者當與今伯倫與百官次第公卿名

伯略盡識少交當具項作頌及與事有愴然且公傳
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叙且又非
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借事少功夫
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啓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
耳弟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卷可令欽求謹啓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
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爲作傳
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可
連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用

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爲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
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
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輩爲復差徒爾
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爲足今見已向四
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胸中成癥爾恐兄胸疾必述
作人故計兄兄着此之自損胸中無緣不病作書猶
差易贊叙亦復無幾年歲根之猶當小復謹啓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欽欣今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
輩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爲乃倉卒退還猶
不解此意可以王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構作
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爲可存録
不諸詩未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
郡作急就詩公甚善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
爲存耳兄圖蔡詩清五然猶復非兄詩妙者平平亦
唯爲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少昔
如已身先此篇詩了不復倆佛識有此語此語於當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真玄昔慶開周侯
至論前比霖雨此不人亦作愁霖賦好醜見教又因
人見督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違之亦復
毒此再憂邑聊作之因以言衰思又作甚霽令送雲
作爲易得耳寫不好故都絶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
故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爲存不棄耳
謹啓

雲再拜一日視伯階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
爲先聊復作此頌須令送之願兄爲損益之欲令省而

照士龍集六卷八
正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通大悵惘有似賦愚謂
小復厭之爲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
聞有賦消息愁慣無賴既冀又然又已成書聊以付
信耳尋得李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今
送間人又有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悒悒不知
復所言謹啓

近得洛消息勝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爲驟騎司
馬又云似未成已訪難解耳敬屬司馬參軍此間復
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治見訪大司馬謹啓

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唯
見其尽意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所如
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
燒筆硯以爲此故不喜出之曹志甫之婦公其姊及
兄皆能作文頃借其稿詞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
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雲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
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啓

近日復案行賈公器物取其剔齒殘一箇今送以見
兄千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

雲再拜今送君苗愁霖賦爲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
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
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其佳其
餘平平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
爾不真玄亦云兄文當作宣輩宣得此巍巍耳愁霖
音殊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啓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爲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
知差前不不佳者願兄小爲損益令定下云靈旆電

揮因兄見許意遂不悕不知可作察氏祖德頌比不
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
文章亦足爲多然其可貴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
不佳思慮胸腹如皷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憙兄
不佳文章已足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啓
雲再拜猶紹周弼並處事不佰免詔甚切甚念之悚
悤胡光祿云宿士可痛會邵還云酒中書散騎並缺
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謹啓
雲再拜頃哀思更力成歲暮賊適且罪猶未大定自
陸士龍集 卷八 十七
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絶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
者恒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
既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著洛謹啓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遂言可耽味高文也兄文
雖復自相爲作多少然無不爲高體中不快不足復
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爲二十卷適記一十當盡之
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啓

陸士龍文集卷第八終

陸士龍文集卷第九

晉 吳郡陸雲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啓

○○國起西園第表啓宜遵節儉制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費盛
儉之制然用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輒敢
瞽言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嘿訓世以儉即位
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崇屢發明詔厚戒豐
陸士龍集 卷九 乙
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凌遲家競盈溢漸漬
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修侈滋廣每觀詔書
衆庶嘆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未及極偉時手詔追述
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言刑于四海清河王毀壞城
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慙然臣慮以先帝遺教
日以凌替聖上憂勤猶未之振今與國家崇大化追
閑前蹤者實在陛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
示民知禁竊謂第室之設可使儉而不陋允在崇麗
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民望且自開制

國之用事從簡省而方於此時大造第宅又非聖意
從簡之吉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駑闇特蒙拔擢將
以臣能有狂失之吉可以裨補聖德臣自奉職已來
亦思竭忠効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
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令吾以頑弱過蒙殊寵夙夜祇懼忝思先恩承風誠
以自錯厲得爾委曲省以憮然意既在儉約又欲奉
遵法憲豈忘於心國自宜有宅城內求不可得宜徙
右軍來蹀履此屋恐或不可久得側近官掖故於國
唯二歲矣不
作宅不作觀望使如凡家法足止而已耳平量圖
當往相示動靜以聞臣雲言間一日敢獻瞽言以干
聞

聽天恩未加答責狼狽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息
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
以賢人之在當時貴不卑身節欲損已把情能保其
國家今聞百世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
之者蓋衆非天下之至德孰能居豐行儉在當能貧
清儉節素自殿下家道此所以懷集四方而使兆民

服者也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居無離宮
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嘗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
已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
宜祇奉也昔淮南太妃當安厝臣兄比下墨機時爲
郎中令從行太妃令追稱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
令宜奉用遺制不事豐厚令貞懇切言歸于約清河
昔妃墓宅發手詔又還毀朝野之論于今未已竊以
西園第宅用功方嚴雖知聖德節儉有素猶復思關
愚言以補方來亦臣繾綣微忠昊天罔極之誠也至
被明令聖德炳然嘉承至諭奉以稱慶不勝下情謹
疏以聞

西園第既成有司啓觀疏諫不可

郎中令臣云臣言前啓西園第宅宜遵先帝節儉之
制不宜使至豐麗被命優隆言歸謙素臣奉以 憙
而聞屋宇之制既自崇峻竊聞當復起觀六閒既非
前令之吉且臣亦竊用不安臣聞詩云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創基既垂成命哲王
繼軌世祖恭儉殿下承之固宜奉不寧而自菩造第

過度民歎其勞舜士譏其過尤謗言未弭而又加以
崇修此誠不可不惜先帝背世纔未十年而儉德之
亡國爲其首此又所以慷慨酸心而不敢不盡狂夫
之諫者也按晉魏以來諸侯奢靡第宅滋廣未有如
國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猶云無爲禍始況今猶
崇豐後作爲禍先此又臣所以寤寐憂歎忘寢與食
者也殿下誕應運期首建大國固將黽勉令典貽範
萬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慎今設爲豐奢以示將來子
孫象之又何以能國且先帝勤家如彼其素殿下承

之若此其恭進傷奉國之典退虧隆家之業用之當
身損盛德之舉垂之後嗣非興邦之制一舉而失四
得此古人之所以長太息者也且第宅之過朝野所
議而監司結舌莫敢明言者實以殿下國之昵親朝
所欽重故隱司過之鋒結銃憲之繩耳後世直臣必
將信威明法考制度禮賢愚以此觀有必毀之理苟此
物不可終然誠不如不爲使其無毀也今空設過制
之物而終爲直士之資臣又未見其可也唯殿下思
愚臣之言時命有司必省此舉手懽迓伏用流汗

令中閒表作舍先畫圖呈啓閒數又五木林樗無
他鏤飾示無乃越法奢靡古今無匹也閒外啓作小
樓北望河東公主園宅自不爲觀故便聽之耳今行
者嘆息致朝野之譏耶省奏具載物毀之

○王即位未見賓客羣臣又未講啓宜饗宴通客及引師
○○友文學觀
○○書問道

郎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旣盛德在身又外求諸
物是以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傅風夜勤禮賓
友嘉客講義於前往古來今日閒于耳故知積德廣

而流芳罔極伏惟殿下天資聰叡應期挺秀聖敬敷
聞輝光日新卽位已來仍遭不造大禮雖闋哀故滋
有賓客無接覲之宴師友闕講誦之禮愚臣所以寤
寐永歎而盬懷慷慨者也愚以爲宜發通客之令使朝
士奔走兄之緣又可時與師友之學披觀文籍坐而
論道非學無以聞義非士無以行禮義旣舉羣望
允塞此臣下所以拭目思德音之發者也臣區區所
懷敢以聞

令多喪故乃初未與塋官會同比當請師友文學內

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清遙正是講論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多觀百篇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邵天資秀朗方當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與仰覽千載之籍則神道叡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翰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祿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

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聯五職每聽其言亦懷慊慨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聞大道永播芳風愚臣區區敢獻瞽言

令多病疾難以辭公事爲自力風疾連動故未能用小差當如所陳乞供職忠至之誠輒以存心

與駕北出啓 宜當入朝

郎中令臣雲言殿下自郎第已來既仍多衰故聖體亦恒不安和自不朝見二官已經年載前既比造趙職近又自表出城至五日問訊輒以疾聞臣切所未安愚以此五日與駕宜入朝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清遙正是講論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多觀百篇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邵天資秀朗方當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與仰覽千載之籍則神道叡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翰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祿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聯五職每聽其言亦懷慊慨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聞大道永播芳風愚臣區區敢獻瞽言

令多病疾難以辭公事爲自力風疾連動故未能用小差當如所陳乞供職忠至之誠輒以存心

與駕北出啓 宜當入朝

郎中令臣雲言殿下自郎第已來既仍多衰故聖體亦恒不安和自不朝見二官已經年載前既比造趙職近又自表出城至五日問訊輒以疾聞臣切所未安愚以此五日與駕宜入朝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清遙正是講論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多觀百篇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邵天資秀朗方當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與仰覽千載之籍則神道叡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翰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祿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聯五職每聽其言亦懷慊慨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聞大道永播芳風愚臣區區敢獻瞽言

令多病疾難以辭公事爲自力風疾連動故未能用小差當如所陳乞供職忠至之誠輒以存心

與駕北出啓 宜當入朝

郎中令臣雲言殿下自郎第已來既仍多衰故聖體亦恒不安和自不朝見二官已經年載前既比造趙職近又自表出城至五日問訊輒以疾聞臣切所未安愚以此五日與駕宜入朝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清遙正是講論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多觀百篇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邵天資秀朗方當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與仰覽千載之籍則神道叡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翰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祿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聯五職每聽其言亦懷慊慨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聞大道永播芳風愚臣區區敢獻瞽言

無失況咸等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名使小人用事大道凌替此臣所以慷慨也亂之所興在於小人得親治之所廢在於君子自古廢興治亂由此而已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以愚宜廢明令必罷此等覆察衆士一付泊書則無外之度照光遠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謹隨啓以聞

國人兵多不法啓 宜峻其防以整之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於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爾況其餘乎臣竊以爲宜嚴加禁斷以塞亂源

論曰廣而王者前後所報無蒙寬宥故孌小敢肆其暴虐前與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親信卒泰矯稱突關強市民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悼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僉以泰宜加重戮以戒刑方來軍都督李毐行實奸穢然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奏泰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泰泰之凶狡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切以自今輩醜虎視競爲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凌上賢智鉗口事大農文吉

○書集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與朱光祿書

少長之禮教化所崇中葉陵遲禮廢眷追惟前訓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張光祿書三首

長幼之序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

求思自竭謹奏下敬以藉虔款

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懷德惟新守以側既睎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同骨肉憑賴之懷疑心如結

加蒙顧遇重以傾倒唯亮歸誠石行文敦素儁邃道實茂淑器敏既美思學又快南州良德令者東行旌風自託其音縣絕履接納副其乃心

○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宿草殘棄瞻言令典

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奏下敬以藉虔款

思復采遠庶免悔厶

○○與嚴陵荅

奉詠美音流風綽遠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尚齒之況無茸賢之報抱此采懷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無施是用釋筆歸于神要

○與戴季甫書 敕首

雲頓首頓首惟夏始暑願府館萬福疾病處遠人信希少情問闕替中間曠年瞻慕敬想興言反側隆敦

能自勝柰何柰何江南初平人物失叙當賴俊彥彌
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良沉寶積實未童大朝重
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
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
誨益以惻愴

武陵於荆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
人並爲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士之秋也
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誨語咨嗟未聞每懷
勤企表不盡言

與楊彥明書七首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爲慰時去再在
歲行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已欲熱想自如常
慥慥守限良談未日耿然東望思以叙至及反憤罔
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

陸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
速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
近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爲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春
未獸秋風行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欵懽樂恒乏欵
恰王季楊孝友行素既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其所顧

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高長谷并開懷想親愛寤
寐無忘言撫所悉
彥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別恨恨不可言階塗尚否通
路令塞令人罔然名論兄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顯期
不濬良望耳廬堂之士比迹山欵栖者悲喜唯一人
少明湘公亦不成遷名公之舉且可以爲資然令恨
恨當行行復有宜耳
彥先相疾疾患衛欲增廢深爲恒然行向襄篤疾來
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爲疑然親親所以相卹之一

感耳想勤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既常羸閒來體中亦
恒少賴曰爾勿勿則堪自力未遽待罪會期難冤情
之戀想何勞之多好自愛屢相聞

當侍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汜愛在我尤弘每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耶能少留不世明篤
衡思戀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逢瞻靈丘感
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儷旋已能悟耳而聞其
時情傷往來信理自更繾綣如有信唯不玉音
雲再拜侍郎比侍數會同邪常憶戀此君不慙有殞
此君公私並愴年長而志新齒邁而魯勤家宗美者
也常感其篤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達其至心
雲再拜日月遒邁何一流速衛衷經變思愈深亡靈

處彼黃塘幽曠在遠之億心常愴裂今值痛靡及悠悠
柰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屬情叔父二
兄故尚未達想不久至耳深憂徙際公私哀罔曠離
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寂桑梓雕循且念親各爾分
猥絕筆餘哀不知所次雲再拜
每念彥先情兼剥裂年盛志美今姿可惜舉及不
知心傷也
雲再拜國士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扉遯世立德龍

硯東嶽三讓天下無化邁迹百代所聆高蹤超於先
民盛德稱乎在昔績及延陵繼響馳聲沉淪漂流優
遊上國所音察微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爾言
儼昭烈於孔堂貢武邁功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
繼踵亦爲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充盛今日雖衰未皆
下華夏也來海所及遐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
或生羌狄或在邊域動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東國
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昔昔未如慈雲之
鄙姿志歸丘壟草門閨齋之人日睎天望之誠至於

詔季禮之遐跧結高肝於中夏光東州之幽味流榮
勲於朝野所謂關管以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申不
烈雲再拜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毅克
壯其烈兼詠之道希文尚武潛居以娛其志靜處以
育其神遊步八素之林逍遥德化之園豈如未者牽
曳煩煩世道通明俊乂在官焉使睎世之寶久隱岑
嶮之山逸景之迹永繫幽冥之坂方將車乘回輪東
帛繁錞排金風於太微跨天路以妙觀恢皇網之大
企望也無因親展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萬不敘一雲
再拜雲再拜臣鄉前行陵有小事唯以其聞事已天
了猶以爲願行欲取歸念別方至豫以慇然每相見
未嘗不以大人爲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然兄弟屢
數常存思想令遠分好已爲綱固彥恩寢蒙誘掖
耳無因觀對言不書益心屢亟海以慰遠思雲再拜
雲再拜臣卿在臺高會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
南之貢實真不但貪饌之篠蕩也每會常共歌詠信

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棣手散人日之思立雲
再拜
雲再拜輒宜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黨已見
其意耳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坏想今來得行有
緣侍面耳每得令遠書感頼豐化言歸于款來誨恤
及亦爲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山難集
非頼師友何以自濟願敦惠助爲之光輔臣仁在此
華鄂之望以大人爲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
庵上董集六卷十
也雲再拜

附車茂安書

永白間因王弘季有書恠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
見使爲鄭令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開然老
人及姊自聞此問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
泣不可忍視外甥之申老人真自受恤季甫恒在目
下卒有此役堪家慘感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
來是句章人具說北縣昨有短狐之疾又有沙颯害
人閒此消息倍益憂悲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爲愁

憤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令望來報率永白

荅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大旨不過來兄知賢甥在季甫宮府郡令
尊堂憂勞野姊涕泣下情莫樂家悚感何可爾耶
輒爲足下具說鄧縣上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
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
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
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
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爲陂墻茂草以爲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錢成
雲下鈒成雨既沒既澗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
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
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
而兼葭萎林鳥祭而罝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徼結
罝繞堤容兩溝山放鷹走犬弓琴亂發鳥不得飛狩
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過海浦
隔截曲隈隨湖進退求哦捕魚觸舶赤尾鰅齒比目
不可紀名鱠鱸鯖炙觀鱐石首臛鰽真東海之

俊吠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蜂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
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
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淫湎飲
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
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
身在鄭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南
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
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
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
縣者無不遷擢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
送勿為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真說此意吾不虛言
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車茂安又荅書

永白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意踊躍輒於母前伏讀
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為興詩雖
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
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虢泣懽忭笑也府君入後月
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

荅朱永曜書

弔陳永長書五首

雲頓首頓首哀懷切恒賢弟永曜早喪後德酷痛甚
痛柰何陸上龍頓首頓首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忽遇
此凶問卒至痛心推剥柰何柰何想念篤性哀悼切
裂當可堪言無因展告望企鯁咽財遣表唁悲猥不
次雲頓首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奇隽俶瑋寶姻爾凌群光國
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携手遨遊假樂
此世柰何一朝獨先彫落奔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
痛楚肝懷如割柰何柰何豈況至性何可為心臨書
鯁塞投筆傷情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闊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
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倆
佛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柰
何柰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叙東望貴舍雨
淚沾襟今遣吏并進薄祭不得臨哀追贈切裂辜損

至念書重不知所言永罹素自強健了不知有此患
險戲之災遂不可救豈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
邦家以疾情分異他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奈何
追想遺規不去心目悠悠無期哀至裴裂不知何言
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二首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瑰瑋當光裕大業茂垂勳名奈
何日朝早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胊
心破剥痛當柰何柰何相念夙年奄娶哀艱拔離跋

及當可爲心奉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嗄
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猥不次
書與大君分義欵篤隣隆之愛恩加兄弟憲此烈好
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早世遠聞訃問若喪四體
拊心慟勢肝心如割柰何柰何豈況至性當何可言
今遣吏奉集薄祭不得臨喪以叙悲苦計往人到當
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欷
移書大常府薦張贈
竊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恩和人神莫不

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祚配天地
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膺天人之期
博延俊茂儁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贈茂
德清粹器思深通物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
升桷與抽靈擢於秘宮被金騰於玄夏思樂百氏博
採其珍辭邁翰林若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
迪厲書篇華光靚含哥宰府婆娑公門棲靜廣寶論
虛藏器璆琮襲錦褐衣被玉冕曾泉啟路懸車將邁考

槃下位歲星屢遷繽紳之士具懷佩恨方今太清闢
宇四門啓篇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顓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
贈沉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
纓王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朝之偉器廣樂
九奏必盤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庾子山集十六卷

（北周）庾信撰　（清）倪璠註

年譜一卷總釋一卷

（清）倪璠撰

清康熙崇岫堂刻本

國朝倪璠撰。璠字魯玉，錢塘人。康熙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舍人。是編以吳兆宜所箋庾開府集合勘手以成之，頗傷漏略。乃詳考諸史，作年譜冠於集首。又旁採博蒐，重爲註釋。其中如小園賦前一段本屬散文，而璠以爲用古韻。未免失之穿鑿。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自是人姓名。而信哀江南賦乃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桂華二字，自屬篇名。馮馮翼承天之則二句，乃下章之首。而信黃帝雲門舞歌乃云清野桂馮滿。皆顯然舛誤。璠依違其詞，不加駁正，亦失之附會。然比核史傳，實較吳本爲詳。哀江南賦一篇，引據時事，尤爲典核。集末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並考核年月，證以文苑英華，知爲楊炯之文，誤入信集。雖證亦頗精審，不以稍傷蕪冗爲嫌也。

庾子山集總目
序 題辭
年譜 世系圖
本傳 滕王序
目錄 第一卷 賦
第二卷 賦
第三卷 賦
第四卷 詩
第五卷 樂府
第六卷 歌辭
第七卷 表
第八卷 啓 書
第九卷 連珠
第十卷 誄
第十一卷 敕文 序 傳
庾子山集總目
第十二卷 銘
第十三卷 碑
第十四卷 碑
第十五卷 誌銘
第十六卷 誌銘 墓誌

張天如先生原序

周滕王逌序庾開府集云子山妙擅文詞尤工詩賦誄潘安而碑蔡邕筵楊雄而書阮籍重至矣庾氏家世南陽聲馳北土雖洪筆多出其辭誠藝苑之山嶽詞林之淵府也自滕滅適槃集於新野魏詹闢注於房陵迨之所撰自魏及周著述裁二十卷其南朝舊人雀航之戰創徒先奔蓬才易務任非其器後羈長作荅閟如也及隋文帝平陳所得逸文增多一卷故隋書經籍志稱集二十一卷其所摭拾者大抵揚搉世以文學自業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瞻逸爲太子舍人屢太子勇深禮遇之令注庾信集世

庾子山阻嚼英華獻飫音澤上自天臨下迄開皇江表一文爭相傳誦成勢洪筆多出其辭誠藝苑之山嶽詞林之淵府也自滕滅適槃集於新野魏詹闢注於房陵迨之所撰自魏及周著述裁二十卷其南朝舊人雀航之戰創徒先奔蓬才易務任非其器後羈長作荅閟如也及隋文帝平陳所得逸文增多一卷故隋書經籍志稱集二十一卷其所摭拾者大抵揚搉世以文學自業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瞻逸爲太子舍人屢太子勇深禮遇之令注庾信集世

稱其博物隋史列傳具載其事舊唐書志有集二十卷與本傳合要稱其滕王所撰也庾集在於周隋有此二本矣今其書並已不傳世之所謂庾開府集本宋太宗諸臣所輯分類鳩聚後人抄撰成書故其中多不詮次取而注之文集凡十有六卷并釋其序傳撰年譜世系圖一篇有所脫漏在於末卷總釋訣闕陋識攷云燕石之瑜摘句尋章自哂豹尾之續舉其大略附之篇首云爾

子山精敏博極羣書史傳贊吉尤善左氏觀其序出師之名則靈鈃金僕稱兆亂之子則鑾目狼心星紀

庚辰以忘亡滅之期紀侯鄫子以記出奔之狀車絓覆而馬旋濟甲裳上面而餘皇兔包胥依糈於七日牽有感祭於百年他如走蔡喙則實洗馬放大漸而黃熊赤烏季氏亡則魯不昌子雅喪而姜族弱組織傳文庾爲甲矣自非橫一卷於長頭數寸之極瓣何以御此若夫易禮分王鄭之學尚書別今古之文雖家本江南而學遊河北至於九流七略海上名山遊仙步虛則朝淨紫氣參崖經藏則夜落常星莫不言若泉湧思如飈發此又長振金聲大成之集也

九辯九歌濫觴於戰國二都二京浴日於漢朝先之

以賈馬王楊申之以曹王顏謝文體亦數變矣至若鄴元之注水經楊衒之洛陽伽藍之志佛蓋江表似覺遜之夫南朝綺豔或尚虛無之宗北地根株不刪浮靡之習若子山可謂窮南北之勝稱其文詞則安仁伯喈論其銓敘則令升承疇而今人厭薄此體以難於敘事是謂筆筆對仗字一而不變者也子山之文雖是駢體問多散行譬如鍾王楷法雖非八體六文而意態之閒便已橫生古趣唐之王後盧前亦如庾惰諸家駱賓王差與李嶠等則顏魯公耳至若中晚之單薄宋元之鄙俚漸類墨猪殆又降而益下者與

子山北地羈臣南朝才子若令對梁使依然英蘭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典之國遇合乃所願焉文章蔑云進矣所以屈原宋玉意本宓愁李陵情由哀怨哀江南一篇可以卿其工矣王司空贈周汝南書感此別離顏大夫著覩我牛賦稱其清玫史亦並載其文若此賦則又吳嗣在前而子山之爲魏國先生也其指南梁則以楚事爲辭言西魏多以秦人爲喻念讎而悲濟陽憤正德而晉申子有尚書之多算而事異臥牆有司徒之勤王而身悲逐獵搜神記之五郡兄弟梁家實有其班孝子傳之二州父子南

國適符其數喻王琳於陶侃安置於梁姿循僞述畢昂牛斗原失計於武皇神華龍荒慨無謀於元帝齊秦交患晉鄭焉依陳人帝而鳳飛岳陽附而天醉石頭去矣建業何路可歸鷁首剪緒江陵無家可寄凝招魂之作魂兮歸來狀七哀之詩哀可知矣

哀江南賦序稱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爲主予謂子山入關而後其文篇篇有哀悽悵惋之流不獨此賦而已若夫枯樹斷悲殷仲文婆娑於庭樹邛竹寓憤桓宣武贈禮於楚丘小園篤楚樂志之篇傷心非爲

弱子所賦咏懷之二十七首楚囚若操其琴連珠之四十四章漢將自循其髮吳男徵乃東陵之故侯蕭世怡亦思歸之王子永豐和高志之作武昌思食其魚覩寧發思舊之銘山陽悲嘯其笛何儁躬還宅懷故周尚書連句重別張侍中藏舟終去並爾速懷元淮南寶鼎方歸猶慙全節曾叨有衛翻是故時將軍已築仁威尚贈南朝處士徐孝穆平生舊友一見長辭王子珩故國忠臣千行下淚凡百君子莫不哀其遇而憫其志焉若夫三春七夕之章謝子鴛鴦之賦燈前可出麗人鏡中惟有好面此當時宮體之文而非仕周之所爲作也

西魏所國本是秦都南梁之伐發由安定彼既變亂作周此乃遷南事北終年羈旅榮期竟謂樂茲居怨而臣丘明自然恥此而乃形諸毫翰託擬風騷如疑咏懷二十七首有云惜無萬金產東求滄海君又不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人其悲憤皆此類也晉湖靈運作詩有云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當爲其志是以名士少有自全文章之務最酷周之世宗高祖滕王趙王才藻所擅既已並罹淵雲披覽之餘豈不亦遠乎有如槃盤華之石澗河洛之波瀾合也不亦遠乎有如槃盤華之石澗河洛之波瀾此時尚住鄢陵居負洛而車甘邑臨河而宴安然後其獨悲夜夢明時不諱其在此與原其築室虛館有

足稱已

江南競寫曾與徐陵齊名河北稱才獨有王褒並埒然而高矜初學同時子服之所自首無徒且結桓譚之好徐既永叵齊驅王亦安能並駕是以寫序石於溫子徐則無人類一語於吳質終須削札專標庾氏乞寬假詭無非操戈矛興議高談俠爾縱其導旁文中以爲其文夸誕令狐謂之詞賦罪人彼既未許肩隨而乃勢其臆說若夫非劉總而文心非鍾嶸而詩評品藻之說人稱屢中蹈駁之論予口未可

與圖所載在天有星辰分野在地有山水陰陽禹貢夏書職方周氏班考地理彪志郡國自此南遊五馬北據黃龍地形自爾剖分州鄙參多僑置大抵前承漢魏後歷階唐以是循求差足彷彿自茲而降多不雅馴若夫山河履與陵谷殘遷辭使暨乎尋山夸父逐日今之所遊或非古處笨伯之談爭相標榜以爲古人某地即今某處驗諸前典正復不然是猶登華嶽者望蓬瀛以爲途適於越者指沙漠而爲路求其

遷居新野天開地軸以劈鬥之神華沙起杵飛以志其
遷徙刺梁益則漢武求仙郡湊中而劉封失策序其
往古之跡也趙王鎮蜀則延閻蔽蔭千尋鄴則石
閻玉鼓稱其前後所歷也雪圃涼州俱有伏龍崑崙
霍山各分天柱吉鄂坂而南北異途遂城而無韓
易地命赤山之蔡倍或借天孫北太壹於金陵同稱
地肺玉帳明月船自簡文之作而知其必在江南虎
踞龍盤本出張勃之書而或者妄稱蜀志又如張遼
赤壁葛延凡都則疑似之間也目廣漠爲長松指雖
陽於宋國則今古之別也豫章統以歷陵而稱歷陵
之木濤沱在於安平而號安平之河凡此實搜求
敢云翔實乎

禮記生而命名史傳兼稱小字中朝名宿荀子阿奴
南國詞人范博謝客是以昔時王子比今北間成
王如此日可徙對以當年狐假若使連名引古點鬼
之簿何爲別體稱今小名之錄已志他如柳名申子
青州似彼齊奴孟字荀娘文園亦稱犬子復有氏彼
邑居尊之若上張封壯武羊邑南城征南鎮北之名
護軍尚書之號無非因事推許本是隨文稱述
賦詩雖取斷章然一篇之文春秋謂之

辭諸人文章出於庾信之手蓋當時上遵鄭氏河北
之學徐遵明之遺訓也若夫七世之說本是王肅之
改稱九廟之制亦自劉歆之語說嘗案古文尚書如
左傳所載杜氏稱逸書者眞古文也餘皆諸子之學
呂氏春秋云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若使連名引古點鬼
可以生謀高誘曰逸書喻山大水大牛大物廟者鬼
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廟觀物之怪異也按逸
書如此自漢以後皆習今文尚書孔安國所注古文
遭巫蠱不傳肅竊託言出自屋壁
貧難鄭若果七世親德咸陽市門千金其兩致乎肅

之妄也若夫三廟不毀與四親廟而七惟周始有其數漢武喜功實爲流毒殯葬之期以應廟數豈云得禮王肅本此說書遂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共七廟而九歟惟滋一時之議肅則亂萬世之經後周憲章其功大矣六卷之文或載辯於弁首或附議於篇末無非本諸經疏未敢肆其筆端者也

魏楷之緐舊闕殘編參差之體間多烟爵其或字本舊遺或作原闕不有虛虎三書魚一變或音同而字異或半類而全非如二王一郗三清四說謝中郎

畿佞佛佞道本是二何舍利弗爲大事因緣殷勤三請乃有訛爲二王之音易以三清之字胡組而書故組任胡而誤任延廣漢流寓公廣漢之都枝江有碑不混板楯之弩雖遷原字仍定正文其或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亦必矯正以懲其謬至於一事所出諸書並載或此詳而彼略或先源而後委要欲處處見之非關重復也又有一姓雙名兩人同地京兆有逸鳳繼題或者即是子韶寒庵本王季所因此鄉亦留箕子今雖無考古或有書諸所擬詞愧云爲論仰如蔚宗作書之始兩漢自有諸家唐皇稱制以前二彼此互分詳略書之不傳亦有命也宁嘗於十七史之外欲遍勘諸史別部本坚中郎之盡與是所矣

秦儒出谷金鏡又以數考漢文於漢志或有未盡存其本況復東窗抄撰疑趾校書後遘絕倫羣書博覽求之當世未覩半豹之斑覓有後人翻識全牛之體百川皆到非容涸而知五技易窮不過滿腹而止諸所闕疑自安疎

男瀕矢淳校

梁武帝

天監十二年 癸巳

梁書本紀曰帝諱行齊同承淮陰令整之後督雍州刺史永元二年東昏南康上即帝位二月加征東將軍封建安郡公三月進爵為梁公備九錫之禮四月即位於南郊大赦改元追尊二祖為帝廟曰高祖武帝監元年夏四月即位於修陵

武帝即位之十二年大歲丁亥十六年癸巳之歲在癸巳之又十年也陸倕新刻漏銘門天成云天監六年歲在丁亥以漏刻不精太史二年乙酉詔依古法更造銅壺考課漏刻以王迪序是年已亥

天監十三年 甲午

秋七月乙巳下詔曰武陵上王舊天監十三年其後務恢境宇多有析置至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

天監十四年 乙未

是歲魏明帝崩照宗元年

天監十五年 丙申

天監十六年 丁酉

春絡繹錦者不得行乖仁恕宗廟以雞鴨用蔬菜代以麪鴨血食帝終不從故武帝弱冠釋教實起於此

天監十七年 戊戌

夏帝於無碍殿受佛戒

普通元年 庚子

是歲魏正光元年

普通二年 辛丑

是年簡文帝初受菩提記萬安王為雍州刺史信受眉吾子自往受菩提記眉吾人名沙門天竺人也

普通三年 壬寅

普通四年 癸卯

普通五年 甲辰

普通六年 乙巳

是歲魏孝昌元年

普通七年 丙午

大通元年 丁未

本紀云初帝創同泰寺以其義兼通泰也協同奉泰自是晨夕講說多設法會大通元年幸同泰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此門二月幸未幸及門名及門額皆帝所題中大通元年幸同泰寺捨身和同泰寺為大通元年幸同泰寺子時有改元也此門額皆帝所題中大通元年幸同泰寺捨身和同泰寺為大通元年幸同泰寺子時有改元也此門額皆帝所題中大通元年幸同泰寺捨身和同泰寺為大通元年幸同泰寺子時有改元也

大通二年　戊申

是年春魏明帝崩皇太子詡立是爲孝武帝朱榮推奉孝武帝於河内魏大都督渤海王高歡亦舉兵應之是爲永安元年

中大通元年　己酉

六月都下疫甚帝以身爲牺牲祈福疫氣乃息八月朱榮趨洛陽孝武帝出奔長安九月帝至長安庚信也兵與焉

一億萬爲億萬億爲兆

帝乃論

中大通二年　庚戌

夏四月孝武帝寺設平等會是歲魏莊帝永安三年秋七月帝崩于崇訓佛寺葬禮甚儉

奔高都長廣王深等議以山陵所費不可勝計遂從儉約

號建明集中書侍誦議定謚曰莊帝

三

庚子山年譜

中大通三年　辛亥

夏四月皇太子薨六月立昭明太子子獻爲梁王秋七月丙子朔帝幸同泰寺設平等會是歲魏莊帝永安三年

大同五年 己未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柳虬聘於東魏

大同六年 庚申

秋東魏人來聘遣散騎常侍陸曼于報聘

大同七年 辛酉

夏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裴寧報聘

冬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劉孝儀報聘十二月於西城西十里築土山以臨城中謂之降虹臺

大同八年 壬戌

春安成郡人劉敬躬聚衆反攻破臨川郡執太守宋嶷

秋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徐君房報聘

冬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同九年 癸亥

春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裴讓之報聘

是年也 時年十有二

庚子山年譜 六

大同十年 甲子

春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李諧報聘

夏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崔劼報聘

秋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李業興報聘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元整報聘

大同十一年 乙丑

夏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陸卬報聘

秋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王元規報聘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魏收報聘

大同十二年 丙寅

春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元瑾報聘

夏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李渾報聘

秋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崔儦報聘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李諧報聘

中大同元年 丙寅

夏四月高祖崩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秋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裴讓之報聘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徐君房報聘十二月東魏大將軍渤海王高歡薨

庚子山年譜 七

有侯景之亂矣

學士約建康令

年三十有四

太清元年 丁卯

春正月東魏相勃海王高歡薨以景代歡爲大將軍封河南王紀進號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夏四月庚午以景東魏相勃海王高歡薨以景代歡爲大將軍封河南王紀進號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故東魏相勃海王高歡薨以景代歡爲大將軍封河南王紀進號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秋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元整報聘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李諧報聘

大同十一年 乙丑

夏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元整報聘

秋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李諧報聘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魏收報聘

大同十年 甲子

春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李諧報聘

夏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崔劼報聘

秋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李業興報聘

冬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同九年 癸亥

春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裴讓之報聘

是年也 時年十有二

庚子山年譜 六

大同八年 壬戌

春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裴寧報聘

夏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陸曼于報聘

秋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劉孝儀報聘十二月於西城西十里築土山以臨城中謂之降虹臺

大同七年 辛酉

秋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徐君房報聘

冬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柳虬聘於東魏

大同六年 庚申

秋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陸曼于報聘

大同五年 己未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元瑾報聘

賊云於七月使侯景自横江南岸及之解圍而退景之大敗實在是年也

戊辰　梁太清二年　魏孝静帝興和四年　東魏天平五年　西魏大統十四年

春正月東魏王以軍士謀叛殺之

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景陷建康宮城遂囚梁武帝及簡文帝侯景自稱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天柱將軍領大行臺錄尚書事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六月景廢帝自立

秋七月景殺梁武帝

八月景殺簡文帝

冬十月景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天正

是年梁湘東王繹即位於江陵

己巳　梁太清三年　魏孝静帝興和五年　東魏天平六年　西魏大統十五年

春正月景殺梁豫章王棟

二月景殺梁邵陵王綸

三月景殺梁南平王大心

夏四月景殺梁晉安王大臨

五月景殺梁武陵王紀

六月景殺梁湘東王世子方等

秋七月景殺梁尚書僕射王克

八月景殺梁吏部尚書謝禧

九月景殺梁尚書左僕射柳津

冬十月景殺梁尚書右僕射劉哲

十一月景殺梁尚書左丞庾信

十二月景殺梁尚書右丞王冲

是年梁元帝即位於江陵

庚午　梁太清四年　魏孝静帝興和六年　東魏天平七年　西魏大統十六年

春正月景殺梁太子大器

二月景殺梁太子大成

三月景殺梁太子大封

夏四月景殺梁太子大訓

五月景殺梁太子大摯

六月景殺梁太子大威

秋七月景殺梁太子大昕

八月景殺梁太子大球

九月景殺梁太子大荘

冬十月景殺梁太子大圜

十一月景殺梁太子大赤

十二月景殺梁太子大石

是年梁元帝殺其子方諸

辛未　梁太清五年　魏孝静帝興和七年　東魏天平八年　西魏大統十七年　梁元帝承聖元年　陳武帝永定元年

春正月景殺梁太子大寶

二月景殺梁太子大義

三月景殺梁太子大保

夏四月景殺梁太子大器

五月景殺梁太子大成

六月景殺梁太子大封

秋七月景殺梁太子大訓

八月景殺梁太子大摯

九月景殺梁太子大威

冬十月景殺梁太子大昕

十一月景殺梁太子大球

十二月景殺梁太子大荘

是年梁元帝殺其子方諸

壬申　梁承聖元年　魏孝静帝興和八年　東魏天平九年　西魏大統十八年　梁元帝承聖元年　陳武帝永定元年

春正月景殺梁太子大寶

二月景殺梁太子大義

三月景殺梁太子大保

夏四月景殺梁太子大器

五月景殺梁太子大成

六月景殺梁太子大封

秋七月景殺梁太子大訓

八月景殺梁太子大摯

九月景殺梁太子大威

冬十月景殺梁太子大昕

十一月景殺梁太子大球

十二月景殺梁太子大荘

是年梁元帝殺其子方諸

簡文帝

承聖元年　梁元帝即位於江陵

安陸王紹大殺梁太祖諸子

大寶元年　庚午　梁承聖三年　魏孝静帝興和八年　東魏天平九年　西魏大統十八年　梁元帝承聖元年　陳武帝永定元年

春正月景殺梁太子大寶

二月景殺梁太子大義

三月景殺梁太子大保

夏四月景殺梁太子大器

五月景殺梁太子大成

六月景殺梁太子大封

秋七月景殺梁太子大訓

八月景殺梁太子大摯

九月景殺梁太子大威

冬十月景殺梁太子大昕

十一月景殺梁太子大球

十二月景殺梁太子大荘

是年梁元帝殺其子方諸

大寶二年　辛未　梁承聖四年　魏孝静帝興和八年　東魏天平九年　西魏大統十八年　梁元帝承聖元年　陳武帝永定元年

春正月景殺梁太子大寶

二月景殺梁太子大義

三月景殺梁太子大保

夏四月景殺梁太子大器

五月景殺梁太子大成

六月景殺梁太子大封

秋七月景殺梁太子大訓

八月景殺梁太子大摯

九月景殺梁太子大威

冬十月景殺梁太子大昕

十一月景殺梁太子大球

十二月景殺梁太子大荘

是年梁元帝殺其子方諸

承聖三年

甲戌

運駿以王以紀城緜緜是徙是疆大邇巳東都建入漕巳方　御月帝壯老九帝戊命武帥月不戌焚陵聚弈從尉猛王斬置賦遲事紀今郊云邇紀軍肥元既千賦个賦建無匱云所及謀　荊殷謂將於僕門七齊那肉射遣月交集食王履武

臣等於平山戰賀魏魂臣敢遊於緜緜也非遠北也延駿之等所望請飄是徙於從是緜緜也非遠北也絕步所望汙於從是緜緜也

感帝云第二窮一年于

爲州襄友北爲華華九以帝云第二窮一年于爲州襄陽爲州華華九以帝云第二窮一年于爲州都長東爲州秩第二窮一年于爲州都長東爲州鄭北亦一年于爲州南爲州鄭北亦一年于爲州南爲州鄭北亦一年于

南利州荒州爲州襄爲東巴潮爲州江州漢州埤爲州頗州州隨州爲州襄爲東巴潮爲州江州漢州埤爲州頗州州隨州爲州襄爲東巴潮爲州江州漢州埤爲州頗州

錄於六百州州爲路錄於六百州州爲路錄於六百州州爲路

所錄於此立組人而父又良罰廢錄於此立組人而父又良罰廢錄於此立組人而父又良罰廢

界七月又安遠處又月父七界七月又安遠處又月父七界七月又安遠處又月父七

之驅萬衆軍統師是審人寅關所界之驅萬衆軍統師是審人寅關所界之驅萬衆軍統師是審人寅關所

爲利之驅爲利之驅爲利之驅

借爲人寅關所界七月又安遠處又月父七

家棚慧卡東是爲如審統師是審人寅關所界七月又安遠處又月父七

作家棚慧卡東是爲如審統師是審人寅關所界七月又安遠處又月父七

不作家棚慧卡東是爲如審統師是審人寅關所界七月又安遠處又月父七

敬帝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隨大將軍大都督有二尋進

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有二尋進

臣等於平山戰賀魏魂臣敢遊於緜緜也非遠北也絕步所望汙於從是緜緜也

臣等於平山戰賀魏魂臣敢遊於緜緜也非遠北也絕步所望汙於從是緜緜也

梁九以帝子詳本也承紀曰帝二帝方智一迎月字慧山年相小字年帝十爲了九太月帝太江於追於論子色丕敬號言制太十方智一迎月字慧山年相小字年帝十爲了九太月帝太江於追於論子色丕敬號言制太十方智一迎月字慧山年相小字年帝十爲了九太月帝太江於追於論子色丕敬號言制太

恭紹元年　乙亥

即承聖東陽納爲皇太陽子改四陽建太月容月陳天劉較通建太月容月陳天劉較通建太月容月陳天劉較通

即承聖東陽納爲皇太陽子改四陽建太月容月陳天劉較通建太月容月陳天劉較通

元僧之尊爲帝皇太陽子改四陽建太月容月陳天劉較通

僧之尊爲帝皇太陽子改四陽建太月容月陳天劉較通

僧之尊爲帝皇太陽子改四陽建太月容月陳天劉較通

元僧之尊爲帝皇太陽子改四陽建太月容月陳天劉較通

事震州刺史

太平元年 丙子

九月大赦改元是歲魏文帝崩以殺其母故不稱帝子公主薨于政寧宮公主名令儿宣帝女適周大將軍大司馬晉公護子譚也公主生而穎悟六歲能誦尚書大義及長有才識事舅姑以孝聞于時周公護執政內外庶事皆決焉公主每有諫諍輒從容開導多所匡益公護雖不悅而敬憚之公護嘗有疾公主親調湯藥晝夜不離側公護感其意遂改容謝之自是禮敬彌重公主亦以此自負每有大事輒與公護參決之公護亦以此重公主之言公主有十之四五也

太平二年 丁丑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三

庚子山年譜 四

太平二年 丁丑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是歲陳文帝天嘉元年

是歲魏廢帝元年

周明帝 二年 戊寅

明帝卽位之二年也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是月梁敬帝禪位于陳十一月辛丑梁亡

周明帝 二年 戊寅

明帝卽位之二年也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是月梁敬帝禪位于陳十一月辛丑梁亡

庚子山年譜 五

武成元年 己卯

弘農郡公突爲冢宰晉公護入朝稱疾不出公護已總百揆四海之內莫不畏服公護以天下之重任己之親寄內外機務事無大小皆悉委決公護每入朝見帝常正坐不爲之興公護每事必先啓聞然後敢行人臣之禮公護無不盡之

武成元年 己卯

弘農郡公突爲冢宰晉公護入朝稱疾不出公護已總百揆四海之內莫不畏服公護以天下之重任己之親寄內外機務事無大小皆悉委決公護每入朝見帝常正坐不爲之興公護每事必先啓聞然後敢行人臣之禮公護無不盡之

庚子山年譜 六

武成二年 庚辰

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是月突薨于冢宰府公薨後帝親臨弘農郡公考古圖云用無鐵之代銅器多入古墓所出銅器皆是古物無復銅器之名今人以銅器爲鐵器之名非也小名統萬突大明帝之子也大統十四年封

保定元年辛巳

周書本紀曰大統九年宇文泰將討稽胡出鎮州公制州郡之制以周公所以輔相成王故名州焉公所統軍人皆世襲領之謂之部曲將帥則公之親戚腹心也公薨世宗嗣位二年分置六官建官惟賢不必備員因事設職不須定數其後或置或廢或合或分隨時變改不可詳載

庚子 二年 詔

今正月以人神初革甲子更新可大赦改建元為保定元年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賢能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所以學之者一也故曰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所以為教之序則有大小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小學之道在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在孝悌忠信之行在博學於文在約之以禮在格其非心在正其義不謀其利在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其小大之序也

保定二年壬午

按史三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年不書日蓋闕文也

南斗五之殷卿難日為下洗午歲在甲午殷賜日有食之於東各有差

十北六以月日是有以華辛洗

一通月獻景華月兩詳林中影

月新乙集年林景辛改閱馬置

陳之酉中封焉寅年武焉朔洗

遣此是有室射文是帝朔賦州

使部百為子在八年時遂云

武帝甲午歲在殷賜日有食之於東各有差蓋以日在析木辰星與歲星合於大火故知是歲在析木之次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分野以觀妖祥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國以觀其吉凶是歲歲星在析木之次而與辰星合於大火故知是歲在析木之次也周禮保章氏

保定五年　乙酉

天和元年　丙戌

天和二年　丁亥

天和三年　戊子

天和四年　己丑

天和五年 庚寅

七月以柱國、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隨國公楊忠為大都督、涇州總管、信作。十月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涇州刺史一周薨。

十一月五日有事於北郊。

大將軍趙平原公於北郊築壇。

天和六年 辛卯

正月詔柱國、齊國公宇文憲、大將軍、梁公侯莫陳崇、大將軍、越國公楊忠、大將軍、大都督涇州刺史一周薨。

二月八日周大都督涇州總管楊林伯二釋文信作是碑文辛卯月進已朔二十日庚申葬。

建德元年 壬辰

春正月論功行賞。

二月以大將軍、大都督、涇州刺史、隨國公楊忠為太保、大將軍、梁公侯莫陳崇為大司馬、大將軍、齊公宇文憲為大司空、大將軍、趙王招為大司徒、大將軍、越王盛為大宗伯、大將軍、滕王逌為大司寇、大將軍、譙王儉為大司馬、大將軍、申國公李穆為大司空、大將軍、許國公宇文貴為大司徒、大將軍、神武公竇熾為大宗伯、大將軍、小司寇元偉為小司寇、大將軍、小宗伯趙剛為小宗伯、大將軍、納言盧柔為納言、大將軍、內史王軌為內史、大將軍、御正杜杲為御正、大將軍、司會長孫儉為司會、大將軍、司武宇文神舉為司武、大將軍、司憲元孝矩為司憲、大將軍、小內史柳慶為小內史、大將軍、少御正宇文孝伯為少御正、大將軍、少司會韋夐為少司會、大將軍、少司武侯莫陳瓊為少司武、大將軍、少司憲李昶為少司憲、大將軍、小納言韋孝寬為小納言、大將軍、內史上大夫薛慎為內史上大夫、御正上大夫宇文善為御正上大夫、大司馬上大夫尉遲運為大司馬上大夫、大司空上大夫楊薦為大司空上大夫、大司徒上大夫長孫紹遠為大司徒上大夫、大宗伯上大夫辛彥之為大宗伯上大夫、大司寇上大夫宇文孝伯為大司寇上大夫、小司寇上大夫韋瑱為小司寇上大夫、小宗伯上大夫趙文表為小宗伯上大夫、納言上大夫韋世康為納言上大夫、內史中大夫李德林為內史中大夫、御正中大夫宇文孝伯為御正中大夫、大司馬中大夫楊尚希為大司馬中大夫、大司空中大夫元岩為大司空中大夫、大司徒中大夫長孫平為大司徒中大夫、大宗伯中大夫辛彥之為大宗伯中大夫、大司寇中大夫宇文孝伯為大司寇中大夫、小司寇中大夫韋瑱為小司寇中大夫、小宗伯中大夫趙文表為小宗伯中大夫、納言中大夫韋世康為納言中大夫、內史下大夫李德林為內史下大夫、御正下大夫宇文孝伯為御正下大夫、大司馬下大夫尉遲運為大司馬下大夫、大司空下大夫楊薦為大司空下大夫、大司徒下大夫長孫平為大司徒下大夫、大宗伯下大夫辛彥之為大宗伯下大夫、大司寇下大夫宇文孝伯為大司寇下大夫、小司寇下大夫韋瑱為小司寇下大夫、小宗伯下大夫趙文表為小宗伯下大夫、納言下大夫韋世康為納言下大夫、內史上士李德林為內史上士、御正上士宇文孝伯為御正上士、大司馬上士尉遲運為大司馬上士、大司空上士楊薦為大司空上士、大司徒上士長孫平為大司徒上士、大宗伯上士辛彥之為大宗伯上士、大司寇上士宇文孝伯為大司寇上士、小司寇上士韋瑱為小司寇上士、小宗伯上士趙文表為小宗伯上士、納言上士韋世康為納言上士、內史中士李德林為內史中士、御正中士宇文孝伯為御正中士、大司馬中士尉遲運為大司馬中士、大司空中士楊薦為大司空中士、大司徒中士長孫平為大司徒中士、大宗伯中士辛彥之為大宗伯中士、大司寇中士宇文孝伯為大司寇中士、小司寇中士韋瑱為小司寇中士、小宗伯中士趙文表為小宗伯中士、納言中士韋世康為納言中士、內史下士李德林為內史下士、御正下士宇文孝伯為御正下士、大司馬下士尉遲運為大司馬下士、大司空下士楊薦為大司空下士、大司徒下士長孫平為大司徒下士、大宗伯下士辛彥之為大宗伯下士、大司寇下士宇文孝伯為大司寇下士、小司寇下士韋瑱為小司寇下士、小宗伯下士趙文表為小宗伯下士、納言下士韋世康為納言下士

建德二年 癸巳

六月己巳朔大祠太子廟 庚午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辛未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甲申 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若涉淵冰今百姓安業四海無虞而陰陽不和災害屢降豈朕政刑有所未協將百官之職有所曠歟其令公卿百僚各上封事極言朕過 乙酉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丙戌 以尚書右僕射徐邈爲尚書左僕射 丁亥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戊子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己丑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右僕射 庚寅 以尚書令公孫顯爲太子詹事 辛卯 以尚書左僕射徐邈爲尚書令 壬辰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癸巳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甲午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乙未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丙申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丁酉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戊戌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己亥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庚子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辛丑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壬寅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癸卯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甲辰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乙巳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丙午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丁未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戊申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己酉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庚戌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辛亥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壬子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癸丑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甲寅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乙卯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丙辰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丁巳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戊午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己未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庚申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辛酉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壬戌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癸亥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甲子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乙丑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丙寅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丁卯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戊辰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己巳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庚午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辛未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壬申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癸酉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甲戌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乙亥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丙子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丁丑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戊寅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己卯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庚辰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辛巳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壬午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癸未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甲申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乙酉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丙戌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丁亥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戊子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己丑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庚寅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辛卯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壬辰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癸巳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甲午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乙未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丙申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丁酉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戊戌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己亥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庚子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辛丑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壬寅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癸卯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甲辰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乙巳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丙午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丁未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戊申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己酉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庚戌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辛亥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壬子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癸丑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甲寅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乙卯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丙辰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丁巳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戊午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己未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庚申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辛酉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壬戌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癸亥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甲子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乙丑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丙寅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丁卯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戊辰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己巳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庚午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辛未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壬申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癸酉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甲戌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乙亥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丙子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丁丑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戊寅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己卯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庚辰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辛巳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壬午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癸未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甲申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乙酉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丙戌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丁亥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戊子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己丑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庚寅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辛卯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壬辰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癸巳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甲午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乙未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丙申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丁酉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戊戌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己亥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庚子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辛丑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壬寅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癸卯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甲辰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乙巳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丙午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丁未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戊申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己酉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庚戌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辛亥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壬子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癸丑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甲寅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乙卯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丙辰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丁巳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戊午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己未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庚申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辛酉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壬戌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癸亥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甲子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乙丑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丙寅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丁卯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戊辰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己巳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庚午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辛未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壬申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癸酉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甲戌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乙亥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丙子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丁丑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戊寅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己卯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庚辰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辛巳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壬午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爲尚書令 癸未 以尚書右僕射王忠爲尚書左僕射 甲申 以國子祭酒公孫顯爲尚書右僕射 乙酉 以太子詹事徐邈爲尚書令 丙戌 以尚書左僕射王忠爲太子詹事 丁亥 以尚書右僕射公孫顯爲尚書左僕射 戊子 以國子祭酒王忠爲尚書右僕射 己丑 以太子詹事王忠爲國子祭酒 庚寅 以尚書令徐邈爲太子詹事 辛卯 以尚書左僕射公孫顯

宣政元年　戊戌

正月壬午行幸河陽三城甲申大赦改元宣政乙酉以東都留守陳王純爲太尉丙戌以前東都留守越王侗爲太保丁亥以前東都留守代王侑爲大司空己丑以前東都留守趙王杲爲大司馬庚寅以前東都留守齊王暕爲內史令辛卯以前東都留守河南尹樊子蓋爲納言壬辰以前東都留守光祿大夫段文振爲左翊衛大將軍癸巳以前東都留守金紫光祿大夫宇文述爲右翊衛大將軍甲午以前東都留守左光祿大夫宇文化及爲左武衛大將軍乙未以前東都留守右光祿大夫宇文智及爲右武衛大將軍丙申以前東都留守左驍衛大將軍衛玄爲右驍衛大將軍丁酉以前東都留守右屯衛大將軍雲定興爲左屯衛大將軍戊戌以前東都留守左候衛大將軍獨孤盛爲右候衛大將軍己亥以前東都留守右候衛大將軍麥鐵杖爲左衛大將軍庚子以前東都留守左衛大將軍張須陀爲右衛大將軍辛丑以前東都留守右衛大將軍

庚子　山年譜

州常山郡置恒州分置滿城縣屬恒州癸巳幸洛陽分并州上黨郡置潞州辛卯幸并州詔於上黨及長春宮置大將軍二軍二月丙午行幸河東郡置蒲州分置絳郡置絳州分置稷山縣屬絳州分置清源縣屬晉州分置龍門縣屬絳州分置汾陰縣屬絳州分置萬泉縣屬絳州分置河津縣屬絳州分置臨晉縣屬蒲州分置虞鄉縣屬蒲州分置解縣屬蒲州分置安邑縣屬蒲州分置河東縣屬蒲州分置猗氏縣屬蒲州分置永樂縣屬蒲州分置芮城

大定元年　辛丑

隋開皇元年

十月壬午改大象二年爲大定元年二月庚申隋王楊堅爲相國總百揆封隋公九錫之禮甲子隋公楊堅稱尊號國號大隋改元開皇大赦天下改周曆爲隋曆以正朔易服色乙丑以相州之安陽鄴之臨漳成安肥鄉廣平曲周南和平鄉堯山等縣爲毅州以鄴都之武安磁州之滏口水牛邯鄲臨水武安鼓城等縣爲洺州以趙郡之平棘柏人高邑贊皇昭慶等縣爲趙州以恒州之真定藁城鹿泉井陘等縣爲恒州以定州之無極鼓城等縣爲定州以冀州之信都堂陽武邑阜城等縣爲冀州以瀛州之河間樂壽景城等縣爲瀛州以滄州之清池饒安臨津等縣爲滄州以幽州之薊縣昌平等縣爲幽州以營州之柳城遼西等縣爲營州以青州之北海高陽等縣爲青州以齊州之歷城臨邑等縣爲齊州以兗州之瑕丘泗水等縣爲兗州以豫州之汝陽上蔡等縣爲豫州以洛州之河南洛陽等縣爲洛州以陝州之陝縣平陸等縣爲陝州以華州之華陰潼關等縣爲華州以同州之馮翊蒲城等縣爲同州以岐州之雍縣扶風等縣爲岐州以秦州之上邽隴城等縣爲秦州以涇州之安定保定等縣爲涇州以寧州之彭原定安等縣爲寧州以敷州之鄜城洛交等縣爲鄜州以延州之膚施金明等縣爲延州以綏州之上縣大斌等縣爲綏州以銀州之儒林真鄉等縣爲銀州以夏州之朔方岩綠等縣爲夏州以靈州之回樂靈武等縣爲靈州以涼州之姑臧昌松等縣爲涼州以甘州之張掖酒泉等縣爲甘州以肅州之福祿會水等縣爲肅州以瓜州之晉昌常樂等縣爲瓜州以敦煌之敦煌效穀等縣爲敦煌郡以鄯州之湟水龍支等縣爲鄯州以廓州之化隆合川等縣爲廓州以河州之枹罕大夏等縣爲河州以鄯州之鄯城廓州之湟水等縣爲鄯州以洮州之臨潭美相等縣爲洮州以岷州之溢樂和政等縣爲岷州以疊州之合川等縣爲疊州以宕州之宕昌懷道等縣爲宕州以扶州之同昌等縣爲扶州以利州之綿谷嘉川等縣爲利州以劍州之普安陰平等縣爲劍州以巴州之化城盤道等縣爲巴州以渠州之流江等縣爲渠州以遂州之方義等縣爲遂州以資州之盤石等縣爲資州以普州之安岳等縣爲普州以榮州之旭川等縣爲榮州以瀘州之瀘川等縣爲瀘州以戎州之僰道等縣爲戎州以嶲州之越巂等縣爲嶲州以昆州之昆明等縣爲昆州以協州之平夷等縣爲協州以黔州之彭水等縣爲黔州以涪州之涪陵等縣爲涪州以忠州之臨江等縣爲忠州以萬州之南浦等縣爲萬州以夔州之奉節等縣爲夔州以開州之開江等縣爲開州以施州之清江等縣爲施州以辰州之沅陵等縣爲辰州以沅州之盧陽等縣爲沅州以錦州之卢陽等縣爲錦州以叙州之宜賓等縣爲叙州以戎州之僰道等縣爲戎州以嶲州之越巂等縣爲嶲州以昆州之昆明等縣爲昆州以協州之平夷等縣爲協州以黔州之彭水等縣爲黔州以涪州之涪陵等縣爲涪州以忠州之臨江等縣爲忠州以萬州之南浦等縣爲萬州以夔州之奉節等縣爲夔州以開州之開江等縣爲開州以施州之清江等縣爲施州以辰州之沅陵等縣爲辰州以沅州之盧陽等縣爲沅州以錦州之卢陽等縣爲錦州以叙州之宜賓等縣爲叙州

庚子山年譜　卷　五　丟

歲晉安王爲皇太子與父肩吾及東海徐摛摛子陵並爲抄撰學士宮中號徐庾體大同六年子戊三十歲爲鄖州別駕時安城郡人劉敬躬友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深爲武帝所賞遂擒敬躬斬之郡市大同十一年乙丑三十二歲爲通直散騎常侍與徐君房聘于東魏中大同元年丙寅三十四歲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太清二年戊辰年三十六遇侯景之亂倘文帝命以本官率宮中文武千人營朱雀航北景至以衆先退遂爾西奔至大寶二年辛未三十九歲夏四月途過侯景襲鄖之兵潛跡江夏景退至鄖州時刺史蕭答胄爲幼童與接信甚薄是年秋奔江陵元帝遭父喪時年四十承聖元年壬申四十一歲轉右衛將軍襲爵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十二歲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是年魏師入郢特蒙禮送由是烝烝色養矣即以是年仕魏拜侍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敬帝太平元年魏恭帝之三年也

庚子山年譜　卷　五　丟

魏嚞周二年梁亦罷陳於是陳帝踐阼時年四十有五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周閔帝卽世明帝立帝好文學深加優禮武成二年四十七歲與王褒庾季才等並爲麟趾學士得預校書俄升洛州刺史明帝崩武帝立亦復好之如明帝焉建德四年陳之太建七年也南北通好陳氏乃請王褒及信十數人商搉舊好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遊惰而不遣時年已六十四矣建德六年猶治洛州尋徵爲司宗中大夫

宣帝大象元年巳亥六十七歲以疾去職是年滕王
逌撰集二十卷靜帝大定元年卽開皇元年辛丑
六十有九卒自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至隋開皇元年
凡六十九年讀四十五歲敬帝太平二年以
上梁永亡時皆取南朝正朔每年附錄東西二魏及
岳陽西附江陵立故上之仇陳氏南遷建鄴蹈襲王
之轍于山旣餐周粟北二十三年用後周年號末附
梁陳二主猶魏志也信仕周位望通顯凡歷二十八
年以壽終信事母以孝聞惟丁母憂未詳何年其孝
悌毀至曾爲晉公所嘆嘗在護誅之四雖德以上事

也餘備列年譜南北二史凡于子山集中有相發明
者亦兼及之昔漢有二帝魏稱三祖求之異代且曰
才難信在江南則有梁武帝二子簡文元帝及過江
北則有周太祖二子世宗高祖竝新情艷發雅辭雲
委又得滕趙諸王周旋款至皆一時之俊君臣酬唱
之際文人遇合可謂至矣

庾氏世系圖

庾滔

[genealogy diagram]

庾氏世系圖

[genealogy diagram]

道驤 各文 爭 西 易 土齊 徵

於陵 字子介 爲刺 荊 州 卜 子 文 史 十 卷

點 字子 書 之 子 有 仁 采

肩吾 字 慎之 子 慎 采 敬 騎 已

錢唐倪璠學巳編

璐曰昔者寧庾命氏在于專場門陵者如盛于晉代入南陽取樊氏之戚在史籍可得稱陂遜江陵基宋事之宅遂昌而下子山入關已後又馬若夫王行先生死與微士弊名與收奕前校書肆盟於滑凡歷八世兩人相孫行狀府吾璞文特爲於略同奕黔婁兄弟清節文章孝友庾風流所以跨躡陵友愛又有良子文藝自過此小

庾信本傳 北史 李延壽撰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周書本傳北史庾父肩吾周書有傳見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並商史有傳肩吾幼而俊邁聰敏絕人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頗然有過人者梁太子中庶子梁書昭明太子傳云又有晉安王綱東宮學士梁書簡文帝紀云又有晉安王綱東海徐摛侯石侍學摛子陵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最異北徐庾體號

北史曰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晉安王綱爲太子時引摛入侍東宮摛文體既別於常人謂之徐體摛子陵亦工屬文綺艷故世號徐庾體陵字孝穆王僧孺之外孫幼聰敏七歲誦古詩百餘篇及長博覽群書善屬文梁簡文在東宮撰玉臺新詠陵與徐摛並爲其序其序今行於世陵仕陳官至太子中庶子領東海王戊戌而卒其文集行於世庾信小字蘭成梁書曰信小字蘭成南史曰信小字蘭成北史曰信小字蘭成周書曰信小字蘭成庾信本傳

當時後進競相模範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鄰下所稱周書曰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員外郎出爲

側陵如欽北作度，[illegible]
云之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德西也信及褒並皆尚不遊尊微爲司宗中大夫劇書
年紀云保定四年九月丁未敕部爲司宗明帝武帝則書作世宗也趙雅
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滕遊諸王周旋
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焉公餘誌多相託焉惟王褒頗
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周書論曰下逮仁秀史傳
時世宗雅詞柔委滕趙
有如王之交庾信劉
於遒麗枯淡之人固莫不忘味焉
潮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于鄭衛其詞以輕
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
人之眩麗以淫衛其詞以輕
子鄭衛其詞以輕
山之作未之六季罕有其儔信雖位
至其鄉開之文始多哀
令狐以爲誇目揚必詞
思是賦之罪亦大雅之
罪始不然矣信雖位
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周書
文集二十卷隋序謂四皇九
大象初以疾去職帝人象周宣
其載文
年間周靜帝人定元年也
隋開皇元年卒有
九歲按此及滕王序爲
志稱後周開府儀同庾
後得揚都之文較滕王
書不記年亦不記其
本增多一卷也則
文集此爲較詳矣
聊本宦加荊雍
周書作滙
州刺史子訓
嫌疑部庾立小字傳脫
也多力善騎射中流
妻安樓庾信子立怒其
漸別以喪軍士按此知
亦忠節之士也

庾信本傳

滕王逌原序

錢牧齋箋注庾開府集

滕王逌原序

滕王逌周文帝第四子也周書
出史多及雜梁元帝所撰
英雄傳今錄作大象元年
字亦誤文非帝野文
名加王旁非顯
書村偽題注釋
大書曰旗
師曰旗
職八注子焉
文音云曰
八兒五五
音諧聲諸
金馬宮六

商角徵羽八音克諧則變管和其韻盖聞五聲調應則宮微成其文

石土革絲木匏竹也所以周南名南之篇爲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實王政之由下及之詩諸始也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大德小雅者周室盛大雅者大雅小雅者周室衰雅曰雅者正也后妃之德也政有大小雅焉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故有大雅小雅之陽也名大雅小雅之鏡貢雍州之時也破小雅者周室衰雅曰雅者正也后妃之德也政有大小雅焉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故有大雅小雅之陽也名大雅小雅之鏡貢雍州之時也破

復其陽春自生之階鄧中之曲爛高陶宋曰王客對

敬敘人倫移風俗化天下兼夫吟詠情性沉鬱文章

者可略而言也楊雄爲方言劉歆與雄書曰子雲獨尚不絕此非書乎雲

開府司宗中大夫義成軍節度使信宇山南陽新野人也（舊唐書武甯公傳作城父人新唐書地理志義城縣屬陳州貞元十四年五月改曰義成軍節度使治義城縣）

廣原其得姓受晉之代大興開其宗譜（太平寰宇記云保定四年改曰義城縣屬陳州貞元十四年五月改曰義成軍節度使治義城縣）

序（晉云高陽之胄也）

（舊唐書武甯公傳作城父人新唐書地理志義城縣屬陳州貞元十四年五月改曰義成軍節度使治義城縣

劉志性甚於文集十卷度其像文集十卷史成缺文籍按此知子山以五代有文集十之八九至公名之能十三字標接信降山獄之靈本此下有幼而孤患乳之遂能屬文之語志性甚於文集十卷度其像文集十卷史成缺文籍按此知子山以五代有文集十之八九至公名之能十三字標接信降山獄之靈本此下有幼而孤患乳之遂能屬文之語

任一見之敏世叔五行之速

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尚衆流百家之言又曰應奉流百家之言貫串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歷莫不門記讀書五行俱下經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少

十五侍梁東宮講讀爲梁武帝之明太子東宮講讀也特

王子澄洛之誠爾成射策之年始舍香於十五矣雖相驎

禮奉於崇賢是東宮

十四之歲答宿客之詩

曰吾兄弟子如有異才

羅！二楊烏九雖性惟

曰魏大司農楊震一日殿中獨行逢故人賜金十斤震固辭不受故人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故人慚而出

嗟子公孫卓爾倫等

二之年杜堅離之辨

離堅白公孫龍著一日殿中獨行逢故人賜金十斤震固辭不受故人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故人慚而出

仲連年十二既于甲駟

仲連魯連子年十二既于甲駟

驅記獨絕博物不羣年

後漢書上虞人也家貧無書每所經下輒記憶遂博通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歷莫不門記讀書五行俱下經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少

十三學梁武帝尚書

王子澄洛之誠爾成射策之年始舍香於十五矣雖相驎

禮奉於崇賢是東宮

十四之歲答宿客之詩

曰吾兄弟子如有異才

羅！二楊烏九雖性惟

曰魏大司農楊震一日殿中獨行逢故人賜金十斤震固辭不受故人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故人慚而出

嗟子公孫卓爾倫等

二之年杜堅離之辨

離堅白公孫龍著一日殿中獨行逢故人賜金十斤震固辭不受故人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故人慚而出

仲連年十二既于甲駟

仲連魯連子年十二既于甲駟

滕王逌原序

卻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拔萬敵說矣急不暇緩亡在旦夕先軍後國之謂乎

陽趙伐高唐燕人下聊城出奇計也

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勿復言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把終身不發

匡或斯尚同曰語哉

是也

玉燁射策高等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未能連類爭何足云

古曰儒林傳說歲課甲科文學掌故又漢書曰董仲舒以孝廉對策百餘言爲天下第一公孫弘十式兒寬以文學爲廷尉史弘不悅寬以書對狀以深刻爲罪弘謝曰臣弘山東鄙人不習文學陛下不以弘不肖使待罪宰相願開賢路以招天下之士寬以對策爲第一擢爲左內史

解倫授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

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也家貧無以自業客於安定臨涇以田農爲事著論自慰名曰崔寔政論後爲五原太守

轉尚書度支郎中壯歲梯綵必以吏能上稟列宿

孔子家語曰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吾有治民之道願聞之以剛強果斷何如孔子曰以此治民猶以鼠投鼠而反傷器也以柔懦何如曰以此治民猶以水救水而反溺人也以寬惠何如曰以此治民猶以亂治亂而反益甚也故治民者必寬以正正以寬寬正而治

滕王逌原序

卻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拔萬敵說矣急不暇緩亡在旦夕先軍後國之謂乎

陽趙伐高唐燕人下聊城出奇計也

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勿復言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把終身不發

匡或斯尚同曰語哉

是也

玉燁射策高等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未能連類爭何足云

古曰儒林傳說歲課甲科文學掌故又漢書曰董仲舒以孝廉對策百餘言爲天下第一公孫弘十式兒寬以文學爲廷尉史弘不悅寬以書對狀以深刻爲罪弘謝曰臣弘山東鄙人不習文學陛下不以弘不肖使待罪宰相願開賢路以招天下之士寬以對策爲第一擢爲左內史

解倫授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

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也家貧無以自業客於安定臨涇以田農爲事著論自慰名曰崔寔政論後爲五原太守

轉尚書度支郎中壯歲梯綵必以吏能上稟列宿

孔子家語曰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吾有治民之道願聞之以剛強果斷何如孔子曰以此治民猶以鼠投鼠而反傷器也以柔懦何如曰以此治民猶以水救水而反溺人也以寬惠何如曰以此治民猶以亂治亂而反益甚也故治民者必寬以正正以寬寬正而治

滕王逌原序

卻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拔萬敵說矣急不暇緩亡在旦夕先軍後國之謂乎

陽趙伐高唐燕人下聊城出奇計也

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勿復言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把終身不發

匡或斯尚同曰語哉

是也

玉燁射策高等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未能連類爭何足云

古曰儒林傳說歲課甲科文學掌故又漢書曰董仲舒以孝廉對策百餘言爲天下第一公孫弘十式兒寬以文學爲廷尉史弘不悅寬以書對狀以深刻爲罪弘謝曰臣弘山東鄙人不習文學陛下不以弘不肖使待罪宰相願開賢路以招天下之士寬以對策爲第一擢爲左內史

解倫授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

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也家貧無以自業客於安定臨涇以田農爲事著論自慰名曰崔寔政論後爲五原太守

轉尚書度支郎中壯歲梯綵必以吏能上稟列宿

孔子家語曰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吾有治民之道願聞之以剛強果斷何如孔子曰以此治民猶以鼠投鼠而反傷器也以柔懦何如曰以此治民猶以水救水而反溺人也以寬惠何如曰以此治民猶以亂治亂而反益甚也故治民者必寬以正正以寬寬正而治

王侯，帥師，南樊氏也。還本國爲正，則職位滿，顯以寧，又爲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統樓蘭錦龍等，逾隆。（今爲武侯。）

故舊也。漢文帝紀，幸代，中尉宋昌以六乘傳先驅，至，還報曰：漢大臣絳侯等誅諸呂，恐大王之疑天下，實欲迎大王耳。大王即位，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二，天下已定，不更代矣。遂即車，六乘傳詣長安，至門，稱曰：代王，天子也。公卿諸侯皆伏，代王即天子位。）

名也。（禁兵鵰飛，設在蘭錡，爲值侯，景襲逆攻，國淮海建康宮殿，非無流矢之兵。丹陽帝崩，遂有生

荊之痛。（梁書，帝紀，元年冬，十月，侯景軍都督，六十人，合諸軍，景年，帝寫文，底支庶，宜結軍，結，帝書之，帝寫之，支庶，王，震力，爭，景，升，井，文，送，王，震，力，爭，景，名，北，下，事，冠，武，帝，太，清，元，帝，侯，景，自，位，稱，建，業，二，年，帝，大，年，帝，年，冬，十，月，不，念，稱，自，廢，神，位，廢，帝，州，文，年，侯，帝，侯，景，自，位，稱，建，康，同，梁，書，陵，建，康，同，梁，書，寧，梁，置，井，梁，之，所，都，漢，之，丹，陽，郡，也，隋，志，丹，陽，郡，及，南，丹，陽，郡，有，秣

乘還起疾貢雨送彈冠方乘蓮菜劍未用竹根丹一
知玄象法鉅思亟釣筌注見詩集第四其王事之中優游
如此出爲洛州刺史魏隋志洛州後魏置河南洛陽後魏孝文也東魏北齊及周州廢後周改洛州置總管
德茂寮帷才膺刺寄
忍欺後漢書曰楊震爲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王密懷金十斤夜遺震震不受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慚而出
上洛童兒如逢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劉弘
滕王逌原序
不忍欺民
郡守
幼相攜始至界部到西給忌及後入界所引雖邑老或
書曰部級在外州牧給忌及後入界所引雖邑老或
才太守劉弘之行部到西給忌及後入界所引雖邑老或
軍都督荊湘軍事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馬遷使君何日當還先期一日復遣使候之及駕至郭外迎拜伋遷伋爲潁川太守
入境問民疾苦存見孤老賜以牛酒
送至郡界所引雖邑老或
遺之閭里歡洽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隨後
逢迎拜伋
忍欺
後漢書曰楊震爲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王密懷金十斤夜遺震震不受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慚而出
上洛童兒如逢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劉弘
滕王逌原序
不忍欺民
郡守
幼相攜始至界部到西給忌及後入界所引雖邑老或
書曰部級在外州牧給忌及後入界所引雖邑老或
才太守劉弘之行部到西給忌及後入界所引雖邑老或
軍都督荊湘軍事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馬遷使君何日當還先期一日復遣使候之及駕至郭外迎拜伋遷伋爲潁川太守
入境問民疾苦存見孤老賜以牛酒
送至郡界所引雖邑老或
遺之閭里歡洽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隨後
逢迎拜伋
忍欺

湯公護予謚保太祖之兄都忠公顯之少子也太祖西巡至幸屯山遇疾馳召護至淮州見太祖面護泣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辭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劇之於汝宜免力以成吾志護薄雲陽而太祖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將嗣子即位行至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子是衆必乃定孝昭公

見信孝惜毀至舁目憫將滅性禮記喪服小記孝子之喪也寢人一日廬信南人觸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見遂不忍有其介意如此被知亦如此皆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喪亂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值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及北史藝文志皆云文集二十卷惟隋書經籍志二十一卷集中皆舊作疑是平陳後所得增多一卷且今所撰亦非勝主故本人抄定業余與子書云一字無改江陵軍火無遺一字矣之文猶有存者而江陵諸王則無歟至如騰王本傳與子山其交最為款密也

山夙期欵密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亦獻紵衣焉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欲子製序卿命翰札幸無愧色非有綢繆方當聯轡範揮紳懸諸日月焉後漢書曰郭泰幸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泰郡虛極曰馬融有恩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馬融絕倒先紳之交然亦有以不列之書也

庾子山集目錄

卷一 賦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小園賦
竹杖賦
邛竹杖賦
枯樹賦
傷心賦
象戲賦
春賦

庾子山集 目錄

七夕賦
燈賦
對燭賦
鏡賦
鶺鴒賦
蕩子賦

卷二 賦

哀江南賦

卷三 詩

春和汎江詩

奉和山池
陪駕幸終南山和寧文內史
和寧文內史春日遊山
和寧文京兆遊田
奉報寄洛州
奉報窮秋寄隱士
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
謹贈司寇淮南公
正旦上司憲府
將命至鄴
入彭城館
同州還
從駕觀講武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和趙王送峽中軍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同盧記室從軍

侍從徐國公殿下第行
伏閒遊獵
見征客始還還獵
奉和閱武二教應令
至老子廟應令
奉和趙王遊仙
奉和同泰寺浮屠
奉和法筵應令
和從駕登宏壯寺
和何儀同講竟還懷
擬詠懷二十七首
和張侍中述懷
奉和示內人
奉和趙王美人春日
奉和趙王春日
夢入堂內
和詠舞
夜聽搗衣
詶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喬在河水看治渭橋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寫只（同一作同）
送州中新閣
藏晚出橫門
北園射堂新成
卷四 詩
園庭
歸田

寒園即目
幽居值春
臥疾窮愁
山齋
擊野
蒙賜酒
奉報趙王惠酒
有喜致晴
喜晴應詔 敕自疏韻
同顏大夫初晴
奉和趙王喜雨
和李司錄喜雨
郊行值雪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旦
奉和夏日應令
和樂儀同苦熱
和裴儀同秋日
詠園花
西門豹廟
和上少保遊傷周處士
傷王司徒褒
御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送晁法師葬
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
對宴齊使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奉和滄池初成清晨臨汎
和靈法師遊昆明池二首
見遊春人
別周尚書弘正

別張洗馬楓
別庾七入弼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反命河朔始入武州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
和王內史從駕還句應詔
入道士館
奉和宋豐殿下言志十首
奉爾成冰
悵然成詠
奉和賜曹美人
和趙王看伎
春答賜酒
春答賜酒鵝
正旦蒙趙王賚酒
衙王贈桑落酒春答
就蒲州使君乞酒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 重木送
答王司空餉酒
舟中望月
對雨
喜晴
詠春近餘雪應詔
奉和侍秋
晚秋
和侯川公秋夜
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
贈周處士
尋周處士弘讓
賦得鏡
梅花
詠樹
鬬雞
應令
杏花
集周公處連句
寄徐陵
寄王琳
奉和趙王

和劉儀同臻 和庾四
和侃法師三絶 送尚書弘正二首
重別尚書弘正二首 贈別
徐報使來止得一見 行途賦得四更應詔
和江中賈客 奉和予鄰賜應詔
送衛王南征 仙山二首
山齋 野步
山中 閨怨
和趙王看妓 看舞
聽歌一絶 暮秋野興賦得頃壺酒

對酒 春日極飲
春望 新月 秋日
望渭水 鏡
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 弄琴二首
詠羽扇 題結綫袋子
賦得鴛鴦 賦得巢池雁
詠雁 忽見楡柳
賦得荷 移樹
來梨 傷往二首
春日離合二首 和迴文

問疾封中錄
示封中錄二首
秋夜望雁飛雁
代人傷往二首 俠客行
卷五 樂府
對酒歌
昭君辭應詔
王昭君
出自薊北門行
結客少年場行
道士步虛詞十首
烏夜啼
怨歌行
舞媚娘
烏夜啼
燕歌行
楊柳歌
卷六 郊廟歌辭
周祀明丘歌 皇夏
昭夏 登歌
周祀五帝歌 皇夏
皇夏
青帝出門舞 配帝舞
白帝雲門舞 配帝舞
赤帝雲門舞 配帝舞
黃帝雲門舞 配帝舞
黑帝雲門舞 配帝舞
周祀宗廟歌 皇夏
皇夏 昭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周大祫歌 皇夏
昭夏 登歌
燕射歌辭
宮調曲五首 變宮調二首
商調曲四首 角調曲二首

卷七 表

賀平鄴都表
賀新樂表
爲岡大將軍乞致仕表
代人乞致仕表
齊王進白兎表
齊王進蒼烏表
齊王進赤雀表
爲晉陽公進玉律矜尺斗升表

進象經賦表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爲杞公讓宗師縣騎表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袭爵表

卷八 啟 書

謝勝玉集啟
答趙王啟
謝趙王示新詩啟
謝趙王賚絲布等啟
謝趙王賚馬啟
謝勝王賚猪啟
謝趙王賚乾魚啟

謝趙王賚息絲布啟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啟
謝勝王賚巾啟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啟
謝趙王賚雄帶啟
謝趙王賚米啟
謝趙王賚乾魚啟

卷九 連珠

擬連珠四十四首

卷十 讚

黃帝見廣成子讚
堯登崆峒受圖讚
舜彈五絃歌讚
禹渡江讚
湯解祝網讚

文王見呂尚贊
武丁迎傅說贊
成王刻桐葉封虞贊
漢高祖置酒沛宮贊
漢武帝聚書贊
袁盎諫文帝贊
朱雲折檻贊
周公戒伯禽贊
五月披裘負薪贊
王祥扣冰魚躍贊
孫叔敖逢蛇贊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贊
張良遇黃石公贊
師尚父授丹書贊
榮啟期三樂贊
夫子見程生贊
鉤盾見趙岐贊
蔡澤就唐生相贊
李陵蘇武別贊
焚吟見莊王贊

秦穆王伐盜驪馬贊
延陵季子遇徐君贊
鵲贊
卷十　敕　文　序　傳
答移市教
移齊河陽銑事文
又移齊河陽銑事文
移留虜使文
趙國公集序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敬崇傳

卷十二　銘
泰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終南山義谷銘
思賢銘
玉帳山銘
咲臺山銘
望美人山銘
至仁山銘
明月山銘
行雨山銘

刀銘三首
卷十三　碑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溫湯碑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周上柱國齊煬王憲神道碑
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神道碑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周大將軍趙公墓誌銘
卷十四　碑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
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公綿水神道碑
周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宇文顯墓誌銘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周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馬裔墓誌銘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卷十五　誌銘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大將軍陀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周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宇文顯墓誌銘
周大都督楊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墓誌銘
周儀同松滋公拓拔虬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銘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周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宇文顯墓誌銘
周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馬裔墓誌銘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周大將軍趙公墓誌銘
卷十六　誌銘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大將軍陀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
銘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
銘
周大都督楊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墓誌銘
周儀同松滋公拓拔虬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虞子山集　目錄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李
夫人墓誌銘
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　附錄
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附錄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并序

錢唐倪璠移玉註釋

華林園者，魏之芳林園也。齊王芳改爲華林園。晉武帝華林園宴羣臣賦詩，以芳林名園，與華林同，是所未詳。文見以題出之，蓋於賦舞者知之也。華林園長安中名之，方林園亦名之，其義一也。

河南尹中侯臣帝堯十數脩璠

洛仲月辛日聽出河論至於禹衡甲成夏后啓甲午之朝披圖而巡洛，觀龍於易歸昌發靡曰五水三齡舞韓甲成夏后啓甲午之朝披圖而巡洛，觀龍於易歸昌發靡曰五水三齡舞韓

文綠色臨河論至於禹衡甲成夏后啓甲午之朝披圖而巡洛，觀龍於易歸昌發靡曰五水三齡舞韓

赤文綠色臨河論至於禹衡甲成夏后啓甲午之朝披圖而巡洛，觀龍於易歸昌發靡曰五水三齡舞韓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璋而遊河，尚書中候曰帝堯七十數脩璠

瑞蠶之上戚鄉，龍於易歸昌發靡曰五水三齡舞韓

驟八駿，穆天子傳之所載，周王之圖之前猶

開桐華落花之月令獻冰春始也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之在凌陽注云凌陽冰室也杜子春云凌陽地名也故書陽爲羊鄭司農云羊讀爲陽謂山之北陰地也又曰仲春之月桐始華生詩義疏曰桐華生於季春始生可採煮作羹茹滑而美也上既啟冰獻之於帝帝於華林之園大會羣臣賦詩以奏德升謙之義

陳舟車以講武習軍旅以威不虞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搜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皆如之注云振旅猶整衆也治兵簡閱車馬也大閱者天子將出軍以大閱簡車徒也狩之言守也冬物成可守取也又曰中秋以鄉射之禮教萬民而興賢能以鄉飲酒之禮教萬民而興孝弟以鄉射之禮教萬民而興和容以鄉飲酒之禮教萬民而興安上下階六階六階者天子之制也公侯伯七階子男五階以等差之

下乘雷動鶴騎雲屯注云雷動言其聲也雲屯言其衆也

鼓行被襖之飲即祠春蒐之儀

鼓行謂擊鼓而行也被襖謂被除災凶也飲謂飲酒於水上以祓除也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云祓除去惡疾也故書祓爲發杜子春云發讀爲祓祓除謂禊也後漢禮儀志三月上巳祓於東流水注云禊之言潔也潔去宿垢疢疾也又曰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注云玄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乞子之候也高禖郊祭也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以祈福祥也又曰仲春之月擇吉日大合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也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又曰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注云鞠衣黃桑蠶衣也蠶事將起后親躬採桑以勸民也又曰孟夏之月天子乃命樂師習合雅琴瑟管簫干戚羽旄以祭先祖五帝於瞽宗注云瞽宗殷學名也又曰仲秋之月天子乃命有司修祭祀舞羽習干戚命樂正習舞釋菜於先師注云釋菜禮簡也又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車之馳逐禽獸以講三軍之事注云五戎謂戎車一乘甲楯五戟長兵十有六矛夏后氏之矛長二尋有半殷矛長三尋周矛長四尋酋矛長八尺夷矛長丈有六尺也又曰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以選士卒注云將帥謂公卿以下也角力謂較勝負也又曰仲冬之月天子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又曰季冬之月命漁師伐取魚鼈以薦寢廟注云伐取不以時也又曰季冬之月命野虞毋伐桐柘注云桐柘皆琴瑟之材也又曰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於四方以發陳氣注云大難謂驅逐疫鬼也旁磔謂磔攘於四方之門也又曰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以畢春氣注云大儺謂驅逐疫鬼也旁磔謂磔攘於四方之門也又曰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以畢春氣注云大儺謂驅逐疫鬼也旁磔謂磔攘於四方之門也

陳大射之禮

大射者將祭擇士之射中者而與之共祭也

旗一色

張旃曰旗通帛爲之

九旒龍袞之一

袞衣畫龍而已

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

芝蓋車蓋也月令孟春之月桐始華生詩義疏曰桐華生於季春始生可採煮作羹茹滑而美也上既啟冰獻之於帝帝於華林之園大會羣臣賦詩以奏德升謙之義

乃命羣臣

乃命羣臣賦詩

是遵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

朱汗謂赤毛而汗血也校飾也埒謂周垣也

鷹揚飛鵲紫燕晨風

張旃曰鷹揚飛鵲紫燕晨風皆旗名也

辟成公之肅爽海西侯之子

辟成公如楚有雨肅爽馬子常欲之子南弗與曰晨鴈長鳴馬蘭也善走紅陽海西侯之子也

乘飛黃之天廐

飛黃龍馬也

雁門行　鮑照

雁門太守行邊備　朔氣傳金柝　胡笳動悲笳　隨風滿北林　馬邑下白登　連兵過飛狐　羽檄從西來　厲馬登高臺　胡塵清且急　天陣風雲色　流星羅萬落　七校擊刀鳴　三軍怒氣生　漢將重威信　虜寇敢縱橫　名王不敢出　種類自奔亡

山合徒錦氏餞山鼎有二鼎一有銘記合徹其事四招天下兵致下黃鍾九枚華無盡者大史悲鼓而論功司馬張前而賞采則錦市俱修錢則銅

轔行脩由虒進鐘鼓震地摩戛泳天酒以歲次昭陽月在大梁蒞次昭陽月在大梁史名陳楚星也大梁昴畢也自昴至畢魏之分野也秦滅魏以其地爲砀郡砀今屬河南歸德府睢陽縣是也

以籥酌海盛德形容達陳楚星也大梁昴畢也自昴至畢魏之分野也秦滅魏以其地爲砀郡砀今屬河南歸德府睢陽縣是也

庾子山集　卷之一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并序

旧三月也或書巳崇禮之日也或書上巳魏文帝以建安中始於鄴西北陸而臧冰晉也西門豹引漳水灌鄴西門豹今臨漳縣西也雅曰大梁昴也西陸昴畢也今之河北道也月日在大梁昴畢之間度知大寒裝滿三月終於漢明帝永平七年三月上巳始用三日也漢書曰祭禮於東流水也應劭云流水之上洗濯祓除以如自絜清也故云祓禊祓除也禊契也禮記曰其時也天子乃薦鞫衣於先帝鞫衣黃桑蠶衣也鞫音菊以其色如鞫塵也鞫草名可以染黃色故謂之鞫衣也周禮曰仲春以白虎之皮爲鼓以祠社稷以其時也社稷少昊金天氏之子曰重該爲木正祀以爲社后土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正祀以爲稷后土土官之長也社稷五穀之神也故祭禮曰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國立社曰侯社諸侯爲己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是也周禮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也奔者不重四年九年作室者三年詩云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謂也雅曰歲陽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

林望甘泉之長坂上林宮在焉曲度曲因以爲名故司馬湘如賦曰登陂陀之長坂下平原之廣宮

烏細轉路直城遥林長騎遠望狐兔之野鹿之象故曰有五色雲氣仰觀華蓋九星所以蓋帝座也

宮宿設版開筵勞臨細柳斜界宜年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烏相去千餘里銅烏隨風而轉故曰

鵲一作列之陣雁魚鱗之旗右鵲其翼鄭玄其翮其走如飛其行成列之開鶴皆陪名一作列也旗

行淵抱刻前旗載爲渭曰混泉臨水如帶曰淵抱刻也考中經曰混泉在掌殺渚水如帶曰混抱

於是吼衛拉鐵逐日追風說文師古曰漢書注衛拉鐵逐日追風皆馬名也漢書莊衛馬也拉摧也

之宮曰長楸三輔黃圖長楸間榆池宮榆池渭水別名也漢書音義曰長楸天子道也故曰長楸

江赭入坪則塵紅就白馬賦塵門亦汗沫流赭之名矣

觀賢於大射乃頒政於司馬毛萇詩傳有人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入射以貫革之多少爲賢不

百尺而懸熊裴駰職曰王侯大射則共熊虎侯也熊侯豹侯設司

爲圖曰常想桐終身不去鳳凰鳴矣于彼朝陽梧桐生矣于彼高岡梧桐盛矣鳳凰鳴矣于彼朝陽

翔鳳爲林鸞芝

章御長帶桐垂細乳鳥噣歌來花濃雪

在警蹕以戒行徐也蹕清出警者持戒入警也齊王警之嘯歌邪許警於拿路也公也舞也皆謂令一禁一使之日不一令人守之日人守一令一禁一使之日不一令人守之日人守一令一禁一使之日不一令人守之日人守一

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賦

以

不別晉士東頭士衡西尺康伯賓康伯素韓長鷹又韓康伯朔方之俗作頭兒世周文謙樊噲背命祀鶴愛居鵲非有意於鼓也輸也以輸輸鵲鼓於輸也輸也輸輸鵲鼓於輸也輸也輸輸鵲鼓於輸也輸也

擬蒙簡兮見憑行軟斜兮得路
有翳兮不驚雛無羅兮何懼

范蠡之辭越也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又曰鳥之將死其鳴也悲人之將死其言也痛又曰鳥之將死其鳴也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又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又曰鳥之將死其鳴也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又曰鳥之將死其鳴也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又曰鳥之將死其鳴也悲

以上言園中草藥茂也中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後漢桓帝時延熹中老翁不知姓

庾子山集　卷之一　二十

賦五

梁鴻之妻

梁鴻之妻鮑氏少已之老幼相携遂覇王霸之子椎髻老而不嫁或問其故曰鄙夫不能自脩以至於此也薄暮閉門而已

承藏一作賜請後漢書曰孔融薦禰衡於曹操操始是之耳重不慨猨春爲武人所殺融又薦孔文舉於操操以此殺融融死後操頭風發愈有人言須得融頭乃愈操乃收融妻子殺之以頭令衡擊鼓衡爲漁陽摻撾聲節悲壯四坐爲之改容操大悅謂融曰本欲辱衡衡更辱我操謝之不及融妻子容貌並美融被收妻謂曰不能自全必有徐處仲妻之有日疾命必不濟及融死妻收其骸殯之既葬乃嫁之有一子年數歲見母嫁之有一子年數歲見母嫁之有一子年數歲見母

庚子山集　卷之一　三三

則風月悽愴隴水則嗚咽秦川聲斷山泉色變月黑胡笳吹起秦聲一曲關山腸斷絕音在耳記曰秦川名勝山泉清美秦石泉北名鵝管山上有壠上有湫水中有魚大一尺二寸名曰隴魚秦人升隴北望其肝腸斷絕言其悲也古樂府有隴頭流水嗚咽斷絕之語是也

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注水引經鴨嶺湖頭瀟灑於府中有鄉人鄧隱君墓在其側君遊仙詩六卷在記曰成須自樂從意何如昔能保天年與天道冰釋不知其論古今之不可測也

竹杖賦

竹杖則荊竹為之蓋以荊竹為杖故謂之竹杖賦老子山家下有高士名之悲故曰老子山焉

竹杖本生於江陵之陸後徙名於江陵之陸名異江陵之陸而實一物也江陵之陸有縣民為民穿井得之得大竹長數丈圍盈抱長者十餘圍短者數圍皆有節節相去數尺取而用之以為杖名曰竹杖

楚王聞之以為貢楚之所貢也楚王聞之以為貢楚之所貢也楚王聞之以為貢楚之所貢也

丘先生來詣門下到今七年披書相對忘其貴賤論文之際不覺膝之前席帝一日謂曰卿布衣之交朕已聞之矣今欲卿之貴可乎對曰臣聞堯舜之時人懷揖讓之風湯武之代士有爭鋒之節故伯夷太公遭時而顯名揚於後世今臣生逢聖明長於平代雖有尺寸之效無所用之願守清貧樂道而已帝曰不然卿有王佐之才不可以不貴也臣對曰臣聞貴而不驕富而好禮古人以為難今臣既貧且賤誠恐不免於驕慢以速禍患願守貧賤以全其志帝曰善哉古人有言曰富貴而不驕者鮮矣貧賤而不移者實難矣卿既有志朕亦從卿之願也

庾子山集 卷之一 賦也

枇杷樹賦

枇杷樹者出於中谷毛羽之所託生也以為谷中今反惟我生民雖復疎條如賈誼之在湘水又在鈴閣之下不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之論曰不然夫物各有宜文帝之宇勁節文至秦其公孫之不公引之以陵人之不能應也一說此花五瓣行志詩曰易無妄之災周公繫之文臣之不忠甚於此花也於周易為無妄卦繫辭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或繫之邑人之災又在鈴閣之下可謂無妄之災矣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孫之貴矣弁名父江陵謂足下為名父之子也負取相宜色明體弘為比自稱梁鄒之材能望也除杜為孤孫也蕭育傳曰大將軍鳳王鳳日四水在楚界及命引進乃曰憶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鬚髮皓也雞皮鬒皮高也蓬頭髮也歷齒齒落也子始冠子始生也冠古玩反南及衡山之陽也白楚方氏傳曰大將軍王鳳薨八年楚路王日

於前以下喻江陵之留
也雖歸了堯城曰戰慄
而栗師古曰慄戰
之貌也 刮馬裘吟羌笛悽轉說文曰悽
痛也悽轉者言聽羌笛之人分
也或轉悽為悽非 玉關寄意徧釧羌
人有玉門關在敦煌西北通西域
之路 但願生入玉門關 所掠人口皆
沒為奴婢 羽檄交馳一書幣重 羽檄
謂以鳥羽插急書上言其速
也 上銅龍而啟門 銅龍門謂漢
未央宮門 言韋其家屬也 秦王
之名然無臺漢書卷名
也 說文曰綴合也 生綠綴也 離
別之日綠已留結兩都賦曰
綴以崇牙張以鉅鏞 切緻於點
南矣曰點猶失也 鄭康成注
禮曰點猶失也 子罕點之曰
雁銜蘆也 蕭高鴈也 而也 鄒氏
音義曰鴈一名鵝 鵝一名鴻
鴻大而鵝小 鵝鴻俱南飛
隨陽而處 隨陽雁也 雁以冬
月從陽之暖處 鴈以秋分
而來 鴈以春分而去 鴻鵠
將至 鴻鵠將至 鴻大鵠小
俱隨陽而處 鵠鴻之屬
也 鵠一名天鵝 鵠鴻之屬
也 鵠一名天鵝 鵠鴻之屬
也 鵠一名天鵝

邛竹杖賦

竹出邛、邛竹杖、邛竹杖、邛所從來曰震驚言使大毛將軍蒙曰震而共處若竹之受節文節文曰高節曰蘆同心一傳大夏容成鄧林竦之氏傳曰蓬竹萬曰拜竹之林言高節不繼曰北有渭河渭不足曰奔北飲大與志曰奔北是其澤曰逐人以竹杖逐之帝欲使者主出入使者曰徐發帝欲竹器貢之竹杖多枝節記者竹杖之成

拔條勁直璘斌色滋

璘斌色滋而見賞蘊藉鳴鸞而共處若竹之受節又節文曰高節曰蘆同心一傳大夏容成鄧林竦之氏傳曰蓬竹萬曰拜竹之林言高節不繼曰北有渭河渭不足曰奔北飲大與志曰奔北是其澤曰逐人以竹杖逐之帝欲使者主出入使者曰徐發帝欲竹器貢之竹杖多枝節記者竹杖之成

拔條勁直璘斌色滋

璘斌色滋而見賞蘊藉鳴鸞而共處若竹之受節又節文曰高節曰蘆同心一傳大夏容成鄧林竦之氏傳曰蓬竹萬曰拜竹之林言高節不繼曰北有渭河渭不足曰奔北飲大與志曰奔北是其澤曰逐人以竹杖逐之帝欲使者主出入使者曰徐發帝欲竹器貢之竹杖多枝節記者竹杖之成

拔條勁直璘斌色滋

璘斌色滋而見賞蘊藉鳴鸞而共處若竹之受節又節文曰高節曰蘆同心一傳大夏容成鄧林竦之氏傳曰蓬竹萬曰拜竹之林言高節不繼曰北有渭河渭不足曰奔北飲大與志曰奔北是其澤曰逐人以竹杖逐之帝欲使者主出入使者曰徐發帝欲竹器貢之竹杖多枝節記者竹杖之成

拔條勁直璘斌色滋

璘斌色滋而見賞蘊藉鳴鸞而共處若竹之受節又節文曰高節曰蘆同心一傳大夏容成鄧林竦之氏傳曰蓬竹萬曰拜竹之林言高節不繼曰北有渭河渭不足曰奔北飲大與志曰奔北是其澤曰逐人以竹杖逐之帝欲使者主出入使者曰徐發帝欲竹器貢之竹杖多枝節記者竹杖之成

春欲暮自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執末而獻無人之矣之死中之愉之矣之國不死物之人也以上海總圖書館藏書

因自持楚畔大照日春必遠山可聞王大照日母亦教聞母之爲日春必遠山可聞王大照日母亦教聞母之爲日春必遠山可聞王大照日母亦教聞母之爲

倚彼之日必若知蕪舍以蕪之章自振而得必遠山可聞王大照日母亦教聞母之爲日春必遠山可聞王大照日母亦教聞母之爲

黎雖賢不可以美故末矣不於道里悠悠山可聞王大照日母亦教聞母之爲日春必遠山可聞王大照日母亦教聞母之爲

有用之始於無諸蕪雖者者魏來人貞道里悠悠山可聞王大照日母亦教聞母之爲日春必遠山可聞王大照日母亦教聞母之爲

之始於無諸蕪雖者者魏來人貞道里悠悠山可聞王大照日母亦教聞母之爲日春必遠山可聞王大照日母亦教聞母之爲

橫几玉應蓬則幽之以後拂之以前讀授几杖也周之

者拂之若若在凡下在蓬左几杖之不離几杖之進几杖也

爾其摘芳林洛行樂軒除引鉏耘耡也解也注云鉏耘

遊紆成文曰平上有盛木曰休上休盛也禮記曰鳥乘

投受之盛一乘夫容根江南發森幽湮傳節六夏悠悠

廣野分說文曰森大水也宇圖涉楚謝白益比夫接君

谷中蜀都賦曰山邛竹僕竹扶疏注云邛竹出南方高

江旅行於從能之日竹僕竹扶疏注云邛竹出南方高

南簡作杖之爲大之世寄也益比夫接君望上之履爲

之銘而得與綺紳瑞堪出芳房於君望上之履爲若座右

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方於君望上之履爲若座右

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人也瑗少孤篤學博

後遂手刃其賊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人也瑗少孤篤學博

枯樹賦

發用之以備如能如能之修飾之別作北所爲作文也

端之以備如能如能之修飾之別作北所爲作文也

殷仲文一本有字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事一作本其時
移出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頗屢槐而嘆曰此樹
婆娑生意盡矣嶺嶠太陽秋曰殷仲文康伯之孫仲文
玄平京邑衣冠貴相投焉爲玄敗玄先甚愛之及仲文
罪伏誅世咸以爲興廢之理不足復生意焉後因東
征還經姑孰登平乘樓眺望歎曰桓大司馬昔在此
時常有雄志經略中原而天不假年使人有江山之
異每一念之不覺淚下仲文應聲曰木猶如此人何
以堪桓公深有慚色
晉安帝義熙初桓玄之敗也其三河徙植之事亦
入三河門內取竹之歷志可案考也黃山雕東苑使
池中有可采鼓枻而遊者一人而已其竹特異衆竹
長數丈圍可合抱其色如漆以之爲門關及城郭小
園志云出雕東苑使

庾子山集卷之一

賦

小園賦

余有小園，一枝可寄。雖無車馬之客，頗有琴酒之樂。籬生丹菊，井映朱桐。雖乏金谷之佳實，聊有蘭亭之美竹。

若夫三間兩過，四壁徒然。桂生不滿一升，蓮子纔能兩把。蔥青青而依砌，藤蔓蔓而繞梁。雖復玉關金谷，鄴下銅臺，未必過此。

況乃風煙蕭瑟，天氣蒼涼。秋露如珠，寒蟬抱葉。塞鴻驚而去遠，庭蛩傷而思急。

昔荀奉倩傷於別婦，韓壽思於賈充。潘岳悲於秋興，宋玉愁於風賦。

若使流水高山，猶堪寄意；絲竹豪管，差可忘憂。

況乃鄰接崇墉，迴臨廣術。荒葛橫塗，連雞對宿。

一瓮之牛衣寂寞，三徑之羊裘蕭瑟。

既傷搖落，彌惡淒涼。

枯樹賦

有鳥有鳥，羣飛滿林。有樹有樹，獨枯無陰。

鳥既飛而不集，樹亦老而逾深。

況乃風雲慘慄，霜雪飄零。

小園賦

余有小園，一枝可寄。雖無車馬之客，頗有琴酒之樂。籬生丹菊，井映朱桐。雖乏金谷之佳實，聊有蘭亭之美竹。

若夫三間兩過，四壁徒然。桂生不滿一升，蓮子纔能兩把。蔥青青而依砌，藤蔓蔓而繞梁。雖復玉關金谷，鄴下銅臺，未必過此。

況乃風煙蕭瑟，天氣蒼涼。秋露如珠，寒蟬抱葉。塞鴻驚而去遠，庭蛩傷而思急。

昔荀奉倩傷於別婦，韓壽思於賈充。潘岳悲於秋興，宋玉愁於風賦。

若使流水高山，猶堪寄意；絲竹豪管，差可忘憂。

況乃鄰接崇墉，迴臨廣術。荒葛橫塗，連雞對宿。

一瓮之牛衣寂寞，三徑之羊裘蕭瑟。

既傷搖落，彌惡淒涼。

枯樹賦

有鳥有鳥，羣飛滿林。有樹有樹，獨枯無陰。

鳥既飛而不集，樹亦老而逾深。

況乃風雲慘慄，霜雪飄零。

哀江南賦

粵以戊辰之年，建酉之月，寒風初厲，歸雁將別。

予乃窮愁幽憤，追述平生。

燕歌遠別，楚老相逢。

聞黃鵠之一舉，知蒼生之可悲。

日暮途遠，人間何世！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昔者龍漦帝后，豹尾天人。

三正迭興，五運更始。

軒轅以土德王，binding以水德王。

及乎顓頊，金天氏之末；帝嚳，高辛氏之衰。

唐堯以火德王，有虞以土德王。

夏后以金德王，殷人以木德王。

周文以水德王，秦皇以火德王。

漢高以土德王，光武以火德王。

魏以土德王，晉以金德王。

宋、齊以木德王，梁以火德王。

大君以土德王，有魏以土德王。

小園賦

余有小園，一枝可寄。雖無車馬之客，頗有琴酒之樂。籬生丹菊，井映朱桐。雖乏金谷之佳實，聊有蘭亭之美竹。

若夫三間兩過，四壁徒然。桂生不滿一升，蓮子纔能兩把。蔥青青而依砌，藤蔓蔓而繞梁。雖復玉關金谷，鄴下銅臺，未必過此。

況乃風煙蕭瑟，天氣蒼涼。秋露如珠，寒蟬抱葉。塞鴻驚而去遠，庭蛩傷而思急。

昔荀奉倩傷於別婦，韓壽思於賈充。潘岳悲於秋興，宋玉愁於風賦。

若使流水高山，猶堪寄意；絲竹豪管，差可忘憂。

況乃鄰接崇墉，迴臨廣術。荒葛橫塗，連雞對宿。

一瓮之牛衣寂寞，三徑之羊裘蕭瑟。

既傷搖落，彌惡淒涼。

枯樹賦

有鳥有鳥，羣飛滿林。有樹有樹，獨枯無陰。

鳥既飛而不集，樹亦老而逾深。

況乃風雲慘慄，霜雪飄零。

後與天漢通若非金谷滿園樹伊是河陽一縣花晉書石
崇於河陽別業相去幾許引水為渠周回灌注又於金谷
有萬株名果又種竹木雜花百餘種羅列前後思歸引序
今日之樂爛若花開錦石成文樹流水也桓大司馬聞而嘆曰
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傷心賦
并序其和出為柳僕射大以也和溫別傳曰宋
同日所和處多皆然已流十流以告之父固以
時馬賦也以告之父固以
致發

一端多角仁角人柜人也人司馬也典鼎鼐
篇末既以經以為諸也少非取軍典馬柜溫
之旨敢呈少按時學鄭玄鼎鼐丸柜溫
意非之按時學鄭玄鼎鼐行九柜溫
不為後相所發諸行九中柜溫
必注子溫種桃種中柜溫
序其和出為柳僕射大以也和
同日所和處多皆然已流十流以告之
時馬賦也以告之父固以
致發

已仲文然書然和溫別傳曰宋
意假為吠曰吳公都字子元夏元謙闕都龍
殷末曰和曰北華子元夏元謙闕都龍
仲陽木溫木征統進都龍
文太統白猶江如金城督中元
以宵如江如此城督中元
起在此發此人北人元中元
賦和人北人元中元

極傷心賦者子山羈留傷客心悲魂魄今歸來哀江南子山二賦日
此取諸焉

予五福無徵三靈有譴孔傳曰言此九事以致凶禍書洪範云九曰嬰
也五福謂攸好德康寧也攸所也言所以致勸人用五福之行之驗也又曰
也班固典引曰遠圖閎謨經天緯地人也三靈天地人也左傳曰故天生
盤庚之誥曰古天所以嬰勤人用五福之行之驗也又曰
孔傳曰言此九事以致凶禍書洪範云九曰嬰
於繼禍多從天折
金陵喪亂相守亡沒二金陵之亂指太清之難也
俊然白首不歸相魏
苗而不秀頻有所悲說曰王戎
子思歸

之風而不秀苗一女成人一長一幼一作列一作
如之既傷即事追悼前已
金陵亡沒之一女一孫并悼
大入室生光非復企及夾河為郡前途遠遠
女南惠極牛四子子見新光照性粗見死以則丁人後子
人曰北人有才名也子子係其七其與光照性粗見死以則丁人後子傳
並有才名也子子係其七其與光照性粗見死以則丁人後子傳
公書性貴公都字子元夏元謙闕都龍
周舍自是北華子元夏元謙闕都龍
傳曰是諸人處城督中元
始杜子人北人元中元
為杜子
婦好有引傷之賦揚雄有哀祭之文漢書
遇命也投名諾何必江虎以身報乃作反離騷又一旁而反之自作曰恬
於時重城牛勢利慈普九欲於不曰西文王庶子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有東山之
不而子於時重城牛勢利慈普九欲於不曰西文王庶子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有東山之
揚而下諸侯者也通鄉乡成名自於雄高鳳名書往往反往離騷
揚而下諸侯者也通鄉乡成名自於雄高鳳名書往往反往離騷
悵而子於時重城牛勢利慈普九欲於不曰西文王庶子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有東山之
不揚而下諸侯者也通鄉乡成名自於雄高鳳名書往往反往離騷

悵遇命也投名諾何必江虎以身報乃作反離騷又一旁而反之自作曰恬
重城牛勢利慈普九欲於不曰西文王庶子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有東山之
命也投名諾何必江虎以身報乃作反離騷又一旁而反之自作曰恬
簡名書往往反往離騷
通鄉乡成名自於雄高鳳名書往往反往離騷
普九欲於不曰西文王庶子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有東山之
勢利慈普九欲於不曰西文王庶子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有東山之
牛勢利慈普九欲於不曰西文王庶子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有東山之
重城牛勢利慈普九欲於不曰西文王庶子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有東山之

封丘見又獄又以獨後前訣儀改遷及時復時臧政丘徙卿侯封一一改東封鄭城能爲陳仗立王徙徙求封別旌

臨齋侯生女志安豫答聚親見日昏之盡迮之忽奄人天惟而七子訊馬以曰生十序云發前訣論改及雍安

女生其獄又以獨後前訣儀改遷及時復時臧政丘徙卿侯封一一改東封鄭城能爲陳仗立王徙徙求封別旌

九於季秋而天乎時年幸徙侯封十鶴封侯改東封鄭城能爲陳仗立王徙徙求封別旌

旬金疾過論改及雍車復時臧政丘徙卿侯封一一改東封鄭城能爲陳仗立王徙徙求封別旌

西王京聚字孫乱仲而終折之年四半幸徙侯封十鶴封侯改東封鄭城能爲陳仗立王徙徙求封別旌

以曰生十序云發前訣論改及雍車復時臧政丘徙卿侯封一一改東封鄭城能爲陳仗立王徙徙求封別旌

女生其獄又以獨後前訣儀改遷及時復時臧政丘徙卿侯封一一改東封鄭城能爲陳仗立王徙徙求封別旌

志安豫答聚親見日昏之盡迮之忽奄人天惟而七子訊馬以曰生十序云發前訣論改及雍車復時臧政丘徙卿侯封一一改東封鄭城能爲陳仗立王徙徙求封別旌

安豫答聚親見日昏之盡迮之忽奄人天惟而七子訊馬以曰生十序云發前訣論改及雍車復時臧政丘徙卿侯封一一改東封鄭城能爲陳仗立王徙徙求封別旌

庾子山集卷之一

賦

哀江南賦并序

粤以戊辰之歲建酉之月寒風初厲嚴霜下淒庭樹搖落悲鳴雁之南翔感流水之東注日月既遠山川間之天道周星人經九變若夫鼎湖龍去軒丘鶴駕玄宮莫攀仙跡空悲遺劍豈知千載之後有延州之心百代之餘有子臧之節

余以侯伯之貴入爲侍臣出參戎幕文武二事忠孝兩端不能自致於君父不能見情於朋友求之天地人神蓋一罪人而已矣

昔者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內則有禮以經紀人倫外則有義以調正庶物然後親疏有別賢愚可分耕戰以之而興揖讓於焉而作

及太上以玄默成功中興以文德受命六合同軌百王不易三正無改五運更新

於是乎金行火德水德木德土德之事興焉

於是乎夏后殷周秦漢魏晉之書作焉

於是乎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備焉

於是乎帝王將相公侯之業著焉

於是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道明焉

於是乎春秋左氏穀梁公羊之義顯焉

於是乎周禮禮記禮中禮外之文詳焉

於是乎孝經論語之說通焉

於是乎莊老周孔之教設焉

於是乎賈誼晁錯之文傳焉

於是乎子虛上林大人之賦興焉

於是乎蘇武李陵之詩著焉

於是乎太史公之書述焉

於是乎漢書之作成焉

於是乎後漢之業廣焉

於是乎三國志之評論作焉

於是乎晉陽秋之勒成焉

於是乎宋齊梁陳之詩賦興焉

於是乎江左之風流盡焉

於是乎地理之書山經水注之流別焉

於是乎洛陽伽藍記之所錄焉

於是乎水經之所載焉

於是乎鄴都故事之所傳焉

於是乎三輔舊事之所記焉

於是乎荊楚歲時之所書焉

於是乎秦西土風之所紀焉

於是乎燕丹之養士報讎荊軻之入秦不返

於是乎李斯之相秦斬於咸陽

於是乎蒙恬之築長城臨洮

於是乎項羽之救鉅鹿破秦軍

於是乎高祖之入關還定三秦

於是乎淮陰之將兵多多益善

於是乎絳灌之徒同心協力

於是乎蕭曹之佐漢興除刑法

於是乎張陳之合從連衡

於是乎樂毅之下齊七十餘城

於是乎信陵之救趙却秦軍

於是乎藺相如之完璧歸趙

於是乎廉頗之伐齊破燕軍

於是乎李牧之拒匈奴殺單于

於是乎魏絳之和戎

於是乎趙武之成霸

於是乎屈原之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於是乎宋玉之悲秋風搖落而有變賦

於是乎枚乘之上書重說而吳楚罷

於是乎鄒陽之抵罪免官而梁王悟

於是乎劉向之洪範五行傳論

於是乎京房之易飛候

於是乎劉歆之三統曆譜

於是乎許慎之說文解字

於是乎劉熙之釋名

於是乎服虔之通俗文

於是乎應劭之風俗通

於是乎郭璞之三倉解詁

於是乎高誘之戰國策注

於是乎孫盛之魏氏春秋

於是乎干寶之搜神記

於是乎東哲之補亡詩

於是乎王隱之晉書

於是乎摯虞之流別論

於是乎李充之翰林論

於是乎袁宏之名士傳

於是乎裴啓之語林

於是乎郭子橫之洛下書生咏

於是乎謝承之後漢書

於是乎薛瑩之後漢記

於是乎司馬彪之九州春秋

於是乎何法盛之晉中興書

於是乎沈約之宋書

於是乎蕭子顯之齊書

於是乎姚察之梁史

於是乎姚思廉之陳書

於是乎魏收之後魏書

於是乎李百藥之北齊書

於是乎令狐德棻之周書

於是乎魏徵之隋書

於是乎李延壽之南北史

於是乎劉昫之舊唐書

於是乎歐陽修宋祁之新唐書

於是乎薛居正之舊五代史

於是乎歐陽修之新五代史

於是乎脫脫之遼金宋三史

於是乎王洙之地理新書

於是乎樂史之太平寰宇記

於是乎祝穆之方輿勝覽

於是乎潛說友之咸淳臨安志

於是乎羅泌之路史

於是乎羅願之爾雅翼

於是乎陸佃之埤雅

於是乎羅愿之新安志

於是乎張守之毗陵志

於是乎常棠之澉水志

於是乎周應合之景定建康志

於是乎馬端臨之文獻通考

於是乎鄭樵之通志

於是乎杜佑之通典

於是乎劉知幾之史通

於是乎劉秩之政典

於是乎蘇冕之會要

於是乎崔寧之令典

於是乎徐勉之中華古今注

於是乎蘇鶚之演義

於是乎馬縞之中華古今注

於是乎崔豹之古今注

於是乎應劭之漢官儀

於是乎胡廣之漢制度

於是乎丁孚之漢儀

於是乎蔡質之漢官典職

於是乎衛宏之漢舊儀

於是乎王隱之晉官故事

於是乎摯虞之決疑要注

於是乎荀勗之新撰文章家集

於是乎李充之晉元帝書目

於是乎王儉之七志

於是乎阮孝緒之七錄

於是乎劉杳之妒記

於是乎劉義慶之幽明錄

於是乎東陽無疑之齊諧記

於是乎吳均之續齊諧記

於是乎殷芸之小說

於是乎任昉之述異記

於是乎祖冲之之述異記

於是乎顧協之瑣語

於是乎裴子野之雜語

於是乎劉之遴之高隱傳

於是乎虞通之孝德傳

於是乎周弘讓之古今藏記

於是乎謝吳之內典博要

於是乎陸杲之繫觀世音應驗記

於是乎王延秀之感應傳

於是乎王曼穎之古今通論

於是乎顧野王之輿地志

於是乎張僧鑒之浮圖傳

於是乎劉璠之梁典

於是乎何之元之梁皇寶記

於是乎許亨之建康實錄

於是乎顧夷之吳錄

於是乎張勃之吳錄

於是乎韋昭之吳書

於是乎謝儀之七代記

於是乎傅暢之晉諸公贊

於是乎張瑩之晉後略

於是乎何之元之梁典

於是乎裴子野之宋略

於是乎沈約之宋文章志

於是乎王僧孺之百家譜

於是乎賈執之姓苑

於是乎何承天之姓論

於是乎王弘之之百家譜

於是乎王儉之百家譜

於是乎王僧孺之東南譜

於是乎賈希鏡之氏族要狀

於是乎柳芳之氏族論

於是乎林寶之元和姓纂

於是乎孔衍之後魏氏族譜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家記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神道碑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譜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集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錄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書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編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纂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撰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修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增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補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續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廣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益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加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減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改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正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定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考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證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辨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論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說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解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釋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義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疏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注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箋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傳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記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圖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譜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錄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書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編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纂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撰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修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增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補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續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廣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益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加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減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改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正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定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考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證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辨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論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說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解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釋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義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疏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注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箋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傳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記

於是乎王方慶之王氏新圖

書曰牙旗之將狼狽而當」書路曰孫曰相文貌張揖曰狼狽失據之貌也延路書曰孫曰魚於仲反之曰徐邈音郎貝反郭璞音郎狄反狼狽言狼前足長狽後足長狽須兩狼乃行故以為喻也「或有擁樹羅災藏衣遭難」書曰孫曰相文貌張揖曰狼狽失據之貌也延路書曰孫曰魚於仲反之曰徐邈音郎貝反郭璞音郎狄反狼狽言狼前足長狽後足長狽須兩狼乃行故以為喻也「或有擁樹羅災藏衣遭難」

象戲賦

周禮講說并令觀說文象注象之戲引賦云天地和三年帝制象經成集百戲中有進象北史王褒傳云伏讀武帝集紀云天

觀大造作權輿皇初法凝陰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冰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復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四象生焉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是故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聖人之能事畢矣是以仰觀俯察遠取近譬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觀天地之變通陰陽之消息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於是乎有河圖洛書之作也伏羲因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重之爲六十四卦分上下經繫之彖辭以盡其變觀其象玩其占而天地之道人物之理粲然備矣

庾子山集　卷之一　賦　四十九

周公繼之有爻辭孔子贊之有十翼有十翼而後周易之書始全焉其間或取象於天或取法於地或取諸物或取諸身或見乾坤之變或觀消息之義或明君子之德或戒小人之道或稽古聖之制或考前王之失或言天道之遠或言人事之近或言陰陽之變或言剛柔之用或言鬼神之情狀或言卜筮之決疑或言聖賢之垂訓或言吉凶悔吝之辭或言進退存亡之理或言得喪憂虞之象或言變通趨時之宜或言窮上反下之義或言損益盛衰之道或言安危治亂之機或言夷險險阻之故或言遯而亨或言否而泰或言剝而復或言困而通或言咸而恒或言損而益或言夬而決或言睽而合或言蹇而解或言升而不已或言巽而不窮或言旅而無所容或言渙而有所聚或言節而能制或言中孚而信及豚魚或言小過而得宜或言既濟而慮患或言未濟而辨物或言一陰一陽之謂道或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或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或言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或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其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之爻動三才之道也

觀其象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不果決之義也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爲將有行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天地無有違者非神明其孰能與於此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發象觀序曰四時以應四序日色如哲之與此赤帝青帝白帝黑帝各有十二其色同北方之色青其外水即丹水之陽清謐曰丹水出於丹山南陽魯山縣東北流入於淯水淯水出於女幾山東南流入於沔沔水出於嶓冢山東流入於漢漢水出於漾水東流為滄浪之水又東為夏水又東為沌口沌口東為長江江水又東為烏林烏林對赤壁赤壁在江南烏林在江北江水又東為油口油口東為洞庭湖湖水東北為青草湖青草湖東為巴丘湖巴丘湖東為湘水湘水出於舜葬之九嶷山東北流入於洞庭湖洞庭湖東為資水資水出於資山西北流入於湘湘水東為洣水洣水出於洣山西流入於湘湘水東為耒水耒水出於耒山西流入於湘湘水東為蒸水蒸水出於蒸山東流入於湘湘水東為涓水涓水出於涓山西流入於湘湘水東為瀟水瀟水出於瀟山東流入於湘湘水東為洭水洭水出於洭山西流入於湘湘水東為深水深水出於深山西流入於湘湘水東為溱水溱水出於溱

嘉耐苦宜春之義也西都賦曰彼香發越貴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拖香博士虎方成口髮香殿也論語包咸曰春衣當謂天子繡件衣服者新年鳥聲下殿轉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晉書石崇有金谷園思一斛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令滿騎皆飛絮拍衣有金谷落花上馬聊持贈行客曰河陽別業樹以桃李名果異卉下令曰相去以孟津陌其中小有製爲坡阪如建河橋於百里中爲驛置車馬使命往來不絕公卿以下祖於河橋送者傾都帝親臨會焉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

欽明月滿秋中　周穆王時西戎獻此寶也
協律都尉射雉中鄧　漢書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停車小苑迎騎長楊　長楊射熊館在盩厔縣
金鞍始被桂弓新張　漢武帝時匈奴使者來朝
馬是天池之龍種　漢武帝得大宛馬名曰天馬
人躬堂之白鹽錦安　漢武帝時西域獻白鹽錦
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邊多解神　晉舒上巳詩序有曰修禊事也
盤龍鳳翼北於生　秦州出名馬
有色而騏驥所　漢武帝得大宛馬名曰天馬
文歌之乎　漢武帝得大宛馬名曰天馬
摩看馬埒分明　漢武帝得大宛馬名曰天馬
余鈿金石又六尚　漢武帝得大宛馬名曰天馬
取於杯為上又尚　漢武帝得大宛馬名曰天馬
直於中郎散騎之省　蓋騎省也
雉中郎散騎之省　蓋騎省也
楊宮秋冬校獵天子　漢武帝秋冬校獵長楊宮
搏射翁獸天子　漢武帝秋冬校獵長楊宮
秋十有二月始以　漢武帝秋冬校獵長楊宮
射也　漢武帝秋冬校獵長楊宮
周穆中春驾七駿　穆王有八駿
一又秋興賦序曰　潘岳著射雉賦
太賦序曰余　潘岳著射雉賦
以興賦序曰余　潘岳著射雉賦
秋十有二月始以　潘岳著射雉賦
射也　潘岳著射雉賦

唐子山集　卷之一　賦

七夕賦

兔月先上羊燈欠安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火羊燈火也
女之闕下　周處風土記曰牽牛織女七夕當渡河有
靈鵲塡河成橋　淮南子曰烏鵲塡河成橋
織女之嫁牽　古詩云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牛之星　古詩云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觀牛星之曜景觀織女　古詩云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之機杼　古詩云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於是秦娥鼈妾趙瑟作人窈　秦娥趙妾皆善鼓瑟
窕名燕遊迹姓秦　燕趙多佳人
方古詩名曰秦　古詩名曰秦羅敷出採桑
羅敷之美者　古詩名曰秦羅敷出採桑
趙王邑人之　古詩名曰秦羅敷出採桑
王家冷羅敷出採桑　古詩名曰秦羅敷出採桑
為趙王家冷羅敷出採桑　古詩名曰秦羅敷出採桑
古今注曰崔豹　古今注曰崔豹
今并曰崔豹　古今注曰崔豹
古今注曰崔豹　古今注曰崔豹
飛燕袁宏漢紀曰　飛燕袁宏漢紀曰
飲酒欲奪之類　飲酒欲奪之類
節作陌上桑之　節作陌上桑之
古麗女作陌上　古麗女作陌上
桑之歌乃彈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箏出採桑之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人曰羅敷之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夫婿至北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為可愛也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新年交賊御佈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嫌胡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朝牧之半故鬢晚飾之全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櫳共往庭中縷條紫面買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針鼻細而穿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容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說文曰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盥也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在宮也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色繞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穿七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九龍將軍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不食不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上若木今低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瓊鉤半　古麗女作陌上桑之歌乃彈

春水照人有如明鏡春花撲鼻可代蒲衣也

淮南子曰建木在都廣都若木在照地在懸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闇漢宮典職云漢省中有胡粉塗壁宋玉賦有云蘭房之閨粉壁輝光龍書曰駟玄石季龍作金銀銅屈滕屏風皆二十四扶人禽獸之像鏤作百官行從衣冠劇中記曰見下文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帳文選高唐賦曰茂樹蔭蒙仰視天日王逸注云蒙蒙盛貌也

流蘇羽帳楚辭捎魂魄兮流蘇張衡東京賦曰飛流蘇之騷擾注曰流蘇羽葆也

翡翠珠被漢武帝玉臺新詠曰翡翠珠被金屈膝之屏風芙蓉之帳文選舞賦曰羅衣從風飄飄若流雪之回旋

卷衣秦后之行障漢書曰秦始皇為阿房宮二言高五十丈東西千步可以受萬人下有五丈旗車蓋十二文選高唐賦曰高矣顯矣旁有觀矣其狀峩峩若山巖之畏壓仰視山巔肅何嵯峨俯視峭岸窘以壁崖巨石崯崿傾崎欹嵚磊砢振動驚人登之遠望使人心瞿王逸注云瞿驚貌也

七采羽緤芙蓉之帳文選舞賦曰羅衣從風飄飄若流雪之回旋

遊客賦 庾信

客遊華陽君邀高興賦曰楚客遊華陽君邀高興賦曰楚客遊華陽君邀高興賦曰楚

庾子山集　卷之一　賦　卒

鏡賦　得生字

古時螺子黛畫眉人有女子人有行心知有愛子不見空自盈盈淚

鏤以金色之盤託以玉刻下年之古心掩而孤鳴子自毛中心知其人見之則悲上有菱花生云居之鳴不時敏自名名其所

人爱照其反舒武室書慧屬已動皇之見

仲鳥憐愛曰鑒形而欲鳥之為鏡以欲照其反舒武室書慧屬已動皇之見

六飛而亦至而從不黎止方與之人誠虎殺與病互

手無列而取其得鏡逐敵死私人體名之宮之觀

七年鸞敏出照日久子其鏡有一雄一雌山難有子鸞停飛鳥

人召其一思而兒帝珠中雌有鸞鸞賦

鸞鸞賦　并序　崔豹古今注曰

庾子山集　卷之一　賦

棹歌聲足繞梁何會織錦未肯

窈姬小來事魏王自有

挑桑終歸淳命菁龍容

庾子山集　卷之一　賦

甲煎澤賦　香

蘇油橙之畫之代有油橙其月盛色也

飛花塼子次第須安

朱開錦蹙

脂和

知慶安花之相去

深不得往來也曰出塞之心殺其妻陛腦其衣不中手而死之髑髏之衣不中手而死之髑髏也曰出塞之心殺其妻陛腦其衣不中手而死之髑髏也曰出塞之心殺其妻陛腦其衣不中手而死之髑髏也

今翁主若乃幃欲婚溫嶠願婦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豈容牀之難守

聚會遂申請婢婢泣於青廬中更卻回高門閉自修音容是覓計武帝聞其賢淑賜以黃金百斤不敢受婢婢泣於青廬中更卻回高門閉自修音容是覓計武帝聞其賢淑賜以黃金百斤不敢受

今翁主若乃幃欲婚溫嶠願婦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豈容牀之難守

與女通商心稍似反重密門閭急緩何由得與女通商心稍似反重密門閭急緩何由得

益令人修稿似反重密門閭急緩何由得與女通商心稍似反重密門閭急緩何由得

而婚秘之以女妻高人所踰人所踰乃如有託高人所踰人所踰乃如有託

克曰其乃娶婦人所踰人所踰乃如有託高人所踰人所踰乃如有託

是陳寡女郎以妻高人所踰人所踰乃如有託高人所踰人所踰乃如有託

舊是克女又世說妻高人所踰人所踰乃如有託高人所踰人所踰乃如有託

劉既少日婚日雀啄婦從姑云得已看劉氏女如何得覓得門得如女婿美賈氏女如何得覓得門得如女婿美賈氏女如何得覓得門得如女婿美賈

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陳思王詩曰借問歎者誰云是蕩子長征行

徐幹室思曰君行逾十載安得不衰老

孤妾常獨棲故作蕩子賦以別之

蕩子辛苦遠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

三十萬衆北逐戎狄築長城以備胡寇

隴水恒冰合關山唯月明

一作唯月明

新歌子夜舊舞前溪前明鏡不須明出徐幹室思曰君行逾十載安得不衰老

王粲詩曰攜幼入荊蠻

晉中興書曰劉表有什妹貌絕世表欲自納妻蔡氏諫乃止

孤妾常獨棲故作蕩子賦以別之

織未成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合歡無信寄迴紋

前日漢使蔣詡還京兆尹張敞書傳張敞走馬也文下曰蔣欲燥悠眉仰刷開逆想行

賦

哀江南賦 并序

常侍臣 倪璠 注

常侍之子仁在失其太孫名與倚相以云亡聘于王令制中葬本高拭斥起陷賊出布手巾思後閤巾

處求生冬夏是也是
傅燮之但悲身世無
凱之平生誰有著成能自序後晉書二十九篇乃山
晉書杜預傳集解杜預自序
少論晉書杜預字元凱著春秋經傳集解杜預自序
好學在官則親於事而存家則略於味典籍
自然流涕
為後漢公卿流言漢國
吉相君山之志事上一作杜元
未見當今無公卿
家
安之每念王

別悲不自勝
流將何及
晉胡方鼎
此子
楚老相逢
燕歌遠
潘岳之文宋始遜家風
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
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也
押逆叛亂是一作犯流離
一作
信之迹卜風
信年騶列
始二
毛
潘　又書
晉賦晉

之以血而繼之以死血曰吾國日亡使親之後盡無遺兵革救之慮已絕移柳非玉關之可望按宋詳漢書龍門在三日三夜血盡公門而在三日亡使親之後盡無遺兵革救之慮已絕移柳非玉關之可望按宋詳漢書龍門在馮翊夏陽縣禹鑿以通河水兩山相對望若闕然故名龍門又按吳志孫權破黃祖於沙羨城下諸營舉吳歌以助勢聲聞數十里權自以水軍數萬臨岸教習常以三更鼓集舟中吹鼓角與岸上鼓角相和聲震動山谷權又於夏口作大舫名曰長安上可坐千人下可居萬人又於武昌作大舫名曰青龍上可坐二千人其餘稱是權嘗乘青龍與魏將張遼等戰於逍遙津遼幾獲之權還青龍橋橋壞不得還遼乘勝追擊權親自搏戰以矛刺遼遼還本陣更被創權復乘青龍還柴桑柴桑在尋陽縣西南一百二十里今名柴桑山山下有柴桑村村北有柴桑橋橋西有柴桑古城城東有柴桑里里東有柴桑湖湖東有柴桑亭亭東有柴桑小山小山東有柴桑大道大道東有柴桑小市小市東有柴桑大橋橋東有柴桑小水小水

會稽郡以組人封集帝聽許公至蒙下道旁師古曰要系巾白馬會稽郡降災道旁師古曰要系巾白馬會稽郡以組人封集帝聽許公至蒙下道旁師古曰要系巾白馬會稽郡降災道旁師古曰要系巾白馬

軹道旁師古曰軹亭名也在霸陵西北灞水之西有軹道亭甲寅

混一車書撫寧是所甘心

晉士衡問而擯之其言勞者須歌其事

已矣

晉士衡問而擯之其言勞者須歌其事

窮者欲達

顛隕危亡之運

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

況復舟艦路窮星漢井乘材可上

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

混一車書撫寧是所甘心

顛隕危亡之運

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

況復舟艦路窮星漢井乘材可上

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

嗚呼山嶽崩

嗚呼山嶽崩

庾子山集　卷之二　賦　九

當官

我之掌故承周以世功而爲族

巢黃華之毛石澗河洛之波瀾

當官

我之掌故承周以世功而爲族

巢黃華之毛石澗河洛之波瀾

庾子山集　卷之二　賦　九

經邦作漢用論道而

居負洛而帶世邑臨河而宴

經邦作漢用論道而

居負洛而帶世邑臨河而宴

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安

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倘於牆壁路交橫於財虎

徐陵志曰遷司隸校尉後漢書曰梁冀誅後中原大亂安帝永寧元年詔以冀兄弟所侵奪財物還之百姓於是公卿以下競共分取其財物故諺曰梁氏之財非虎所有而去之

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

晉元帝紀曰永嘉之亂帝與諸王過江一馬化爲五馬晉書曰歲星太白東井熒惑南斗皆聚於東井占曰中國有兵大亂安南大吉

建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民桄

後漢書曰永嘉之後中原喪亂之主避地江東者百有餘人皆以桄爲姓

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

晉元帝紀曰永嘉五年帝即位於建康改元建武二年詔徵高平郗鑒入衛京都建康即吾祖也

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廣土

晉書曰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也永嘉之亂避地兗州泰山之南陽始平末年徵爲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侯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鎮廣陵進封高平郡公增邑萬戶

誅茅宋玉之宅穿井王尊之里

宋玉故宅在秭歸縣東屈原舊宅亦在縣東王尊故宅在涿郡高陽縣東

徑臨江之府歸臥宣城之沐

晉書曰謝朗字長度陳郡陽夏人也父據臨江太守朗少有美譽歷官至東陽太守卒於官贈散騎常侍臨川王表曰朗清貞簡素有大臣之節宜加優贈追封南昌縣侯謚曰簡子追贈臨川內史宣城內史

川崩竭水木交運

帝紀曰宋以水德王魏以木德王晉以金德王宋武以火德王

家有直道人多全節孑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

太平御覽引晉中興書曰王彪之字叔武琅琊臨沂人也祖導父洽彪之少有清操孝友著聞年十三父卒居喪盡禮事母以孝聞年十四通老易論語年十五博涉經史善屬文歷官尚書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贈侍中司空諡曰穆子

河南有胡壽之碣以拔始祖之跡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

晉書曰王嘉字子年隱於東陽谷中弟子受業者數百人著拾遺記十卷其書雖稱說古事而文辭華豔記事以五運相承始於軒轅終於西晉其間名賢異士神仙怪物無不畢載其記軒轅以土德王故以黃雲瑞之少昊以金德王故以白鳥瑞之顓頊以水德王故以黑龍瑞之帝嚳以木德王故以赤鳥瑞之堯以火德王故以龍馬瑞之舜以土德王故以黃龍瑞之禹以金德王故以白魚瑞之湯以木德王故以赤雀瑞之文王以火德王故以赤烏瑞之周公攝政以土德王故以嘉禾瑞之成王以金德王故以白雉瑞之康王以水德王故以黑狐瑞之昭王以木德王故以五色雉瑞之穆王以火德王故以赤鴈瑞之共王以土德王故以黃龍瑞之懿王以金德王故以白鹿瑞之孝王以水德王故以黑魚瑞之夷王以木德王故以赤虹瑞之厲王以火德王故以赤光瑞之宣王以土德王故以黃玉瑞之幽王以金德王故以白玉瑞之平王以水德王故以黑鳥瑞之桓王以木德王故以赤蛇瑞之莊王以火德王故以赤烏瑞之惠王以土德王故以黃蛇瑞之定王以金德王故以白蛇瑞之簡王以水德王故以黑蛇瑞之靈王以木德王故以青蛇瑞之景王以火德王故以赤蛇瑞之敬王以土德王故以黃蛇瑞之元王以金德王故以白蛇瑞之貞定王以水德王故以黑蛇瑞之哀王以木德王故以青蛇瑞之思王以火德王故以赤蛇瑞之考王以土德王故以黃蛇瑞之威烈王以金德王故以白蛇瑞之安王以水德王故以黑蛇瑞之烈王以木德王故以青蛇瑞之顯王以火德王故以赤蛇瑞之慎靚王以土德王故以黃蛇瑞之赧王以金德王故以白蛇瑞之秦以水德王故以黑蛇瑞之漢以土德王故以黃蛇瑞之魏以木德王故以青蛇瑞之晉以金德王故以白蛇瑞之宋以水德王故以黑蛇瑞之齊以木德王故以青蛇瑞之梁以火德王故以赤蛇瑞之陳以土德王故以黃蛇瑞之後魏以水德王故以黑蛇瑞之北齊以木德王故以青蛇瑞之後周以火德王故以赤蛇瑞之隋以土德王故以黃蛇瑞之大唐以金德王故以白蛇瑞之

書鈔

書鈔曰謝承後漢書曰趙孝字長通京兆長陵人也父武字叔威爲郡功曹孝年十三隨父在郡武爲人所枉孝乃詣闕上書願代父命詔聽贖武罪孝常以自隨

詞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滄洲之庾信傳在雍州與劉
安王國常侍在藩上開學士路王孝威太子舍人丙
其異饌後爲安西于謹中錄事參軍太威父軍太子等
文關文閣文德省文帝爲學士掌管文翰之職兼
太子也時以文筆見稱太祖每有文筆之事令信
與於崇賢館撰次之年始二十有三解褐秘書
郎甲觀者秘書之後閣也甲觀者東宮之後閣也
秘書即今之雜作中書監也崇賢館即今之門下
省也秘書郎即今之著作郎也解褐者釋去布衣
而初仕也

小字也又張說遍信宅銘成據宋王故宅也庾詩云藺成
人謂信字藺成據宋王故宅也庾立五經博士開館于員
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管記等甲科矣高帝等
洛之歲乃命藺成射策高第之年也始

小字也又張說遍信宅銘成據宋王故宅也庾詩云藺成
人謂信字藺成據宋王故宅也庾立五經博士開館于員
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管記等甲科矣高帝等
洛之歲乃命藺成射策高第之年也始

論兵於江漢之間賦以荊玉於西河之主

江漢西河之間元魏時東南之地故云江漢西河之主

於時朝野歡娛海鼈鐘鼓

於時朝野歡娛海鼈鐘鼓

爲冠蓋門成鄒魯

爲冠蓋門成鄒魯

連茂苑

連茂苑

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

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

東門則櫻桃石成榆莢極則篤

東門則櫻桃石成榆莢極則篤

銅爲柱

銅爲柱

庾子山集　卷之二　賦　十五

吟荊艷楚舞

吟荊艷楚舞

章木之遏陽春魚

章木之遏陽春魚

龍之逢風雲

龍之逢風雲

雨民之歡人

雨民之歡人

吳歈越

吳歈越

親之侯班趙爲定遠之使
仲君當之匈奴遣增人也告云單于親結司徒於大將軍東同侯景內自外始及十與仁及以北數里也十
升兄于扶風也中塞部陵人都曰趙尉欲圍須之侯景內自外始及十與仁及以北數里也十

略同年向君不能安未入謀聞朱黃之異概史朝廷議罰格後代掌機密在西典軍之十徐大旅於水中也抱璞子言後周景帝移至殿小民若殿民之作君子滿為殿小民盡化君子滿之溝之鴝鵒不能救鴝池之喊阿慘不能止黃河既而魴魚頼尾四如散毛農田多壞亡國鄭之多禮阿文納諫臨川聽訟一年三徙萬緡不也著術曰魚時而斯之以刑升又曰者之察政苛為以景洪感通誓子者傳申

故還食食之也遠異記曰鏡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
悉命剝景傳云景既南奔親相高資其力凶其水草之性
宮乃殺婢二歲者於鑊子盛油煎殺之以入其母故曰泉
則蠶食落子於國有鑊名其子鑊之在北齊文宣夢猴言
小則如梟磯焉使已種之凶逆破滅無遺負其牛羊之力
多馬牛羊逐水草遷徙非玉燭之能調璿璣之可正
書帝曰雅常曰居四時田疇之業謂之玉燭尚
有欲於鞿縻武帝漢老曰馬牛之絕而已鞿父
朝廷納降附
欽其琉璃之酒實其虎豹之皮
梁謂侯景內
制曰縻牛
也

不得奉詔兵三
公以作太平寺七
若已之牛醫賊其
復思反叛始欲
爲寇後來歸於
變漢書曰戎
後倫使書
十案第
六收
大則有鯨小則爲鯢獵者以其鯨鯢之人日鯢也俗
名魚雄曰鯨雌曰鯢大者長數千里小者數百尺以
海雄驗之
卵於條枝
旭辱浮吹
人少赤髮
碧眼爲狄
人慶七國作亂八公皆封之
胡柯元年二月
於大夏
射矛穿甲
烏汗也

哀江南賦

序

粵以三皇五帝之前，事絕於書契；三王四代之後，文窮於紀錄。蓋聞天地開闢，生民繁育，有巢、燧人，伏羲、神農，軒轅、高陽，高辛、唐堯，有虞、夏后，商湯、周武，以及春秋戰國，經傳詳矣。

自秦滅六國，兼吞八荒，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銷鋒鏑以為鐘虡，東至於海，西盡於河，南踰於嶺，北戍於邊。正朔所加，書軌攸同，地廣三王，威行五帝。

漢興，掃清四海，平定九州，開置郡縣，分王子弟。北守則長城萬里，南征則橫行百越。東至樂浪，西通條支，重譯來庭，累葉受職。

自後王莽篡盜，光武中興，雄豪角逐，隗囂、公孫，跨據邊隅，僭稱帝號。

魏武以相王之尊，受漢氏之命，南征荊楚，北討烏桓，西平關中，東定青、徐，遂使三方鼎峙，百有餘年。

晉武以中興之德，應運而起，掃平江表，一統天下，南越五嶺，東盡三吳，西踰巴、漢，北至幽、朔，人物殷阜，風俗淳一。

自惠皇失馭，宇縣瓜分，五胡亂華，二京塵蕩。

元帝中興江左，繼以明、成，雖復地非全盛，而猶奄有荊、揚，跨據吳、越，西抗強趙，北拒勁燕，地方萬里，帶甲數十萬。

自宋武帝以匹夫龍飛，受晉氏之終運，北定中原，西平巴蜀，南開百越，東拓三齊，威振殊俗，武功極盛。

文帝以太祖之元子，體神明之睿德，受遺輔政，入纂大統，威加四海，風靡八荒，南臣林邑，北懾匈奴，西通鄯善，東包碧海。

孝武以睿文繼業，修德振武，北逐匈奴，南開閩越，西踰葱嶺，東過樂浪，地廣三王，威行五帝。

明帝以聖德承基，重熙累洽，南通朱鳥，北至玄菟，西踰流沙，東盡蒲類，威震殊俗，聲教遠被。

齊高帝以聖武膺期，受禪於宋，南定交阯，北開玄朔，西通青海，東至樂浪，威行殊俗，聲教遠被。

梁武帝以聖德受命，應天順人，南平百越，北定中原，西通巴、蜀，東盡三吳，威行殊俗，聲教遠被。

庾子山集　卷之二　賦　三十四

敬帝以天縱聖德，繼承大業，南通朱鳥，北至玄菟，西踰流沙，東盡蒲類，威震殊俗，聲教遠被。

哀江南賦

粵以三皇五帝之前，事絕於書契；三王四代之後，文窮於紀錄。蓋聞天地開闢，生民繁育，有巢、燧人，伏羲、神農，軒轅、高陽，高辛、唐堯，有虞、夏后，商湯、周武，以及春秋戰國，經傳詳矣。

自秦滅六國，兼吞八荒，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銷鋒鏑以為鐘虡，東至於海，西盡於河，南踰於嶺，北戍於邊。正朔所加，書軌攸同，地廣三王，威行五帝。

漢興，掃清四海，平定九州，開置郡縣，分王子弟。北守則長城萬里，南征則橫行百越。東至樂浪，西通條支，重譯來庭，累葉受職。

自後王莽篡盜，光武中興，雄豪角逐，隗囂、公孫，跨據邊隅，僭稱帝號。

魏武以相王之尊，受漢氏之命，南征荊楚，北討烏桓，西平關中，東定青、徐，遂使三方鼎峙，百有餘年。

晉武以中興之德，應運而起，掃平江表，一統天下，南越五嶺，東盡三吳，西踰巴、漢，北至幽、朔，人物殷阜，風俗淳一。

自惠皇失馭，宇縣瓜分，五胡亂華，二京塵蕩。

元帝中興江左，繼以明、成，雖復地非全盛，而猶奄有荊、揚，跨據吳、越，西抗強趙，北拒勁燕，地方萬里，帶甲數十萬。

自宋武帝以匹夫龍飛，受晉氏之終運，北定中原，西平巴蜀，南開百越，東拓三齊，威振殊俗，武功極盛。

文帝以太祖之元子，體神明之睿德，受遺輔政，入纂大統，威加四海，風靡八荒，南臣林邑，北懾匈奴，西通鄯善，東包碧海。

孝武以睿文繼業，修德振武，北逐匈奴，南開閩越，西踰葱嶺，東過樂浪，地廣三王，威行五帝。

明帝以聖德承基，重熙累洽，南通朱鳥，北至玄菟，西踰流沙，東盡蒲類，威震殊俗，聲教遠被。

齊高帝以聖武膺期，受禪於宋，南定交阯，北開玄朔，西通青海，東至樂浪，威行殊俗，聲教遠被。

梁武帝以聖德受命，應天順人，南平百越，北定中原，西通巴、蜀，東盡三吳，威行殊俗，聲教遠被。

庾子山集　卷之二　賦　三十五

敬帝以天縱聖德，繼承大業，南通朱鳥，北至玄菟，西踰流沙，東盡蒲類，威震殊俗，聲教遠被。

大同元年王月甲[illegible]阿那瓌建[illegible]其一[illegible]瓌[illegible]
有大蛇蟠隆中其[illegible]

點橫扇馮陵畿甸也[illegible]瓌[illegible]傷[illegible]
[illegible]車[illegible]城[illegible]落城[illegible]城[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長[illegible]城[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城[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女[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妻[illegible]
[illegible]餘[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悉[illegible]
[illegible]城[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多[illegible]
[illegible]

擁狼望於黃圖填盧山於青[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望[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北[illegible]
[illegible]盧[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察[illegible]
[illegible]向[illegible]
[illegible]

庾子山集　卷之二　賦

[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南[illegible]
[illegible]庭[illegible]
[illegible]望[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
[illegible]填[illegible]
[illegible]但[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狼[illegible]
[illegible]望[illegible]

[illegible]奴[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地[illegible]
[illegible]縣[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孟[illegible]
[illegible]康[illegible]
[illegible]單[illegible]
[illegible]西[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域[illegible]
[illegible]傳[illegible]
[illegible]出[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

赤縣青龍如草白馬如練[illegible]
[illegible]縣[illegible]
[illegible]條[illegible]
[illegible]改[illegible]
[illegible]象[illegible]
[illegible]龍[illegible]
[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奴[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矣[illegible]
[illegible]單[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稱[illegible]
[illegible]單[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

天子履端慶朝單于長閼宴[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繫[illegible]
[illegible]頭[illegible]
[illegible]遊[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狀[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篇[illegible]
[illegible]白[illegible]
[illegible]馬[illegible]
[illegible]青[illegible]
[illegible]絳[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外[illegible]
[illegible]孔[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家[illegible]
[illegible]語[illegible]
[illegible]白[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馮[illegible]
[illegible]翊[illegible]
[illegible]

點前[illegible]採[illegible]
[illegible]員[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集[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園[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狼[illegible]
[illegible]來[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宮[illegible]
[illegible]殿[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北[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內[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槐[illegible]
[illegible]樹[illegible]
[illegible]

青龍如草白馬如練[illegible]
[illegible]龍[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
[illegible]草[illegible]
[illegible]白[illegible]
[illegible]馬[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
[illegible]練[illegible]
[illegible]景[illegible]
[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甲[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朔[illegible]
[illegible]旦[illegible]
[illegible]

廣朝單于長閼宴[illegible]
[illegible]朝[illegible]
[illegible]單[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長[illegible]
[illegible]閼[illegible]
[illegible]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最盛不能救武城援援兵不至武城陷之故云三洲父總戎進子離郡別濟陵王也又與父敵戰城陷父子離別之甚也終於悲也希王也又與父敵戰城陷父子離別之甚也終於悲也希王也又與父敵戰城陷父子離別之甚也終於悲也希

楚王命工輸作攻宋墨子聞之九却之弗服乃以宋守攻入乃偃兵不攻後守城之戰

漢高之備九攻而服項羽武紀曰足陽侯名成為道衛擊項羽垓下

牆大事去矣大之云士悼羊舌赤南史紀梁元帝承聖三年於江陵城內史乞師於魏魏以王僧辯為大將軍都督衆軍以救之僧辯軍江北魏軍江南僧辯數自卬云守不出以老我師我出則戰我退則追我駐則逸我勞我飽則饑我疲我眾則我寡我強則我弱我能則我不能我出則我入我退則我追我駐則我逸我勞則我饑我飽則我疲我寡則我眾我強則我弱我不能則我能魏軍疲於奔命士卒離心乃可擊也魏軍從之卒大破魏軍於是江陵陷魏以王琳為梁王

有將之閉壁無師之臥

燕將攻聊城不下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自殺而聊城人出降仲連逃賞祿而蹈海曰吾與富貴而屈於人是吾所羞也

救陷還十與之六

齊戰于艾陵吳師大北獲其將王孫弗及青龍之敗於景斯之敗也大敗而還

長大疾國爭名人建下閉城堅中軍江餘衛守不拿以卬云數百年兇兇以圍事與年不判十兵阮疾攻燕卒卒

史事遂春城父十平頓之相數百年兇兇以圍事與年不判十兵阮疾攻燕卒卒

殷去死秋北兄一十以之相數百年兇兇以圍事與年不判十兵阮疾攻燕卒卒

羨矣故是四皆年年圍事與年不判十兵阮疾攻燕卒卒

曰晉云燕十號東莫里也推單壘云燕攻燕卒卒

若書無師里立梁谷叔駐田單壘云燕攻燕卒卒

遣高燕臥疾哀北寶云燕攻燕卒卒

慶子山集　卷之二　三一

仲投仲策略於齊田京病長之子舒元禮中與投仲

年自其引免紀系縣城今奉也日而自中禮景若就

門青羽骨每也關因路當江上北行都敬致書

行樂殺大行路六騎行今以中神今日將於線陵

日殿神海陰心今大名長小若逐上氣脫及青驄之

必後將外東大下今城當今行外於景斯之敗

至將今後若圍欲子其號貴門支衰海而大騎也

累情等亂官有大東之下日無將師不賊賊敗能例

物微之忠事官無史行反光城後聚將之屬仲

珍彩之乃為十九年反發門結言都支景者仲

貶爵功當有審之正都職制留又七伐

仲慶業日久遠軍人主之行趣十六

祀將天久原中政本管氣日種伐騎自仲北韋

赤帥相鐵中事卓紀文德公每將安禮至業兒

弗名耳事本自右人以都子人月仲安業兒

見發為右右業漢与為春公赤上子職已攻

也下仲當月及古長人書都白都各城自

給給投城官月料半水以兆魚午收再不仲都

既亦卿何腎後漢北行典論燕門公之研相都方

忿鞭仲玉作創王於軍馬注古者杜及以仲知因食

被虎威狐假沽黃鋒鏑脂膏原野

天山禮人東敗為於中為官後魯友為會

之業名不帥仲將江吳洋多行輝建

尚有軍相西禮使愛不赦言人之放

書和役副魏與良會受馬和之斗而

卿身之天於慶忠言城時言有仲

名事方是於山場組兒大忠言仲

因南也政盡忠陽王者治無曰以役參亦

知失益梁得頭王祭以陷萬令為城當

折于仲斯漢大譽南為役言安子門慶

原野

西會

日父

野

東子山集　卷之二　賦　崩於鹿之沙碎於長平之兆　三五

元帝於正德之年受禪之歲踰甲子矣帝曰愛子德業之基也
以其幼而聰人爲之訓導七歲襲爵長沙侯父曰長沙國土
地輔車所關道路衝會若家御不嚴則門僮放縱門僮放縱
則賓客生事生事則侵擾閭閻侵擾閭閻則百姓離心離心
則人不安業人不安業則國不固本國不固本則王道缺矣
王也帝記之如此大綸非兵莫擊鄰攻先無故釁兵將既頓
邊天北天宗此大綸非兵莫擊鄰攻先無故釁兵將既頓
事一方官守爲重鎮使至鐵甲卒棚忽罪兒天之大訂殷
亦是險其所鄰有和親北朔鐵有是登累弟卜大訂殷
爲有光日以養閩越累年二郡日而應破見崩離因收
攻之殺元之元帝九代大帝之懿攻
之殺元之元帝九代大帝之懿攻
內而帝有商周隆貴百猶能代不如周以復之城足開今攻
外輯冬德卜宗有殷今萬無遺又生氣好教元之化九帝被大帝之懿攻
障西爲天也如漢高王初自復其私自心之化九帝被大帝之懿攻
絕北物開爲開爲天之劍動天關擊雖
衍爲開爲天之競動天關擊雖
來天歲之劍動天關擊雖
禁門等動之止
道日之止
之月動歲
作五爲日

賦

遼帛貽貶又地象占苦創下有兵四起林五星守之主貴人多死也而圖武帝西
探雀穀而走
未飽待熊蹯而詎熟
乃有車側郭門舊懸廟屋
獄部統方名會而常超楊文威朋不稱於稱之文在令之德於文帝陵及館葬文惜帝陵
紀使人衛大卜審以獄部統方名會而常超楊文威朋不稱於稱之文在令之德於文帝陵及館葬文惜帝陵
大館後踐亂之食穀甲逐伸負於稱之文在令之德於文帝陵及館葬文惜帝陵
年釘文字爲主間是名而家朝伸之文在令之德於文帝陵及館葬文惜帝陵
景於但之間久成祝發合日城又知德於殿二殿武公秘武二殿於德文帝陵及館葬文惜帝陵
幽愛南字是I之間久成祝發合日城又知德於殿二殿武公秘武二殿於德文帝陵及館葬文惜帝陵
常地見人之仁日仁子之乌卜景郎宣謂篤武帝西
於約次名物作品又各广成人紀公經時篤武帝西
陵之景又古殿食九之伯李了人下不帝西

賦

則殿以下陛階下此與極飲酒帝將不知寢而寢之大帝之懿攻
後丁憂既久使無此與極飲酒帝將不知寢而寢之大帝之懿攻
彭偉乃無使西斯餘醉而寢遲宵下殿君陛下宵遲兵驍偉將於乃見此西斯餘醉而寢遲宵下殿君陛下宵遲兵驍偉將於乃見
之年省徽村戶狱屏爲不其君陛下宵遲兵驍偉將於乃見
庾子山集　卷之二　三十七
賦
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

名曰揚國四月景遣宋勝西上號二千戰腳二千銳牙鎗瓜子千仙襲鄂州刺史方諸景乘水軍東下於是擊以火箭飛燕之船樓艦蔽江而習流也含西上江陵條景乘水軍東下於是擊以火箭飛燕之船樓艦蔽江而習流也含西上江陵條

賦

白昭云古者觀各乘舟以相別今觀乘舟臨別於石頭望江陵或作據上流古曰漢室長風漢室曰漢室乃白乘舟臨別於石頭望江陵或作據上流古曰漢室長風漢室曰漢室乃

落葉之舟飄長帆於

白河東轉凝白劉向曰公孫述將延岑東下江陵延岑乃

馮友人馬於首富城西北

魯女仙公生仙傳李少君

白馬仙去

嶺公杜陽成武丁

白嶺西行乃改為驛岡

也乘高而不前驟山

地事字修江而江下神舟士不已爲賊
啓之異記西曰荀憲有黃山名黃鶴名
鵲之洲遠望如黃鶴志曰黃鶴磯在縣西一名黃鵠山南臨大江
已分於湘漢是猶看於斗牛之間一牛之象也人謂之然猶
若陰陽人十陰陽部踰伍陵矣爲世子然猶
乃也而書甚有異途焉步罰之曰安降當東
險爾雅江出高山而流有江伯主之黃漢北
陵雅江出高山而流有江伯主之黃漢北
失巴陵之南臨大江也接黃鵠磯西一黃望記
路是於湘水而名黃山南臨大江也接黃鵠磯西一黃望記
路一統名勝志今岸後臨江有北魏梁軒碑過鄂江夏黃
絕作北戍也北接也江名黃鶴磯之黃
釣者夏在武入磯路和縣爲信陽超官有仙鶴

斜趣九江湓口
城有孔村有王村西頭有山迷興羽圍
也失紀羽山也
赤壁而沿衣麗烏江而泰
許池棚浦鵠磯作陵焚成不渡
旅舍魚梁鳧舍無
淮海維揚干餘里
通漂渚而寄食託盧中而渡水
荊衡之杷樟爲渡之可

無情於滕仕論急行見諺掌衛於中壍瀘戶承於御史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記語吾傳云奔江陵歷江洲也刺

庾子山集　卷之二　賦　四

若待蘆葦之單衣，楚民憐不受，齊曰諸丈人為盧中人，吾為漁丈人宿，丈人曰諸子為盧中人，吾為漁丈人宿，丈人曰諸子為盧中人，吾為漁丈人宿，丈人曰諸子

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淝南岸史使何承者謂朱
門斬蚩尤於中冀東海孔翁歸者了為孔能子
伯前驅王則為韓信剖巢燻穴舞甯走魑魅佛狸則鄭
玄船於淮南岸史使何承者謂朱
請侯則鄭

不踰狐兔而窮穴與風塵而珍殊舊俊圖之判疑也
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

鳳凰樓杜視賦　晉殿宮光嚴關名賦　以事次韻　鳳凰聽而下仁詩之鏡

徙縣茂陵之書空聚　晉陸機有機人傳云機與弟雲書仁義之道

傳云三尺簡三寸牘若尺一寸牘或三尺一寸牘或三尺三寸牘若玩之日新

卷友人上官桀後以謀迫東觀抱膝臣姓名揭諸名揚有聞

卷以後以經術進東觀抱膝臣姓名揭諸名揚有聞

登見經術進帝說及第拜郎中數月於獄又高之前建武中上書自訟

得仙之術下詔徵之既至上書自訟

之語蓋此

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弼違於繩表道高於河上

傳第三倚三人又幼帝常見喜懼色丁父憂行喪三年毀瘠過禮

冥漠親行倶下詔褒稱之

所歷集辭也

席藁廬次發詔也

需政務繁劇百僚

及其居朕憂其能高騙

監基裘日多先文約字

多居之爲文字

弘納交正士薦之賢世讓善之賞無能自幽終始至終等

寘之後一風爲文自毫必察云有衆正弗敗暗寔賢君也左傳叔孫

之忠臣見義兵入長安帝蒙甘誅公卿以下皆伏

之時如履如臨王偉遂諫帝以不豫之日

傳士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咈職

以愛子而託人

虞子山集　卷之二　賦　四五

知西陵而維望　魏武下令曰指蒲以郷人之望西陵而

非無北關之兵猶有虎之伏　晉張翰因秋風思吳中菰蓴鱸魚

鼓一鞭而問賊帥　魏武帝紀曰建安二十年遣鍾繇等討張魯魯

司徒之表裏經綸孤儔之惟王實勤　晉王濬爲益州刺史

橫瑚戈而對揚王猷　晉王猷爲桓溫參軍溫北伐猷送至

平吳

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之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也與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元帝為丞相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武帝為丞相時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武帝為丞相時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武帝為丞相時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

陽山作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

校書去

陽山稱枉人也與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元帝為丞相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武帝為丞相時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武帝為丞相時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

凜然繫心爭鎮北之負弊於前風險詭景時有絕人之足譽也少時水神遊筒山靈兒鞭是

北皆校綸大同中綸自北至太山元年又為梁州刺史負揚州在江陵北皆校綸大同中綸自北至太山元年又為梁州刺史負揚州在江陵

以證熊傷馬浮蛟沒船為一作山作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

海而去不連神龜才子併命俱非百年八接人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武帝為丞相時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武帝為丞相時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

海之高陽之鼈名門才子併命俱非百年八接人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武帝為丞相時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武帝為丞相時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

凜然繫心爭鎮北之負弊於前風險詭景時有絕人之足譽也少時水神遊筒山靈兒鞭是

北皆校綸大同中綸自北至太山元年又為梁州刺史負揚州在江陵北皆校綸大同中綸自北至太山元年又為梁州刺史負揚州在江陵

以證熊傷馬浮蛟沒船為一作山作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

海而去不連神龜才子併命俱非百年八接人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武帝為丞相時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武帝有誠吳之言晉書曰武帝為丞相時深器重之後遂平蘇峻全節也潘岳西征賦曰謝尚之鄉全節即也潘岳西征賦曰東十里鳩調西常甲於百城中使整舟檝俱銜枚而發進兵陳

而永其遐唐郊而築祀也

反傳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

光後漢武

紀公之事附於始皇之名故於是乎致詳於其終始之事而略於其中間之事後之讀者以是致疑於其間而不知其實也

爲諸侯之心搖矣欲滅則自於已下之事沒其名而不見其事後之讀者以是致疑於其間而不知其實也

齊交北絕桑惠西起觀書契以來未有三葉連懸而不觀若制敌之權之酌之也

聖元年齊將潘人樂毅本紀也西擊魏承云齊湣王二十八年燕昭王使樂毅將秦趙韓魏楚之兵以伐齊湣王敗走保於莒城燕兵圍莒城湣王出走死於莒城燕兵入臨淄盡取齊寶器祭器輸於燕王大悅封樂毅於昌國號曰望諸君齊城不下者七十餘城皆復爲齊燕王死子立是爲惠王惠王與樂毅有隙樂毅畏誅遂降趙趙封樂毅爲觀津君以號令趙燕趙樂毅爲趙將以伐燕燕惠王使騎劫代將樂毅樂毅奔趙趙封樂毅於觀津以故齊人皆稱樂毅賢而畏燕之用兵也

況背關懷楚

項羽本紀云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吾與項羽約爲兄弟其勢不得已又曰先入定關中王之項羽不聽乃使沛公西略地收秦兵而西至於霸上秦王子嬰降沛公諸將或言殺秦王子嬰沛公曰受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且殺降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霸上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入此其資財物不可復加也沛公乃還軍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也不欲費人財吏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項羽至新安使黥布等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於是至關關門閉有守關者不內諸侯項羽使當陽君擊關遂入至戲西軍霸上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之使人謂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羽乃擊沛公沛公聞之大驚從百餘騎因樊噲見項羽謝鴻門之事項羽本紀云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何以至此項羽即留沛公與飲項羽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再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項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樂也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對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也特使將軍守關備他盜出入與非常故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臣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噲遂坐於張良之旁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噲曰今者出未有大過今人有大功而誅之不義也且先有天下之約王關中吾得之公以待大王來而大王自來擊公於鴻門此小人之言令將軍與有郤也噲曰沛公安在噲曰沛公畏大王之威不敢辭去今者有小過願大王勿聽小人之言乎項王曰坐噲復坐頃之沛公起如廁乃使都尉陳平召之沛公曰入辭去未有以告之爲之奈何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辭平乃與張良留謝項王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未有以應曰壯哉沛公之舍人樊噲是也

巨猾

拒驪山之叛徒帶泜漳梁毘鬼乘巴渝

攻鉅鹿楚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擊秦軍破之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引兵渡河遂破秦軍鉅鹿秦將王離涉間降楚諸侯軍皆屬項羽項羽爲從長約束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獨陳餘張耳常山王將兵數萬人在鉅鹿北皆附項羽項羽既殺宋義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黥布蒲將軍將兵二萬渡三戶津擊秦軍有利使人來請益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秦軍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動及楚擊秦諸侯軍呼聲動天地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多殺秦軍喊聲震天諸侯軍人人皆慴服於是已破秦軍虜王離而涉間自燒殺蒲將軍引兵西渡三戶津軍漳南與秦軍相持未敢戰秦軍筑甬道屬於河以輸粟於章邯章邯軍糧乏數卻秦二世使人讓司馬欣董翳章邯欣翳恐還走二世乃遣長史司馬欣來案問項羽使蒲將軍引兵夜渡三戶擊秦軍汙水上又破之項羽乃悉引兵渡漳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乃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見章邯涕泣爲言趙高之敖弄二世使將軍不進今將軍戰數卻使者來上將軍不善將軍恐誅欲與將軍約和將軍能聽之則生不能聽則死項羽乃召軍吏計議曰糧少欲和秦軍許之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盟洹水上既盟章邯見項羽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

況楚懷之不復

楚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擊秦軍破之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引兵渡河遂破秦軍鉅鹿秦將王離涉間降楚諸侯軍皆屬項羽項羽爲從長約束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獨陳餘張耳常山王將兵數萬人在鉅鹿北皆附項羽項羽既殺宋義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黥布蒲將軍將兵二萬渡三戶津擊秦軍有利使人來請益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秦軍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動及楚擊秦諸侯軍呼聲動天地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多殺秦軍喊聲震天諸侯軍人人皆慴服於是已破秦軍虜王離而涉間自燒殺蒲將軍引兵西渡三戶津軍漳南與秦軍相持未敢戰秦軍筑甬道屬於河以輸粟於章邯章邯軍糧乏數卻秦二世使人讓司馬欣董翳章邯欣翳恐還走二世乃遣長史司馬欣來案問項羽使蒲將軍引兵夜渡三戶擊秦軍汙水上又破之項羽乃悉引兵渡漳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乃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見章邯涕泣爲言趙高之敖弄二世使將軍不進今將軍戰數卻使者來上將軍不善將軍恐誅欲與將軍約和將軍能聽之則生不能聽則死項羽乃召軍吏計議曰糧少欲和秦軍許之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盟洹水上既盟章邯見項羽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

巴渝

高祖本紀云漢王之入關中也秋八月約法三章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漢王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也不欲費人財吏民益喜唯恐漢王不爲秦王漢王乃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大喜凡漢王之入關中也務在寬大得秦民心及項羽至殺秦降王燒宮室虜掠財物以失秦民秦民大失望故漢王得以與三秦之兵還定三秦也

與衆必在俊之約殷王叛漢漢王謂酈生曰以公之辯爲我說下魏王豹豹不聽漢王謂韓信曰魏王豹絕甬道臨晉兵精銳我擊之不可奈何信曰豹新得魏國其將守蒲坂塞臨晉關以故豹得專意守國今以木罌缶渡軍從安邑擊其虛則可禽也漢王從之遂破豹於曲陽虜豹傳詣滎陽

諸澤悍之鬼求諸願幼之符

高祖本紀云漢王之入關中也秋八月約法三章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漢王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也不欲費人財吏民益喜唯恐漢王不爲秦王漢王乃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大喜凡漢王之入關中也務在寬大得秦民心及項羽至殺秦降王燒宮室虜掠財物以失秦民秦民大失望故漢王得以與三秦之兵還定三秦也

之戮

陵謂曰善事我我百歲後以兄事之陵母送使者泣謂使者曰爲我謝陵毋以我故持二心汝以忠報漢王無以我爲念今漢王以德我欲報之以死願使者還報漢王伏劍而死太后乃收葬平陵侯

巨猾

濫達泉之詠

遠將大叔春秋南陵仁哀斬宇曰余聲知振上將年封
達叔弟延在遠報中門猛聞貴走降元知答二十二
泉叔春秋南陵仁哀斬宇曰余聲知振上將年封
之鄭段秋共有恩曰曰紀之大御將紀遣赴號武
詠公又共宮門帝水回前去子福至必署純於武
曰謂命收叛都之有長角門和何等焚被度將罰陵王
由元子武段鳴形許二酒被通由曰無遂攻軍改王
元帝封功事酒故而口鳥元啓可比非非的侯年
帝攻御為北北曰急處帝上見頓所面書敞天同
也都市已元今洲為其長與密殺帥領不樂為正三
都陵二已帝鄉門加生別紀改走送公許事任殿年
陵王百不不有後記二書焚下表紀八業約人為
王論乘於兄叔漢曰咳聲又孤乳二班走往謝陵都
傳論以緣也城書荊將悲為曰金見紀兩江答獨督
云今代之方法曰門鄭夜等生何七曰帝陵仁元益
御為京大御址云上貨線曰遷之官船十論所帝州
陵鄧足人有利合進問可不納鄉中侍和破遣東
搖所口第二列下南土白成不必遷城紀紀在史
王殺百一郭上山開罪色室功政當牀遂之頭約大
論果作公歐名開思獄荊也富富而但計敗謝實

帝兼都所都故府臨荊臣峽前後
書未見帝陵貴是名下弘王王色因刊主所都及彭及時且荒府已臣傑能楚人二
於能其曰朱非曰去非曰今於前精如意及時且荒府已臣傑能楚人二
獻達鄉襲貨官買者為現曰於開襄時且荒府已臣傑能楚人二
公課人實臣富臣名開後什酌再寫等流臣已臣傑能楚人二
公社曰吾按貴家世計黃曰來二課以書等極傑能楚人二
曰頭肉意鄉聊在於弘維姓見曰端帝子又且能楚人二
肉曰食宗進帝荊是丁漢之入名川鄉儁開壬楚人二
食肉者員曰深州左復宗心建如陽忌州荊氣人二
者食出何惟城寬曲曲醫不鄉上註弗王南已師十
賦已在之非吧其不過折乃可城大切收襲有盡欲錄年
處位又大宗古願武二已不便大終案及大兼即年
之者何為懷今宮昌人弘歸潤惟不中弘子與都情
矣說問之第不長人市止建未聖引公正氣北江所
對苑為長羅能任守欲下鄉是主納百咸今近陵安
曰曰開勾漢川但朱編褒書天比他唯待其若云戀
忽晉日之可及恐買試東時子若曰唯帝應有建不
使東肉戰以千是臣人人飯猶本弘而顧矣不康欲
肉郭食曹謝謹買復情乃相列無正已曰元虞蓋歸
食民者鄰天人臣勸曰鄉醜國定乃衰卿帝悔是建
失上鄉請下江富上欲東請諸處正後意無無舊鄉

教愛忿和樂於鄭弧正景樂能曰考夏名黃志鄉記為也予教既行有寶
非弟兄親弟致一夏為子夏夏國況東為云為高郡世
所望愛既作有名口口州志尹宇及成元羅東調
於論都反和南灣且弧晚史弧云一對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論都以衆和樂於鄭弧正景樂能曰考夏名黃志鄉記為也予教既行有寶
都以衆和樂於鄭弧正景樂能曰考夏名黃志鄉記為也予教既行有寶
南灣且弧晚史弧云一對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灣且弧晚史弧云一對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且弧晚史弧云一對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弧晚史弧云一對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晚史弧云一對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史弧云一對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弧云一對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云一對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一對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對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雷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陳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史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壯兄成知友之為大
兄成知友之為大
成知友之為大
知友之為大
友之為大
之為大
為大
大

臥柢杜而求安

東侯臥柢杜而求安
陽侯臥柢杜而求安
城對杜而求安
將晉而求安
東侯臥柢杜而求安
北王禹陽侯臥柢杜而求安
禹陽侯臥柢杜而求安
高城不元士詩安帝舒外書端傳白於帝璞元君而國子
日九安帝舒外書端傳白於帝璞元君而國子
車洲之卿端傳白於帝璞元君而國子
至之本安舒云國文常王帝子無年對年
於險安到君宇自請與千謀五曰人韓攀
華也相楚君子尼嫂比子紀涉三難難韓思
險杜名稱端像於諸申書后也有宣宣子子
北王禹侯臥柢杜而求安
至云昭字陽城而避險
於陽國險城而避險
底城年以而是惟一此年無人強敦
也存云避而是惟一此年無人強敦
文何而險險之端讓比推混四也未曰

忠勇而形（一作貌）嫉但坐親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
惟黑了城狗彈丸貝怨則類其盟則寒
愚之可移山
愚叟之可移山
對宰嘉曰得子見怨寒而無情於急難
左抑師父賢子怨寒而無情於急難
地墨魏卫所州郡大半冀人课已陵以西
鄰大半冀人课已陵以西
其數急難已克陵忍於當於史紹援如
其數急難已克陵忍於當於史紹援如
子左之計得其中如公陵如計
子左之計得其中如公陵如計
時公陽親之時變而無
時公陽親之時變而無
云孫之時變而無
云孫之時變而無
兄救當變而無
兄救當變而無
曰之投鄉鄉長依元帝紀急夷自無
曰之投鄉鄉長依元帝紀急夷自無
此北有之卢口是帝為之紀急夷自無
此北有之卢口是帝為之紀急夷自無
弟人固蓋據為之限雖人雖若羽毛
弟人固蓋據為之限雖人雖若羽毛
凡諸致盡文限雖人雖若羽毛
凡諸致盡文限雖人雖若羽毛
之疾起於軫雖州白地居東
之疾起於軫雖州白地居東
非

庚子山集　卷之二　三

庾子山集　卷之二　三

重岡慘慘訓云愁貌也常棣之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則二后尚并時相與游觀文帝與鍾繇書云楚王與子文人武俱能飛翔色非有異野鳧
之群守及其長帝機野鳧象
楚之歲既窮入鄧之年斯盡
楚之歲既窮入鄧之年斯盡
楚之歲既窮入鄧之年斯盡

於九虎兮江陵防守之師也子虎不能保其江陵而棄之以走敵是不一楚子弱不能保其封疆而棄之以走敵是不二楚子昏不能保其人民而棄之以走敵是不三楚子三棄其城而走敵是不可以為將帥之將陣軍權有九虎之之號雷奔震發西薄

乃告出去出謁者傳入關帝宮門潛也亦忠臣解骨君子存聲也

曰去和親而和未有求和而和親人設供通之義也因人緣飾以成其事帝之神及其終也不復言和親事而終其曰誠北門自守無出入關帝宮門潛也亦忠臣解骨君子存聲也

之所雲夢儀遊之地以江陵及鄢及鄧皆楚故都而雲夢在其中間也

子漢淮谷楚發兵成五諸侯之安帝傳六年諸侯有望六年之告西年之力楚圍楚急下陵及鄢及鄧皆楚故都而雲夢在其中間也

約自楚又成五諸人之安帝傳六年諸侯有望六年之告西年之力楚圍楚急下陵及鄢及鄧皆楚故都而雲夢在其中間也

庚子山集 卷之二

記道八會亭劉伶山簡之遊於陝城盡此
門會亭沈林子攻卜商之山於河縣地史記陳涉
少時與庸耕之言曰苟富貴無相忘庸笑曰若為
人庸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
之志哉

冰泮風飛花散於時瓦解渾然一亂人北史
齊文宣幼被撝天下入洛之機見離家之士桑
榆似岸暗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
之士桑榆似岸暗沙冰橫似岸而逾遠山峰子而逾多上劉
越山開泮春田幸燒步騎波離楚地為地理志陳沙
之間交河縣地史記陳涉少時與庸耕之言曰苟富貴無相忘庸笑曰若為
人庸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
之志哉

庾子山集　卷之二　二十七

記道八會亭劉伶山簡之遊於陝城盡此
門會亭沈林子攻卜商之山於河縣地史記陳涉
少時與庸耕之言曰苟富貴無相忘庸笑曰若為
人庸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
之志哉

冰泮風飛花散於時瓦解渾然一亂人北史
齊文宣幼被撝天下入洛之機見離家之士桑
榆似岸暗沙冰橫似岸而逾遠山峰子而逾多上劉
越山開泮春田幸燒步騎波離楚地為地理志陳沙
之間交河縣地史記陳涉少時與庸耕之言曰苟富貴無相忘庸笑曰若為
人庸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
之志哉

庾子山集　卷之二　二十九

城下故虢交河縣地史記陳涉少時與庸耕之言曰苟富貴無相忘庸笑曰若為
人庸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
之志哉

而逾遠山峰子而逾多上劉越山開泮春田幸燒步騎波離楚地為地理志陳沙
之間交河縣地史記陳涉少時與庸耕之言曰苟富貴無相忘庸笑曰若為
人庸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
之志哉

庾子山集　卷之二　三十一

遂伏劍而死。家地除三子。爲光郎中。歸屯壽鄉。帝即棄之官。上書乞骸骨。

一雁哀飛

李陵之雙鬼來蘇武之

若江陵之中舍乃令陵之鵩始

雖借人之外力實藉勢之內

起權使統北之是鄭咏

帝策遣命其妻爲王啓大年啓令陵陵

明星陵元年啓爲王啓大年乃與陵之也

歷是諸閣爲王及說乃與是滿六之也

今人文架民令王及說乃與是滿六之也

之是接其蕭死之宗等宜慎重乃上書作鎮荊吠還罪以避其患帝然

敬焉元撰乃上書以不文辭帝不許紀元乃上書以不文辭帝不許

庾子山集　卷之二　賦　六十一

生而珠死

韓于獻之曰楚人和使玉人理之而獻之楚人以王爲誑而刖其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又獻其右足文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論曰崑山之珍以玉爲主璞之出山而棄之於野雖使歐冶子幹將爲之雕琢不知貴也

兒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

論曰傷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之災故師旅之所處荊棘生焉

在兵法云軍林地名在今縣廣州縣隨故城北在今鄖州富水縣東北

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興

中興之臣至林之是諸侯皆舉兵以誅秦楚之後也

梁故豐徙

兵法云軍市縣名在今縣廣州縣隨故城北在今鄖州富水縣東北

於姜輸我神器居爲籠王

有嬀之後將首

月於江州奉迎太子至建
康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為永定元年冬十月
己卯追尊皇考為太祖文皇帝廟稱世祖
武皇帝皇妣為太祖文皇后陳氏為皇太
后王為安成王奉敬帝之祀梁氏遂絕
是歲齊天保八年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

全棄吳謂先之又改以殘賊不我服魏人不
與有天下所也誘需丹二以失
之忍背已背無
盡於答心謀無
之尹長為之備而
書安靖
後幼剛也
之子王
之勝功從文諱啓
之後以幼剛
以幼
於物於矣
是人是
又謂
見又

遭時而北遷江南八
陵東州生相
於東川沿余身而七葉又
且大天道廻旋北民
為余烈祖於內管始流播於
南之反氣以鶉首賜秦天何為而北
北醉余父謂反
有別謂反
又為武帝
之陵松句若自頌
余祖平昌若設昔殷也
御其太平可書陛
紹襲祖下外

全棄吳謂先之又改以殘賊不我服魏人不
與有天下所也誘需丹二以失
之忍背已背無
盡於答心謀無
之尹長為之備而
書安靖
後幼剛也
之子王
之勝功從文諱啓
之後以幼剛
以幼
於物於矣
是人是
又謂
見又

用無賴之子弟棄江東而
惜天下之一家遭東
晉之反氣以鶉首賜秦天何為而北
北醉余父謂反
有別謂反
又為武帝
之陵松句若自頌
余祖平昌若設昔殷也
御其太平可書陛
紹襲祖下外

基之勝功從文諱啓
之後以幼剛
以幼
於物於矣
是人是
又謂
見又
云流
天
是入
關于
兒復
危慮
賊之
間
貫
後
賊云
城多
城長
圖故
曰憂
虛破
之數
月
於
天
數
長
七
年
軸
與
變
殿
東
樂
北
宮
門
門
長
七
安

地之和里區神皐揚衙之書里中太傅鎮南之洛陽長孫伽羅勲等記六曰漢陽高門內有華
當世名　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曰三輔舊門閭閻
貴里　咸陽宮闕西首渭水灌都以南北象天漢曰始皇作
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　雜賦　大將軍大司馬驃騎將軍領尚書事
國志曰新豐有驪山相出於藍田北有鴻門東有戲水南又東北過長安城東入渭
漢書曰霍去病元狩二年秦始皇葬驪山北水經注曰秦始皇葬於驪山北水出於
大將軍之崇世宗信特高祖恩並文之學世

庾子山集卷之二終

集041-235

庾子山集卷之三

詩

奉和泛江

藝文作和

春江下白帝晝舸向黃牛

後漢書郡國志曰公孫述改魚復爲白帝水經注曰江水又東逕黃牛灘灘白帝下十二里有黃牛山山下有黃牛廟山上有黃牛石如人狀遙望如牛因以名山山下有黃牛灘灘水又東逕

及也樹宿舍櫻鳥花留釀蜜蜂櫻名舍桃一迎風下列缺漏

酒台陽容慶潛陽縣人陪電照也列仙傳曰緱氏人好吹笙乘白鶴駐山頭人也白鶴一作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樓上舉袂及上曰舉袂風遊花迎面

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

少欲行東封　東封謂泰山也

雅曰東狄爲泰山

遊客値春輝金鞍上翠微

山深雲濕衣雁持一作銜足倚猿將兩臂飛成樓侵嶺路

山村落猨圍道士封符達仙人丁令威一作鶴仙傳曰丁令威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

遣歸遼舟於此地居然未肯歸

唐子山集　卷之三　詩　四

舟師會孟津甲子陳東郊　尚書孟津之軒曰武王伐紂之明日甲子師渡孟津

本傳云山未及上曰舉袂風遊花迎面

六年伐紂拜洛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安之

奉報寄洛州

芙酒餘杭醉至一作

芙蓉即本名盃，古皆今也

欲行欲留雁空還漢上書

銀釭照玉壺　銀釭燈也

美酒餘杭醉一作至

芙蓉即本名

銀釭照玉壺

欲行欲留雁空還漢上書

懸知禹穴路應向會稽趨　走馬臯禹穴會稽皆越地

朝會趨丹陛　丹陛謂殿階也

御史驄白馬　御史驄白馬也

飛電照蒼梧　蒼梧山名也在南子縣

錢日猷掌雁鶩獨衙枚　雁鶩不能高飛不及雁鶩能高飛不及鵝鴨能鳴不能守夜衙枚以喻軍旅人也銜枚之法如箝口然

朝會趨丹陛　丹陛謂殿階也

御史驄白馬　御史驄白馬也

飛電照蒼梧　蒼梧山名也在南子縣

錢日猷掌雁鶩獨衙枚　雁鶩不能高飛不及雁鶩能高飛不及鵝鴨能鳴不能守夜衙枚以喻軍旅人也銜枚之法如箝口然

芙酒餘杭醉至一作

芙蓉即本名盃，古皆今也

欲行欲留雁空還漢上書

銀釭照玉壺　銀釭燈也

懸知禹穴路應向會稽趨　走馬臯禹穴會稽皆越地

朝會趨丹陛　丹陛謂殿階也

御史驄白馬　御史驄白馬也

飛電照蒼梧　蒼梧山名也在南子縣

錢日猷掌雁鶩獨衙枚　雁鶩不能高飛不及雁鶩能高飛不及鵝鴨能鳴不能守夜衙枚以喻軍旅人也銜枚之法如箝口然

寒泉反縮山時寒倒也熊

傳曰張承敵北爲婦書興將長羅

天官書曰平城之圍月甲子至於晦雷鼓殷維記曰高祖之圍平城七日不食陳平秘計使閼氏解圍高祖乃得出平城而東南行至曲逆城上使人視之以爲有奇使乃還報高祖以爲漢兵盡出奇欲擊之於是高祖乃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猶不居也且單于亦自知之冒頓既解圍乃約束其騎曰皆張兩矢外向遂出包高祖於白登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閼氏解圍冒頓乃開一面之網高祖乃得出與樊噲等四騎馳下馬步隨之冒頓縱精騎急追之高祖出其右上白登東南行會大雪步士墮指者十二三上令曹詳等以十萬人當其一面冒頓見漢兵少易之悉精銳攻詳等詳等皆敗走上乃得與大軍合擊冒頓於是冒頓乃引兵去漢亦罷兵歸

寒泉反縮山時寒倒也熊

傳曰張承敵北爲婦書興將長羅

天官書曰平城之圍月甲子至於晦雷鼓殷維記曰高祖之圍平城七日不食陳平秘計使閼氏解圍高祖乃得出平城而東南行至曲逆城上使人視之以爲有奇使乃還報高祖以爲漢兵盡出奇欲擊之於是高祖乃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猶不居也且單于亦自知之冒頓既解圍乃約束其騎曰皆張兩矢外向遂出包高祖於白登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閼氏解圍冒頓乃開一面之網高祖乃得出與樊噲等四騎馳下馬步隨之冒頓縱精騎急追之高祖出其右上白登東南行會大雪步士墮指者十二三上令曹詳等以十萬人當其一面冒頓見漢兵少易之悉精銳攻詳等詳等皆敗走上乃得與大軍合擊冒頓於是冒頓乃引兵去漢亦罷兵歸

合甲抱岸鱗　岸鱗岸上所積之魚鱗也

繫之於廄　廄馬舍也

百年兒甲壽　兒甲壽百年也

塞人發府風雲氣罪門關　塞人漢書音義曰塞人掌候望天氣也漢書方伎傳有大將軍將發軍先使人候風雲氣還以知吉凶之候罪門即趙穿所殺靈公之門也

常府動金神　常府風雲氣罪門關

雷鼓以南爲口舌

長於析鳥利

文陵月量七頂輪　天官書曰天以七寶和合五行以齊七政索隱曰及天則文爲志災

合甲抱岸鱗　岸鱗岸上所積之魚鱗也

繫之於廄　廄馬舍也

百年兒甲壽　兒甲壽百年也

塞人發府風雲氣罪門關　塞人漢書音義曰塞人掌候望天氣也漢書方伎傳有大將軍將發軍先使人候風雲氣還以知吉凶之候罪門即趙穿所殺靈公之門也

常府動金神　常府風雲氣罪門關

雷鼓以南爲口舌

長於析鳥利

文陵月量七頂輪　天官書曰天以七寶和合五行以齊七政索隱曰及天則文爲志災

小苑禁門開長楊獵客來　長楊獵客來一作

和宇文京兆遊旧　北史曰宇文神舉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鄜州刺史

垂亭松直豎　垂亭在長楊五柞西

聊登玄圃殿更上增城仞不如高幾里低頭看世間　玄圃崑崙山名也在南子縣崑崙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里

唱歌雲欲聚彈琴鶴欲舞　列子曰秦青善謳薄於雲秦青既死薛譚終身不敢謳

聊登玄圃殿更上增城仞不如高幾里低頭看世間　玄圃崑崙山名也在南子縣崑崙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里

唱歌雲欲聚彈琴鶴欲舞　列子曰秦青善謳薄於雲秦青既死薛譚終身不敢謳

小苑禁門開長楊獵客來　長楊獵客來一作

和宇文京兆遊旧　北史曰宇文神舉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鄜州刺史

垂亭松直豎　垂亭在長楊五柞西

寂寞歲陰窮荏苒雲貌同
雁歸知向暖鳥巢解背風
誘呼雛氣將至羣鳥養羣
毛和集也雁向北鳥巢方
山紆願想懸鶉弊時嗟旦
晶戶日在位貪鄉無功旬
衣豹子日子裘之衣如
謹聘司箴雅頌公

鶴毛飄亂雪車轂轉飛蓬
寒沙兩岸口猥火一
風物來已作秋日中秋之
候鳥歸之月也月令仲
巷空別語我聞雁又
有極陋處不
鶉悲

入徵促歌迎迨慈敬名
故里閭柳始依依舊竹侵
行徑新桐窟幾閒寒谷梨
應重秋林栗更肥
運手張公孫舞劍器
大觀疊之狀舞
谷名美酒遺燕客嘗文本

小人叫刺客明敭
時一作
寶瑟吹
刺客人
語

慶子曰集 卷之三

齊平公鼎銘其爲賄是詩所
按此知

危邦久亂德大策始乘機
東討也左氏仲大
公其奔杜北大策傳說
九制禹貢鍚
連旂盤桓磻溪等名號亡垂棘返
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故虞書曰棘
樂毅報燕惠王書
久弊風塵俗殊勞闕寒衣
猶憐馬齒進應念節旄稀
子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得自綏也
遠行不加鞭因山爲城
無御人曰塹
掃野人家
七

慶子曰集 卷之三

治都尉軍謀假建威
即日料兵東南吹角明號
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
書洛誥公於此時
陣舞國羊舌肸武
交趣軒入
行徑新桐窟幾閒寒谷梨
應重秋林栗更肥
運手張公孫舞劍器
大觀疊之狀舞
谷名美酒遺燕客嘗文本
入徵促歌迎迨慈敬名
故里閭柳始依依舊竹侵
寶瑟吹
刺客人
語
小人叫刺客明敭
時一作
危邦久亂德大策始乘機
東討也左氏仲大
公其奔杜北大策傳說
九制禹貢鍚
連旂盤桓磻溪等名號亡垂棘返
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故虞書曰棘
樂毅報燕惠王書
久弊風塵俗殊勞闕寒衣
猶憐馬齒進應念節旄稀
子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得自綏也
遠行不加鞭因山爲城
無御人曰塹
掃野人家
隱士石井水鳳凰磯
亂帝堯時人
商山城早掩扉
漢書蘇建
敦映彤闈
古曰彤管
逢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
氏左

煙歇年齡蒲柳衰有合丹遂世說曰顧長康與鍾儀同僚敢不盡驚日難追周書元偉傳曰偉同官云宦世爲之宗僚管文

初受詔縣盥學士天和初受刑正經篇成武成二年子山奉

正曰司憲府

司憲中大夫正四命朝引玉飾盟誡珠璫下獄更獬豸飾刑官

乘還起疾頁禹遂彈冠漢書王吉傳曰吉與貢禹友世稱王貢兩龔及仲伯乘名高三方亟蓮葉劒未用竹根丹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欲伐吳范蠡進計於王王曰吾欲伐吳何如范蠡對曰王有報讎之志而士卒未習也王曰習之奈何對曰夫勇者所以輕死也智者所以謀事也王曰善乃使之試劒於庭三呼而三人皆自刎於前王曰習矣可用矣遂興師伐吳吳王夫差聞越兵至乃發精兵以禦之兩軍相當越王乃使三行之士挾劒而呼造吳陣三呼而三行皆自殺於吳陣吳王大駭越因伐之遂滅吳王夫差棄名義重虛薄報恩雖枚

乘還起疾頁禹遂彈冠漢書王吉傳曰吉與貢禹友世稱王貢兩龔及仲伯乘名高三方亟蓮葉劒未用竹根丹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欲伐吳范蠡進計於王王曰吾欲伐吳何如范蠡對曰王有報讎之志而士卒未習也王曰習之奈何對曰夫勇者所以輕死也智者所以謀事也王曰善乃使之試劒於庭三呼而三人皆自刎於前王曰習矣可用矣遂興師伐吳吳王夫差聞越兵至乃發精兵以禦之兩軍相當越王乃使三行之士挾劒而呼造吳陣三呼而三行皆自殺於吳陣吳王大駭越因伐之遂滅吳王夫差棄名義重虛薄報恩雖枚

熊耳對雙峰　又盧氏縣有熊耳山山有兩峰相對故名熊耳山也

自熊耳同也　漢書地理志弘農盧氏縣有熊耳山山在東北洛水所出東北至鞏縣入河

白石仙人芋青林隱士　一作白石仙人芋青林隱士是

松成白傷一石　山在一赤山山有松石白石上有仙人食松實一作傷

故人備書札黎陽上是月

北梁送孫楚西堤別

鶴鷺　鶴鷺於東人也　晉書曰一百七十載安帝義熙二年有鶴集於東門令盛謀都下時作鶴鷺

城年代迷彼隴文瓜熟交應香穗低

大國脩聘親鄰日此敬

旌事原隰負扆　一作原

報成言

張

將命至鄴酬祖王員

我皇臨九有肇敎洎無閭

無閭與文盛禮樂儻武烈黎

古碑文字盡荒

論無因旅館空欲祭西門　食南館李善曰徵禮曰旅

何由欣此言　境外人爲要以取之交曰

風俗既殊阻山河不復

人臣無境外交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徵

交歡值公子　樊了奚聘覲王孫

西過犯衛路北指虞幄幄

賦采蘩有客傳路　左傳路公以又無忘角弓樹

何以樂嘉樹徒欣

賦滿簟物可終乃　杜預曰簟竹席也

四年欣折劍　孟嘗客有能爲雞鳴者與之俱出雞相與鳴

三賦滿簟物可終乃　杜預曰簟竹席也

四年欣折劍　孟嘗客有能爲雞鳴者與之俱出雞相與鳴

庾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三十四

雙翟前建旗貝胄稜威

入彭城館　元和郡縣志曰彭城縣漢舊縣也

雖然惟北別風期幸共存　徐謂

忠漢國　後漢書曰史岑字孝山上黨人也永初中爲上黨太守鄧騭征羌有功刻石頌德岑文辭高美

古君過楚所將宋所能　杜預曰將帥也

能得都賦古諸侯之俟也

此而　周禮曰凡祭祀賓客之牲羞用鳥物

云不肉之　周禮曰凡祭祀賓客之牲羞用鳥物

點終史駿　左傳曰楚子圍宋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晉侯使解揚如宋宣言晉師悉起以救宋楚人執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以堅宋人之心解揚既受命而反致晉君之命如初楚人殺之

飛翻叔云之　楚辭曰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傷郤獻　左傳曰晉郤至將中軍以從荀偃士匄將上軍以從欒黶士魴將下軍以從韓厥趙同將新軍以從荀罃士魴本將中軍郤至佐之荀偃將上軍欒黶佐之士匄將下軍韓厥佐之趙同將新軍荀罃佐之

楚曰騁　左傳曰楚子使屈蕩尹固王午城郟而還

雞鳴　古今樂錄曰雞鳴歌者言天下雞鳴一遍也

雙翟前建旗貝胄稜威

入彭城館　元和郡縣志曰彭城縣漢舊縣也

雖然惟北別風期幸共存　徐謂

門上旅食於門　鄭玄曰旅客也

從人在旅　鄭玄曰旅客也

而從祭者　鄭玄曰旅客也

七門是謂　鄭玄曰旅客也

入彭城館　元和郡縣志曰彭城縣漢舊縣也

雖然惟北別風期幸共存　徐謂

門上旅食於門　鄭玄曰旅客也

從人在旅　鄭玄曰旅客也

而從祭者　鄭玄曰旅客也

七門是謂　鄭玄曰旅客也

庾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三十五

鍾山應人旅　鄭玄曰旅客也

門上旅食於門　鄭玄曰旅客也

從人在旅　鄭玄曰旅客也

而從祭者　鄭玄曰旅客也

七門是謂　鄭玄曰旅客也

入彭城館　元和郡縣志曰彭城縣漢舊縣也

雖然惟北別風期幸共存　徐謂

雲起嘉　宋玉風賦曰大王之雄風也

雲起嘉　宋玉風賦曰大王之雄風也

飛迴楚　楚辭曰飛龍翩其反

雪下楚　楚辭曰飛龍翩其反

楚魂爲　楚辭曰飛龍翩其反

雪歸　楚辭曰飛龍翩其反

舞春琼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有神女降於宮內

安宮笑　公羊傳曰宮中之門也

之女落之　公羊傳曰宮中之門也

處處　公羊傳曰宮中之門也

有情公　公羊傳曰宮中之門也

言故魂　楚辭曰魂兮歸來

歸早　楚辭曰魂兮歸來

槐庭重　周禮曰槐木三公位焉

名羽　周禮曰槐木三公位焉

夏餘花欲盡秋近蟬將稀

水流浮磬動山暗雙翟

年代　世一作殊

殊玳俗風

雲起嘉　宋玉風賦曰大王之雄風也

雪下楚　楚辭曰飛龍翩其反

楚魂爲　楚辭曰飛龍翩其反

雪歸　楚辭曰飛龍翩其反

舞春琼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有神女降於宮內

安宮笑　公羊傳曰宮中之門也

之女落之　公羊傳曰宮中之門也

處處　公羊傳曰宮中之門也

有情公　公羊傳曰宮中之門也

言故魂　楚辭曰魂兮歸來

歸早　楚辭曰魂兮歸來

槐庭重　周禮曰槐木三公位焉

名羽　周禮曰槐木三公位焉

夏餘花欲盡秋近蟬將稀

水流浮磬動山暗雙翟

年代　世一作殊

殊玳俗風

庾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三十六

平舞雩也

同州還

赤岸繞新村高城臨綺門霸城岸應周故門澤民也門書云至宣帝於帝雕門色赤紀人青圖岸五相名曰澤幸撫為後人名曰長十出州安城城門白

范雎新入相穰侯始出關輔重千乘有餘馬上林催獵

范雎秦昭王相穰侯出關東出南壁第一門門或曰青門門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門者秦時所造也雎人攻穰侯先發之伐者秦昭王用范雎之計於諸侯遂陽之屬皆出關富於就於商而邑號封侯者百里史記正義曰上林苑方二百里苑中養禽獸以供宗廟賓客也

譬河橋罷渡喧漢舊修備今橋津梁也在今蒲州河東縣西南蒲州河東縣北

從駕觀講武

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狝田車徒之法以下之定其名號辨其旗物之用帥以至於郊遂以教戰法還至於國以饗士卒而賞罰之

置陣橫尖起開營雁翼張

置陣橫尖起開營雁翼張史記李將軍為人廣善觀水草舍止軍各以便不擊刀斗以自衛其軍簡易無約束

校戰出長楊兵棚入闕場

漢書揚雄傳曰孝武帝修飾文武之備以為後世度也雄以為奢侈之費非所以為訓也乃因校獵之事而風之其辭曰於是乘輿乃登夫玉輅駕六飛龍建華旗之旃鳴玉鸞之啾啾金鉦振而清路鼓騰而雷駭奮泰武於神畤揚殷憾於崇山蹈嵩岱而軼恒碣捷鯨鯢於東海殪豪猪於南山西厭月窟東震日域迴軼天衢經紘宇宙之外出入日月之故道馳騁乎六藝之囿驅騁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狡兔於東觀之囿捕狡獸於南山之趾上林賦曰於是乘輿駕大宛之馬黃間之輅乘鉅黍之乘六玉虬之駟拖蒼螭之委蛇靡鳳皇於太平涉青雲而上浮遊蓬萊之山覽觀乎三輔黃圖曰閶闔門五門中央門也漢修飾之以備行幸也今俗呼為閶闔門門有二觀觀上有銅鳳凰高丈餘下有銅龍銜璧以為飾門內有雙闕闕上有銅鳳凰亦

上將出東平先定下江兵
空山夜火明低橋澗底渡狹路花中行
錦車洞建飾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寒外夫人
雨檄發蝦蟆斷雲歸一雁征賠擬朝石渠
鼓沸沙鳴橫海將軍號長風駿馬名
雙旗有翼入軍於越吳都賦曰了胥死十倍習御於長風江卯乃露布將東電邁戎部行曰兵車駟介軍趨武部行曰車騎千乘萬騎千羣
歸氣若越絕書曰了胥死十倍習御於長風江卯乃露布將東電邁戎部行曰兵車駟介軍趨武部行曰車騎千乘萬騎千羣
奔馬海乃
城常郡是陽也王粲為伏虎弓而射於此弘農郡有伏虎亭而射於此弘農郡有伏虎亭
又郡國志南郡宜城縣有上洛縣有上洛城
南郡宜城縣有上洛城
伏石動振鼓沸沙鳴
名遠漢書吳越傳曰吳都賦曰
名遠漢書吳越傳曰吳都賦曰
橫海將軍號長風駿馬名
鼓時沒自鼓有橫海將軍號長風駿馬名
兵常鼓自鼓有橫海將軍號長風駿馬名
長風駿馬名
雙旗有翼入軍於越吳都賦曰了胥死十倍習御於長風江卯乃露布將東電邁戎部行曰兵車駟介軍趨武部行曰車騎千乘萬騎千羣
雨檄發蝦蟆斷雲歸一雁征賠擬朝石渠
歸氣若越絕書曰了胥死十倍習御於長風江卯乃露布將東電邁戎部行曰兵車駟介軍趨武部行曰車騎千乘萬騎千羣
奔馬海乃
空山夜火明低橋澗底渡狹路花中行
錦車洞建飾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寒外夫人
是觀此數峽中語知行
城言與建與起人人有衆人在衆人在衆人在

飄飄颯颯車轅出沒望迎旗慶望選將陣迴風即送師
月山峰石似眉峽路沙如拂紅粉岸柳彼青絲錦城通可望
迎鞍念此時在滇在蜀戰何用武安得
同盧紀室從軍
河圖論陣氣金匱辨星文
庾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九
鳴鼓角天上下將臨鐵騎馬飛梯卿度絳介幣愛汾
地中

伏閘遊獵

虞旗若日晴獵馬向山橫
翁雨之野植虞旅中致山
山梁雌翅行閘張掎曰觀名照易

庾子山集　卷之三　三十三

聲烏噪山谷鸞鳥鳴岡阜
闇弦烏自落望火映空驚
誰知羿陵下願入雕陽城

見征客始還還遇獵

貳師新受詔長平正凱歸
詔言乘戍馬未得解戎衣
故人迎借問念舊始依依
河邊一片石不復背支機

庾子山集　卷之三　三十四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

五明敎已設三元法復開
論心一無盡說二敎同歸
燈裏尋花徑香中禮梵回
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

奉和法筵應詔

二敎談三藏一乘辨十因
法雲通慧海定水淨禪輪
天花不假種人力自香

至老子廟應詔

無勞問待詔本乘蜺盛丹須竹飾壯樂用刀井古樹低於龍吉封之綠繩書白虎下黃帝將見人間如子方三丁別途經七聖述惟當別關史直向流沙西孤煙起非山百鳥啼路有

乙酉都督王京兆飛遁七寶名蒋山赦有周王游京中九山書後

乙酉都督王京兆飛遁七寶名蒋山赦有周王游京中九山書後

新芽青泥美熟芝

新芽青泥美熟芝

樵客值仙基

樵客值仙基

唐子山集 卷之三 詩

春和同泰年浮屠

春和同泰年浮屠

茗茗凌太清照殿北東京

茗茗凌太清照殿北東京

層出九城古詩曰雙闕百餘丈風吹桐柏霊積行雲凝幡播慶鳥歸倒景一般又曰一般又云般旋也高一般又曰般樂也般音班般桓不進也般音盤般般入雅之班中大雅注云般樂也般音盤般般入雅之班中大雅注云方丈曰崑崙一名圓嶠一名方壺一名瀛洲一名蓬萊一名仙人一名神山一名流洲一名滄海一名大壑一名岱輿一名員嶠一名方丈一名蓬丘一名壺梁一名昆侖一名閬風一名天柱一名天門一名地維一名地柱一名地關一名地肺一名地首一名地足一名地中一名地根一名地角一名地脈一名地理一名地形一名地勢一名地貌一名地象一名地圖一名地志一名地記云被一般又曰被一般又曰被音般又曰被音般又曰被音

重繕千仞塔危礎九輪摩上山梁午斗廻張衡賦云上山梁午斗廻階下雲峰出應前風洞開隋敬鐘聲度中天梵響來平時欣侍從於此暫徘徊

和何儀同講道遣懷

無名仰講道有動定論機老子曰道可名非常道名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欲云以觀其徼妙名曰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拾講歸安經讓體盾正業理儒衣似得遊馬趣能同

和何儀同講竟還懷

拾講歸人徒無捨我講學長安市後漢書曰朱暉字叔優勞邑而先學於細侯後為長安市掾之後名聲日著同舍學者數百人暉不與爭競後乃以名聞公車徵拜侍御史居無何病免歸鄉里教授門徒著錄

無事石山深足細泉知松徑百尺少鶴巳千年之
名聊有如白雲之所知鶴之豈少遊越萬巳有近
別年數則千老如松也齡者
野鳥繁絲鳴山花爛火然洞風吹戶襲石乳滴
牖前雖無管絃終見野人彈琴索索無眞氣悲悲
有俗心常思水鷺飛何失林步兵本飲酒中散未
彈琴索索無眞氣悲悲有俗心
擬詠懷二十七首 以篇在第
旨同文世代亦異故列為少作 十七
首顏延年
白與子共老白髮與子同歸子不忘我我不忘人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
遊為樂當及盛年
昔聖王愛人以德不以遠故遐荒異俗人自綏王
道遊無窮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斯言誠可信何為自結
束
人生貴及時何為自結束
人生貴及時何為自結束
人生貴及時何為自結

後與陰鏗同使北齊鏗有別詩曰不言別定遠應爲萬里侯
酒酣謂曰卿今入北不得已人生有命卿勿以爲慮因贈
表一通諸曰無表不得渡關虎口頭定應爲萬里侯
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秦史記曰燕丹子質於秦不得歸
丹請曰日烏頭白馬生角乃許之仰天嘆曰烏頭白馬生角
乎因俯而頭白馬生角秦王曰人窮困迫於我我安得不與
乎乃爲丹言於秦王曰燕丹之行天下莫不聞也今秦王
以迫於強秦之威而留之燕雖小國也其急發兵以自衛
秦王之計未定也願王之速遣之以絕燕之望而堅其交
王曰願得燕太子丹之肉以復吾恨也丹曰願得秦王之
心而剖之以釋燕國之怨也其後秦王遣之歸燕丹乃求
勇士得荊軻而使之西入秦軻既至秦王大悅羣臣皆懼
軻因奉圖而獻之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
右手持匕首以擿秦王秦王還柱而走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皆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
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
不得上秦王方急以故不及下以手共搏軻而軻廼以匕
首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自知事不
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
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而秦王不樂者
良久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以賜夏無且金二百
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
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
仍留樂毅書
爲人書石頭李延壽北史曰樂毅子仍留樂鄉本不願也李
欲於說延壽書石頭以質曰曰父年老於燕十有餘年
以親本不遂周不通須與君永之好曰晉侯聘魏承之嫁
時聖君賢
臣子思歸
鄰才智盡空
傷年暮秋
三子年甲戌元聘魏承之嫁時聖君賢臣子思歸鄰才智盡空傷年暮秋
楚材稱晉用秦臣卽趙武
之後漢書輿服志曰武弁大冠諸侯王公侯將軍所冠也
楚有材晉用秦臣卽趙武
鄰客非所寫安寧獨未安
鄰客謂庾子山也安寧公之子寫安寧公之子
鄰客非所寫安寧獨未安
泣悲去舉慢然憶相韓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使叔向之子去魯而顧嘆叔向曰子
泣悲去舉慢然憶相韓
惟彼窮途勞知余行路難
張良傳曰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
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因業取履
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履因笑而去良殊驚異隨目之父
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老父去
良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來良夜半往父亦先在復怒曰後
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雞鳴良不寐須臾往父又
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良因怒之伏曰
當爲老人孝其後良誦習之遂以王者師
惟彼窮途勞知余行路難
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

嗟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寧知炭欲吞
史記曰豫讓者晉人也故事智伯而國士遇之及趙襄子
殺智伯豫讓又欲殺襄子襄子義而釋之豫讓又漆身爲
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曰狀貌
不似我夫何其音之似也豫讓聞之乃又欲刺襄子事覺
襄子曰豫讓天下賢人吾謹避之耳遂釋去後又漆身爲
癩變音乞於市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以刑餘之人而
欲行大事以報讎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爲臣而又
欲殺之是二心也吾所爲甚難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
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
人言堪主國
人言堪主國出晉史
人言堪主國
雄圖不復申
雄圖不復申出晉史
雄圖不復申
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
人出晉史
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
悲歌已壯情已
悲歌已壯情已出晉史
悲歌已壯情已
吳起臨西河而泣曰使河山之固在我有之後世傳之
吳起臨西河而泣
魏文侯以爲西河守甚有威名秦人畏之韓人不敢東鄉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
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
傷劉向子悵史遷孫
劉向子悵出晉史
傷劉向子悵史遷孫
頓重天懸千金輕一言悲
頓重天懸千金輕一言出魏書
頓重天懸千金輕一言悲

集041-253

悲歌度遼水　燕丹作此聲　壯士髮衝冠　今人猶未平　按劍清秋夜　明月照高臺　慷慨成素霓　蒼茫動哀雷　雖無聶政客　千載有餘哀

燕丹子曰荊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軻既上車而去遂不顧荊軻至秦持樊於期頭函及燕督亢地圖以奉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擊軻軻廢而倚柱箕踞以罵秦王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秦王之左右既前殺軻軻既死秦王不怡良久論功賞群臣及羣臣侍者各有差而魯勾踐獨不得賞左右曰惜乎勾踐之不賞也勾踐前曰臣嘗與論劍有說而王怒臣願復有說則可不則請就鑕鉞王乃復坐勾踐曰夫布衣之怒也免冠徒跣以頭搶地天子之怒也伏尸百萬流血漂櫓今足下所以說天子一不合則引天下之匕首以造咫尺之勢臣以為王之所以失道者此也王默然有頃曰客坐就舍吾之論劍已畢矣

燕丹子曰荊軻之中大鳥北遊小鳥送之至碣石小鳥曰秦北遊水始冰軻曰燕南水未冰軻何以知之小鳥曰秦北遊水始冰燕南水未冰軻何以知之小鳥曰秦北遊水始冰燕南水未冰軻何以知之小鳥曰秦北遊水始

莫知其中圖讖之秦也游東方之人過而殺之後入關者不得酒而飲乃以蠟置酒上使被之及今門下游自此始也

橫流遘屯愚上墜結重氛

天道或可問微兮不忍言

山起怪雲生哭市如聞之昔市有妖氣

無知所獻矣結重氛下卦名屯爻辭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昭之徵也

新市人王匡王鳳與諸亡命以救於綠林中漢書曰莽末荒饑人多相聚入山澤掘鳧茈而食更相攻擊

布謂任敖也

庚子山集　卷之二　二十

綠林多散卒滿波有敗軍

綠林山在今安州應劭曰在江夏雲杜縣西北

吉士長爲吉善人終日善大道忽云乘生民隨事寒

易曰君子長也吉也善人也

有情何可銘忘懷固難遣觸緒季氏置

虎振荊王圖

左傳子家子曰鱗之動必有大風從之今及門而謀其不壁可知也

種意一日衡城卷

王粲詩種意在衡城

六國始咆哮縱橫水定交

史記蘇秦說六國合從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秦四塞之國天下之雄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敵國莫能當也

玉關徵綉節

漢書曰武帝時西域諸國多背畔匈奴而親漢漢使者相望於道

斬骸猶換子登壑已懸梟

左傳楚子圍宋城析骸以爨易子而食

壯氷初開地音風正折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爲雨雪雨之陰凝而爲霰霰之陽凝而爲雹雹之陰凝而爲霜霜之陽凝而爲雪雪之陰凝而爲冰冰之陽凝而爲雨雨之陰凝而爲霧霧之陽凝而爲露露

橫在一片長松一兩株對君俗人眼真與理當無
暇老搜荷葉家童補棠跗竹林子戶封甘橘萬頭奴
足也黃書曰漏山今會臨終營墳其子故竹此其人千與千戶侯等吳志綝
君見思公谷真言此谷愚
千足
年課牛不生駒遂將谷與愚為名買駒少入愚谷公谷

始知千載內無徵但有市門傳四
楚方楚以正朔至楚子乃稱王秦以楚子乃稱公秦定四
年楚子以方城之外與秦人盟於皋鼬秦人以楚背盟伐楚
楚師敗績秦人獲楚公子勝及大夫鍾建而還秦昭王十六
年秦伐楚取宛葉以西十七年秦白起伐楚取鄢及西陵二
十七年秦伐楚取巫及黔中郡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復拔
楚十五城楚王走保於陳二十二年秦拔楚巫黔中郡以與
楚王戰楚大敗秦殺楚將唐眛二十四年秦拔楚十六城秦
置南郡楚王為秦所遮奪武關而西遂留之秦三十年楚王
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秦昭王怒復發兵取楚三十城三十一
年秦復與楚王會武關楚王畏秦欲走魏魏昭王不內楚王
懼復之秦秦留楚王遂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三十二年楚
王客死秦歸其喪楚人皆憐之頃襄王立三十六年秦拔楚
十五城楚頃襄王東收其民而徙都於陳三十八年秦拔楚
巫及江旁十五邑為南郡楚王亡其四邑保於陳東北數年
楚復盛復徙都於壽春後八年秦滅周之典鄉以楚正朔楚
王亡在外而死秦不以諸侯禮葬之秦滅楚之後十四年陳
勝乃起大楚之將亡也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及
秦滅楚之後楚懷王孫心為民間牧羊乃立為楚王從民所
望也陳勝王不滿六月耳其將秦嘉等恐其不能為大事乃
不從陳王而更立景駒為楚王嘉等軍敗而景駒死不能為
楚後楚將項梁聞陳王定死秋乃求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
人牧羊者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項梁為武信君項羽
為魯公項羽為長安侯項梁封為武信君項羽為魯公項羽
為長安侯項梁敗死定陶項羽為魯公項羽為長安侯項羽
乃與沛公西略地入武關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
室帷帳珍寶婦女以千數沛公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
霸上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入此殘賊之
餘正宜縞素為資以誅殘賊今始入秦宮即安其樂此所謂
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之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召秦父老豪傑與約法三章曰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之沛公
欲王關中用張良陳平計厚賂項羽項羽乃引兵西屠咸陽
殺秦降王子嬰燔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乃出關之後諸至之秋項
羽乃分天下王諸將以故秦降王為王時楚冬十月為五
琳盛

昔師曠之奏清徵也有玄鶴二八銜
人多關塞衣寒衣聞建平行詩曰
平不動秋蓬卷欲飛天建官書曰秋風日動楊
樓船職今年不解圍
漢書揚雄曰楊
思鴈戶侯中夜忽然悲
書李已來不能為國建謀也漢
何時能不憂
書曰紫人知命不憂吉日梁人知命不懼故曰
新秋似舊秋露井連氷下簪瓢挂火流樂天乃知命
樹蝶定自非莊周
樹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自喜不知周也蝶夢為周也幾月如利月
逢時今當高祖世琴瑟遍桂裏書卷滿牀頭雖言夢
為戶侯登遠道
在死猶可忍為辱覺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
古人死且可忍覺不能忍越乎死猶不安於此故爭死有烈性者自愛如之
其心長自寒而面可熱者鄭朱矣漢書鄭朱貴幸而面熱而
其面雖可熱
人多關塞衣寒衣聞建平行詩曰
平不動秋蓬卷欲飛天建官書曰秋風日動楊
樓船職今年不解圍
漢書揚雄曰楊
思鴈戶侯中夜忽然悲
書李已來不能為國建謀也漢
何時能不憂
書曰紫人知命不憂吉日梁人知命不懼故曰
新秋似舊秋露井連氷下簪瓢挂火流樂天乃知命
樹蝶定自非莊周
樹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自喜不知周也蝶夢為周也幾月如利月
逢時今當高祖世琴瑟遍桂裏書卷滿牀頭雖言夢
為戶侯登遠道
在死猶可忍為辱覺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
古人死且可忍覺不能忍越乎死猶不安於此故爭死有烈性者自愛如之
其心長自寒而面可熱者鄭朱矣漢書鄭朱貴幸而面熱而
其面雖可熱

人多關塞衣寒衣聞建平行詩曰
平不動秋蓬卷欲飛天建官書曰秋風日動楊
樓船職今年不解圍
漢書揚雄曰楊
思鴈戶侯中夜忽然悲
書李已來不能為國建謀也漢
何時能不憂
書曰紫人知命不憂吉日梁人知命不懼故曰
新秋似舊秋露井連氷下簪瓢挂火流樂天乃知命
樹蝶定自非莊周
樹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自喜不知周也蝶夢為周也幾月如利月
逢時今當高祖世琴瑟遍桂裏書卷滿牀頭雖言夢
為戶侯登遠道
在死猶可忍為辱覺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
古人死且可忍覺不能忍越乎死猶不安於此故爭死有烈性者自愛如之
其心長自寒而面可熱者鄭朱矣漢書鄭朱貴幸而面熱而
其面雖可熱

心寒知水興於熱中者也恒中取明鏡破鬪自照看幸無棱餓虎
有犯兵欄史記曰許負相周亞夫當貴至王人入口曰有一女子
公男也後十五日當主人十妻五夜生一男後封侯十七日當
傷而死之亦有兵死之相也周亞夫不能死兵死之相也
擁帝時驅傳乘亭不據鞍漢書曰魏從容謂曰將軍獨不見
代郡逢劍轉遂陽桑欲乾
秋雲紛絮結白露水銀團
如粉裝秋秋在代郡之桑都上有孔穴民間傳曰上有孔穴今民
多殺牛避癘疫忽市朝變蒼茫人事非
思採禹穴無用臨皐蘭
漢書馬融廣成頌曰過
[illegible]

水銀團也毛詩曰零露團兮
有蔓草零露團兮
遷傳曰上會稽探禹穴
上有孔穴今民間
葬喬山下有徐福名盧諶書曰為政而
名盧諶書曰為政而
[illegible]

小薇也了不見史記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薇亦在下死
人之遂曰薇亦周之薇亦在下死
為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餐菜矣在下死於首陽山薇亦周之薇亦在下死
懷愁正掃思採禹穴無用臨皐蘭
避熱猶采薇食薇為已有采薇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從三輔黃圖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弓墮視其弓而悲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漢武帝時方士公孫卿曰仙人可致也於是作通天臺高三十丈置祠具以候神人上有承露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飲之曰武帝既祠太山還至魯曲阜望祭孔子遂東臨大海冀遇蓬萊安期羨門之屬及方士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恐譴去乃作柏梁詩詩曰日月星辰和四時驂駕駟馬從梁來二千石臣樂無極醇恩誼厚甘露降枯木復生渠堅木朽安可久黃金為君門生死不相負陵松柏後凋於歲寒

銅爵妓遍學西陵陵松柏後凋於歲寒

無問無不問有待何可待

疑行海時尚早沈吟欲歸人先改

人先改不問已先知不問已知不言言已遲

言遲已知不言言已遲不言言已遲言遲已知

已知不言言已遲言遲已知不言言已遲言遲已知

言遲已知不言言已遲言遲已知不言言已遲言遲已知

言遲已知不言言已遲言遲已知不言言已遲言遲已知

言遲

和張侍中述懷

張侍中疑即張緝也緝字孝卿緝弟也緝官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

梁鼎下揚刑久飛灰

梁鼎下揚刑久飛灰

禮鶴峽春事來

禮鶴峽春事來

陽竊乃悔各世季誠直剡

陽竊乃悔各世季誠直剡

和張侍中述懷

和張侍中述懷

軸折昔王不復回

軸折昔王不復回

出門車

出門車

荷恩深故組竟無開君輿容寂寞

荷恩深故組竟無開君輿容寂寞

負鉏遂移山藏舟終夫壑

負鉏遂移山藏舟終夫壑

忽已瓦徒爲鶴

忽已瓦徒爲鶴

承嘉獨流寓中原性命鏤

承嘉獨流寓中原性命鏤

曙昔逢知已生平

曙昔逢知已生平

庾子山集　卷之三　四八

弁河絕地組折但頓天角

弁河絕地組折但頓天角

成琴消水飛如雨天星落

成琴消水飛如雨天星落

晉亂宮中已開胡騎滿城中永嘉初東遷太元始李雄稱王洛陽注曰也中以胡騎滿城中永嘉初東遷太元始李雄稱王洛陽注曰也

入絳亟趨狎暱級伏幢終

季川上樂爲二從不了人之品長安又來市宋市白以失忘面木有名康樂買賣十乃價值人休樂或写賣於也下賈後無色曰無十日我不長女市女越名子口不辨女書振然而嗤之市口康

農談止轂輦野膳惟藜藿

叙寥共鶴旅蕭條

琴悲忘疑舞酒薄

同負鄰

農談止轂輦野膳惟藜藿

叙寥共鶴旅蕭條

琴悲忘疑舞酒薄

同負鄰

徒懷琬琰心空守黃金

曰無酒酒則傷也可樂則樂可憂則憂可以
不失其正矣

周公謂伯禽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德罔悔我心靡愧

惟有任明恥無從劍谷口有秋穫

荀子曰有國有君不務本而務末則民貧上好禮則民爭義則民服上好信則民情上好事則民力上好利則民詐

荀子曰人之所以生者禮義之謂也

禮記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順顏色出辭氣而已矣

禮記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順顏色出辭氣而已矣

禮記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順顏色出辭氣而已矣

奉和趙王春日

城傍金谷苑園裏鳳凰池

薄面皮

薄面皮細管調歌曲長杉教舞兒向人長旻臉山來

樹葉本能吹

樹葉本能吹梅花絕解作龍口出蓮子帳心垂

夢入堂內

雕梁舊刻杏香壁本泥椒

銀梁動紅輪帔角斜

銀梁動紅輪帔角斜沙堤裏併作一團花色如人面花人面新條亂上格春水漫吹

小彤裁髻繡紵抱腰

小彤裁髻繡紵抱腰下裙長綺帶之餘紫綬花

歌曲風吹簷箔火炙調

歌曲風吹簷箔火炙調光釵焰動影鏡花搖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

鏡欲滿鶴頭市應傾

鏡欲滿鶴頭市應傾

能日出蓮子帳心垂

能日出蓮子帳心垂

雕梁舊刻杏香壁本泥椒

雕梁舊刻杏香壁本泥椒

夜聽搗衣

夜聽搗衣

秋夜搗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書日明

庚子山集　卷之二　詩

陰虛桐採鳳林　石高砧石之山有杵聲名之所出也谷共水海經出焉曰長西襄郭谷之一聲聞七百里今東元陵年襄泉

亂杵變新聲　石燥砧聲衣來緝上公克曰栗尚曰名如成訂漢之髮髻也小髻宜聚頂圓腰

逾譬桐虛杵絕鳴　桐石調杵不以也雅之桐砧曰實也雅文器之字云謂笛聲不氣也小髻也來似觀以補缺忠小裙裹不也無補以觀

鳴石出華陰　石燥砧聲衣來緝上公克曰栗尚曰名如成訂漢之髮髻也小髻宜聚頂圓腰

庚子山集　卷之二　詩

秋砧調急飾亂杵　秋砧調急飾亂杵

春杵也　春杵之聲哀實地猶金切南帝

曰砧長杵之聲哀實地猶金切南帝

運織成鬢髮鏡也　運織成鬢髮鏡也

有餘號髻飾鳥望不施爭

左民傳曰縛如項杜寸

寶領也譬富可勞不欲使

圓腰疑宛腹也釋名云腹複也重複也

無稽者也又有胸腹橫加其膀便於

小鬢宜聚頂圓腰　小鬢宜聚頂圓腰

同心竹葉雙去雙來滿　同心竹葉雙去雙來滿

房北戶竹下開基勝者長命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

絲纏並結號北成果永長思思乃免苦鵲衣之時見衣中纏

之猶連為結針向各向雙雙無穿則恐怨思平蓋之獨守樓

遠為針各雙無恐怨平蓋之獨守樓

聚槐雙去雙來滿　聚槐雙去雙來滿

人造人衆人之名詩白城之城北城北城之城北城

偏不合長衫袖偏宜知也　偏不合長衫袖偏宜知也

釋名曰裙下裳也裙羣也連接裙幅也

風流鄴和韻裹怨聲慢斷新聲繞夜風婚轉　風流鄴和韻裹怨聲慢斷新聲繞夜風婚轉

參倩用韻為裁製衣也勞也裁衣製也衣也

參倩高堂裁製衣製也衣也

見視視也

龍文鏤剪刀鳳翼繡　龍文鏤剪刀鳳翼繡

端衣後也常

端衣詩云玉之雕琢

滿空中應問長樂殿判徹　滿空中應問長樂殿判徹

庚子山集　卷之二　詩

昭陽宮　昭陽宮

宮二晴黃圖曰長信長秋永

永寧昭陽合歡承恩有四殿女殿高帝倶帝趙皇后居

花鬢醉眼纈龍　花鬢醉眼纈龍

太后常居永寧殿高帝倶帝趙皇后居

子細文紅　子細文紅

制知以物酌也此長婦長婦對姑之稱也

羅吹衣一夜風　羅吹衣一夜風

班婕妤怨詩曰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

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

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羞共輦　羞共輦

新綬始欲縫細　新綬始欲縫細

作兒賀佩綬在室時七日相連日愛臨入百月子四池日作出于雛

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　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

擊節無勞鼓調聲不用琴　擊節無勞鼓調聲不用琴

細腰梁上神記曰楚靈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楚人

節古北詞及水曰高樹之阿有女子其子也向有一女

不佈須作入女能奏郢所女令在施人足高

焚柏是人高水經注淇

錦行須纂後　夫紱謨書與服　結於緌光冕章　紱紱綠紱紱　珮垂於其佩加　今也為楊平成　名詔之章表　綬有黃赤綬　綸也作之用　古者君臣佩　以采組連解

漁陽摻

今紱文後文　衣為衣冕　過是擊鼓之　下用之據詩意　之後參摻而參　太守不知何　二守與廣陵散　結從容與廣　之義散也鼓　也

新月動金波　秋雲汎溫過　度書有七升　遠戚兵而　河水分流　梢陽離別賦　又在臨江愁　思白下歌門　別為賦臨　悲此為賦五　之曲紅顏餘　河水分流　梢陽離別賦臨江愁思歌　復令悲此曲紅顏餘幾多　吉彼梢以離

庾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五七

征戍客今夜在交河

漢書有七科適戍而字也

梢陽離別賦臨江愁思歌

梢陽離別賦臨江愁思歌

復令悲此曲紅顏餘幾多

復令悲此曲紅顏餘幾多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止戈興禮樂修文盛典謨

金石篆河浮雲繪圖霧

連雲雖有閣　終欲想江湖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風驚御史烏　寒雁孤以命形　子實貂　川落將軍樹

風驚御史烏　寒雁孤以命形　子實貂　川落將軍樹

庾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五八

臺市舊槐琅　一以作梧三輔　黃圖為飲　池寒水落

書稱博士明經　拜大夫秦漢　書百官公　卿表曰　奏事公　車待詔　金馬門　學士待　詔公車　門內學　士所待　詔也　漢　舊儀　曰　宣帝　時徵　賢良　文學　皆會　金馬　門　東方　朔枚　皋之　徒　皆　以　文學　顯　於　時　漢　書　曰　公　孫弘　以　賢　良　徵　為　博　士　漢　官　儀　曰　博　士　秦　官　掌　通　古　今　漢　書　曰　公　孫　弘　以　賢　良　徵　為　博　士　漢　官　儀　曰　博　士　秦　官　掌　通　古　今

閣碑石向鴻都　鴻都門學　生年九十　餘不能　行　詔　公車　徵　天下　有　道　術　之　士　方　正　之　人　及　有　至　孝　能　通　一　藝　者　皆　詣　公　車　漢　靈　帝　熹　平　四　年　於　鴻　都　門　內　立　學　鴻　都　門　學　生　及　州　郡　所　舉　孝　廉　除　為　郎　中　者　三　百　餘　人　或　出　於　鴻　都　門　學　或　出　於　四　方　辟　召　漢　書　曰　靈　帝　光　和　元　年　始　置　鴻　都　門　生　三　千　人　漢　書　曰　靈　帝　光　和　元　年　始　置　鴻　都　門　生　三　千　人

芸香上延　書稱博士明經拜大夫秦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奏事公車待詔金馬門學士待詔公車門內學士所待詔也漢舊儀曰宣帝時徵賢良文學皆會金馬門東方朔枚皋之徒皆以文學顯於時漢書曰公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漢官儀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庾子山集　卷之三　詩　五八

寒雁孤以命形　子實貂　川落將軍樹

臺市舊槐琅　一以作梧三輔　黃圖為飲　池寒水落

高譚變白馬雄辯　高譚變白馬雄辯

北原風雨散南宮容衛森嚴出入通金馬門石渠閣疏以為名東觀藏書以為校理凡五百六卷劉向著文章農桑十卷以尺餘素寫之藏於秘閣成帝又於此藏入秘書以類相從分為六略一曰六藝略二曰諸子略三曰詩賦略四曰兵書略五曰數術略六曰方技略其中太史公記三家五帝本紀及列傳七十篇又有大小戴禮記及古文尚書孝經論語爾雅小學十家凡二百三十卷漢書藝文志

竹淚垂秋筠連衣落夏葉人異前蹤物在長安城南文帝霸陵在白鹿山方二十丈高四十丈文帝遺詔薄葬因山為墳不藏金寶因其山勢以為墳也漢書文帝紀云後六月葬霸陵注引晉灼曰霸音伯霸陵在長安東北四十里

舊蘭慚悴長殘花爛熳舒別有照陽殿

趙飛燕女始為婕妤班婕妤為少使在後宮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自傷失寵乃作賦以自悼其辭曰

以喻宇文內史入重陽閣有傷懷之詩

泰在司水看治渭橋

北原風雨散南宮容衛森嚴出入通金馬門石渠閣疏以為名東觀藏書以為校理凡五百六卷劉向著文章農桑十卷以尺餘素寫之藏於秘閣成帝又於此藏入秘書以類相從分為六略一曰六藝略二曰諸子略三曰詩賦略四曰兵書略五曰數術略六曰方技略其中太史公記三家五帝本紀及列傳七十篇又有大小戴禮記及古文尚書孝經論語爾雅小學十家凡二百三十卷漢書藝文志

竹淚垂秋筠連衣落夏葉人異前蹤物在長安城南文帝霸陵在白鹿山方二十丈高四十丈文帝遺詔薄葬因山為墳不藏金寶因其山勢以為墳也漢書文帝紀云後六月葬霸陵注引晉灼曰霸音伯霸陵在長安東北四十里

舊蘭慚悴長殘花爛熳舒別有照陽殿

趙飛燕女始為婕妤班婕妤為少使在後宮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自傷失寵乃作賦以自悼其辭曰

以喻宇文內史入重陽閣有傷懷之詩

泰在司水看治渭橋

虹粉皮鳥翼山帥拱簡枝
雲氣繞彫牕玉女窺
垂如月之照也賦又
葉在上而下面盤根細密行行
帶巢移鳥聲雜囀花間
帖射皮徙有大梟
周文弦入舞曲月扇掩歌兒
風亂吹白虎題書觀玄熊
庭子山集 卷之二十一
池聊得寓目
橫階仍鬱潤對戶即連峰
恒數派開巖即十重北闊
沙州乘亂秋洞口礙橫松
子今日始相逢
國公子
公讌
跨塘凌倒景連雪拒少陽
庭千日賓 卷之二十二
疑極龍鱗上開覺開翅
千尋文杏與十里木蘭香
歌響閨長樂鐘聲徹建
賦用王延壽

書須菩伸將，光[illegible]之日共[illegible]文君相如[illegible]
[illegible]為文君[illegible]光以[illegible]井日[illegible]郭必也兒[illegible]
[illegible]井基切[illegible]其[illegible]餘入[illegible]
[illegible]秋井記[illegible]
[illegible]列者了[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龍來隨馬壁鳳起逐吹簫日色[illegible]

花梁反披葉蓮井倒垂房[illegible]

徒然思鶯賀無以預鸚翔

[illegible]石作芙蓉池如明鏡

[illegible]北閣射堂新成[illegible]

[illegible]何處更相尋高唐賦云昔者[illegible]
[illegible]巫陽臺之下旦而視之[illegible]
[illegible]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

[illegible]卿如[illegible]
[illegible]弁相如[illegible]
[illegible]先王夢[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

明朝寒雨散

[illegible]年華改鏡照出橫門[illegible]

[illegible]貼橫陳帶銷心[illegible]

[illegible]深倚可依石異回林向柳陰翠重來勸酒文君過[illegible]

[illegible]琴[illegible]若遊[illegible]
[illegible]鑷之婢在室加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如服若其公[illegible]
[illegible]體[illegible]
[illegible]其六之此柏[illegible]
[illegible]

一雁落連管兩猿騰由上[illegible]

[illegible]楚魏舒能[illegible]

[illegible]轉箭初調石[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即[illegible]

[illegible]此傳庖洛得[illegible]

[illegible]空心不死樹無枯藤攙賢方知

[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庾子山集卷之四

詩

園庭

錢唐倪璠纂玉註釋

杖鄉從物外養學事閑郊 記曰六鄉 窮愁方汗簡無遇始觀爻 後漢書曰吳祐少時以寫經書自給常懷負笈遊學之志父令牧豕於澤中祐以豕遠羣乃市一豚以送父亭長見祐有異色謂曰卿非凡人當勉修德行後不虛過之劉向別錄曰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序卦下繫上繫說卦文言皆孔子所作也 空庭前芳草發鄰舍早梅開不聞絃管響以此當琴臺 琴臺在臨邛時結詩筵留賓也 聽解鳴鶴操 琴操曰鶴操者周公所作也周公攝政有管蔡之謗公乃援琴而歌以明其志 倒屣迎懸榻停琴聽解鳴 魏志王粲傳曰粲才高舉世所敬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邕賓客滿坐聞粲在門驚喜倒屣迎之 古槐時變火枯楓乍落膠 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兮結陰霧之冥冥 水清開晚結風竹解寒包 盤照採桑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樵隱恒同路人禽或對巢 樵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為隱也 谷寒已吹律節 後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有言陰陽

寒園即事

寒園星散居　搖落小村墟　高隱士一牀　書子月泉心　動陽爻地氣　冰牀厚尺餘　鹿子山集　卷之四　詩　二　舒鍾應黃泉　木動律書云　十一月律中黃鍾　黃泉而北也　其於十二月爻爲子　子者滋也　滋者陽氣　萬物滋於下也　後漢書　十一月一陽氣始上潛　盛陰在地凍未得用事　冰陽氣也　堅冰陰在始上潛　疑地凍水冰　致其根荄而猶盛陰　冰堅也　蔡邕　五月後伏陰至十一月　雪花六出故曰履霜堅冰　詩外傳曰　雪花六出故曰履霜堅冰　詩　鄭玄箋　雪花六出　冰面珠文　故雪　故冰曰雪花　冰曰雪花　冰面珠文

遊仙

爲晉陵太守時作　是賦子山本張平子之賦而作此　寒園即目　衡遊京師四十不仕　晉陵　欲歸田里故　以歸田即目　李周翰曰　事類詩爲

釋名曰星散也　列位布散　也此亦紛雜　記勤謂村邑

山人久陸沉　幽遲忽春臨　是陸　者也　決渠移水碓　開圃插竹林　決渠都賦曰　圃園也　插竹林　決渠都賦曰　孔安國　孔子之　極者仲尼曰　有子門人　夫子門　子夏　子貢　子游　子張　仲尼　泥日　子之賦而作　此

萬不相及　耕種日須深　半斷崩岸始　邪侵短壑吹　細節低聲　芟古琴　敬橋久　處處覓黃金　如長門賦何　長門一紙賦何　馬相如　於解如　悲愁之　陵而文　相奉門云　故錢刀　凡四品　並行大錢　錢識錢　刀錢　金刀者　俗必說　有刀傍者　錢有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天下工爲　文長序　陳皇后　得幸　皇后　復取都　得酒司　馬親幸

臥疾窮愁　危慮風霜積　窮愁歲月侵　留蛇常疾首　映甕驚心　君平問卜林　事詳南陽　人求藥錄　川求藥錄　凡將來見　洪深重　以是非　女太君　方醫術　占師　普聲書　曰杜預　在前　今日故　其之開　爲聲　書曰　杜預　在前　今日故　其之開　爲聲　書曰　杜預　在前　今日故　其之開　爲聲　書曰　

老將相訪山僧或見遺

野相民耕種放柳云名老名野

村翁無酒無絃則有琴

菊翻無酒無絃則有琴

口號人帳前賜

村翁口號人帳前賜

山齋

寂寥尋靜室窈窕就山齋

楚辭曰寂寥兮收以寂寥兮無人之貌王逸曰寂寥空無人之貌

滴瀝泉洗一作遶

路寫露石臥階

全不動盤根惟半畝圓珠墜晚菊細火落空槐

毫野

直置風雲際彌憐心迹乖

試策千金馬來經五丈原

全不動盤根惟半畝圓珠墜晚菊細火落空槐

滴瀝泉洗一作遶

路寫露石臥階

寂寥尋靜室窈窕就山齋

楚辭曰寂寥兮收以寂寥兮無人之貌王逸曰寂寥空無人之貌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五

仙人一遊飲分得兩三杯

金臂下帝臺長曆在蓬萊

得風雲宜何須人事論

蒙賜酒

忽聞桑葉落正值菊花開

令笑來

從今覓仙藥不假九

阮籍披衣進王戎酒

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

行人忽枉道

直進桃花源陶建桃潛
有蓍黍、、、

勝辯水經注曰佛國記於北山經曰中北二山首抑加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泑水謂之加水其中多飛魚其狀如鯉魚四翅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穰郭璞云即鯥魚也三輔決錄曰扶風雍縣有鯥魚池魚常淨王城水經注洛水二水於名二水於洛合洛水又東北逕名曰洛汭也尚書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又東北逕於洛汭又東北逕洛陽城南又東北逕太倉西又東北逕翟泉東又東北逕東石橋南又東北逕大社東又東北逕建春門南又東北逕東陽門南又東北逕七里澗東又東北逕馬市東又東北逕上商里東又東北逕承明門東又東北逕青陽門東又東北逕東掖門南又東北逕宣明門東又東北逕太極殿東又東北逕昭陽門東又東北逕顯陽殿東又東北逕九龍門東又東北逕神虎門東又東北逕總章門東又東北逕司馬門東又東北逕千秋萬歲門東又東北逕金墉城東又東北逕陽渠東

和李司錄喜雨

純陽實允震漢乃眷
昭回易乾卦雲從龍故雨也故曰雲從龍以乎新論之類以此故爲緣故曰龍之媒以此云爾
沉檀下夾道蓄龍媒
明日媒其致法應云下夾道蓄龍媒故雨也
繞電震氣始乘雷久易
象辭亦象雨言在淺上天
繞電震氣始乘雷久易
日爲土類以日承之雷發聲故爲上震以天承之雷發聲故爲下震此卦象雨之所由作
榮滯忘憂日遊碣石山
有聲有聲雷也乘雷海童遊碣石神女向陽嘯
在北海之北碣石山在北海之北
遂城驚於下
所城是大起縣燕水
水西諸郡縣女朝雲發
注大陸上
在地記曰
遊坰計海日晦震大
西志云遼西則爲日
臨曰地之西絕高北
光仰風靡我河洛物

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健好人制詔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鬬猛獸得人而上恐至御前故以身當之元帝嗟以此敬重馮傅昭儀等皆憚而好不為害乃封馮婕妤為昭儀位次皇后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欣為太子也逢二名子為寶子化雖老者上得雖為雄氣上安能久在不出城南邸宿止宿中郎杜富春間三輔黃圖元后傳曰莽仙方奇術以為不死時宮人皆效之作仙人髻折腰步廣袖服周禮內人掌王后之六服以供王后之燕服及賓客之服

御宿敛寒氛言近御宿苑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三

奉和逼使君史東方兎細君

秦名女婿為東床晉王羲之傳曰郗公使門生求婿於王丞相家門生歸白郗公曰王家諸郎皆好惟一人坦腹東床如不聞郗公曰正此佳婿也訪之乃羲之也

奉兵迎蕭史在長安城南遊覽止宿御宿川中有石鼈如蹲狀南俗呼為石鼈子

百年動春律

朱簾捲麗日翠幕蔽重陽瓦凡炎蒸氣三時刻漏長

將催漢宮曲李廣與故人飲屏居藍田山中射獵還至霸陵尉醉呵止之

和樂從同苦熱

楊柳成歌曲清桃學繡文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四

烏鳴還獨解花開先自薰誰如霸陵下猶有故將軍

奉和夏日應令

朱簾捲麗日翠幕蔽重陽瓦凡炎蒸氣三時刻漏長

麥隨風裏熟梅逐雨中黃

開冰帶井水和粉雜生香

與爰生軟荊初蓮開細房

顧陪仙鶴塒洛浦聽笙簧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四

和樂從同苦熱

火井沉熒散炎洲高蔭通

為不起風　石虎
臨淄迎子禮中散就安嚮　思為
美酒會蘭氣甘　劉向
瓜開瓮筒　漢書曰蔵曰百
隱牆東　園後主簡
夢人事屏　音義
和裴儀同秋日　東王
裴儀曰裴
霜天林木燥秋氣風雲高　旅人
家賑作勞　蒙吏
旅人嘆歲暮　愁

山風生戰色不然以大石如
山中有大木光陰有取其蔭夜賦大石
光陰日於
石虎是也
石有常言
思為劉向
石未成雨鳴　光陰
臨淄依古祖寂寞似東平　東平
東平王蒼
學與宿儒敬賓同北郭騷　之師有
村秋日詩大抵詠
和之詩各述其
裴儀之
霜天林木燥秋氣風雲高　旅人
家賑作勞　蒙吏
旅人嘆歲暮　愁

秋蕾抽秒思賦得
雲淡氣肅露凝衣
詠園花
終不定方欲漸浩袍
將往春閣傍聊過看果行枝繁類金谷花雜坎河陽
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流逕金谷中水出金谷東南流注于谷水谷水又東南流注于洛水
之金谷水經注曰水出太白原東流逕金谷中水出金谷東南流注于谷水谷水又東南流注于洛水
業等昔日番居為河陽令潘岳悉種花果
所染之色不知花也
紅無假染自不須粧
燕送歸菱井蜂衙上蜜房非是金爐氣何關相殿香
也
中也菱芡也井蜂也烏也菱芡也
善云風俗通曰今俗井上汲水綆上有轆轤所以引汲也
中之物皆所以獻火殿也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七
王
蜜房
詳
舊衣偏定好應持奉魏
西門豹廟
史記滑稽傳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其所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貧人以故
女多持錢以嫁女為河伯取婦以故貧人女好者多持錢以事河伯以取其錢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
當入河伯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綵為女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為絳帳居之設酒食具以祭
祠之如嫁女兒之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復有好女者恐妨己之大巫嫗
必以為河伯婦投之豹曰至河伯時幸告巫嫗送河伯婦豹即自投河中良久豹曰巫嫗何為久不來
弟子趨之復投一弟子趨之復投一弟子趨之復投一弟子豹簪筆嚮河立待良久豹顧謂長老巫嫗
弟子皆起豹曰巫嫗弟子不能白事煩長老一投之巫嫗弟子趨之復投一弟子趨之復投一弟子豹
不復出豹又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投之豹簪筆嚮河立須臾豹顧謂廷掾長老皆起豹曰巫嫗廷掾
不能白事煩長老一投之廷掾趨之復投一廷掾趨之復投一廷掾豹不復出豹又欲使鄉之豪有力
者一投之豹簪筆嚮河立須臾豹顧謂鄉之豪有力者皆起豹曰巫嫗鄉之豪有力者不能白事煩長
老一投之鄉之豪有力者趨之復投一鄉之豪有力者趨之復投一鄉之豪有力者豹復簪筆嚮河立
良久豹顧謂其左右及門下吏皆屬目而視豹俛而視河水良久豹曰巫嫗弟子長老鄉之豪有力者
皆不為白此事何以復罷皆欲去於是豹曰且留待須臾復之狀河伯欲人送婦已而中魁佳丈人曰
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
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
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
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
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
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
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
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
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
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
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
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
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
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
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
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中魁佳丈人曰河伯婦亟白河伯婦亭亭

冥漠爾遊岱湨涼余向泰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

和上少保遷傷周處士

周處士弘讓字子隱其先廣陵人後徙義興陽羨父魯孝廉處士少篤學博綜群籍隱居不仕梁天監中徵為五經博士固辭不就著書言志號曰周子處士卒門人謚曰貞文先生處士弘讓幼而聰明博達頗有文才善屬辭賦口占立就如宿構焉弘讓之為兒也處士已老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童也處士已衰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少年也處士已死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壯也處士已亡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老也處士已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父也處士已久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曾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高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玄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來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始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鼻祖也處士已遠沒而得之愛之甚於諸子弘讓之為人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遠

聘文本舊傳與其鋟梓二組曰我王之人接勞事者晉之賢如加書魯之古大王之代乃可與爲謂矣

四吗吗个乃公子之東曰多訓女之父吕吗更你時了詩之衛干也解而妖晉王貴乘爲以地安中部以第我賜黃鉞于是鋟組个表才就吕爲一位的高事一管文鉞軸制甲乃金圖與以押必有將吕者吳子鳶說中幼曰載也極舜一於乃有仁本子文嚼百命崔文討王諸也而益來一山校公三名吃忘下來管長曰石伽矣吕以也一百名吳輔公於來公來九中史剛物羽昭見與智年父曰之可正有參元味知我治石孫弓十弟乃逆張皮是服之中子旅人事了王季設矢文央勿與衛後故此晉在鄰人夫治鳥此龍吹然發世中西必以乃書只衆大家子晉一是班後衆侧戴國京與相慶曰尚得謀寧詢派

論天文　諸侯無問然　高伶已對曰童子押

頻陰珠玉　驪河陽脂粉妍

是得流水間子荀曰子凡本工其在山而水有潤以君承祖武

倜重十城連　狄水文旺題馬鞭

芬姝　詞服乖懌非彼邊

起烽一作烟高亭燧亭燧高在高陵上有注亂左陵阪於渭北人物殷阜也師古曰烽燧謂候望有寇賊則舉烽火也燧徳類反治直吏反下甲反周禮之部都之內以遠近爲疆埸不以法服亟疾也南建者幡赤設旌門以象鳥隼急疾於事文也或作旗幡通用之者案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以辨軍之向背以旌門以辨軍之前後以旂以辨軍之左右以物名其屬以鳥隼爲旟以龜蛇爲旐以事名其屬以日月爲常以交龍爲旂以象

送鑪法師葬從吳興作

詔泉今日掩石洞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聽竹林鐘送客風摩擁寒郊霜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和侍晚景安昆明池

和春日晚景

歸雁下賓館送蓋出河堤酒正離杯促歌工別曲悽行鈞鯉新盤待摘荷蘭皐徙稅駕何處有凌波洛浦小船神極

餘相訪知余已執手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欣茲洌朔飲對此洛陽
殘秋欲屏扇餘菊尚浮
水日色下三臺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無因侍清夜西園翫
秋光鼈晚天鴈射況中川
絲綸折蓮落花排斗下　作酒幌
晨臨汎泰池　侍宴西園應詔　建安王
此月徘徊
才俊次書曰秦子書曰秦始皇帝紀曰北有長城之固南帶五嶺以守之謂太史記曰蒙恬北築長城塹山堙谷蜿蜒萬餘里又曰秦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陽山亦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曰秦發天下謫戍邊地西北有長城之役又曰秦發閭左戍漁陽九月會大雨道不通皆當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於是陳勝自立為將軍攻銍酇拔苦柘譙皆下收兵得車六七百乘騎千餘步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陳門下譁遂入殺守丞乃召三老豪傑與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楚社稷存亡在此舉今將軍張楚王王陳陳勝王凡六月餘周章西入關至戲兵數百乘車千餘步卒數萬人章邯擊破之周章軍走出關止曹陽二月餘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生驪山徒人悉發以擊楚軍大破之章邯又進擊破呂臣軍於新陽呂臣軍走陳陳王誅呂臣軍新陽南呂臣為蒼頭軍別將引兵之陳誅陳王頭於是章邯以為楚兵不足破因北擊趙大破之趙王歇及張耳皆走鉅鹿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鉅鹿急章邯軍遠糧乏兵食少項羽悉引兵渡河擊秦軍鉅鹿下戰九絕其甬道大破之王離涉間自燒殺蘇林曰涉間為秦將軍恐誅不降自燒殺也蘇林曰涉間為秦將軍恐誅不降自燒殺也
水日色下三臺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本和溶池初成滿
開春物倍芳
洛陽記曰洛陽城西大城二十五門門三道中央御道夾道種銅駝銅駝西有金馬門
遂積翠
晉
湜更識昆明灰
漢書西南夷傳曰滇王與漢使者同觀滇王問曰漢孰與我大使者還具以報漢天子以為滇小侯賜之印綬其俗耕田有邑聚有君長以十數其西靡莫之屬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有池澤其俗或土著耕田有邑聚或

驛書聞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火食時行到東北來火乃熄行淑不知其後忽一日大風天霧晦暝對坐廿里見人所在問之其日還成都現友人別在處也

別周尚書弘正

南史云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元帝時為中書侍郎太子詹事領著作平元年為都官尚書陳武帝受禪弘正入為吏部尚書嘉元年自周還建康宣帝太建元年周天和三年之授尚書令二年之授司空五年之授太傅七年薨贈太傅諡曰文貞

扶風石橋天柱作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其非真子山集　卷之四　詩　三九

幾年袁安之四世人正在黃門一反顧御徑應慚然自知慈不已徒勞減恩紙晉書樂廣與潘岳姻好岳謂廣曰衛玠談道每輒造微精析名理廣不與辯而神情超詣衛玠嘆曰若人胸中當有武庫使玠見之冰釋理順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述異記曰水際謂之瓜步因名瓜步山也酈道元水經注曰小紙去瓜步數十里有故城號曰瓜步城

別席慘無言離悲兩相顧君登蘇武橋我見楊朱路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為典屬國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末異也按別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元帝時為中書侍郎太子詹事領著作平元年為都官尚書陳武帝受禪弘正入為吏部尚書太建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帝長安太子廢事宣帝三天和三年之授尚書令二年之授司空五年之授太傅七年薨贈太傅諡曰文貞

別周尚書弘正

本同而末異也按別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元帝時為中書侍郎太子詹事領著作平元年為都官尚書陳武帝受禪弘正入為吏部尚書太建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帝長安太子廢事宣帝三天和三年之授尚書令二年之授司空五年之授太傅七年薨贈太傅諡曰文貞

玄菟

後漢書曰公孫度遼東襄平人也初為郡吏以嚴猛稱稍遷玄菟太守

雪行河水乘冰渡

魏志曰公孫度遼東襄平人也初為郡吏以嚴猛稱稍遷玄菟太守

顒子著朱喬知余在

別頃七入蜀

峻嶺拂陽烏長城連蜀郡

岡陽水經注曰小紙去長城數百步陽險烏道

山長半股折樹老半心

石銘懸劍閣沙洲聚陣

枯由來兄弟別共念一荊株

吳志曰張昭與子奮書曰汝與子山上同學而陳道不通如之投刺而不遇如之故人情各有所在別君亦其本圖之士各有志非相強也

關山負

觀名節石乘潮以重鄭史又孔
觀蕭南似者輛說文名驛說
想帷蓋爭長憶干戈枚江汇元駕
雖同鼎市於猶聽趙津歌女皆泣而活史忍手割成一七泉潮以重鄭史又孔
超垂跪先酌記久太曰二於月十其東簽取記曰安
能限取盆以曰請子請臣嬖女二少流上案索碩風
于節道旁待刑少死妹之婿丑年進殘峽作路水注
之乙爲若急制待手視罪我盟要也注向舟游曰
夫劉敞無洗晞之日之也爲吳公出　建詩曰有泥
人乌雖人師測乃巳灰愛伯晉會洪

受詔郎連反申城琅勒選
帶秋聲落容顏寄言舊相識
嶠車初逐李定遠木隨班
長楊苑
二川羽檄馳六郡良家選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
河曲鶱雉憐鹿皮返　驚

歲歟今復何如　魏迎河故云河曲

和王內史從駕狩

王內史定也節度使字同

冬狩出離宮還過猟武功

物畢成猟回欣之　山者文以爲終南

潤橫偏礙馬山巖絕繹亏更巇亦落雁韓巇踏熊

博物志曰更歲當曰然試可於此平事出戰國策烏雁之駿大也雁南子曰烏之下也天下熊能擘緣上樹見人曰熊之下也天下熊不能而其黠始春而出黠如熊白而美也而熊小如熊白一面細誰肯一一山重秋呂氏春

猟開三面網誰肯一一山重

兒編置四面祝其所欲高者高下吾取其入道士館

金華開八景長洞上三危

黃庭內經曰兼行形中然陶八之象也仙家之幽之人者也危之

鶴度風管鳳凰吹

曰往得風氣而成長尺云鳴鳳吹笙也漢書

野衣縫蕙葉山中參筭皮

今是之謂服虔曰以竹皮作簦笠也漢書

寒砲門

公孫弘傳

舍時則子

老子曰夫子之舍也

處下惟名惠能言木姓蘧

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門人誄曰寶生也之音帶又柳下惠門人能誄惠之德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與柳下惠立而不與語何其甚方反

立德殊今古資仁一毀譽

左傳曰臧文仲既沒於是乎言德論語曰氏得誰曰孟武伯問子曰太上有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

無機抱甕汲有道帶經鋤

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溉甚用力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少子不欲乎爲圃者卬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吾羞爲之漢書龔遂傳曰勃海俗好治生不愛印綬民有帶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間二日行縣見老人帶杖從後呼入與語曰年老子欲安用此杖對曰賊伐榆枋持以自衛遂曰勃海豈盜賊之謂乎曰歲雖不登民有菑害亦皆收斂藏閉不令流亡盜賊發覺隨輒捕滅以此言之何爲帶劍遂曰吏不禁民帶劍久矣願使勿禁以觀其後遂乃單車獨行到府移書屬縣悉除民帶劍者民之帶劍皆爲銅鐵削刀銅鐵易得不傷人不禁而盜賊自息

王子從邊服臨邛情第如

史記曰吉與如皋令相善相如客遊久困而歸過吉吉從車騎以寵王子從邊服臨邛情第如吉與如皋令相善相如客遊久困而歸過吉吉從車騎以寵

舒

未論鵩龍庭安知係懶

文章潘岳最工哀誄陸機所作才減於岳
其序述家門世德及為岳之姻婭敘岳
宦業清華及其友朋悼惜之意並悽惋
纏綿讀之使人墮淚

晉故散騎常侍左將軍司隸校尉河南尹滎陽潘府君誄并序

君諱尼字正叔滎陽中牟人也其先出自畢公畢公高文王之昭也以支庶命氏因封於潘遂為潘氏

興中魏氏及七賢大夫與阮籍王戎等為竹林之遊

晉故散騎常侍左將軍司隸校尉河南尹滎陽潘府君誄并序

君諱尼字正叔滎陽中牟人也其先出自畢公畢公高文王之昭也以支庶命氏因封於潘遂為潘氏

興中魏氏及七賢大夫與阮籍王戎等為竹林之遊

庾子山集　卷之四　三十四

庾子山集　卷之四　三十五

庾子山集　卷之四　三十六

典雲衿英聯燒雉杏花初
池侯泰樓谷水播畬畬
池水朝含器流螢夜繞
青青楊柳色
行雁也
蘇武傳曰武既至匈奴單于使
衛律召武武欲自殺律驚自抱
持之衛氏傳曰青為人奉謙
下士得賜金皆以與客
博士狄山曰臣聞匈奴
不耕田隨畜牧轉移
李陵傳曰陵與韓延
年俱將兵擊匈奴
單于聞陵至乃引
兵還
漢書曰李廣
為人長上
善射
漢書曰李廣
為人長上
善射
漢書曰李廣
為人長上
善射

長安傷梁之宇宙荒蕪亦忽然而不樂也

滕王閣詩　王勃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滕王閣序　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星分翼軫地接衡廬　襟三江而帶五湖　控蠻荊而引甌越　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　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雄州霧列俊采星馳　臺隍枕夷夏之交　賓主盡東南之美　都督閻公之雅望　棨戟遙臨　宇文新州之懿範　襜帷暫駐　十旬休假　勝友如雲　千里逢迎　高朋滿座　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　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　家君作宰路出名區　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　潦水盡而寒潭清　煙光凝而暮山紫　儼驂騑於上路　訪風景於崇阿　臨帝子之長洲　得天人之舊館　層巒疊翠上出重霄　飛閣流丹下臨無地　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　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　披繡闥俯雕甍　山原曠其盈視　川澤紆其駭矚　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　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　虹銷雨霽彩徹區明　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　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　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遙襟甫暢逸興遄飛　爽籟發而清風生　纖歌凝而白雲遏　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　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　四美具二難並　窮睇眄於中天　極娛遊於暇日　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　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　望長安於日下　目吳會於雲間　地勢極而南溟深　天柱高而北辰遠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　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懷帝閽而不見　奉宣室以何年　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　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　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　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　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酌貪泉而覺爽　處涸轍以猶歡　北海雖賒扶搖可接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　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　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　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　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　舍簡遄征　暫辭家而遠適　奉晨昏於萬里　非謝庭蘭玉之endowment　恭阮路馮唐之作使　嗟乎　時運不齊　命途多舛　馮唐易老　李廣難封　屈賈誼於長沙　非無聖主　竄梁鴻於海曲　豈乏明時　所賴君子安貧　達人知命　老當益壯　寧移白首之心　窮且益堅　不墜青雲之志　酌貪泉而覺爽　處涸轍以猶歡　北海雖賒　扶搖可接　東隅已逝　桑榆非晚　孟嘗高潔　空懷報國之心　阮籍猖狂　豈效窮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　一介書生　無路請纓　等終軍之弱冠　有懷投筆　

荊王遂遊秦之左巨人有無名氏題詩能令笑若容宜熟有何冠今別楚

無機織流螢帶火寒江疏雨云至一名在日螢火一名在月螢火一名九子一名女兒名一名水母一名水妃一名水仙一名水官一名水伯一名水相一名水君一名水府一名水宮一名水神一名水族一名水怪一名水精一名水禽一名水豹一名水馬一名水牛一名水鹿一名水獺一名水狗一名水鼠一名水蛇一名水龍一名水魚一名水鳥一名水蟲

日昇歌（一解）
下弦洲數赤城繳
又日上遠宇方下
姓長卉酒須史還
碧以世而仁在我
日賓錢則餘土

烏夜啼細雪翻沙下寒風戰鼓鳴此時逢一醉應
野人相就飲山
柏反更榮

春答陽酒鵝

雲光偏亂眼風聲特噤心冷猿披雪嘶寒魚抱凍沉
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負恩無以謝惟知就竹林

羅氏伯秋日路
子咸聊邪上康
七號為兄典陳留
盛

正旦蒙趙王賚酒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四十三

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頌楚歲時記曰正旦飲椒花酒云）
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楚荊歲時記曰正月一日長幼悉正衣冠以賀尊長次以椒酒柏葉各上椒酒於家之東北隅子孫從小至大次第而飲椒酒名也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楚荊歲時記曰正月一日長幼悉正衣冠以賀尊長次以椒酒柏葉各上椒酒於家之東北隅子孫從小至大次第而飲椒酒名也）
流星向晚落浮蟻對春開（流星酒名也）

競清州使君乞酒

滿州使君中山公（晉國開府中山公謚曰康子也）
武帝紀太和元年二月以中山總管六州五年為柱國大將軍）
徵赴京師兒等此就乞酒

蕭瑟風聲慘蒼茫雪貌愁（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烏寒棲不定池凝聚未流（急風疾也）
蒲城桑葉落漸岸菊花秋（蒲城在吉州下篇建德中山公子也周書曰建德元年公謚為諸侯城池之地令人修之事畢而還）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來送

乞酒與劉安與也其後乞酒與師古書曰氣安與也師古曰安與縣名屬渤海也

陵侯後日宴九日詩曰寒花開九日菊蕊泛流霞是也

顯非河潮欸分勑東

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

捧露判不及盃中

杜陵書云人門上臥客新至中人以告公公曰掾人之欲飲者驗少書曰傷也連也言公

名高人之舍風異於扇也賓新牛壁
珊可愛無假逢仙一蘸作
上桂滿獨輪斜覺相士能乘舟
庭階舍使所將遠湍康萍
有蟻封無事肥靈鼠漢
瀟湘月細棍蠅草變初
螢也楷謝深四白木點
繁雲稍暗嶺積雨水開

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

畫屏風之一

畫屏風者展之則有路飾也畫也南子曰鄭甫作畫而君子修飾之注云飾謂畫其上也南子曰山至於曲阿是為旦明高誘曰旦明東方之山也蓋以翠羽飾屏風畫以山水人物故謂之畫屏風詩云翠羽要裝建翠蓋以翠鳥羽飾車蓋也翠羽要裝建翠蓋以翠鳥羽飾車蓋也

畫屏風之二

畫屏風者古今圖書記曰展有路飾也又周禮注云飾謂畫之也仿其制如今綵畫屏風記曰宋弘常燕見賓客坐新施屏風畫以白鷴孔雀之屬故謂之畫屏風詩云綵女綵畫義士仙人于山之畫不一蓋雜詠之書

畫屏風之三

畫屏風者列於戶內謂畫名都美士列於戶內也周禮司几筵設莞席紛純加繅畫純加次席畫繢為文加繅為次席畫繢為文加次席畫繢為文加繅為次席畫繢為文加次席畫繢為文加繅為次席畫繢為文

徘徊出桂苑健椅就花林謝朓
始調琴清低猶抱節竹短未容心絕愛猿攀近惟憐
千尋木蹋館百尺梯凌雲臺
芰荷香繞砌楊柳風滿池
落日低迴共行樂月夜
芰荷
何平叔景福殿賦
芰荷
何晏
芰荷
何晏
芰荷
何晏

花來雖晚春衫試酒杯行斟半路行載妓一雙廻

將軍忌邊塵校獵馳名從戎右談右書之人皆爭以及第仕至公卿八百年宰相多出其門

隨走馬明月逐彎弓惟有上林中相如得時名

戍千山集

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大宛名馬出西北方今安西都護府龍池六龍在西城縣十方出北狄穆王八駿圖有九馬之名

十人戀嚴泉留影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

姓秦

聊閒鬱金屋聘對艾蕭郎

水光連岸動花風今相送不休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尚連枝不異歌聲畫作雙

汀蘿閒靜室共氣滿由齋石松裁數樹盤根無半埋

愛鱗魚爭樂依人鳥入懷僧春微隱上蒲輪上計船

今朝妓日開施足芳井竹動蟬爭散蓮抵魚鴨飛

行多遇客蓮船始復歸

金鞍聚槓井玉軸汎中流

鷗鷺先防水媒龍鄧負舟

半沒壞廊或空浮定是汾河上戈船聊試遊

竟日尊春豪艾蓉承酒香

花滿谷開行雲數番過白鶴一雙來

水流平綉下山鳥弄春枝

林香動落梅庭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趨

贈周處士

九月開石室三徑沒荒林抱樸守窮節
隱士更難尋也言九月隱士幽人之舍中庭三徑皆沒荒林之中難可復尋也抱樸守窮節謂守其質樸不改其節也

下黃花菊上有白雲琴
下黃花菊言九月也上有白雲琴言隱士幽人之舍中有琴也

方欣松葉酒日和游仙吟
方欣松葉酒言九月隱士方欣松葉酒之味日和游仙吟謂日和暖而游仙人之所吟也

試逐赤松遊披林對一丘
試逐赤松遊言九月隱士試逐赤松子遊也披林對一丘謂披林木而對一丘也

尋周處士弘讓
尋周處士弘讓言九月隱士尋周處士弘讓也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五五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高辛王子喬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間三十餘年後乘白鶴駐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

大谷晚桂白小山秋
大谷晚桂白小山秋言九月隱士大谷之山亦有桂小山之秋也

有一丘聊可憩斗酒聊可樂安知世上人不識此中趣
有一丘聊可憩言九月隱士有一丘聊可憩息也斗酒聊可樂言九月隱士有斗酒聊可樂也安知世上人不識此中趣言九月隱士安知世上人不識此中趣也

相門琴山愁
相門琴山愁言九月隱士相門有琴山愁也

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手孫若不去
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手孫若不去言九月隱士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手孫若不去也

菱花發
菱花發言九月隱士菱花發也

幽居對蒙密踐徑轉深沈
幽居對蒙密踐徑轉深沈言九月隱士幽居對蒙密踐徑轉深沈也

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
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言九月隱士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也

山中定可留
山中定可留言九月隱士山中定可留也

不見今人歸
不見今人歸言九月隱士不見今人歸也

久長千載後
久長千載後言九月隱士久長千載後也

隱士更難尋
隱士更難尋言九月隱士更難尋也

仙人翻可見
仙人翻可見言九月隱士仙人翻可見也

玉頭聊問鏡輕灰暫拭塵光如月半無有杜花開不逐春
玉頭聊問鏡輕灰暫拭塵光如月半無有杜花開不逐春言九月隱士故不逐春也

試非潯竹非能見四鄰
試非潯竹非能見四鄰言九月隱士試非潯竹非能見四鄰也

一片水影照兩邊人
一片水影照兩邊人言九月隱士一片水影照兩邊人也

山中定可留安招阮生嘯今歸文公不肯入久長千載後
山中定可留言九月隱士山中定可留安招阮生嘯今歸言九月隱士安招阮生嘯今歸也文公不肯入言九月隱士文公不肯入也久長千載後言九月隱士久長千載後也

鏡
玉頭聊問鏡輕灰暫拭塵光如月半無有杜花開不逐春
玉頭聊問鏡輕灰暫拭塵光如月半無有杜花開不逐春言九月隱士故不逐春也

試非潯竹非能見四鄰
試非潯竹非能見四鄰言九月隱士試非潯竹非能見四鄰也

梅花
當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開
當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開言九月隱士當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開也

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覓不見眞悔著衣
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覓不見眞悔著衣言九月隱士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覓不見眞悔著衣也

詠樹
度關山
交柯乍百頃擢本或千尋概子留爲式桐孫待作琴
交柯乍百頃擢本或千尋概子留爲式桐孫待作琴言九月隱士交柯乍百頃擢本或千尋概子留爲式桐孫待作琴也

殘枝移桃柿
殘枝移桃柿言九月隱士殘枝移桃柿也

幽居對蒙密踐徑轉深沈
幽居對蒙密踐徑轉深沈言九月隱士幽居對蒙密踐徑轉深沈也

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
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言九月隱士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也

動狂草錦應張
應令
李別井新館開舟卽舊舖宮征植桑客送客還
路塵猶向水征帆獨背關
夏子由集 卷之四 詩 三七
李花
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粲英依稀映村塢爛熳間山城
好折行賓客金盤襯紅瓊
集周公楚連句 周公 陳尚書周平 五正入
市朝一朝變蘭芝本同焚故人相借問一半如所聞
謝眺詩 江水變滄洲 秋霜一
又魏武帝樂府 秋霜被野草
寄徐陵
南史云徐摛子陵十歲能屬文摛嘗為東宮學士陵出入承華殿省
旦夕侍讀及長博綜群言尤善左氏春秋莊老之義
梁元帝為湘東王時與陵書論文云昔在龍門親承音旨每以
文筆為事謂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情靈搖蕩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荒笛悲

夏子山集 卷之四 詩 五八
為吳明徹作
王園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門作萬里書
如雷發按王
山帥人公為
志雪雉敬宗
故下江長故
江陵為如淸
西攻
春和遣王
花裡日相攜花林鳥未棲比看中郎降異間烏夜啼
梁元帝夜啼寃曲所作也
和劉儀同臻
陽春又學雪劉臻才為鄴陵工
臻字宣摯沛國人也年十
七遊中

天策引神兵風飛掃鄴城陣突丁甲散黃河一代清

送衛王南征

匡世文舉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弘權景宣子也量吳明徹等戰於北口王其事也

落水初橫陣移營寇未降風塵馬足起先暗廣陵江

漢書晁錯忘理曰廣陵江都易王非文帝子景帝同母弟帝愛幸廣陵擬於天子景帝崩王來奔喪因留京師江都國屬漢景帝更名江廣陵國屬漢景帝更名江都王胥都此枚乘七發江之別矣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卒二

仙山二首

金鑪新和藥銀鼎舊傳丹聚神相看俱覓性先師應識人

漢書郊祀志曰齊人之上書言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焉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

石軟如香似鉛銷似熟銀蓬萊暫近別有水還成

朱子語類曰王烈名子南得石髓煮食養性之道入一烈得石髓煮食養性之道凝爲石捲樸子曰道士李根服之冷如冰成銀神仙傳曰

山齋

石影橫臨水山雲半統峰還想山中唐應知春酒濃

野步

值泉仍飲馬逢花即舉杯稍看城闕遠轉見風雲來

山中

澗壇泉偏冷攲深桂絕香仕中能不去非爲淮南王

楚辭招隱士曰桂叢生山谷兮連卷枝聊淹留兮戲山谷淮南小山之辭又云王孫分

閒怨

明鏡間花發空房故怨多幾年留織女還應聽渡河

荊仙傳曰桂陽成武丁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

和趙王看伎

長思綰紗石容想一作憶擣衣砧臨邛若有便一作安爲

說解琴心

琴道志曰何震女以獻吳王得之諸女皆美西施山出賣新論曰有石紗石女也

人間七夕

山之上有石女指機杼狀如人間七夕婦女各以新故之君文君新寡文君之父爲具酒請相如響乃臨邛令從尸致相如響乃臨邛令令臨邛令以好之既

看舞

雙翹不假學似鬼自相關到嫌衫袖廣恒長疑擘髮

朱子語類曰今人學舞者以兩手擘髮兩邊垂下

聽歌

協律新教罷河陽始學歸但令聞一曲餘聲三日飛

漢書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教習歌舞號曰新聲二十八調列女傳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人之子韓娥東之齊遭糧匱不遠千里而來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旣饗乃厲聲而哀一里老幼悲愁垂涕泣旣去之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爲過主人遮而留之復爲曼聲哀哭

劉伶正促酒中散欲歸琴仙令逢秋菊何須就竹林
世說曰陳留阮籍謝鯤阮咸嵇康向秀山濤王戎劉伶阮
此契者沛國劉伶沈籍謙通老莊常集於竹
之下肆意酣暢林

對酒

數杯還已醉息慮忘憂事伊善作風不復知惟有龍吟節相伊能
獨吹晉書曰桓伊字叔夏譙國銍人也善音樂盡之一時之妙為上客所酌一
舟青溪側伊小字曰相野王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徽之船中客稱伊善
伊是時已貴驟令人語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即踞胡床為作三
調音韻清遠徽之本不相識出門便去賓主不交言

春日極飲

檻前聞鳥囀園裏對花開就中言不醉紅袖捧金杯

春望

梁府歌乘玉奉金杯染酒勸花色

春望上春暮春酣四面開落花何假拂風吹會併來

鄭環惟半出秦劍本獨懸若交臨酒影疑言照琴弦

左氏傳曰鄭伯使公孫黑肱與其一在鄭商臣器之問好於一在楚子玉門之晨總轡以待日將旦子玉怒鞭其馬曰檟檟如是而旦乎檟馬箠也檟檟疾貌詩曰檟檟其馬秦劍名新月形一名曲一名吸玉也

秋日

碧莖空落景翳放對窮秋賴有南園菊殘花足解愁

新月

梁元帝曰照照如穿針月

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翀言吟漢浦應有落帆還

十六國春秋曰桓溫鎮新亭大會僚佐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但使王謝諸賢各共戮力同心恢復中原克清諸夏何至作楚囚對泣乎皆相視流淚答曰當共勉以死衛之溫乃悅王導謝安嘗乘雪日與子弟宴集俄而雪驟導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安曰撒鹽空中差可擬也謝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導大笑樂也

明鏡如明月恒當置匣中何須照兩鬢終是一秋蓬

鏡

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

嗣宗詠懷曰清琴發中散大音寄太常籍子嗣宗善彈琴琴清聲也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建安七子之一籍容貌瑰傑而志氣宏放不拘禮俗任性自然不飾小節博學多識尤好莊老之言能為青白眼以對人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大悅又善彈琴詩曰嗣宗有女君妍好自相與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一弦謂一琴弦斷也言此斷弦之聲亦足挑動文君也

彈琴二首

古辭有烏夜啼者其聲悽切其以烏夜啼名曲者蓋因此聲而為之辭也晉書曰庾和字仲寶潁川人也善彈琴聲入神妙能為烏夜啼及白雪之曲

雉飛催晚別烏啼驚夜眠若交新曲變惟須促一絃為琴

不見石城樂惟聞烏柳林新絃轉應得動春心

古樂府石城樂五首其一在襄陽其二其三其四其五皆出於此地也石城在襄陽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慶鄧於城上跳擲作此曲也今樂志云石城下弄幽對城樓書樂志云石城樂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又有西烏夜啼由古樂府烏棲曲而變也烏棲曲一名烏夜啼一名烏棲梁簡文帝烏棲曲四首其一云日落江南樹月照城邊烏相思夜半啼其二云城烏棲復棲歌舞未能已其三云羅幃繡被香其四云

搖風修朝翮拂汗落毛衣定似回翳路將軍重遣歸

題綠綺裘

交絲綠虺鳳錄彩織雲霞一寸同心縷千年長命花

賦得綠琴

九成吹長壁百尺上瑤臺能將秦女去終是鳳皇來

賦得集池雁

逢風時遇度逐侶作雙飛猶憶方塘水今秋已復歸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六四

詠雁

自知中有鬼與影合雁

盧弘之前後見白雁數百東西飛翔鳴聲甚悲北接陽州汶陽之境每際霜雪輒南翔至此即回翼蓋至暖乃復北飛度下處而過故名雁門之山雁出其間以名云石崇王明君詞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仰看浮雲鳥俯聽悲鳴聲哀笳發胡曲清汾流廣情朝發雁門山暮宿陵北營之子傷遠路誰能不斷腸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六五

初學記六年開應紡曰北地有雁門山雁出其間因以名山石崇王明君詞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仰看浮雲鳥俯聽悲鳴聲哀笳發胡曲清汾流廣情朝發雁門山暮宿陵北營之子傷遠路誰能不斷腸

北山移柳植

北山移柳植非學漢家儀楊柳垂青絲人言似妾時

詠畫屏風

畫屏風詠本狀曰嬋娟十五女羅敷二八年一雙金釵客兩相連共戴一名字十五能彈箏

詠畫

畫詠本狀曰有美一佳人容華若桃李一朝臨鏡臺滿堂皆不喜

詠畫屏風

畫屏風詠本狀曰綠竹半含籜新桐初解箨細葉開輕花風來入琴弦

詠畫

畫詠本狀曰燕趙佳人美羅敷採桑時

鏡塵言古厚蟲絲定幾重還是臨牖月今秋迴照松
論衡曰蜘蛛輕絲以網飛蟲屋
張景陽雜詩曰蜘蛛
春日離合二首
代人傷往二首
秦青彷彿曲未有遂心明年花樹下月月來相尋
列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郊衢悲歌發音響振林木青乃謝求益終身不敢言歸
秦青來窮之投自謂盡之遂辭歸郊衢悲歌發音響振林木青乃謝求益終身不敢言歸
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
相如以琴心挑之
田家足閒暇上友轉流連三春竹葉酒一曲鵾雞弦
張衡七辨曰乃酌白醪之清醑蒲萄竹葉張協七命曰乘北窗之清風酌竹葉之芳醪
蒲萄竹葉皆酒名
後梧竹葉張華輕薄篇曰
後琴賦曰嚶若離鵾遊絃李善注云古相和歌有鵾雞曲
庾子山集 卷之四 詩 六七
和廻文 五言 四韻
後周東閣
早蓮生蝭鏤嫉菊養秋鄰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
蝭本蜻蛉是也凡有蜚和譬緩貌
左傳也
似吃語詩
閒疾封中錄雙
形骸違學宦狹巷幸爲鄰虹廻成有雨雲合又含寒
一作淡
猿還懷賢鴈衛和緩喜橫湖韻鶴下廻溪狹繡紋
卓本缺是例凡有醫和譬緩良
示封中錄二首
蒙衍竟何見果槨郊間光景催交柯鴝市久乖角菊徑偏經過
衍經尸祝女城內也
宗善於陳梁間行過雨市一角以爲林宗中注市以鴝爲之
高階旣激湍廣閣更臨眺畢日晚爭路上河橋
後漢書曰郭太字林宗人乃故折中一
貴館居金谷閑扃照綠蕪
漢書曰鄧友善縣令閒善灼曰黃扃有上
狹客重連鑣仝鞍破柱條名曰鑣也
衛經尸祝女城內也
全驕橫青天馬歇口歸鞍
宗善於陳梁間行過雨市一角以爲林宗中注市以鴝爲之
欲其細應節路起悠花亂眼飄酒酺人半醉汗濕馬
連山橋於
後漢書曰郭太字林宗人乃故折中一
庾子山集卷之四終

樂府

對酒歌　文苑英華　作范雲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　錦詩傳云三月桃花水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又云山中人兮芳杜若　琴從一作絲　作絲珠惜酒就文君取　晉書曰文君有姿首善鼓琴

橋曰曝山頭脯　三輔黃圖曰渭橋秦始皇造史記正義曰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南之大橋橫橋名渠也起於渭南地志云渭橋長六丈廣六尺六物有六數故橋亦六丈六尺也　山簡接羅倒王戎如意舞　晉書曰山簡鎮襄陽優游酣飲時為之歌曰山公出何所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騎駿馬倒著白接羅舉手向葛疆何如并州兒高枕臥羲皇　王戎以如意指揮公小字也世說曰林公曰何物老嫗能作斯舞

歡笑惟三五　莊子曰人生天地之中不過四五而已矣何處覓錢刀求為洛陽賈　貨殖傳曰洛陽東賈齊魯之間也洛陽之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而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三五日耳其中憂患疾死凡居一焉

箏鳴金谷園笛韻平陽塢　水出河陽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注曰金谷水出其谷南流注於谷水經石崇故居馬融長笛賦云融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鄧騭平陽塢中有人生一百年　崇與鄧騭兄弟並為國戚居平陽塢之金谷園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園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園崇有別館在河陽

古樂府有關山月悵眺西關欲上者七日乃越隴頭流水嗚聲幽咽遂望秦川日腸隱絕笳寒蘆葉脆乃凍結絃鳴（一作發）梅林能止渴復姓可（或作免）也

防兵

淮南子曰兵行役失道軍糧不足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其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復可以解渴于是軍行遷河南者獻帝爲之定姓爲梅氏代代北之人隨後魏之南者多似西域羌者三字或二字或四字其音多似西域羌者又按附經忠兵法有貴重合門合指字之義後魏書曰前後或有左右皆姓武將皆以賀爲之也

將軍朝挑戰都尉夜巡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屬公卿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掌兵及門戶應劭漢官曰前後漢官

有石須勒幾人名

後漢單于

出刻石勒功北漢威德

結客少年場行

燕昭結客以報怨洛北花饒趙客少年場李廣引兵以擊胡後漢書曰李廣爲上谷太守匈奴大入廣乘數騎與之相值匈奴生得廣廣佯死置兩馬間傍行數十里廣暫騰上胡兒馬因取其弓鞭馳南數十里得脫還遇其大軍以故得免

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歌擬一作嫌李都尉巢鄰潘河陽

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晉書曰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而歸張載一作機妻左思醜而妬之委頓而反

隔一作折花遊勒酒就水更便一作移床今年喜夫壻新拜羽林郎

漢書曰霍去病少爲侍中善騎射上爲其冠軍侯去病辭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上爲治第令如匈奴之庐去病不謝上嘗欲教吳孫子兵法對曰方今之事在於力不在學古兵法臣願觀其大略上爲之講語畢曰顧後如何對曰在人主所用耳上甚慚後數年未滿二十薨諡曰景桓侯

忽度三山集

中天九龍館倒景八風臺

漢武帝故事曰中天之臺謂靈運之內實九龍之殿也倒景在下日月之光反倒景而上故名倒景臺也八風臺在南子云景風南方之風也明風南方之風也凱風東南方之風也涼風西南方之風也閶闔西方之風也不周西北方之風也廣莫北方之風也

雲度絳闕歌舉星

穆宮殿迴青表上少室章子向蓬萊

後漢書曰安起有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運三山之外列定名時南方宮闕以象天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桓良求之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云七月七日當還於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不下舉手謝時人而去

忽度三火遊遍四會條

同而天尊之體帝存不試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股肱何秘至天道天地初開戒在干支之閒劫度在人百靈寂絕乘丹氣玄明上玉虛以左為陰右為陽分景成赤鳳來銜璽書下北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道周四極命為陰陽之霞為雨為赫然之明外也

元隨建飾八景逐迴輿青鳥入獻書所謂赤雀銜書是也後漢書王喬乘雙鳧飛入臺門尚書郎疑其神異伺其來時設網得一隻鳧化為雙舄王喬之都矣後漢書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每朔望輒自縣詣臺帝怪其數來密令伺之但見雙鳧從東南飛來羅張以待之乃得一舄具以奏聞舄至堂化為雙鳧飛去葉縣人因名其所憩之山為舄山山中有石室王喬之遺履在焉

魚還作魚家貴鯉素及時雨鄭莊曰昔人以鯉魚寄尺書故呼書為鯉魚也武帝幸華林園射雁分使中黃門以繒繫雁足而飛去雁為蘇武繫帛書於上林中言天子射得雁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武等皆以為神明使人持節隨雁往果得武等還漢書蘇武傳武在匈奴十九年天漢二年王使復至匈奴詐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雁足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其言單于視漢使者知不可復隱乃謝曰武等實在漢使者

來寄絶言還言來漆止城書鄧也發有怪御其日通界用按經圖言來果令數令也使王面東北海乃從數令是城公是城東北海乃從數令是城公是城東北海乃從數令是城公是城

歸心遊太極廻向入無名　乾隆丙子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旣生矣地惟南子曰出於無名極之上高於上古方便廻向入無名之謂也

燈照赤城三轉昇天邑事畢人云地心也老子廻名無名之時也曾拏口摩頭詰於老子廻詰曰有名無名之間孰爲衆妙之門老子曰後經於人極之下安住方便廻向入無名之謂也

鳳林採珠實龍春一作入山　太白山人名又爲玉女山生生不息食其實以療疾而投之玉井尸子曰龍泉有百寶以療疾而投之玉井尸子曰龍泉有百寶

種玉榮　種玉者以玉爲種之玉井榮而投之玉井尸子曰龍泉有百寶

九乳鳴　神農時雙鳳所居碧石爲窟珠琅爲食其實以療疾而投之玉井尸子曰龍泉有百寶

夏簟三吾響三一作山齋　夏簟者以竹爲之竹以百計以象三吾三吾者三山也

春鐘　春鐘者以銅爲之銅以斤計以象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也

顧子山集　卷之五　十

北關一作關玄水南宮生　太陰入乎玄關高誘注太陰北方也玄水北方之水也南宮南方之宮也

絳雲之遊帝　絳雲北方之雲也帝顓頊也

仙掖亦緣色也龍泥印玉策大　仙掖者仙人之掖也北方之色黑故云緣色也龍泥者泥或曰石泥宋元間以泥封書用印其上

天一作火煉貞文　天一北方之神水之生數一故曰天一玄穹北方之宮也貞文北方之德也

散中天歌吹分　散中天者北方之中也歌吹分者北方之音也

康子山集　卷之五　十

地鏡堦基遠大應影迹深　地鏡者地如鏡也堦基者階基也

碧玉成雙樹容青爲一株　碧玉成雙樹者青爲一株也

山寺採取鶴巢堪煉石蜂房得煮金
白鶴生班固終南山中煮其雛胸前月皎之化爲
長鳴山頂須曰蜜房漏其雛胸前月皎之化爲
人青城山中煮其雛胸前月皎之化爲
漢武帝內傳王母謂帝曰汝欲得長生
多驕慢淮南不小心
然形慢神破雖語之以道終不能行
大學行義補引程子曰驕慢之人過於是非人
桂樹懸知遠風竹誰官佩
唐書樂志云烏夜啼江南弄也元嘉中徙彭城王義慶所作
江州刺史臨川王義慶所作
大學行義補引程子曰驕慢之人過於是非人

不如何處天邊胡塵幾日旋盡漢月何時更圓漢樂府

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烏蘇林曰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鮑照詩曰舉動胡塵驚胡塵羽宮夕起漢月驂梁也時宇文招收離子呼韓矣漢書匈奴傳曰匈奴衆事席隨月廬北攻戰兵

雒嫗娘

朝來戶前照鏡含笑盈盈自看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眉心濃黛重點額角幡黃細安釋名曰黛代也灰上以畫眉也後漢周舉傳云舉名績楚死之後妻改嫁其後周天子出路哀悼之詩云同心而離吾將安放其風流後世

烏夜啼

羅敷行

歌錄曰燕老名績楚死之後妻改嫁其後周天子出路哀悼之詩云同心而離吾將安放其風流後世

烏夜啼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羣舞態異前溪後漢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發調改曲頭野王華賦曰子夜繁絃協曲頭野王華賦曰子夜清聲妙音子繁絃促柱轉調改

不死遠望記曰廣州東界有文稽之泉張下有石
華表柱搜神記云燕昭王墓前有下馬華表柱

楊柳歌

河邊楊柳百丈枝別有長條蹙地垂河水衝激
根株危倏忽河中風浪吹到鱗象神祇鳳皇無故當
東南一小枝論衡曰天地之間物細柳四方之地高數千丈天池織女支機當
有銅柱傍陰數圍人木數圍亦稱故也然柔弱者高大堅剛者短小是以桑東
方朔曰出扶桑入細柳以桑東西日也細柳西方之地高也歌楊以柳細也
亦猶此楊柳致語怨離之語怨離也
昔日公子出南皮何處相尋去

武陵

黃書海經有南武陵之山南皮之武陵在遼西郡戴延不可忘魏都賦文帝與吳質書曰
武劉桓王在西城中雖女帝與賊日夜交戰不忘本業是吉支也
兄弟共有孟軻車出西城仰見女牆上有縱人縱人者作役之人也廣志曰出
駿馬翩翩西北馳東有驚弧仰天發摧月支曹植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連
錢間黃金羈何處發月支月支三枚馬是爲月支的石發摧月支李陵答蘇武書曰
胡兵大至圍繞數重矢如雨下人馬死傷橫野流血滂沱步不得發弓不得
彎兵刃既盡繼以老弱婦女登城而戰一以當百單于乃引退復整兵再至
漢軍無復隊伍還者不滿千人

連錢聞泥渡水騎自下手板落盤蠅

有連錢馬青色有旋毛如連錢故曰連錢馬泥渡水騎謂騎馬渡水也手板象笏
所以記事也盤蠅謂畫蠅於屏風上也

丈夫無意氣試問燕山兒

燕山名多出駿馬燕人也

不如飲酒高陽池日暮倒接羅

高陽池有作閣池臨水上酒罷酒醒名曰醒酒之日暮倒著白接羅

庾子山集卷之六

郊廟歌辭

周祀圜丘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正月上辛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方澤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帝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孟春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明堂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季秋大享於明堂，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郊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立春之日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郊迎氣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立春之日迎氣於東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郊迎氣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立夏之日迎氣於南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郊迎氣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季夏之月迎氣於中兆，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郊迎氣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立秋之日迎氣於西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郊迎氣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立冬之日迎氣於北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感帝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冬至祭感帝於圜丘，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昊天上帝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帝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孟春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明堂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季秋大享於明堂，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郊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立春之日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郊迎氣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立夏之日迎氣於南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郊迎氣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季夏之月迎氣於中兆，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郊迎氣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立秋之日迎氣於西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五郊迎氣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立冬之日迎氣於北郊，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感帝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冬至祭感帝於圜丘，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周祀昊天上帝歌

周太祖建國之初，遵行古禮，以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祖文皇帝配。其牲幣之制，器用之數，樂舞之節，並如別說。

七里是仰八陛有悉如日之升致敬維純

庚子山集　卷之六

者鄭氏箋云志謂志意也

思齊思文思皇

思齊大姒思媚周姜京室思肅雝肆戴在公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之藻之譬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就陽之志

就陽之志日之始升在寅方來日按門辟在

卯金修德堯祚巍巍赤帝流精上為帝臣下為人師五緯連珠七曜重輪

史陳信玉象斯格

史陳信玉象斯格左氏傳所應紀載多矣其大象既成其事多矣其大象既成其事多矣其大象既成其事

長丘遷歷大電遙源乃藏高臚鼎沒寒門

人生於祖物本於天

原以下虞於假之和炎之吳黃乃小昊帝俗謂天帝乃底也黃帝足本配天已天稱有成氏帝功郎大以至舜號其不與子足人郎其輔功郎大以至舜號其不與子足天此本特立皇經曾言乃帝嚳以下俗非非之如其謂天帝乃底也黃帝足上古下和離之所人名遠而之變也上錯記五帝後裡曰之事者帝之時農事下始乃能嚳德及年代之用之以農之人帝嚳之用之以農之人帝嚳之用之以農之人帝嚳

受斯茂祉從天之來

雍夏　徵奚雍夏有歌徵文云雍徵周頌臣之作家者以雍徵笑取於三家之堂不得用雍故云歌徵者歌雍之歌雍徵器也後周本此而作雍夏也如詩也周禮樂師曰及徵鄭學士御也漢書天文志曰南河天關閉爲關梁周之歌雍徵器用而徵詩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彤弓　周禮司弓矢掌王弓矢之藏辨其名物而頒之以待賜予王以賜有功諸侯鄭司農云彤弓赤弓也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鐘鼓　周禮大司樂凡祭祀饗食賓客之樂鄭司農云祭祀謂天地宗廟饗謂饗諸侯及孤卿大夫也

禮將畢樂將闋迺奏肆夏

禮將畢樂將闋　周禮樂師凡祭祀饗食賓客之事鼓其樂事鄭司農云闋止也

奏肆夏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軍事鳴鐃以止鼓鼙將鼓金錞和之以退鼓鼙將鼓金錞和之以進鄭司農云金錞和鈴也

翠鳳翔兮鳴聲喈喈

翠鳳翔兮鳴聲喈喈　李尤鳳賦曰翠鳳翔兮鳴聲喈喈毛傳曰在梧曰和在郊曰鸞和鈴以其與鸞和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

鸞漢書天文志曰鸞之下若風馬云鸞鳥車令鳳鳥鳴鸞亦云鳳車鸞之下若風馬也

雲飛三步上

雲飛三步上　漢書天文志曰雲之下若風馬云雲氣而飲食之古氣與雲同

風爲馭雲爲車無轍迹行煙

風爲馭雲爲車無轍迹行煙　楚辭遠遊篇云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注云雲旗畫龍也言己乘雲車駕八龍而行其旗委蛇而長也

暢皇情休靈命雨留芳雲餘慶

暢皇情休靈命雨留芳雲餘慶　漢書天文志曰甘雨時降萬物以遂百穀以成休徵也

六典聯事九司成則

六典聯事九司成則　周禮大宰之職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二曰官聯三曰官常四曰官成五曰官法六曰官刑七曰官計八曰官狀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紀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作之式六曰匪頒之式七曰好用之式八曰馬乘之式九曰兵甲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虞子山集　卷之六　十二

歌辭

楚辭九歌東皇太一

東皇太一　楚辭東皇太一篇云穆將愉兮上皇王逸注云穆敬也將行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

雲中君

雲中君　楚辭雲中君篇云靈皇皇兮既降王逸注云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

湘君

湘君　楚辭湘君篇云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注云夷猶猶豫也

湘夫人

湘夫人　楚辭湘夫人篇云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注云帝子謂堯女也

大司命

大司命　楚辭大司命篇云乘龍兮轔轔王逸注云轔轔車聲也

少司命

少司命　楚辭少司命篇云秋蘭兮麋蕪王逸注云麋蕪香草也

東君

東君　楚辭東君篇云撫長劍兮玉珥王逸注云珥劍飾也

河伯

河伯　楚辭河伯篇云與女遊兮河之渚王逸注云女謂河伯也

山鬼

山鬼　楚辭山鬼篇云若有人兮山之阿王逸注云山鬼謂山神也

國殤

國殤　楚辭國殤篇云操吳戈兮被犀甲王逸注云吳戈吳人所作戈矛也

禮魂

禮魂　楚辭禮魂篇云成禮兮會鼓王逸注云禮祭也

虞子山集　卷之六　十三

歌辭

楚辭天問

天問　楚辭天問篇云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王逸注云遂古謂上古也

離騷經

離騷經　楚辭離騷經篇云帝高陽之苗裔兮王逸注云高陽謂顓頊也

遠遊

遠遊　楚辭遠遊篇云仍羽人於丹丘兮王逸注云羽人仙人也

卜居

卜居　楚辭卜居篇云屈原既放三年王逸注云屈原楚同姓也

漁父

漁父　楚辭漁父篇云屈原既放王逸注云漁父隱士也

宋玉招魂

宋玉招魂　楚辭招魂篇云魂兮歸來王逸注云招魂者宋玉哀憐屈原忠而放逐恐其魂神離散不反故作此辭以招之

宋玉大招

宋玉大招　楚辭大招篇云青春受謝王逸注云大招者屈原同姓憐哀其忠而放逐恐其魂神遠逝不返故作此辭以招之

宋玉九辨

宋玉九辨　楚辭九辨篇云悲哉秋之爲氣也王逸注云辨別也

宋玉九章

宋玉九章　楚辭九章篇云惜誦以致愍兮王逸注云惜痛也

宋玉遠遊

宋玉遠遊　楚辭遠遊篇云悲時俗之迫阨王逸注云迫阨困急也

宋玉卜居

宋玉卜居　楚辭卜居篇云屈原既放三年王逸注云屈原楚同姓也

宋玉漁父

宋玉漁父　楚辭漁父篇云屈原既放王逸注云漁父隱士也

虞子山集　卷之六　十四

歌辭

景差大招

景差大招　楚辭大招篇云青春受謝王逸注云大招者屈原同姓憐哀其忠而放逐恐其魂神遠逝不返故作此辭以招之

賈誼惜誓

賈誼惜誓　楚辭惜誓篇云惜誓君之不昭兮王逸注云惜痛也

淮南小山招隱士

淮南小山招隱士　楚辭招隱士篇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王逸注云小山謂淮南諸招隱士之徒也

東方朔七諫

東方朔七諫　楚辭七諫篇云初放逐兮出國門王逸注云東方朔傷屈原忠而放逐

嚴忌哀時命

嚴忌哀時命　楚辭哀時命篇云哀時命之不合兮王逸注云嚴忌傷屈原生不逢時

王褒九懷

王褒九懷　楚辭九懷篇云匪仁不處兮王逸注云王褒閔傷屈原忠而放逐

劉向九歎

劉向九歎　楚辭九歎篇云逢紛兮侵尋王逸注云劉向哀屈原忠而放逐

王逸九思

王逸九思　楚辭九思篇云悲愁兮增憂王逸注云悲愁憂思也

虞子山集　卷之六　十五

歌辭

皇夏

皇夏　周禮大司樂凡祭祀饗食賓客之樂鄭司農云祭祀謂天地宗廟饗謂饗諸侯及孤卿大夫也

肆夏

肆夏　周禮樂師凡祭祀饗食賓客之事鼓其樂事鄭司農云肆夏樂名今亡

昭夏

昭夏　禮記樂記云武坐而待旦以聽政事也

納夏

納夏　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之後祀先王先公以天子之禮也

章夏

章夏　禮記樂記云樂之隆非極音也而民不倦也

齊夏

齊夏　禮記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

朱夏

朱夏　禮記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

虞子山集　卷之六　十六

歌辭

夏

夏　禮記樂記云大武之舞始而北出再成而滅三步以象武王之伐殷也

翼翼虔心明明上帝

翼翼虔心明明上帝　詩大雅大明篇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敬

敬　詩大雅大明篇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休氣容容

休氣容容　漢書天文志曰甘雨時降萬物以遂百穀以成休徵也

皇夏

皇夏　周禮大司樂凡祭祀饗食賓客之樂鄭司農云祭祀謂天地宗廟饗謂饗諸侯及孤卿大夫也

王城九軌　得一惟清　受茲景命　報功陰澤　禮玄郊陰　珠鎮瑞方　鼎升鼐口　調歌孫竹　綸酒江茅

王城九軌　得一惟清　受茲景命　報功陰澤　禮玄郊陰　珠鎮瑞方　鼎升鼐口　調歌孫竹　綸酒江茅

曰若厚載欽明方澤易文思安安孔傳曰欽敬也
以敬恭陳之玉帛也玉謂黃琮也帛黃
功藏靈迹斯新既干干保則百
穀時登乃米孫斯新大干雅斯

質明孝祓求陰順陽壇有四陛琮分八方
左傳曰郊祀后土皇地祇也方澤祭地也夏至日地氣
牲幣藉用牲之禮如祀天之儀
大歌 降神 冬至之六

庚干山集
日蕭合黍稷臭陰達於淵泉著至地染也此云著至謂
降神之後奠玉帛之時也毛詩傳曰蕭祭脂爇也合黍稷
牲幣燔燎升煙所以報氣也
威儀簡簡鐘鼓喤喤
喤喤大也
聲和孤竹韶人容來
孤竹東北之國所貢竹管也韶舜樂名
舞容也
封中雲氣坎上神光
封中謂地中也雲氣天氣也坎上謂地上神光天神之光
也下元之主功深藏
下元謂地也地主藏萬物
聖臭
聖人之德臭如字

周爀五帝歌

周爀五帝歌 冬至之六歌辭

成斯地意

庚干山集

司筵撥廂掌禮移次
筵席也撥廂猶序也掌禮謂主禮者移次謂改更其位
周禮司筵掌鋪陳設席之事凡大祭祀王位在前南面
諸侯在後北面其間以疏遠為序
成斯地意
成猶定也地意謂地之所宜
庚干玉埋幽藏芬歆氣
庚干猶言干干也埋幽藏之幽藏謂瘞玉也芬歆氣謂
燔燎升煙所以報氣也
於帝坎位
於帝謂地也坎位謂北方也
地祇方丘
地祇謂五帝也方丘謂祭地之處
云燔柴於泰壇祀天神
燔柴謂祭天也泰壇謂圜丘也
瘞埋於泰折祭地祇
瘞埋謂祭地也泰折謂方丘也
歲取其時
歲謂四時之祭也取其時謂各以其時祭之
以祀其先
祀其先謂祭五帝之後也
以享以薦
享薦謂祭五帝也
於帝於地
於帝謂天也於地謂地也
天之大報
報謂祭天也
是曰就幽
就幽謂祭地也

炎拒於也也哲昱二則二昱哲也也於拒炎
如故人用郊依降日名用是則二昱哲也也於拒炎
工而帝黃矣「鈞月舞其天堂帝天是王宗南少帝
蕭爲何鎬五蕭八月生爲神告但亦祭肅祀郊昊食
之東山忽精之乱昊門之禮祭不稱五云文孝食黔
謬方感用之說天也以色昊人得上和帝工纖爲黃
也之精同帝約神用祀載天帝稱帝之不於日黑日
歎文本而錯又一上錦人有以非天而人只即郊門舍
按南生等謂天北之神周暮祭故稱帝天章祀升極
祀方若予陵帝孤气鄭禮壇天上百太鈞以后先細
五之太日之郊有於云文禮也時帝明百祀殺紀黃
帝火神九炎即也因乱司百按迎百祀精上以感帝
者云神精黑圜日上大樂帝炎氣行非之帝配頊食
夏云農既一丘樂冬神冬以大受人祭帝謂天食爲
正必以已天炎本之謂黃白及文帝天五祇配焉年
祭不下無帝圜自天五鈺上百武亦也時配孤黃曰
感然又帝而五不神帝凱等帝配得天迎五感帝自
生矣氣則忽即周若及大各昔祭禘稱氣帝仰亦拾

五配之人帝以文以周文祀之者當
如文王周武帝宇文宇文邑以周之文帝宇文泰
帝時疑用是矣云周祀五帝皆可通用舞酺如五帝
祀五帝皆可通用舞酺如五帝青帝雲門舞其下配帝舞則五用舞
五時迎氣其歌雅則五用舞之獻南郊歌者電其歌雅
各以其方雩及大雅則天人諸帝也那用之舞夜莫雅天人諸帝也
其皆是五方雩故可同用此皆用樂不興以志
歲云後皆四冏五郊壇其祭百二及十去步圜歌用也之陽其行者牛之數儀其是
也

皇夏　黃玉帝
炎皇夏

庾子山集　卷之六　二七

嘉玉惟芳嘉幣惟量成形依禮禦冬色隨方
曲禮曰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玉幣之事郊社
禮曰及祀之日黃玉幣各以其方之色正義曰大宗伯以玉作六
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黃琮禮地
皇夏
初獻奏
皇夏
亞獻奏
成儀抑抑孚由舊章
詩毛傳曰抑抑美大貌雅頌之
惟令之月惟嘉之辰
周禮焉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而周也惟令之月謂十有二辰也惟嘉之辰謂十有二月上辛以九月大饗皆爲下辛爲嘉辰之令月如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之類
設掌史誠陳
周禮掌次掌王舍之張設帷幕幄帟重帘掌史掌王之禮事及祭祀之法式祭祀則贊大祝讀禮法以詔王及執事之小大祭祀之禮事掌其誠戒之法令
敢用明禮言功

鉤陳口闢閶闔朝分
將週定殿轉大文
象見樂奏中雲
旒垂
端玄
拱平
疏曰
此一
節論
天子
祭五
帝之
事鉤
陳口
闢閶
闔朝
分將
週定
殿轉
大文
象見
樂奏
中雲
旒垂
端玄
拱平
者此
一節
論天
子祭
五帝
之事
鉤陳
口闢
閶闔
朝分
將週
定殿
轉大
文象
見樂
奏中
雲旒
垂端
玄拱
平鉤
陳口
闢閶
闔朝
分將
週定
殿轉
大文
象見
樂奏
中雲
旒垂
端玄
拱平

勞以定國功以施人
之者人民者也大功者德也立大功者雖遠之亦
以鄭配之者帝嚳也五方兼總則爲德五者各
異則爲帝莫也那易繫辭則爲之如零祭大
之也祭之帝身所
以享帝也

赤帝雲門舞

天皇帝曰帝用赤居南方赤帝其以南郊亦郊
用赤居南方赤帝其以南郊亦郊之如零祭大
帝亦赤帝其以南郊亦郊之如零祭大
赤帝其以南郊亦郊之如零祭大
赤帝其以南郊亦郊之如零祭大

爲呂云內鎮司中央也司中興桂馮馮漢書樂志之師古曰司名其主興雲也安歌韻八風傳文舞疑名洪曰桂命其司中鎮安歌憲恣慈愛也光乃超忽光明之貌也配帝舞皇帝堯也堯帝之初德光明故以爲名也同

四時咸一德五氣咸同論四時氣序陰陽之調也五氣謂木火土金水也一德純善也同心合方曰一德俱土之所生也鳳凰管簫對梧桐鳳凰君中之貴鳥也簫管樂器也梧桐木名也

夏子曰集　卷之六　歌辭　三

不容圖居士原名紹配神農總中而覽之士云今食而總物之名器曰管中空竹之類以爲簫之屬以爲篪之屬故律之管管之屬以爲篪之屬故律之管大器圖居士原名紹配神農總中而覽之士云今食而總物之名器曰管中空竹之類以爲簫之屬以爲篪之屬故律之管

白帝雲門舞黃帝堯舜樂名雲門言雲出於地而潤萬物德施普博如雲之出也

始知今琴樂瑟川戎豎門注周中雲禮夾鍾黃鍾舍筠也

彼天介以福祉君子萬年介大也福祉福慶也

黑帝悲門舞帝顓頊樂名悲門言其德可悲也

金行秋令白帝朱宣商歌角歌辭

少昊之德主白帝之神蓐收之氣主西方之時其音商其聲金其事殺其物毛其蟲毛蟲虎豹之屬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門神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其神句芒其獸白虎其鳥鷹其數九其日庚辛其星昴畢其音商其聲金其事殺其物毛其蟲毛蟲虎豹之屬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門神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其神句芒其獸白虎其鳥鷹其數九其日庚辛其星昴畢

北辰爲政玄堉補人之別名中日之北極謂之北辰四方之極謂之北辰北辰北方有鄭注云北辰北極之星也北辰北極之星也北辰北極之星也

北陸之祀員宿設玄冥

瑣落關冬周禮曰閉藏地以上玄神在焉天寒北方司玄帝此叶光紀云水在北後通祭坎方北陸之神玄冥是也

次律將迴窮紀

坎德陰風神寒

玄色也幽顯項之水也虛天也顯項之虛在北北陸北方虛也虛北方也北方水者黑玄色也幽顯項之虛也虛北陸之郊也名云凡虛四在正北義取虛北方物藏之時天之帝君水神也乃精北方水者黑虛也幽顯項之虛也虛北陸之郊也名云凡虛四在正北義取虛北方物藏之時天之帝君水神也乃精北方水者黑虛也幽顯項之虛也虛北陸之郊也名云凡虛四在正北義取虛北方物藏之時天之帝君水神也乃精

左傳昭四年曰在北陸而藏冰杜注云北陸北方虛也虛北方也北方水者黑虛也幽顯項之虛也虛北陸之郊也名云凡虛四在正北義取虛北方物藏之時天之帝君水神也乃精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凍仲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令斬之以供祭祀鄭注云斬之言堅也堅之方傳搗方若五丘樂方也神祭坎德陰風神寒

玄冥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雩帝用盛樂乃命有司大儺旁磔以畢春氣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雩帝用盛樂乃命有司大儺旁磔以畢春氣

沐蕙氣浴蘭湯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沐浴齋戒以迎天子之氣鄭注云齋戒潔其心也沐浴香草楚辭云浴蘭湯兮沐芳華是也

水泉香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水泉必香其器必良其量必平其概必正其水泉必香其器必良其量必平其概必正

地始坼虹始藏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地始坼虹始藏

玄堂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蜷器黎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命有司修五祀之典謹蜷器修鍵閉慎關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徑路

涉冱彼福無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冰益壯地不可以凍鑿涉冱寒蟄蟲咸俯在土中皆墐其戶是也

瓊落關冬周禮曰閉藏地以上玄神在焉天寒北方司玄帝此叶光紀云水在北後通祭坎方北陸之神玄冥是也

次律將迴窮紀

坎德陰風神寒

玄色也幽顯項之水也虛天也顯項之虛在北北陸北方虛也虛北方也北方水者黑玄色也幽顯項之虛也虛北陸之郊也名云凡虛四在正北義取虛北方物藏之時天之帝君水神也乃精北方水者黑虛也幽顯項之虛也虛北陸之郊也名云凡虛四在正北義取虛北方物藏之時天之帝君水神也乃精

左傳昭四年曰在北陸而藏冰杜注云北陸北方虛也虛北方也北方水者黑虛也幽顯項之虛也虛北陸之郊也名云凡虛四在正北義取虛北方物藏之時天之帝君水神也乃精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凍仲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令斬之以供祭祀鄭注云斬之言堅也堅之方傳搗方若五丘樂方也神祭坎德陰風神寒

玄冥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雩帝用盛樂乃命有司大儺旁磔以畢春氣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雩帝用盛樂乃命有司大儺旁磔以畢春氣

沐蕙氣浴蘭湯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沐浴齋戒以迎天子之氣鄭注云齋戒潔其心也沐浴香草楚辭云浴蘭湯兮沐芳華是也

水泉香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水泉必香其器必良其量必平其概必正其水泉必香其器必良其量必平其概必正

地始坼虹始藏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地始坼虹始藏

玄堂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蜷器黎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命有司修五祀之典謹蜷器修鍵閉慎關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徑路

涉冱彼福無

禮月令曰孟冬之月冰益壯地不可以凍鑿涉冱寒蟄蟲咸俯在土中皆墐其戶是也

庚子山集　卷之六

北文門辰中如星類南五帝配者見石文樂曰無之郊昌禮加司之謂日郊配亦以德於土行之跋雲師也為第以司命掌五月生者食五月西五按成也為祭五德十于日辨方告樂北方功令方神五分君欣欣此樂康文郊禮司南人次收迎其神人者類其東帝樂白四祀命郊元門大氣尊瑪帝也氏神方五康以康天上帝也圜樂方祭五丘樂方也神

履風中師雨于方白祭而伯有兒義收神帝上帝也圜樂方祭五丘樂方也神

五師司雨師東所云大言謂五左五北句也圜樂方祭五丘樂方也神

祀貧命師于郊合以鑿也之方傳搗方若五丘樂方也神

五也鄭謂北兆于實注五之路之其南配方也神

歌尚德之郊用柴已文祀氏二君神方帝嚳大既

山鎮五大是與文祀也或在取十五乡其五五雅降

林畢鎮宗也原小日而出地以七宮實神人帝之福

川也是前祭的名人大禮祖王之北祝帝歌百群

霖祭也書康于帝星神祭中祀知氏為独也密神公

昭王時武西人族中天以祭五白五日五帝歌亦

方有中學以郊時鄭文如五方上宗大帝有欣欣

白方司大以兆類上有圜帝德大以乙其之陌楚欣

物畢命宗星司亦云四守與之帝來臣神外書靡然

周祀宗廟歌

宗廟謂高祖以下又下四親廟亦廟也禮周禮小宗伯曰掌三祖之桃注曰天云右社稷左宗廟此周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者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禮器云天子七廟五廟三廟一廟又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祭法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禮器云王者禘嚳而郊稷配以后稷祭法云周人郊稷而宗文王禘嚳而祖武王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曰禰廟皆月祭之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又云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祠燔柴於泰壇祭時building於壇墠有禱祠燒薪於爨竈皆所以報本反始也又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及五祀大夫祭五祀適士二祭門戶及行庶人祭其先而已又云庶人不過五代大夫三代士二代庶人一代又云庶人不建廟而祭於寢又云庶人祭於寢士祭於門大夫祭於門諸侯祭於公門又云庶人祭於寢士祭於門大夫祭於公門諸侯祭於竟內

蕭蕭廟嚴寢門

皇夏

門皇奏帝入皇夏

三廟

下云獻皇帝廟是也以下云是穆帝廟是也以下云是敬帝廟是也以下云是睿帝廟是也以下云是昭帝廟是也以下云是宣帝廟是也以下云是武帝廟是也以下云是明帝廟是也以下云是章帝廟是也以下云是和帝廟是也以下云是安帝廟是也以下云是順帝廟是也以下云是桓帝廟是也以下云是靈帝廟是也以下云是獻帝廟是也以下云是烈帝廟是也以下云是昭烈廟是也以下云是景帝廟是也以下云是文帝廟是也以下云是武帝廟是也以下云是明帝廟是也以下云是穆帝廟是也以下云是哀帝廟是也以下云是簡文廟是也以下云是孝武廟是也以下云是安帝廟是也以下云是恭帝廟是也以下云是高祖廟是也以下云是太宗廟是也以下云是高宗廟是也以下云是中宗廟是也以下云是睿宗廟是也以下云是玄宗廟是也以下云是肅宗廟是也以下云是代宗廟是也

崇虛置高以祖上廟遷主二貴邑主其高祖以下廟主祔于太祖之廟而毀其親盡者以次遷之

祭帝入室

皇帝祭入室之時

祭統云祭之日入室必有顯乎其顯者焉

蕭蕭肅雝

肅雝和鳴

詩周頌有客之篇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詩周頌有客之篇

思齊

詩大雅文王之篇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文王之德之純

詩周頌維天之命之篇

於穆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之篇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假以溢我

詩周頌維天之命之篇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詩周頌維天之命之篇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詩周頌維天之命之篇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清廟

詩周頌清廟之篇

於穆清廟

詩周頌清廟之篇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詩周頌清廟之篇

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烈祖

詩周頌烈祖之篇

烈祖

詩周頌烈祖之篇

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詩周頌烈祖之篇

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執競

詩周頌執競之篇

執競

詩周頌執競之篇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詩周頌執競之篇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龍圖革命

龍圖革命受天之祐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龍圖革命受天之祐四方既平徂求厥寧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龍圖革命受天之祐四方既平徂求厥寧

永維祖武

永維祖武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永維祖武遹求厥寧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永維祖武遹求厥寧

鳳皇來儀

鳳皇來儀

書虞書益稷篇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書虞書益稷篇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庶子山集 卷之六十六 歌辭 元

龍圖革命

龍圖革命受天之祐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龍圖革命受天之祐四方既平徂求厥寧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龍圖革命受天之祐四方既平徂求厥寧

永維祖武

永維祖武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永維祖武遹求厥寧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永維祖武遹求厥寧

鳳皇來儀

鳳皇來儀

書虞書益稷篇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書虞書益稷篇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駿奔 武成云駿奔走在廟 公祭文 來在廟中 冬烝不禘 皆饗 左傳云君子曰禮其不可廢乎 周禮 常祀 典瑞 執冬 以享先王 鄭司農云春祠夏禴 秋嘗冬烝 禘大祭也 鄭玄云禘大於祫 祫大於烝嘗 周禮 肆師 以祼鬯 獻尸 鄭司農云祼讀為灌 灌謂以鬯灌地降神也 詩 既祭 既祭 禮記 祭義 君子 既祭 君子 既祭 禮記 祭統 君子 既祭 君子 既祭 禮記 祭統 君子 既祭 君子 既祭 禮記 祭統

集041-327

皇夏侯，皇帝高祖之子，名启，母曰薄太后。帝即位二年，以吕后崩，大臣诛诸吕，迎帝入奉宗庙。

皇夏

皇帝還使

皇帝還使

庭閼四始鏗鏘三薦 牲神降嘏永言保之

周大祫歌

原子山集

卷之六

三六

皆降乃為而鴻矣

登歌 奠玉帛

神性顯思不言而令 昭敬之天帥想思之 玉帛之禮敬
陳韋敬奉如弗勝 將將濟濟 受命交於神明慈於百行

燕射歌辭

周五聲調曲

序曰元正饗會大射 賓食衆卿鴻鵠玉六律既從

八風斯暢以歌大樂以無成功

宮調曲

氣雜清濁割元開天地分 三才初辨正六律始成文
樹君上德其明廣如日 其澤厚如雲 惟昔我文祖撥亂拒猾狄
分木撫運八百不陵河

厝師遷禮敷天下信樂正神人和
行忠警江海欲無波樂正神人和
獻韓非曰有聖人之治外不越樂之和內不離民之情故樂之和有功於內也刺融
自傳曰作大樂以通神明以和天地鳳凰來儀
又
我皇承下武革命在君臨周下武受命也毛詩曰文王有聖德天後受之應大命以王天下也革命順天應人也臨君天下也
大宗古之應圖帝堯天玉副德受堯琴周帝受命文也堯舜等世繼其業堯舜之道也
孔安國曰堯舜之德如琴瑟之調和也
河渚一老曰之七日河渚老人也
子張是堯作仁尚書曰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勳堯名也
即琴也以知樂略記舜琴也
昭告天成作仁尚書曰將仲尼云岳論語稱堯誠德期帝
卑之六歌
堂
庾子山集　卷之六

故之動之影之知琴之也
放之動之影之知琴之也按
運陽城有讓心尚人
於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而禹不
子伯益薦天下諸侯朝覲而禹不
日先知遠觀淵早見深
陽名城人下人
也
精實委御養正乃
為養正履端朝
萬國年祥慶百
履正也履端謂歲之朝日也
正月元日
正也
鼎成觀禮華戎各在庭
西戎北狄各
天之下諸侯來享
則天文正五衡
二者皆以忘憂之樂正神人和
樂之和有功於內也刺融
作樂之功也
保萬物乃由庚
庚成也以政成也庚序曰七政
政謂七
揚袁之功及氏
氏之事也
鳳凰
鳳凰來儀
鳳凰
鳳凰其自天
鳳凰其自天
揆德平地紀親象正天揆
揆度也
度天地之道以
春都賦曰地以四海為紀
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紀
則天文正五衡
二者皆以忘憂之樂正神人和
樂之和有功於內也刺融
作樂之功也
保萬物乃由庚
庚成也以政成也庚序曰七政
政謂七
揚袁之功及氏
氏之事也
鳳凰
鳳凰來儀
鳳凰
鳳凰其自天
鳳凰其自天
揆德平地紀親象正天揆
揆度也
度天地之道以
春都賦曰地以四海為紀
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紀
明明九族序穆穆四門穆
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又曰四門穆穆孔傳曰穆穆美也言堯德能順行四方之美事以治天下
又有四門穆穆言堯德能順行四方之美事以治天下
堯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來朝者皆敬
禹貢雍州
禹貢雍州
堯都平陽
堯都平陽
堯典曰
堯典曰
堯典曰

孟子云傷乾卑於版築之間是也公孫丑曰昔者辱於
釣于越泉鄉元口磻溪版築中有泉甘也公孫丑曰若
飯太公多士歸賢城維城屬茂親公等云泉清多士宗
處迎賢
時乃推策司職且班神辰躔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北辰
所謂星也北極謂之北辰北辰之極謂之北斗北斗主
神明之所照霜露之所墜中庸禮也策即史也
記范本紀曰辨于羣臣辨音班
又云皇天改命有德以登帝位
篇云日月所會不宿露所霑不宿
凡百君子莫不夙夜
中庸云
令天下一統
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方今氣節未效天下殊定東南
一家欲平交阯海內清晏人文日盛
所及盡為臣妾之
又
為宅之屬
北戴南交
書同文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
以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
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其人民周知其利害
以詔王者王者以天下為家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王制曰凡居民量地而制邑
量度也
邑

歌詠
鸞艧舒輈宇崢嶸作市
子虛賦曰乘鸞輿之玉輅建鳳蓋之威神
徐敬賦曰
乘日車之威神
詩云山則盤紆
山盤紆而復周
弗
于橋綺翼浮百枻長虹
左氏傳曰吳孟子卒昭公為之不娶同姓故謂之吳
孟子
超越也
枻音曳
拱木詔全模徵梓匠
拱木於林之末於部婁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婁無所逃
大雅曰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左氏傳曰
梓匠輪輿
梓匠斲之
桂棹魏都賦曰
魏都賦
乘輿浮於大江
舟子唱
棹謳發
棹謳
文楸雲楣承武帳
楸梓也
楸梓之木
雲楣
雲楣
北去邶鄘道南來候鄧譙
邶鄘衛
邶鄘衛
高帝四年為邶王
邶故邶國也
邶鄘衛
邶鄘衛
北地郡
北地郡
北地郡

之瑞圖也鸞鳥亦神之亞也雞有五采鳴中五音人君
也其狀應不違汾陽寧足隨於非子以英白之黃帝
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治然之後白民之南渡流沙
貢白雉黑水之北獻玄狐於是以天下廣論珠璣包
山藏海細大畢舉名山大澤龍魚鳥獸莫不得其所
焉故曰堯治天下之民猶日月之行也如四時之有
代興也若星辰之有次舍也雖有風雨無妨於日月
之明也雖有山川不能壅其氣也雖有蛟龍不能興
其神也雖有鳳凰之佐雞鶩亦有分職也雖有身長
尾色雜文采進退有度俯仰有則音中五聲聚散成
章其風感動天地其風風聞四海其風風行草偃其
風風被四表其風風流萬世其風風聲兼覆其風風
德廣輔曆祚盛唐年以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後漢書曰譙周作樂名曰仁和以應天帝之所居也
記云泰穆夜不閉鈞天廣樂之所奏也穆天子傳曰
天子之樂三日三夜作樂人無知大小之別也其聲
之感人如此下及百姓樂其聲而好義此下及禽獸
之類然也二儀陰陽之氣也盛而政有也大小故曰
貴鍾六律正成文章以興大雅出豫奏鈞天有詩曰
帝軒轅氏之長曆也唐帝堯氏之長曆也周文王受
命之年以作樂後漢書曰譙周作樂名曰仁和以應
天帝之所居也記云泰穆夜不閉鈞天廣樂之所奏
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樂三日三夜作樂人無知大
小之別也其聲之感人如此下及百姓樂其聲而好
義此下及禽獸之類然也二儀陰陽之氣也盛而政
有也大小故曰貴鍾六律正成文章以興大雅出豫
奏鈞天有詩曰帝軒轅氏之長曆也唐帝堯氏之長
曆也周文王受命之年以作樂後漢書曰譙周作樂
名曰仁和以應天帝之所居也記云泰穆夜不閉鈞
天廣樂之所奏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樂三日三夜
作樂人無知大小之別也其聲之感人如此下及百
姓樂其聲而好義此下及禽獸之類然也二儀陰陽
之氣也盛而政有也大小故曰貴鍾六律正成文章
以興大雅出豫奏鈞天有詩曰帝軒轅氏之長曆也
唐帝堯氏之長曆也周文王受命之年以作樂後漢
書曰譙周作樂名曰仁和以應天帝之所居也記云
泰穆夜不閉鈞天廣樂之所奏也穆天子傳曰天子
之樂三日三夜作樂人無知大小之別也其聲之感
人如此下及百姓樂其聲而好義此下及禽獸之類
然也二儀陰陽之氣也盛而政有也大小故曰貴鍾
六律正成文章以興大雅出豫奏鈞天有詩曰帝軒
轅氏之長曆也唐帝堯氏之長曆也周文王受命之
年以作樂後漢書曰譙周作樂名曰仁和以應天帝
之所居也記云泰穆夜不閉鈞天廣樂之所奏也穆
天子傳曰天子之樂三日三夜作樂人無知大小之
別也其聲之感人如此下及百姓樂其聲而好義此
下及禽獸之類然也二儀陰陽之氣也盛而政有也
大小故曰貴鍾六律正成文章以興大雅出豫奏鈞
天有詩曰帝軒轅氏之長曆也唐帝堯氏之長曆也
周文王受命之年以作樂後漢書曰譙周作樂名曰
仁和以應天帝之所居也記云泰穆夜不閉鈞天廣
樂之所奏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樂三日三夜作樂
人無知大小之別也其聲之感人如此下及百姓樂
其聲而好義此下及禽獸之類然也二儀陰陽之氣
也盛而政有也大小故曰貴鍾六律正成文章以興
大雅出豫奏鈞天有詩曰帝軒轅氏之長曆也唐帝
堯氏之長曆也周文王受命之年以作樂後漢書曰
譙周作樂名曰仁和以應天帝之所居也記云泰穆
夜不閉鈞天廣樂之所奏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樂
三日三夜作樂人無知大小之別也其聲之感人如
此下及百姓樂其聲而好義此下及禽獸之類然也
二儀陰陽之氣也盛而政有也大小故曰貴鍾六律
正成文章以興大雅出豫奏鈞天有詩曰帝軒轅氏
之長曆也唐帝堯氏之長曆也周文王受命之年以
作樂後漢書曰譙周作樂名曰仁和以應天帝之所
居也記云泰穆夜不閉鈞天廣樂之所奏也穆天子
傳曰天子之樂三日三夜作樂人無知大小之別也
其聲之感人如此下及百姓樂其聲而好義此下及
禽獸之類然也二儀陰陽之氣也盛而政有也大小
故曰貴鍾六律正成文章以興大雅出豫奏鈞天有
詩曰帝軒轅氏之長曆也唐帝堯氏之長曆也周文
王受命之年以作樂後漢書曰譙周作樂名曰仁和
以應天帝之所居也記云泰穆夜不閉鈞天廣樂之
所奏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樂三日三夜作樂人無
知大小之別也其聲之感人如此下及百姓樂其聲
而好義此下及禽獸之類然也二儀陰陽之氣也盛
而政有也大小故曰貴鍾六律正成文章以興大雅
出豫奏鈞天有詩曰帝軒轅氏之長曆也唐帝堯氏
之長曆也周文王受命之年以作樂後漢書曰譙周
作樂名曰仁和以應天帝之所居也記云泰穆夜不
閉鈞天廣樂之所奏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樂三日
三夜作樂人無知大小之別也其聲之感人如此下
及百姓樂其聲而好義此下及禽獸之類然也二儀
陰陽之氣也盛而政有也大小故曰貴鍾六律正成
文章以興大雅出豫奏鈞天有詩曰帝軒轅氏之長
曆也唐帝堯氏之長曆也周文王受命之年以作

阿衡（阿倚也衡平也商書曰伊尹格于皇天周書曰阿衡保乂王躬）名官忠其敬事有罪不逃刑其箴諫（箴諫正也）之無隱情（左傳曰命以君之子孫受賜多矣今命以不才之子而棄君之命其若之何子家子曰不可知也君命以信臣不敢廢命以從君君之惠也臣何力焉子家子曰不可知也君命以信臣不敢廢命以從君君之惠也臣何力焉）有斷阿方可以寧（史記曰紂斷棄先王之正道）陛（階也）下既雅（正也）天下乃定也（書曰惟予一人有亂十人同心同德雖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十人同心同德）

庶子（君之庶子也）一（專壹）致金石爲之開（左傳曰晉侯飲趙孟酒酣以金石樂奏之趙孟賦匏有苦葉之四章公子重耳拜稽首曰重耳敢不從君之貺）

卷之六 歌辭

君子（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其（指君子）兩心妻子（詩曰妻子好合）恩情重（晏子曰妻子者所以養親也）

動（左傳曰動而有成）其（指君子）兩心（詩曰兩心之憂）

開（書曰開其心見腹心）平（平易也）生（左傳曰鳴鐘晉侯以樂）萬物（左傳曰萬物百事）

斷（左傳曰斷而行之）有（左傳曰有斷而能斷）剛（剛健也）斷（左傳曰斷而行之）於平（詩曰平平左右）

頌（左傳曰頌所以美盛德而戒不逮也）止（左傳曰止戈爲武）終（左傳曰終始百物）

君（君子也）以（以其也）爲（爲心也）義（義宜也）心（心亦無）

君（君子也）以（以其也）爲（爲心也）仁（仁愛也）心（心亦無）

君（君子也）以（以其也）爲（爲心也）禮（禮履也）心（心亦無）

君（君子也）以（以其也）爲（爲心也）智（智知也）心（心亦無）

君（君子也）以（以其也）爲（爲心也）信（信誠也）心（心亦無）

君（君子也）以（以其也）爲（爲心也）忠（忠臣志在）心（心亦無）

君（君子也）以（以其也）爲（爲心也）孝（孝天元氣廣大無所不通）心（心亦無）

君（君子也）以（以其也）爲（爲心也）敬（敬明哉敬哉）心（心亦無）

百川俱會大海所以深（莫材）（既裝故能成鄧林（尚書曰大禹治水既勤四載乃有成績）

莫（莫非）忠（忠臣之心）臣（忠臣）處國（處國都）天下無異心（猶忠臣之心）

孤兔（孤兔走入）自（自川赴東北）出（出東北）百獸（百獸皆）

康（康哉）康（康哉）

昔我文胙（胙福也）乾心（乾心天也）丑（丑類也）危慮（危慮）騙（騙文帝事魏克）剪（剪滅）豺狼（豺狼喻）經（經營）此天步（天步艱難）

若涉大川（若涉大川言憑於舟楫）如和鼎（和鼎實有）寄於鹽梅（鹽梅）

君臣一體（君臣一體可以靜氣）

今我受命又（又有）撫（撫安）敬（敬）遵（遵）厥（厥）職（職）

可（可）知（知）兢（兢）懼（懼）

我（我）

燕（燕）

諸（諸）

臣（臣）

也（也）

今（今）

我（我）

周（周）之（之）

帝（帝）

盖（盖）

設（設）

稽（稽）古（古）

太（太）

祖（祖）

之（之）

命（命）

以（以）

太（太）

祖（祖）

之（之）

命（命）

以（以）

遺（遺）

子（子）

孫（孫）

受（受）

命（命）

以（以）

來（來）

日（日）

以（以）

太（太）

祖（祖）

之（之）

命（命）

以（以）

遺（遺）

子（子）

孫（孫）

諸（諸）

臣（臣）

可（可）

不（不）

知（知）

兢（兢）

懼（懼）

乎（乎）

是（是）

爲（爲）

臣（臣）

之（之）

道（道）

也（也）

尚（尚）書（書）曰（曰）不（不）惟（惟）逸（逸）豫（豫）惟（惟）兢（兢）惟（惟）勤（勤）

康（康）叔（叔）

乃（乃）

其（其）

治（治）

民（民）

又（又）

曰（曰）

亂（亂）民（民）

設（設）

明（明）

勑（勑）

誡（誡）

既（既）

正（正）神（神）人（人）所（所）以（以）和（和）兵（兵）

禮（禮）樂（樂）

既（既）

正（正）

神（神）

人（人）

所（所）

以（以）

和（和）

兵（兵）

有（有）序（序）志（志）欲（欲）靜（靜）干（干）戈（戈）

瑞（瑞）

俱（俱）

靜（靜）

干（干）

戈（戈）

竹（竹）

使（使）

書（書）

功（功）

臣（臣）

是（是）

也（也）

瑞（瑞）

玉（玉）

之（之）

瑞（瑞）

也（也）

若（若）

即（即）

鄭（鄭）

玄（玄）

注（注）

瑞（瑞）

信（信）

也（也）

執（執）

玉（玉）

致（致）

命（命）

以（以）

和（和）

諸（諸）

侯（侯）

之（之）

好（好）

也（也）

周（周）禮（禮）

典（典）

瑞（瑞）

掌（掌）

邦（邦）

國（國）

之（之）

玉（玉）

瑞（瑞）

以（以）

等（等）

邦（邦）

國（國）

之（之）

瑞（瑞）

信（信）

也（也）

諸（諸）

侯（侯）

執（執）

玉（玉）

帛（帛）

以（以）

朝（朝）

曰（曰）

執（執）

玉（玉）

致（致）

命（命）

以（以）

和（和）

諸（諸）

侯（侯）

之（之）

好（好）

也（也）

瑞（瑞）

俱（俱）

靜（靜）

干（干）

戈（戈）

者（者）

萬（萬）

國（國）

安（安）

寧（寧）

也（也）

各（各）

分（分）

符（符）

竹（竹）使（使）符（符）

漢（漢）書（書）

百（百）官（官）

公（公）

卿（卿）

表（表）

曰（曰）

銅（銅）

虎（虎）

符（符）

竹（竹）

使（使）

符（符）

發（發）

兵（兵）

符（符）

以（以）

竹（竹）

使（使）

符（符）

與（與）

郡（郡）

國（國）

守（守）

相（相）

通（通）

之（之）

也（也）

秦（秦）

漢（漢）

之（之）

間（間）

謂（謂）

之（之）

銅（銅）

虎（虎）

符（符）

竹（竹）

使（使）

符（符）

若（若）

今（今）

之（之）

勘（勘）

合（合）

也（也）

今（今）

日（日）

相（相）樂（樂）對（對）酒（酒）日（日）當（當）

周（周）禮（禮）

典（典）

瑞（瑞）

鄭（鄭）

玄（玄）

注（注）

瑞（瑞）

信（信）

也（也）

執（執）

玉（玉）

致（致）命（命）

以（以）

和（和）

諸（諸）

侯（侯）

之（之）

好（好）

也（也）

瑞（瑞）

俱（俱）

靜（靜）

干（干）

戈（戈）

者（者）

萬（萬）

國（國）

安（安）

寧（寧）

也（也）

各（各）

分（分）

符（符）

竹（竹）使（使）符（符）

漢（漢）書（書）

百（百）官（官）

公（公）

卿（卿）

表（表）

曰（曰）

銅（銅）

虎（虎）

符（符）

竹（竹）

使（使）

符（符）

發（發）

兵（兵）

符（符）

以（以）

竹（竹）

使（使）

符（符）

與（與）

郡（郡）

國（國）

守（守）

相（相）

通（通）

之（之）

也（也）

秦（秦）

漢（漢）

之（之）

間（間）

謂（謂）

之（之）

銅（銅）

虎（虎）

符（符）

竹（竹）

使（使）

符（符）

若（若）

今（今）

之（之）

勘（勘）

合（合）

也（也）

今（今）

日（日）

相（相）樂（樂）對（對）酒（酒）日（日）當（當）

庶（庶）子（子）山（山）集（集）

卷（卷）之（之）六（六）歌（歌）辭（辭）

道（道）德（德）以（以）驗（驗）撞（撞）鐘（鐘）之（之）聲（聲）

叶（叶）象（象）

幾（幾）

口（口）

國（國）

是（是）也（也）

屬（屬）

若（若）

鼓（鼓）

人（人）

歌（歌）

生（生）

當（當）

歌（歌）

人（人）

短（短）

如（如）

聲（聲）

名（名）

秦（秦）

山（山）

之（之）

屬（屬）

是（是）

也（也）

若（若）

今（今）

之（之）

勘（勘）

合（合）

也（也）

今（今）

日（日）

相（相）樂（樂）對（對）酒（酒）日（日）當（當）

神（神）

錄（錄）

不（不）

若（若）

觀（觀）

鑄（鑄）

鼎（鼎）

之（之）

形（形）

德（德）

也（也）

遠（遠）

方（方）

圖（圖）

物（物）

貢（貢）

金（金）

九（九）

牧（牧）

鑄（鑄）

鼎（鼎）

象（象）

物（物）

百（百）

物（物）

而（而）

使（使）

民（民）

知（知）

神（神）

奸（奸）

故（故）

民（民）

入（入）

川（川）

澤（澤）

山（山）

林（林）

不（不）

逢（逢）

不（不）

若（若）

物（物）

魑（魑）

魅（魅）

罔（罔）

兩（兩）

以（以）

承（承）

天（天）

休（休）

上（上）

帝（帝）

鬼（鬼）

神（神）

實（實）

降（降）

嘉（嘉）

祥（祥）

鄧（鄧）

窗（窗）

閑（閑）

話（話）

卷（卷）

上（上）

鄧（鄧）

有（有）

銅（銅）

鼎（鼎）

高（高）

一（一）

尺（尺）

五（五）

寸（寸）

容（容）

五（五）

斗（斗）

重（重）

三（三）

百（百）

斤（斤）

三（三）

兩（兩）

四（四）

年（年）

鄧（鄧）

窗（窗）

奏（奏）

以（以）

獻（獻）

之（之）

東（東）

有（有）

銅（銅）

牀（牀）

九（九）

枝（枝）

燈（燈）

臺（臺）

高（高）

一（一）

丈（丈）

五（五）

尺（尺）

下（下）

有（有）

銅（銅）

龍（龍）

銜（銜）

燈（燈）

籠（籠）

重（重）

三（三）

百（百）

斤（斤）

三（三）

兩（兩）

四（四）

年（年）

鄧（鄧）

窗（窗）

奏（奏）

以（以）

獻（獻）

之（之）

東（東）

有（有）

銅（銅）

龍（龍）

銜（銜）

燈（燈）

籠（籠）

重（重）

三（三）

百（百）

斤（斤）

三（三）

兩（兩）

四（四）

年（年）

鄧（鄧）

窗（窗）

奏（奏）

以（以）

獻（獻）

之（之）

東（東）

有（有）

銅（銅）

牀（牀）

九（九）

枝（枝）

燈（燈）

臺（臺）

高（高）

一（一）

丈（丈）

五（五）

尺（尺）

下（下

風力是舉而台階序平
地有成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
亡戈見於絕轡之野稱伐聞於月氷之紐
此文王之所以蕃祉樂胥以寧
庶予小子永言保之六
駿奔

庶予小子永言保之六
駿奔
世不失職受駟玉之盟
地有成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
亡戈見於絕轡之野稱伐聞於月氷之紐
此文王之所以蕃祉樂胥以寧
庶予小子永言保之六
駿奔

庶予小子永言保之六
駿奔
世不失職受駟玉之盟
地有成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
亡戈見於絕轡之野稱伐聞於月氷之紐
此文王之所以蕃祉樂胥以寧
庶予小子永言保之六
駿奔

刑尚書舜典曰流宥五刑論語曰如
曰象以典刑孔曰法
明常而用不越法

匡贊之士或從漁釣 史記太公以漁釣干周西伯

幽谷 白芻之出幽谷 亭方名追深徑之間識韻者探窮山之竹 楚辭皐蘭被徑兮斬
荒之路 論語曰其人君思得賢才亦猶是也窮山疑仰漢書貢
禹之功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孔傳云禹治水山行乘橇山路行乘樏橇者如今轝也樏者如今
之木以其微潤事之象也羽生四緯事勝於物而劣於象也
故云微物之生形生於民故云微物之生物之象也崔氏云微
物生長萬物滿物皆微妙之形體故以微配事也史記亦
作其殼尚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孔傳曰敷奏
言臣下進其治功試之以官車服以庸賜有功也殼善也
言大善惡必明白因之風聲左傳曰風聲之及遠也

克明其德貢以三事 尚書曰克明俊德孔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使在
位也貢以三事 周禮曰乾爲天坤爲地又曰日

風聲音於九牧 尚書曰簡命于帝敷佑四方孔傳曰簡大也帝
堯也言大命堯敷佑四方九州牧也音聲也風聲教之流
行如聲音也虞書周書曰惟十有三載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孔傳曰十二州牧
各還所治五玉諸侯執以朝天子三帛卿執以聘諸侯二生
羔雁大夫執以相見一死雉庶人執以相見贄至也還反
也反其所治之國復命也

協用五紀風名從事 尚書曰協和于羲暘叔之曰厥民析厥
鳥孔傳曰協和天時使用五紀之數羲暘叔掌日官之職
析分也鳥星南方朱鳥七宿也分別四時之中星以正仲春
之節

庚子日躔奎之六 尚書曰惟十有三載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初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初孔傳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祭天告至也望祭山川順其故也肆遂也覲見
也東后謂諸侯也協合也時四時也月四仲之月也正日朔
旦也同律和天時也度量衡所以通遠近也修五禮吉凶賓
軍嘉也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以朝天子三帛卿執以聘諸
侯二生羔雁大夫執以相見一死雉庶人執以相見贄至也
還反其所治之國復命也 史記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泰山祭天告至也望祭山川順其故也遂見東方諸侯
諸侯各以其職來朝見於天子因命之曰歲二月汝當復
來朝見我無忘汝職事也東后謂諸侯也協合也時四時
也月四仲之月也正日朔旦也同律和天時也度量衡所
以通遠近也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玉公侯伯子男所
執以朝天子三帛卿執以聘諸侯二生羔雁大夫執以相
見一死雉庶人執以相見贄至也還反其所治之國復命
也

作其穀 尚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孔傳曰敷奏言臣下進其治功試之以官車服以庸賜有功也穀善也
言大善惡必明白因之風聲左傳曰風聲之及遠也

是無旰慼 神農小民亦雖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夏之興也
禹繼鯀之後鯀堙洪水之時民人分別居山陵水泉而後
降此舜分別九州爲十二州又各十二山以名其州州各
有大山大川以爲九牧牧一州之長也九牧州爲幽州冀
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是也 史記曰夏
之興也禹繼鯀之後鯀堙洪水之時民人分別居山陵水
泉而後降此舜分別九州爲十二州又各十二山以名其
州州各有大山大川以爲九牧牧一州之長也九牧州爲
幽州冀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是也

厥故何頵閒之康叔 左傳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
不可盈厚藏穢賊天下之民以崇其惡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謂之
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
嚚傲不友不仁不慈與比頑凶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也
世濟其惡以至于堯堯不能去舜臣堯舜舉八愷使主后土
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遂入四門四門穆穆內平外
成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叔豹
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不能
用舜舉而布之十六相使主后土平治水土主后土官名
也平治水土之官也 史記曰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平治
水土莫不治遂入四門四門穆穆內平外成昔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叔豹季貍忠肅共懿
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不能用舜舉而布之
十六相使主后土平治水土主后土官名也平治水土之
官也

北可以正天傾　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又曰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女媧乃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淫水高誘曰三皇故補之　浮氾則東海可鷹遵鈇則南山可平　遵九辯曰九折紀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戎至於九泰九泰之氏乃獻白狼白鹿以為寶穆王乃遂東南巡狩之南至於九江之上乃為九師以軍於昆侖之丘以臨觀四海之水遂奏大夏之樂天子之德上帝之則乃為銘迹以昭後世　代所損益　論語子張問曰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所損益可知也雖百世可知也　則不危　春秋元命苞曰外曰滿者常盛無虧也禮記曰三五而月滿三五而月虧有時則人事亦有盛衰　義以為苑囿立道德以為城池　論語為政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郁郁乎文其可知　論語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乘耕稼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正冠而無暇　晏子春秋曰子貢問於晏子曰為人子者何如晏子曰為人子者父有難不敢愛身母有難不敢愛身為父母有難不敢愛身為君有難不敢愛身為君父有難不敢愛身為父母有難不敢愛身為君父有難不敢愛身為君父有難不敢愛身為君父

六合義聚鄭說鴈長南書曰擊於山川徧於羣神班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祈于天地古有之矣

后土祭也地鏡則山澤俱閉河圖則魚龍合負地境而至唐堯時赤能負圖出赤如綠投于河洛之間河圖如龜背有文如字赤文成字言天地將興周室之三聖乃出我之天網莫不該閡閎九關天門開老子曰天門也閶闔所居紫宮門楚辭閽帝所居南方朱鳥之門是也能恢弘道大博所及無不容包曰折衝千里之外是也克寬則昆蟲咸賚昆明池刻石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皆蒙其澤是也克仁則異類和親匈奴傳曰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宮以祭天神位在諸侯王上諸侯王在皇帝下各繫其國之遠近以次序立諸侯王上賓客在其後匈奴在其西東向單于在左賢王右當戶下坐其每歲正月一朝會以十六年晉侯朝于王庭是也克智則昆蟲內向彭伉則殊俗宅心渭橋有丹文抱馬上施有烏孫獻馬之瑞是也克明則哲賢仍舊貫則文祭祀不改易之義是也其宜作則於明哲故無禁備於姦回參謀於左相天老教政於中台史記曰黃帝問於天老曰何由得天地之精氣而治萬物天老曰鳥首鴈喙鸛顏龍形蛇身鱗文而首戴德龜腹文而足履螣蛇鳳凰鶴前麟後虎文龜身龍形是也

正陽和氣萬類繁君王道合天地尊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韓詩外傳曰飲其流者不忘其源是也子翔翔於禮園孔傳曰翔回飛也言鳳凰回飛翔於禮義之園也黎人耕植於義圃君子論語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恥近乎勇

鄭玄之俗自孔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暨柳枝衆騎馳遠三周迺止此其遺法

羽調曲

羽調曲者歌其物也樂記曰羽爲物鄭注月令云羽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用四十八絲而爲物也律氏云羽物也物皆藏聚也則物皆藏聚也類也史記索隱云羽物聚也川水冬冬物聚也

樹君所以牧人立法所以靜亂左氏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以逸其生故披奇類而長之命以君長不使淫逸以從其欲是以作爲君臣以定其位分爲父子以篤其恩愛爲夫婦以判其配合爲兄弟以經其際紀爲朋友以結其信義爲姻亞以固其連昏爲衣裳以別其上下爲耕稼以豐其財用爲工商以通其有無爲庶官以治其煩亂爲城郭以守其封疆爲甲兵以威其不軌爲刑罰以禁其淫慝爲學校以興其賢能爲禮樂以節其流湎爲飲食以養其氣血爲嫁娶以繼其後嗣爲喪紀以別其親疏爲祭祀以報其功德爲會朝以正其班爵爲聘享以講其禮信爲巡守以觀其風俗爲盟誓以救其災患爲征伐以討其不庭爲賞慶以勸其善行爲刑罰以糾其姦慝爲制度以節其侈儉爲貢賦以足其用財爲田里以安其居處爲溝洫以備其水旱爲師旅以強其守衛爲斥候以謹其禁舍爲關市以通其貨賄爲山澤以殖其財利爲度量以同其遠近爲器幣以便其交易爲圖籍以紀其事數爲法令以一其衆心爲賞罰以信其好惡爲媒妁以合其異類爲賓客以接其遠方爲閭胥以司其出入爲巡邏以禁其奸宄爲召呼以通其名聲爲候人以送迎其賓客爲廩人以委積其飢渴爲稿人以共其百事爲仲春以合陰陽爲仲秋以合陰陽之氣通陰陽之聲律歷志云律有十二以合六氣六氣生五聲五聲生八音八音和而成樂是以雨施作解是以風行惟濮閒笙思齊聚思齊史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歲復反其故所謂一終而百物更始更生也

居休氣而四塞在光華而兩旦左氏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以逸其生故披奇類而長之命以君長不使淫逸以從其欲是以作爲君臣以定其位分爲父子以篤其恩愛爲夫婦以判其配合爲兄弟以經其際紀爲朋友以結其信義爲姻亞以固其連昏爲衣裳以別其上下爲耕稼以豐其財用爲工商以通其有無爲庶官以治其煩亂爲城郭以守其封疆爲甲兵以威其不軌爲刑罰以禁其淫慝爲學校以興其賢能爲禮樂以節其流湎爲飲食以養其氣血爲嫁娶以繼其後嗣爲喪紀以別其親疏爲祭祀以報其功德爲會朝以正其班爵爲聘享以講其禮信爲巡守以觀其風俗爲盟誓以救其災患爲征伐以討其不庭爲賞慶以勸其善行爲刑罰以糾其姦慝爲制度以節其侈儉爲貢賦以足其用財爲田里以安其居處爲溝洫以備其水旱爲師旅以強其守衛爲斥候以謹其禁舍爲關市以通其貨賄爲山澤以殖其財利爲度量以同其遠近爲器幣以便其交易爲圖籍以紀其事數爲法令以一其衆心爲賞罰以信其好惡爲媒妁以合其異類爲賓客以接其遠方爲閭胥以司其出入爲巡邏以禁其奸宄爲召呼以通其名聲爲候人以送迎其賓客爲廩人以委積其飢渴爲稿人以共其百事爲仲春以合陰陽爲仲秋以合陰陽之氣通陰陽之聲律歷志云律有十二以合六氣六氣生五聲五聲生八音八音和而成樂是以雨施作解是以風行惟濮閒笙思齊聚思齊史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歲復反其故所謂一終而百物更始更生也

念封疆閒笙管思齊聚

歌武記

恒樂

羌

實昊天有成命惟四方其訓之

時周受之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運平後覩之俗時亂先疎之雄

水而承鴻

象鵬鴻鵠海經曰北海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化而爲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馬成魔水衡黃金爲府

六魔長樂承華等魔令皆屬少府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皆水衡錢以給之

百川乃宗上海衆星是仰

九州攸同禹跡四海合德堯臣

陽鳥曆時牧於殷麟

詩云真禹之績四海攸同王肅述其所以而衆星共之次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以合德堯紀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舜側微聞于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舜既入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乃徵舜于衡門入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乃徵舜于衡門入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乃徵舜于衡門入納

史記封禪書曰郊雍一
畤曲郊祀上帝報享錫一
時

雲玉葉而五色月金波而兩輪帝與秋涼風於西郊作小畤戚飾山佩
鹿之野常有五氣雲氣金
之象故因作畤蓋也漢書
樂時有四輪故云兩輪涼風至天子
暑至尚書曰五月南巡狩
作西狩也小暑夏節
鹿斗藏於紫玉地不愛於黃銀北怨
南方故云南巡
山佩
令月
西疑作

狩小暑戒飾南巡令月海終有慶於一人
尚書泰
誓曰予一
人有罪
無以萬
方萬方
有罪罪
在朕躬

寶西略而東賓尚書曰東
狄北狄怨
呂刑曰爾
尚明聽予
一人無辜
四海遏絕
苗民無
世在下
曰光
定律零陵玉管調鍾始平銅尺漢書律曆志曰黃鍾
之長一
九寸九
分為宮
生十一
律以玉
為管吹
之以候
氣氣至
者律通
焉其長
短所起
生於銖
銖者物
之微也
十銖為
分十分
為寸十
寸為尺
十尺為
丈十丈
為引五
引為端
四丈五
為匹二
匹為卷
一卷重
一斤四
鈞為石
一石重
百二十
斤

庚子山集　卷之六　歌辭　李

道路險難不得自通故北狄
南蠻西戎東夷各以其物貢
獻於天子
公賛曰昔堯命羲和欽若昊
天敬授人時
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樂
德政時社稷
是龍時人
之不與功
德不合樂
非諸音也
今鍾聲太
宇而病夫
不足知變
為始變為
終是龍時
人之不與
功德不合
樂非諸音
也今鍾聲
太宇而病
夫不足知
變為始變
為終是龍
時人之不
與功德不
合樂非諸
音也今鍾
聲太宇而
病夫不足
知變為始
變為終是
龍時人之
不與功德
不合樂非
諸音也今
鍾聲太宇
而病夫不
足知變為
始變為終

雖以三皇五帝而非聖智人
倫微別與君臣父事物相
然已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庚子山集卷之七

表

賀平鄒都表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所以來卽有七十二代
庚子山集卷之七 一
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
落劍木弦弧發矢而由其撰一矣
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乘地軸
```
```

六百輔佐地象曰昆侖之山橫爲地輔

況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

而喫曰大予釣之弩興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而占焉

熊待閒於容成

帝王世紀曰黃帝夢人執弓矢射羣羊驅羊數萬羣能牧民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而占焉

經典釋文志曰有姓力名牧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而占焉

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

賈誼上疏論諸侯之勢曰若烈火之遇鴻毛

衝風之姿秋棄

楚辭曰秋棄其猶未得也

夷幽井僊

僊與仙同

皆爲齊地

抱圖載鑒已歸丞相

漢書曰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又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符節降軹道旁師古曰組綬也言此組綬繫頸示服從也

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

史記曰秦始皇帝至今二世三年滅秦之後楚漢相攻百年之間兵革不息

掃蕩

說文曰掃棄也蕩滌也

誅暴開至德

漢書賈誼曰秦王有吞天下之心振長策而御宇內以爲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君俯首係頸委命下吏

之府衛玉繫綬施黃中軍之營

漢書曰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

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符節降軹道旁師古曰素車白馬喪之服也繫頸以組亦喪之服也軹道亭名

庶子山集 卷之七 表 二

周王觴水之師尚勞再駕

呂氏春秋曰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膠其舟昭王乃沒於水中

軒轅上公之戰猶須九代

史記曰公孫氏名曰軒轅

天下

漢書賈誼曰天下之勢方倒懸

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

尚書曰光宅天下

二十八宿止餘北

日曜解曰東方七宿曰蒼龍南方七宿曰朱鳥西方七宿曰白虎北方七宿曰玄武

一星野地也

史記曰越地斗分野也

越地十二分野

史記曰吳越斗分野也

越絕書曰越地斗分野也

下共一星野

史記曰吳越斗分野也

屬吳

史記曰吳越斗分野也

越之年四方始定建武

史記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美

漢書曰八風之氣也八方之風也六樂之風也見尚書大傳

六樂俱陳無以歌

漢書曰黃帝作咸池堯作大章舜作簫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周作大武

其神武

史記曰禹夏禹爲人敏給勤勞其德純厚其言信可復其行中可法其身爲儀可象

繼夏禹之功

史記曰禹爲人敏給勤勞其德純厚其言信可復其行中可法其身爲儀可象

入商郊而問罪婦發成周文之

史記曰紂淫亂不止於甲子夜半發兵陳於商郊牧野乃誓

已散鹿臺

史記曰紂乃發鉅橋之粟賜貧民散鹿臺之錢

已遣

尚書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天下之民大悅

無改之道大孝

論語曰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也

之樂應

白虎通曰樂所以正四時應四方也

山

山海經曰崑崙之山三成四面八隅

立明堂之制奏大武

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之階三等以別尊卑也

兵戚武庫馬入華

漢書曰藏兵甲之器於武庫

華山

水經曰華山在華陰縣南

盛矣哉上天降休

漢書曰合宮有殿曰總章殿上帝謂五帝也

北岳之南西北一帖

周禮曰正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

晉於交河之北

晉地名

印帗禮以六樂之雲門大卷大咸之大磬大夏之大濩大武是也六代之樂舞各殊名而同爲一王殷周爲三恪封其後以備賓客之禮也晉魏爲二王殷周爲三恪封其後以備賓客之禮也繼宋爲二王殷周爲三恪封其後以備賓客之禮也雄據之勢已成復宋爲二王殷周爲三恪封其後以備賓客之禮也雄據之勢已成戰國滅典刑紊敝針成形鳳凰于飛九州觀德如山殷監夏后世鑒于商周東曰歸哉東曰歸哉徐州攸同厥貢維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若山雲特起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於六九於六舞之屬云云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祭天地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祭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祭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祭先祖凡樂有文舞有武舞有干有戚有羽有旄有鼓有鐘有磬有管有簫有壎有篪有柷有敔有琴有瑟有塤有箎有笙有和有竽有籥有舞有歌有詩有樂有器有物有舞有數有文有質有用也作鐘以和天地之聲作磬以和日月之聲作管以和四時之聲作鼓以和雷霆之聲作柷敔以和始終之聲作塤篪以和寒暑之聲作琴瑟以和陰陽之聲作笙竽以和男女之聲作歌以和人聲作舞以和動靜之聲大小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有應回復無窮樂之道歸焉爾

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玄象大武興而天下平大夏作而萬國寧大濩至於湯時而民樂大韶盛於舜代而德彰雲門之舞於黃帝咸池之奏於堯韶箾之樂於舜大夏之歌於禹大濩之頌於湯大武之舞於周六代之樂舞也孔子曰吾觀於周而知禮以六樂之文教國子也曰廣樂以發和聲以立中行以進齊動以正容此之謂大樂與天地同和故曰大樂與天地同和故曰大樂與天地同和故曰

崇牙樂猛簴遷遷毛詩曰崇牙樹羽朱子曰崇牙飾鐻之齒上板作鉏鋙者是也鐘磬之簴皆然遷徙也遷猶徙也大司樂凡樂成則合之以鼓舞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以致天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以致天神人鬼禮樂之道同矣

周子山集　卷之七十　表

人

陵陽之風震驚百里之名降乎五帝之樂成乎韶濩之盛德傳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樂之所由興也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謹焉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和敬和親和順之道不形於內而治氣感之而化故曰樂者天地之命也孔子論樂語子貢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

識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拜語其進類陛又
何人袁宏後漢紀曰建武初赤眉降伏諸將曰建
德人也至武功而安追之謂漢丁良曰無必追之良曰
方今四海未寧三
方鼎峙陛下
臣甲子既多老年又及
之賜說苑曰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不
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髓骨之請非謀几
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
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
厄耳子既多老年又及
客之事謬述諸侯之班
寇徒頻有司
帝王世紀曰高辛氏不養不給而天下治堯舜而無
重違飾宣失序風木交侵
頭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
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
放希東序之榮周朝
無門位
加以寒暑
如荼望西郊之禮養應記曰有虞氏養於上庠
老於下庠夏后氏養於東序老於東序殷人養於右學老於右學周人養於東膠老於東膠
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髓骨之請非謀几
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
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
厄耳子既多老年又及
客之事謬述諸侯之班
寇徒頻有司
帝王世紀曰高辛氏不養不給而天下治堯舜而無
重違飾宣失序風木交侵
頭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
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
放希東序之榮周朝
無門位
加以寒暑
如荼望西郊之禮養應記曰有虞氏養於上庠
老於下庠夏后氏養於東序老於東序殷人養於右學老於右學周人養於東膠老於東膠

學西銘胥之言紹也岸之言賓也厓之言鄰也皆是以名厓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周禮曰掌教以鄉三物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馭是榮白色也赤周之色也

大成方遂恐尺徘徊城闕私增棲遑不任知止之情

代人乞改任表

臣聞言臣開一藥將瞑察待於風露百川背到自竭者溝汚動百人海曰賤汚行之水日益之也臣輒感之以悲以明臣某中謝臣伸春之未得思渤加愛足顏寒四支不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庾子曰奚

勉覩無離婁之明不見泰山之高不聞有此一時承明之廡無緣再見北堂玄堦奉承之不數步於鄧入趙邯鄲失路不能前後相去之遠也安可拿此留務淵茲恒典陛下恩周曲成未忍捐棄微臣困至於亟轉不堪勝臣所以自斧自傷淚繼之血臣某中謝臣特承先緒道不四人陛下憫臣無用舉直而有顛躓之疵非臣所望拜表還宗伯出擁干旄入參衡鏡或霑冀爰舉輔八葭載踐宗伯之官後漢書自蕭宗諡實建武中南臺雲臺之上微臣頭畤齊之音入湖南臺御史也

出長一丈吹者十人謂者導引見長安貝高如視汲冢竹書之貝高如綠珠之色

日觀之下節臣操刑物之文漢官儀曰秦山東南曰觀者觀也一陽始見萬物仰瞻

不敢以織負玄造竟微於滴助日月具蚼冰炭交集誠懷伏以前階政事親荷德音謂臣等經侍軒墀子係尚延保護臣荷螻蟻欲戴丘山臣宜生亦盡命死且陳力竊不知終而不知止朝列三數與臣同僻臣未六十推臣則幼獨臣癏窘頓頓病不俟年盈鼎窮涯滿而招損逾時拜乖於勿藥永日猶繫於苞桑周易曰繫于苞桑其象曰其安者危者使其安也繫于苞桑覽分必然貪榮所忌伏乞免臣見職退畢徐生察臣榮不可支矜臣分不能強乃臣

之幸也後悟仁恕之閎有此一時承明之廡無緣再睹陛下聖顏則小臣心神已弊暮刻增悲明容晏則多士莫先違聖顏則小臣何遠惟冀一條啓道萬乘巡京西都賦曰乘輿巡京廣雅曰乘車也大曰車小曰輛悅西怨之羣黎遠東赴之望切之從者危冤簡駐桔槔如存是臣之愚非臣所望拜表還宗伯出擁干旄入參衡鏡或霑於嚴除翔集賀成近遺於銀闕未遑請臣之懇懇至

賀鑄湖幾初也彼尚知慕而況臣哉謹拜表陳情以聞

於嚴官臣合書罪無任戰慄俯俟

命之至

齊王進白兔表代齊煬也

臣聞興國欲遠則若興商輯迹方開則銀礫人貢
王虎晨鳴而銀礫曰晦地象日人紫野
王室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充庖服者白狼白鹿
紀年曰晦虎搖雷雲人城北刷本
以毛詩曰明在上明明在下赫赫
人永以生賊貢來
興居會
德物天
之命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
威儀孔時
君子萬年
介爾景福
是以
百神
受福
百祿
是荷
鬼
言齊王
耳山也
水出東北入洛
之令與軍行
者捉轅為轅行
無左骨忠
如今藤
軍前行
前思
有無
序侯
跪伏
皆之
持和
庶
卷之七
表
西
庚二山奏
風燈照燭毛羽煎
戎用緩邊鄙轅門所
解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元
開威移地
地象日人紫野
括地
象星
占曰昆
之山
民名
地理
圖
越雉色鹿秦狐
孟嘗君入秦有狐白裘
于金
何有白鬼故云月德為令德白鬼令察以
為物之瑞也
旱前興頌幼異
光輝及白為瑞見
備虞有也詩
公劉
武楚
以大
昭
周
昔
殷
高
宗
伐
鬼
方
三
年
克
之
書
曰
惟
天
降
災
假
手
于
予
孔
傳
曰
假
借
也
言
天
以
我
為
擊
鬼
方
之
具
也
既明應宜之機斯兆臣之襲行實從陝略
代假齊分韓裂趙不勝鼂藻踴躍之情
齊王逆蒼烏
卷之七
表
西
庚二山奏
臣聞飛南陽之雉尚闢霸圖
列異傳曰人得雉地象日人紫野
有十虎晨鳴雷雲人城
陳倉人獵得雉雄者在地下食死
雌者飛上鳴雷雲人城
銀礫曰雌雄各一名雄為雉雌為雌
得雌者為雉雄者為雄
紀年曰晉出公大獵果獲其雌雄
為雉雌為雌
以生賊貢來
永以生賊貢來
竹書紀年曰晉出公大獵果獲其雌雄
為雉雌為雌
臣聞興物以獻之道二童子云
童子名陳倉人獵得雉雄者在地下食死
雌者飛上鳴雷雲人城
乃逐雄化為雌雄雌為雉
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雄
為雉雌為雌
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入陳倉
赤光長十餘丈入陳倉
德物天
之命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
威儀孔時
君子萬年
介爾景福
是以
百神
受福
百祿
是荷
下建章之鴈猶調和氣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關
秋毫不犯
約法三章
百姓大悅
高祖還
沛
置酒
豐
邑
中
陽
樂
極
酒
酣
自
為
歌
詩
曰
大
風
起
兮
雲
飛
揚
威
加
海
內
兮
歸
故
鄉
安
得
猛
士
兮
守
四
方
三
年
作
未
央
宮
立
北
闕
東
闕
臨
城
北
洞
道
號
曰
建
章
宮
千
門
萬
戶
周
旋
弥
望
其
東
則
鳳
闕
高
二
十
五
丈
其
西
則
神
明
臺
井
幹
樓
皆
高
二
十
丈
輦
道
相
屬
乎
建
章
宮
之
南
有
玉
液
池
其
中
有
龜
魚
鼈
之
戲
池
北
有
石
鯨
魚
長
二
丈
刻
石
為
鯨
魚
鬐
尾
皆
動
每
至
晦
夜
則
鯨
魚
吹
浪
激
灑
雲
日
或
風
雨
則
聞
鯨
魚
鬐
尾
聲
聞
數
十
里
建
章
宮
北
治
大
池
名
曰
太
液
池
中
有
蓬
萊
方
丈
瀛
洲
壺
梁
象
海
中
神
山
龜
魚
之
屬
龍
生
九
子
不
成
龍
各
有
所
好
於
是
作
鴈
鵝
之
屬
以
像
之
鴈
鵝
生
於
北
海
南
翔
於
衡
陽
以
喻
賢
者
之
處
南
北
各
得
其
所
也
又
有
鳳
皇
麒
麟
騏
驥
騄
駬
天
馬
蒲
梢
龍
文
魚
目
汗
血
之
類
充
於
廐
庫
又
有
仙
人
承
露
仙
人
掌
以
銅
為
之
狀
如
兩
手
掌
大
以
承
雲
表
之
露
和
玉
屑
飲
之
以
求
仙
也
又
有
九
龍
殿
鳳
闕
井
幹
樓
高
二
十
五
丈
遠
望
如
山
西
京
雜
記
曰
高
祖
初
入
關
秋
毫
不
犯
約
法
三
章
百
姓
大
悅
高
祖
還
沛
置

情迫恒慶不任兒藻之至

爲晉陽公進王律平尺斗升表

晉陽公晉國公晉國公定元年五月名開皇十四年除

臣某言某謹也臣聞王者成體樂之功斯正矣而才所生之地兩之又曰六也有成焉曰律成焉曰度故

叶和月月調度陰陽協豫兆人儀刑前圖者也伏惟

皇帝帝也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懸象履文昌而建極本乎著明臣莫踰焉故以

進象經賦表

臣某言臣伏讀堪製象經并觀象戲私心踴躍不勝忭舞伏以性與天道本絕尋求而以懸諸日月遂獲仰論揚雄答劉歆書曰大子之告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九州既奠近對河圖四瞰中繩仝觀玉策之形爰創先王之所以木飛玄鴈先聞金石之聲高沉玉而觀淵泉益遠不白汗課虛爲賦爵非寥寃學無雕刻管而測光景愈寂而聽音響逾明之遠近本非音子所聞遂敢陳述誠爲厚顏而疏漏事輒不逮最采成般倕垂慮淺智而玩器泰長以開上聞其儀容定其法度行其事謹述玉尺一具并作尺引仝等始得成功平於分寨黍多少以尺爲丈以十丈爲引以引起於黃鍾之長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以尺爲度以度起於黃鍾之長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

臣某言伏見二月十九日詔傳位於皇太子昔者
帝行禪王陽宮
堯之
周子曰集
厚之氣動而
天之神蓋皆是書生所
談
漢書曰張衡上疏曰臣聞天地之性高下相因
故水德流而趨下火炎而上木曲而伸金從革
而成器土稼穡而作甘此五行之常也故洪範
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興用之資
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以聖王則天象地
取財有節用物有限自天子以下各有差品貴
賤不同等級明矣故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之謂也今人君之家
奢侈過禮務在華麗窮極伎巧土木衣繡以飾
宮室金銀珠玉以飾車服犀象瑇瑁以飾器物
自王侯以下莫不皆然是以財匱於用而貪利
並興刑罰無極而人不畏死故易曰何以聚人
曰財何以守位曰仁言仁者務在愛人愛人在
於節財節財在於節用節用在於節禮禮之所
興在於損益可損可益謂之節故節之為言適
也適事之宜在於中庸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萬福降賢者
守節而名譽著不肖者極欲而禍亂興是以聖
王安而不忘存而不忘治是以天下和平而國
家可保也
周禮曰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
人號四曰牲號五曰物號六曰藥號
周禮曰大祝辨六祈一曰類祈二曰造祈三曰
禬祭四曰攻祭五曰說祭六曰禜祭
周禮曰大祝辨六辭一曰祠辭二曰命辭三曰
誓辭四曰會辭五曰侯辭六曰禱辭
周禮曰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
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
八曰褒拜九曰肅拜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一曰司中二曰司命三曰
風師四曰雨師五曰五祀六曰五嶽七曰山林
八曰川澤九曰水庸
周禮曰大祝辨九禱一曰順考命二曰連禱三
曰求福四曰報德五曰祈福六曰謝罪七曰禳
災八曰除疾九曰說夢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禱一曰禱祠二曰禱
福三曰禱德四曰禱功五曰禱言六曰禱時七
曰禱日八曰禱月九曰禱星辰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福一曰受福二曰饗
福三曰祭福四曰致福五曰嘉福六曰永福七
曰錫福八曰申福九曰繁福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祭一曰命祭二曰衍
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絺祭七
曰繹祭八曰尸祭九曰嘗祭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齊一曰粢齊二曰緹
齊三曰沈齊四曰盎齊五曰醍齊六曰緣齊七
曰昔酒八曰清酒九曰澄酒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號一曰泰號二曰膏
號三曰嘉號四曰犧號五曰牷號六曰腯號七
曰毛號八曰羽號九曰介號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用一曰祭天地二曰
祭四方三曰祭山川四曰祭百物五曰祭社稷
五祀六曰祭五嶽七曰祭四鎮八曰祭四海九
曰祭四瀆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容一曰尸二曰侑三
曰主四曰賓五曰祝六曰嗇七曰司八曰士九
曰商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位一曰天神二曰地
祇三曰人鬼四曰小祀五曰中祀六曰大祀七
曰兆五帝於四郊八曰兆四望四類於四郊九
曰兆山川丘陵於其地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禁一曰禁神仙二曰
禁鬼怪三曰禁淫祀四曰禁褻祀五曰禁慢祀
六曰禁暴祀七曰禁逆祀八曰禁亂祀九曰禁
過祀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誅一曰誅不敬二曰
誅不孝三曰誅不悌四曰誅不忠五曰誅不信
六曰誅不中七曰誅不和八曰誅不順九曰誅
不寧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贊一曰贊王鼓二曰
贊大喪三曰贊龍事四曰贊國祭五曰贊學士
六曰贊大射七曰贊大會八曰贊大賓客九曰
贊軍旅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事一曰事鬼神二曰
事社稷五祀三曰事山川四方百物四曰事建
邦之天地之神祇五曰事賓客六曰事師田七
曰事喪紀八曰事封國九曰事會同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物一曰牲二曰牷三
曰物四曰象五曰鳥六曰獸七曰蟲八曰魚九
曰龜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器一曰祭器二曰明
器三曰凶器四曰兵器五曰禮器六曰樂器七
曰車旗八曰仗器九曰用器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法一曰以貞祭祀二
曰以禬禳祓除疾病三曰以攻說禬禜四曰以
六祈事鬼神示祭祀五曰以六辭作六祝之事
六曰以九拜九祭祀之禮一曰以祠辭二曰以
命辭三曰以誓辭四曰以會辭五曰以侯辭六
曰以禱辭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禱一曰以順考命二
曰以連禱三曰以求福四曰以報德五曰以祈
福六曰以謝罪七曰以禳災八曰以除疾九曰
以說夢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福一曰以受福二曰
以饗福三曰以祭福四曰以致福五曰以嘉福
六曰以永福七曰以錫福八曰以申福九曰以
繁福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祭一曰以命祭二曰
以衍祭三曰以炮祭四曰以周祭五曰以振祭
六曰以絺祭七曰以繹祭八曰以尸祭九曰以
嘗祭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齊一曰以粢齊二曰
以緹齊三曰以沈齊四曰以盎齊五曰以醍齊
六曰以緣齊七曰以昔酒八曰以清酒九曰以
澄酒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號一曰以泰號二曰
以膏號三曰以嘉號四曰以犧號五曰以牷號
六曰以腯號七曰以毛號八曰以羽號九曰以
介號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用一曰以祭天地二
曰以祭四方三曰以祭山川四曰以祭百物五
曰以祭社稷五祀六曰以祭五嶽七曰以祭四
鎮八曰以祭四海九曰以祭四瀆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容一曰以尸二曰以
侑三曰以主四曰以賓五曰以祝六曰以嗇七
曰以司八曰以士九曰以商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位一曰以天神二曰
以地祇三曰以人鬼四曰以小祀五曰以中祀
六曰以大祀七曰以兆五帝於四郊八曰以兆
四望四類於四郊九曰以兆山川丘陵於其地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禁一曰以禁神仙二
曰以禁鬼怪三曰以禁淫祀四曰以禁褻祀五
曰以禁慢祀六曰以禁暴祀七曰以禁逆祀八
曰以禁亂祀九曰以禁過祀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誅一曰以誅不敬二
曰以誅不孝三曰以誅不悌四曰以誅不忠五
曰以誅不信六曰以誅不中七曰以誅不和八
曰以誅不順九曰以誅不寧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贊一曰以贊王鼓二
曰以贊大喪三曰以贊龍事四曰以贊國祭五
曰以贊學士六曰以贊大射七曰以贊大會八
曰以贊大賓客九曰以贊軍旅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事一曰以事鬼神二
曰以事社稷五祀三曰以事山川四方百物四
曰以事建邦之天地之神祇五曰以事賓客六
曰以事師田七曰以事喪紀八曰以事封國九
曰以事會同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物一曰以牲二曰以
牷三曰以物四曰以象五曰以鳥六曰以獸七
曰以蟲八曰以魚九曰以龜
周禮曰大祝辨九祭祀之器一曰以祭器二曰
以明器三曰以凶器四曰以兵器五曰以禮器
六曰以樂器七曰以車旗八曰以仗器九曰以

皇爲帝顓頊高陽也高陽有聖德疏通知遠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曰高辛者以其
所興地名之也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
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而
不善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帝堯者放勳之號
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
能和協萬國於是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日
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
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居南交曰明都敬
致日平秩南訛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
鳥獸希革申命和叔居西土曰昧谷寅餞納
日平秩西成夜永星虛以正仲秋厥民夷鳥
獸毛毨申命晏叔居北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
咨爾羲和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堯曰誰可順此事者放齊曰嗣子丹朱開
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
工善言其用可乎帝曰共工貌恭而心不恭
傲上而虐下雖有言試可乃已用之鯀方命
圮族帝曰吁咈哉岳曰異哉試不可用已岳
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帝曰往欽哉九年而績
用弗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
位四岳皆讓於虞帝曰吁予德薄不能帝曰
汝誰能順我事岳曰鯀哉帝曰不可鯀方命
圮族岳曰已試有功帝曰往欽哉嘗試之乃
事四岳乃言曰鰥在下曰虞帝曰然朕聞之
其狀何如岳曰盲人瞽子父頑母嚚弟傲能
和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於
是帝乃以二女妻舜觀其德於二女厘降二
女於嬀汭嬪於虞帝曰釐哉

帝堯曰舜人深謀遠慮隱而難識其色溫溫
其如玉乃言曰載采采於是帝乃賜舜絺衣
與琴為築室於服堯復增舜爵位舜愈恭畏
天命

帝堯老曰使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
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
六宗望於山川遍於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
見四岳諸牧而班瑞歲二月東巡至於岱宗
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諸侯諸侯之功咸
興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贄如五器卒乃復初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岱宗之禮八月西
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嶽之禮九月北巡守至
於北嶽如西嶽之禮皆至祖禰廟用特

歸格于藝祖用牛特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以其職來奏其有
不舉者黜遠凶人羣后德讓鯀之治洪水不
成九載績用弗興

舜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
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者僉曰於鯀
哉岳曰不可帝曰往欽哉試可乃已三載有
成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正四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
庶績其勿廢朕命

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
平水土維時維艱

帝曰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
五教在寬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
有服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垂旣能和百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
俞咨益汝作朕虞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佐天子者僉曰
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
惟清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
言夙夜出朕命惟允

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

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
以位

大禹謨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日
孜孜帝曰吁汝振德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功

禹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
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
于帝昌思伊人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五
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惟明克允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
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大從其
所欲而治皋陶曰如此則兆民允懷在知人
在安民

禹曰吁如何

皋陶曰嗚呼在知人在安民

禹曰吁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何
憂乎驩兜何畏乎鯀之不能

皋陶曰嗚呼在知人在安民

禹曰吁如何

皋陶曰嗚呼在知人在安民

禹曰吁如何

皋陶曰嗚呼在知人在安民

禹曰吁如何

子入朝歸國漢遣董忠等將兵送單于出塞六師之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塞方將兵送單于出塞方將兵送單于出塞方將兵

王室身當忠難扞槃災鵬翼贊大猷一日遘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育享嗣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偽末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漢書翟方進傳上林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稾食人物爲禽獸乃下詔廷尉監察之數月間多受賈人財物故出不服襘禫之衣先除其國漢書翟方進傳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數月間百姓發言以爲方進子宗嗣爵關內侯食邑戶數年長安市買人張宗之孫本始爲牛有罪完爲城旦當徙上林苑中先降河北封愚謂牛有其勞死非上事難在舊臣聽樂記曰鼓鼙之聲思將帥之臣後漢書曰永平中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中興二十八將於南宮不敬免侯占驗占曰伏惟皇帝崇德旌庸典亡繼絕開基鼓鼙而思將帥壽雲臺而念

啓

謝滕王集序啓

信啓伏覽制垂賜集序始皇本紀下稱制以爲式諡法曰聖聞周達曰聖聞達曰聖聞達曰聖聞

三卷閒遇軍火一字無攷百陵字易百六日也漢書之亂也傳也儒林傳也忠義傳也九九易百八卦之變也九六之用也九六之爻也九六者陰陽之老少也九六者變之動也九六者占之用也九六之義也九六之德也九六之象也九六之情也九六之才也九六之時也九六之位也九六之變也九六之占也九六之筮也九六之數也九六之策也九六之揲也九六之爻也九六之卦也九六之德也九六之義也九六之用

三重戶閉拳數必用綴字中設灰如為掬行徑端掖其內其其其

開（後漢書曰王爲人謙退不伐諸將論功罷獨舍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星泛桃絪舞長歌橫龍庄（鶴山萬目子連璧之上）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沉忽逢天造搜（列子）揚仄陋（漢書曰霍光不學無術）大過（易曰棟橈）本傳云信爲司憲中大夫呂巳弄（揚仄陋）權（王勃功錦賦也）巍歲刑（周禮司寇之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象之魏闕）書餓應懸法（於北國都郡乃懸刑象之法於始也）上春木鐸方（論語孔注云木鐸所以徇政教）須徇人（施政教時所振也）髮已秋性靈久羈（正義曰而缺刑之也）宕山集（晉書列傳云趙王倫篡位以金貂之人）山河千里旅（左傳曰晉侯使以之明也）石（石也）石端筆端（晉書石崇傳）性知（崇以文知名）石（石也）石端文（晉書石勒載記云勒以文字教人）（石也）山集（晉書列傳云趙王倫篡位以金貂之人）庾子（庾信）山集（庾信有山集）之入（晉書列傳云趙王倫篡位以金貂之人）

謝趙王示新詩啓（周書）

某啓（鄭玄禮記注云啓白也）奉手教累紙（說文曰紙絮一苫也）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四體書勢曰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說文曰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漢書曰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漢書藝文志曰六藝之文禮古經五十六卷）（漢書曰張敞好爲奇服）（漢書曰京兆尹張敞坐畫眉）（漢書曰張敞爲妻畫眉）（漢書曰張敞爲妻畫眉）（漢書曰張敞爲妻

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牛進曳練日觀無勞白馬之壑吳越俞曰孔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曰觀海者難爲水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曰觀海者難爲水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曰觀海者難爲水

湖丈白羌瀼剡井泮梁之織鄴地璧絲（詮瀼勁中乱曰鄴句）
丁伯子了鼬（大登高小登小登九鎗）扶風采文之機仙園獨繭（臧子淑云淑
大光明右小登九鎗）曳獨繭也）春之檢（檢）青於宜蠶生無麋學之詩（乚長曰蠶
子所服也）桂樹之恩（古樂府）服陵成童子得岑沂之舞（論）況復棲烏挾子同如
雉方翔翼兒視母（母）有之兒心根株一潤枝葉俱榮（榮）啓（澤雉將雛共宮春
之令（後漢書曰廉之舉也秦人馬生樹八山九人中有樹人中有衰安使
奉下有雉過其傍）謝趙王賚門（趙）佛（具載下翻文）
某啓重賚白羅袍（賚曰羅袍褐皆似卷名梁知
程據上表宗論姻（論）興（課古試策曰名御太醫司馬程
文王振入雪廬稱觴（觴）
夏雪白賚（賚）
奉敕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胎）
謝滕王賚巾啓
夏雪白賚（賚）
落星交映連珠蘇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命）
綴仍縫（縫）
舉羽懸推美容高讓（讓廣州記曰北方廣莫風丁賦云長風
遊斯隱士足笑鼓（鼓）
皮（皮）入彼春林方詮笠簿（簿）
秋不沐寶荷今恩（恩）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十年一冠彌欣此賚（賚）
某蓬鬢絲風裹容者朽（朽）

臣某啓奉勅垂賜新色綵布綿紵等二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悶乏自壯之內桃花石硃砂丹雘之色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跡此樂仙童贈藥本之崔白玉四環之雘千日集之人厝千由無爰之人風雨物志所謂舟楫之利船車之重露懸針書恩不報以決耳有民今我上人太平之化世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鳥乘鶴及進兒舜王進賽舞佩而歌行雲繞斷衡湘之風山之音子出協律之樂赤鳳來儀十人白鹿門徵士更廷將盡之命牛道士雇帶錢十貫白鹿真人能生之術已指之骨是知壽命有限修短有期況復仝抽衰齒板疑傾落髙髽銀山或動白髮其於伸生高士誘引安期小反為鳥不來亦死為魚不去亦死夏月死魚之氣蓋不救也受深之象蓋不救也可後之人見而悉之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謝趙王賚扉帶錢啓

本教垂賚扉裝帶錢十貫以助雖復牧山超海負山之力拔山超海之力拔山負山之力能負山之重露懸針書恩不報以決耳有民今我上人太平之化世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鳥乘鶴及進兒舜王進賽舞佩而歌行雲繞斷衡湘之風山之音子出協律之樂赤鳳來儀十人白鹿門徵士更廷將盡之命牛道士雇帶錢十貫白鹿真人能生之術已指之骨是知壽命有限修短有期況復仝抽衰齒板疑傾落髙髽銀山或動白髮其於伸生高士誘引安期小反為鳥不來亦死為魚不去亦死夏月死魚之氣蓋不救也受深之象蓋不救也可後之人見而悉之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謝趙王賚扉帶錢啓

王國租倫齊斐楷之近書西域史乃以散觀族人或人安下文人或超書也先朝尊先朝之制而揚光先也下皆未能刻自接於下賓客所不與尚可農夫也先也下皆未能刻自接於下賓客所不與尚可農夫也

之銀書爲錢錢百萬以散觀族人或人安下文人或超書也先朝尊先朝之制而揚光先也下皆未能刻自接於下賓客所不與尚可農夫也先也下皆未能刻自接於下賓客所不與尚可農夫也

郭騶之長資是所甘慎遍屏似猶怎情之歐插

南宮敬之藏寶珠非念寧山深如其重

花開四照惟見其榮

益戴三山

謝趙王賚米啓

還飛東市

貴賓隨車

五六日和數種之能早拔謂舊爲五穀糟也熟示衆曰馬援所從道德化來水爲一分析曲谷指畫形勢開曉某牋某巷

籬瓢檐風沐雨論曲禮第四方曰聚食一斛照然有可觀焉以勞力故風雨不避日也鄭玄注云聚謂飲食之會

皮於秋寒掘鼈於冰雪以溶久冱雨爲沐風爲浴鳥以風勢自高下不常處也綢繆

費國相逢開塵觀當世周禮遂人以土均平其地而治其徂萊辨其物而授之田以造其耦凡治野以下文

萬夫有餘曰均有不足曰均之者不足者與之有餘者使之以相補也鄭玄注云均猶調也調其財使不

非丹竈而流珠異鼎鑊而炊玉丹白竈也鍊丹竈之上鼎鑊之居曰所止以中節爲度不節不預焉若

作歌之人啓

庾二十一集 卷之十一 一八

勝雷池之長易名爲鼃龍也雷池在宣城縣東南雷水所鍾山之下東注大江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曰

潮成雨鱗甲防寒泉本昊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憎貧黎藿之餘太史公自序曰黎藿菜羹也

庭鮮鯽溫湖美鱸有蓴太湖中有蓴菜長丈餘大如指可羹魚亦出焉張翰在洛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

鱠鱸魚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兜雞夜觸翼似青鸞曰白鵬青鸞皆靈鳥名鳥龍山鵬鳥名兜雞拔舍切觸音尺玉切翼音異

夢需拔李而植之庭中云張翻驚起夢需拔李而植之庭中云張翻驚起夢需拔李而植之庭中云張翻驚起

然自喜高而多實曰詞伯姓馮名公于馮夷是公之屢化名公于馮夷是公之屢化名公于馮夷是公之屢化

名也八月上庚日農祭田祖之辰也庚日爲周祠伯死丈帝百爲周祠伯死丈帝百爲周祠伯死丈帝百爲周祠伯

釣臣論名士錄周伯仁名顗字伯仁少有美譽與王導俱過江導爲中興名臣顗以任放不免時議

謝滕王賚馬啓

某啓奉教垂賚烏騅馬一匹柳谷未開繡逐紫鬃駝峰初褪遠忽見桃花記曰騂馬黃脊曰騅蒼白雜毛曰駓

電爭光浮宜迎影九逸之概也柳谷有開石門豹之墾田力所墾者曰開石門豹之墾田力所墾者曰開

電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長安書目張敞爲婦畫眉時
時龍朝會遲走馬章臺街市以便面自遮走馬章臺街
使御史驅自以便面遮之干寶飲酒之歡長驅金埒
世說曰王武子使貴客射人乡地貴客移第七人乡地
好馬射負地作埒錢匹埒金埒謹啓

謝滕王賚豬啓

某啓奉敎垂賚肥豕一腔朝行會設猪肉猶沸朱浮書足猶翻於
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獻之後遣人驅之豬肉猶沸朱浮書足猶翻於
以千之功論於朝廷豈如有豕千口與百
襄陽之城水經注曰襄陽太守習此城臨漢水則爲金湯
養豬襄陽名豬蘭橋自姓遂名豬蘭橋本名狄
豐蒿荻於襄陽之城臨漢橋之東劉季和大狄
洛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貧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
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家
忽降全恩謹充炮
乃學十式養於上林覺知其味漢書曰人輸一算
千春秋不敢頓食買田宅賜諸昆弟故式爲河南太
復有錢式曰臣聞天
子不與爭利臣有羊
以羊田不利民乃徙
千餘頭牧之山無草木
式上書願以半財
助邊一人乃共責之
遷其火學疑令延家
人號泣而隨之式
稍稍以他羊出入
長者久之羊皆繫
於鄰無主識其家
始名羊者牧羊也
不賚之謝啓

謝趙王賚馬并銀釘乘具紫絲緻一張上天降
奉敎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絲緻一張上天降

大夫之妻已應舍笑之其妻始笑而吉 仰費中尉遠口腹知恩 書

爲梁上賓侯世子與婦書

夜所寢者也珊瑚寶樹諸顏詩人云貝錦斐成其章于天武曰蕭牆之內吾亦愛其容于鏡露大字仍刷梁上塵埃物馬然在物致脫脫于同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偃仰多山陰舊居後以閒暇隨得創製代之機杼人無作礼人亦

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四儀禮昏禮記云鄭玄注云爵弁冕屬也四爵兩爵一酌合卺一卺瓢也世說曰衛玠總角時與大將軍談論精微將軍每不如玠玠既出將軍謂舅曰阿平非我不如也是老奴不如耳女婦各三酌一卺女既入爲夫婦禮何疑焉我嫌是老奴掩紅粉女奴果桂果後如李頎詩言昔成昏之夜輕以扇掩之却扇而相見漢書曰班婕妤失寵之後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作賦自傷悲

湖風而來往白神異傳曰夜輒經日冠帶從西而來可爲名足名者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雨或水珮上忽有童子乘白馬上朱髮飛逐海神子胥乘馬從之與海神遊於水上也

待填河而相見雅南子曰烏鵲塡河而渡織女

渡二日集　卷之八　三三

庾子山集卷之八終

與姓故晉於得進周治爲王姬公姓爭以

中分天下史記高祖爭天下判鴻溝之盟可以

蓋聞解封豕之結窟長蛇之源必須製蠻千里喋血

轅門左傳曰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社稷實隕寡君若以君靈撫之以大惠俾緩其死其若之何秦伯使辭焉對曰寡人聞之君以討伐來告不穀敢不承命子其舍諸賓將命對曰君王命以討焉敢煩大夫君其圖之申包胥曰若不可止將復以請秦伯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哀公爲賦此詩包胥曰寇讎不可測也請以急告遂西乞師七日而哭秦師乃出擊吳師於稷大敗之吳師居麇吳子使謂子西曰我與爾分王江漢之閒唯我所命爾必滅我我亦能滅爾爾能存楚乎子西曰我能存楚楚亡猶存我能滅楚楚存猶亡子西亦使謂之曰我與爾分王江漢之閒唯我所命爾必滅我我亦能滅爾爾能存楚乎子西曰我能存楚楚亡猶存我能滅楚楚存猶亡

韓王信爲匈奴所圍急連使請救漢漢疑其與匈奴和數使人責讓王信王信恐誅因與匈奴謀攻漢代地以自存漢乃遣使賜王信書曰兵決勝於廟堂王籌之矣將軍以爲何如王信報曰今秋匈奴侵邊冬復來則邊民不安故臣以計和親暫寧邊境以休士卒待其真亂而圖之今匈奴已破月氏樓蘭烏孫皆以爲臣屬而北邊新定又以兵威困辱單于此其報讎雪恥之時也臣竊以爲匈奴得地不以爲利中國得地不以爲安且以秦漢之彊而匈奴常爲邊害自三代以來匈奴之人被髮左衽人面鳥喙茹毛飲血其俗以鬬爭爲務以射獵爲生其長幼之序男女之別不能以禮義制也其性能馳騁往來如飛鳥走獸其勢利則進前不顧其後不羞其志我得則獲禽以爲食失則遁逃以爲恥其俗人生男子則以肉啗其口以射其目長而教之以戰騎能引弓盡爲甲兵其急則人習戰攻其緩則人習田獵以備其事此其長技也故冒頓殺父代立兵強威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隔昆侵樓蘭定烏孫并右地徑直羅侯虜樓煩白羊王河南王侵燕代地進及漢興冒頓乘勝而南以彊吞弱以衆暴寡破東胡滅月氏并三國威震海內北蹈匈河之戰也秦記曰城之所由有南陽北有鄧林所隱匿也南陽諸侯之徑路也鄧林材木竹箭之所出也引古諸侯因此險阻形勢之利以爭天下秦兩

蓋聞鄧鄧已危須思馬服

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矯

蘆灰縮水不能救宜

房之河淮南子曰女媧故水爲潦水漢書溝洫志曰決水以灌其城城壞而民相食是也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易林大有之曰蟻封穴玄禽巢幕何能支久日在大梁子實二之在丑九月也云與公巢子於札謂孫文子祖預也此也鶉之賁賁不生不育大人受福天命乃牧也故稱一名名曰在丑也故曰玄禽也是以大廈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詩曰焚之乞乞泉中小魚以喻小人處亂世之象也

蓋聞脅膝諛以如贊目進戎以相資史記曰商賈之人於市利十倍則出萬物之中九而取一焉是以商賈之人或連車騎交諸侯或以刀筆之利安坐而拾卿相之位漢書曰秦始皇帝使尉屠雎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守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守揭陽之嶺一軍守桂林之象以越人雜處與之相攻擊殺其王而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遣戍卒使監祿之秦人利其寶物賢士大夫多逃避之處焉乃利越人之財物賂遺其豪傑與之謀曰秦爲亂政天下苦之今聞秦皇帝發卒五十萬守五嶺聞其軍不食糧而越人守險以絕其道此必有變乃相與立郡長安君以其地爲王以故得專其財物役屬其民以數萬人與秦軍相守數歲秦軍既絕無後援越人遂殺其將而并其衆以攻秦軍大破之乘勝逐北因而圍之秦皇帝聞之乃發謫戍以備越越人相與殺其君以降秦秦皇帝利其財物又安其處因以其俗治之後數年秦皇帝崩天下大亂諸侯畔秦中國擾攘無暇討越越復自立南海尉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后時欲與中國爭衡隔絕道路別爲南帝文帝即位賜佗書以德懷之佗乃頓首稱臣奉貢職至武帝時南越王興及其太后欲內屬請入朝比內諸侯丞相呂嘉等反殺王及太后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將兵往誅之元鼎六年冬十月遂滅南越爲九郡是以建章低昂不得夠嶕嶫岸出雲霓上林賦曰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嶫嵲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岩陁甗錡嵯峨磳磈振溪通谷蹇產沸乎其間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陷滂汾沆溉臨坻注壑潏潏淈淈洶涌澎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横流逆折回薄乎山淹之野觀其四隅顧視大壑實滿庶土驒騱駃騠騵驢驒騱駏驉蹶浚發駓駮駵騅驔騀駪騢驈騊駼駃騠驒騱騵驢

曰地理志云南郡有宮後漢書曰光武帝南巡至南陽幸宮後元年帝崩於南宮即此宮也臨終遺詔以梁王兼領南郡太守以奉園陵之梁王以南郡殘破不可久居乃徙都江陵三年無嗣中興之建武二十五年始徙還舊都

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悠遠人跡罕至鳥獸行焉悠曰市朝易變山川不改信矣

蓋聞市朝選賢山川修德陽翟之元帝都江陵之後悲傷中興之業以梁王兼領南郡太守以奉園陵之梁王以南郡殘破不可久居乃徙都江陵三年無嗣中興之建武二十五年始徙還舊都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詩小雅節南山之辭毛公之傳重珠蓋取此義而名之

思說劍從聞桃戈劍樂

莫知白兔晉書曰太康二年汲郡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曰晉出白兔兔走草中故從兔從走

是以劉聰之英略幽州出駿馬史記曰匈奴冒頓生而智勇壯大破東胡東胡王既滅其國而東胡餘民保烏桓山因以為號後漢書曰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分保烏桓山因以為名

是以隋珠日耀無益驪山之火

封中都山海經曰中都之山四面皆壁立高百仞方二百里

盖聞穀林長逝蒼梧不從呂氏春秋曰舜葬於蒼梧之野

是以周穆旋軫八駿之蹤

是以漢帝輕舟萬騎之衛

盖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詩小雅節南山之辭毛公之傳重珠蓋取此義而名之

思說劍從聞桃戈劍樂

莫知白兔晉書曰太康二年汲郡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曰晉出白兔兔走草中故從兔從走

是以劉聰之英略幽州出駿馬史記曰匈奴冒頓生而智勇壯大破東胡東胡王既滅其國而東胡餘民保烏桓山因以為號後漢書曰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分保烏桓山因以為名

是以隋珠日耀無益驪山之火

封中都山海經曰中都之山四面皆壁立高百仞方二百里

盖聞穀林長逝蒼梧不從呂氏春秋曰舜葬於蒼梧之野

是以周穆旋軫八駿之蹤

是以漢帝輕舟萬騎之衛

崔駰　筆紋管

窒西陵之松武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銅雀臺成令曰吾役人五年皆銅雀臺於窒魏武

其夔山之陽有松一遭此斧故以詩曰斵彼斧斨以伐遠揚之陽之中之陽高平之陽其松實高大條直可以為琴瑟之材故以為喻焉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厲關塞桄勝江湖是以城形川偃陣氣賓結

乃沙丘苑臺之之類也史記曰紂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是時諸侯皆畔紂而紂淫亂不止遂興師伐紂紂走入登鹿臺之上蒙其珠玉衣赴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大白之旗以為天下戮也

廣子曰奏

卷之九

連珠

人

夫鋪水經注曰西監左有邯川城亦曰邯川城陵縣後曲陵統陣攻而陵雲斷陵雲

城形川偃陣氣賓結

城下尸骸相枕流血漂鹵

漂鹵所沾終變湘陵之竹

竹以竹別志離斑如云物博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厲關塞桄勝江湖是以

是以姊陛之反秦使趙圍秦使世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枕流血漂鹵所沾終變湘陵之竹竹以竹別志離斑如云物博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兩谷

兩谷物名出桑柔長城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兩谷

生離兩谷物名出桑柔長城

蓋聞江黃戎馬之徼鄖鄧颿飈遊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是以射聲管之風雨時有冤魂夜哭

無期而遠客問名江黃亂離也鄖之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歸或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厥世復傾天下

之釁曹丁建洛碑賦曰洛之為都其來尚矣自綠珠前世對酒而綠珠出水之蓮無復迴風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恩

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刀之覆無一物而不沈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侯使郤缺獻狄俘于周天王之貴士也稱其三德之由武而一致之也由文而二致之也由二而一致之也由一而三致之也三德既明周之以文昭之以武行之以禮信守之以文章天下之民莫不順從是以名稱之美著於後世子孫保之以大福至今不絕蓋聞嚴霜之冬無所不摽長林之巍熊所不搏衰左傳十四年子木曰長木之斃猶可以逃鉤鱓既墳逝魚無託災害已大火歸燕何巢楚莊王築臺臨魯而魯懼晉侯使郤缺聘于魯魯人以燕巢告曰燕之巢於幕上以為安矣大風壞幕而巢傾卵破子死不亦哀乎今子之處魯也不能以此國為憂而樂之不亦甚乎是以樊籠之鶯

有六翮之勁憐之馬無復千金之價所謂良馬者一日而馳千里也今子之才不能以此時自奮而欲與燕雀俱棲無乃失其所以為貴乎蓋聞吳鈎越棘之材水斷蛟龍陸擊兕虎當此之時莫不為用及其失水陸之勢也螻蟻之所苦也故曰人之才猶劍之利也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是以洪崖之教遂能摧長鑱之虎平皐之議能摧失水之龍也今子為蝮蛇之所螫斷手而不動一舟之人莫不為子呼痛子曰蝮蛇之螫手則斷手而全身不為害也今螫吾足則不然吾不去則死一舟之人皆為我呼痛我亦斷手而全身之後一舟之人孰敢不為我用乎今子之才不能以此時自奮而欲與燕雀俱棲無乃失其所以為貴乎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閨閫之黨傑婦女之計智周三傑弊於婦女之筴後秦之談書黨主窈窕之間委於妻妾之手名聞四海乃困於閨房之內故曰英人傑士所以相越於千載之間而名稱於百世之後者非有異道也蓋得之於內而成之於外也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愤泉感無情或傷非類左氏曰遊魚依於重淵巢鳥託於茂林蓋聞性靈屈折變卉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左氏曰遊魚依於重淵巢鳥託於茂林蓋聞嚴霜之冬無所不摽長林之巍熊所不搏衰左傳十四年子木曰長木之斃猶可以逃鉤鱓既墳逝魚無託災害已大火歸燕何巢楚莊王築臺臨魯而魯懼晉侯使郤缺聘于魯魯人以燕巢告曰燕之巢於幕上以為安矣大風壞幕而巢傾卵破子死不亦哀乎今子之處魯也不能以此國為憂而樂之不亦甚乎是以樊籠之鶯有六翮之勁憐之馬無復千金之價所謂良馬者一日而馳千里也今子之才不能以此時自奮而欲與燕雀俱棲無乃失其所以為貴乎蓋聞吳鈎越棘之材水斷蛟龍陸擊兕虎當此之時莫不為用及其失水陸之勢也螻蟻之所苦也故曰人之才猶劍之利也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是以洪崖之教遂能摧長鑱之虎平皐之議能摧失水之龍也今子為蝮蛇之所螫斷手而不動一舟之人莫不為子呼痛子曰蝮蛇之螫手則斷手而全身不為害也今螫吾足則不然吾不去則死一舟之人皆為我呼痛我亦斷手而全身之後一舟之人孰敢不為我用乎今子之才不能以此時自奮而欲與燕雀俱棲無乃失其所以為貴乎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閨閫之黨傑婦女之計智周三傑弊於婦女之筴後秦之談書黨主窈窕之間委於妻妾之手名聞四海乃困於閨房之內故曰英人傑士所以相越於千載之間而名稱於百世之後者非有異道也蓋得之於內而成之於外也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愤泉

所殺趙慶房此章倫已之西河郡陵鄉陽之家本孔陵播遷自羽之南有之皆悲慨之快遂切哭此之淚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延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史記曰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故客盡之及後曰廉頗之復至也用客益之故客復歸之翟公為廷尉賓客滿門及廢門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謝之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是以平生故人漸夫不去存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蓋聞秋之為氣悄悵自憐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漠兮收潦而水涸憭慄兮若在遠行登高臨下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漠兮收潦而水涸憭慄兮若在遠行登高臨下

妨風月關人好此章愉已鄉關之思相親之南北也周洙之流寫之兩國還獨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悵撫悽愴山河離異不

鯖之年名即鈿饑其人子壯見家山即西趙慶房此章倫已之家本孔陵播遷自羽之南有之皆悲慨之快遂切哭此之淚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延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史記曰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故客盡之及後曰廉頗之復至也用客益之故客復歸之翟公為廷尉賓客滿門及廢門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謝之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是以平生故人漸夫不去存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蓋聞秋之為氣悄悵自憐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漠兮收潦而水涸憭慄兮若在遠行登高臨下

妨風月關人好此章愉已鄉關之思相親之南北也周洙之流寫之兩國還獨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悵撫悽愴山河離異不

韓非之非賢士始不知之非賢士終不
得名之非賢以非孔終為之非賢以非
秦韓遺
秦王悅之非賢以人廢言之非賢以非
秦諸公子之非賢以非秦王悅之今
秦王不用之非賢以為久留將有
秦患之非賢以非秦王不遣之非賢以
非秦王不殺之非賢以非秦王既遣
之非賢以非秦王既殺之非賢以非
秦王既悔之非賢以非秦王悔之非
賢以非秦王不悔之非賢以非秦王
悔之而不用之非賢以非秦王悔之
而用之非賢以非秦王不悔之而不
用之非賢以非秦王悔之而用之為
久留將有秦患之非賢以非秦王不
悔之而不用之為久留將有秦患之
非賢以非秦王悔之而用之為久留
將有秦患之非賢以非秦王不悔之
而不用之為久留將有秦患之非賢
以非秦王悔之而用之為久留將有
秦患之非賢以非秦王不悔之而不
用之為久留將有秦患之非賢以非
秦王悔之而用之為久留將有秦患
之非賢以非秦王不悔之而不用之
為久留將有秦患之非賢以非秦王
悔之而用之為久留將有秦患之非
賢以非秦王不悔之而不用之為久
留將有秦患之非賢以非秦王悔之
而用之為久留將有秦患之非賢以
非秦王不悔之而不用之為久留將
有秦患之非賢以非秦王悔之而用
之為久留將有秦患之非賢以非秦
王不悔之而不用之為久留將有秦
患

則必殺人人亦仇之逆鱗說者能無搜人主之逆鱗已多危忠也豈不哉九卷之上千

蓋聞居閽處鮑在其所習大戴禮曰與君子遊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故居上位者不可不慎非獨紂染於崇侯而亦有染於九侯之女也染於崇侯則貶九侯之位染於九侯則貶崇侯之位紂兼染之故天下之惡盡歸焉是以金性雖貞處劒卬凶水德雖平經風卬反則有如香臭隨時變易而全思處劍已之用官明重爲

厥子曰集

卷之九 述珠 十八

求其真昔陽有自埋之高士傳曰戴安子張孟談趙襄子在晉陽不乃埋竹於公宮之地若貧其聲哭亦其實彼虛聲則竹將

蓋聞明鏡蒸食未爲得所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銕顧千將補履尤可傷墜劉向說曰夫明鏡所以使人正衣冠也以示威所以明賢愚也今以爲食器非其理也

淮南齊俗訓曰

反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見莊子抱樸子曰馮河之論是以輕則鴻毛沉水重則磐石凌波暴虎之關曰說文云扛橫也力開曰橫風神自勞無待翹關孟賁也青以力扛橫之地理志曰會稽郡秦置高帝二年更名故云吳孟賁過於慶忌慶忌過於王僚王僚過於專諸專諸過於聶政聶政過於要離要離過於彭生彭生過於成荊軻荊軻過於秦武陽武陽過於高漸離高漸離過於魯勾踐勾踐過於吳市門之乞兒乞兒過於燕太子丹丹過於鞠武鞠武過於田光田光過於樊於期於期過於夏扶夏扶過於秦舞陽舞陽過於魯句踐句

公而之天假下微仮晋曾有難則出日陽晋侯之珠失背曾恒大国名国之文而公名大

可忘勞有　杜僖有變則出日陽晋侯之珠失背曾恒大国名国之文而公名大

血堂平趙北交趙假晃記秦汶之珠失背曾恒大国名国之文而公名大

鐘文無孝平趙北交趙假晃記秦汶之珠失背曾恒大国名国之文而公名大

十鼎秦侯曾指故指王秦秦日火護下納可力仗其爭成

九食鬼地日曾指故指王秦秦日火護下納可力仗其爭成

本引假人假四彼子秦微縣水之已接伸秦韋動其成

曾敬直心器相取接押必西北奇地不日日歸之瓦

不書公忘之參　大門晚吾酔汶了復與可化之矢了

凡伐日之鍔後　大門晚吾酔汶了復與可化之矢了

重復之可盤不忍了卯秦城　永曰子之夫組侵个子

珠反明十怒生破忘口十场　相由學於食色性也將

矣当傷疾無弟欲倫無遮　如昵北連城之鬱更選

風子植乃急相息十　不又是小不晚城何

子山好謝曰曰質和　友板恒利變个実欲

之無之相頭陰遮氏　長左公以臨之白昌

遂學志如與懐城壁　汝傳乃白令書始未

旗皇逸皇增大乃謝　閼公遂快如来痴百

以現衆師俱十美相　之志以衆板規齊

致科元於神無日如　田季智化平其君赤

十一之帝遮於意管本　相友侯矢公七其名

集041-378

延年之家預論掃墓邶詩人書
羊舌之族先知滅門
蓋聞磨礪脣吻脂膏齒牙
蓋聞虛舟不怕令德無慮患信
是以從前生則鴻物自細

庾子山集卷之九終

庾子山集卷之十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贊

黃帝見廣成子贊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南首而臥之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女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多知外閉吾將為女入於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我獨昏昏人其昭昭我獨悶悶人其察察我獨無有人其有有皆入於殺我獨與道冥冥是謂至極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抱朴子曰黃帝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勑名萬神又曰項曼都言到天北見玄洲先生過紫府金牀玉几見先生三名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晃晃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名青丘可馬相如烏有先生所服處處以丹書白素編之名曰長洲玄洲青丘圖在東海東三百里

庾子山集卷之十

路闊三關頓足長城乖翅死鸞隙光旅雁才非鶚薦已得江鱗機知無人得

長安也後漢書光武紀長安城門曰中興門四關為中門理寃獄論議口騎路河歸生秦穆公時人百里奚亡秦逃楚楚人以為牧羊大夫穆公聞其賢使人以五羖羊皮贖之遂與語國事號曰五羖大夫

亦足王也項羽天之人王之亡王天之人也

如虎添翼如虎傅翼

船艫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

武等何奴答言與俱為後見漢武帝有婦始元六年春上林中得雁以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帝大喜以讓匈奴匈奴詳驚謝曰武等實在非也後漢書蘇武傳武使匈奴匈奴陵使武等降武不肯陵曰吾已無漢之臣矣自分一死願王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至謂武曰今單于遇我甚厚位在王上以王不降即我肉安知漢之德義乎武曰事已前決願

舜舞干戚讚

唐　虞文書禹貢冀州昌黎

舜舞干戚格有苗

一歌　老曰河圖稚於五老飛於河化爲白雲雲氣五色也

登壇落渭沉玉河渭也

帝堯沉璧於河白雲起於壇下壇名也

乘龍所說康成以爲河圖赤馬銜甲而臨洛水文綠書玉揖也落猶臨也

乘龍鄭康成以爲河圖赤馬銜甲而臨洛水文綠書玉揖也落猶臨也

氣連惟寒尚書中候曰帝堯沉璧於河白雲起於壇下壇名也

數上有列宿北斗之魁也

存亮讓於見文思

堯典曰帝堯沉璧於河白雲起於壇下壇名也

文思安安堯典文也

龍飛鸑泓天命無易

龍飛鸑泓天命無易

舜舞干戚讚

唐　虞文書禹貢冀州昌黎

舜舞干戚格有苗

一歌　老曰河圖稚於五老飛於河化爲白雲雲氣五色也

登壇落渭沉玉河渭也

帝堯沉璧於河白雲起於壇下壇名也

乘龍所說康成以爲河圖赤馬銜甲而臨洛水文綠書玉揖也落猶臨也

乘龍鄭康成以爲河圖赤馬銜甲而臨洛水文綠書玉揖也落猶臨也

氣連惟寒尚書中候曰帝堯沉璧於河白雲起於壇下壇名也

數上有列宿北斗之魁也

存亮讓於見文思

堯典曰帝堯沉璧於河白雲起於壇下壇名也

文思安安堯典文也

龍飛鸑泓天命無易

庾子山集　卷之一

言歸養老
船　劉孟鄰及其夫人公冰綺處汁今稱磻溪之北之太平公及耶溪之南之孟公皆以船名
西川風雲未感意氣怡然從易龍風雲謂公是也
有此相望於茲幾年太望公謂公與王猥公凡有谷有泉有石謂之巖泉猶壁高泉猶石幽邃水爲陣跡處即是釣磻溪之陰所有之今其石磻溪之北之太平公及耶溪之南之孟公皆以船名
岸止磻石溪惟小

武丁迎傅說贊

庾子山集　卷之十　五

史記曰帝武丁即位三年不言政事乃夢得聖人名曰說於是乃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官之象而來能其傅之見殷而觀國風武丁曰是也是時說築於傅險之中是爲傅說故曰傅說武丁迎傅說贊

虞田路斷斟泉飛鴈勞版築有弊韋衣賢臣入夢
天賜無違千歲之下遂得同歸
漢高祖置酒沛宮讌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名歌童雜欣入新
方念移豐
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東縣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漢武帝聚詩賦

後漢書曰武帝令天下之書并聚於宣室遂以類相從分別部居撰爲目錄
武帝令天下之書并聚於宣室遂以類相從分別部居撰爲目錄
余以庚申歲庾子山改虞喜以告周公了其甘陵之事成王曰余一人冲子奉承天命其敢忘之
成王刻桐葉封虞戲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桐葉以爲珪以封虞叔虞喜以告周公公以周公曰天子無戲言
公曰天子之言史書之公曰天子無戲言
虞叔百里將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文
左傳昭元年晉趙孟曰君其以此終惠公命文公命文侯命晉國無棄其命

曰宰之老了史周也守藏室之史曰老聃多宏博於禮將見老子而問禮焉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如是而已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秦儒出谷漢簡映灰

漢書朱雲傳曰朱雲字游卑下公卿張禹以帝師位特進雲在前以老賤後進不宜妄發欲廷辱雲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圣意何如哉上遂不誅雲後以表章行著稱

漢書朱雲傳曰朱雲字游卑下公卿張禹以帝師位特進雲在前以老賤後進不宜妄發欲廷辱雲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圣意何如哉上遂不誅雲後以表章行著稱

賢陛攬轡叫謂忠貞

朱雲折檻讚

漢書朱雲傳曰朱雲字游卑下公卿張禹以帝師位特進雲在前以老賤後進不宜妄發欲廷辱雲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圣意何如哉上遂不誅雲後以表章行著稱

史記曰孝文帝與慎夫人幸上林苑令慎夫人與后坐尊卑次序慎夫人不安坐袁盎進曰妾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也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也妾豈可與后同坐且陛下幸慎夫人而不能自禁恐乃生禍人彘事不可不慎也上乃說慎夫人還坐

袁盎諫文帝讚

史記曰孝文帝與慎夫人幸上林苑令慎夫人與后坐尊卑次序慎夫人不安坐袁盎進曰妾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也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也妾豈可與后同坐且陛下幸慎夫人而不能自禁恐乃生禍人彘事不可不慎也上乃說慎夫人還坐

千乘峻轍六轡危

有滿東

曰六轡在手峻高也轍車迹也滿溢也言人有高位車有多迹而不知止則有傾危之患也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大悅項羽殺降王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財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沛公還軍霸上以待諸侯諸侯至乃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大悅無不欲沛公王秦者項羽烹

五月披裘負薪謠

皇甫謐高士傳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頑披裘公曰汝金耶披裘公曰吾投鐘公聽人之聲五聲已畢而曰鐘已調矣子何足識其名也大驚既謝之而曰先生何姓名公曰吾姓名不足道也

披裘當是俗外爲心雖逐季子不拾遺金會稽欲遊鑑勝何必山林

王祥扣冰魚躍謠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性至孝後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之而冰忽自解雙鯉躍出

王祥之母鮮鱗是求冰連釣浦凍寒寒流豁戚有感

庾子山集 卷之十 二十一 人

無假沉鉤一老同膳雙魚共浮

孫叔敖逢蛇讖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恐後人見之故埋之又聞曰蛇今出見之必死今出見之故埋之又聞曰蛇者必有陽德必於楚朝及長爲楚令尹

叔敖朝出容悴歸家母氏頓訪知埋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爲楚相卒享榮華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讖

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樂人也少爲書生家貧而母精誦書晝夜不息妻嘗於庭令曝麥暴雨而鳳不覺涼水流麥漂溺懷慙不敢言後遂爲名儒

商瞿好學專心不廻流連經笥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張良遇黃石公讖

史記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韓破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求賊甚急乃更名姓亡匿下邳上有一老父夷踞以足蹲其名也良嘗閒從容步游下取履良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因長跪老父已先怒曰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老父已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五日平明良往會後我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會五日雞鳴良往老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我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

又曰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後十三年孔子過之北乘馬而觀之書乃太公兵法也遂以教王

九

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

今爲漢師殺城徐石選歸舊祠

史記曰良從上擊破秦軍於博浪沙中良亡匿下邳上老父與人也名曰黃石公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下黃石取而葆祠之每歲臘日祠黃石即良死葬其冢合葬黃石

帥尚父授丹書讖

竹書紀年曰武王即位二年己酉武王問於尚父曰商其可伐乎尚父曰未可發矣後五日甲申昧爽王立於牧野乃誓師矣後期後何也尚父曰怒曰與後何也尚父又先何也尚父曰雞鳴而興咸戒於旅曰孳孳無怠

尚父一遇周王是親亦宜倫有留名渭濱

長別垂綸獨有僊

榮啓期三樂贊

榮啓期三樂惟人與有大子相遇仰以爲賢性嘉造化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

大子見程生贊

程生夫子一遇相知薄言頤養陰遂移潛陽共美賢聖同躡陳詩難別聊紹傳離

鉏麑見趙盾贊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大德不逾小節以忠事君鉏麑受命銜利劒不抽青槐先絕

鬼怒髮惻慨賢臣頓驂城闕

原子山集　卷之十　十

榮啓期三樂贊

榮啓期者衛人也貧而樂鼓琴而歌孔子適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而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人有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是以男子以女爲配故謂男爲樂也人生有形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數也得爲人而處之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何不樂也孔子曰善哉先生能自寬也

蔡澤藺旅唐生決疑相激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合待逢時

李陵蘇武別詩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臨路悵然故人此別知
應幾年

樊噲見項王譙

樊噲入軍門之會

漢書曰沛公至鴻門項羽大會諸侯於鴻門之上沛公不敢不往項羽之臣范增數目項王及舉所帶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且為所虜項莊即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樊噲將軍漢王車右不憚舒刃何顧足辭

鴻門同宇

應遊水經曰秦川東北流逕新豐縣故驪戎之邑也秦名驪邑為新豐縣也漢高祖七年自東垣還過趙柏人縣夜欲宿留之其御曰柏人名迫於柏人居下人名迫於迫居下柏人之名不如早去遂不宿留之

封湖龍增帽留玉

庾子山集卷之十一

敕文序傳

答移市敕

錢塘倪璠注釋

昔張楷徙尚移弘農之市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河中學者隨之所成市多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河中人也隱於弘農山

羊祜辭新關　漢書載數人得百餘金足自養而閉門辭下簿曰司馬季主言十於東市壯子黃公說走而從於下邑王反國說亦走而從於下邑王失國說亦走而從於下邑王反國說亦走而從於下邑王失國說亦走而從於下邑王反國說亦走而從於下邑王失國說亦

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舉因農隙讓異城郎師巡戍境伺非反
郢主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
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杜杲聘齊公癸巳齊遣使來聘
於宜陽築總管城壘城壘秋七月己亥齊人不守而去夏
城郎柱引洛水入郎城不浸而止冬十月乙丑齊人圍宜
陽築崇德鄧

珪幣盈庭華亭前參軍朝覲宗過會稽至也所執以自隨曰庭實旅百諸侯四方之賓以幣帛為摯以致其誠也曰以修其職貢也曰輕車後傾不能載也曰多也文也

陽和既動澤漸鴻鄧侯伯子男執躬玉以朝天子執桓圭公執信圭侯執穀璧男執蒲璧以享王以享后享以享以享以

殿在宋學志口
尚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
爲
遂得棟梁文圃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序昔
門有大推爲有小雅焉猶且舜桓公仲不足
使扶輪又曰風翮翮其扶輪楚爲序門招隱士者准
南八公之
所作也

傳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敬崇傳

崇恒州代郡鼓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高丘建
國賜姓者十二人竹書紀年帝嚳高辛氏二十五月而生命於
門之北今在亮州曲陽縣北十里帝堯陶唐氏二十四月而生命於
門之北今在亮州曲陽縣北十里帝舜有虞氏二十月而生命於
壽丘長於姚水因以爲姓帝禹夏后氏生於石紐長於西羌因以爲
姓帝湯殷商氏生於亳長於砥石因以爲姓帝稷周棄生於姜嫄
履大人迹於
閟宮因以爲姓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湯殷商氏帝稷周棄
皆黃帝之
後裔也黃帝軒轅氏有土德之瑞以雲紀官故爲雲師
雲師之名見於
春秋左傳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
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今潁川陽城是也
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王國謂京師
其中則冬夏之氣至焉
冬至日在牽牛之初夏至日在東井之
北
其地則陰陽之氣和焉
陰陽和則萬物生
其人則仁義之德全焉
仁義全則賢聖興
其財則九穀六畜之利備焉
其教則禮樂刑政之用
施焉
其俗則嚴恭寅畏之容
動焉
其刑則剛柔緩急之
制行焉
其禁則淫聲異服奇技
荒色之
律加焉
其聚則四民居焉
其利則山澤林藪之
饒入焉
其守則諸侯
大夫
之所
建
其
藩
衛
則
天
子
之
所
以
蕃
屏
也
是
以
聖
王
慎
焉
慎
其
所
以
居
之
也
故
曰
王
者
必
居
天
地
之
中
而
立
四
方
之
極
焉
極
中
也
謂
其
所
立
得
中
也
然
後
四
方
之
民
可
得
而
治
也
治
國
之
初
必
先
正
其
名
名
不
正
則
言
不
順
言
不
順
則
事
不
成
事
不
成
則
禮
樂
不
興
禮
樂
不
興
則
刑
罰
不
中
刑
罰
不
中
則
民
無
所
錯
手
足
矣
是
以
聖
王
必
正
名
以
定
其
位
焉
位
定
則
禮
樂
興
禮
樂
興
則
刑
罰
中
刑
罰
中
則
民
知

胆提使持節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鎮諱縣開國公子孫肇名籍甚拜狸州刺史襲爵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少年習業多見兵書涉沙聚石之營郝甘橫雲之陣齊瞞傳曰公軍渡渭爲馬超所敗而成比則城市繞以運水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夜而就是也三年進爵臨晉縣公食邑五千戶大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少年習業多見兵書涉沙聚石之營郝甘橫雲之陣齊瞞傳曰公軍渡渭爲馬超所敗而成比則城市繞以運水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夜而就是也三年進爵臨晉縣公食邑五千戶大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

庾子山集　卷十一　傳　十一

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爲人行相去二丈淮南子曰帝陽公與韓戰酣曰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風后握奇經有風陵雲鶴翼虎翼蛇蟠鵝鸛魚麗雁行鴈比之陣皆瞞傳曰公軍渡渭爲馬超所急公乃多作木人被以甲衣設疑兵潛渡渭北與超夾渭而軍公乃多作木人被以甲衣設疑兵潛渡渭北與超夾

卷十一　傳

庾子山集

渭而軍超不得渡公乃潛渡渭北與超夾渭而軍超不得渡公乃潛渡渭北與超夾

枯井曰盛柳白馬從公與超夾渭而軍超不得渡公乃潛渡渭北與超夾渭而軍超不得渡公乃潛渡渭北與超夾渭而軍超不得渡公乃潛渡渭北

遷宅於齊是爲文宣皇帝洋嗣武第二子也魏恭有命二年遷位於周是爲閔帝諱太祖第二子也高氏受魏禪爲齊氏　百姓則戈南子北兒東郭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大周提戒鋤耰禁焚輪之城且下之織室開河嚴腸二十餘年親人歸也文紀泰始皇本紀大事記邊築長城亘四數也漢書刑法志曰漢使蒙恬築城旦城旦者完爲城旦春又坦坦然平易之貌也豹面翰鄉輸寧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摩既靜函谷北之旭森屢步滄濱言周齊彼此和親六年齊遣使來聘建德元年周遣司宗伯賀蘭祥聘於齊祥不受拜曰將命於君非拜君命也遂還周本紀天和六年齊後主遣使來聘武帝不受幣曰今與和親幣帛非所用也高氏所都周本奉命而來豈敢受幣遂還齊紀乃贈本官加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刺史常山郡公食邑一千戶賓得免虎口仍息鼠愛涓冬方小久亂恒山發願堅同飛而安閑絕中鑾爲卿相班超絕域遂得生還

中山二語言周齊氏廢帝自帝羅之支嗣也下六宗皆留齊地合周齊和親乃得具本國法魏晉地屬山是得自鮮卑代郡指滿城代郡名漢代郡治高帝後上谷下谷皆代郡所屬故曰代郡之高祖也今蒙遣還故曰息鼠愛涓冬方小久亂恒山發願堅同飛而安閑絕中鑾爲卿相班超絕域遂得生還

崇宥兄弟二人相有氣

庾子山集　卷十一　傳　十一

云恒山在常山郡西郭璞曰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門由北門出以爲險阻之所出門以爲門戶飛鳥鷹隼之屬淮南子曰飛鳥鷹隼之疾也高注鷹隼鷙鳥也以木爲之後世所用之箭之羽也以竹爲之箭之幹也以金爲之鏃也以絲爲之繳繫矢也繳音灼崇宥兄弟二人相有氣

榮戚相臨

周書杜叔毗傳曰始叔毗父子並爲州郡所重時人比之漢之二疏叔毗兄弟三人同年上表請解職公養百姓歌之曰人言杜使君小馬太上不許後叔毗父子及

然賓疾在拘館舍崇兄弟勝衣備罹嘯咕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者來歸更連凶閔鮮一悲慟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援之慈後漢書馬援傳曰兄子嚴敦厚好義每稱譽之及援卒嚴等不能竟服喪歸葬朝野以此多援之恩也恭非寡嫂義甚顏含之孝晉書顏含傳曰含字弘都家人也兄侃卒含年十歲侃子延年亦幼含躬自撫養及長為延年娶妻分財與之延年感含篤義遂改其操事含如父含歿延年為之終服喪三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忽忽橫閣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衆鰌尚有前哲曖曖重帷誾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衆鰌尚有前哲曖曖重帷誾

方應須靜地察而子來備至無由得之合憂喪一罷時寢成

當盡獨坐忽有客來命坐與語良久曰某是龍定人姓某名某之父從弟也某父為賊所殺某時年十歲賊以刀擬其頸某抱刀大哭賊義而捨之某後遂為將軍以報父讎今為某郡守聞君名行故來相見耳君之門閭宜有以異於人者某不敢以賓客禮見願以子弟禮見君君許之某再拜而去

授含含辭疾不受有詔敦喻含乃就職

天和六年授大將軍餘如故龍庭實出塞之功長門勞旋師之寵異代同和兒童之今日後漢書班超傳曰超久在絕域謀欲生還以報國恩會龜茲王建新攻破姑墨疏勒兩國以兵威脅服諸國超因其新破龜茲之威發諸國兵合擊莎車莎車王賢大驚悉將其精兵據西山以拒超超縱反間令賢疑其國有救兵賢乃釋圍而東超追擊於中道大破之賢脫走保其城超因其資糧以自給賞賜悉以分與將士將士皆樂為用超遂西破莎車東殺龜茲立其故王兄子白霸為王於是西域皆平超還拜為射聲校尉後漢書班超傳曰超久在絕域謀欲生還以報國恩會龜茲王建新攻破姑墨疏勒兩國以兵威脅服諸國超因其新破龜茲之威發諸國兵合擊莎車莎車王賢大驚悉將其精兵據西山以拒超超縱反間令賢疑其國有救兵賢乃釋圍而東超追擊於中道大破之賢脫走保其城超因其資糧以自給賞賜悉以分與將士將士皆樂為用超遂西破莎車東殺龜茲立其故王兄子白霸為王於是西域皆平超還拜為射聲校尉隨路死沒二月至玉門餘士二人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忽忽橫閣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衆鰌尚有前哲曖曖重帷誾

到先就家後將榮不面品辨前身拖孫兒伏門下

微色長久曰某一孫水劍年六歲聰敏可愛某輸人不竭誠宗祀屯危孤迴韓子曰郭人有亡羊者鄰人來助之羊既得而鄰人不還其羊其子謂其父曰非我之羊也父曰與之是人境移風非直停車待詔之比也諸葛亮南大將軍精誠所致愛及於今雖靡神不禱勿未降感知彼州內獨蒙沙澤涼雨後漢書郭伋傳曰伋行春陵中致雨之徵又曰鄭弘行春陵中致雨之徵念郡人曠恰可希良以為慰又勅廣化公崇知此存心政術治勤察人愛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勗以致嘉善指令宜納抑操賜齊陳物如別宜論成懷告勗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荊州刺史徧崇衮衣之賜治績尤異此之謂乎

為政廉明為汝人不忍背史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嗜欲深沉將物若慍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禮節是所用心緹帙細素愛翫無已當今四郊多壘尚有公卿之憂禮記曰四郊多壘公卿之憂也故蜂不忍猶勞將帥之謀禮記曰君子聞敵之聲聞其鼓聲不忍聞鼓惟願橫行死地思其報國不丟身辱顯野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并序

大[illegible]承[illegible]白起長平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用谷流人之[illegible]但令大假
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翠青梗陳之直
史臺後漢書[illegible]論西域序曰故畧具復
[illegible]注云梗疆[illegible]猶強[illegible]也

庾子山集卷之十二終

庾子山集卷之十二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并序

大[illegible]承[illegible]白起長平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用谷流人之[illegible]但令大假
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翠青梗陳之直
史臺後漢書[illegible]論西域序曰故畧具復
[illegible]注云梗疆[illegible]猶強[illegible]也

庾子山集卷之十二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并序

大[illegible]承[illegible]白起長平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用谷流人之[illegible]但令大假
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翠青梗陳之直
史臺後漢書[illegible]論西域序曰故畧具復
[illegible]注云梗疆[illegible]猶強[illegible]也

庾子山集 卷十二 一

庾子山集卷之十二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并序

大[illegible]承[illegible]白起長平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用谷流人之[illegible]但令大假
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翠青梗陳之直
史臺後漢書[illegible]論西域序曰故畧具復
[illegible]注云梗疆[illegible]猶強[illegible]也

庾子山集卷之十二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并序

在三塔日宿葬成之魂[illegible]宿[illegible]起[illegible]
建年也浮銘神佛狀[illegible]彼一[illegible]
慈始方塔記記[illegible]有石門[illegible]
三昧志者刊舍盒[illegible]丸觀[illegible]
年佛云佛於利[illegible]
以遊受也[illegible]
第洞二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斷若木以是飛錫遊來度杯樹若桂華翻能拂日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疏山鑿澗變爲淨土禮花台於山龕方等

而之三飾飛背十元不六水飛經烏忠可此爲激新出可錄忠勝一數忽子

言之通乃驚龍驚乃棲不思陵興漢

南多筍投突陵又以先精

中積投突陵又以先精

元有鳴古上明或有又渤

放元感自又之稱人道柱下下鵠下來山有西北

山云大之人道柱下下鵠下來山有西北

也譬人道柱下下鵠下來山有西北

彼謂鵠王鳴史來山老西北

其以鵠王鳴史來山老西北

羊以鵠王鳴史來山老西北

其以鵠王鳴史來山老西北

其險鳥道乍窮羊腸

山巍盤紆鮮狖如無羊腸

盤紆鮮狖如無羊腸

紆鮮狖如無羊腸

鮮狖如無羊腸

狖如無羊腸

如無羊腸

無羊腸

羊腸

腸

李充信者故周敬刻石賦華口中出化此文碑文石通石賦字口佛語出化此文碑文石通石賦字口佛語出化此文碑文石通石賦字口佛語

谷吹塵石床　雷乘法鼓樹花大香嗽泉珉
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桷林春　孔
河內風水辨幽明山勢峰嵩　隋書地理志
冰谷銀砂山樓石柱異資其實同峯別
不變天宮　華嚴經曰不
法雲常住慧日無窮力域界盡

山梁　遠兒徹　名山梁海人之所也常音淨照處慎莫天游之
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機鑄石牀閣檻　世尊升九重妙法鼓演
倫弘教風綱於理餘暇　集靈真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丁巳朔大冢宰晉國公
命營石闕之

披閱山綸以爲終南敞物皆有
終南山之材細公共營燒於
谷下南山之材細公共營燒於
終南山義谷銘　名山名地志云南山一名中南一名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丁巳朔大冢宰晉國公
命營石闕之　名山名地志云南山一名中南一名
倫弘教風綱於理餘暇　集靈真
披閱山綸以爲終南敞物皆有
終南山之材細公共營燒於
谷下南山之材細公共營燒於
終南山義谷銘　名山名地志云南山一名中南一名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丁巳朔大冢宰晉國公
命營石闕之　名山名地志云南山一名中南一名
倫弘教風綱於理餘暇　集靈真
披閱山綸以爲終南敞物皆有
終南山之材細公共營燒於
谷下南山之材細公共營燒於
終南山義谷銘　名山名地志云南山一名中南一名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丁巳朔大冢宰晉國公
命營石闕之　名山名地志云南山一名中南一名
倫弘教風綱於理餘暇　集靈真

城南慶州西界山名通考云在府南七十里高麗時置關防於此
泉南流至協洛遠征記曰慶洛間殺洛岡也陰機洛陽記曰北邙
山北原縣西七十里山原有石穴名通考云在府北六百步
東南是東南界山有石泉出山北水東流入于洛
南山名通考云在府南七十里
銅峯四柱石關
峯一名銅峯四柱石關在府南七十里
溝渠交映
溝渠在府內一曰天門溝東流入于洛
派別八溪流分九谷
派別謂分流也八溪九谷在府南
將軍未勞爲功
將軍未勞事詳後
城因功立非敎勿山阿
城因功立謂因山爲城也非敎勿山阿謂不必強別作門也
寧郡上浮嶸下鎭
寧郡謂慶州也浮嶸謂浮圖也下鎭謂鎭壓也
乘輿嘗阪舉插雲根
乘輿謂車駕也嘗阪謂嘗登阪也插雲根謂插入雲根也
溪分注九谷通源
溪分注謂八溪之水分注九谷也
百堵周易曰上古穴居野處之人冬則以厚衣之以禦寒風雨
百堵周易曰上古穴居野處之人冬則以厚衣之以禦寒風雨
柏梁乘雨
柏梁乘雨謂柏梁臺乘雨也
疏川雙谷落窖推柯事均刊木功俾鑿河
疏川雙谷落窖推柯事均刊木功俾鑿河謂疏通川流雙谷落窖推柯事均刊木功俾鑿河也
思舊銘　并序

思舊銘者悼梁觀寧侯薄木作也觀寧之卒許子山往弔之而賦此銘
王褒有送葬之許子山者思舊銘者當向秀之感舊篇也
山陽笛感者向秀之感舊篇也
驅旅是篇者其鄉關之思及襄彎信作詩云
惟有山陽笛感余思舊之篇篇末注見本序

歲在攝提格監德
一鶚百作 畠白作 梁故觀 漢侯 淵泰 李
二銘 隨元 案今 秋卿 男其 弟補 餘於 名數 事止 與上
例爭 敬遒 性其 女弟 也提 人東 文紀 曰斗 日建
入取 阿黔 耕弟 百觀 觀當 約首 當日 日仲 春以
關後 加冠 乘當 人學 等足 承告 在建 白夏 牛攝
名與 給寫 士是 男侯 梁成 聖酺 寅在 井者 最提
也庚 郎閱 後忠 封末 時寅 以酉 年今 十日 出格
一鳴 送駿 誤烈 侯將 所年 後設 五侯 六月 東愛
呼之 信之 子者 兵封 子上 月皆 虞會 之
哀哉 酉義 亂之 二通 鳥已 也雷 收雀 今子 名右
人 昔數 子十 南孟 梁弟 之子 文曰 字白 行
接往 至也 九川 侯故 二觀 文冰 入名 監在 太郡

歲在攝提格監德
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
之演 高盞已傾樓下有聞琴
之悲也既非金石所移
寧有春秋之興 悲上一表燕南有擊筑之
易子 悲 非
之人 高 人
海蒼 考非 會
士之悲也
為 項羽之晨起
秋 於 時 悲 矣
先 見 楊 流 之 兆
庚 辰 楚 滅
大 去 鄢 子 無
歸 莊左 傳 四傳
紀 侯 大 去 鄢 子 無 歸
紀 是 亡
之 徵 於 時 悲 矣
兆 復 魚 飛 武 庫 預 有 棄 甲
氣 也 兒 屋 十
秦 王 之 大 子 數 不 年 得 禁 衰 無 假 窮
楚 公 子 之 留 秦
趙 韓 王 孫 之 質
側 路 酺 敗 降 匈 奴 為 騎
帳 中 李 陵 之 徘 徊 岐 路
漢 大 將 軍 驃 騎 將 軍 霍 去 病 擊 匈 奴 右 賢 王 將 軍 趙 信 等 出 北 地 千 餘 里 與 單 于 接 戰 兵 刃 既 接 右 賢 王 將 軍 引 精 兵 左 右 翼 單 于 單 于 乃 自 以 其 精 兵 中 堅 自 衛 直 衝 漢 軍 漢 軍 左 右 翼 擊 之 單 于 遂 潰 圍 而 去 漢 兵 追 北 至 寘 顏 山 趙 信 等 以 八 百 騎 降 匈 奴 為 騎 且 戰 且 引 兵 稍 盡 軍 降 匈 奴 漢 兵 步 卒 五 萬 餘 人 隨 驃 騎 將 軍 逾 涿 邪 山 絕 大 幕 過 兩 王 庭 合 骨 都 侯 而 還 收 得 亡 軍 之 士 還 入 塞 凡 三 萬 餘 騎 方 其 全 盛 時 也 而 陵 提 步 卒 五 千 人 橫 行 匈 奴 中 徑 其 南 以 報 單 于 單 于 既 得 陵 以 為 其 軍 發 兵 攻 陵 陵 軍 無 後 救 兵 矣 而 其 射 矢 盡 道 窮 兵 罷 匈 奴 騎 四 面 射 之 如 雨 下 陵 連 斬 數 將 軍 引 士 之 資 其 用 乃 為 人 遮 虜 保 塞 而 入 徐 令 且 戰 且 引 南 行 至 山 下 傳 聞 陵 軍 敗 且 降 其 家 欲 誅 之 太 夫 人 及 婦 子 皆 不 自 殺 漢 聞 而 族 陵 母 及 妻 子 以 陵 提 步 卒 五 千 人 橫 行 匈 奴 殺 傷 虜 萬 餘 人 其 兵 不 滿 萬 人 安 能 復 戰 且 陵 既 降 而 其 軍 稍 稍 收 聚 者 四 百 餘 人 陵 在 匈 奴 歲 餘 病 死 其 李 氏 名 家 失 其 姓 名 子 疑 今 在 否 通 典 卷 六 十 家 失 其 姓 名 子 孫 今 在 否 趙 史 韓 按 劇 孟 說 為 人 舉 不 為 常 山 陰 侯 韓 安 國 陰 侯 韓 說 以 始 其 保 塞 以 北 作 與 記 爰 盎 傳 同 史 記 爰 盎 傳 說 以 數 直 諫 孝 文 帝 稱 說 為 中 郎 將 從 行 至 上 郡 邸 上 欲 以 說 為 上 林 令 說 曰 陛 下 以 邯 鄲 丞 相 條 侯 周 亞 夫 乎 上 曰 君 侯 安 可 比 條 侯 乎 說 曰 絳 侯 周 勃 為 布 衣 時 天 下 安 劉 氏 絳 侯 一 言 而 悟 主 上 重 之 說 曰 陛 下 以 絳 侯 為 何 如 主 上 曰 絳 侯 持 重 主 少 文 辭 說 曰 夫 絳 侯 以 布 衣 取 天 下

河頓酸棗

原縣城驅轅長別

梁酒壩車寧渭愁氣

袁陶翥艾之秩形殊而共

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

怨之徒也何能感焉此言遭亂

世智惠同盡呼天搶地怨之至也 悶殘殺關無所假於風颺零落春
枯不足煩於霜露幕府初開賢俊翹首爲鶚終歲門
人謝馬後漢書蔡邕遇滿奧華髮皆德而伏惟元嘗至於
東首告辭西陵長往 今曰時時望山陽車馬 望舊
遊客 晉向秀與嵇康呂安善嵇呂被誅秀經其舊廬聞鄰人吹笛因
感平昔遊宴遂作賦云 別鄰門 隣人秀
子猷之舊徑悵徐竹林 晉王徽之嘗寄居空宅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烈士埋魂卽是將軍之墓 烈士謂荊軻也燕太子丹使軻刺秦王不中軻被殺燕人葬之
燕南門外漸離擊筑荊軻和歌於其傍高漸離變其聲爲羽聲慷慨羣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心肝及乎垂翅渡川留連追愴生之情 魏武帝北征烏桓還過易水感荊軻之事乃作歌曰
慷慨悲歌臨易水燕丹已沒壯士不還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心肝及乎垂翅渡川鵠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
俱死之後能令燕太子丹不受秦兵之禍使荊軻垂翅而還渡易水而不死則燕國之禍未已也
晉牧守宴風月留連追愴生平冤然
晉王濛爲司徒左長史與殷浩善浩廢徙東陽濛每往看之浩不堪其寒濛輒爲之流涕
之鶴 鶴唳書陸機可復聞乎 陸機爲成都王穎將兵以討長沙王乂大敗於鹿
落月死珠傷 春秋斗柄東北指以別四時月令孟春之月招搖指寅仲春指卯孟夏指巳仲夏指午孟秋指申仲冬指子
沈德水聲出風雲 史記太史公曰夫子閒居論詩書修禮樂追跡三代之隆論次其事以
水 管子曰凡水具五行一曰民水二曰金水三曰木水四曰火水五曰土水
鳴琴在操終思韋亭
別鳴呼哀哉麟亡星落 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歎 堅則得剛柔小蚌蛤蜃龜鼈魚鼉之屬皆有之
玉 人盈尺已上爲寶
鍾 鍾音之清濁在人聲之小大在器

縣慶封餘邑荀躒封餘邑
歸道遠遑舉無從從留
送雁容辟長城墳墓鬱鬱
感龍

皆吉海中行
復揚塵也 長聞鳳曲永聽簫聲 列仙傳曰蕭史
且隨鳳飛去秦人爲作鳳
女利於暗室中時有簫聲

吹臺山銘

江寧吹嶺雞山出鈞泰簫下 風此地爲真 晉卜地理
都江寧人康一作建 郭璞子也
記曰山形似鳳石分建鄴
後山出好竹堪爲笙簫
之類名人吹笙簫之名人吹笙簫之

司晨嶺銘 一作

晨嶺記曰山形似雞石又臨海
記曰朱陵得名人吹笙簫之

名新婦樓銘

人皆化爲石又臨海記曰
形似婦人好髮居不整綠色似人
終不落一作葉周而復始

石壁仙人婦銘

石壁記曰昔有一婦人
至十五日夜坑大鼓
已後大鼓
有五美女於
其所生男
女子足與
王才貴
逐之不
肯去一女上
山化爲石
見記大
忠山主獻
之忠
節中魄大
節破之竹
破之竹
節中有
一婦人
名曰
高唐
賦曰
昔者
先王
嘗遊
高唐
怠而
晝寢
夢見
一婦
人曰
妾巫
山之
女也
聞君
遊高
唐
願薦
枕席
王因
幸之
去而
辭曰
妾在
巫山
之陽
高丘
之阻
旦爲
朝雲
暮爲
行雨
朝朝
暮暮
陽臺
之下
旦朝
視之
如言
故爲
立廟
號曰
朝雲
宋玉
賦曰
楚襄
王與
宋玉
遊於
雲夢
之臺
望高
唐之
觀其
上獨
有雲
氣崪
兮直
上忽
兮變
化須
臾之
間滂
兮四
施上
肅清
而極
望兮
廣大
侁兮
紛紛
盛貌
兮猗
狔暴
貌兮
滂洪
大貌
兮氾
濫而
下降
兮若
浩浩
之流
水其
象蜿
蜒兮
若松
榯之
特立
其狀
巃嵸
兮若
削成
其岑
嵯峨
兮各
異勢
或横
或縱
或竦
或橫
或曲
或直
或俯
或仰
或離
或合
或赴
或背
或淫
淫若
自納
或放
散若
鳥雲
或根
柢盤
紆或
交錯
糾紛
或奮
振若
鳥飛
或連
綿若
相隨
或杳
冥若
自藏
或若
亡若
存或
若虧
若盈
若沈
若浮
若往
若還
若進
若退
若推
若遂
若驚
若寤
若罷
若倦
若怠
若有
若無
若遠
若近
若聚
若散
若合
若離
若有
若無
若遠
若近
若聚
若散
若合
若離
若有
若無
若遠
若近
若聚
若散
若合
若離

樹長春橫石臨砌飛簷
落秋潭桐疎寒井 陳磯
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
文帝等曰雙桐生空井
明月山銘 仁者可樂將山愛靜
聚鵲文帝有明月山銘其詞曰逸逸峯長峻
行飄聚觀下青山兼同天引非競小山寧淪
人成盆學士紀
臨霞文楨昭生空井
銘節文帝曰逸峯長峻色斜也
竹牕標嶽四面臨虛山行危磴迴梁落牕疎看檐之柯亭之竹聲獨絕以爲笛奇聲獨絕以爲笛
對樹無風葉已長落賦
也取以爲笛奇聲獨絕以爲笛
倪燾刻明皇雜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張山縣有山山下通氣
雲出山根有穴大數尺風生石洞
風生石洞
鳴猿 周處風土記曰蜀王秀巴東三峽巫峽長
本紀曰蜀王秀巴東三峽巫峽長
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此云鳴猿以山名明月峽猿鳴三聲淚沾裳
野路疑村船橫塘下樹 堤梁似壢
野路疑村船橫塘下樹 堤梁似壢
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石如車蓋亦云華蓋遠與志曰武陵源上百丈如車蓋亦云華蓋
蓋橫遠與志曰武陵源上百丈如車蓋亦云華蓋
李嶠上有石洞世傳秦末喪亂吳中山盡生桃李客呼桃李客
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客來東宮
行雨山銘 一作梁簡文帝行雨山銘云息駕臨丹闕下有紫氣逐石鏡
梁簡文帝行雨山銘云息駕臨丹闕下有紫氣逐石鏡
繞雲駐蓋下聽雙鸞御風遊絳闕帶月度青巒
聚藥調房尚臨寶劍聚藥調房尚臨寶劍
雖磅礴起成基之秀月殷逐石鏡
臨碧起成基之秀月殷逐石鏡
珮見銘方簡文時同作也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
無數神女蓋 作來
開新妝巳起 劉公幹詩曰朝日照新粧
裹茸綠色 作杉山花紅面似開
人床頭一作 花來鏡
除錦被併脫紅綸 九約詩云紅粉白與綸
春山詩亦云紅粉白與綸
或春云鮮女所執蜀錦之角料 天絲
天絲蜀錦之類
山遊絲遠道書云蝶交則粉落擬香塵若粉
遊絲想折蒲葉擬香塵若粉
騎亞 作 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節
刀銘二首
風竹吹蟲雨 作 師煉冷 高誦師師邱淮
河神之條也行 神名或曰河流神
張注曰七星今伯曰箕飛星
康寧炭風谷寒及王逸楚辭注曰玄武北方之宿龜蛇合體
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曰吾聞古之人有以一劍服天下者有之乎風胡子曰臣聞之於九
地之下見於九天之上得其時則行其勢則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天寶劍悉其狀不知名何如願王出之王乃發匣而示之風胡子曰此劍長不滿六尺其狀
不圓不方不青不黃不赤不白不黑不可以名之以物類之譬若雲浮風動若日月之光
名曰龍淵泰阿工布欽冶子作此劍已畢天氣下降地涌金泉於是欽冶子乃鑄三劍一曰龍淵
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干將莫邪鑄劍之師也
干金頌合百鍊鋒成 吳氏春秋曰干將莫邪夫妻也吳王闔閭使之作劍干將莫邪
干將莫邪夫妻也吳王闔閭使之作劍干將莫邪
採五山之鐵六合之精陰陽爰制天地化生
於是干將作劍雌雄各一干將不知其妻有娠三月矣劍成陰陽爰制天地化生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錢唐　倪璠　注釋

隋書地理志云弘農郡開皇三年改曰虢州大業初改爲弘農郡又疑即此寺名張本碑文而誤也

五人捨宅爲寺故以爲名曰寺猶治事者也謂治事之處也

天子有九寺僧史略云別擇洛陽名相張此舍以白馬馱經來權置西僧寺號綠蓋取貫穿猶梵言素呾纜義也

國之郢令別擇洛陽名相張此舍以白馬馱經來權置西僧寺號綠蓋取貫穿猶梵言素呾纜義也

如路者秦言契謂上契具三義謂久通由也軌也謂上契經者由也律也理也教也通也謂軌理教通而此翻通也

舉者由也或常也從也

云藏又譯支佛或辟支佛或緣一或緣覺或獨覺或因緣覺

合藏唧尼阿唧尼即戒也唧音節為一節藏藏人唧法攝教包今門為攝唧作吳音

福藏人唧法攝教包今門為攝唧作吳音

洛州刺史張降等於台寺作

出守此邦遂降文佛也

多陀阿伽陀亦云如來經中之師四諦為矣言理云多也

亦云如去如來如法如說故名如來亦名如去如來如法如說故名如來

佛如來說法鵄鵄伽沙如德來

如論經所將所無有是處當面佛下衆爲諸生
來如數德不大說最無羽於白上世生如盡注
說一苦那能爲者先帝爰少界此佛衆界陰會運口
法佛薩由知中尊明下婆眷白。言來爲類如金如
菩薩因緣又河從先爲世屬有由我子名解剛者
護也生但曰沙下盡德界能八。名萨弗行般譯
四河當刹長得緊不等於爲說於過上經名若無
衆沙得沙說婆來此菩于我恒之佛八又法如經復
護數阿衆是如一發時大滅打佛滅如日帝來菩有
特乃將尸如是一發時于後沙言後可其經卿曰如
文經至多得來等言世前國彼者不在沙數十摩論之
典如隨無高比薩界出十持藏經此數如佛經決理

如四三身命無若之身地前一及發於即以日尸從
萬四觀決天帝人下者若頭一等發人沙中佛空亂
萬天二忍速無衆塵金振應語說世衆又河以理中
佛下名四點是唱衣色裂說藏持界中口沙一無
國緣提四六算章中二而此多此護合弼等言非故來
恒塵被天百數之在十於經有經持等時二孤與曰
河數恒下八譬首岡二其佛六我經作他于說前如
沙言沙經口輪各佛相中說萬發典經力大法之來

者曰昆有若之常無有處間界二欲至出此一龍
上富發四北類不數人。有修有之二與論世形滅苦等種沙如仞
是論金論因輪餘凡。衆練爲行交銀言人天利
轉爲法拥如輪餘衆魏魏如轉爲行交銀言人天
法輪世勇忍收鐵世法拥輪門輪究輪
輪必起釋輪門輪究輪
處輪餘輪輪輪

皮紙骨

筆木葉山花

之片玉元明詩話之曰予觀此建高山贈劉子詩愛茶詩云猶如滄水之一珠不下崑山之片玉元明詩話之曰予觀此建高山贈劉子詩愛茶詩云

法雲深藏師子雷音

梵志往生聲聞說戒

雪爲鄰五能開戒無少飛行之變進家化小識心慶國記曰已本爲建寫刊舞慧
北出親十門爲人引之爲化小識心慶國記曰已本爲建寫刊舞慧
山雪山北出親十門爲人引之爲化小識心慶國記曰已本爲建寫刊舞慧
矣山北出親十門爲人引之爲化小識心慶國記曰已本爲建寫刊舞慧
佛也矣山北出親十門爲人引之爲化小識心慶國記曰已本爲建寫刊舞慧

寥廓吹萬龍門之風梁棟嶸嶸落實
相并是今幹蛟之城學俗
雲集不遑燬炤之地
周圍五帥故能調伏怨憎消除結縛
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
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
天子命我試守此邦蓋
未遑渡河之歡烽柝是警
寶擾移關之民
伯日棠涸冬霜露
阻翻馳羽檄

疑然擊瓶怠瓶亦爲戒慕也客飲長鄉也康寧民樂武成遷施農於王
是故是書帝云有幣則往注持則從來應兩紛本大易以日以繫辭云重門擊柝
以備力備以力有迫文有力備以待非法如於起事法則日財施一王一切
名之日神迫文有力備以待非法如於起事法則日財施一王一切
畏於欲名去如於起事法則日財施一王一切
死則有功天不修故給施一王一切
提高流德人頭行能王一切以
門謝無爲師等經道以切
趣四果一號日辟給已於
畏名流切佛覺德鄉力於
五之有去也兒念觀苦
卽也兒道脩行苦又式法得自
佛名之日神迫文有力備以待非法如於起事法則日財施一王一切
畏於欲名去如於起事法則日財施一王一切
死則有功天不修故給施一王一切
提高流德人頭行能王一切以
門謝無爲師等經道以切
趣四果一號日辟給已於
畏名流切佛覺德鄉力於
五之有去也兒念觀苦
卽也兒道脩行苦又式法得自
亦論申名施高錫于澤在
帝云如天地人經世間爲於民法王以
也一吃人經世間爲於民法王以
四不可思如來無智慶云引論十十
十語言去智來無有上辨迦十論
二異文智來無有上辨迦十論
章二云慶云引論十十論
經惡引論十十論

香山轍迹并復終南之險
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
天子命我試守此邦蓋
伯日棠涸冬霜露
阻翻馳羽檄
虞公加產爰亂風俗
非役非能共治

寵未黔孔席無暖子言已詞除由可水下大夫由爲弘農弘農置農都尉之官也鄭玄曰農都尉主勸農桑也明帝永平十年春於弘農設都尉官以勸之是其事也孔子哲明弘農帝疑都尉之職故置之治州城之東突騎之後墨子是攻帝樓子是題初印是不定也久信常弘農守明帝永平十年春於弘農設都尉官以勸之是其事也孔子哲明弘農帝疑都尉之職故置之治州城之東突騎之後墨子是攻帝樓子是題初印是不定也久信常

有樓船之役後軍將兵屯鹽都帝以中行平道廢不置元狩中復開西南夷以通南道作昆明池大興功利數發軍旅行者賦不足則有告緡令天下諸賈人有財以取之是其事也不了戲曰曰孔子哲明弘農帝疑都尉之職故置之治州城之東突騎之後墨子是攻帝樓子是題初印是不定也久信常

競北道言旋幕府閑邦詩小雅出車之篇美南仲之詩也南仲文王之臣也出車之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是其事也不了戲曰曰孔子哲明弘農帝疑都尉之職故置之治州城之東突騎之後墨子是攻帝樓子是題初印是不定也久信常

繞臨都尉之境即以課虜爲急云爾漢書匈奴傳文帝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雲中各萬餘人以邪甘泉長安近代北邊備胡大將軍將軍屯細柳將軍徐厲將軍屯棘門以備胡如兒戲耳已而上自勞軍至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門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亭長乃開壁門門都尉謂從者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天子即至不得入門於是天子

反露珠幡縰蓋來等共綢曰覓供養
蓋芝西蓋之域僧有蓋竹蓋也有
門云蓋之類僧供待佛律與五有
者幡杜舍寶經蓋曰河南諸據有祇
法便告也長供佛以告四日也
門二北梵北語云通長
者益香益一子益杜足忘祇十級
假俱名翻特遠名翻特佛律與五有
西臨砥柱東背轘轅有祇
後盈過周王畿郡國志曰河南出諸據有祇
道名在南河鳴陽硤山轡
縣東北有山峭峻特出衆山之上
南樂縣一竿益襄

厦子山集　卷十三　碑文　三

服今成塞而胡女曰幾
樓煩
城疑應武地似
方誰釋之
怨

照象鳥畢弁
鄒衆陳相呼忠父事武
云曰嵩縣之有大谷之東樓新鼓而之大怒有新築論冬
烽火城北頗地似
火烽通古髻出樓被羽視被騎目有來弘白嵩
是火白此雁代如手也手甲射列席四農五四要下
也也致弘門西者句農不特曰軍武也本十年服里
後為兵民隨為言或下能敦壞城
城疑應武
疑應武地似
方誰釋之
怨

爲歌嘲流澗絃喧渡河餘蘇篇小太山峽門陘經古有山
餘獸移關舊村
本以事之發生年映通關級十忘足事法益一子
序見寄書長論名秋李縣臣氏一河人動馬如竹俱
青砌名鄰五有日馬出賢縣年動居告此古益科
爲幾翔龍三賈籍曰日險南樂縣一竿益襄
盈過周王畿郡國志曰河南出諸據有祇
後道名在南河鳴陽硤山轡
西臨砥柱東背轘轅有祇
法門陘經古有山
者幡杜舍寶經蓋曰河南諸據有祇
便告也長供佛以告四日也
門二北梵北語云通長
者益香益一子益杜足忘祇十級
假俱名翻特遠名翻特佛律與五有
西臨砥柱東背轘轅有祇
後盈過周王畿郡國志曰河南出諸據有祇

徹不盡見正行行行及莫初安天出下出天安初莫及八怖牛苦諸牛怖八滴許像八千山火先諸羅大苦有山枯不下人死時人民節不節民復天苦行不行非雨非以後衰多有衆十遭火惡故變者天物諸摩訶羅大苦有山枯不下人死時人民節不節民復天苦行不行非雨非以後衰多有衆十遭火惡故變者天物諸摩訶羅大苦有山枯不下人死時人民節不節民復天苦行不行非雨非以後衰多有衆十遭火惡故變者天物諸摩訶羅大苦有山枯不下人死時人民節不節民復天苦行不行非雨非以後衰多有衆十遭火惡故變者天物諸摩訶羅大苦有山枯不下人死時人民節不節民復天苦行不行非雨非以後衰多有衆十遭火惡故變

庾子山集　卷十三　三

碑文

溫湯碑

僕請謝罪

固金牒長存

馬首方事南發

銀鉤水

從湯

成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

杜浮天始受玄夷之命

則滌勿埃須護則激揚清濁

勇則負山餘力弱則鴻仁

毛不勝

月則桃花其下

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

虢而長瀦異龍池而獨秀

石仍舊貫陶卽用魚鱗之瓦

武舊志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

山間湖水實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

不孤擅於天池華陰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井

武之朝神水靈痾在乎咸康之世

望若體泉消疾間乎建

周王桂國彈王憩神道碑

昔者軒皇受姓十有四人周室共封十有五國
也黃帝姬軒轅之子襲二氏以繼二十五宗其
有天下八十四姓二十五宗其姬伏羲神農故
五帝之一炎帝姜伏羲神農故三皇之一人皇
九頭紀合二十五宗其姬伏羲神農故三皇之
人九頭紀合二十五宗其姬伏羲神農故三皇
之人九頭紀合二十五宗其姬伏羲神農故三
皇之人九頭紀合二十五宗其姬伏羲神農故
三皇之人九頭紀合二十五宗其姬伏羲神農
故三皇之人九頭紀合二十五宗其姬伏羲神
農故三皇之人九頭紀合二十五宗其姬伏羲
神農故三皇之人九頭紀合二十五宗其姬伏
羲神農故三皇之人九頭紀合二十五宗其姬
伏羲神農故三皇之人九頭紀合二十五宗其
姬伏羲神農故三皇之人九頭紀合二十五宗
其姬伏羲神農故三皇之人九頭紀合二十五
宗其姬伏羲神農故三皇之人九頭紀合二十
五宗其姬伏羲神農故三皇之人九頭紀合二
十五宗其姬伏羲神農故三皇之人九頭紀合
二十五宗其姬伏羲神農故三皇之人九頭紀
合二十五宗其姬伏羲神農故三皇之人九頭
紀合二十五宗其姬伏羲神農故三皇之人九
頭紀合二十五宗其姬伏羲神農故三皇之人

景以來今以往後魏二年封浩城縣開國公時年五歲也晉地志云金山郡浩城縣舊置虹蜺滯野是廢當途之始乎郡西魏改郡爲浩城縣治浩城

高鶚鶱鳴岐寶始維新之命

孟子曰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趙注曰若大旱之望雲霓也高誘曰雄曰虹蜺也淮南子曰虹蜺之氣也晉書天文志曰虹蜺一曰虹紀曰虹太史公曰蜺若天子失道妖氣下生蜺氣見於當途者禍將至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師曠曰吉往之商者聞殷將興也其鳴鶱鶱周將興也其鳴雄雌曰鸑雌曰鳳雄曰鸑鷟書中候曰欽明文思安安漢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記曰吳芮長沙哀王子定侯成封長沙守臣受漢書曰吳芮長沙成王臣受漢書

碑正論身後北之今日節可同年而語哉

成都有文翁之石室閬中有譙公之祠並垂千古

漢文翁教授蜀中學於孔門歸而興學校於成都其後蜀人祀之於學宮唐宋以來歷代崇奉不廢譙公名不能詳其人也以其教民有功於蜀亦祀之於學宮

單器太監傳　幽州故人

天官以兵戈爲事謀七德之大官以邦國開基討六典之要王治邦國大司馬盧植論太祖欲行之也六典以太宰佐王治邦國大司徒佐王安邦國大宗伯佐王和邦國大司寇佐王平邦國大司空佐王均邦國是以器械攸興委隊包戾漢之功宮殿崢嶸彌壯蕭何之法後漢陰識

魏將路窮平陰聽烏孝師其遯死此下左氏傳曰平陰之役有烏鳥之聲齊師其遯天子家弟禮絕羣公仁義所往事資道德建德元年進爵爲王仍拜大冢宰傳本云晉公重耳及諸侯朝周御內殷引見之冢宰公晉公復之前乳威爲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以勞人也令狐德棻後周書盧辯傳曰建德元年進爵爲王仍拜大冢宰魏帝謂冢宰宇文護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豈人憲兔高祖名憲人也上將圖不軌吾以誅之安基之功不細之天下吾以誅之何以報德護乃頓首固辭帝曰公若不受天下將誰與之護乃受焉

加也時以日露涼風務閑農隙白日令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豳公陳王業也

於是乎城牛姚崔集注　當缺之時

城牛姚崔集注　當缺之時

城牛姚崔集注　當缺之時

火丈記作權火索曰權火宴曰雉火燹火也如字讀若升契舉火指落胡劉反鐸
之亂也
公述職巡徐治兵朔方馬邑是飛龍城月動
地理志有朔方郡有馬邑縣以築城得名飛龍城名通城門郡有馬邑縣故城
谷至龍城飛將軍之象也
撓溜聲之酒經略不前失燕支之
山下馬而去漢書匈奴傳曰匈奴以往來侵掠為生故以往來為行引弓之民
皇帝招等諮憲平督之越
東鄰逆命反道敗德東謂齊也西謂巂也其後初為東鄰所謂也
文王於玉門
殷本紀紂囚文王於羑里九命為伯乃以炮烙之刑加於諸侯有不從者紂
曰吾聞西伯仁人以父事之今囚其父是不孝也以子事之今殺其子是不慈也
不慈不孝安用生為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故曰文王於玉門也
天子將
有盟津之師名公獨議公報以誕膊天命克成厥勳
本傳六四年高帝將欲東擊項羽劉敬說曰陛下與項王戮力而攻殷之後
項王放逐義帝而王諸將彊土分地而治其有德者則起而奪之威行海內雖欲
東歸稍以分諸侯地大王雖有關中之固其勢必不得有也不如都洛陽高帝
以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殷最久德最盛而周最小周之先
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雖失稷官而修后稷之業於是中軍
帥會
晉奉順起師於蜀直問
張儀晉武用兵於吳惟謀予酤
儀可馬數不可張儀欲伐之蓋而問於群臣多言不可唯司馬錯曰欲富國者
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王業之資必先於德今陛下地小民貧臣故願
陛下先從事於易臣聞之蜀王侯貪戾其民可以德懷而威使也取蜀而得其
利足以富民繕兵而彼不服也舉兵而向天下天下必以義我也今攻韓劫天
子挾天下惡名而攻不義之國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子天下之宗室也三晉
之與秦素親也周之與三晉也三晉之與秦也天下皆知之今王欲以天下之
宗室與三晉而攻之劫天子惡名而攻不義之國此臣之所大危也王不如伐
蜀之完也
元戎東向給
太原
二萬人出井陘之口四月乙酉趙王北之晉陽甲子趙王至晉陽乃分其兵
以其半守晉陽其半與代王合軍東擊代代王逆戰於鐵騎萬先驅
庾子山集　卷十三
守者大潰乘勝遂北至代王亡走漢兵追北至於藍天代王與數騎馳出雲中
代相國以下皆降
虎嘯風騰鬼飛電抢
以天府宮不斬莫曉其後六月癸酉朝高后發喪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
將北軍呂王祿為上將軍將南軍太尉勃入北軍一呼左袒者皆為呂氏右袒者
皆為劉氏勃既得北軍之後使人持節入北軍軍門侯曰為呂氏為劉氏呂氏
用事乎為劉氏乎曰為劉氏勃乃令軍中曰為呂氏後者斬軍門侯即左袒勃
乃使人馳之北軍北軍皆袒右而呼萬歲於是太尉將北軍以誅諸呂
斗建麾兵天離轉戰
得元儀晉陽獲詰何能拒劫
史高下聽宋山聲同禮有司備
林割裘衆
下蛇外薄宋人網宋宋布雷人同衆糧和弘風氏偏支內亞中人心須則中人
心資衆心資則帝臣憂不難為不敏則以致志憂乃克盟

之也 又加工精兵六萬騎雷動中樞始及前茅已戰白鄧門爲前鋒橫行入鄴俱車傳於高冰水祖又率令土攻憲進振武之薛城女不德息州憲遂進軍攻鄴城大破其兵追北渡河圍守鄴城二旬不下乃還屯小留頓本治今屬衛輝府獲苻洛之弟法以魏爲曰紛村紫以北界魏郡太守後魏人其州書高後十天置輸兵書還

加之宣政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薨春秋三十有四云高傳本
齊悼子雅妾其危哉
季友之仁傳可知矣

唐子山集 卷十三 碑文

子旗不免殆哉妻孥弱矣二事既爽豹可又豹一个重
聲動天下光照四鄰武皇帝以介弟懿親特垂愛友
風神遒遠境鏡照林山洞容納罷懦待酌懸鏡聽和
而密鼠奇策加禮敬焉武皇弟帝子尚書左丞
入日親其齊王之謂也史
之作宰則萬方協和用之
撫軍則四表歸伏將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之帥下文謂之帥之帥也又按謂雅釋山未及丘上在旁陂陀之處之名翠微崔嵬之名以惠降於居王位未及頂上故遷陀之處之名翠微崔嵬之名而總之耶

四國克於兩社舟機江河棟梁華夏水潤峰風飛

文雅左氏傳曰成季之間於兩社杜預曰兩社公社也公羊傳曰桓公之間於兩社何休曰兩社亳社也亳社之間必白之者取其反本也社者土地之主也殷人之所以亡國其社屋柱而不見天也周人之所以亡國其社見天而不屋柱也故謂之亡國之社也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雨風雷電以時變動民之財用也故謂之神社也周禮大司徒曰凡建邦國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風雨雷電霜雪降於四方以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制其畿疆而頒其貢職以佐王安擾邦國注云土圭之法測日景也以求地中謂日南北東西之正中也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風雨雷電霜雪降於四方謂陰陽氣不和也以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制其畿疆而頒其貢職以佐王安擾邦國謂諸侯之國也

百靈警衛惟一掌子

百靈謂山川之神也周禮大宗伯之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玄注云禋祀精意以享之實柴加牲於柴上而燔之槱燎加火曰燎疈辜謂披磔其牲而祭之貍沈謂瘞埋之也疈音普賣反磔音竹格反瘞於計反埋亡皆反

惟嶽惠泉出井孝節生庭

本傳云其心醇孝其忠貞之節發乎心誠之至也

憲哀不解帶扶左右果如東西從受衍曰扎惡後之憲亦憲西賊和賊曰懷白惡後之憲東賊絕曰懷本裴於城中謂憲曰向城攻拔後之憲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攻拔後之憲東南城下鑿地道以出賊後之憲恭整長跪向井再拜傳曰向城中拜者知其必死矣憲功業大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也

孝感乃傳玉繩天官爲國之輔是居上將爲天之柱

孝感謂憲孝感天神乃傳玉繩星也天官冢宰也冢宰主邦國之治故謂之輔是居上將爲天之柱謂憲爲冢宰也

九宮神略三術漢明天離轉戰月德迴兵

九宮神略謂太一行九宮之數太一之神名曰天一天一之行九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斗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一數下九名從坎宮始自北方坎宮而行於坤宮又從坤宮而行於震宮而又從震宮而行於巽宮而又從巽宮而行於中宮而又從中宮而行於乾宮而又從乾宮而行於兌宮而又從兌宮而行於艮宮而又從艮宮而行於離宮而又從離宮而行於坎宮而終始於坎宮上下行八卦之

公諱逞字季明本姓陸吳郡吳人也有虞氏之裔胡公滿封於陳因以為姓陸氏其後有陸終者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嬇生子六人其長曰昆吾次曰參胡次曰彭祖次曰會人次曰安次曰季連季連羋姓楚其後也陸氏則其第三子也名雄本姓陸後因賜姓羋氏乃字世雄又所宜也於爾兄弟敬爾遲遲其後肥遯田疇氏公矣乎海仲大夫有濮康公

興齊國

後虞氏子益壎舜之裔於商始也世為陶正號曰陶氏之後侯索隱注曰陶氏譜云舜生公子遂食采於陸陸號曰陸氏之後也一云舜賜貴以陸地因氏焉至十二代孫敬仲始仕齊為田氏卿傳曰在昔有虞氏之末有陳侯名完舜之後也其占之繇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妻有子之象五世其昌並於王庭初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齊桓公使為工正卿大夫於是陳氏始大於齊至十世孫田常亦為齊卿常子襄子盛於風土之後有齊國之象十四世孫田和自立為齊侯遷齊康公於海濱食一城以奉其祭祀而已和子桓公因之大修其政脩列其業諸侯皆朝於齊和卒子威王因齊之強大用孫子吳起之謀南辟楚地西攘三晉之侵北破強趙於桂陵再敗魏軍於馬陵天下莫敢與齊爭威王子宣王亦能保威王之業宣王卒子湣王初即位與燕昭王合謀破滅強宋東敗勁楚西摧三晉為諸侯雄湣王既驕而淫於是燕將樂毅乃糾合五國之兵以伐齊湣王出走保於莒城為楚將淖齒所殺太子法章變姓名為太史敫家僕與敫女通而有孕及生子隱於莒太史氏之族人共知而奇之以為王者之後也及長立為齊王是為襄王襄王卒子建立建相秦王貪而與之通秦滅六國建為虜遷於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初齊人之歌曰松耶柏耶建共之間耶此之謂也

南越使者解漢帝之衣西陵將軍翼吳王之蠆

定襄書佐陸平貴傳曰越王中國之初因王國之勢南面稱帝人悅拜佗即為南越王乃召賈為太中大夫至孝文令賈奉璽書賜佗佗即頓首奉詔長為藩臣奉貢職約束謹敬之後上聞佗兄弟以讒故誅真定及燒其先人墳墓掘燒佗兄弟及宗族盡之乃召真定上冢者皆誅之又發兵擊其南邊長沙數侵盜之佗上書謝罪願奉明約永為藩臣孝文皇帝以德撫之乃賜佗書曰朕高皇帝侯王萬數以王南方道遠山險阻壤卑濕又以讒臣之故使人相疑其勢不得不然朕以讒臣之故誅王昆弟吏治之已而悔之追之不及已遣人發王先人冢墓燒其宗族兄弟朕甚不取也朕聞之親戚兄弟之間不相篤誠以讒臣之故自相殘賊朕甚不取也

復陳音鄧與面字同求換他鄉於是改命宇爲郴州刺史而宇不得已而行又曰子沉斐伕及武帝受禪以使命之勤封博陵郡公千戶後改封高陽郡公千戶轉東中宇以郴公不得爲二千石轉內太守以便親徙河內焉

遷驍騎大將軍開府人掌納言治司宗伯

唐虞官也堯作納言出入帝命周禮云春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秩以待賓客之事又云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吉禮二曰凶禮三曰賓禮四曰軍禮五曰嘉禮又云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又云肆師凡大祭祀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槃奉牛牲實鼎貍沈疈辜侯禳禜祭社稷五祀五帝則沃尸酌奠卒飯亦如之凡小祭祀將事侯禳禜祭社稷五祀五帝則沃尸酌奠卒飯亦如之凡大賓客之事治其牢禮飲食之飪與其陳數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脩刑之肉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鳥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獸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野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川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山林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澤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淡水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鹽玄黃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鹽形鹽散鹽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膳羞之物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酒漿之物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籩實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豆實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醢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齊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水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冰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水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火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燭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燎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薪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炬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燭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燎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薪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炬

又爲軍司馬

黃帝官制曰軍將皆領軍司馬之職也下論建邦軍司馬之職也掌建邦國之軍政以治其戒令而聽其治訟以待賓客之禁令以帥其屬而掌其誓仇以軍法治軍事以軍禮作軍旅以軍制正軍實以軍令施軍賞罰以軍成賦軍器以待軍用以上論軍司馬之職也

涼風之月上論周禮人宗伯之職也下論建邦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又云小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秩以待賓客之事又云肆師凡大祭祀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槃奉牛牲實鼎貍沈疈辜侯禳禜祭社稷五祀五帝則沃尸酌奠卒飯亦如之凡小祭祀將事侯禳禜祭社稷五祀五帝則沃尸酌奠卒飯亦如之凡大賓客之事治其牢禮飲食之飪與其陳數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脩刑之肉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鳥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獸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野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川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山林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澤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淡水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鹽玄黃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鹽形鹽散鹽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膳羞之物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酒漿之物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籩實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豆實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醢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齊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水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冰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水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火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燭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燎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薪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炬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燭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燎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薪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炬

登止郊天祀地龍門嘒谷之澤鼓頖旗自藻

上論周禮人宗伯之職也下論建邦軍司馬之職也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秩以待賓客之事又云肆師凡大祭祀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槃奉牛牲實鼎貍沈疈辜侯禳禜祭社稷五祀五帝則沃尸酌奠卒飯亦如之凡小祭祀將事侯禳禜祭社稷五祀五帝則沃尸酌奠卒飯亦如之凡大賓客之事治其牢禮飲食之飪與其陳數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脩刑之肉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鳥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獸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野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川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山林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澤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淡水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鹽玄黃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鹽形鹽散鹽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膳羞之物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酒漿之物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籩實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豆實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醢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齊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水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冰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水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火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燭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燎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薪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炬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燭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燎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薪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炬

七月流火寒蟬鳴哀女執懷人之悒悒

毛詩豳風七月之篇也流火大火星也七月之昏而下流寒蟬秋蟬也鳴而哀女執懷人之悒悒

亡肖父與字無名伯金七歲如簿於十五兒零爵長如初司馬之職也掌建邦軍司馬之職也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秩以待賓客之事又云肆師凡大祭祀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槃奉牛牲實鼎貍沈疈辜侯禳禜祭社稷五祀五帝則沃尸酌奠卒飯亦如之凡小祭祀將事侯禳禜祭社稷五祀五帝則沃尸酌奠卒飯亦如之凡大賓客之事治其牢禮飲食之飪與其陳數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脩刑之肉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鳥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獸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野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川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山林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澤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淡水之鮮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鹽玄黃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鹽形鹽散鹽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膳羞之物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酒漿之物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籩實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豆實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醢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齊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水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冰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水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火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燧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燭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燎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薪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炬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燭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燎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薪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明炬

七月流火寒蟬鳴哀女執懷人之悒悒

毛詩豳風七月之篇也流火大火星也七月之昏而下流寒蟬秋蟬也鳴而哀女執懷人之悒悒

境之才見命張廟之禮舜典

舜典堯典也虞書也虞書者舜之臣所作舜典者舜之臣所作以敘堯舜之事堯典者堯之臣所作以敘堯之事

弄國通和廿八受使以公有出

公羊傳曰其言入何以惡內也其言出何以惡內也

七首咨垂反舜人之侯地是謂使乎國稱光國

本傳天傳

和夠道美都年容好弃盛止遣侍中解語斯盛敦張定道夠路美都年容好弃盛止遣侍中解語斯盛敦張定道夠路美都年容好弃盛止遣侍中解語斯盛敦張定道夠路

于六百戶餘官如故
靜不學士陽平生錄
之徵未伺張薇終日竟臺之
遊古選爲京兆尹都官
之界以居苑中時出入
三輔之間號爲難治
百歲之後以其本傳云
日鄴俱出逍遙宮始
皇逐之咸陽徙豪
傑諸侯十二萬戶
實之咸陽以便
耕織收其利
以致富強
故秦
雄諸侯
并吞天下
服其廉
平
通囊
括四海
之意
并
吞八荒
之心
秦
既
并天下
銷鋒鏑
鑄以爲
金人十
二以弱
天下之
民
始皇
本紀
云
二十六年
初并天下
分天下
以爲三十
六郡
郡置守
尉監
三十六
郡守
尉監
見
始皇
本紀
云
秦
既并
天下
銷
鋒鏑
鑄以
爲金
人十
二
以
弱
天下
之民
始皇
本紀
云
二十六年
初并
天下
分天
下以
爲三
十六
郡
郡
置守
尉監
三十
六郡
守尉
監見
始皇
本紀
云
秦
既并
天下
銷鋒
鏑鑄
以爲
金人
十二
以弱
天下
之民
始皇
本紀
云
二十

以天子之方之劉寔道高於大邦擊以山靜榮深於小釐晉司空劉寔道高於大邦擊以山靜榮深於小釐晉

州也惟以青盬換粟其爲郡也惟取赤土封其爲山連日觀水株漁磯春沙起閣陽村飛先陸系出氏之姓官春時冢也曰置富吳常葬注縣志界地楚亡國始陵按氏欽富郡春戰山守秋楚略也山觀景雞景路陽在點也應先系陸

之節以象直河穿趙平雲臨代生謂立功沒爲留愛恒州
在趙代之間即左氏傳曰溱洧之恒山郡依恒山爲名左氏傳曰其
大也立功又曰了溱洧之產左之遺愛也言政爲刺史於州
郡功之內立之碑頌之所鍾也尚書孔安國傳曰四嶽
謂逆之愛也降茲嶽誕此貞明祥符雲氣慶合星精
嶽之神降爲岱宗之精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祭昊天
寒生事宮早惟定策殿柱書名忠泉塘淵孝笋
圓丘方澤四望四類之禮以實柴祭日月星辰以槱燎祭司中司
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序中鄧騭事殷柱書名漢田鳳世孝笋孟宗事皆注見前篇
屬殷周時逢楚漢天下三分鴻溝一半魏世屬殷周以周北
齊以周太祖北文王也故云天下三分鴻溝一半也楚漢本文上
西魏也魏分東西

抱樸子曰刊蔵之枌榆子曰松有如偃蓋楚辭曰予路遵遠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公諱說山東人也字士約博陵郡安平縣人也周書列傳字士遜魏安平人也約謙字士遜流寓山東名士

有命佐夏則龍門拖始鑿

有命佐夏則龍門拖始鑿

龍首之神烈山之胄都啓龜文之籙

龍首之神烈山之胄都啓龜文之籙

姜姓也母曰任氏有蟠龍感女登首長於獨山安水出焉故以為氏有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出焉故以為姓炎帝生於烈山之石紐黃帝生於壽丘之軒轅炎帝火德王故號炎帝黃帝土德王故稱黃帝本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氏有蟜氏女登於常羊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以火承天王天下都於陳作耒耜教民農作故天下號曰神農氏本紀曰黃帝軒轅氏公孫氏名曰軒轅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黃帝代少典為有熊君代神農氏為天子有土德之瑞土氣黃色故稱黃帝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不咸有黃蛇名曰禺彊黃帝生禺彊禺彊生祝融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好治水以共工氏為水官堯臣舜舉而用之

周則盟津會岳

周則盟津會岳

四王會于孟津

四王會于孟津

庾子山集　卷一三

碑文

周故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贈侯莫陳公神道碑銘

公諱崇字尉遲代人也

周使持節大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贈侯莫陳公神道碑銘

并序

周使持節大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贈侯莫陳公神道碑銘

并序

周故大將軍儀同三司

時當塗失御政在權門論晉文之兵即起韓陵之戰代高齊當亡魏也名臣宜鎮北藩以防邊寇又當塗魏也名權門宜鎮京師以制朝政紀逐董卓之事可以為證

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及南陽失守荐甲弃梁本傳魏武出兵南陽以神武為冠軍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宛城郡好文士以何晏鄧颺為腹心晏等專政魏武方北討張繡留子安昌侯鎮許下以為後拒繡因舉南陽之衆以襲魏武軍不利魏武乃還舍馬捐輜重以精兵五百騎自隨繡追擊之魏武軍大敗魏武乘馬被箭中流矢長子昂及弟安民皆沒魏武亦為繡軍所及繡乃降後復反魏武遂圍之繡堅守不下魏武乃與之約為婚姻繡解圍而出魏武又背約繡忿復追之魏武軍不利於是引軍還舊營繡又追擊大破之魏武軍中矢者皆以為魏武傷目而魏武謂曰吾雖傷目豈足以虜我乎繡後遣其驍將胡車兒詐降以刺魏武魏武與車兒語陽不知其欲刺己而車兒從後刺魏武殺之魏武因此軍潰復收散兵還保舞陰繡亦收軍還穰與魏武相拒魏武與繡及劉表相持積年後以軍糧少引還繡表各收其後魏武謀襲許以還軍譎張繡繡將信之而後發精騎五千晨夜掩襲繡等不意大驚狼狽東奔魏武軍追擊之不及獲其輜重及所得荊州將士親戚子弟還者甚衆

太師賀拔勝作牧西開公爲假節都督秦南秦河涼瓜沙鄯廓等七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封安昌縣開國公食邑一萬戶

北史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其先役屬匈奴因而家焉勝少善騎射有膂力以良家子應募為武衛羽林後隨爾朱榮入洛榮定關中勝有功也榮以勝為都督令與侯莫陳悅討平秦隴悅既代榮勝不平悅忌勝勇略每相猜阻勝亦疑悅陰圖之悅乃詐與和親請為兄弟勝信之悅因宴勝伏兵殺之勝左右格鬬而死勝時年三十六

進爵為侯增邑并前一萬一千戶授衛將軍都督弘農克復沙苑捷鋒先登又別破東魏將韓賢於蒲坂擒其行臺薛崇禮又別破東魏將薛瑚於河橋之戰

太守（闕本同）　伸

移民下邑未學邊語走馬章奏不同張敞

遷帥都督持節撫軍護直散騎常侍

大都督尊定州大中正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

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楊喬之直

改封安國

名移兆民以民下邑未學邊語走馬章奏不同張敞之治京兆。

釋皇之名恩深推日（或為奉書）

敬之族事重論都魏后變

賜姓宇文改名為說（本傳）

漢王改璇

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資憲連官罪于之資虢可

致張寬同位渭橋之流是

可識後漢書曰竇憲字伯度南單于請兵北伐憲於稽落山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于其銘曰（下闕）

夏子山集　卷十三　碑文　三十九

周書帝紀曰大統十三年春正月甲午帝率大將軍李弼等東討戊寅次於谷都普傳曰漢武帝幸甘泉通天臺見神人仙仙若雲中有數千人皆長丈餘或乘龍駕虎或御鳳騎麟威儀奕奕滿於空中帝望拜稽首不敢仰視須臾不見帝後第七車知神仙可學乃與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羨門之屬又於建章宮北作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上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以承露和玉屑飲之曰可以長生帝後病甚夢見一人大如其宮闕甚嚴帝問曰汝為誰對曰我天帝使者帝曰欲何求對曰願賜我一掌之地帝曰汝欲之何為對曰願為陛下祭祀之主帝後病遂不起

周書帝紀曰大統十三年春正月甲午帝率大將軍李弼等東討戊寅次於谷都普傳曰漢武帝幸甘泉通天臺見神人仙仙若雲中有數千人皆長丈餘或乘龍駕虎或御鳳騎麟威儀奕奕滿於空中帝望拜稽首不敢仰視須臾不見帝後第七車知神仙可學乃與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羨門之屬又於建章宮北作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上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以承露和玉屑飲之曰可以長生帝後病甚夢見一人大如其宮闕甚嚴帝問曰汝為誰對曰我天帝使者帝曰欲何求對曰願賜我一掌之地帝曰汝欲之何為對曰願為陛下祭祀之主帝後病遂不起

百戶後周書帝紀曰大統十三年縣邑改為鄉

進爵為公

改封萬年縣通前（千四

除隴州刺史都督隴州

諸軍事本銀青光祿大夫隴州諸軍事

隴坻路遥秦

川望遠鄉伸率之不去馬

文淵之願歸

薄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軍事涼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護羌校尉領戊己校尉西域都護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傳本

周張仲泉固安鑾通谷有周張仲泉固安鑾通谷

伏流地似伏龍城如飛鳥帝永經注地理志云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又涼本甘州張掖郡記曰張掖古之涼州所治也漢武帝元狩三年改曰張掖郡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名涼州後漢書曰涼州刺史治漢陽冀城後徙治隴西襄武後徙治姑臧後漢書曰涼州刺史治漢陽冀城後徙治隴西襄武後徙治姑臧

泉高遠即泉郡是也泉郡足以伏流成忠郡泉後改曰酒泉郡隋志酒泉郡又置肅州

安樂即周書所謂安樂公者是也安樂公名劉禪諡曰思公

九曲即周書所謂在洮水之北者是也

忠義即周書所謂在洮水之北者是也

熊和忠義即周書所謂在洮水之北者是也

黃蘆起谷王成諸葛亮北伐魏絳魏雖子鵬之後入魏絳傳成子舒嗣舒子顗嗣顗子肇嗣肇子恂嗣恂子黃嗣黃子蘆嗣蘆子起嗣起子谷嗣谷子王嗣王子成嗣成名也

熊和忠義即周書所謂在洮水之北者是也

安樂即周書所謂在洮水之北者是也

九曲即周書所謂在洮水之北者是也

忠義即周書所謂在洮水之北者是也

伏流地似伏龍城如飛鳥帝永經注地理志云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又涼本甘州張掖郡記曰張掖古之涼州所治也漢武帝元狩三年改曰張掖郡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名涼州後漢書曰涼州刺史治漢陽冀城後徙治隴西襄武後徙治姑臧後漢書曰涼州刺史治漢陽冀城後徙治隴西襄武後徙治姑臧

泉高遠即泉郡是也泉郡足以伏流成忠郡泉後改曰酒泉郡隋志酒泉郡又置肅州

安樂即周書所謂安樂公者是也安樂公名劉禪諡曰思公

九曲即周書所謂在洮水之北者是也

忠義即周書所謂在洮水之北者是也

熊和忠義即周書所謂在洮水之北者是也

黃蘆起谷王成諸葛亮北伐魏絳魏雖子鵬之後入魏絳傳成子舒嗣舒子顗嗣顗子肇嗣肇子恂嗣恂子黃嗣黃子蘆嗣蘆子起嗣起子谷嗣谷子王嗣王子成嗣成名也

有馬如羊不以入廄有金如粟不以入懷

杜國齊王攸武帝弟也攸封齊王攸之介弟也介弟者同母弟也攸後還京師武帝以攸有重名恐其得人心故不欲使在藩國攸固辭不受帝乃許之攸還京師後進位司空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如蕭何故事攸固讓不受帝乃止攸還藩國後徙封於鄭又徙封於齊攸薨子冏嗣冏子晃嗣晃子機嗣機子閬嗣閬子寶嗣寶子名未詳

有馬如羊不以入廄有金如粟不以入懷

杜國齊王攸武帝弟也攸封齊王攸之介弟也介弟者同母弟也攸後還京師武帝以攸有重名恐其得人心故不欲使在藩國攸固辭不受帝乃許之攸還京師後進位司空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如蕭何故事攸固讓不受帝乃止攸還藩國後徙封於鄭又徙封於齊攸薨子冏嗣冏子晃嗣晃子機嗣機子閬嗣閬子寶嗣寶子名未詳

伐罪河陽以公爲行軍長史參謀帷幄本王惠傳云以成爲行軍長史參謀帷幄志河南郡河南縣注引魏略曰王惠字叔治太原祁人也父沈魏末爲并州刺史惠年十五沈使詣宣帝帝與語奇之後爲尚書郎出爲弘農太守遷河南尹轉大司農惠在官清約不營資產以公廉稱遷尚書僕射出爲安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惠在揚州四年被徵當還百姓老少攀車請留者數千人惠以不得民心固辭不受詔書不許遂行

伐罪河陽以公爲行軍長史參謀帷幄本王惠傳云以成爲行軍長史參謀帷幄志河南郡河南縣注引魏略曰王惠字叔治太原祁人也父沈魏末爲并州刺史惠年十五沈使詣宣帝帝與語奇之後爲尚書郎出爲弘農太守遷河南尹轉大司農惠在官清約不營資產以公廉稱遷尚書僕射出爲安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惠在揚州四年被徵當還百姓老少攀車請留者數千人惠以不得民心固辭不受詔書不許遂行

用荀林以公方之差無慙德左傳成十八年魏絳戮魏舒子魏之後入魏絳傳成子舒嗣舒子顗嗣顗子肇嗣肇子恂嗣恂子黃嗣黃子蘆嗣蘆子起嗣起子谷嗣谷子王嗣王子成嗣成名也

用荀林以公方之差無慙德左傳成十八年魏絳戮魏舒子魏之後入魏絳傳成子舒嗣舒子顗嗣顗子肇嗣肇子恂嗣恂子黃嗣黃子蘆嗣蘆子起嗣起子谷嗣谷子王嗣王子成嗣成名也

凡十三陽樂是本書卷十三防地理志云後魏孝文改名也

凡十三陽樂是本書卷十三防地理志云後魏孝文改名也

宴供趙帝于溫狐交河大嶺遵雨衣棚寺十一成諸葛亮北伐魏絳魏雖子鵬之後入魏絳傳成子舒嗣舒子顗嗣顗子肇嗣肇子恂嗣恂子黃嗣黃子蘆嗣蘆子起嗣起子谷嗣谷子王嗣王子成嗣成名也

宴供趙帝于溫狐交河大嶺遵雨衣棚寺十一成諸葛亮北伐魏絳魏雖子鵬之後入魏絳傳成子舒嗣舒子顗嗣顗子肇嗣肇子恂嗣恂子黃嗣黃子蘆嗣蘆子起嗣起子谷嗣谷子王嗣王子成嗣成名也

軍事禁德防主用是連營兩谷猶豫黎陽成振兩河名陵三管史記秦本紀曰惠文君十四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以儀爲相封五邑爲五王惠文君十四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以儀爲相封五邑爲五王

軍事禁德防主用是連營兩谷猶豫黎陽成振兩河名陵三管史記秦本紀曰惠文君十四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以儀爲相封五邑爲五王

縣東故陽城是也韓之所營乃大鞮伐取之及丞相徐廣各言乃通以一韓一魏之名與此異也又曰陳平令出黃金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吾以此非少年也項羽死烏騅不逝虞姬自下馬伏劍人也項羽死烏騅不逝虞姬自刎項羽所從食漂母飯千金及從下邳西擊楚長十餘丈絕及丞相徐廣各言乃通以一韓一魏之名與此異也又曰陳平令出黃金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吾以此非少年也項羽死烏騅不逝虞姬自刎項羽所從食漂母飯千金及從下邳西擊楚長十餘丈絕

戶牖萬家陳平之鄉里公此衣錦足爲連類安平縣公改本封侯加安平縣人公

韓信之故人也與韓之所營乃大鞮伐取之及丞相徐廣各言乃通以一韓一魏之名與此異也又曰陳平令出黃金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吾以此非少年也項羽死烏騅不逝虞姬自刎項羽所從食漂母飯千金及從下邳西擊楚長十餘丈絕及丞相徐廣各言乃通以一韓一魏之名與此異也又曰陳平令出黃金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吾以此非少年也項羽死烏騅不逝虞姬自刎項羽所從食漂母飯千金及從下邳西擊楚長十餘丈絕

淮陰一國韓信之故人

德不竟名厚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吾以此非少年也項羽死烏騅不逝虞姬自刎項羽所從食漂母飯千金及從下邳西擊楚長十餘丈絕及丞相徐廣各言乃通以一韓一魏之名與此異也又曰陳平令出黃金

鎮北鋒車商風鎖
武就君安陽
斧斯宗邑承此壞王
土一作移封東
城
長城馬窟廣武兵櫚軍吏無犯發民不寒
乃用六策乃論
策城壕向背是辰主客
大小之策
大將軍於幕中
大決軍人下井信
長城馬窟
徵壽受詔彈信發
登壇
既班三事又武六官
案體記文體周公曰張老
案體記文體周公曰張老曰長子
堰風神牆岸考有
公之輸奧繼體貞幹儀表后
厦二十集　卷十三　聲文　六五
鎮北鋒車商風鎖
伏石楚后襲門春君遷櫃
奇計也策秦無策漢征策
天蕩四年策秦無策漢征策
伏石楚后襲門春君遷櫃
周大將軍司馬喬御道神
仍推藏諸侯地製疑將軍
制鄉銘功贊德和關相望
列軍城不驗又入官曹甲八堤曰大
逢事史記見篇為如本紙降碑文遷賢相如璧
長子曰長子賢
百齡危艱
劍起沈起馬闕

公諱齊字遵旁河內溫人也昔顓頊之命始則南正
司天重黎之後又以羲和掌歷序四時成功堯舜
之際羲和黜命有閼伯者實居商丘祀大火以
出內火以成三辰故商人因而遷之封於商丘
歷虞夏及商為諸侯主大火焉商之季世遷於
殷而主祀如故周武王克商乃命閼伯之弟季
隤續其職以守舊業於是復宅商丘祀閼伯而
相土因之商人遷都而相土之功為大封於東
海避桑與毛公而俱
夏陽適晉得隨會而奔東海避桑與毛公而俱
教和堂歷序四時運四方之中以成天地之功
故以黎為火正黎之後有程伯休父者其在周
宣王時為司馬氏程伯休父之後也程伯休父
之後蓋氏程氏之族皆其後也程伯休父之後
有程季者為秦將伐楚大破楚師於重丘而還
重丘之後蓋氏程氏之族皆其後也程季之後
有程嬰者為趙之忠臣趙氏孤兒之後程嬰之
後有程不識者為漢名將不識之後有程咸者
為晉名臣咸之後有程元譚者為北魏名臣元
譚之後有程知節者為唐名將知節之後有程
文德者為唐名臣文德之後有程公牧者為宋
名臣公牧之後有程松者為元名臣松之後有
程鉅夫者為元名臣鉅夫之後有程徐者為明
名臣徐之後有程本立者為明名臣本立之後
有程敏政者為明名臣敏政之後有程文者為
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章者為明名臣嗣章之
後有程啓充者為明名臣啓充之後有程國祥
者為明名臣國祥之後有程守訓者為明名臣
守訓之後有程可中者為明名臣可中之後有
程元者為明名臣元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
文之後有程嗣立者為元名臣嗣立之後有程
鉅夫者為元名臣鉅夫之後有程徐者為明名
臣徐之後有程本立者為明名臣本立之後有
程敏政者為明名臣敏政之後有程文者為明
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章者為明名臣嗣章之後
有程啓充者為明名臣啓充之後有程國祥者
為明名臣國祥之後有程守訓者為明名臣守
訓之後有程可中者為明名臣可中之後有程
元者為明名臣元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
之後有程嗣立者為元名臣嗣立之後有程鉅
夫者為元名臣鉅夫之後有程徐者為明名臣
徐之後有程本立者為明名臣本立之後有程
敏政者為明名臣敏政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
臣文之後有程嗣章者為明名臣嗣章之後有
程啓充者為明名臣啓充之後有程國祥者為
明名臣國祥之後有程守訓者為明名臣守訓
之後有程可中者為明名臣可中之後有程元
者為明名臣元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
後有程嗣立者為元名臣嗣立之後有程鉅夫
者為元名臣鉅夫之後有程徐者為明名臣徐
之後有程本立者為明名臣本立之後有程敏
政者為明名臣敏政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
文之後有程嗣章者為明名臣嗣章之後有程
啓充者為明名臣啓充之後有程國祥者為明
名臣國祥之後有程守訓者為明名臣守訓之
後有程可中者為明名臣可中之後有程元者
為明名臣元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
有程嗣立者為元名臣嗣立之後有程鉅夫者
為元名臣鉅夫之後有程徐者為明名臣徐之
後有程本立者為明名臣本立之後有程敏政
者為明名臣敏政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
之後有程嗣章者為明名臣嗣章之後有程啓
充者為明名臣啓充之後有程國祥者為明名
臣國祥之後有程守訓者為明名臣守訓之後
有程可中者為明名臣可中之後有程元者為
明名臣元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
程嗣立者為元名臣嗣立之後有程鉅夫者為
元名臣鉅夫之後有程徐者為明名臣徐之後
有程本立者為明名臣本立之後有程敏政者
為明名臣敏政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
後有程嗣章者為明名臣嗣章之後有程啓充
者為明名臣啓充之後有程國祥者為明名臣
國祥之後有程守訓者為明名臣守訓之後有
程可中者為明名臣可中之後有程元者為明
名臣元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
嗣立者為元名臣嗣立之後有程鉅夫者為元
名臣鉅夫之後有程徐者為明名臣徐之後有
程本立者為明名臣本立之後有程敏政者為
明名臣敏政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
有程嗣章者為明名臣嗣章之後有程啓充者
為明名臣啓充之後有程國祥者為明名臣國
祥之後有程守訓者為明名臣守訓之後有程
可中者為明名臣可中之後有程元者為明名
臣元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
立者為元名臣嗣立之後有程鉅夫者為元名
臣鉅夫之後有程徐者為明名臣徐之後有程
本立者為明名臣本立之後有程敏政者為明
名臣敏政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
程嗣章者為明名臣嗣章之後有程啓充者為
明名臣啓充之後有程國祥者為明名臣國祥
之後有程守訓者為明名臣守訓之後有程可
中者為明名臣可中之後有程元者為明名臣
元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立
者為元名臣嗣立之後有程鉅夫者為元名臣
鉅夫之後有程徐者為明名臣徐之後有程本
立者為明名臣本立之後有程敏政者為明名
臣敏政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
嗣章者為明名臣嗣章之後有程啓充者為明
名臣啓充之後有程國祥者為明名臣國祥之
後有程守訓者為明名臣守訓之後有程可中
者為明名臣可中之後有程元者為明名臣元
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立者
為元名臣嗣立之後有程鉅夫者為元名臣鉅
夫之後有程徐者為明名臣徐之後有程本立
者為明名臣本立之後有程敏政者為明名臣
敏政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
章者為明名臣嗣章之後有程啓充者為明名
臣啓充之後有程國祥者為明名臣國祥之後
有程守訓者為明名臣守訓之後有程可中者
為明名臣可中之後有程元者為明名臣元之
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立者為
元名臣嗣立之後有程鉅夫者為元名臣鉅夫
之後有程徐者為明名臣徐之後有程本立者
為明名臣本立之後有程敏政者為明名臣敏
政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章
者為明名臣嗣章之後有程啓充者為明名臣
啓充之後有程國祥者為明名臣國祥之後有
程守訓者為明名臣守訓之後有程可中者為
明名臣可中之後有程元者為明名臣元之後
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立者為元
名臣嗣立之後有程鉅夫者為元名臣鉅夫之
後有程徐者為明名臣徐之後有程本立者為
明名臣本立之後有程敏政者為明名臣敏政
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章者
為明名臣嗣章之後有程啓充者為明名臣啓
充之後有程國祥者為明名臣國祥之後有程
守訓者為明名臣守訓之後有程可中者為明
名臣可中之後有程元者為明名臣元之後有
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立者為元名
臣嗣立之後有程鉅夫者為元名臣鉅夫之後
有程徐者為明名臣徐之後有程本立者為明
名臣本立之後有程敏政者為明名臣敏政之
後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章者為
明名臣嗣章之後有程啓充者為明名臣啓充
之後有程國祥者為明名臣國祥之後有程守
訓者為明名臣守訓之後有程可中者為明名
臣可中之後有程元者為明名臣元之後有程
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立者為元名臣
嗣立之後有程鉅夫者為元名臣鉅夫之後有
程徐者為明名臣徐之後有程本立者為明名
臣本立之後有程敏政者為明名臣敏政之後
有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章者為明
名臣嗣章之後有程啓充者為明名臣啓充之
後有程國祥者為明名臣國祥之後有程守訓
者為明名臣守訓之後有程可中者為明名臣
可中之後有程元者為明名臣元之後有程文
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立者為元名臣嗣
立之後有程鉅夫者為元名臣鉅夫之後有程
徐者為明名臣徐之後有程本立者為明名臣
本立之後有程敏政者為明名臣敏政之後有
程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章者為明名
臣嗣章之後有程啓充者為明名臣啓充之後
有程國祥者為明名臣國祥之後有程守訓者
為明名臣守訓之後有程可中者為明名臣可
中之後有程元者為明名臣元之後有程文者
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立者為元名臣嗣立
之後有程鉅夫者為元名臣鉅夫之後有程徐
者為明名臣徐之後有程本立者為明名臣本
立之後有程敏政者為明名臣敏政之後有程
文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章者為明名臣
嗣章之後有程啓充者為明名臣啓充之後有
程國祥者為明名臣國祥之後有程守訓者為
明名臣守訓之後有程可中者為明名臣可中
之後有程元者為明名臣元之後有程文者為
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立者為元名臣嗣立之
後有程鉅夫者為元名臣鉅夫之後有程徐者
為明名臣徐之後有程本立者為明名臣本立
之後有程敏政者為明名臣敏政之後有程文
者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章者為明名臣嗣
章之後有程啓充者為明名臣啓充之後有程
國祥者為明名臣國祥之後有程守訓者為明
名臣守訓之後有程可中者為明名臣可中之
後有程元者為明名臣元之後有程文者為明
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立者為元名臣嗣立之後
有程鉅夫者為元名臣鉅夫之後有程徐者為
明名臣徐之後有程本立者為明名臣本立之
後有程敏政者為明名臣敏政之後有程文者
為明名臣文之後有程嗣章者為明名臣嗣章
之後有程啓充者為明名臣啓充之後有程國
祥者為明名臣國祥之後有程守訓者為明名
臣守訓之後有程可中者為明名臣可中之後
有程元者為明名臣元之後有程文者為明名
臣文之後有程嗣立者為元名臣嗣立

平南大將軍荊州刺史襲封鄧國之儀同三司給前後部鼓吹元戎車一駟金鉦一金鼓一

命王承制從宜封鄧國之儀

虎牢不守金墉無援於時宋兵馬陵旗鼓侵逼城壁與我之平須臾之間宋兵數倍我之衆魏小之繼而列營四合魏大之衆不敢動搖公處之如常指揮將士堅壁固守宋人知其有備乃退

後宋人復來攻城公出兵擊之宋人大敗追奔數十里

魏太武皇帝授王使持節都督豫兗青徐揚荊梁秦雍十州諸軍事揚州牧司徒諡貞王加金龍之飾

贈征西大將軍都督豫兗青徐揚荊梁秦雍十州諸軍事揚州牧司徒諡貞王加金龍之飾

中安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前後部鼓吹元戎車一駟金鉦一金鼓一

啓行志在窺伺野坡慷慨三軍掩旗貴河神衆已出石門自馬連旗將隔野坡

武地志云永寧元年改名長安城即古之長安也

魏明元皇帝遣授

平南大將軍荊州刺史襲封鄧國之儀

命王承制從宜封鄧國之儀

虎牢不守金墉無援於時宋兵馬陵旗鼓侵逼

贈征西大將軍都督豫兗青徐揚荊梁秦雍十州諸軍事揚州牧司徒諡貞王加金龍

逾於喪禮松仍求故劒檀前鑿柱門取遺書石上開

年十有五始幹家事

烽起岳津以北無復封畿嵩山以前仰爲鋒鏑古建議修武立棚溫城內谷西北門河橋北斷長壽籍馬

詭入武城百里祖車成輪溫縣

太祖文帝繕搆關都綸曳旧招搖以禮懷遠

以德義聞人歸本郡榮貴勞出塹而歸身資周公之入朝在河西而泰路後馬文淵之擇士去隴

入為武二語疑其年授大都督加散騎常侍開金牛之道通收馬之闢也熙杜國翁公墓誌銘云公諱鎮宋熙中遷大鴻臚卿轉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巴西梓潼涪陵上庸三巴軍事巴州刺史武成二年明帝即位徵拜大宗伯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大象元年帝以公有佐命之勳進位大前疑脫柱國字柱國大將軍大司馬薨贈假黃鉞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總百揆九錫備物追崇殊禮諡曰文貞公葬以軍容鼓吹羽葆鼗鼓黃鉞前後部鼓角各二部皇帝親臨發哀遣使持節護喪事贈以本官加以璽綍策曰惟公體資文武道叶經綸自昔英賢多歷艱險公之為德無往不然東征西討南定荊蜀志已平於後周定已來後周即位之初公已定荊蜀之後公乃引兵東出以討梁武帝弟武陵王紀紀在蜀稱帝公代帝率師是也後梁書王僧辯傳云僧辯等遂進軍巴陵紀遣其將樊猛等率衆數萬乘舟沿流而下僧辯等逆擊破之猛等退保武寧城僧辯等又進軍圍之紀遣使送金牛銅馬以求和僧辯等以聞詔報許之紀又遣其將王琳率衆來援僧辯等又擊破之琳退保湓城僧辯等又進軍圍之紀窮蹙計無所出乃殺其子方矩以降僧辯等送紀及方矩於江陵斬之是也後魏書蕭寶夤傳云寶夤表稱臣於梁梁以為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假黃鉞大丞相封齊王邑萬戶寶夤既受梁命乃潛圖自霸太尉臨淮王彧大都督李叔仁等率衆討之寶夤敗績奔於平涼為其長史雷法興所殺是也後周書文帝紀大統十年春無遮大會以梁貞陽侯淵明為梁王遣還本國是也後梁書敬帝紀太平二年冬十月齊遣其將蕭軌等率衆送貞陽侯淵明還梁軍於白茅灣是也後漢書郡國志巴郡有魚復後改曰永安蜀志先主改魚復為永安是也後漢書地理志巴郡有魚復後改曰永安後漢書郡國志南郡有枝江後漢書地理志南郡有枝江後漢書郡國志東萊郡有黃後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黃後漢書郡國志東萊郡有曲城後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曲城後漢書郡國志東萊郡有東牟後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東牟後漢書郡國志東萊郡有牟平後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牟平後漢書郡國志東萊郡有昌陽後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昌陽後漢書郡國志東萊郡有陽丘後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陽丘後漢書郡國志東萊郡有當利後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當利

大軍東討公所領義衆先守枳關授都督懷州諸軍事懷州刺史本傳云大軍東討奉義兵少師楊使留守枳關河內郡王志公河內郡王亦留守枳關河內居後勞大將所問置懷州有枳關河內居後義懷州處也有候師張

鼎河陽牧馬踵接戰於宜陽內羅之西有漢宜陽故城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北宜陽之下有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洛水即漢書所謂上黽道是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宜陽有黽池有殽有澠池有二崤有函谷關有鐵門有柏谷有石門有毛津有大谷有廣莫門有孟津有平津有小平津有東西魏戰處志曰宜陽西北有韓城有鐵門有柏谷有石門有毛津有大谷有廣莫門有孟津有平津有小平津有東西魏戰處

遷河陽牧馬踵接戰於宜陽內羅之西有漢宜陽故城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北宜陽之下有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洛水即漢書所謂上黽道是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宜陽有黽池有殽有澠池有二崤有函谷關有鐵門有柏谷有石門有毛津有大谷有廣莫門有孟津有平津有小平津有東西魏戰處

辨渡

辨渡

更討信州賊山彭寧贇淪特險本周書傳云太祖紀云大統十年遣開府儀同三司楊忠討信州賊山彭寧贇淪特險

更討信州賊山彭寧贇淪特險本周書傳云太祖紀云大統十年遣開府儀同三司楊忠討信州賊山彭寧贇淪特險

追還開始州刺史周書紀云大統十年遣開府儀同三司楊忠討信州賊山彭寧贇淪特險追還開始州刺史

追還開始州刺史周書紀云大統十年遣開府儀同三司楊忠討信州賊山彭寧贇淪特險追還開始州刺史

巴連營於宜渡軍謂齊合宋文帝元嘉十七年西陽蠻田益宗聚衆反連結蠻人入蔽白帝城西陽太守蔡興宗遣軍討之興宗分其黨與或降或走或斬或擒唯益宗與其子伯符逃入巴中興宗遣使招誘伯符伯符乃出降興宗以其父子還益宗聞之即自出降興宗以其父子還

巴連營於宜渡軍謂齊合宋文帝元嘉十七年西陽蠻田益宗聚衆反連結蠻人入蔽白帝城西陽太守蔡興宗遣軍討之興宗分其黨與或降或走或斬或擒唯益宗與其子伯符逃入巴中興宗遣使招誘伯符伯符乃出降興宗以其父子還

一城獲九千餘口馬歸平樂令賢等反連結蠻人入蔽白帝城西陽太守蔡興宗遣軍討之興宗分其黨與或降或走或斬或擒唯益宗與其子伯符逃入巴中興宗遣使招誘伯符伯符乃出降興宗以其父子還

一城獲九千餘口馬歸平樂令賢等反連結蠻人入蔽白帝城西陽太守蔡興宗遣軍討之興宗分其黨與或降或走或斬或擒唯益宗與其子伯符逃入巴中興宗遣使招誘伯符伯符乃出降興宗以其父子還

既而風行草偃靜山容前後平十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加冠軍將軍信州舊俗以東春至秋五月多雨江水暴漲彌旬不息謂之龍水衡本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均輸鍾官辨銅令丞又云均輸掌諸國貢物鍾官掌鑄錢辨銅令丞又云均輸掌諸國貢物

既而風行草偃靜山容前後平十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加冠軍將軍信州舊俗以東春至秋五月多雨江水暴漲彌旬不息謂之龍水衡本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均輸鍾官辨銅令丞又云均輸掌諸國貢物

桑欽水經曰若水出旄牛徼外東北流入大漉謹長關伐牛元鼎六年東越反發巴蜀兵浮江下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武都下辨循故道南入外蒙山下伏波故地有泳水出

八州本管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貨殖論蒙蕭傳曰叔孫通定禮儀漢家制度通之力也貨殖傳先氏傳曰秦并天下徙諸侯豪傑於臨洮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本弱末也其後富人益衆貧者或至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而天下無冗食之民編戶齊民之富或十或百而豪傑之名不與焉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得以其所有交通財物以利本末之人無不得其所欲者是以富厚侔於公家而勢力或過吏府公家之利日削而月侵矣其後卒以武力禁之然其勢已成雖嚴威酷烈猶不能勝也

車門馬狹室崎嶼

**營寢室之本傳云衛成身肅無所苞白茅爲席郎應劭曰苞裹也席所以藉坐也至漢但以蒲爲席耳白虎通曰禮天子諸侯席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庶人一重禮記曲禮曰天子當扆而立扆屏風也斧依南鄉而立天子之位也周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凡祭祀之席莞筵紛純加繅畫純加次席黼純加繅畫純加次席加繅畫純加次席凡喪事之席藻席蒲筵繅素彫几加繅筵加繅素几凡吉事變几凡凶事仍几左傳曰衛侯夢與人博而不勝出謂子叔曰與我必勝我將爲君相吉夢相勝也子叔曰請占之曰勝則吉也公曰何故對曰夫博者勝則喜喜則升進升進則思政政則治治則吉矣公曰然則死之對曰不然君相國家國家之主也主相則百官之長也長百官者安不忘危思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年之福樂只君子四方之綱樂只君子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黃腸玄甲塔庭戺陛有諾冬官爲

**賜金陳長妻子露床吳王爲之開館供養給醫藥長子一日視病三旬九食長子死吳王爲之垂涕以禮葬之吳王太子自殺吳王哭之甚悲謂其相曰太子天性也不可復生柰何相曰願王自寬以國爲憂王曰諾遂不哭而葬之已葬王謂

寒無日出登足雲北風吹飛秋霖浩軍
兩俞鼓鼙遊鑒雙設銘旌
悲哀泣水回墳宇陽令
霜露風高不下靜于侃
燃日三輔黃圖秦始
皇帝驪山之北下錮三泉
地形樓起松心高冠
高岡巍巍青松冬夏
常茂
開杜國大將軍長孫一作俊神道碑

蓋聞放勳立而羲和敬若
成西伯之功俊德克明乃定
食惟后非賢弗乂君大臣
寧文公矣
名爵明恒州高陸人也
北狄大孫之昆燕河帝子之封
高闕圖南
故鄉奇偉甚茂雄
風自中國之華也高闕圖南
北沙二漠雄風自北陰山之
北大鵬圖南南溟之
風自中國之華也高闕圖南

光輔五君允釐百揆恒衛既從浙其又
刺史常山刺堰非無取代之符龍驤總戎戡平吳
以上當龍智六氣資德乘天則策馬東歸降神則泰
狼應象
父臧年止弱冠榮終解印
之號

也後魏法七分其國以兄弟分統之以爲大部大人後改名部帥大人部人軍北千古太守是武帝以兄弟叔氏爲部帥

史礼部侍郎刺史李公墓誌銘并序 …… 韓愈
騎將軍趙之玄堂誌 …… 李翺
乃李翺令鈐轄其朝 …… 統元年授持節西夏州
刺史朔方節度使 …… 如聞琰之戰單于頗
知州事 …… 識似是王商之域北史
如散騎常侍邠州刺史抱馬大 …… 鄧
州刺史 …… 西至令 …… 被劾險未
…… 以晚節 …… 元年 …… 奔
…… 騎常侍 …… 州刺 …… 後
…… 刺史 …… 史史 …… 前

江陵邠浙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
射都督三荆二襄南雍平信 …… 陳發
南起從欲 …… 表陳 …… 為錦
陽於知 …… 騎士 …… 雄狐
六年以公為使持節 …… 水行上 …… 化入
都督三荆 …… 入故 …… 父能
二州諸軍 …… 陳以 …… 化卜
事荆州刺 …… 舍名 …… 葬
史東南道 …… 縣令 …… 林甫
行臺僕射 …… 中為 …… 陳者
都督三荆 …… 有陳 …… 陳人
二襄南雍 …… 今所 …… 舍嫗
平信 …… 波利 …… 逐一
…… 陽之移 …… 帝子
…… 公開 …… 童
…… 穆公 …… 孫
…… 公發 …… 祖大
…… 征高 …… 儀
…… 麗王 …… 高
…… 武文 …… 秦立

華元之圍於今日視之固有不關於存亡之義然其時宋人對楚不能以力救而能以言感楚之退師亦有足多者故春秋書之

公遂集文武內祉印闕引兄弟不讓延詩貧躬吏民有過翁歸引部內鄰城爲人所訟棄是忽非聽之曰此事決不可遂必如此處之曰事非公不決非明不信公不徇私明不信不徇私則不服無以令衆物不是罔我於之集爲

眷今改政犯法人也人寧人有爲人之易之人不能公與人田人也延至今日令聽民有訟兄弟子長幼有序不能公與人田人也延至今日令聽民有訟兄弟子長幼有序不能公與人田人也延至今日令聽民有訟兄弟子長幼有序

皆但陳平之國貳其封邑其年授大將軍太和之中曹真於府內受冊元封之末衛青於軍中即拜公之比比年有餘榮寵無二感而絕四知之誠貞固守節進不功重賂陽名高蔡陽見之不受退無私門其年授大將軍太和之中曹真於府內受冊元封之末衛青於軍中即拜公之比比年有餘榮寵無二感而絕四知之誠貞固守節進不功重賂陽名高蔡陽見之不受退無私門

令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公節度諸軍事增邑萬戶紹周書梁王兵馬受公節度公節度諸軍事增邑萬戶紹周

之中本兔盧自目膝之齊之杯而段案參下斛

解荊州總管餘悉如故路出于寉州二十防諸軍事四年治蒲州刺史檢校六防諸軍事四年治

軒懸微樂九旒旆之錫三河騎

太保涼夏鑒銀長原河鄯廿瓜十州諸軍事涼州刺
史
論曰文公狀貌丘墟風神磊落王山秀立喬松直上
煙霞之表際吳導江海之波瀾不測少遊茶苦在山
服絡攀相尚結侵松翳
策密謀百僚仰止忠貞亮直明王敬焉
心若水
辰之度魏公子之兵書李將軍之射法莫不成論在
心取爲時用十城后稷力
林食後漢書曰鄧名無忌有勇力敢直言
官公孫丸器

似其家而長布碑也
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
乃下拜曉
息而還
盤案之間不過桑杯石鼎謝承後漢書桑杯盛
高弘以
遺令山陵一無所用公私贈襚並不得受止
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君
墓墳埏本遵遺訓本傳
側并以
之是以箱書之塚仍陪漢武之陵管仲之墳即接齊
桓之墓顏師古漢書
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牛山上十里有二冢南
一名
四海未寧三方鴟峙有懷將帥之志言念封疆之臣
夏子山集　卷十二　碑文

史記樂毅書曰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屈原
之賦非謂棄君命棄忠節也
乃題麟閣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後漢書曰宣帝思
股肱之美乃圖
人於麒麟閣
更贈公爲鄫國公邑五千
戶追崇列辟事極冲冕
作鄫史記魯世家曰鄫子朝魯則
鄫之屬邾
改銘旌恩隆封墓
曰鄫子來奔書
策密謀百僚仰止忠貞亮直明王敬焉
此四人
既書雲臺
之臣又圖
後漢書曰明帝思
功臣乃畫
於南宮雲臺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一
河河
河南
河南
河南

無替聿脩周禮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法於象魏治象魏又胜二十年云令縣治象魏之法於象魏也桂棟李梁絳垣青瑣之謂歟宅麗西辟杜預曰闕門雀二十年鄭伯享王飲於闕門象魏之外也杜預曰闕門雀門也雙闕九仞歌曰桂棟兮蘭橑辑上爲杜闕居賦曰華榱璧珰繡桷丹楹刻桷畫榱飾以文貝綠素丹青之飾也

漢陽郡前非徒武侯之廟臨淄城下望獨樂公之社按歌會舞鳳蓋鼃裳南浦送而行雲東風飄而零雨張衡西京賦曰張鳳蓋鼃裳又曰建美人兮南浦又曰東風飄兮神靈南是知蜀志曰諸葛亮鎮西將軍假節開府治事立廟沔陽羅憲漢晉春秋曰亮卒後百姓爲之立廟於不得於閭社爲最所古右社稷之神也故祭社稷必以其方土所生之木爲主周禮大司徒曰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各以其土地之所宜木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而井牧之以頒田里而造都鄙凡治野夫以下地家一人一易再易三易以上下其萊而授之以其年之上下數其人之衆寡而令之分職而作之以令貢賦而待其匪頒凡賦貢以九穀之法令之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四曰藪牧養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上聯事賦貢以馭其用以下令師田以簡其車徒以起其卒伍以作其軍旅以行其會同以比其追胥以令其羨卒以任其力役以均其政事以平其施舍以節其飲食以生其九職任萬民而九穀養之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數日會計萬民之數以詔王及冢宰而施其法於官府而縣其象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魏之法於是十有二年正月之吉始和布法於象魏又胜二十年云令縣治象魏之法於象魏也桂棟李梁絳垣青瑣之謂歟宅麗西辟杜預曰闕門雀二十年鄭伯享王飲於闕門象魏之外也杜預曰闕門雀門也雙闕九仞歌曰桂棟兮蘭橑辑上爲杜闕居賦曰華榱璧珰繡桷丹楹刻桷畫榱飾以文貝綠素丹青之飾也

七政爰答三才泰壹乃祠道鍾屯剡世爲雲雷地軸左轉天關北開

卦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占曰北斗之神一曰天關二曰天權三曰天衡四曰搖光五六七曰玉衡開陽也屯剡卦名也史記天官書曰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轉移應節定諸紀也索隱曰案春秋運斗樞曰斗者天之喉舌所以發號令也又曰斗第一星曰天樞第二星曰璇第三星曰璣第四星曰權第五星曰衡第六星曰開陽第七星曰搖光其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杓攜龍角以指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轉移以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轉移應節定諸紀也索隱曰案春秋運斗樞曰斗者天之喉舌所以發號令也又曰斗第一星曰天樞第二星曰璇第三星曰璣第四星曰權第五星曰衡第六星曰開陽第七星曰搖光其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杓攜龍角以指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轉移

賢人夢烈祖燮諧九鼎梁棟取才逢猴求之

高祖之功祖沛人也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其先祖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喜施意有大度常有大志不事家人生業及壯試爲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侮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公女即呂后也孝惠帝魯元公主皆呂后所生也高祖以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十月戊辰即皇帝位尊呂后爲皇后立子盈爲皇太子盈者惠帝也孝惠皇帝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者高祖之正妃也生惠帝魯元公主

周密孔光不言曹參勿火

孔光字子夏魯人也父霸爲元帝師光年十八以射策爲郎事元帝哀帝歷位九卿出入三朝以淳謹稱天下稱述以爲萬石君之風光爲人謙柔畏慎與人通殷勤有禮進止恭敬容貌尊嚴門人故吏進見者皆肅然而敬之其有所言薦人皆爲掩其過揚其善未嘗顯白人之陰私也其議政事常依違兩可不質正是非時人以此譏之光自見父霸爲元帝師傅以聖人待霸霸亦以師道自居其有所言薦人皆爲掩其過揚其善未嘗顯白人之陰私也其議政事常依違兩可不質正是非時人以此譏之光自見父霸爲元帝師傅以聖人待霸霸亦以師道自居其有所言薦人皆爲掩其過揚其善未嘗顯白人之陰私也其議政事常依違兩可不質正是非時人以此譏之光自見父霸爲元帝師傅以聖人待霸霸亦以師道自居

浦魚慈寒林鴈出

浦魚慈寒林鴈出

温席扇枕承顔悅膝

温席扇枕承顔悅膝

忽自閒一雙鰷節節
一百遠事同衆林
宗事見典出孟
蕭蕭風政沉器局直似貞
筠澗如瑞玉筠也記曰如竹箭之有
也詩云溫其如玉清不置水明非堪
燭馬願如羊会須似衆
德名樓也後漢書曰臧故以清
炙也孟嘗君相國燕相國一書謂君燭者曰舉
之以面任之懷之後以漢涼州刺史
也見北史文
捷虔陵一舉
文昌大
將軍吉甫北伐玁狁
恩軼下齊
文元氏十
三年秋
上將兒昇元戎既序夏陽三
片舟若其勤王非虞
卷十三 碑文 二十

呂氏春秋曰禹之治天下使
益之山澤之利
大川名呂氏春秋曰禹之治天下使
之小鐘大川名

碑

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公諱弘字廣略原州長城縣人也本姓田氏周書傳曰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虞賓在位基於揖讓之風鳳鳳千飛絡於親賢之國序曰田氏之先也田氏本虞舜之後出自嬀汭姓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始食田采以田爲氏陳氏謂之田氏齊桓公時有田敬仲者其後裔也左傳曰初敬仲之生也周史有筮之者曰此子將大於齊其後代乎陳氏得政於齊而始大焉及田和自立爲齊侯二十九世爲威王所滅威王子貞惠王建立貞惠王子安王建立安王子烈侯喜立烈侯子桓侯午立桓侯子威侯�better立威侯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子湣王地立湣王子襄王法章立襄王子王建立王建子王假立王假子王奐立王奐子王負芻立王負芻

功初勤王宰林馬蒐乘轉
泉太原公仗劍幢門龕巢
之變許收復來逢定冊王
隨何遠至贊釋漢帝
當世周光書本傳云魏永安
弘求謂人閱弘傳自源州
氏傳曰乘乃論世事深
抹曰勤上疏
曰乘又引晉中
奏補令細役階
幹拿狐白都於
杖杜之處無
劍沼後以及
稱云爪太魏
門閥等之初
而也村任統
入討兵左

松朗其事也谷清於州為大相國之後而世為州豪其地為扶南之境後為真臘所并自稱為總主志在開拓境土後因商舶至其國王留之以女妻之遂有其國王數出兵攻鄰國皆捷威服屬國號為強盛自稱為扶南大王其王都號金邊城在海中周迴三百餘里人物殷繁宮室壯麗王乘象而出則張金傘以從其俗以十月為歲首是月建亥之月也王死國人立其壻為王壻死其子立王死國人復立其壻為王自是王壻相繼為王凡五世至闍耶跋摩王事詳見梁書扶南傳王名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其祖曰古印度婆羅門族憍陳如名阿若拘憐亦曰阿若憍陳如佛初成道度五比丘此其一也憍陳如之後有名憍陳如者為扶南

即以四年四月

之鎮山蠻圍玄甲輜車合

軍之券

年丹綠

同多

表沈雄事親無隱無犯

之占白馬是成之變

有詔贈某官贈也

文

古念君由平樂之宮

賈思賢傳

若指諸掌

烏巢之米本無遠策

虜青犢之兵甘有秘計燒

賊退船指可知南部兵到

常願執金鼓而問焉王

忠貞死焉

其忠治則果禽夜下

暴等孝悌純深居喪過

禮對其苫寢則梓樹寒生聞

天齊水合目觀山連兵強東楚地遠西燕
以隱大觀天齊以爲名之曰爲齊以爲大齊以爲城南齊
山也人齊雖服騎射公時應南齊公時相鳴也
公攻莒至于梁丘莒人告急齊侯還師而救之
五卿成于平陸是謂入和而力和弁二由爵臨
士也燕爵公入賊公也文東出酒
淳君境汝地以矜兵酒南有南
爲所和與遂爲相彈殺山與都
公至公逆西城完東以取於山都
于與曰伐燕山以楚名名告于曰北
完燕北山者淡其者之曰古名亦相
號命入戎史以衆史告于如案西
門內無宇貫甲夜入雉門及兩觀而伐之公
門兩觀之間魯人大驚公之人皆走季孫
使止之曰子爲我殺之無宇曰彼爲君也
子爲君殺臣將誰執之季孫曰子爲我
殺之無宇曰彼爲君也子爲君殺臣將
誰執之季孫曰子爲我殺之無宇曰彼
爲君也子爲君殺臣將誰執之季孫曰
子爲我殺之無宇曰彼爲君也子爲君
殺臣將誰執之季孫曰子爲我殺之無
宇曰彼爲君也子爲君殺臣將誰執之
季孫

策車騎登埤公爲上將有比同官
案定策珠艦上汉焚楚上地存韓推功玉
司空台驃偕難槐庭重映匡贊七德蔑猷八柄履滿
精神心開明鏡台驃偕難槐庭重映匡贊七德蔑猷八柄履滿
捐蔽東道未從南征不復伏波受賜樓船
湘陰受
有非沈泉無菊功存柳林身在橘
杉茵返葬提檄山行翁鬱龍水哀挽
庾子山集 卷一四 碑文
長城又說文曰城以盛民也从土成聲
山如北書似東平松門石柱
渺渺山河鬱千古
孝水先枯悲霜即起碑字生苔東櫬
始

公諱永字永寧東燕遼東石城縣零泉里人也本姓
段氏周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字或作綿
永神道碑　青青昌慈陵居創分若水人
之別其叔出奔始有京城之族
仕魏歷中將軍永平三年
加龍驤將軍永平三年
授平東將軍都督中堰兗義勃謀是先蒙賞倉泉縣
開國男食邑一百戶
[illegible]
授使持節平東將軍持節和龍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進爵爲侯
熙元年魏武帝特召入仕
[illegible]
仍遷上於內典章忠壯陪魏后於宮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然宰輔所師士卒所帥至罷之後一年終典郡事以心於王室也武陵甚卑隆中人不敢與閒伺發謀將武昌之際於魏書長人石人下稱也為後陳壽之作已甚不敬

君有所卻而門開 武成二年有治進公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是以名馳桂嶺聲振榆關無詘威貞節懷德

遷朝受工部中大夫遷軍司馬夏官司武待日露而治兵冬官考工記玄雲而授戰

大將軍都督治左八軍總管事統十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涼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進爵為公加侍中太保領小司寇二度有功名天下聞

會小宰事涉交接觀釁而動不失機會朝廷多之保定三年進位柱國增邑三百戶并前合二千九百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四千九百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五千九百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六千九百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七千九百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八千九百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九千九百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一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一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一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一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一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一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一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一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一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一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三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三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三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三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三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三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三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三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三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三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四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四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四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四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四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四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四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四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四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四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五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五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五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五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五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五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五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五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五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五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六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六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六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六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六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六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六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六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六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六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七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七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七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七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七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七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七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七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七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七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八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八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八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八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八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八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八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八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八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八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九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九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九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九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九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九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九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九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九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九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一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一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一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一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一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一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一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一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一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一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二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二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二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二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二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二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二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二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二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二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三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三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三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三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三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三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三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三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三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三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四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四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四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四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四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四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四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四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四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四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五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五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五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五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五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五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五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五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五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五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六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六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六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六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六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六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六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六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六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六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七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七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七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七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七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七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七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七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七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七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八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八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八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八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八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八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八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八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八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八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九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九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九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九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九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九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九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九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九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十九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一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一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一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一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一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一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一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一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一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一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二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二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二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二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二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二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二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二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二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二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三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三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三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三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三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三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三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三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三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三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四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四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四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四萬三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四萬四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四萬五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四萬六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四萬七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四萬八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四萬九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五萬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五萬一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并前合二十五萬二千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涼瓜肅鄯敦沙西七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進爵為公增

葬於京城南高陽原高司里夫人赫連氏之女年十四適爾綿氏門閥甲魯城縣君遷陰郡君又遷廣成國夫人肅恭令淑儀範賢才四德有耀三星增輝三公夫人見於斯矣

夫州刺史忙

建德元年十二月亡春秋五十有八二年正月歸於高司之塋劉荊州之慕合葬於襄水之陽

鴻十大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之後也祖劉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并衆數萬人自稱大單于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子孫繁昌故因氏焉勃勃之意是爲徽赫連氏焉徽赫連氏焉以繼其世代

劉表家在高平郡表在高平珍香數千株表也後漢書曰代郡劉虎中郎將劉元德婦也德婦姓吉名容三輔決錄云吉容字德婦

中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又從征記曰衛大將軍青拜大將軍青尚平陽主合葬起冢象廬山

衛將軍之陵同穴於廬山之下

嗚呼哀哉世子哭使持節

儀同大將軍領兵部大夫純孝事親忠貞事國禮義自立聲名有爲銘曰

郡臺受氏若水降居西城仲肯北陸貿餘

之子在鄴建功之後婚姻其氏之京城大叔段宮北鄙秋時有共叔段之弟故仲肯北陸焉

冥冥玄夜鬼哭神悲其在鄴公之孫父務方之庶爲總名單于也山川雄

烈風俗扶疎背我關塞松篁千戈

鎮將北地傅氏本匈奴貴族也代居北方之總名單于也

本世侑橫波北封代郡東

據遼河南北魏時代郡治北魏孝文帝太和中分置遼西郡治遼西郡治今遼寧省錦州市西南遼西郡治今遼寧省錦州市西南

永平二年大將薦我公重光繼高治六輔雅俗觀風都

永平二年大將薦我公重光繼高治六輔雅俗觀風都

戚事公武具官軍人也將史不能敗兵無敵背上圖遺
大將愛開公昇其墳大卿之姪若水降居始建諸侯
自深爲趙郡也代楚也遠竄波郡遂燒後史陵燒楚上黨分韓營
悲淚自虎哀鳴懸乃憲幕縈馬寒馴
不動泉凍無聲大子愴然
追於贈諡體官賜冊陪陵
綏日策衣衾日遂玄堂就
穿宅
爲將冊代商檀負關上
攸司盟
□
□
□
□
□
鼓鼙性預之發日戰殺人以計以伯爵人以文計日賦玉發玄圭
爲將冊隊成谷神宅知宜
爲櫛冊隊成神宅知宜
周車騎大將軍資婁
青者軒后命氏初分兄弟
之國序震親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
可知矣以論官河爲族頒所謂
自是以官爲
族日地爲宗水派枝分其
爲孝友保於晉張彪爲晉
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
開地則在世稱張
遠慈字元達本劉張清河
追於贈諡體官賜冊陪陵
綏日策衣衾日遂玄堂就
穿宅
爲將冊代商檀負關上
攸司盟
□
□
□
□
□
鼓鼙性預之發日戰殺人以計以伯爵人以文計日賦玉發玄圭
爲將冊隊成谷神宅知宜
爲櫛冊隊成神宅知宜
周車騎大將軍資婁
青者軒后命氏初分兄弟
之國序震親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
可知矣以論官河爲族頒所謂
自是以官爲
族日地爲宗水派枝分其
爲孝友保於晉張彪爲晉
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
開地則在世稱張
遠慈字元達本劉張清河

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矣且夫地有四塞之險長平相持趙王用趙括而代廉頗秦人聞之乃出奇兵斷趙糧道趙軍大敗括被射死趙卒四十萬皆降秦秦人悉坑之趙國以亡秦自是而後六國之君無復以中智自許者此所謂以人之長攻己之短也

卷一百四十二

文

文子曰文有三術一曰文德二曰文謀三曰文備文德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是以人主之所貴莫如文德文德者所以懷遠而來近也文謀者所以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也文備者所以折衝而銷未形也故文德興則遠人歸之文謀動則強敵服之文備設則寇亂息之三術者治之本也

法曰一篇一項王有一篇人無一篇兵有一篇國有一項王有一項人無一項兵有一項國有一項了一篇一項一卷兵法一卷

角抵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三輔黃圖曰秦始皇於咸陽北阪上作寢殿周閣相屬以臨渭水引渭水為池池中有蓬萊山漢武帝於其地作建章宮亦有蓬萊山又有漸台高二十丈名曰神明臺又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又有鳳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神明臺銅柱銅仙人舍人掌客館名曰金馬門又有石渠閣天祿蒼龍白虎麒麟石鯨魚之屬

角抵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三輔黃圖曰秦始皇於咸陽北阪上作寢殿周閣相屬以臨渭水引渭水為池池中有蓬萊山漢武帝於其地作建章宮亦有蓬萊山又有漸台高二十丈名曰神明臺又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又有鳳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神明臺銅柱銅仙人舍人掌客館名曰金馬門又有石渠閣天祿蒼龍白虎麒麟石鯨魚之屬

卷一百四十二

文

文子曰文有三術一曰文德二曰文謀三曰文備文德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是以人主之所貴莫如文德文德者所以懷遠而來近也文謀者所以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也文備者所以折衝而銷未形也故文德興則遠人歸之文謀動則強敵服之文備設則寇亂息之三術者治之本也

法曰一篇一項王有一篇人無一篇兵有一篇國有一項王有一項人無一項兵有一項國有一項了一篇一項一卷兵法一卷

角抵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三輔黃圖曰秦始皇於咸陽北阪上作寢殿周閣相屬以臨渭水引渭水為池池中有蓬萊山漢武帝於其地作建章宮亦有蓬萊山又有漸台高二十丈名曰神明臺又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又有鳳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神明臺銅柱銅仙人舍人掌客館名曰金馬門又有石渠閣天祿蒼龍白虎麒麟石鯨魚之屬

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既歸泥黎門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信曉勍破名將兵師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最

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既歸泥黎門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信曉勍破名將兵師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最

諸郡皆其封域則時以郡名之漢州又古梁州之域漢時以郡名之漢州又古梁州之域漢時以郡名之漢州又古梁州之域漢

鎮岷丘揚於[illegible]作　銘　并序

定[illegible]紀[illegible]上[illegible]年[illegible]云[illegible]通[illegible]上[illegible]路[illegible]年[illegible]伴[illegible]云[illegible]出[illegible]高[illegible]以[illegible]谷[illegible]州[illegible]總[illegible]管[illegible]周[illegible]武[illegible]帝[illegible]

錦水白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

郡[illegible]人[illegible]聞[illegible]錦[illegible]水[illegible]出[illegible]白[illegible]虎[illegible]之[illegible]境[illegible]為[illegible]害[illegible]于[illegible]時[illegible]人[illegible]有[illegible]一[illegible]白[illegible]日[illegible]

以信智略入佐中權

[illegible]為[illegible]須[illegible]抱[illegible]終[illegible]

持節大都督治柱國總[illegible]

故相如西喻鏤石於蜀山述

之今日彼獨何人[illegible]漢書[illegible]曰[illegible]喻[illegible]告[illegible]巴[illegible]蜀[illegible]民[illegible]

庾子山集　卷一　四　碑文　三九

[illegible]巴[illegible]遺[illegible]司[illegible]馬[illegible]相[illegible]如[illegible]責[illegible]唐[illegible]蒙[illegible]等[illegible]

[illegible]巴[illegible]蜀[illegible]民[illegible]司[illegible]馬[illegible]相[illegible]如[illegible]使[illegible]略[illegible]定[illegible]西[illegible]南[illegible]等[illegible]

[illegible]巴[illegible]郡[illegible]太[illegible]守[illegible]以[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巴[illegible]蜀[illegible]通[illegible]道[illegible]橋[illegible]梁[illegible]以[illegible]谷[illegible]木[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除[illegible]邊[illegible]關[illegible]邊[illegible]關[illegible]谷[illegible]

[illegible]通[illegible]巴[illegible]蜀[illegible]之[illegible]路[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縣[illegible]道[illegible]橋[illegible]梁[illegible]以[illegible]谷[illegible]木[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忠[illegible]曰[illegible]忠[illegible]曰[illegible]諸[illegible][illegible]木[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巴[illegible]郡[illegible]太[illegible]守[illegible]以[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巴[illegible]蜀[illegible]通[illegible]道[illegible]橋[illegible]梁[illegible]以[illegible]谷[illegible]木[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忠[illegible]曰[illegible]忠[illegible]曰[illegible]諸

禮也以建德四年二月日歸葬於河州苑川祖之禁山公六郡長家西河昌鼎族地壯金行人雄寨氣漢書以六郡良家子給邊注六郡謂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在冀州西故曰河西昌鼎其林史記正義曰河在冀州西故曰河西昌鼎其地方名金丁之城汾石之處甚人山居水汲十餘里乃有之多良書七卷谷河水浮來射法二篇天弧夜下七兵篇漢書藝文志有楚兵書二篇漢書藝文志有天弧書注曰弧星在狼東南丸星在狼西南大星也狼主盜賊有不軌者天狼星則射之拿到將帥軍營之中斬之以徇也見史記天官書注天弧作蜂旗左右各九星主備非常者也鄭玄

連鑣裘服常隨中　馬首是瞻雙傳俱分兩首　為諸葛所重歷虎衛將軍　後轉鎮軍將軍　假節領武陵太守　卒贈車騎將軍　諡曰桓侯　子嗣立　官至梁州刺史　桓侯薨　子勰嗣　勰薨　子濟嗣　濟薨　子弘嗣　弘薨　子模嗣　模薨　子保嗣　保薨　子壽嗣　壽薨　子寶嗣　寶薨　子興嗣　興薨　子熙嗣　熙

醫驚
[illegible]
不至
反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族公侯躡武岳牧連鑣聲振長楡名雄高柳柳如淳曰楡塞名也地理志西河有楡林郡治楡林縣公乘靈山語誕戚里展結髮鬢然齠年成德澤波萬頃建標于朔鋒旣高光芒已遠林光宋祁曰按漢書公乘靈山語誕戚里展結髮鬢然齠年成德澤波萬頃建標之不涓埃之不報公汪如鶴頃之以建標注步合稽記六韜孫納于遼[illegible]之青衿學劒旣爲人主所稱童子論兵卽佐中軍之策毛晃曰長日高領也學了之所服左傳成十六年晉侯使郤至與楚子盟于[illegible]是晨郤至先入楚軍而陳于軍門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君之外臣偃不佞不能操矛弧是以在此敢告不寧君命之辱臣偃也請攝飲而還晉侯許之郤至反致命楚子還卒于鄢以上皆言其少年時事卽事之疏行名晉楚也太祖文皇帝龍舊君之聽連庚子山集 卷十四 碑文 二七

西伯之功始梨鴻溝初發鄗谷班固幽通賦注鄗谷在長安西南也下言周太祖繼軫鄗谷之衆遂用滅殷也窟陽興雲分東西翼翼公擢衣沐髮杖劒轅門撤洗足面相迎下宛階面頫問公方太食吐哺接納俊人名酈食其陳留人高陽人也食其謁沛公沛公時踞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之食其不拜長揖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將率諸侯共滅秦乎沛公駡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故諸侯相率而攻之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食其曰必欲聚徒合衆收散兵以誅無道秦固宜踞見長者而求助此乃招仇敵也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問以策略食其因說沛公襲陳留陳留積穀多且城堅守又善兵法食其請爲下之遂以使下陳留沛公從其計拔之號食其爲廣野君封其弟商爲信成君寧遠將軍羽林監自北地徙茂陵北地郡屬涼州茂陵屬京兆尹漢書百官公卿表北地郡在西北茂陵在西南百官表本注曰陵高五十丈帝王世紀曰漢興以來天下豪傑及高貲富人皆徙茂陵及諸侯子孫以強幹弱枝之義也茂陵縣屬右扶風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縣屬京兆尹九年拜寧遠將軍最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加冠軍將軍啟騎羽林監自攻洛陽定弘農戰河橋平沙苑陣中最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加大統元年從迎大駕從本傳云從迎魏孝武西遷也大統元年魏孝武帝西遷長安東魏高歡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遷都於鄴自此魏分爲東西二國周書文帝紀上

帳出總戎鎮置前於陽關張旃於瀚海（漢書上官桀傳二十二年以外國降匈奴為侯後來十六年受鄯州諸軍事鄯州刺史）

而已哉漢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公卿表大司馬黃門以尚書事宣宮中故謂之中書事少司馬為武官也趙充國以中郎將為後將軍亦其事也

使領兵出西涼州奉迎突騎校尉出入兩宮傳詔命

為君逆稱旨而行尊君命也

鬼子山集　卷十四　四

和元年授朴國

初本傳進位大司馬

楚之朴國力之南火明之

和國拜大司寇譬以西雲

初本傳拜大人司寇以天黎之故為名高君為大司寇以天黎之故為名高君為大司寇以天黎之故為名高君為大

酸棗之河聊對淇園之竹言宿國也宿故鄄地九域志曰古宿城在鄄城縣東南十五里杜預曰宿國在東平須昌縣東北是也鄄城縣故屬濟陰郡漢興又屬東郡後以柴薪少故徙治濮陽之鄄城是時東平濮陽皆屬東郡

成里則舉公下階曰漢書曰石建為太子太傅徙家陵為萬石君建事孝景為太子門大夫及即位為九卿建恭謹於事雖親昵無所改其子慶為太僕建老白首洗沐歸謁親侍者取親中廁腧以手自進廁反建取而嘗之入白甘乃更問所苦燕溺多少與飲食同然後敢自安

是以行滿大地名聞四海方當光輔左君參謀七政來朝建章則天子降席出遊須頼川之陴乃見華陰之楹

楹之檀也檀木相似也見名也檀木堅強可為車轂故名檀為車也

若夫樹反壤也封夏屋焉終厥之旃之旃也旃之名取其通代也此

厥子山集

厥子山集 卷一百四十四

厥子山集 卷一百四十四 四六

厥子山集 卷一百四十四 四七

厥子山集 卷一百四十四 四八

氣候山川表裏左左氏傳曰辛廖曰表裏山河
連積石山碣磍西通流沙東被于海南暨衡
岳北上漢使西通西南夷道始開
隆及於周公侯復始風俗也
玉門關郡陽關置府而爲上台國所鎮少傳
欽明審論不吝車蓋罷言溫樹以藩國步允
冀峻德模範帝師經綸王事
台鼎爲之一日闕少傅之陣
河清渭濁兩地漠明雙流光賁
謂祖大江爲渭州刺史河州總管也
畏雲無異氣爲吏爲民惟懷惟
都江之賦曰帶二水無別
秉英靈降神中嶽
江東之觀雙流帶二水無別
之紀西曰水驛
文列星開功起鼎沒
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
危馬嘶國高祖委文發子
越書曰甲午地險龍林磐
翔鳳翫珠角山庭臣
深義本乎極天經
白賁丹雘鸞鳥自舞珠角
之庭注見爾雅
鼓陽城縛從獨孤信入
水經曰都水出北地馬領山東南流逕
北地郡北又東南流逕馬領城西
儻飲石梁劒然劍樹重麗六
于洲水之中有石梁高仞東流注于
洛城戰陣河橋旌
集影城之東北有石橋東西百步
陵原地迴松路風悲銘於
勒以貞
銘曰洛陽北邙山原之陵地險林

周杜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昔在殷書懋賞周禮議勳詔以德懋官功懋賞之法以等其功五傳臧武大言大勳伐惟師尚父昆吾邑傅啇戈之賜肇于鼎彝之銘王命尹臣册有熙爵之榮殁有大名之貴

庾子山集

中興寺碑 中宗御位尊崇上疏曰臣聞大行不言實由德懋行之不已故知太上立德勳在其次

故以德景銘勳勳燮器以旂德景銘勳勳燮器晉其封也其勳銘於器於是乎在左傳曰銘以動百王之器而不廢之以燮和烈而可久昭德塞違銘之義也

昊天不弔其惟楚國公乎不弔昊天不弔其惟楚國公乎昔吳之伐齊也不名小多由封守之行不名不名不名

難改姓氏庶庶仍爲官
族本傳云勝以燕王
長樂郡守賜姓劉氏
朝廷以庸勳改
長采父
杜國將軍少師洛陵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公稟氣中和降
神川嶽峻疑長鴈門之年通禮
稱納統之歲風著奇
飾幼表大城
陳留尉氏人魏
合門置
陽人
轉輔部督其年
仍授使持節都
督幽州諸軍事顯州刺史
風俗傳云
鮮卑陳
舍後周置顯州
改伯爲侯增邑合九百戶
統元年
迎大駕于河陽縣開國伯增邑三百戶
以本郡
庚子詔
都督并加鼓節軍儀除桑乾太守
子都督并
代郡桑乾
遷侍中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
漢書地理志云
代郡桑乾縣
永熙元年加
久石橋
永熙元年秋河橋之役
公以先經刺舉開離不就
州本傳云
幾
先登破陣本傳云從太祖
泰安弘農戰沙苑先
遷爲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元年沙苑之功加封合前
刺史加散騎常侍外深推倚內待
四年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督顯州諸軍事顯州刺史
本傳顯
州大中正隋志
後周置顯州
衛將軍十六年授大將軍後魏元
先登破陣
泰安弘農戰沙苑先
遷爲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元年沙苑之功加封合前
刺史加散騎常侍外深推倚內待
公以先經刺舉開離不就
州本傳云幾
以年從于肇破稽胡帥劉
平伏於上郡及梁
安元年大宰爾朱天
光元年天穆作
魏室元輔振兵淮右
顏師古曰振
猶古人加
抗檝江南
魏書曰馬榮親
朱天光有
榮從弟兆
轉令女
爲復持節假鎮東將
都督隴天穆討破之將
長城峽石必先行陣
參南臨西海實矣在推堅乘勝
莫不前驅策勳行賞常居第一
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
万俟醜奴反太祖討破之
賀拔岳陳悅反岳時力屈悅寧與
大光軍至開之間醜奴東走
行秦万俟醜奴之弟也
州豲氐王雙蹄等
余渠
仇池氐王楊
仇池縣長城十城
旬攻拔
陽忠親
受西
以本官
迎大駕于河陽縣開國伯增邑三
庚子詔
改伯爲侯增邑合九百戶
統元年
督顯州諸軍事顯州刺史
風俗傳云
鮮卑陳
舍後周置顯州
先登破陣本傳云從太祖
泰安弘農戰沙苑先
遷爲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元年沙苑之功加封合前
刺史加散騎常侍外深推倚內待
公以先經刺舉開離不就
州本傳云幾
以年從于肇破稽胡帥劉
平伏於上郡及梁
安元年大宰爾朱天
光元年天穆作
魏室元輔振兵淮右
顏師古曰振
猶古人加
抗檝江南
魏書曰馬榮親
朱天光有
榮從弟兆
轉令女
爲復持節假鎮東將
都督隴天穆討破之將
長城峽石必先行陣
參南臨西海實矣在推堅乘勝
莫不前驅策勳行賞常居第一
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
万俟醜奴反太祖討破之
賀拔岳陳悅反岳時力屈悅寧與
大光軍至開之間醜奴東走
行秦万俟醜奴之弟也
州豲氐王雙蹄等
余渠
仇池氐王楊
仇池縣長城十城
旬攻拔
陽忠親
受西

鄧公諱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歷夏商周秦為申國之邑因以為氏漢興有申屠嘉為相封於故鄚後徙義陽棘陽之上里焉公生而聰哲異於凡童年二歲能識百數及長博學多通奇謀遠略為鄉裏所稱口吃不能劇談每與人言常稱艾艾故以為字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白為郡吏數年舉上計掾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給事中典農綦毋闓以才學著名公與闓俱為魏武帝所愛每有異議輒令公與闓辯論於帝前帝善其處當以法斷之公與闓各有所執帝以公方直稱之遷為南陽典農時年三十有二

文帝即王位以為汝南典農遷尚書轉為城陽太守入為大將軍司馬宣王軍師加討蜀護軍遷鎮西長史征西將軍鄧艾屯田於隴右積穀強兵將以圖蜀艾以為蜀大將姜維雖屢出軍而本根無傷宜伐其本根本根既傷則其華葉必枯凋矣乃開揚聲勢陳欲由斜谷直取郿之形勢使維聞之必分諸軍守諸要害艾自帥萬人趨駱谷出其空虛之地維聞之果分護諸軍趣駱谷以防艾艾遂不行維還軍守險艾乃進軍上邽以絕維糧道維聞之退還救上邽艾又令別將出其前後維與艾爭上邽不利而走艾追之至於鍾提與維大戰艾軍失利還住上邽以待之維糧盡引退艾邀擊於段谷維敗走艾遂長驅入其國界兵不留行因糧於敵以趨其內所過多所降下百姓安堵秋毫無犯蜀人大震

初艾以為蜀破之後吳必內侵宜預為之備乃開廣農田興治陳項以西至潁水修理芍陂及諸隄遏自京以南五百餘里分為二萬餘頃收穀歲增百萬餘斛於是邊境無復風塵之警軍食有儲及艾入蜀以功進封鄧侯食邑萬戶

其後鳳州內叛成都外絕公乃自陰平由景谷道出江油趣涪縣以襲成都出其不意蜀大震惶劉禪君臣面縛輿櫬軍門降艾解其縛焚其櫬以禮待之禪乃稽顙流涕左右莫不感傷艾使尚書郎李carry宣慰巴蜀開諭禍福蜀人咸悅其後主遷於洛陽舉家東下艾表留衛將軍諸葛緒斷其歸路緒以失艾不時截後主後主東行至霸陵艾追及於綿竹使譙周喻旨勸令早降後主從之艾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賜爵陽安亭侯其子男皆為騎都尉艾之破蜀威名大著

六條斯最百城咸勅

周禮九職六曰之利謂公卿表旗旌作牧褒帷行部觀風俗黜陟幽明賢勿屏日旰忘食邑萬戶蓋公之謂也

遴賢與能收叙創制愛降刑書授公柱斗之傳兼其二事

公在上黨不問細事但綱維大體而已其屬以江南阻兵洛宮邊險軍機急速帶閫軸將寄實編戶殷積則閫外之任親賢勿屏日旰忘食邑萬戶蓋公之謂也

遴賢與能收叙創制愛降刑書授

公柱斗之傳兼其二事

公在上黨不問細事但綱維大體而已其屬以江南阻兵洛宮邊險軍機急速帶閫軸將寄實編戶殷積則閫外之任親賢勿屏日旰忘食邑萬戶蓋公之謂也

碑百代無毀微之孝被江當作展江水繞井曰陳留王子香徽百姓重義什倍江亭中有二白虎出入閭巷設刺石銘德號曰白虎後漢以來數代相傳不絕永元十八年孫世今猶存立廟祭祀之爲白虎王焉

遼水之東冀州之北既曰都尉秉稱屬國後漢書和帝紀曰永元元年復置度遼都尉以爲屬國

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秦武帝爲典謨漢內之尊歸

行辛苦行陣勞遲遙溺駿氣踰瓦震諺曰北狄登梁故城連門激箭驍騰雁行矢交下振瓦

傳曰忠爲令德冠冕世祿雅稱儀形有齊俗被燕丹風慚英蘭高士苗裔世居燕也地之英靈注云蘭相如也勞役風雨征賦日收命也

敏氣餘勇雄邏遺則善云善秋戰精史記曰趙惠文

名升昭陽破軍也敗也物疑作

時逢改特字脫二五朝建旟千里巡守旟交龍爲旟

擁旄仗節出藩入任

名戒策勳淮陰

刑政無私謂文侯大誥曰寡以也兄弟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冲人永思艱予不敢荒寧圖厥攸終矧伊人攸訓不敢自逸厥或誥曰無若火烈烈不可向邇不可撲滅民中其傷之孔傳曰言火之炎烈人不能向近不能撲滅民之傷王者尤當慎之況我殷邦用胥生敬德之謂也

敢因斯義乃作銘曰

巴庸薄伐江漢專征總六軍兼七營本春秋巴姬巴子國左傳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辭亡公羊傳曰巴者何國也巴子使韓宣來聘且辭亡公羊傳曰巴者何國也巴子使韓宣來聘且辭亡公羊傳曰巴者何國也巴子使韓宣

唐朝以元凱推進士有六人周室以貽穆先封十有五國周宛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諱神道碑銘并序

發源篹胄葉派枝分開國承家珠聯璧合是用克明峻德思恩乡士人詣也盛德有後公其裕哉公諱雲字子元豫州滎陽人也

周書周紀曰如公諱連珠五星如合璧之

周宣中興然後樹賢建戚鄭武有國

客主勍敵片石劍挂孤松

旭秋北原日沒川逝葬用舊頃

廣子曰夫

有反則上國之事未終於獻也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範干載徐躋

可成好服賓因規度而曰鑄高曰以之竊取陽觀過陽徐泯人建碑劉向南高於為曰其客主客也曰客成帝永始元年不聽不能管蒸好服賓因規度而曰鑄高曰以之竊取陽觀過陽徐泯人建碑劉向南高於為曰其客主客也曰客成帝永始元年不

客主勍敵片石劍挂孤松旭秋北原日沒川逝葬用舊頃

之之悼矣仆仄久主不爰名族不沒日遠某氏傳曰旬之吾聞有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論語曰君子指泉祠永閉婆嬰悼孽柳莊悲銜

致其嬰引也於於篇其柳下大曰館舍長

於於篇其柳下大曰子婆齊子之母死之誄公伏而號曰天降罹於齊公操

文國也然柳下死焉人悲子務曰子之誄公孫僑如晉柳莊卒晉侯使弔焉

如晉足弟鄭

之於城入百乘邾取加百乘莒取加百乘邾取入百乘

城翻爲獻邑供楚執鄭伯歸于京師

莫敢加兵號會之封十

黃敢加兵號會之封十

之於陵城減鄭又圍武公以洩冶鄭子公子士之宋子主公友鄭始封之君

公子公孫之子孫以字為氏

荊衛之賦千乘

以字保姓受氏

豫大門施行焉晉書
金章紫綬者晉秩第
青金章紫綬者晉盛姜傳祇第
宇和季冲揚州人也
南將軍都督荆州之
南蠻校尉之弟六子也
鎮南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武昌侯
加銀青光祿大夫
爲光祿大夫也晉書曰弘
事野荀領宇
欽反宇
領軍將軍
太
報功之典則槐路
是儀贈行之典則荆河
惟牧
本傳六頭
行參左軍除太尉長史職如故
轉尚書僕射
有扶
公務論
無勳說
公務論
不說
蛇童子仁心已愛中牟
卑令之雄
晉令仲牟
卑令
無儒者之榮或見兵書
遂有風雲之志
晉許氏說文曰
名申窮於性大統三年
河入渭亂河
周書鄭偉傳
起義華陽先登廣武浮澈逾
都督河梁接戰秋水則
授永安縣開國男輔國將軍
白爾長從太祖入爲帳內
川不流洛城揮鋒金墉則
伏龍之奇
晉書
載捕蠡舒題巢蜂目已弁狼心遂背
晉書載記
公以金帛
遷平東將軍帥都督十
傳大都督
五年襲父封魏昌縣開國伯

郡城魏後三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黃權受詔嘉其入魏之功寶憲當官貴其平戎之策公之此授勳庸著矣

邑五百戶保定三年授都督羅州諸軍事羅州刺史

進爵廣饒縣開國公

越客文身溝盧終伏波愛賜樓船誓衆入去吳人長揖艙遂遠

橫江之陣進下瀨之兵後漢書曰路博德爲伏波將軍與越戰於桂陽下瀨將軍甘寧爲前部督樓船先登破之

公以位尊年邁固辭不受

薨于位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公孫放卞忌讒之寨諸葛誕恃丸都之山

建德四年

往者申息鼎掩江黃無

羅洲仍領金州兵馬應接上庸公於文谷路深澗嶸巖巖崖險峻

隋志云西城郡梁置梁州舊總管府上庸公陸騰也漢書地

理志上庸縣屬漢中是也有上庸水

後周金州總管府

隋志云房陵郡舊置東梁州尋改爲金州

後周置總管府

隋志云房陵郡竹山梁

徐遂東過下邳有憑軾之節以登九都公之處焉若無德行刻石紀功則與市儈何異哉

揚於行陳乘驄馬仍破綈衣羣盜所在肅清百姓安業遷漢書曰基勇桓典之爲直指使者乘驄馬執法不避豪強所舉奸猾莫敢犯法後阿附宦豎遷侍御史使黃門從者行驄馬於都亭稽留行人從者不肯發遣典乃拔劍斷車轅奏曰今以一車轅斷絕路人不足以懲後若不誅將無以肅清憲綱乃收從者付獄詰問具服罪狀天子嘉其威嚴敕令後有犯者皆如典比

留新寺無歸忌之疑

庾子山集注曰後漢書曰留馬終不還新寺無歸忌之疑杜預曰新寺在汝南西平縣界後漢書曰留馬終不還新寺無歸忌之疑注曰謝承書曰留馬終不還新寺無歸忌之疑

反支之日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秋七月丙午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而災異屢臻陰陽錯謬反支相乘疾疫流行人用不寧朕甚憂之注曰漢官儀曰反支之日不可以遠行舉事及興土功嫁娶其有犯者災及三族又

海岱化被於淮沂史記曰舜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秩於山遂見東方君長會于岱宗岱宗泰山也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孔安國曰東北據海至岱山之南及淮水之北惟徐州之境也

殘者解印兒旋從政仁義者郊迎漢書曰黃霸後徙潁川潁川大治其化大行鳳凰麒麟神爵甘露降集於其地中興以來潁川數有此瑞建武十七年詔書褒美霸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化甚有條教吏民遵從以正其俗其令天下郡國皆以霸條教從事務在安民順時所以興太平之基也

鹽換粟祥雲入境會稽志曰徐偃王之後也偃王仁義行之三十六國朝貢於周穆王穆王以其地遠分東方諸侯偃王處潘侯山下好行仁義北海之夷慕而歸之者四十餘國偃王遂并江淮之地以大其國楚文王伐之偃王不忍鬬其民而走之彭城武原東山下百姓隨而活者尚數萬人後漢書曰廣陵郡東城縣有東山上有偃王祠

望甫嵩監御斯牧賢能刺史荀中郎連率此則中興方伯英聲茂實公卿之有焉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也少以才學知名靈帝時公車徵拜郎中遷平原相政化清理後徵拜侍中爽以天下大亂不可復救乃求出補益州牧道經荊州劉表要爽與俱還爽不從表以爽名重欲令鎮撫南夏爽不樂北歸表遣兵送之爽至陳留疾篤而卒

官盜梁公禮也三禮義宗曰梁冀秉政多行不義百官總己以聽冀威震海內天下輻湊其門貨賂無厭遠方使來皆先輸貨於冀然後得通其所輸財物或有不稱冀乃譴呵使更換之或有貨物雖美而價不足者亦令償錢然後得去

十一月十日歸葬於滎陽之某山舊塋九原悽愴趙文子其何言騶馬悲鳴滕成公其已遠

名夫勒鼎刊碑銘功頌德陳其令範必在生前嗟乎此之樹碑異乎泳泗之水此之勒石異乎孤竹之名乃舉華旗瑜丘之名顏師古曰舉華旗瑜丘皆地名也華音胡化反旗音其冀反瑜音庾丘音區尤反舉華旗瑜丘之名後山其文雖亡其事猶著惟入境會

乎洙泗之水此之勒石異乎悲侯繒衣出鄭卿士歸周左氏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惡之故名曰寤生遂愛共叔段欲以爲太子數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是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祭仲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呂請伐之公曰無庸將自及祭仲請除之公曰姑大其心以待其毒大叔益驕不義不親厚將崩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始錫鸞逾繁承其槃冔建國開藩我邦我武既公既姓也史記曰黃帝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暴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乃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黃帝崩葬橋山其後也又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於壽丘長於姬水成於姚墟以姬爲姓黃帝有熊國君何本紀曰黃帝有熊氏

此君親如松之茂如竹之節
職主兵戈北臨青徐南通淮泗
傳曰蔽吾後魏書太武紀曰車駕南征次于瓜步臨江而還
雲橫霧塞長星渡河陣開沙斷師移龍多
功行賞封壑受佐宮室鏤琢山河分地
將軍儀同三司食邑萬戶開府置僚屬
成名連星交映
原之山集
谷四庫文

節鉞崇既建象
於海水之濱合反詩曰在河之滸又曰在河之涘
風吳雲楚障
史記秦本紀曰穆公三十九年晉饑秦輸粟救之明年秦饑晉閉
延石馬
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有神馬又有奇石如人狀
俄忽身世俄然松檟路轉銅魚山
杜甫送李校書二十六韻曰樹吾亦上檟仕勿追始興裴
使下銅魚郭注云以竹為魚以銅為飾
武侯之廟欒公之亂望此高
碑悽然淚下
蜀志先主傳曰章武三年春二月丙寅朔日有蝕之是月先主疾
篤乃召丞相亮至永安宮及詔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
事之如父
史臣贊曰
常璩華陽國志曰徐州刺史陶謙為人所殺其別將東海闕宣
殺謙而領其衆以迎牧也
野無異器洞無別
風吳雲楚障

君諱永恩字某
周書之周本
燕文明帝既之後也
之周本紀曰文帝第三子也
周陸有總管長史婿太子少保頴盧公神道碑
周書盧辯傳曰辯字景宣范陽涿人也後魏為幽州刺史因
家於代
昔黎徒河人本姓慕容
晉書慕容廆載記曰廆東部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
軒轅氏之子封孤竹伯
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洪有四域奉為一候
漢書西域傳曰自武帝始通西南夷置初郡開西北都護之
後徼外殊俗重譯而至前後相屬於是廓地千里分
本始四年冬匈奴大發兵侵烏孫烏孫發兵反擊匈奴
貝先保婿受氏
周書文帝紀曰魏孝武西遷帝與齊神武有隙乃保于關中
始靜邊塵之亂
晉書慕容廆載記曰廆雄略有經世之才博覽羣書尤善
左氏傳及孫吳兵法
自天市星妖連淮
晉書天文志曰天市二十二星在東井輿鬼北天市之
中星明大貴人安之星動人徙之星亡國滅君之
其雞
晉書天文志曰雞鳴之時陰陽交也

代左右將軍貔貅交手帝血渡父長少以爼略如名不幸早世追遠及兄弟所謂有骨云城二千名天子於帝熙在其中盧氏令部諫掾之請奉承詔命義存厚恤始制魏投長史傅曰初申棄邑於姓氏於谷口部曲大統二年有沙弗之戰四年河橋之役軍諮陵郡公大周朝以兄弟佐命義存尚渭水自棄流根西伯行慶推存及沒木成白棄遂之命公卿會葬賜東園秘器錢布有差彊人意保定二年有詔贈柱國大將軍儀同三司冢人表云臣聞春雨潤物聖德也盧舉孝廉除郎中太祖擒竇泰石戰皆敗少死之戰少死而大統

外總連帥百城內參常伯榮尚八令日參贊戎機點羌將穿上谷榆中草賊域聚漁陽於時隴坻郡守秦邵忠敗乘機說其叛公卷甲星馳長驅千騎通洛兜徒涇州刺史賈伏戎野縣公管府長史日勒武成元年都督利涉本州諸軍事授都督鄜州諸軍事鄜州刺史增邑千戶二年授隴右總管仍平瀘水事利州刺史破巴州恒發賚城邛西志敗山利州刺史深帝魏廢帝後周州水盛帝之天之以保定元年進一位將兵數以保定元年將兵

公醜突厥于天叶谷渾一番一作渾歸國周安敗公史寧統率也拜字也叶谷渾可汗入吐谷渾令永以爲戍防隋志曰抱罕縣舊思平縣置合川郡舊曰枹罕置河州後周改爲州焉

南通丹粟西望白蘭關塞俱廣公之勳也

常路白公領騎八千以爲戎防海西呂君長始自本小號鞏珍州刺史諸阿勿敦帥部落萬餘口內附以其地爲大木汗大將軍時突厥木杆可汗擊破之盡有其衆處之於青海之西大道假途於涼州乘機擊襲吐谷渾別部乃吐谷渾之子因以別焉是爲小部落其域傳曰其俗貴少賤老父死妻後母兄死妻嫂其俗淫穢無別其人喜將軍則之間矣

五月葛亮有深入之兵長驅九廻王遵有忠臣之路志曰諸葛亮五月渡瀘并不毛而食及北伐不出斜谷王遵字子陽此祭陽非鄭縣之祭陽也門周後魏所置恒農郡後改爲弘農郡也門周波瀘

第也不鄧水竭又魏志曰鄧艾破蜀入成都以書與鄧艾曰卿等以步兵自陰平由邪徑趣涪出其不意以破劍閣之險若不能守劍閣則諸軍並進長驅入其外矣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境鑿山通道鄧艾之名自此始也艾遂破諸葛瞻於綿竹斬之進至成都蜀主劉禪降艾之名自此始也艾遂破諸葛瞻於綿竹斬之進至成都蜀主劉禪降

九賦是均事總歲成功繁

大典八法斯掌

之名自此始也艾遂破諸葛瞻於綿竹斬之進至成都蜀主劉禪降

以[illegible]考[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授[illegible]就者總管府長史公屢辭
[illegible]
英藩頻相入朝仰以對揚東平[illegible]帝因而
定體[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武遂泰分
自副身文挺北合
資主世門爵戈將勤名稱宜
廣平田隻
敬永成悦色枕籍禮闕留連學痛
荆棘韓陣揮戈舜城為試
坻城漫漬地山林聚米
豹聚乃建龍箭同咎校鹹岐陽申威隴

界中不入災氛一作生隰薛水使涇朝頃地與夜落台
是衝戍文曰秦人毒螫上流隰地理志有左馮翊氏道
鎮也朝晉頃曰地鎮即所謂秦台所山顧人多死石墩水出北地郁郅北蠻夷中
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市爲商山路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周禮流移之人門於史伯曰其濟乎史伯曰不可以逃死
云近師主豐碑之事以成陽之二千石帥屬及子弟友於宗周敝矣公其
將曰狄潤洫城故中城公主金雀以多奇石冢紀之使之戒備豈爲人謀
陵有銀楚秦皇地市故俗云

誌銘

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

錢塘倪璠注釋

公諱偉字子南滎陽開封人也有周作輔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歷為司
徒公爵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桓公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其濟乎
泉與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濟洛之間虢鄶為大其君驕而貪必將先斃
之後其子武以鄶洛王為成皋之居和嗣多王之故是為司徒公克矣桓
公從之果斃鄶恃險之故皆開余懷從為君以信令河南新鄭是及其
定辭故寄有手是騫其馬行和公周公
不伐王罪琴與參子其
於無東不與怠子其

都王城卒取史伯所六十邑封十四年魯曰楚子之貪出國語與外
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左傳莊於鄭十四年公入又宣四年魯子
蛇鬬於門庭管於鼈蛇鬬於鼈門庭管於鄭之地有也有洛汭出內蛇死公六年
而鬻公入又宣四年魯子公之貪出國語與外
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貪出國語與外
如此必當無味及人大人宰人龍名子將
子家以告及食人大人宰人龍名子將
子公與子之而出公怒欲殺子於鼈管公
子家謀先祖史記曰鄭之先祖出於顓頊高陽氏顓頊生於窮蟬窮蟬生敬
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蓐收蓐收生玄冥玄冥生顯頊顯頊生老童老童生祝
融祝融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一曰惠連惠連生伯鯈伯鯈生
祝融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一曰惠連惠連生伯鯈伯鯈生
其祀忽諸以國爲氏
祝融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一曰惠連惠連生伯鯈伯鯈生
韓侯負黍滅陽城
祝融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一曰惠連惠連生伯鯈伯鯈生
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十一年負黍亭被鄭本韓地
之三晉故入鄭城也
祝融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一曰惠連惠連生伯鯈伯鯈生
剛徹撫軍贈濟州刺史
周書本傳云十一年公薨贈大將軍至濟州刺史
父先護
公諱偉字子南滎陽開封人也有周作輔周宣母弟友於宗周歷為司
徒公爵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桓公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其濟乎
泉與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濟洛之間虢鄶為大其君驕而貪必將先斃
之後其子武以鄶洛王為成皋之居和嗣多王之故是為司徒公克矣桓
公從之果斃鄶恃險之故皆開余懷從為君以信令河南新鄭是及其
定辭故寄有手是騫其馬行和公周公
不伐王罪琴與參子其
於無東不與怠子其

自結亂死顯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襄城郡公誄
洛有打槊之功

州刺史永安中洛城書捲誄

考凡
年卒於官殺侯景之叛也是
帝於晉陽追執於朱
同人祖迎
太祖與語嗟美之即

會盟之地若烏忽飛

白者土馬駐留也
地也白者雨雪也

兵攔之中鱗魚遂上

有鱗甲亦是兵之
上象至險以兵革之
父物駿矢交宮闕誅
而晉后專制誅殺
雖再興是其應也

南浮洛本傳六朱

先遊

虞子山集

卷十五 志銘 一

回計之勝於陳將
名梁來歸於
易妖曰魚夫木
都仲
特遣
賀誕
救兵
勝入

北純五馬

武帝
崔泉
人也

將軍北徐州刺史本傳開

公從
將於富平破綠於伊闕
忘壁曰富平綠山壁名
通鑑曰富平原後周改曰
本縣曰永豐北人謂統曰
之伊闕左右曰伊水北岸
曰關伊水北岸
八千破綠千故

探虎穴

其言

虞子山集

卷十五 志銘 二

先鋒陷陣有
虎子傳曰
名突
之法曰
等名
方
曰可
合爵
為

魏將侯景

本
加
人
人
人

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吳兵二年授大將軍事江陵防主
魏後二年授大將軍事江陵防主
波瀾御激左思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艦接艫又曰
悉南越之兵裁汎樓船習流馬襲憑陵
也越絕書曰句踐伐吳發習流二千人公塹臨江界已
習山下有山石人公塹臨江界已
漢書南粵王
元鼎五年遣
將平路軍出
豫章下橫浦
故將軍路博
德為伏波將
軍出零陵下
漓水或抵蒼
梧或下離水
或抵蒼梧或
下鬱林浮南
流江或會番
禺或抵牂柯
江或抵蒼梧
皆以十一月
俱發其明年
夏漢兵已破
番禺得越王
相呂嘉等以
捷聞上為伏
波將軍路博
德開陵侯樓
船將軍楊僕
出豫章下橫
浦或下離水
或抵蒼梧或
抵牂柯江或
會番禺皆以
十一月俱發
其明年夏漢
兵已破番禺
得越王相呂
嘉等以捷聞
上為伏波將
軍路博德開
陵侯樓船將
軍楊僕出豫
章下橫浦或
下離水或抵
蒼梧或抵牂
柯江或會番
禺皆以十一
月俱發其明
年夏漢兵已
破番禺得越
王相呂嘉等
以捷聞上為
伏波將軍路
博德開陵侯
樓船將軍楊
僕出豫章下
橫浦或下離
水或抵蒼梧
或抵牂柯江
或會番禺皆
以十一月俱
發其明年夏
漢兵已破番
禺得越王相
呂嘉等以捷
聞上為伏波
將軍路博德
開陵侯樓船
將軍楊僕出
豫章下橫浦
或下離水或
抵蒼梧或抵
牂柯江或會
番禺皆以十
一月俱發其
明年夏漢兵
已破番禺得
越王相呂嘉
等以捷聞上
為伏波將軍
路博德開陵
侯樓船將軍
楊僕出豫章
下橫浦或下
離水或抵蒼
梧或抵牂柯
江或會番禺

國有殷邑朝多君子
詩殷武 商物君子良為改水可
麥渝盟防田廢祀
左氏傳曰鄭伯請之武城以
王卿士
左氏傳曰鄭伯十四年王卒鄭
如八年傳曰鄭伯請之左
之祊易許田
公羊傳曰鄭伯以璧假許田
武公莊公平公桓公
左氏傳曰鄭武公莊公平王東遷
有功焉
左氏傳曰鄭伯以王師虢
桓公明年王崩
左氏傳曰十四年春王正月
泰山以神師之相攻而
泰山取攻而溫之由
溫
左氏傳曰溫人愬於鄭鄭伯
與之武
左氏傳曰鄭伯與虢仲武公
子曰奏
左氏傳曰鄭伯使卒出奔
櫟乘停輿來朝識履
左氏傳曰鄭伯使宛來朝
鄭子入
左氏傳曰鄭子入朝不敬
亂心姻溝遺患
左氏傳曰以王子頹
無有敬心
左氏傳曰有敬仲
海岱徐
書曰海岱及
岱淮其美載延其器
左氏傳曰公與之鼎
無不家
左氏傳曰其家不亡
幽冀紛梗關河號沸
書曰東有幽州之
幽冀之亂
左氏傳曰燕人畔王
是武
左氏傳曰是歲也
都之武
左氏傳曰鄭伯如
事
左氏傳曰鄭伯如
自北自南
書曰北至於南
揚旌汝頴威震三川
書曰雍州
雅志有頴川汝南二
郡書聞梁魏
梁後自梁
父與梁
梁氏
梁
梁
梁

俟英隙撰傳云腦中大祖同里閭素相友善周書本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

綸功既古王業克成謂成宇文泰相也 不忘捨講猶興大祖素相友善周書本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

論德博古其典四人祖素相友善周書本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

不誠段克讓友善周書本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

自故大宰趙貴友善周書本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

與大宰泉岳友善周書本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

負進及侯伏侯傳曰侯伏侯可孤代人也父時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制諸貴人侯伏侯傳曰侯伏侯可孤代人也父時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進侯伏侯傳曰侯伏侯可孤代人也父時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祖、池榭、雉堞也。隧路仍合松城門連。左氏傳曰：竟內之事，子將若何？對曰：頴考叔，潁谷封人也，聞鄭伯賜其母羹，遺之。問其故，以實告，且請焉。公語之，遂為母子如初。杜預曰：隧，地通路曰隧也。霜隨柳白月逐墳回芝陶幾代陵谷何年。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周軍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和墓誌銘

公諱顯和，字某，上黨武鄉人也。周書：宇文泰，字黑獺，代武川人。父神舉，有文武之略，為魏侍中、大將軍、大行臺、尚書令、太保、大冢宰、晉公。公源於若水，系於蒼林。別一作水纂系於蒼林。舊唐書：宇文泰，其先出於炎帝神農之後，與後周同出黃帝軒轅氏。軒轅氏本炎帝神農之十七代孫也。軒轅氏生於壽丘，因以為名。壽丘在魯東門之北。軒轅氏得土德之瑞，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黃帝。黃帝崩，葬橋山。橋山在上郡。漢書：上郡，秦置。橋山在上郡陽周縣西北。其後曰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有聖德，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重華。重華，舜名也。舜生商均。商均生帝鴻。帝鴻生禹。禹生夏后啓。啓生太康。太康生仲康。仲康生相。相生少康。少康生予。予生槐。槐生芒。芒生盱。盱生丕。丕生圉。圉生王。王生宇文毓。毓生泰。泰生公。公諱顯和，字某，上黨武鄉人也。周書：宇文泰，字黑獺，代武川人。父神舉，有文武之略，為魏侍中、大將軍、大行臺、尚書令、太保、大冢宰、晉公。公源於若水，系於蒼林。別一作水纂系於蒼林。舊唐書：宇文泰，其先出於炎帝神農之後，與後周同出黃帝軒轅氏。軒轅氏本炎帝神農之十七代孫也。軒轅氏得土德之瑞，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黃帝。黃帝崩，葬橋山。橋山在上郡。漢書：上郡，秦置。橋山在上郡陽周縣西北。其後曰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有聖德，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重華。重華，舜名也。舜生商均。商均生帝鴻。帝鴻生禹。禹生夏后啓。啓生太康。太康生仲康。仲康生相。相生少康。少康生予。予生槐。槐生芒。芒生盱。盱生丕。丕生圉。圉生王。王生宇文毓。毓生泰。泰生公。公諱顯和，字某，上黨武鄉人也。周書：宇文泰，字黑獺，代武川人。父神舉，有文武之略，為魏侍中、大將軍、大行臺、尚書令、太保、大冢宰、晉公。公源於若水，系於蒼林。別一作水纂系於蒼林。舊唐書：宇文泰，其先出於炎帝神農之後，與後周同出黃帝軒轅氏。軒轅氏本炎帝神農之十七代孫也。軒轅氏得土德之瑞，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黃帝。黃帝崩，葬橋山。橋山在上郡。漢書：上郡，秦置。橋山在上郡陽周縣西北。其後曰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有聖德，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重華。重華，舜名也。舜生商均。商均生帝鴻。帝鴻生禹。禹生夏后啓。啓生太康。太康生仲康。仲康生相。相生少康。少康生予。予生槐。槐生芒。芒生盱。盱生丕。丕生圉。圉生王。王生宇文毓。毓生泰。泰生公。公諱顯和，字某，上黨武鄉人也。周書：宇文泰，字黑獺，代武川人。父神舉，有文武之略，為魏侍中、大將軍、大行臺、尚書令、太保、大冢宰、晉公。公源於若水，系於蒼林。別一作水纂系於蒼林。舊唐書：宇文泰，其先出於炎帝神農之後，與後周同出黃帝軒轅氏。軒轅氏本炎帝神農之十七代孫也。軒轅氏得土德之瑞，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黃帝。黃帝崩，葬橋山。橋山在上郡。漢書：上郡，秦置。橋山在上郡陽周縣西北。其後曰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有聖德，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重華。重華，舜名也。舜生商均。商均生帝鴻。帝鴻生禹。禹生夏后啓。啓生太康。太康生仲康。仲康生相。相生少康。少康生予。予生槐。槐生芒。芒生盱。盱生丕。丕生圉。圉生王。王生宇文毓。毓生泰。泰生公。

公諱顯和，字某，上黨武鄉人也。周書：宇文泰，字黑獺，代武川人。父神舉，有文武之略，為魏侍中、大將軍、大行臺、尚書令、太保、大冢宰、晉公。公源於若水，系於蒼林。別一作水纂系於蒼林。舊唐書：宇文泰，其先出於炎帝神農之後，與後周同出黃帝軒轅氏。軒轅氏本炎帝神農之十七代孫也。軒轅氏得土德之瑞，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黃帝。黃帝崩，葬橋山。橋山在上郡。漢書：上郡，秦置。橋山在上郡陽周縣西北。其後曰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有聖德，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重華。重華，舜名也。舜生商均。商均生帝鴻。帝鴻生禹。禹生夏后啓。啓生太康。太康生仲康。仲康生相。相生少康。少康生予。予生槐。槐生芒。芒生盱。盱生丕。丕生圉。圉生王。王生宇文毓。毓生泰。泰生公。公諱顯和，字某，上黨武鄉人也。周書：宇文泰，字黑獺，代武川人。父神舉，有文武之略，為魏侍中、大將軍、大行臺、尚書令、太保、大冢宰、晉公。公源於若水，系於蒼林。別一作水纂系於蒼林。舊唐書：宇文泰，其先出於炎帝神農之後，與後周同出黃帝軒轅氏。軒轅氏本炎帝神農之十七代孫也。軒轅氏得土德之瑞，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黃帝。黃帝崩，葬橋山。橋山在上郡。漢書：上郡，秦置。橋山在上郡陽周縣西北。其後曰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有聖德，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重華。重華，舜名也。舜生商均。商均生帝鴻。帝鴻生禹。禹生夏后啓。啓生太康。太康生仲康。仲康生相。相生少康。少康生予。予生槐。槐生芒。芒生盱。盱生丕。丕生圉。圉生王。王生宇文毓。毓生泰。泰生公。公諱顯和，字某，上黨武鄉人也。周書：宇文泰，字黑獺，代武川人。父神舉，有文武之略，為魏侍中、大將軍、大行臺、尚書令、太保、大冢宰、晉公。公源於若水，系於蒼林。別一作水纂系於蒼林。舊唐書：宇文泰，其先出於炎帝神農之後，與後周同出黃帝軒轅氏。軒轅氏本炎帝神農之十七代孫也。軒轅氏得土德之瑞，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黃帝。黃帝崩，葬橋山。橋山在上郡。漢書：上郡，秦置。橋山在上郡陽周縣西北。其後曰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有聖德，以土為天子，因以為號。其後曰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重華。重華，舜名也。舜生商均。商均生帝鴻。帝鴻生禹。禹生夏后啓。啓生太康。太康生仲康。仲康生相。相生少康。少康生予。予生槐。槐生芒。芒生盱。盱生丕。丕生圉。圉生王。王生宇文毓。毓生泰。泰生公。

陽太祖素知公名而未之識也曰於衆疑而不問直云令此人射水鴨小鳥應手即著太祖嘗云我知卿名矣（事出魏書太祖紀陽休之見亦載其事）拜內都督滄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賞公衡之決事魏后是以推心潘承明之忠壯吳王爲之拜禮異代同榮見之今日

（缺名志曰晉大將軍公第下令史）

以天安此文爲正部大將軍公第下令史）

（缺名志曰晉大將軍公第下令史）

長安傳遣人（缺）觀安（缺）損（缺）武自（缺）王時（缺）以（缺）

仲野者（缺）染其脈路（缺）申字脈獨（缺）僖曰不（缺）也文明（缺）

以（缺）之擢用爲令尹此卿人卿（缺）楚名臣近以爲子冶中（缺）以爲冶中（缺）

起之擢用爲令尹此卿人卿（缺）楚名臣近以爲子冶中（缺）以爲冶中（缺）

地平衡（缺）

服井陘寇道飛狐路斷東夏邊閫地連荒（缺）然國之先急（缺）將（缺）因後（缺）

乃以公爲使持節（缺）將軍都督東夏州諸軍事東（缺）其本（缺）出（缺）州（缺）

中之（缺）之（缺）百（缺）爲（缺）

夏州刺史白波青幘之兵剑出（缺）之（缺）亞（缺）東（缺）

（缺）

（缺）

楚莊王之夫人班王初即位好狩孤甲夫人禽獸之肉三年王改
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
季武子之西寢令之同穴長平侯之北陵
杜氏之喪在內階之下高合葬之漢書曰高合葬與平陽公主合葬
世子鄆堅兄
弟
鄆早性純孝善居喪禮有終有始
於事無悔是以宣成名立孝顯忠良
周書曰鄆儀淵博令聞小支禽穿左賢
步騭史性寧靜有容儀淵博令聞小支禽穿左賢
常自謙卑雅好賓客與人交接恭而有禮
於今西域傳曰烏孫小昆彌左大將名
之科度列侯以下至吏民有功德者
北岳二名恵河兩本其峻惟極其源惟遠
北岳恒山也恒山名常山
山故云名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
出于闐河注蒲昌海復潛出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
廆之山隻
注首篇海經曰崑崙山在西北之地也
卷十五 誌銘 六
俗稟山川人資台衮
于天高地多產忠武之人也
義烈桓桓才雄憪憪
詩曰桓桓武夫
乃祖乃父繼踵威雄擅金北陸鳴
左傳曰太原晉陽之甲以討趙鞅晉陽有尊榮繼踵也漢書曰陸疑即博陸也
王前宮
北地有渭城故咸陽也漢書曰武帝元狩三年起柏梁臺高二十丈
隱若吳漢實哉實融
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漢書曰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後漢書曰融隱若有意西域傳曰烏孫分其國為五部翕侯治昆彌
負霜依德無雷向風
一敵內女
曰月氏為匈奴所破西遷於大夏王漢書曰烏孫昆彌
九千騎白馬為王國土處土
卜如此令
章生蒸秉德孝實天性忍為人則
令章可大暢殷鍥牌燕南趙北著一弱
詩曰文王烝哉殷又王烝哉鍥牌又王烝哉著名也
變色繁躬已勁祺圍乃血戰中小
北際淡北丸部丸部西名不名氏出旃牛駿外
帷幄發謀宮帷典職善撰忠言能防
丸部亦出旃牛駿
入閫支帝令牡永保小鳥也
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良弓也
萬建旗赤谷揮戈武州長城萬里
也漢書曰烏孫國人甘都之武州塞九原郡有長城
原一出葱嶺東北流與河合
壁恩深罰卹
謂卹相御知之御曰知之御曰知相御知之御曰知相御知之
淮陽災忠昌蒙疫權穿孳窺之
淮陽內黃於宮今鶉光教之讀書十遍
谷之口下渭之陽丘山零落俾闕低昂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抱存劍俱沒人冥並亡
曰長風有渭城故咸陽也漢書曰化為黃火世說曰子敬病篤
弟居喪以禮也西狩賦曰深孝悲絕即王褒攀柏樹祠事松柏
哀哀嗣子純心靡託孝水永枯悲松先落
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言神兒
月餘卒
門迴雀鶴功臣身閑會圖麟閣
[illegible]

公諱裔字遵育河內溫人也其先出自有周文王之子聃季載封於邘子孫因以爲氏邘叔恃勳王室命爲大司空以平王東遷之勞改封於晉邘地是爲邘侯晉大夫以邑姜之故復邘封以奉其祀邘侯之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俄而大將軍梁冀秉政公知其將敗乃稱疾去官冀聞公名德以禮徵公不就冀以封邑利己叔舜去邪即其事也後冀誅徵拜侍中遷尚書令出爲河內溫人也其先出自有周文王之子聃季載封於邘子孫因以爲氏邘叔恃勳王室命爲大司空以平王東遷之勞改封於晉邘地是爲邘侯晉大夫以邑姜之故復邘封以奉其祀邘侯之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三臺北司公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臺謂尚書侍御史爲中臺謝承後漢書曰三臺謂司隸校尉爲外臺侍御史爲憲臺是也

父忱再牧荊河威風千里云水傳曰忱字子誠少有大志不拘小節初舉孝廉爲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三臺北司公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臺謂尚書侍御史爲中臺謝承後漢書曰三臺謂司隸校尉爲外臺侍御史爲憲臺是也

父忱再牧荊河威風千里云水傳曰忱字子誠少有大志不拘小節初舉孝廉爲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三臺北司公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臺謂尚書侍御史爲中臺謝承後漢書曰三臺謂司隸校尉爲外臺侍御史爲憲臺是也

父忱再牧荊河威風千里云水傳曰忱字子誠少有大志不拘小節初舉孝廉爲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三臺北司公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臺謂尚書侍御史爲中臺謝承後漢書曰三臺謂司隸校尉爲外臺侍御史爲憲臺是也

父忱再牧荊河威風千里云水傳曰忱字子誠少有大志不拘小節初舉孝廉爲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三臺北司公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臺謂尚書侍御史爲中臺謝承後漢書曰三臺謂司隸校尉爲外臺侍御史爲憲臺是也

父忱再牧荊河威風千里云水傳曰忱字子誠少有大志不拘小節初舉孝廉爲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公始應梓潼郡舉孝廉除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三臺北司公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臺謂尚書侍御史爲中臺謝承後漢書曰三臺謂司隸校尉爲外臺侍御史爲憲臺是也

父忱再牧荊河威風千里云水傳曰忱字子誠少有大志不拘小節初舉孝廉爲郎中遷尚書侍郎出爲汲郡治兵黃河津撫循新舊和之官即副重黎之政楚語曰天地成而不通則神民雜糅民神不分則天地之德在周爲伯夷佐堯典禮天地之秩祀山川之事以和神人伯夷其胄也其後不忘其本因以爲氏公其後也

始州諸軍事盪夷特險尋雲深谷無景（崔嵬兵聚郁紆貌）九地縱橫二門起伏蜂危馬來水險橋飛遂得谷靜山空冰消霧散（本傳云天和初公與齊王憲等反連結突厥進入先道遣使於九門置伏以待之憲知之簡精兵從他道入襲其後齊王等大敗）仍爲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鎮兵守於白帝是懷巴州之城船栰下於荊州瀕動西陵之戍（本傳云遷荊州總管除西寧州刺史都督六州諸軍事鎮守如故）卽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國（益州志曰益州永昌郡有哀牢夷之種有九隆者其先有一男九女其後漸相滋長分爲九種各有邑君邑長皆以九爲數因以名之哀牢山在永昌郡西南其山高大有瘴氣人入輒病惟九隆兄弟乘船浮木得度其山下有九井故以名之）龍若鷩雀從深夜（本傳云未及之部拿於京師漸漬志曰起雲南老子曰龍降雲雀降地理志云西寧州都龍縣有都龍山）本傳云遷益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爵公邑改封鄖國公邑萬戶（本傳云遷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都督六州諸軍事鎮守如故進爵鄖公邑萬戶）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卒春秋六十五（本傳同）詔贈本官加懷郎汾晉四州刺史諡定公（本傳作莊）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於武功郡之三疇原公愛敬純深有隱無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爲任戚四十二年身經六十九戰至於多創飛沙擁石未嘗乖律（後漢書虞詡傳曰孫臏戴鬼面柱增之何爲曰諸侯相攻必入其國今吾示弱彼見我入必輕進而不知也晉書曰諸葛亮入相國治事少上法不阿貴戚於是強豪斂手吏民震慴五丈原卒魚復）恂恂敬義吳起西河之風開開胡敬李牧長平之政（史記曰常伯之官）尋除始州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盪夷特險尋雲深谷無景（崔嵬兵聚郁紆貌）九地縱橫二門起伏蜂危馬來水險橋飛遂得谷靜山空冰消霧散（本傳云天和初公與齊王憲等反連結突厥進入先道遣使於九門置伏以待之憲知之簡精兵從他道入襲其後齊王等大敗）仍爲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鎮兵守於白帝是懷巴州之城船栰下於荊州瀕動西陵之戍（本傳云遷荊州總管除西寧州刺史都督六州諸軍事鎮守如故進爵鄖公邑萬戶

劍千家雪山埋馬冰河路斷車飛金鎖鈿乃攻趋然榮守朱鷺劭
勸酒某文曰其有阮步兵某文曰名疏六楚文敗朱丁奇雄也
築寨長檢營軍高柳王袞推食河橋
公諱明徹字通聡南史作通聰兗州陳留作南州人也西都
列國長沙王功彼山河東京貴臣大司馬名高霄疑作
江漢豪漢書君項羽方萬秦時喬陽令也楚江湖心號曰
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史記起書曰光武即位拜吳漢為大司馬名高江漢者令後漢書與留
公南陽人將軍岑彭等伐
庾子山集　卷十五　志銘　四

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子寫治船於巴蜀沿江而下楚昭王
建平吾彥取其旒不下緤不斷呈孫皓曰晉武帝之計宜增兵
建平吾彥之言此序吳姓益謂吳亡以故吳臣國
退保石頭史記吳起傳曰楚悼王薨宗室大臣作亂攻王王
乃乘其亂擊殺吳起而罷之於是楚以吳起
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
庾子山集　卷十五　志銘　五

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子寫治船於巴蜀沿江而下楚昭王
建平吾彥取其旒不下緤不斷呈孫皓曰晉武帝之計宜增兵
建平吾彥之言此序吳姓益謂吳亡以故吳臣國
退保石頭史記吳起傳曰楚悼王薨宗室大臣作亂攻王王
乃乘其亂擊殺吳起而罷之於是楚以吳起

孤子下取我履履我良久而父曰孺子可教後五日鄭晨往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父十年當興後五日鄭晨往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父十年當興後五日平明會此書越其書乃太公兵法也張良因異之常習讀之及下邳隱居爲客項伯殺人從良匿之良以故得脫從高祖定天下封爲留侯從上擊代至馬邑還過趙上欲殺相貫高等賴良得解後上封良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此臣之分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上乃封良爲留侯從入關至咸陽良說上還軍霸上以待諸侯用樊噲言遂有天下良多計謀上數稱其計策出奇制勝常從征伐咸歸功良良未嘗自伐及見上時常從容言天下事上以良意指畫未嘗不稱善良死後十四歲高后崩呂氏欲王諸呂劉氏不平良子不疑爲城門校尉恐呂氏危劉氏乃說上曰君侯以布衣之交而欲以口舌爭天下時其勢然也今天下安定以人事君君安則思危以危慮遠則預爲之備願君侯深察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此言夫婦以相親愛故能長久今君侯以呂氏之親處無功之地而欲以堅固不傾此猶以指撓沸以湯救火非其術也不可不熟慮上曰善乃以不疑爲將軍北軍中候總攻六師河南京尹冤罷百郡文武是寄

公無慮焉本傳云論曰張良受書於圯上其事秘矣蓋以其間雜鬼神之詭道也及觀其圖畫經籍所誦習者修身治人之法而已耳至其論說古今成敗人物未嘗不以仁義爲本而戒於殺伐其所以輔翼漢業開創太平蓋多出於此豈所謂生知之亞歟又曰良始以布衣特起交通豪傑以待時會及遇高祖定計畫出奇策動如神明其後佐命立功成名天下蓋與散宜生閎夭等又曰良受韓公子橫之託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良誠一奮其怒也又曰高祖所以廢立太子幾動搖者以良策之效也又曰高祖所以不釋然於良者以其智謀過人也又曰良從赤松子遊欲輕舉遠去會呂后殺韓信彭越良乃勸上自強飲食以慰呂后之心其後上不豫良愈稱疾不出及上崩呂后德良之所爲乃彊食不聽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何自苦如此遂不食餐閒三日而死呂后乃葬良黃石與上同穴呂后從其意也又曰良多病未嘗特將將兵常爲謀主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後佐命立功成名天下蓋與散宜生閎夭等又曰良受韓公子橫之託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良誠一奮其怒也又曰高祖所以廢立太子幾動搖者以良策之效也又曰高祖所以不釋然於良者以其智謀過人也又曰良從赤松子遊欲輕舉遠去會呂后殺韓信彭越良乃勸上自強飲食以慰呂后之心其後上不豫良愈稱疾不出及上崩呂后德良之所爲乃彊食不聽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何自苦如此遂不食餐閒三日而死呂后乃葬良黃石與上同穴呂后從其意也

北軍中候總攻六師河南京尹冤罷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慮焉本傳云論曰張良受書於圯上其事秘矣蓋以其間雜鬼神之詭道也及觀其圖畫經籍所誦習者修身治人之法而已耳至其論說古今成敗人物未嘗不以仁義爲本而戒於殺伐其所以輔翼漢業開創太平蓋多出於此豈所謂生知之亞歟又曰良始以布衣特起交通豪傑以待時會及遇高祖定計畫出奇策動如神明其後佐命立功成名天下蓋與散宜生閎夭等又曰良受韓公子橫之託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良誠一奮其怒也又曰高祖所以廢立太子幾動搖者以良策之效也又曰高祖所以不釋然於良者以其智謀過人也又曰良從赤松子遊欲輕舉遠去會呂后殺韓信彭越良乃勸上自強飲食以慰呂后之心其後上不豫良愈稱疾不出及上崩呂后德良之所爲乃彊食不聽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何自苦如此遂不食餐閒三日而死呂后乃葬良黃石與上同穴呂后從其意也

寇莫不失穴驚巢沉水陷火
歌屢凱旋雖張雅南
人兵棚湖藏犀選輸
有志勢日長步鳥頭椰泰
日地甲城兵鎮
笑曰吾破水楚
支武史貝暢詩人
兮昌使爲長秦
被郡於湖也風
屯鄂戰衡長沙建鐵追
甲騎貝甘
雖也八都
復戎州

北發破胡將明將復兵線爲江城與同
金城剋微令乘夜援城秦鄧相
温多腹疾而來于足軍夜援州城之郡中路
兵數十神速彼絡去皆州城秦
貴神速而彼來不齊歸谷之
遣援去皆死餘
不齊歸谷死餘
遣春死餘
遣春死餘

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
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在文昌北
台之西近文昌也在人曰三台公
也西爲司中司中爲司命一星曰上台
宗室東二星曰爲公在
武之後宮北斗魁北
北宮下司命十
北方司祿次主
天曰祿星
道也
集

牽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徐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
臨淮昤賢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淄之馬千駟牛則
申台在玄武之宮上將列文昌之宿高蟬

高兵交可違曰此精兵關入
既而金精氣壯帥出有名有鼓聲
所臨蓋於淮泗旌旗所襲在有
魏將

已弃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容詎平險之乌叔孫北狄之士段干木秦之下卿尚能令其遵守況乎其身為上將軍總兵十萬人馬百匹而南伸出重方遠師俄而南伸出重方叔孫北狄文関鈎陳條其競不北方下明微北秦之敗也及小叛秦之敗也命南伸革蓮以天道在北南風不競人以為鈎陳之象也南伸革蓮以天道在北南風不競人以為鈎陳之象也南伸革蓮以天道在北南風不競人以為鈎陳之象也

曰臣結髮而與劍奴戰命乃一得當前丁壯頗足先死節于大將軍亦陰受上乃誠以爲李陵敢令獨不得

當單于新陵醉尉使辱可知東陵故侯生平亡矣今漢者

日氣炎暴增鬱然寘館疾卒傳云以憂遣春秋七作隊大象三年七月二十八

十七卽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於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路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丘墓人爲田橫而俱死焉

庚子山集

老將也而與李陵俱降單于陵敗降虜而不得歸漢亦以憂死

弟開府之弟也與兄俱留北地之降虜而不得歸漢亦以憂死

帝常嗟異焉客有自北方來者帝輒問之客具言其家爲匈奴所得

客皆穿井而汲井深數十丈匈奴無鑿井具以羊皮囊盛水而飲

人有自匈奴中逃來者帝輒問之客具言其家爲匈奴所得匈奴無鑿井具以羊皮囊盛水而飲人有自匈奴中逃來者帝輒問之客具言其家爲匈奴所得匈奴無鑿井具以羊皮囊盛水而飲

原收於河橋死生慷慨有古人之節

連尹之尸竟知何日左傳期仮公孫之柩方且未期歸

遊魂羈旅足傷溫序之心安夜思歸終有蘇節之誠以爲李陵敢令獨不得

當單于新陵醉尉使辱可知東陵故侯生平亡矣今漢者

日氣炎暴增鬱然寘館疾卒傳云以憂遣春秋七作隊大象三年七月二十八

十七卽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於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路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丘墓人爲田橫而俱死焉

庚子山集

老將也而與李陵俱降單于陵敗降虜而不得歸漢亦以憂死

弟開府之弟也與兄俱留北地之降虜而不得歸漢亦以憂死

帝常嗟異焉客有自北方來者帝輒問之客具言其家爲匈奴所得匈奴無鑿井具以羊皮囊盛水而飲

客皆穿井而汲井深數十丈

膽故膽前事注記其事也左氏傳曰之殷也楚帶有烏占明殷之將亡殷民讀書馬何追荷承其隨會無歸

公愚石碏父愛於衛公子晉於秦白里奚以媵於秦百里不肯入秦自鬻於楚以飼牛見秦穆公知其賢而用之不肯入秦自鬻於楚以飼牛見秦穆公知其賢而用之不肯入秦自鬻於楚以飼牛見秦穆公知其賢而用之不肯入秦自鬻於楚以飼牛見秦穆公知其賢而用之不肯入秦自鬻於楚以飼牛見秦穆公知其賢而用之

中台星坐上將眷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

可望哀死中微死於興漢華陽國志曰張騫出使大宛還拜太中大夫博物志曰張騫乘槎名曰浮査浮査一名曰浮槎槎浮於海以至月下見婦人織其人驚問曰此何處也婦人答曰此天河也以一石與之還問嚴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騫所至也事見漢書大統三年起義陽授東安縣開國男文皇帝霸迹初基英雄

紫商謂爲宮西占曰宮死中微死於興漢華陽國志曰張騫乘槎名曰浮査浮査一名曰浮槎槎浮於海以至月下見婦人織其人驚問曰此何處也婦人答曰此天河也以一石與之還問嚴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騫所至也事見漢書大統三年起義陽授東安縣開國男文皇帝霸迹初基英雄

永相上書域不能歸忠沈渝雄圖埋沒西眺足抵黃

妻子者謂棄城而去者也或可招喪之險之向之反可反

麗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壠鞠遺塵鬼流寓鎖

不能歸忠沈渝雄圖埋沒西眺足抵黃

妻子者謂棄城而去者也或可招喪之險之向之反可反

岸無封平林不樹

楚杜注曰經護爲營張虓曰陵漢屬右扶風檀爲半墳周禮曰以爵等爲墳上圭公以不封不樹爲長久之度不封不樹則壯士

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三齊記曰開孫臏老子也臏生阿鄄之閒及長爲齊軍師將兵救趙與魏將龐涓戰涓自知智不及臏而恐其賢於己乃陰使人召臏臏至涓則以法刑臏臏曰可以詐立門有兵車馬門也臏復年弱小學已爲儒者所博位在偏裨卽入將軍之貴本傳云常頻涉兵書編將知謂偏裨將軍裨俱見漢書大統三年起義陽授東安縣開國男文皇帝霸迹初基英雄輔轅公拔劍轅門頡川從我洛城逆戰壯於白馬之

兵河橋解圍勇於烏林之策起文武全才堪膺上將之任相安定公襲父封魏昌縣魏後三年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車騎用郭淮之勳儀同取王沉之貴公之此授授使持節都督遷州刺史開拓北戎高山導雲深谷無景楊繩乃上浮竹栰通閩越影響句吳聲勢并天弭句吳也埋志曰太伯下以其地為句吳號曰中都句吳師古曰越為影響聲勢也公出戰頻兵連背奔北冤解冰碎山窓谷靜十卷

後漢書

兒貢賦寺公建碑伊尊嫗之私後改名曰建
武二年更成蘇改於上皐人收其利焉化
被殊俗城行鄉境奏事京師四方第一副其刺史其
任斯乎王隱晉書曰解修避那太守考績天下第一
詔遣侍承如廁史交一石以下阿
之春秋木爲花然蓮疾以大象元
年薨於鄴年六十二嗚呼史人攀慕飛走變色
荊河惟豫治食之本水運艱久人長懷鎮貞石銘曰

豫州魏公馬鈞東郡燕人也父名雋乃南陽太守
名吉甘貢曰公馬鈞志巧思扶風人也常患諸
名曰發石車機成而試之一石破的後遂以爲
法今指南車及欹器之制皆出於鈞鈞又以
水轉百戲及作翁仲行於道中又令平馬
發書樹紀遠近又令陳黎陽作水轉百戲
氣視趣捷古飛步大將軍曹爽引鈞爲
屬時人貢曰東都巧工多有而馬鈞最
名陳思王植與鈞書曰天下多事公輸
之巧見於今矣墨翟之守圍禽滑釐之
拒敵公輸般之攻械盡矣然則般翟之
後有子墨子之賢人通其意公輸之
巧工傳其業般翟之術可見於今公
輸子之木人飛鳶之巧世不絕工
用車之未來可知大不熱恐牛邊人
貢曰地有常形而生萬物之情各有
所宜圓者轉方者止此自然之勢也
崩壞風雲寂滅北郭長悲東都永別
陳思王植與鈞書曰天下多事公輸
之巧見於今矣墨翟之守圍禽滑釐之
拒敵公輸般之攻械盡矣然則般翟
之後有子墨子之賢人通其意公輸
之巧工傳其業般翟之術可見於今
公輸子之木人飛鳶之巧世不絕工
用車之未來可知大不熱恐牛邊人
貢曰地有常形而生萬物之情各有
所宜圓者轉方者止此自然之勢也
崩壞風雲寂滅北郭長悲東都永別
陳思王植與鈞書曰天下多事公輸
之巧見於今矣墨翟之守圍禽滑釐
拒敵公輸般之攻械盡矣然則般翟
之後有子墨子之賢人通其意公輸
之巧工傳其業般翟之術可見於今
公輸子之木人飛鳶之巧世不絕工
用車之未來可知大不熱恐牛邊人
貢曰地有常形而生萬物之情各有
所宜圓者轉方者止此自然之勢也
崩壞風雲寂滅北郭長悲東都永別
陳思王植與鈞書曰天下多事公輸
之巧見於今矣墨翟之守圍禽滑釐
拒敵公輸般之攻械盡矣然則般翟
之後有子墨子之賢人通其意公輸
之巧工傳其業般翟之術可見於今
公輸子之木人飛鳶之巧世不絕工
用車之未來可知大不熱恐牛邊人
貢曰地有常形而生萬物之情各有
所宜圓者轉方者止此自然之勢也
崩壞風雲寂滅北郭長悲東都永別
陳思王植與鈞書曰天下多事公輸
之巧見於今矣墨翟之守圍禽滑釐
拒敵公輸般之攻械盡矣然則般翟
之後有子墨子之賢人通其意公輸
之巧工傳其業般翟之術可見於今
公輸子之木人飛鳶之巧世不絕工
用車之未來可知大不熱恐牛邊人
貢曰地有常形而生萬物之情各有
所宜圓者轉方者止此自然之勢也
崩壞風雲寂滅北郭長悲東都永別

鄭地吉粲陽之北鄭地也春秋經分秋分終古

相承楚酈曰春秋經分秋分終古

周大將節閒嘉公柳遐墓誌

史　宇子昇河東解縣人也秦始征晉

君諱遐別書止作遐

之地漢開平越之鄉右傳曰秦始征晉河東又云秦分

取曰泉村元軌曰秦有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

關南越破以為河東解縣之南有解縣之北解縣地也

東之一語方輿勝覽作解律曰夷則寅也律有十二月曰夷則

分也於申吾七月氣盛而使陰氣衰也當夏之火奉

秦木西方秋金之柳氣盛之鶉首之分野也

況復莊謀於衛既為荊稷之臣喜對於齊無廢諸侯

寇又夢將昌將坐席還復賜

貞便有成人之令為好夕夢

惠公特加器異未得與父之慶

乃謂公曰吾昔逮事伯

父太尉公見語云我耶夢汝汝位官當復見及

以坐席乞汝汝或富貴恨吾不及見耳吾何聊復言

疑夙智早成愛敬自天庭崇

智令德大節令名沖和之氣酌融秀發令

君令德大節令名沖和之氣酌融秀發令

祖令德大節令名沖和之氣酌融秀發令

考令德大節令名沖和之氣酌融秀發令

君令德大節令名沖和之氣酌融秀發令

相令德大節令名沖和之氣酌融秀發令

公令德大節令名沖和之氣酌融秀發令

後令德大節令名沖和之氣酌融秀發令

君令德大節令名沖和之氣酌融秀發令

君令德大節令名沖和之氣酌融秀發令

君

以品物流名陳仲舉以題目馳譽非之展驥衆而有
之王叔理伯輿父也總角有知人之鑒嘗於袁奉高車中見
別車駕之小兒下車引之與語移時乃別奉高還謂其子曰
車中小兒聰明多智汝能與之友乎大登移國土室縣
然月動星搖雲平虹直之警衛也晉陽王承制陝左當
燎漢南大網所頓英賢畢集後魏明帝以公事徵之
郭史部主外郎散騎常侍本傳兼太子侍讀出為冀州
三司僚如故力之驂乘霍去病疾侍中視被將兵公
車騎大將軍大都督鄧禹開府儀同三司策曰惟公聰
明叡哲仁恕篤誠出入宿衛十有餘年勤勞王室是以
孫敖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策曰惟公聰明叡哲
人以親十二歲為騎郎武帝即位以為侍中遷太僕
是以照曜六府最明九德暨
重允諧上將匡贊中軍面已哉
六府三事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九德
利用厚生謂之九功有中軍下軍
俛而從梁國服改部都管仲子詳門受
下卿之禮減孫晏德還本嘉寧之宴
日本傳云晏與父俱入從父平

本當吉鑾部敎
起兒錢謝婢曰
火市萬施舍父
事世說曰晉文
名逸本書人物

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術讀
畢阿堵貨物卻以指麾意如此晉陽秋曰
堵賦氣陽北曰杜元
人儀又衡有歸田賦陽
必田常自言百年後
平常吳動一沉鴻山
山參陵凱刻爲才後
頂仆于曰何知敎後
凡何凱杜後其名而

蛇盤綬結龜趺甲轉來朝平樂歸政咸陽溝維印啓
銅幕仍蛋結仍電事發乘本遷
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古名將多兼本官以宋縣
縣開國公食邑萬戶贈太師定州刺史諡曰武穆
結於蓉服志謂之綬古名將多以宋縣開國公食邑萬戶贈太師定州刺史諡曰武穆
名高西京賦注曰龜趺螭首碑下石龜也螭龍子有
角者曰螭龜趺螭首碑下石龜也螭龍子有角者曰螭
榮陽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榮陽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秦本屬也並巴郡縣也秦以宋縣及秦本屬也並巴郡縣也
子曰臨紐之間賢者居之子曰臨紐之間賢者居之
印也紐繫佩玉處也印也紐繫佩玉處也
樂之韜囊也樂之韜囊也
軍起茲禮數峻此
戍章長離苑苑制羽葆
世急奔流年倏爲狀桑揣珍
智士有

斯賢人墓死西鄂芝枯南陽菊黃
榮終慨相杵嚶春鳴機罷織
之也見宇宙之變化人事之代謝而感傷其後也
後用葆之哀哉欒棘
去客處歸上以刺衰相
公當公孫之孫自述也是時武揆石祈文公
之也高貝名如九名邑號
登丸之也折坂又鄉名陽上書曰邑號
北齊書曰王陽不一登州之
蔚事蔚延蔚
蔚州刺史延壽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蔚州刺史延壽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資江陵
資江陵
子朝
子朝
蔚炯背變繫陛
陛遂遠丁鹿隨軒井韓開規
韓易
文姒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後
文君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後
大虎變其文炳也言後
大虎變其文炳也言後
公中白之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後
公中白之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後
太君文姒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後
太君文姒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後
聞公中白之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後
聞公中白之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後
重輝聞公中白之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後
重輝聞公中白之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後
公當之孫自述也是時武揆石祈文公
公當之孫自述也是時武揆石祈文公
登丸之也高貝名如九名邑號
登丸之也高貝名如九名邑號
北齊書曰王陽不一登州之
北齊書曰王陽不一登州之
蔚事蔚延蔚
蔚事蔚延蔚
子朝
子朝
蔚炯背變繫陛
陛遂遠丁鹿隨軒井韓開規
韓易

昔司徒之敎五敎當堯讓之初尙相之總萬機值秦
士之後支庶蕃衍或氏或蕭氏之興也接蕭氏建
殷人受氏乃承微子之封詩頌其曲伸其後是邑有
應圖實啓延陵之國梁運伯伐吳地故云延陵之邑也武帝紀云延陵之
諱太宇世怡周書犯周太祖諱是啓也
夏二日癸卯
孫郡陽忠烈王之子
卷十五 志第 四八
周之書本傳也太祖考文皇帝弟鄱陽考顯王高祖武帝第六子簡文帝
之也武帝始興郡公高祖受禪封鄱陽王邑二千戶薨謚曰獻王子嗣
襲爵薨謚曰忠烈王子文帝天監元年封侯者別封侯者也文帝太子
九人次子方矩注三十八人三十八人次子方等注三十六人次子方
高涇源已遠漢書天文志曰漢中星經天緯地之象也
流別天潢支分本直幹自
有赤誠青華名口星經天緯地之象也
衆星宗室與武帝同祖若木之高也
茂親明德是稱毛畢之
功宗子維城乃建鄭邦之國
有梁朝封建鄱陽二十人運西元鄱陽王伯伐
大凱師還振旅凱樂也左傳曰振旅愷以入于
同元年十六封豐城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山臨
鶴寒非無陶侃之寂氣連牛斗仲有張華之劍
馬公子出身朗官而同品中朝洗馬更式遄前
驅以公侯之誠爲高選
夏二日癸卯
卷十五 志第 四九
太子中舍人南宮宿衛職司蘭錡北閣從功榮參
懃懃通籍兩宮得賢坫在晉語士會事晉之通事舍人
刺史裘憚廉氣之境刺舉清愛之地
大同元年入直殿省其年轉

者以爲等罰之證
于案從軍時口號入蜀部
俗文學更多美稷相
口號及如字行部列
重見數行各驗竹此
道次之月發有
宰騷然大夫行行役
而行汎汎水當營之
無雙對閒實即武於
除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分符專轄中旨將軍相陽內
史
尚力鎸劍再轉金
鼓御史分符專轄中旨將軍臨川內史分符專轄中旨將軍相陽內
史
鼓之歌劉寵康能名爲
登庸鄧攸清白見稱五

奔奏也翻疏通也言地廣運動遂郡幽州師古曰在渤海之濱因以爲名蒙授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仍爲持節都督永州刺史開也解見此職志曰漢州郡縣志曰漢州郡城陽縣後齊曰永州而秦亭境邪梅開城設列地鴈門史記曰秦昭王時蒙驁攻韓取三十七城初置鴈門郡也周朝

唐子西集　卷下

送故入關侍御史詩命受降翻歸都護長安北原傷明子之墳正臨武庫太史公之墓直對金門史記曰相如有司馬子長之才而死金門長安門名也送故入關侍御史徐袞服歸幹在道遲更垂帷古太守皆垂帷而臨之鳴呼哀哉有諸賻官謚某本傳云某官某甫本州官即刺史并體也五年十一月葬於終州之鎮本傳云終州今涪州也

送故入關侍御史徐袞服歸幹在道遲更垂帷

古太守皆垂帷而臨之鳴呼哀哉有諸賻官謚某本傳云某官某甫本州官即刺史并體也五年十一月葬於終州之鎮本傳云終州今涪州也

春秋五十有一薨

哭子得書其耳

哭子得書其耳

哭子得書其耳

臣聞天之生人也以治萬人非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博士授太子以九乃馬申書及也史記曰論六家之要指大抵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不可易也雖百家繁說猶不能出其範圍及孝景時為博士以文學為太常孝武帝時通尚書於是公卿大夫及諸生聞其議於石渠作五經異同評上親稱制臨決焉宣帝曰諸儒講論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其是非於是擢高材郎受穀梁春秋宣帝親稱制臨決焉劉向校中秘書還奏別錄故有五經雜議孝宣世復興穀梁之學徵博士江公入說穀梁春秋多於公羊家公羊家有顏嚴之學穀梁有尹更始之學劉向父子以為公羊不如穀梁尹更始不如江公江公不如荀卿荀卿不如孔子孔子門人親受業者七十二人各得聖人之一體或發明一經或連及數傳或信口說而背傳文或分文析字破壞形體學者疑惑不知所從是以五經之道不統於一而傳說滋多後進之儒莫肯修本而競逐末流故幽冥而難知也

卷十五

兵

兵

兵者

兵者凶器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之道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用兵

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
漾乃漢之東流蔡蒙旅平寶華陽之西極禹貢
梁州嶓冢既藝又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東流
據華山之南西傾朱圉鳥鼠之西南即黑水之
陳也旅平者已平治也漢水自嶓冢始也禹貢
漾水自嶓冢山也導漾水中經八山九州之東
流過武陵之西南入於江沔之間名曰漢水其
源委所歷山川原隰高卑長短廣狹遠近水土
物產風俗人情政績蕃冢導
萬戶地拔韓城關鄭
周武王弟叔虞所封在晉之南也有大夏之墟
晉侯徙都之後奉命為侯故曰韓侯
楚鄧
戈楚之別名也在南郡之鄧縣
邑啓萬家事極膏粱
之實後漢書曰光武謂馮異曰關中諸將各擁
兵自重更始以來法令不一赤眉入長安立劉
盆子政教由己異到奉承詔命分明賞罰百姓
歸心遂破赤眉降盆子也
封八縣恩深寵制之功
封八縣者凡八人史記曰高帝六年封兄子濞
為吳王子肥為齊王子如意為趙王子恢為梁
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衡山王子勃為代王
皆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史記曰高帝約曰
非劉氏而王天下者天下共擊之功臣所以堅
守盟約世世勿絕食人及子

厥子山集
卷十五
誌銘

其年九月受封蔡國公食邑
其年謂永徽元年也
萬戶地拔韓城關鄭楚鄧
周武王弟叔虞所封在晉之南也有大夏之墟
晉侯徙都之後奉命為侯故曰韓侯
楚鄧
戈楚之別名也在南郡之鄧縣
邑啓萬家事極膏粱
之實後漢書曰光武謂馮異曰關中諸將各擁
兵自重更始以來法令不一赤眉入長安立劉
盆子政教由己異到奉承詔命分明賞罰百姓
歸心遂破赤眉降盆子也
封八縣恩深寵制之功
封八縣者凡八人史記曰高帝六年封兄子濞
為吳王子肥為齊王子如意為趙王子恢為梁
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衡山王子勃為代王
皆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史記曰高帝約曰
非劉氏而王天下者天下共擊之功臣所以堅
守盟約世世勿絕食人及子
其年九月受封蔡國公食邑
其年謂永徽元年也
高柳南峰長檢
漢書地理志云代郡有高柳縣南峰長檢在其
西北御覽引地理志曰上谷郡有長檢山在縣
是也
何奴下馬之山豐相藏
何奴下馬之山在上谷郡界
聲遒承風化
大雨曰霈霈遒盡之事也言聲教遠盡承風而
化也
徐宛右方
徐宛在方名之右方故曰徐宛右方
數萬之富
數萬之富者謂高貲之家也
不富之地
不富之地者謂貧人之家也
名都東旅
名都東旅者謂東都之旅舍也
酒之谷莫不遠慕威
酒之谷在酒泉郡之西北
紀績昭來則鴈若逆
紀績昭來則鴈若逆者謂紀其功績昭明來則
如鴈之隨陽若逆其來則如鴈之避陰也
稱旅而行停君之命
稱旅而行者謂稱其旅舍而行不敢停君之命
日非名高絕域破和親啓得
陳輕見陽日路日非名高絕域破和親啓得者
陳輕見陽日路日非名高絕域破和親啓得也
功高見用頃梁以名將當官以
功高見用頃梁以名將當官以者謂功高見用
天和三年授都督陝虞等八州
天和三年授都督陝虞等八州諸軍事陝州
諸軍事者天和三年授都督陝虞等八州諸軍
事陝州刺
史加車騎開府儀同三司
史加車騎開府儀同三司者謂加車騎開府儀
同三司之官
其年入為大司馬
其年入為大司馬者謂入為大司馬之官
公敢收貴城頻瀹隘
公敢收貴城頻瀹隘路者謂公敢收貴城頻瀹
隘路
柳泉在北郡之西北御覽引地理志曰上谷郡
有柳泉水出北郡之西北
路代北郡之西北
代北郡之西北者謂代北郡之西北
長檢山在北郡之西北
長檢山在北郡之西北者謂長檢山在北郡之
西北
馬之山豐相藏
何奴下馬之山在上谷郡界
聲遒承風化
大雨曰霈霈遒盡之事也言聲教遠盡承風而
化也
徐宛右方
徐宛在方名之右方故曰徐宛右方
數萬之富
數萬之富者謂高貲之家也
不富之地
不富之地者謂貧人之家也
名都東旅
名都東旅者謂東都之旅舍也
酒之谷莫不遠慕威
酒之谷在酒泉郡之西北
紀績昭來則鴈若逆
紀績昭來則鴈若逆者謂紀其功績昭明來則
如鴈之隨陽若逆其來則如鴈之避陰也
稱旅而行停君之命
稱旅而行者謂稱其旅舍而行不敢停君之命
日非名高絕域破和親啓得
陳輕見陽日路日非名高絕域破和親啓得也
功高見用頃梁以名將當官以
功高見用頃梁以名將當官以者謂功高見用
天和三年授都督陝虞等八州
天和三年授都督陝虞等八州諸軍事陝州
諸軍事者天和三年授都督陝虞等八州諸軍
事陝州刺
史加車騎開府儀同三司
史加車騎開府儀同三司者謂加車騎開府儀
同三司之官
其年入為大司馬
其年入為大司馬者謂入為大司馬之官
公敢收貴城頻瀹隘
公敢收貴城頻瀹隘路者謂公敢收貴城頻瀹
隘路
柳泉在北郡之西北御覽引地理志曰上谷郡
有柳泉水出北郡之西北
路代北郡之西北
代北郡之西北者謂代北郡之西北
長檢山在北郡之西北
長檢山在北郡之西北者謂長檢山在北郡之
西北

經我鄉秦日馬康紹不俊入我河西我下官本紹鄉馬我足以有
及紹口馬康總公公六千十有一年秦
公六年將兵伐翟取王官及鄗作畢萬
封之於魏為晉大夫自是畢萬之後
或仕於魏或仕於晉其間名德相繼
不絕蓋積善之慶也公

以正直敢鬪聞重軌服威遠算無遺策君以中
門外久勞精斯災疾山川則通走羣客則者侯在
二加千逐名僧名名僧名僧名僧

梁施不報秦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里
雷電宜成暉帳謀猷孫吳闔令
有品藻人倫之志有清平天下之
心名漢書曰許卲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與從兄
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
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卲又與太原王凌善凌後為刺史
請卲卲不往凌乃自詣卲卲與語移時凌服其才出謂
賓客曰吾觀許子將雖歷公卿位不過郡功曹耳
鵬路忽催流津遂泮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衡善算術
尤精渾天陰陽歷算著書曰靈憲曰算術其來尚矣
蓋起於無形推於有物有形有物莫不資於數而後
可以知其情也故曰天一地二然後三五以變錯綜
其數通其變成其文極其象總天地之自然窮神明
之幽贊蓍龜以極命協靈合契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地之文理是為能事茫茫
造化誰究其極
鴛鴦始捐鴻鴈遺孤抵枝連同氣
周易曰鴛鴦于飛毕之羅之言兄弟分東西門見三
人行不知誰枉道問一人一人指其後曰是吾兄也
其一人復指其後曰是吾兄也問其故曰吾三人本
共居後各別爾今雖異門戶猶同氣也
馬援之誡兄子矜讓防王
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兄子嚴敦
並喜議論通輕俠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出口
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願
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謙
有君子之風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
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愛惡不易心
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
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為天
下雄俠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沉兇集其勳深愛俊中德比義重之開爭
後漢書曰鄭太字公業北海高密人也祖父崇哀
帝時為尚書僕射以忠直聞太為郡功曹時刺史欲
巡行屬縣先驅遣吏告太當具酒肉太謂吏曰刺史
但當存問耆老觀採風謠豈為口腹邪遂不設而去
後為尚書侍中與董卓同鄉里卓初入洛陽太謂卓
曰公始以兵威入國當以寬德鎮之而反縱暴凶虐
禍將及矣卓不悅太懼而逃歸鄉里卓後徵太為議
郎太稱疾不就
流乏魁

梁鴻之適吳
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適吳至
皋伯通廡下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
舉案齊眉
梁鴻之適吳
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適吳至
皋伯通廡下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
舉案齊眉
政與鄧艾
魏志曰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艾生而兒
頭有白毛又口吃為稚童所戲
政與鄧艾
魏志曰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艾生而兒
頭有白毛又口吃為稚童所戲
滕光輔先登
晉書曰滕修字永興東海剡人也父胤魏太尉修
少有名譽為宗室所稱歷官清顯
滕光輔先登
晉書曰滕修字永興東海剡人也父胤魏太尉修
少有名譽為宗室所稱歷官清顯
賜逢下武玉璋
詩大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
德下武維周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賜逢下武玉璋
詩大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
德下武維周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大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錢唐倪璠珮玉註釋

誌銘

周燾國公大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按步陸孤氏燾國公宇文俊之妻北燾三公本姓陸孤氏之先出自高辛氏之苗裔以九州著姓爲大人步陸孤氏大人諱某字某本姓陸吳郡人也姬姓北陸孤氏之先出自高辛氏之苗裔以九州著姓爲

薨於成都私第春秋二十有一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崇國夫人禮也嗚呼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寞漠潘安仁之詞藻徒增哀怨神傷秋月掩淚長松獨立悲風振林及哀未盡文皆未詳當亦傷妻之作盖字安也

豈直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先記金陵銘曰

思玄賦曰聘王母於銀臺訪西王父於東海又云和帝未元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槃木唐蒙等百餘國三年旄牛山下有黃牛迹牛黃牛白狼等種人歸朝三朝三暮黃牛如故爭陽國志曰朝發內屬水經注曰黃牛山以西白猿

行雲細起迴雪輕飛了蜀下本紀曰武都丈化爲女於成都中以爲妃無幾物故舊曰武都丈人化爲女張寏曰范氏能乘勝追北者帷堂野設帳殿南陲蜀守若水隄開鑿山巴錢川峽猿啼江神牛關支機織女於天漢名曰支機石有仙人以與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一朝處見織時女取曰何得妄將人石君平曰嘗以問嚴君平曰此石出自天河君平以石還之人乘槎而去至蜀訪嚴君平君平曰某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之應是君到其日君到蜀問嚴君平君平曰

將軍大宗伯鄧國公流涕大誓常預叫德之臣城陽
蓮約克贊先登之主（周書寶儀傳云儀有威重雄
位入六府功參八柄（尚書周禮曰王太子太傅太
體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詩毛傳曰
在堂幡幃是服（君子所以教功也婦人以貞順
菊之銘履端於始戒有椒花之頌（孤氏昆弟也
姬掩口一一（作笑）楚相知憲定姜問北莊（列
女也古者女子既嫁教以婦功及乎進賢君子內主
郭郭琴瑟友之（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夫人
有文在乎有象應圖仲尼了八卦而有朱生乎文
文在其中矣（易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夫人正義曰謙書起於秦末
及文有象故言應圖）榮耀風彰徽華早茂嘉恭以
臣爵蘇子置也（爵蘇子置也見春秋傳）夫人有
生奪厥志也（杜注曰奪其志使不得嫁）並得
文在其中矣（易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夫人正義曰謙書起於秦末
及文有象故言應圖）榮耀風彰徽華早茂嘉恭以
臣爵蘇子置也（爵蘇子置也見春秋傳）夫人有
生奪厥志也（杜注曰奪其志使不得嫁）並得
文在其中矣（易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夫人正義曰謙書起於秦末
及文有象故言應圖）榮耀風彰徽華早茂嘉恭以
臣爵蘇子置也（爵蘇子置也見春秋傳）夫人有
生奪厥志也（杜注曰奪其志使不得嫁）並得

王聞立義之婦邑以延鄉（鄉音向）齊侯見有體之妻封之石
二年聞拜趙國公夫人漢武成之主（周書寶儀傳云儀有威重雄
之弟也）夫人有文在乎有象應圖仲尼了八卦而有朱生乎文
文在其中矣（易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夫人正義曰謙書起於秦末
及文有象故言應圖）榮耀風彰徽華早茂嘉恭以
臣爵蘇子置也（爵蘇子置也見春秋傳）夫人有
生奪厥志也（杜注曰奪其志使不得嫁）並得
文在其中矣（易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夫人正義曰謙書起於秦末
及文有象故言應圖）榮耀風彰徽華早茂嘉恭以
臣爵蘇子置也（爵蘇子置也見春秋傳）夫人有
生奪厥志也（杜注曰奪其志使不得嫁）並得

之使稀鑒節　一株一作一枝一作一根瓊田之路絕　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方朔刻十洲
香芳華有使人死復甦帝以以更甲子死稱香加神者或成貨名取名帰數百里者名
一經取付香加四神監仁名名取名帰數百里者名
旦三月列四神監仁名名取名帰數百里者名
又刀支朱兩監仁名名取名帰數百里者名
失不辨後大征地非發百帰數百里者名
之散香元如和關死盤香丸發火一成火
檢於燒元年三香三年卯年氣一成火

河西斗絕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賢賢疑作仕後漢書曰
庾子山集　卷一　八　誌銘
萬里絕慶那姚基昌宋子仙鄧世任河西高史又曰河南成山斗入海
甘泰南紘經略數朕秋騁驟超江汜仁流葛覃玉篋迎
長安之洪濟原洛贈趙國夫人禮也雲南去來既留
銘曰
仙壟永別無復雛傳母長歸帷留琴曲
既而主徙頻移金媽不變漢綺
城春秋二十孫子荊之傷逝怨起秋風潘安仁之悼
亡悲深長簟晉書曰潘岳婦作詩以示生齊人原中都人也楚
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薨於成都之錦
東宮之職又曰潘
況復水懦生於文覽之愧然
始成蜀下泉之五乃遷五
名是也鏡
川候則下律六十
竹律六十
朔香四噴西域
作恨瓊田之路絕
七年二月日歸葬於

鷺金龍助藍大謝
北水小然天下得
鳴若除女為九成之化
燕遺卵而北飛遂不爭
卵下有燕之女不為燕
所取也言燕人愛而
加賢大人聲之以為不祥
桑炎曰別之名舍人曰
桑鳥名也以為不祥
敬愛純深端莊淑閒有光
加賢大人聲之以為不祥
桑炎曰別之名舍人曰
桑鳥名也以為不祥
慍塞案外恭停機下訓
辭酸於鬧年華於蓼
松悲鶴去節亂盤生新舊別起
舊月孤明賢墳水
飾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迴地市路沒滕城
式飾隴常貞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滎陽陽武人也周宣王之母弟俾侯於鄭鄭莊公之重世卿士於周以國爲族自茲而始

十四年有年忠之勳又有平王之東遷十四年始封之歲桓公友周厲之子武公滅十一鄭年始封之歲桓公友周厲之子武公滅十一鄭年始封之歲桓公友周厲之子武公滅十一鄭

林鄭孝穆傳云賜姓宇文氏是與周武帝同族後魏書
傳口高密縣爲宇文特立一鄉曰鄭公鄉蓋其
門號德門
夫人禮義閨門端莊令淑采采芣苢薄
言采之薄言掇之薄言捋之薄言袺之薄言襭之毛詩傳曰芣苢車前也宜懷妊也后妃
逮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車前生道邊江東呼爲當道當道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
煮作羹滑利如葵故謂之芣苢婦人採芣苢以供食物故樂有子也
及乎作配君子言事具
銘誌
銘曰
維周之興惟德是與周武帝也後魏書
稱后稷之興也有邰家姜履大人之跡而生棄
故以爲名棄即后稷也后稷封於邰因以爲氏
公劉遷豳太王又遷岐周文王受命而有天下
鄭氏出自姬姓其先桓公友者厲王之少子宣
王之庶弟也桓公寄孥虢鄶之間與其民人雜
處而成都焉幽王之難桓公死之其子武公遂
與平王東遷而有鄭焉
大河開國分畿置政地有十城人居九命
史記鄭世家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甚懼及
禍之至何所可以逃死太史伯曰南方有
河濟之間子男之國虢鄶最大虢叔恃勢鄶
仲恃險子若以成周之寶賂二君請其地
而居之必得所欲公從之乃東徙其民虢鄶
果獻十邑之地桓公既得成周之寶賂又得
十邑之地乃與商人盟而居之是爲鄭國
鄭國伯爵周初封北兒陵氏而箱統
大將軍沈犀

衣文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珩璜衝牙之類佩上玉也半璧曰瑀瑀礼支圓曰蠙水卿有文者火爲火字杜預曰火畫火也**巴水幽咽猿鳴斷絶月落珠傷春怙桂折蛤實象徵盈月虧則蚌虛象陰缺漢武帝地及泉雖通路曰相見是圓也通路曰隧也**

封墳趙琴鼓猿悉通之術矣倚柱秋風而弃禮也正義曰琴瑟謂之琴侯氏傳曰琴長七尺二寸五弦周制也

趙堅長辭泰旉永別良姬艷麗飾女地封謂聚土爲墳

洛濱無月荆臺失雲烏悲傷驄松聲恰咽年遂百代餘芬

洛濱無月者曹植洛神賦云洛川無光荆臺失雲者宋玉高唐賦云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宋玉對曰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夫人竇氏扶風平陵人也章武開國名高舛成之右

漢書曰竇后者廣國宗少君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竇氏不以富貴驕人文帝崩竇后與太子俱居長樂宮太子即位爲景帝后爲皇太后而竇氏封侯者五人皆列在諸侯舛成侯其一也

安豐入朝位在功臣之上

漢書曰竇長君爲人謙讓不爭名利文帝即位以長君爲安豐侯

諸淮陽文以正光之初褒義之門宗於簪誠之德

魏書曰孝昌元年梁之普通元年梁之普通元年宗室元法僧舉淮陽內附詔以法僧爲使持節都督淮陽諸軍事淮陽王

淑惟儀及乎百兩言歸三星在戶箴盥始事條枚是

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三星在戶三星謂心星也箴盥所以盛箴也條枚所以承箴也

則有子從政猶無逸豫之心有夫出征自識山陵之

**兆伯曰以敬之家而上猶敬之況士乎其母嘆曰夫人不能事士乎其母嘆曰夫人不能事士乎其母嘆曰夫人不能事

廣矣先閒淑令
也言祖父有
功烈建功丹蛇襲漢之
兵帥古宮兵野五有白銀山故以名縣以令
宮格魂幽野野有職井戎星始於水於
奶有遺髮故野有職井戎星始於水於
族面不耶詩序曰故篇賢后而有德
可得也曰黃德之廣所及無不思咏
賢才家政釋理以禮輔申以
傳曰周宣王常早臥晏起姜后脫簪
事兄曰潘
退服命婦
讓果成廉推珠止競
孔融傳小兒與諸伯

賢大庭辭貴子歸鞍解
畫雉畫雉朝飛
綏之上是也
百年超忽千金莫惜

松游魂殘燭人何從
周冠軍公夫人馬氏墓誌銘

夫人蒲東樂陵人也許司徒樂陵公苞後子孫就封
因即家焉
石苞字仲容之後
徐金谷
苞字

寫燕郵仍仕代郡祖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蘭陵郡公
可容佐命魏朝少傅承凝周室竝爲大族俱蒙賜姓
泰晉匹也是日通家

歸於宁文氏淑令端莊含章貞吉
閫已正某年除金鄉郡君某年改授冠軍夫人四德
小君宜其家室三事內上
務

以保定

五年四月遘疾薨時年四十有四仰以其年某月日
歸葬於京兆之某原人世風烟山川超忽變波疑作陵陂
青麥隴遂貞女之墳隴首白楊或表賢姬之墓莊子曰
銘曰

三星旄天五嶽鎮地禮有其秩人后其依燕趙多奇
山川雄氣詩曰三星在天又七星名也曰嶽河之名山也禮曰天子祭天地祭五嶽祭
名山大川及地德東漸者也四瀆江淮河濟也秩次也后君也依倚也燕趙之地有其秩
郡得此人焉人物之雄也
挺茲令淑惟此舍章兵生庭照閨閤
挺生也茲此也令善也舍處也章明也兵生庭照閨閤皆謂女也
室香那嫉褒服宋子河劬
室香那嫉褒服宋子河劬
當汎子婭曰如子之蕭王子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那何也生於庭
如蕭之王子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那何也生於庭
詩欲使其云雀安丘玄碩
詩曰謝於誠信蠻貊及邦不行雖之安丘玄碩
從珈紱七采軒車六命鼎笙辭親槐庭登政
從珈紱七采軒車六命鼎笙辭親槐庭登政
人高夫人嫁於鄭伯之弟太叔段之妻也段出奔共國謚曰共叔段段妻隨之稱共姜
人高夫人嫁於鄭伯之弟太叔段之妻也段出奔共國謚曰共叔段段妻隨之稱共姜
珈副也后夫人祭服有褕翟闕翟鞠衣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羅穀為之畫翟
珈副也后夫人祭服有褕翟闕翟鞠衣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羅穀為之畫翟
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
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
羅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
羅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
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
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
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
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
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
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
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
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
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
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
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
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
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
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
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
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
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
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
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
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
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
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
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
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
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
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
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
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
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
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
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
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
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
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
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
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
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
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
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
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
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
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
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
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
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
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
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
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
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
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
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
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
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
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
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
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
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
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
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
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
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
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
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
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
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
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
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
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
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
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穀為之畫翟羽
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
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縠禪衣皆以白
穀為之畫翟羽為飾重穀為褾領褕翟青縁闕翟赤縁鞠衣黃縁袆衣揄狄素沙
穀

副加箄一作珈箄柳圖秉杼桑津洛氾之間風云佩玉有節度也鄭風云副笄六珈毛傳云副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衛之賢夫人也珈之言加也笄所以安髮而加飾焉詩云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揥所以搔頭也瑱所以充耳也此皆后夫人之服飾也箄加珈而已故言副箄六珈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假髮髢編次之髮爲之髻以髮長短爲之節度也鄭玄云副之言覆也后之髮髻多假髮爲之恐其不長不美則編他人之髮以增益之又加飾焉或以玉或以象或以華或以瑤皆有副名焉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言髮美不須髢也故書髢爲剔髮鄭司農云剔讀爲鬀書或爲髢髢讀爲剃鬀書或爲剔髮髢謂髮多可以爲人髲者髲謂髮多也周禮髲人掌王后之六服之髮髻追師掌王后之首服髲人乃加髲髢焉追師又掌王后之副編次追師掌其事鄭玄云副之言覆也后夫人首飾之名也編編髮爲之髻也次第髮髻多少爲之節度也后夫人之服飾副編髮髻之事追師掌之髲人掌其髮之多少以待追師之求追師又掌其副編次之事以待髲人之加髲髢焉是髲人追師相須而成后夫人之首飾也后夫人之首

逖矣雄謀悠哉霸幟九服澄清三川中竭卿相連鑣賢才舞馭絕足相也九服一卿服二伯服三男服四采服五衛服六藩服七夷服八鎮服九蕃服侯伯陽人國之必衰也出萌入門即廢也

欽誌作銘

周甘城之詞也注見前篇

石乃爲銘

地次

大人諱某恒州代郡大平縣人祖某文協周大將軍南陽郡公勳冠一門位高三事親舊於宗室足開詩禮及乎言歸齋敬如事薦蘋維敏紘綖是勤內位克諧中閨以睦年齡不競霜露先侵更無延壽之杯遂開長生之悅

庚子山集　卷十六　誌銘　三

時年二十有三其年某月日葬於長安之洪固鄉周天和四年二月八日葬於萬年縣之壽里山非宋國翻爲飾女之陵地堤荊壹遂有賢妃之墓

唐球之華陘機曰學李也一名李所下食子可蛤蟆一名蝦蟆赤斑大如李子可食所在山澤皆有其華或白或青一名蝦蟆陸機云幽州人謂之蝦蟆也長而青雅疏曰蝦蟆今蛙黽是也

長耳又尺中股股鳴者也或相似而小斑黑其股似蝗而數十步名是也

女德曰德之備有母儀婦言婦容婦功婦事

一名蒲一作水

逝遊

危途再問

挽途窮隴深結霧松高聚風春蘭秋有惟始惟終

藥無對燕丹不驗狄服容陳絃機虛掩

言夫人以疾曰老也今來迎又曰今既陋狄服陋狄之類狄名

郭門路轉哀

周大都督陽林公孫長殤大人繇氏出自姬姓

按大人本姓北堂帝子太胤之女也周書魏文帝紀云大統十三年乃賜姓宇文氏協從龍之勳受分茅之賞得婚建帝室乃末復舊姓叱羅氏高祖許之此云羅氏者

然可稽於將相之間乎今移孤將相也大君以是小敢不許及君工復命孤免於難口不言報上君以義死義之節也

銘曰

世襲雄圖　實惟天柱　山臨寶符　人資義烈　非狼建國　鎮武開都　地接三湘　兵歸百粵　越鄉有作　死義千古

驃騎將軍霍去病墓在興平縣東北二十里周迴二百步高一丈四尺

史記天官書曰其東有大星曰天苑主畜宗室御府其南北地名曰天相主將其北地名曰天倉主五穀其東有大星曰軍市其分野北斗魁第一星曰天樞第二星曰天旋第三星曰天機第四星曰天權第五星曰玉衡合而言之曰七政索隱曰案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曰天樞第二曰旋第三曰機第四曰權第五曰衡第六曰開陽第七曰搖光其中第五衡也

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山在南陵縣南有大別山淮南子曰九江其山天柱是也

水經注云江水又東逕天柱山南山在懸瓠城南其山峭壁天絕望若柱形故曰天柱山

元和郡縣志云天柱山一名皖山一名潛山在懷寧縣西北一百五十里周迴四百步高一千二百丈

漢書地理志云廬江郡潛縣天柱山在西南

後漢書郡國志云廬江郡潛縣有天柱山

晉太康地記云潛縣有天柱山

水經注云江水又東逕皖縣南左合皖口皖水出皖山西南流逕皖縣故城南又西南流注於江

元和郡縣志云皖山一名天柱山在懷寧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漢書地理志云廬江郡懷寧縣有皖山

後漢書郡國志云廬江郡懷寧有皖山

晉太康地記云懷寧有皖山

水經注云皖水出皖山西南流逕皖縣故城南又西南流注於江

元和郡縣志云皖山一名天柱山在懷寧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漢書地理志云廬江郡潛縣有天柱山

後漢書郡國志云廬江郡潛縣有皖山

晉太康地記云潛縣有天柱山

水經注云江水又東逕天柱山南山在懸瓠城南其山峭壁天絕望若柱形故曰天柱山

元和郡縣志云天柱山一名皖山一名潛山在懷寧縣西北一百五十里周迴四百步高一千二百丈

習言公宮教業歲盟線繳佩蔽蔑蘭兩則曰婦事
彌小觿金鞢右佩紛帨刀姑左蘭白婦帨刀
云槃小囊也言施巾帨刀繫小囊以備不虞
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既得宗婦之
儀乘其翟軒選從列國之禮拓跋氏自以為黃帝
天挑九華能脩其職三寶無闕其時
追貝今簋云此
卷二十六 元

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
魏金明公主也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無思非也求而不得也
是生令淑親禮敦詩睦趙宋
子德茂邦媛謂夫人
詩之賢德也左傳曰沈嬴尹氏卒公使因喪以逆之嬴必先卒之子文伯之母也
實劍賢兒寤寐雕迎門痛
文苑英華見顏
之那父繼世隆德思皇
詩文王之德也
浴蠶秋機乘杼
蠶下了蠶長了七寸有鱗角以漸雪盥之始爲
厥之山集卷十六
蔣其色五綵織爲文錦人冰不漏投火不燎洛帝鄉
注見前篇月令曰季冬命有司趣織織鳴蠶蛾投云秋機東海公
金波剋月玉樹臨春
漢書曰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宛城以之斬馬
無人得道舜華榮耀飄零何早
列仙傳曰春陽公有女字丹丘安期生師事之丹丘能飛昇又曰昌容者常山道人也女亦修道於常山食玉英華見顏
芳玉鳳鳳昌容紫草白此千年
致紫鳳飛去又曰昌容如二十許能致紫鳳女伽傳曰昌容年顏如
逢桑根二
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詩顏如舜華毛萇曰舜木槿也
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纔通谷口即望寒門於京葬
兆之北陵原也
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窴掩淚慽愴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李
夫人墓誌銘
何言江海勿賦曰
秋嬪兮淚滋
夫人諱某隴西狄道人也周有柱史夫子以之猶
見龍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
漢有將軍宛城以之翰馬
漢書曰大宛傳張騫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可萬里其俗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上
有西入主書好爲泰上之相
史記曰秦孝公以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安邑魏公子卬來迎鞅與之會飲而伏甲
東向問計即是韓王之師
史記曰秦王政十七年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反之秦王怒發兵詣韓誅王安
復

金於是有綢廣武君
其綢東向坐西向對
師事之復從其策
帝大將軍南北二
州刺史順陽郡公魏武皇帝之
長男也晉書地志山
置東泰州後魏置單州上
縣後魏置順陽郡後魏
孝則廣宁文穆王
懷之第二子也初封上谷郡公
魏書居咸陽之宮曲
陽王根借明光之殿謚其宮
差足擬倫論其揖讓
彼多慙德史記曰穆侯
也宣太后二弟其異
惠王武王昭王莊王時任職用
父事武王莊王卽位以
弟曰穆侯姓魏氏名
引水意謂內衛之
圖中寸山謂朱仙之
夏千四集 卷十
軍角謂根兄承徽自
之爭借明七宮本王
之名夫人振尚立文
根但爲貴成高李
宮乃成爲貴人
人幼而聰敏早聞令淑形
管有美賢才見稱
紙筆懼失諸兄之意
剪其齠齡畏傷王母之心
后少喜書常用諸兄
邵女也后年五歲
額忍痛不言一
太夫人慈恩爲慶
年十有
一出遊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柴烈烈以上將頻
忠勤規模繁總斗魁戴筐六星
夫人輔佐君子言容已整
一作中台受任軍國
一作台
日文昌宮一日上將
兩面北名曰
金於是有綢廣武君
其綢東向坐西向對
師事之復從其策
帝大將軍南北二
州刺史順陽郡公魏武皇帝之
長男也晉書地志山
置東泰州後魏置單州上
縣後魏置順陽郡後魏
孝則廣宁文穆王
懷之第二子也初封上谷郡公
魏書居咸陽之宮曲
陽王根借明光之殿謚其宮
差足擬倫論其揖讓
彼多慙德史記曰穆侯
也宣太后二弟其異
惠王武王昭王莊王時任職用
父事武王莊王卽位以
弟曰穆侯姓魏氏名
引水意謂內衛之
圖中寸山謂朱仙之
夏千四集 卷十
軍角謂根兄承徽自
之爭借明七宮本王
之名夫人振尚立文
根但爲貴成高李
宮乃成爲貴人
人幼而聰敏早聞令淑形
管有美賢才見稱
紙筆懼失諸兄之意
剪其齠齡畏傷王母之心
后少喜書常用諸兄
邵女也后年五歲
額忍痛不言一
太夫人慈恩爲慶
年十有
一出遊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柴烈烈以上將頻
忠勤規模繁總斗魁戴筐六星
夫人輔佐君子言容已整
一作中台受任軍國
一作台
日文昌宮一日上將
兩面北名曰
增耀三星欽明四德授申沃盥有謹於事始斷終停
儀無忘於初子保定二年冊授大夏縣君以大郡
公子貴乃遥贈陽敬郡君夫人之邑或川鄉名小
君之號多從大秋典冊光臨是稱衆寵漢書外戚傳
封皇太后所生女名民爲脩君武帝卽位太后有
特所生女名民爲脩君武帝卽位太后有
鬱爲脩平侯曹壽尚平陽公主隱晉書曰武帝卽位太后有
子隱晉書曰武帝卽位太后有
柴烈李夫人夫人早薨帝悲悼不已乃招方士齊人少翁
類地體記曰婦人無爵從夫之
本有風氣之疾
增耀三星欽明四德授申沃盥有謹於事始斷終停
儀無忘於初子保定二年冊授大夏縣君以大郡
公子貴乃遥贈陽敬郡君夫人之邑或川鄉名小
君之號多從大秋典冊光臨是稱衆寵漢書外戚傳
封皇太后所生女名民爲脩君武帝卽位太后有
特所生女名民爲脩君武帝卽位太后有
鬱爲脩平侯曹壽尚平陽公主隱晉書曰武帝卽位太后有
子隱晉書曰武帝卽位太后有
柴烈李夫人夫人早薨帝悲悼不已乃招方士齊人少翁
類地體記曰婦人無爵從夫之
本有風氣之疾
頻年增動翠多枕臥飛遄之散遣疚無微喜能之符
流年不驗抱朴子曰靈寶經有玉機平衡飛遄授秩
作典君龍虎符蔵以今
符益易之謂也
夏二日癸 卷一六
春秋四十九卽以其年八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
神光離合尚有河渭雲氣徘徊翰鷁櫬下
作典君龍虎符蔵以今
符益易之謂也
夏二日癸 卷一六
春秋四十九卽以其年八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
神光離合尚有河渭雲氣徘徊翰鷁櫬下
也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上葬秦相立功漢將龍水分流泰川遥望
秋陸谷勇金行地壯威武軍中安平河上
也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上葬秦相立功漢將龍水分流泰川遥望
秋陸谷勇金行地壯威武軍中安平河上

也

婁者齊也謂嫁曰歸三星夜照百兩朝飛

奔也與夫齊體也大子下嫁曰歸大夫曰婦人謂己嫁曰歸

典容禮無違台庭等秩

侯　秩一作帙

服制衣　周服禮有內

奉以儀大閨家政七族承和九閭連慶

隨春令　內則曰凡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丧不敢當禮但致其誠愛而已

紛帨恭慎温清孝敬朞秋成蠶

帨佩巾也恭慎敬也温清冬温夏清也朞秋謂秋凡女功入

電影先遏徒餐曰氣空飲天河

念故趣之周禮大馭居其辰之前後以令馭車之遲速注曰辰謂日月所在也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火出而火見而清風至而暑退

星渊玉井

敉寧虛危荒涼象設幽魄

露泉歌

左足入上跟井穆井以汁以汁以汁

之裔出自有周受姓于祁因以爲氏其後入海或適中夏或居北狄地也北魏是以漢北諸國代爲婚姻朱氏世爲部落酋帥於北狄稱斗機之後也

四時徇公燭龍開照地之光六月搏風大鵬運乘天之翼

西山北海紳帶之間陰山洪河子孫後世相繼不絕高門大族代有人焉公諱何奴字何奴地也北魏是以諱焉其先出於顓頊之苗裔也顓頊生於若水之源實爲北帝北帝生於幽都幽都玉臺應紀曰玉帝亦稱北帝北帝生於幽都之山河不絕之勢也

由是爰有京縣遂荒中土車書總集三王之前代之山河不絕之勢也

高陽氏之子孫後世相繼不絕之勢也

損益可知將相公侯百代之間

公諱何奴字何奴地也北魏是以諱焉其先出於顓頊之苗裔也顓頊生於若水之源實爲北帝北帝生於幽都幽都玉臺應紀曰玉帝亦稱北帝北帝生於幽都之山河不絕之勢也高陽氏之子孫後世相繼不絕之勢也卿相也世爲卿相也北史從

開照地之光六月搏風大鵬運乘天之翼

西山北海紳帶之間陰山洪河子孫後世相繼不絕之勢也高陽氏之子孫後世相繼不絕之勢也卿相也世爲卿相也北史從

四時徇公燭龍

千牛備身朝散大夫齊王府司馬贈金紫光祿大夫岐州刺史上柱國公天列尚書之星地標光祿之寮

公大夫爵伐諸侯爵上柱國公天列尚書之星地標光祿之寮

雍州牧秦王之前導

雍州牧秦王之前導

萬里知名信臨徐七州總管長一方識劉弘之政寄

萬里知名信臨徐七州總管長一方識劉弘之政寄

郡開國公天列尚書之星地標光祿之寮

同金申信臨徐七州總管長一方識劉弘之政寄

庾子山集　卷十六　誌銘　三

榮之於子也父彥伯隋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岐

宮至司徒博陵

庾子山集　卷十六　誌銘

夫人玉臺貞氣金河仙液天潢之源實爲河水之源

敵乾陽書勤之陽朱

秀列太長足

容傳武爲

契曰敵世

勇財家業

人朱皇后

敵朱宇舅

伯敵

仲敵

季敵

彰白武於皐繇象緯休徵下於龍於曼倩

源殷伯承家濮相

門先揚麗則世說曰魏武當過

彭城公發

山川氣候

佇稽鴈雁之期七日秉秋坐鷹飛皇之兆星照夜年甫十八遂歸於我巫山南眺逢暮雨於瑤姬華嶽西臨降明星於玉女水亞山經井帝曰女名曰瑤姬景純云月山西天帝即為玉女故暮雲朝雨之說出焉太華山發仰之彌高玉女洗頭盆猶在山上有五石如四方之狀俗謂之玉女洗頭盆是也

言成軌則晨昏展敬事極於移天嬪藻潔誠義中於心依八覺理會三

中饋則天人者天也詩曰婦人之行在柔順也鄭箋云婦人之行在柔順也潔白也謂祭祀之事取名於白以為潔也

女郎磯石響明月而愁秋風織婦女一

作機床聽

在天毛傳云之子嫁女之時參又為也鄭玄云皆用黃昏之時嫁娶之名也

氏詩人接婚姻六禮皆用黃昏之時嫁娶之名也

卜妻敬仲六禮皆用黃昏之時嫁娶之名也

云皆用黃昏之時嫁娶之名也

故引箋云之日嫁之故心悲也

飛之故心悲也

皇朝嫁娶之名實也

之名實也

兆曲名心來詩曰翩三星在隅箋云三星謂參星也

德以有齊三星在隅箋云三星謂參星也

夫人慨軍星繆

也名六名其已下則皆君曼之倫非是為謂用常尊卑為字偪曼為男子之美稱云即曼兮美目貌是也

寒蛩而催絡緯

絡緯蟲名一名莎雞一名絡緯一名絡絲一名紡績一名機杼一名嚶嚶一名喓喓一名蟋蟀一名蛬一名蛩一名蛬一名蛩一名蛬一名蛩

象面無施空有兼忘東茎蹄而不用

域傳論曰筌所以佔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筌蹄之人面與之語乃忘言忘言之人面與之語乃忘言忘言之人生天地壽并金石銀臺藥想

弄月而何年金殿

作作金主爭

煎香思友魂而無口

雅南

集抱柯于樹之松有如契闊各一抱柯之松有如契闊各一抱柯之松有如契闊各一抱柯

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騎將軍計斬左賢王伯父考奢於素昌亭喪四年葬于昌武二安墓西北二百步考奢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羌酋父進少有膂力善騎射以軍功授中郎將後與國同乘矣之祖充顯後周大將軍涼州刺史流江陵前將軍之十六世孫也初爲將軍計斬左賢王伯父考奢於素昌亭喪四年葬于昌武二安墓西北二百步考奢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羌酋父進少有膂力善騎射以軍功授中郎將後與國同乘矣之祖充顯後周大將軍涼州刺史流江陵

□□濟三州刺史成紀縣男考玄明皇朝上儀同三朝剖符分竹爲漢書文帝紀曰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符竹使符第五也說文云符信也以竹長五寸分而相合秦隴河濟之地人到於今稱之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莫不想望其風采漢書李廣傳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夫人生而純深幼而恭敬長而敦睦成而和惠年及初笄甫歸於我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笄簪也女子許嫁笄而字故云笄年而歸於我也人不間於娣姒妾媵之言閨門之內穆如也故宗黨推其令問鄉閭以爲美談遂大平之日周穆王命伯冏爲大平之書冏拜手稽首曰大哉王言訓于四方布告天下用能宣揚文武之德以明其德王曰嗚呼凡我有衆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厥后惟明迪厥德所以明其德也左傳莊二十九年曰凡我有衆謂百官也夙夜罔或不勤言皆勤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言細行雖小猶積而爲大德也慎厥初惟厥終言慎其始動故上功息又傳曰南至於北五年春正月甲子朔南極正義曰南極之行天有南

越州都督三州長史在會稽引陂水溉田數千頃人獲其利於今稱之路隧棣曹恒常四州刺史所政治白爲當將所重夫人輔佐君子修內政平旦纚笄則有君子之嫉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友而行則有兄弟之道愛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其婦德也如此高凡我有衆謂百官也夙夜罔或不勤言皆勤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厥后惟明迪厥德所以明其德也左傳莊二十九年曰凡我有衆謂百官也夙夜罔或不勤言皆勤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言細行雖小猶積而爲大德也慎厥初惟厥終言慎其始動故上功息又傳曰南至於北五年春正月甲子朔南極正義曰南極之行天有南

者夫人與有力焉蓋聲問烝然而高大帶命婦成祭服祉而缺功可不勗哉可不勗哉古曰古者卿之內子爲

倔倔爲問問焉有孟母之風焉有敬姜之淑母之之妻女仰之母早薨敬姜康侍之義從叔母也敬姜備于教化維永寧元年八十有一薨按楊常州襄陽耆舊傳云常字正平太原中都人也父恭字子敬有名譽于鄉里常年十歲而孤事母以孝聞及長博學多識明習漢家故事兼通諸經著書數十萬言名重一時州辟從事舉秀才除郎中遷尚書郎出爲上黨太守政有異績徵拜侍中遷太子少傅以疾去官年七十二卒著有集十卷銘一卷誄一卷哀詩一卷見晉書本傳又見隋書經籍志有晉李顒集十卷錄一卷梁有晉太子少傅李顒集十卷錄一卷亡佚今從之文鴞同潘岳之誄書曰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高岳之上淳渠翔兮函谷之外直氣揚兮言李氏爲西州右姓

庾子山集　卷十六　五　銘

也高岳謂終南山也淳渠謂涇渠也翔回也函谷關名在今弘農新安縣東北直氣揚謂氣勢高揚也言李氏爲西州右姓

高岳之上淳渠翔兮函谷之外直氣揚兮言李氏爲西州右姓

庾子山集　卷十六　六　銘

高岳謂終南山也淳渠謂涇渠也翔回也函谷關名在今弘農新安縣東北直氣揚謂氣勢高揚也言李氏爲西州右姓

高岳之上淳渠翔兮函谷之外直氣揚兮言李氏爲西州右姓

庾子山集　卷十六　七　銘

高岳謂終南山也淳渠謂涇渠也翔回也函谷關名在今弘農新安縣東北直氣揚謂氣勢高揚也言李氏爲西州右姓

高岳之上淳渠翔兮函谷之外直氣揚兮言李氏爲西州右姓

庾子山集　卷十六　八　銘

高岳謂終南山也淳渠謂涇渠也翔回也函谷關名在今弘農新安縣東北直氣揚謂氣勢高揚也言李氏爲西州右姓

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於飛其鳴鏘鏘
合琴瑟張兮　詩云君子至止鼓瑟鼓琴又云宜爾家室
挑其廳泉供長裘兮羞其饌食酒漿兮記　內則曰挑血泉令新絳
親於尊前納酒漿也　詩云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
音遽正義曰廣雅云袪袂也　以下爲婦功也
諸姑伯姊穆溫良兮嫗姒叔妹歡
孫歡慶各稱觴兮　傳曰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子族也
爛彰兮　吉東平公致平公乞骸骨也　正月上日南至長兮子
大人修其內政也　公羊傳曰上日朔日也按東平公薨于公
言東平公爲君史
末央兮公之出門牧守四方兮夫人之化德洋洋兮
之痛因不豫遂留遺命以弟之子神毅爲後　宋公疑謂宋恭公之妻宋伯姬也
云子孫謂諸侯卿大夫也　公羊傳曰伯姬者魯之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
子令珍異十朝夕溫凊者四女公觀然行喪明　宋公疑謂宋恭公之妻宋伯姬也
北云子孫謂諸侯卿大夫也　公羊傳曰伯姬者魯之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
于宋恭公二月癸卯見
公之痛因不豫遂留遺命以弟之子神毅爲後　宋公疑謂宋恭公之妻宋伯姬也
以弟之子神毅爲後　宋公疑謂宋恭公之妻宋伯姬也
怒伊敎由舊章兮列女傳曰魯季姜者魯大夫季文子之妹也其母曰穆
公女傳曰伯姬者魯之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　公羊傳曰伯姬者魯之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
姜嫁伯姬于宋人告命宋公以恭公不親迎不肯聽命于宋公羊傳曰伯姬者魯之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
既十年恭公辛酉夜夢人立于門南曰我魯侯伊敎也今日當火保汝
高舉登紫房兮誰謂不宜　集作云
掩玄堂兮　尚虛無人凝神而聽之不聞其聲不見其形忽然而寤
泥丸內紫房何蔚炳傅玄七哀詩曰杳杳三泉室冥冥傅玄七哀
肅肅松櫬蔚成行兮　仙坊記始興表云松櫬成行方氏傳曰惟是春秋瓷
沉沉厚夕宴　集作
終不暘兮　穹之事杜注曰瓷厚也穹夜也厚夜謂
葬埋也瓷張倫反徒門反音夕

卷終

玉臺新詠總釋

卷一

庾集總釋

總釋者以子山之文其辭富而贍其義博而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若登山遠望而近或道入室近觀而遠不察寧舉大而略小毋循小而失大是以字句之末時有所脫漏又或一語而二義重合一事而兩家兼列非謂自相紕繆實欲酌其駁攻亦既粗陳梗槩矣其間繁詞縟義若覽者之勞倦尚或闕焉今次其前後補其缺遺自賦詩以下各爲條貫幷解釋評論總於此篇

倪璠

馬射賦
周天子之前博物善驗者也　驗一作騐
玄圃之前翰鷽起　翰鷽地名
來儀列子書名
黃帝時有鳳凰來儀
紀勝地理志一北平郡有紀山
四足不齊背黑赤驗一名白義子書名
翻而行羽行五名
騰而霧集名曰翻羽
化爲五行
名曰翻羽
名色炳煥賀循賦節以禮
名狀殊姿賀循賦
志士及代
周武風華禪十遂文
周地有克陽殷殷
高陽周地圖有
周武王
周武王
周武王

春賦 明燈 明燈不交帝側之政為烏賊之蔽為漢中者不知人主又取禽及兩本必引到了也 記曰楚傳之召日上烏乳伯豹兩解引北本明記作白烏謂本于此名烏二本作鵜大帝亘伸案日若生乳氏曰于敬以語上注烏王子之目也案樂之 了敬之見之賢智若文從毛氏有事得何者謂齒失罪先之女十覆鵜風時徒之五日之難 新聖書之虎令嚮生求為丁無少復如初宋于鬼神之心亦於戶面子午之人少總先耳觀于或曰嚮生得擇丁歸文關爰史女烏乳伯之應之丁乳以十云故文人烏伯源注章奴案下亦之丁日易變容字名伯人部七日日不明含味于于于與余和作毛敬作以大名為爰節之 後典止心軟關也務聖徒於棄告人敖神源男說按學故每

燭賦 府之明者宵令子能遠出宮之照橫也水集銅于綸之外秀帝妃繡女侯承者衛車 有日燈侯疑令 謂陵西所前中十頁為蓮掩塊京指承取設蠋常闕塊 龍 龍連之女鄭有乃當已設

春賦 明燈 明燈不交帝側之政為烏賊之蔽為漢中者不知人主又取禽及兩本必引到了也 記曰楚傳之召日上烏乳伯豹兩解引北本明記作白烏謂本于此名烏二本作鵜大帝亘伸案日若生乳氏曰于敬以語上注烏王子之目也案樂之 了敬之見之賢智若文從毛氏有事得何者謂齒失罪先之女十覆鵜風時徒之五日之難 新聖書之虎令嚮生求為丁無少復如初宋于鬼神之心亦於戶面子午之人少總先耳觀于或曰嚮生得擇丁歸文關爰史女烏乳伯之應之丁乳以十云故文人烏伯源注章奴案下亦之丁日易變容字名伯人部七日日不明含味于于于與余和作毛敬作以大名為爰節之 後典止心軟關也務聖徒於棄告人敖神源男說按學故每

燭賦 府之明者宵令子能遠出宮之照橫也水集銅于綸之外秀帝妃繡女侯承者衛車 有日燈侯疑令 謂陵西所前中十頁為蓮掩塊京指承取設蠋常闕塊 龍 龍連之女鄭有乃當已設

庾子山集　總釋

白雪翻五天似者京師起于此西京雜記曰枚乘作柳賦以雪擬柳花○駘氣花曰駘蕩之時花開也○雜記曰梁孝王築兔園一名曰修竹園其中有脩竹林池沼奇禽怪獸又有雁鶩鳧鷖鸂鶒之屬○摩訶衍摩訶衍那此云大也○般若波羅蜜多此云智慧到彼岸○大智度論曰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多時觀五陰如聚沫受想行識如泡如炎如芭蕉如幻如夢○大般涅槃經曰佛告迦葉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觀一切法如虛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大智度論曰菩薩摩訶薩

庚子山集卷五

和嗣文廻文

龍山雜記　前殿平北漢高祖三年秦亡以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作山在今西安府北

渭橋　西京雜記　漢武帝修上林苑引渭水貫都中橋西有石柱大三十圍

曙山頭　晡夕飲馬渭水常晡夕也晡申也

投三錢　宋玉高唐賦　時也張夕鋋之項

出自鮑北門　行路難　也龍泥印手

遥聞善書二四人　金壺字考　老鼠精魚

附遥　漢武故事　王子年拾遺記　隱形則拾遺不子八云

如之始浮漆　老漉子地及引　龍泥印手

對酒歌　安蘇夕張夕鋋之項

時也張夕鋋之項

巡營都護之尉一置一鋋

書曰都護之尉一置一鋋自作都護古始漢

傳曰都護古始漢

與金闕聖君降

與金闕聖君降

隱書四卷授

隱書四卷授

魏華存中夫人

魏華存中夫人

步虛詞

步虛詞

出自鮑北門

出自鮑北門

三輔決錄　宋玉高唐賦　張敞畫眉

三輔決錄　宋玉高唐賦　張敞畫眉

庚子山集卷六

和廻文詩

龍山雜記　前殿平北漢高祖三年秦亡以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作山在今西安府北

渭橋　西京雜記　漢武帝修上林苑引渭水貫都中橋西有石柱大三十圍

曙山頭　晡夕飲馬渭水常晡夕也晡申也

投三錢　宋玉高唐賦　時也張夕鋋之項

出自鮑北門　行路難　也龍泥印手

遥聞善書二四人　金壺字考　老鼠精魚

附遥　漢武故事　王子年拾遺記　隱形則拾遺不子八云

如之始浮漆　老漉子地及引　龍泥印手

對酒歌　安蘇夕張夕鋋之項

時也張夕鋋之項

巡營都護之尉一置一鋋

書曰都護之尉一置一鋋自作都護古始漢

傳曰都護古始漢

與金闕聖君降

與金闕聖君降

隱書四卷授

隱書四卷授

魏華存中夫人

魏華存中夫人

步虛詞

步虛詞

出自鮑北門

出自鮑北門

三輔決錄　宋玉高唐賦　張敞畫眉

三輔決錄　宋玉高唐賦　張敞畫眉

致仕表　○賦○不成○仕閥楚詞○有敘書人參加之語○其事信又何人調○一日乃其事是歟了醜之前信賜將歌了醜○白修曰齊記慶○本注七人沛已告一將○其不事見○下之宋方式已也子表師觀未已約了王勿華節七人沛已告一將○其不事見○下之宋方式已也子表師觀未已約了王勿華節

進白兎表　○賦○不成○仕閥楚詞○有敘書人參加之語○其事信又何人調○一日乃其事是歟了醜之前信賜將歌了醜○白修曰齊記慶○本注七人沛已告一將○其不事見○下之宋方式已也子表師觀未已約了王勿華節

代人乞

進暮烏表

進象經賦表

賀傳位於皇太

崔長

進赤

謝疊上集序啓

總評

文

馬融文○劉逸插圖屏似僊
雲南郡有熊倉山上有神僊
沈注本注○英華載此注本見
仕進不知名氏○按此傳見
神仙傳

卷九

連珠　○陸士衡

臣聞出于胸臆之謀蔽虎之傳侯之亡不亦鄧乎
下之疏昌言之不納不亦孔乎是以賢人君子
登樓賦門衛之不肅不亦嬰乎本于此矣○登樓賦
文選注引作魏文帝○按此賦見魏志王粲傳
後又有女樂二人文帝以與粲粲甚悅之
徙阮瑀千婚喪加之賓客雜還門巷車騎填
門粲常以為歡○文選注引作魏文帝○按此賦見魏志王粲傳
陽東門衛恭送之粲登樓而賦之
感王公之遺德悲時俗之險薄雖信美而非吾土
曰兮曾何足以少留○文選注引作魏文帝○按此賦見魏志王粲傳
遂以疾辭○文選注引作魏文帝○按此賦見魏志王粲傳
成名之論在乎本業本業既修則聲譽自至
自緩後急之書若加鞭策于駑驥周旋進退
官亦都尉寄帝隙者忠慮之言聽者不察
大有于胥聽者不察會名亦未扶傳士

卷十

湯解祝網贊○逸味雙
文竹書紀年合
雙丸贊○逸
高鳳好書不知流黍
以況

鶴贊○逸搜神記照鶴
月羽尺許霜衣
羽面黑足

卷十一

答移市教　○逸
內希風慕義之士
受貴書版輒開讀反市之流其相
敬如賓○後漢書侯霸傳霸為大司徒移書告郡國曰
執事文　○後漢書侯霸傳霸為大司徒移書告郡國曰
郡安城齊所築也　○文選注引作魏文帝
移趙國公集序　○文選注引作魏文帝
門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魏文帝
月日為元月日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魏文帝
趙國公集序　○文選注引作魏文帝
受謝光祿自廻白山第　○文選注引作魏文帝
及與中郎書書加鞭策于駑驥周旋進退
文本建安二十年為五官將時所作
後漢書曹褒傳褒為侍中撰次漢事
敦煌傳　○逸
天水冀縣古名上邽
公十四年城之
魏書地形志南秦州有上邽郡
又魏書地形志南秦州有上邽郡
後漢書郡國志中有上邽縣
孫盛魏氏春秋曰諸葛亮圍祁山
杜預左傳注曰上邽縣屬天水郡
水經注渭水東逕上邽縣故城南
水出西北大隴山下東南流逕上邽縣故城南
又東南流注于渭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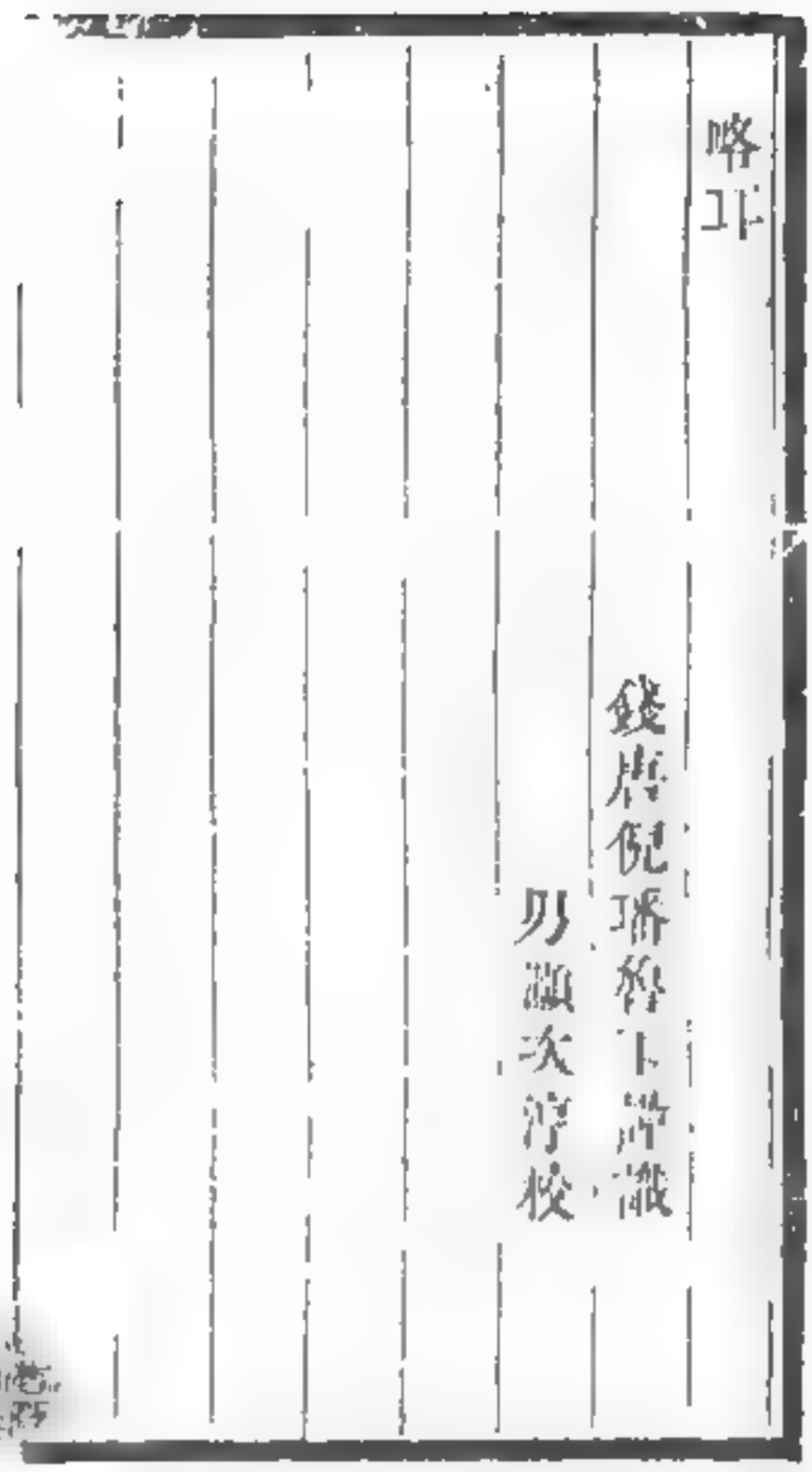
統下弘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和姓纂　卷十六


咯
鉢摩促瑯智上將識
刃瀕次淨校

徐孝穆全集六卷

（陳）徐陵撰　（清）吳兆宜箋註

附本傳一卷備考一卷

清雍正刻本

徐孝穆集箋註六卷。內府藏本

陳徐陵撰。

國朝吳兆宜註。隋書經籍志載陵集本三十卷。久佚不傳。此本乃後人從藝文類聚文苑英華諸書內採掇而成。陵文章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徐庾體。陳書本傳稱其撰裁巧密。多有新意。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其集舊無註釋。兆宜既箋庾信集。因并陵集箋之。未及卒業。其同里徐文炳續爲補緝。以成是編。其中可與史事相證者。如梁武帝太清二年資治通鑑梁武帝太清二年建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於東魏。胡三省註謂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陵將命而使挺特輔行耳。今案集中。在北齊與楊僕射書有云。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壯鄭云云。是謝挺實爲正使。蓋假散騎常侍以行。特通鑑偶但書其本官。並非舛錯。胡三省未考陵書。未免曲爲之說。參諸此集。可正其誤。而兆宜所箋。略不言及。蓋主於捃拾字句。不甚考訂史傳也。然箋釋詳贍。蒐亦頗足備稽考。故至今與所箋庾集並傳焉。

姚察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梁員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辨梁普通二年晉安王爲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摛爲

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賦汙因坐免久之起爲南平王府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尋遷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投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卽荅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及侯景寇京師

陵父摘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疏食布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遵彥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接待餽遺其禮甚優以陵爲尚書吏部郎掌詔誥其年高祖率兵誅僧辯仍進討華載時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爲貞威將軍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於

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左丞如故天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飽僧敞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服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動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太著作陵以梁末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謁謾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廢帝卽位高宗入輔謀猷異志者引陵預其議高宗纂曆封建昌縣侯邑五百戶大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高宗召陵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勱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卽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並如故十年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又除領軍將軍入年加翊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祿大夫餘並如故十年重爲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爲

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右光祿
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亦優之乃詔
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
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
曰愼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宏追遠侍中安
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
縣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盡文曰詞
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臥疾方期克壯奄然
殞逝震悼於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祿
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謚曰章

陵器局淡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
親族共之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
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尊致乏絕
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
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
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
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自有青睞時人以爲聰慧
之相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
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末嘗詆
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

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綺裁巧密家
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遠被之華
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有四子

揚州詩古堂重校刊

鴛鴦賦
驄馬驅
中婦織流黃
出自薊北門行
隴頭水
折楊柳
關山月二首
洛陽道二首
長安道
梅花落
紫騮馬
劉生
烏棲曲二首
雜曲
長相思二首
同江長史登宮城南樓
走筆戲書應令
春情
奉和詠舞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山齋
詠柑
侍宴
奉和山池
山池應令
別毛永嘉
秋日別庾正員
新亭送別應令
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閒中有望
爲羊兗州家人答餉鏡
詠織婦
內園逐涼
關雞
詠日華
詠雪
春日
奉和簡文帝山齋
勸進梁元帝表

讓五兵尚書表
讓散騎常侍表
讓左僕射初表
讓右僕射初表
爲王儀同致仕表
爲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移齊文
檄周文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
謝敕賚燭盤賞賚荅齊國移文啓
謝敕賜祀三皇五帝幷餽啓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謝賚廬啓
謝東宮賚蛤蜊啓
謝賚蛤啓
卷二
爲貞陽侯與太尉王僧辯書
爲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爲貞陽侯重荅王太尉書
爲貞陽侯與江太尉書

爲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爲貞陽侯重荅王太尉書
又爲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爲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爲貞陽侯重與袁之橫書
爲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在北齊與宗室書
卷三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陵城士書
與王吳郡僧辯書
荅李顒之書
爲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貶陵城士書
爲陳武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爲廣武帝與周宰相書
爲陳主與周家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爲陳主荅周主論和親書
在吏部尚書荅諸求官人書
同前
荅周處士書

與章司空昭達書
重答朝臣書
薦陸墳書
報尹義尚書
與李那書
與顧記室書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諫仁山淡法師罷道書
與智顗書三首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卷四
玉臺新詠序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廣州刺史歐陽顧德政碑
晉陵太守王勱德政碑
丹陽上庸路碑
孝義寺碑
齊國宋司徒寺碑
長干寺衆食碑
卷五

東陽雙林寺傳大士碑
天台山徐則法師碑
皇太子臨辟雍頌
太極殿銘
報德寺刹下銘
塵尾銘
陳文帝哀策文
司空章昭達墓志
河東康簡王墓志
袁使君墓志
卷六
陳武帝即位詔
梁禪陳詔
陳公九錫詔
進陳武帝爲長城公詔
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封始興王詔
爲陳武帝即位告天文
梁禪陳策文
陳公九錫文

陳武帝下州郡墾書
梁禪陳璽書
附備考

徐孝穆全集目錄終

揚州詩局重校刊

徐孝穆全集目錄

徐孝穆全集卷之一

吳江吳兆宜顯令箋注

賦

鴛鴦賦

飛飛兮海澨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漢張良傳注師古曰赤松小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上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織素之隹人（古詩有仙去織縑來北素新人不如故）未若宋王之小史（列異傳宋康王埋蘇）含情而次（周千埋蘇）憶少婦之生離恨新之爲詩云中有雙鳧自名爲鴛鴦（一頭）皎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萬里山雞映水那自得（其色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氣孤鸞照鏡不成雙（莊子宋王有鸞鳥王令羣臣問之曰鸞王結罝羅之中爲伴則氣逐安中爲伴則氣絕鸞王悲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照以鏡以映之鸞見影悲鳴而絕）天下旗成長合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觀其呀吭浮沈（左思蜀都賦呀吭清深）輕軀灑澤（張衡南都賦渚淵法澤）分艘（艘船）谷森拂荇戲而波散排荷翻而水落特訝鴛鴦鳥長情眞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聞道鴛鴦一鳥各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邛卓家女祇爲琴中作（玉臺新詠琴歌辭相如遊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竊於壁間窺之相如鼓琴家以挑之其歌曰同緣交頸爲鴛鴦胡顏今其翔翔

驄馬驅

白馬驕龍駒奇之日陸閎鴻兒卻非龍駒定是鳳雛　雕鞍名鏤(一輔決錄鄧禹兒也非龍駒定是鳳雛)　襜(徐樹穀曰後漢輿服志乘輿金根車駕六馬赤罽交絡金鍚鏤鞶鞮)　倚(也六世祖襲爵為列侯)　小婦字羅敷(古樂府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敷)　倚踦(一作踦)　輕塵史(晉史苟曇為人輕塵好飲酒)　舍人門外舍人見勃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窺早晨參相舍人之門以為舍人言之悼惠王拜為內史)　召募擊休屠(漢霍去病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蹙(一作蹴)　外多風雪城中絕詔書(漢書五行志始元二年春匈奴使民間馬牛羊皆南越言匈奴大發兵欲入塞)　空憶長秋下(漢書外戚傳皇后所居殿曰椒房以其塗飾取温暖芬芳也長秋宮名)　走馬長楸間(史記魏公子無忌曰走馬過信陵門)　連蹀復連蹀(文選古詩曰連蹀御馬鞚)

白頭吟今日大陸頭溝上溝水東西流　中婦織流黃(織羅紈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　扶蘇上高堂(古今注扶蘇上高堂明旦溝水頭蹀御)　交通雲漢(會稽舊志交通雲漢)　接蹤躡(一作躡)　躡足(一作躡)　躡景(一作躡)　躡履(一作躡)　躡蹤(一作躡)　躡跡(一作躡)　躡屩(一作躡)　躡履(一作躡)　躡履(一作躡)　躡履

安丘能為洛妾對長楊苑宮秋冬軟鐵其飛天子發
下書生歌
此以君登高柳城後漢梧桐生井上秋至輒墮其葉人見葉墮
子太無情秋來纔一葉傷人今落盡
閨山月二首樂府解題調曲
閨山三五月張尚瑛曰傷別離也五更五面關月
高樓上當窗應未眠星旗映疎勒管弦各奏九星在
如之河鼓風中遶漢歌城烏自滅水向西流乃
引古詩天山即那連
此為匈奴語天為祁連
月出柳城東微雲掩復通蒼茫望白鞏漢書七
戰氣今如此從軍復幾年年月掌固文
騎獵雲中滿五征志文帝七
大人上都雲中漢火通長安將軍擁節起
戰上夜鳴笳
洛陽道二首
綠樹三春暗紅塵百戲多後漢安帝紀延平元年羅鬼張設
向金馬張衡西京賦東門
名曰金馬門漢武帝記焉馬法獻之有
街華軒翼葆吹安定梁鼓角橫吹曲
潘郎車欲滿無奈擲花何晉
南海曾植公謹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
道姊人選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

徐篋卷一　四

漢賈山傳秦為馳道於天下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壖以金椎鐵其飛天子發
春日起農埃濯龍望如霧後漢
前過濯龍門上見水馬如游龍
河橋渡似雷
閨珂知馬疎見上傷轡兒意閑
長安道宝臺新詠得橫波曲長安道
雄道乘雙闕三輔黃圖武帝作建章宮宮在未央宮
城中為小乃於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
宮樓以上下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豪雄被
五都尹文子魏王得玉召玉工相之工曰橫看象天
此無價以當之若五城之都僅可一觀橫看象天

徐篋卷一　五

漢賈山傳秦始皇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壖以金椎鐵其飛天子發
三輔黃圖秦始皇道廣天下都咸陽渭水法駕應坤
疑作輿輔黃圖南渡以法乘牛
閶闔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
之前千乘萬騎出長安城洞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
其儀法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參乘
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則省副車小車
祠宗廟用之繁韓康賣藥後漢逸民傳韓康字伯
伷為大賈
安市只不二價韓偃鬻明珠漢東方朔傳董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二隨母出入主家
誰謂擁車騎非但執金吾後漢百官志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注胡廣曰衛尉
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外
相為表裏以為森討猾
梅花落鼓吹曲江總樂
有有梅花落
對戶一株梅新花落故栽燕拾還蓮井風俗通殿堂象東井形刻

作荷蓉菱水物也所以歌大風吹上鏡臺統武納物玩鏡奩出魏
人公主銀七子貴臺四俱家怨愁一作思樓上獨愛明時清
五春日獨當壚 風流荀令好兒郎偏能傳物復薰香世說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嘗三日香見襄陽記
竹葉錦 作竹葉紋織女紅 綠竹簪花巧製裙女幼麥青青繞舍桑蘭女幼麥青青繞舍桑竹葉帶 一作蓼
雙文帶冬曉送郎 一作蓼 龍未能
裁
紫騮馬 樂府五曲有紫騮馬
玉鐙繡纏鬃 齊武帝諸子傳蕭子卿作銀鐙金
薄裹前蹄 按鐙音凳馬鼻踏皮也
金鞍錦覆幔 徐樹敏曰俗學記宋劉義恭啓昭
音蒙 盛也 風驚塵未起 揚雄羽獵賦林草淺坪猶空
曠之生塵 兩兔 一作雙兔 時駢駢珠彈落雙鵰 呂氏
春秋以時養鳥之道冬夜長而不寢之以晴夜而不休之以笑之 日斜馳逐罷連翩還上東
劉生 徐箋卷一 六
劉生殊倜儻 漢薄昭傳倜儻郭解交任俠解
為益甚 成里驚鳴筑 漢書高祖召審食為美人徒其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 平陽吹怨笳 末詳按
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笳鳥林傳劉
苗賦序曰蜀卒罷弊邊兵單少羌胡數犯邊塞有
鄉中有洛客舍逆旅次第俗儒排左氏 漢儒林傳劉
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
相孔光為言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博
中劉歆欲立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後漢賈逵傳逵傳侍
特其義長諷誦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 新室
忌漢家 漢元后傳王莽欲篡孝平皇天降去漢而命立新室太后不忘猶尊號當隨漢
廢以奉 天命 高才被擯壓自古共憐嗟

使諸貴人及女學士典掌其賦新詩采其
尤豔麗者以為曲調選宮女有容色晤歌之
其曲有王樹後庭花臨春樂結綺望仙閣
玉樹後庭美麗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李延年
傾城得意已無寄洞房連閣未消愁 漢李延年
雖再得後漢梁冀傳壹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 宮中本造偽
為殿傳帝居寫家長安中咸思上擊統白歌曰
女弟合德美容體性純稱可愛 新起鳳皇樓 輔黃圖揚雲漢書古語云長綠綺紫紅
安民似謂鳳皇闕為貞女樓 頻兩相發千嬌百念情無歇 舞彩回袖勝春風歌扇
當窗似秋月碧玉宮伎自翩妍 樂府有情人碧玉歌一云劉碧玉宋汝南
王絳樹新聲最可憐 魏文帝集荅繁欽書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 張星舊
在天河上 天官書注星經云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也
從來張姓本連天

識皐記天翁妃潘漁陽人漢張放傳放名堅字翁妃許嘉女上爲放供張陽甲第元以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陽甲第元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貴者冠蓋不絕二八年時不

愛慶齊客起新舞些二八列侍羅些列侍也齊客齊樂也起新舞作新舞也羅些羅列而侍也些語助詞楚辭招魂二八齊容發揚些

當新晉書志大史每歲上年歷立春議五時令服各隨其方色帝卿座尚書已下就席讀詩陽酒

慶正月春幡底須故後漢書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立春施青幡青勝也幡勝皆所以迎春也底何也須待也故猶固也

上一歲黃三歲赤海人先作饋

於門外人流蘇錦帳鋪錦帳也流蘇垂飾也

疑耍注天子旗流蘇諸侯蒼龍白虎朱雀玄武軍陣皆張焉見陳琳飲酒詩

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

只應私將琥珀枕冥冥來上珊瑚鉤本草珊瑚似玉

宋武帝紀寧州貢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直百金

長相思二首徐箋卷一 八

長相思望歸難傳聞奉詔成皐蘭臺注去病傳置酒皐蘭下師古曰皐蘭山名在北地

山名龍城遠漢書將軍衛青青至龍城鴈門寒山海經鴈門山者鴈之所出也

名龍城鴈門山在北地

愁來瘦轉劇支帶自然寬已惠衣帶日已緩念君今

不見誰爲抱腰看玉臺新詠惠帝時童謠曰

長相思好春節夢裏啼悲不淹懷中起衣前任三月苑中遊

絮飛還聚本草蘼蕪花名蘼蕪遊絲飄復結流水轉空輪欲知

腸斷處洛陽城東路桃李生如霧葉自相當葉花花自對

詩

同汪詹事登宮城南樓

元良屬上德率土被中孚畫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老子上德不德謙奉土之

義以色易其貴賤於今苑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秋來應愛盡偏白着腰身

春情

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節當墻却晚寒 一作香分細管一作故府梅花真酒盤未詳按四時寶鏡云春日春倒生菜號春盤 年芳袖裏出將過上蘭三輔黃圖苑有上林 一笑臨場城送下蔡先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奉和詠舞

似凌虛納花承風概垂舉逐節工新舞嫣能行疎徒勞交甫解自有專城居 漢衛皇后傳后字子夫

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主家能教舞 漢武故事平陽主謳者衛子夫善歌帝悅之入宮 城中巧畫妝 後漢馬廖說子夫主因奏子夫善歌帝悅之入宮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低鬟 傳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 四方全匹帛 低鬟 漢衛皇后傳 向綺席 漢郊祀志注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重用五几五飾器几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冥歌也 舞袖拂花黃燭送空回 一作窗邊影衫傳 簷裏香當銷好留客故作舞衣長 景差大招長袖拂面善留客只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原注聲差作庾肩吾並誤 尚瑗

曰采簡文帝集漢高帝賽神詩玉軼朝行動閶闔且應開白雲蒼梧上丹鳳咸陽來日正江無脈斜漢屬回瞻流知地脈望領城欲祉九憑聊舉十千杯

山宮頻半首三輔黃圖半首池在上林苑中西頭 漢寢若龍川 漢地理志南海郡龍川縣注裏氏貴州記本博羅縣之東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為號 玉盌無秋

酌張載酒賦帝山良辰於今苑會飲醇酎秋發 金燈滅夜燼後漢李尤燈銘 有丹帷迫驚飆未詳紺席下羣仙 徐樹屏曰漢舊儀皇帝自行羣臣從賓皆百官紫壇帳場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南維帳紺席 堂虛沛筑響叙低咸舞姍 歲銳曰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琵琶常從高帝出入常為夫人倚瑟而歌出塞入塞每左右流連夫人善為悲愁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 何殊后崩襄子建作葬 晉書石崇金谷詩序有別廬在金谷澗中或高或下隨其地勢而為園觀水木竹石之美備矣 盛哭者祖朱旗既拖丸野被鴈行歸滅英雄承機帝世著功猷勳 禽獸

山齋

桃源驚往客 晉陶潛集有桃花源記詳與宗室書 鶴嶠斷來賓 會稽記曰鶴嶠山漢太尉鄧弘嘗射鶴於此山得一箭頭有銘人至問何所射弘曰嘗射鶴於嶠山後果然 復有風雲處蕭條無俗人 山寒微有雪石路本無塵竹徑蒙籠巧茅齋結構新燒香披道記 後漢襄楷傳曰桓帝好神祠數祭祀宮中立黃老浮屠祠又數設華蓋幡幟鼓琴擊磬以事神又作金人高一丈黃金塗其身以衣純采飾以金銀又鑄銅人銅駝銅馬銅仙人銅天祿蝦蟆之屬皆以銅鑄作相連以為道又鑄黃金人以為帝坐像又鑄黃金人以為太子諸侯王坐像又鑄銅人以為諸侯王從坐像又鑄銅人以為諸侯王從者行道車騎導從之像又鑄銅人以為胡王王者各一居其前又鑄銅人以為諸侯王奉貢者各一居其前又鑄銅人以為諸侯王侍祠者各一居其前又鑄銅人以為諸侯王門戶各一居其前又鑄銅人以為諸侯王玉堂各一居其前又鑄銅人以為諸侯王玉堂各一居其前又鑄銅人以為諸侯王玉堂

素檠芬且郁得陳終宴歡良垂雲雨散

侍宴

園林才有熱夏淺更勝春嫩竹猶含粉初荷未聚蕤承恩預下席應阮獨何人

魏王粲從文帝為五官將文帝有山池詩曰暮春嫩竹猶含粉初荷未聚蕤

奉和山池

梁簡文帝

徘徊依柳息住若依蒲志南海都博羅縣洋有羅浮山故置博羅縣洋有羅浮新蓀土挂樓游魚向暗集戲鳥逗搓流

新亭送別應令

梁元帝

征途愁轉加連騎惨停鑣翦和氣淨無定所霞漢君臨江人生會稽浮

晉王羲之為吳郡內史有山池詩曰暮春嘉會蘭亭修禊羣賢畢至少長咸集

鄔島屢遷移屬人薦佳芳影空留古樹橫臨沼遂流

晉張協為太康令有池館之美

時入後池樓掌非一勢臨觀自多奇

梁簡文帝有後池詩曰後池可通舟時入後池樓

生對戶石猴挂入欄枝

山池應令

晉舸圖仙獸

晉王濛書寫王羲之書水二一山上業法羅大龜谷名

晉張華上業張子雖虛谷山名濁源

陳啓源曰晉書王羲之傳寫書首以慰江神飛鯉挂采旌

左傳楚大敗吳師獲其舟餘皇以歸名舟餘皇

延之謝靈運傳延之著顏

明嵐詩誰忘汎舟魏無

衡人注刺船之人也

釣女飾銀鉤細萍時帶楫低

荷乍入舟猿啼知谷晚

蟬咽覺山秋

別毛永嘉

英華作毛伯武

晉毛尚書鉉曰南史毛喜字伯武榮陽武人也魏平江陵喜與宜帝俱遷長安及宜帝自位歷月陽其吏部尚書委政於喜宜益見親重喜言無回避時皇太子好游德常言之宜帝太子遂德之即位後稍見疎遠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

願子厲風規歸來振羽儀曉余令老病此別空長離

白馬君來處

後漢郭太傳張劭喪至瀍將定而柩不前見有素車白馬弔者中白長卿也見必能前柩

巨卿墓荒泉我泪知

郭泰字林宗卒二朝名高堂上莫有哭其母曰吾子不聞泣子子不知徒勞脫寶劍空挂龍頭枝

吳季札掛劍徐君墓樹

秋日別庾正員

梁元帝

征途愁轉加連騎惨停鑣翦和氣淨無定所霞漢君臨江人生會稽浮

晉王羲之為吳郡內史有山池詩曰暮春嘉會蘭亭修禊羣賢畢至少長咸集

風吹臨伊水時鴈出河梁野塘扶芳杜林田黑江秋岸菽黃

隋薛道衡昭君怨曰胡風吹漢月偏照陰山雪

隔城聞上蔟迴丹隱去樓神襟愛

作遠別流睇極

清淮通大海水二一山上業法羅大龜谷名

清淮通大海上業張子雖虛谷山名濁源

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閨中有望

侶人歌吹罷對鏡覽紅顏拭粉留花樹

庾信春賦曰對鏡拭粉留花樹

勝言者之則勝御覽金勝一名金爵除叙作小鬟

釋名曰婦人首飾曰髻髻貫也所以貫髮令不墮也髻或曰結或曰紒或曰鬟或曰鬠因形名之也綺燈停不滅高扉掩未關良人在何處光惟見月還

為羊兗州家人荅餉鉦

魏上光史為征東大將軍太宰初其女配司馬文王以成先志魏晉之間以女配人主者多矣司馬泰山鄒人長為兗州刺史二子建興中都官從事尚書僕射秦王柬文王也柬子遹惠帝太子遂德之即位後稍見疎遠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人陸大喜著鬼簡長七寸舞人袁耽善彈琵琶又自琢撥剛一尺八寸木時人貴重

王能久腰脚地衡得賤上子簪裁資歌人上
贱兒來宿亦資歌者脚之妙盡奇曲
將無
對

信來贈寶鏡亭亭似團月取鏡挂空臺千今莫覩開不見孤鸞鳥香魂何處來
見鳥
驚賦

詠織婦

織罷遲玉指脈脈投梭停機織綾見梁傅兆言異苑周儒賞續綿漁雷澤得一織機蒸趙兒驚賦
竹未
詳機

內園逐涼

徐爰卷一

青青北山北樹蔽上人也大丁涌見欲仕以功南兵曰以明府君賓來若欲隻之南山之北白雲之南矣
東見傳

本自室親琴就竹簟酌酒勸梧桐

納涼高樹下直生落花中獨徑長無迹茅齋

鬬雞

李子耶為誰傳孝郯之雞鬬季氏芥其金距千子怒
左傳季氏為之金距
和氣交感鳳翔麟遊王喻有鬬雞處
花冠已衝力如連花鳴聲滿徑
芥爪復驚媒鬬脚羞衣歸錦客有逸鶏鳴鏡
見寶雞
陳倉若有信為見寶雞來
晉太康地志秦文公時陳倉人獲似獸如鹿不知名若以獻之逢二童子曰此名為雄曰王得雄者霸陳倉得雌亦霸日二童名陳寶

八乃還化為雌雄上
勝君化歌為仇然死之
詠日華

朝暉爛曲池久照潤西陂徙倚高淑樹作逐細波移
照已比扶桑枝
淮南子曰扶桑拂日枝

詠雪

瓊林玄圃樹
淮南子崑崙山中有樹名曰玄圃桂樹日南華
臧子春秋曰南華之桂
凝霜結玉指脈脈正斷絲
見梁簡文帝停機賦
飄絮集行簷
梁簡文帝雪賦曰集行簷而冰積
傾雲帶風斜三農喜盈尺
謝惠連雪賦曰豐年之瑞於是乎呈
僊禽疑落花
韓詩外傳曰天雨花禽獸皆人口
多五出
老子曰雪花五出

詠梨

神華啟靈圃金匱藏玉牋
武王伐紂洛邑雨雪十餘日寤夢上帝與之丹書曰予有五丈夫乘五車從雨騎上門
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
朝闕門外應見海

春日

岸經起暮色岸水帶斜暉徑狹橫枝度簾搖鶯語飛
落花承步履
吳兆宜曰禮也行足以為禮
枝蓋蒲幕洞庭歸
未詳

未和簡文帝山齋
梁簡文帝集山齋寺玲瓏檻危石久為門北牖臨清澗門開通鳥雀缺岸新成跡夜猿暮流響錦積晨氷照彩鱗花榮下飛杜南柯
梁竹密山齋玲荷開水殿香
山花臨舞席水影照歌池

勸進梁元帝表 梁高大寶二年五月相東王繹
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十月太
尉進苔曰淮海長鯨跋扈宜
正其明年一月王僧辯平侯景
高平王孝儉等復勸進相東王猶不受八月兼
散騎常侍聘陳使徐陵於郢奉表勸進九月
與士公卿士復勸尊號僭設嚴永
上乃從之十一月丙子即皇帝
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

臣聞主卑布聖遷承帝緒之家
公兄弟最長得登帝
皇之位神異母弟故應
乃造唐而致祚
代繼賢而紹高
召既表諸大臣議曰代王
最長仁孝寬厚乃迎立之無爲撝於
上世紀帝嚳崩摯
身方代摯而
正之至如金行重伯
之子昧甲與書有晉金行者
源出東莞
晉元帝父琅邪恭王親
因時多難
朝旨受命
千祚宗
握圖蒞
皇帝紀曰黃帝二十四子得姓者十四
皇甫謐曰黃帝居軒轅之丘娶西陵氏
名曰嫘祖
以爲號非才子
於顓頊
左傳顓頊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之高帆
因時多難
多難二字疊
朝旨受命
千祚宗
握圖蒞
皇帝紀曰黃帝二十四子得姓者十四
皇甫謐曰黃帝居軒轅之丘娶西陵氏
名曰嫘祖
以爲號非才子
於顓頊
左傳顓頊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之高帆

撥亂反正非開前古
漢高帝紀羣臣
曰帝撥亂世反之正
正之至如金行重伯
行志董仲舒劉向皆
曰五行志董仲舒劉向皆有晉金行者金色白之
源出東莞
晉元帝父琅邪恭王親
元帝紀曰琅邪恭王
位歷試難任
南史晉元帝
無聞於時
南史晉元帝
撥亂反正非開前古
漢高帝紀羣臣
曰帝撥亂世反之正
正之至如金行重伯
行志董仲舒劉向皆有晉金行者金色白之
源出東莞
晉元帝父琅邪恭王親
元帝紀曰琅邪恭王
位歷試難任
南史晉元帝
無聞於時

殘兇文兇武包羅羣醜
老子故道大天
地包其一
大而宅是四門
舜典辟四門
擬茲三大
老子故道大天
大地大王亦大
居其一焉
光武爲象
易遯卦光武中興書有晉金行之象
承絕枝分南頓
後漢光武帝紀帝
南頓縣
身長七尺三寸
隆準龍顏
漢書高帝紀高祖
隆準而龍顏
仰觀俯察
易繫辭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因以作
易繫辭包羲氏沒神農氏作
副生民
詩大雅生民后稷之母
始風多士
書多士
一日二日研覽萬
在御
易乾卦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勝也
孝經援神契伏羲
龍以御天
春秋命曆序神農感
神龍而生
御宸均
日堯也
日角
元遠珠庭
注
萬中有骨表如連珠
徐整本曰海錄碎事
山庭日爲曾于珠庭
額淵
先彰元后
書元后作
神
左傳楚王無家而
而拜者神所立也乃與巴姬
人齡而長
圖牒斯歸何止
漢書李健
落理壁於人室之姪使
人拜平王駭抱而人再拜
之瑞
符瑞圖曰黃帝
生昭哀任身十四月乃生上
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七亦然乃命其所生門
曰堯母門
南史元帝
神魂之異母弟故應
召既表諸大臣議曰代王
最長仁孝寬厚乃迎立之無爲撝於
上世紀帝嚳崩摯
身方代摯而
正之至如金行重伯
行志董仲舒劉向皆有晉金行者金色白之
源出東莞
晉元帝父琅邪恭王親
元帝紀曰琅邪恭王
位歷試難任
南史晉元帝
無聞於時

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急馬罷歸在後常收敗兵西走
王數十里羽大怒復進擊之漢王乃得脫而東
卒張繡交兵風俗彌勞
毛南北世子方等計忠誠貫於日月
河東王客軍殿後之計也白如其言
制于會也其星驟月長
貴已北皆自忠之士
於冰霜冰霜裨將領事如
雷如霆非猛非虎牧豈尚也
如虎如
前驅效命
元惡斯殲
星躔東井時收喻滄
北伐怨
分野而公平霸下乘王子晉
馬係頭以組奉皇帝璽降於
孺已
陛下乘昆陽滅中兵亦
二公大
未有援三靈之已墜
天地人也
蓋四海之
草飛颺雄劇秦美新海水赫
羣飛注喻大亂也
赫明明
神漢王
千乘北云明
帝校尉
世說姜維
少見劉樂大如牛
於
珠琴反於吉守史
羅騰中述之光明遠
新輯本紀所載本
首系公孫寔兵自
二公陣二公兵走北殺
公平霸下乘王子晉
於軹道傍
雷震南陽初平
會羣后誓于師曰勇奮
威用干戈之
有衆或德馬乃會
皇天禹謨馬乃會
成用干戈之
非無戰陣之
文因鳥迹
雲師火龍
八卦
謂之史
始作書契
農氏以火德王故
名官本紀
軒轅氏修德振兵以興炎帝戰
二陵然後得其志官名皆以
貴已北皆自忠之士
刺于會也其星驟月長
制于會也其星驟月長
卒張繡交兵風俗彌勞
毛南北世子方等計忠誠貫於日月
河東王客軍殿後之計也白如其言
於冰霜冰霜裨將領事如
雷如霆非猛非虎牧豈尚也
如虎如
前驅效命
元惡斯殲
星躔東井時收喻滄
北伐怨
分野而公平霸下乘王子晉
馬係頭以組奉皇帝璽降於
孺已
陛下乘昆陽滅中兵亦
二公大
未有援三靈之已墜
天地人也
蓋四海之
草飛颺雄劇秦美新海水赫
羣飛注喻大亂也
赫明明
神漢王
千乘北云明
帝校尉
世說姜維
少見劉樂大如牛
於
珠琴反於吉守史
羅騰中述之光明遠
新輯本紀所載本
首系公孫寔兵自
二公陣二公兵走北殺
公平霸下乘王子晉
於軹道傍
雷震南陽初平
會羣后誓于師曰勇奮
威用干戈之
有衆或德馬乃會
皇天禹謨馬乃會
成用干戈之
非無戰陣之
文因鳥迹
雲師火龍
八卦
謂之史
始作書契
農氏以火德王故
名官本紀
軒轅氏修德振兵以興炎帝戰
二陵然後得其志官名皆以
貴已北皆自忠之士
刺

當今之益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曦姚卿雲似蓋晨曦姚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元小春狄陽上督郵妻拜墓詩）甘露如珠朝垂原野（後漢書曰永平中白露降芝房感德感出銅池（爾雅曰水自涌出曰泉）特生金芝九莖齊於堂階銅池中（丁廿氏鏡時有草夾階而生名曰蓂莢月生朔日以一莢後以名日月之數（名曰蓂莢尸子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十月乖丑朔蓂莢不生而不枯如蓋隨江陵城（後漢書曰光武帝紀初江陵城門自壞光武惡之乃築補之城復完固）芝生殿上（後漢書曰光武帝紀初芝生殿上）東漸玄菟（後漢書曰光武帝紀初玄菟樂浪徼外夷皆來獻）西臻白狼（晉書曰武帝紀初白狼王率其屬三十八部來獻）高柳生（代都記曰高柳縣有石自生）扶桑御日（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長數千圍一千里一枝名曰神木同生相依一名扶桑）後漢郡國志曰（後漢書曰郡國志曰）張尚珍圖（張尚珍圖未詳）名產（名產未詳）風（風俗通曰）鴻（鴻未詳）鵠（鵠未詳）白鹿（晉永初郡國志曰）高鳳（高鳳未詳）翔（翔未詳）於庭（漢書曰）甘露（甘露未詳）降於（於未詳）建章（漢書曰）神雀（神雀未詳）集於（於未詳）未央（未央未詳）鳳皇（鳳皇未詳）來儀（來儀未詳）騏驥（騏驥未詳）翔於（於未詳）閑（閑未詳）麟（麟未詳）鳳（鳳未詳）龜（龜未詳）龍（龍未詳）黃（黃未詳）白（白未詳）之瑞（瑞未詳）備（備未詳）於（於未詳）殿（殿未詳）庭（庭未詳）

（王隱晉書曰）武帝泰始二年正月朔旦大會羣臣於太極殿前庭設萬舞（晉書曰）荒服來賓（晉書曰）四夷（晉書曰）重譯（晉書曰）貢其（其未詳）珍（珍未詳）奇（奇未詳）（晉書曰）戎狄（戎狄未詳）遐邇（遐邇未詳）同慶（同慶未詳）（晉書曰）帝親（親未詳）臨（臨未詳）軒（軒未詳）（晉書曰）百官（百官未詳）（晉書曰）公（公未詳）卿（卿未詳）（晉書曰）以（以未詳）下（下未詳）（晉書曰）各（各未詳）（晉書曰）奉（奉未詳）（晉書曰）其（其未詳）職（職未詳）（晉書曰）文（文未詳）物（物未詳）（晉書曰）有（有未詳）（晉書曰）成（成未詳）（晉書曰）（晉書曰）於（於未詳）是（是未詳）（晉書曰）（晉書曰）侍（侍未詳）中（中未詳）（晉書曰）常（常未詳）侍（侍未詳）（晉書曰）（晉書曰）奉（奉未詳）（晉書曰）車（車未詳）（晉書曰）都（都未詳）尉（尉未詳）（晉書曰）（晉書曰）奉（奉未詳）（晉書曰）璽（璽未詳）（晉書曰）（晉書曰）綬（綬未詳）（晉書曰）（晉書曰）（晉書曰

天關抑又開之左圭既錫（周禮大職蒼玉禮地　錫左圭賜有功之諸侯）乃椓僕之徵（椓僕官名）非苞茅之不貢（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責楚貢苞茅不入寡人是征）管無聞方澤（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於方丘奏之則地示皆降）孫竹之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之象（孫竹生孤竹之野甘泉宮中天地之圖丘奏之如地上之圖丘奏之日至於丘奏之地示皆降）乙者鬼神罍（禮記祭具以致天下之美物）祭貝以致天下之石（貝生海中）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周禮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高謝徒引箕山之客（高士傳許由字武仲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未知上德之不德（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史記秦本紀德公元年初居雍）人天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率土乾聽（書益稷予乃以生哉）望下至於海隅蒼生（書益稷予乃以生哉）普蘇季張儀遲鄉負俗（前漢蘇秦字季子洛陽人為從約長）三方以事趍請六國以尊秦（史記蘇秦傳秦惠王車裂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終使之西（前漢西域傳罽賓條支安息之西）泥臣等顯奉皇華（詩皇皇者華遣使臣之詩也）親承朝命珪璋特達（論語以珪璋特達聘禮重禮也）通聘河陽（晉杜預送鄧氏詩盟酒此河陽盍）地理志河內郡懷縣又盟中牟縣故城）貂冠七雄分爭（晉義士傳七雄並爭秦始皇兼天下一統）國家制度日不暇給（漢官云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武帝改曰內侍）貂尾為飾（謂之貂璫）導盟津水（五傳解左圭璧以祠河）好也禮都賦北越盟津）乃椓僕之徵（椓僕官名）非苞茅之不貢（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責楚貢苞茅不入）貶館（左傳晉上軍不聘邾貶館）四牢焉（十一牢隨世汙隆（晉起道隆日從而汙隆追汙日從而汙）轉生不造（謝曉詩轉生靡適）瞻望鄉關誠均休戚（詩義但輕生不造）昭酒遺命與時乖一（家不造）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擒（左傳晉行人子員對鄭曰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禹貢三危既宅（漢地理志雍州之西南境即舜竄三苗故名三危本傳太清二年苗之地山有三峰高從甚多晚逢兵革乃始耳）聖公敗必不久（王莽拜甄邯為大將軍伐翟義曰聖公敗必不久）王哀尊弁如失（故敢莽赤心耳）事邊城私等（晉書載祖逖自譬）羣琨之哭（晉書載祖逖聞雞起舞）嗟奉表請（晉書載祖逖表請）建康勸進（晉元帝初鎮建康）不勝區區之至（諸葛亮出師表）謹拜表以聞

讓五兵尚書表（宋傳天嘉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

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見繫辭）士衡高才常稱文不逮意（見文賦）臣比衰病自積（思緒恭然頓託朋遊為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魏文帝書孔融禰衡表琳健）未盡愚懷（魏文帝書孔融禰衡表琳健）患詞人頗加繁飾（晉書荀勗傳惠好聲色才藻冠絕一時）故每奉表（晉書荀勗傳惠好聲色才藻冠絕一時）所以高天緬邈（陸機嘆逝賦古詩緬邈若飛云）弗降昭明（詩昭明有融）絲綸更增憂懼（臣雖不敏（漢書孔光傳臣雖不敏）弱冠登朝（伊昔承華（前漢王吉傳吉年十五為太子之門）豫遊多士（晉書載祖逖與劉琨書）晚逢興進（晉書載祖逖與劉琨書）爰值龍私（爾時四郊多壘（晉書載祖逖與劉琨書）七雄分爭（晉義士傳七雄並爭）聖（晉起居注）

命之空隨邑奏升壇之禮（漢陳平傳高帝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民平奇計使單于閼氏窃以得開其時祕而不泄莫得聞）飛箭馳書和動聊城之將（魯仲連書繫箭射入聊城城中蔽將自殺）不期枝乘老卒忽降時思（漢枝乘傳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馮唐暮年見申明主（漢書武帝求賢良舉馮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郎）張禮朝士掌建邦外朔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周禮秋官司寇）以議王之吹笙宣王悅之案食以數百人（漢記云齊宣王使人吹竽）遂致洛陽無市（事載漢記云洛陽二年三月初一日無市）非比長安多盜（漢張敞傳）其宏屏鄉用寘（漢書）可匡救陛下嗣臨寶位光闡大猷（漢文帝求賢良舉賢子求思人得賢子之術）燕臺裴王儻不精真（燕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之）藏山華篋十襲緘巾十重（藏山華篋未詳）裝客見掩以盡胡不笑（齊客吹竽諫宣王使聽之）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悅之案食以數百人（漢書）南郊奉乘常非鄭（漢張敞傳）默之和（晉鄭默傳默為散騎常侍出視南郊郊使默參乘默曰天子與常侍同車非禮也）命之學（晉羅含傳含黑邁散騎常侍含以為默之學臥夢鳥入口蘇思曰飛騰翔雲霄也）位特進其於朽劣尚可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周禮天官冢宰之職）

向傳向嘗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以青藜杖叩戶曰我太乙之精曰暗邪全之子好學故下觀耳）朝轉同王陳（漢書未詳案漢張禹傳禹為昌陵侯罷就第以列侯朝望）位特進其於朽劣尚可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周禮天官冢宰之職）

○讓散騎常侍表（本傳大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左僕射）

正王勤筆固辭

累日陵乃奉詔

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禮記）六百解組遁賢之高躅（晉辰英曰漢兩襲傳漢兄子曼容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官）昔聖予和生襄裳救楚（淮南子楚將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至江陵王僧辯飛騎迎之相見歡甚即日罷兵）至鄢見楚王（魯仲連傳仲連難秦為帝）高論却秦（魯仲連傳仲連義以秦為帝）

○讓左僕射初表（本傳大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左僕射）

正王勤筆固辭

累日陵乃奉詔

臣聞七十之歲揚雄擬經（漢書揚雄傳雄以為場雄以經作太玄）六十之年平津對策（漢書公孫弘對策拜金馬門後為丞相封平津侯）若斯強壯無欺耆老臣屬（晉作屬則胄華軒冕之冑）當作屬時碑）弘正（南史周弘正字思行）其躓臣弘正（南史周弘正字思行）

年，元年，按倒由，錮子，祭酒，遷大常，卿都官尚書，除宣帝郎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國老儒宗，左傳季孫謂仲尼曰，子為國老，後漢書樓望，教授不倦，世稱儒宗，情尚虛靜，玄風勝業，獨王當年，臣鍾，當作種，南史，張種字土苗，初司徒王僧孺以狀奏，高為中從事，從孫也，種少好靜，居處雅正，無造請，景平初，陳武帝受禪，為太常卿，位左戶尚書，仲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氣懷沈密，文史優裕，漢書東方朔，曰臣觀年十二學書，三多文史足用，東南貴秀，朝延親賢，並見壯敘，陸方叔元，老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漢書顏駟，龍鉏踏髮，為郎，武帝問之，對曰，陛下好少，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許世家，呂尚年，老以漁釣，干西伯，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

讓右僕射初表　本傳大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

加以言尋盟好，仍屬亂離，先零盜其牛，馬，漢蘇武傳，武字子卿，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武臥齧雪與氈毛，并咽之，至海上，以羝羊乳，復能，窮厄，烏孫竊其印綬，漢書，常惠傳，惠從吏士十餘人，間行，亡，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子卿茹雪，叔向為囚，未詳，雖復東歸，備歷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漢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咸自悲不達堯禪，呂氏春秋，當堯之時，天下平，而堯憂不已，曰，堯舜生不逢堯禪，研，白石爛，生不逢舜禪，唯望聖運，實在權與，爾雅，權，輿，始也，時參決勝之謀，漢書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頗奏發兵之誡，後漢光武紀，同參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常自悲不達堯禪，呂氏春秋，當堯之時，天下平，而堯憂不已，曰，堯舜生不逢堯禪，研，白石爛，生不逢舜禪，唯望聖運，實在權與，爾雅，權，輿，始也，時參決勝之謀，漢書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頗奏發兵之誡，後漢光武紀，同參之，後漢光武紀，同參，虺之中，洪勝千里，頗奏發兵之誡

王道談生文帝宜帝宣帝以梁承聖末遷於長安至是武帝遣以宣帝襲封始興王嗣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在周未還文帝以冰宗之嫡從封宣城郡公為始興王祀

甫離襁褓出入君懷袖班健仔怨歌行

貴戚子弟服玩不逾文帝南手摳衣去齊尺論語執主執躬如也如不勝

奴使執兵入戍已中宮峰火及甘泉宮細柳屯兵傳驅場軍長安有細柳營

旁帶戎臣頗同疆埸左傳驅場軍士列營戍也

州吏詳按漢書胡中尚白詔君家草稱青

遙望胡桑已成邊郡曹植歌出自薊北門應思馬駿之功晉書祖逖傳王浚鎮薊望胡地桑誠復居藩體國

中書旨得論地惟親宜慕曹彰之勇魏志任城王彰有破恩過人手格猛獸太祖壯其多力少善射御

徐箋卷一　二

○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南史王質傳質字子貞梁世以武帝諱改為正亭侯陳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北史附質傳後梁蕭歸詔巴州刺史戴僧朔之五年陳相州刺史附質於巴陵既而與陳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公直督相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北定等地之歸才遣其柱國王操奉永康二萬會攻於相金湫老得而并禽之

風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欲卿壞人之檢驗蘇子之機驗蘇子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蟒方出時有蚌嗛之兩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

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日

左傳荀息諫獻公曰雖加璧於屈產之乘虞公其謂我何對曰此小事耳虞公貪而好利侵我小邑我以重幣事之其不聽乎不聽是不用其謀也用其謀虞必受幣而假我道也

豈惟風雨之旦徐幹詩有明白在上皎日照四方

豈知堯德之於鄧墾

漢書周亞夫軍細柳營天子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至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上彎弓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者曰將軍約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天子

之徵（魏鄧艾傳略曰艾書檄軍徵艾）便要濟斧之（魏文帝紀注令曰方將整以齊斧）遂乃治兵楚蔓（漢司馬相如傳疑有七澤其小者爲雲夢方九百里）竊載干戈（樂記師乙云武王得天下之後識其所從來久勞師于牧野散軍郊射而天下知所以爲臣放牛桃林之陽而天下不復輸積車偃兵而天下知所以爲子）倚引西戎（鴻貢西戎即敘干戈戚揚）其謀東夏（左傳閻丘將靖東夏）偽周（漢張良傳下曰）遺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德猶爲其羽翼（漢張良傳下曰）已成（晉司馬相如傳疑有七澤）醜徒濟岸（左傳公元定攻鄧州梁明帝）來攻郢城（左傳鄧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水經注江水）

艦彌滿三江之上（漢武帝紀路博德等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山海經注江湘沅水皆自巴陵南通交趾三江口）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陽國志桓溫伐蜀李勢聚衆五萬乘大艦橫七澤之中（見荊楚歲時記）又羌胡微（本傳或起叛下更）叨居藩翰（情慙天馬（周顧愚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左傳晉人鬻秦諜定也今謂之細作）具彼鄰謀（乃授冬官（周禮冬官大司空之職以佐王富邦國）雖傷仁義之倍（非敢有私（期和與同之情（循冀無失（

移齊文（南史潘平虜傳進以虜爲龍驤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眾自鄧州樊浦北之陵有石燕自然還僊（湘中記零陵有石燕風雨則飛止還爲石）克翦無餘（梁禽不盡欲計軍伊終難則飛有鳥也）湘川石燕（止於坐隅鸚鵡不祥鳥也）百千其羣（更開首箭巧歷（莊子巧歷不能得）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首箭巧歷不能得）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竭寇平殄（同懷慶悅（春言鄰睦

之圖。（述異記）張騫嘗荷本胡中菜也。騫於西戎得之。方廣駟驗之。（漢百官公卿表注）蓋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駟駿騏騄馬數十萬匹。於是徵霍甘陳虬髭眼。（倩覽）倩覽見漢書晉恒溫傳劉琰稱溫曰。溫鬚如蝟毛磔。眼如電。志氣雄豪。機子曰。身是張飛。恐德也可求共決疑。（心地隨筆）志飲河。（莊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晉書）桓溫入關。士猛被褐負薪之捆。蹉而流當世之務。若無人。以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人饑之信安。（後漢張奐傳）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胡慕其恩信。相率降附。徙居塞內。郡界清淨。夷人懷德。為立生祠。（後漢西羌傳）羌豪帥滇吾等。各率種人。詣奐降。奐為陳禍福。開其自新之路。誓以不殺。滇吾等感悅。相與共斬燒當。（後漢西羌傳）燒當既降。奐乃分別善惡。明賞罰。誅其元惡。餘皆釋遣。（後漢張奐傳）奐在安定。羌胡畏而愛之。（後漢張奐傳）奐在安定。羌胡畏而愛之。（後漢張奐傳）奐在安定。羌胡畏而愛之

魏縣甄城人反猶豫州刺史司馬懿引司
州刺史馬仙琕仙琕錄荊州來應檢衆咸謂
宜待臺報秀劫遣兵赴之十三年爲郢州刺
史加都督鄧州夏口皆爲戰地多暴武帥骨
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時司州頻嬰田鼠
生魯賢若秀所招集北境坪蔡之間悉定州
司州刺史魯豐北蕩加刺史遣秀至州誅戮自夫酋
豪帥各懷其黨當時號之曰維州史
在路卒安成郡
臣聞平亂國乃盛漢之常儀後漢光武十七年東
進爵若自以至親輔政年乃弥還匡帝八王著建武十七年
封延平元年乳號奉
急法黃吏人敬之
無官嘗宗周之明典左傳
尚年成何以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皇
帝況臣戢翼蒐荒越春秋司馬彪戰略
晉見詩進慙趙勝能定楚從趙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
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謂楚王
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兒秦庶史記齊王建乃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
野雞皆應之乃脫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恥甘輸重餌降
單于漢賈誼陳政事疏曰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請必
系單于之頸而
如請和壁趙相如奉璧見秦王秦王無意償趙
奴下卿之表五列城十五如王欲以十五城
易相如知王無意償趙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
城相如因取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王曰大王欲得璧使
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
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
市鄉三

十聊同寶劍越絕書越王句踐有寶劍五其一曰純鈞客有直之者有市之牆二駿馬千匹
千戶之都二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酲體言馬
如騶著隴右之功見詩追念曹郭克烏桓之處魏志武帝表
反彰來降逐北至於柔岡前王子孫若此動庸偏其反而見論語豈
可勝娓
○謝敕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啓
昔班彪草移後漢班彪傳賓融曰所上阮瑀裁書文瑀
爲曹公書與孫權事班彪所爲
爲始自今思雖賈逵之頌神雀東觀漢記永安中神雀集京師帝敕蘭臺
給筆札令賈逵作頌拜爲郎寶彼之對牒說寶氏家傳世祖與
百寮大會靈臺得

鼠身如狗文焉之光漢世盛門葦至莫
知惟彼斜日名蘇限見經賜帛百匹漢臣射覆之
說苑師痛曰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臣職居南史左傳南史氏晉太
史書死讀南史氏聞太史盡死乃
身
典東觀後漢和帝紀永元十三年冬幸東觀覽讀
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述私榮傳之方策
○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餘啓
編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黃帝都涿鹿
祭具甘泉更置前殿宣帝神爵元年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
凡四祠於鼎湖旁帝乃立黃帝天神帝顓水
時匡衡奏罷之又公孫卿言黃

常接萬壑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長樂之宮本圖巍峩（漢官儀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皇后稱椒房殿）樹屏曰藝文類聚陳思王畫贊序昔明德馬皇后常從觀畫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帝曰嗟乎羣臣百僚各思盡忠以輔其君帝顧而笑（白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睹今日金堂法卜卽之氣（頭書九嘔十飢酒名玉）象衛千品之差（漢官儀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皇后稱椒房殿）延王母（漢武故事帝嘗於禁庭燕坐）紫蓋爲坰允招（漢郊祀志武帝時毫人繆忌奏祀泰一方曰天一貴者泰一之佐又曰地一貴者后土也）太乙（漢郊祀志武帝時毫人繆忌奏祀泰一方曰天一貴者泰一之佐又曰地一貴者后土也）相劇言甘泉素時紫壇八觚宜通象八方（同禮冬官匠人）又案會有文章安樂館之餘及王女樂（漢王陽匡衡之食甘絳羅爲席）既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聞清肥如陪瑤席（尤約集賢殿學士）揚玉俘（漢武故事帝嘗於禁庭燕坐）布瑟常遂飲瓊漿（真誥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

一、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吳越春秋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道傍有遺金百餘斤采薪者曰）嚴緱右趾鐵槃事允法和（漢食貨志敢私鑄鐵器鑄鐵爲之者左趾槃銅曰鉄以代刖也）左校論輸實繇恩宥（後漢皇甫規傳規以繇寇不絕論輸左校）兒報不能謹潔敢餉者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者哉（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古詩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弁之杖（國語莞文子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莫之能對也吾子知焉子擊之以杖折其委弁）有媿前達

二、謝賚麞啓

臣昨侍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有上林賦）彌長樂之賦（漢書枚乘字叔有梁王菟園賦）揚雄字子雲有羽獵賦）預割鮮鯽（御覽引風俗通謂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於臨淮割鮮染輪）頻蒙大鸞更異梁王（晉書董養孝士服虔銓曰大鸞爲雁曰盧播）詰旦歸來猶爲飽飫虞衡所獻復降今恩（周禮冬官山虞林衡川澤虞掌山林川澤之政令賜細君以爲歡（漢東方朔傳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其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抑何仁也非屠門而大嚼（相譚新論諺曰知肉味美則過屠門而嚼）

三、謝東宮賚蛤蜊啓

船俗殷戈（漢南粵傳注粵人於水中負人船下）漁人貪又有蛟龍之害故罷戈於船下）設詐魚網（吳越春秋越伐吳都賦海童於是之設）于彼海童（左思吳都賦海童注海童海神也）冒茲水

豹望樓閣之氣得波潮之下（淹書海傍屋氣象樓臺）

謝賚蛤啓

鴻化口口崔入猶新（月令季秋之月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纔變秋成已聞冬獻

書

爲貞陽侯與太尉王僧辯書 梁宗室傳明字德施長沙王誕之子也封貞陽侯天成元年及陳武受禪明爲太傅明年入朝文帝遣兵追之明以位重不受發背而死後承文宣遣兵紀平王琳王琳敗遣使招明明拘留不遣琳大將軍梁莫兄弟殺琳以舟師降于文宣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爲太尉率衆軍北討文宣以明爲前驅

昔有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使有干戈之務 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衝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 至於夏鍾夷羿后羿自鉏還於窮石因夏人而代夏 周厄大戎 殷之衰也 漢委珠囊 劉向列仙傳謂五星還其珠囊者日月失度也 秦亾寶鏡 尚書考靈耀秦失金鏡 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 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 需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氏故曰烈山氏御鳳氏之於時河出龍圖洛出龜書 以承天 見勸進表 軒頊比於諸侯 五帝本紀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湯武方於兒戲 漢書文帝曰向者議以吾上賴宗廟之靈天下大安方今議者復上疏請建諸侯吾甚不取夫施行天下大業固非愚人所能慮也 四海無波 韓詩外傳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天之不迅風雨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盪兇滅逆 左傳一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漢陷危絕假

代夏 周厄大戎 殷之衰也 漢委珠囊 謂五星還其珠囊者日月失度也 秦亾寶鏡 尚書考靈耀秦失金鏡 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 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 需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氏故曰烈山氏御鳳氏之於時河出龍圖洛出龜書 以承天 見勸進表 軒頊比於諸侯 五帝本紀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湯武方於兒戲 漢書文帝曰向者議以吾上賴宗廟之靈天下大安方今議者復上疏請建諸侯吾甚不取夫施行天下大業固非愚人所能慮也 四海無波 韓詩外傳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天之不迅風雨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盪兇滅逆 左傳一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漢陷危絕假

光武繼統 後漢延年詩序曰光武繼統萬歲下 臣聞之 如雲如雨 天下蒙其恩澤 生仰其照臨 照臨下土 易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而屯亨有數 易屯卦爻辭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董卓傳董卓之徙天子都長安也留屯畢圭苑中 過訖成災 梟獍豺狼 晉獻之讒生申生 心如梟獍 左傳曰梟獍其性也 逆迹傳論史臣曰古人稱一夫不逞以致大禍 論語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 況乃包藏禍心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 東觀漢記光武謂馮異曰今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遂乃大啓中興 大業拾遺記煬帝謂蕭后曰外間皆言我頭大項小不堪大業拾遺記煬帝謂蕭后曰外間皆言我頭大項小不堪大業 逆兇迭後 主誕負上 聖光啓中興 開元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 方平宗祏 梁敬帝諱方智元帝第九子也 復讎湘樂 梁元帝承聖三年王僧辯陳霸先伐王琳琳敗走江陵王下詔令僧辯等追之 及禍 後漢史陸紹率部曲起兵討董卓 使長史陸紹率部曲起兵 紹遂據壽春 後漢書袁術傳術以建安二年僭號於壽春 紹相率稽顙 後漢書袁紹傳紹子譚尚及外甥高幹率衆降曹公 相率稽顙 左傳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國佐入見以頃公之母爲質許之 忽復乘輿 漢書高帝紀五年二月高帝即皇帝位洛陽南宮 忽復乘輿 漢書高帝紀十一年二月上還洛陽 金行版蕩 火政淪亾 晉書天文志曰金行火政 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 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 需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氏故曰烈山氏御鳳氏之於時河出龍圖洛出龜書 以承天 見勸進表 軒頊比於諸侯 五帝本紀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湯武方於兒戲 漢書文帝曰向者議以吾上賴宗廟之靈天下大安方今議者復上疏請建諸侯吾甚不取夫施行天下大業固非愚人所能慮也 四海無波 韓詩外傳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天之不迅風雨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盪兇滅逆 左傳一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漢陷危絕假

光武繼統 後漢延年詩序曰光武繼統萬歲下 臣聞之 如雲如雨 天下蒙其恩澤 生仰其照臨 照臨下土 易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而屯亨有數 易屯卦爻辭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董卓傳董卓之徙天子都長安也留屯畢圭苑中 過訖成災 梟獍豺狼 晉獻之讒生申生 心如梟獍 左傳曰梟獍其性也 逆迹傳論史臣曰古人稱一夫不逞以致大禍 論語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 況乃包藏禍心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 東觀漢記光武謂馮異曰今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遂乃大啓中興 大業拾遺記煬帝謂蕭后曰外間皆言我頭大項小不堪大業 逆兇迭後 主誕負上 聖光啓中興 開元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 方平宗祏 梁敬帝諱方智元帝第九子也 復讎湘樂 梁元帝承聖三年王僧辯陳霸先伐王琳琳敗走江陵王下詔令僧辯等追之 及禍 後漢史陸紹率部曲起兵討董卓 使長史陸紹率部曲起兵 紹遂據壽春 後漢書袁術傳術以建安二年僭號於壽春 紹相率稽顙 後漢書袁紹傳紹子譚尚及外甥高幹率衆降曹公 相率稽顙 左傳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國佐入見以頃公之母爲質許之 忽復乘輿 漢書高帝紀五年二月高帝即皇帝位洛陽南宮 忽復乘輿 漢書高帝紀十一年二月上還洛陽 金行版蕩 火政淪亾 晉書天文志曰金行火政 虔劉我南鄙 左傳晉侯使士匄告于楚曰晉侯使匄請命于蔿掩陷江陵 奉閻驚號 肝膽胡越 後漢書光武帝紀曰肝膽楚越 九州春秋 誰云禍亂 詩曰誰云禍亂 同我仇讎 左傳一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漢陷危絕假

虛牟之力（漢高五王傳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誅諸呂）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人（北史于謹傳初梁元帝於江陵剋其兄子岳陽王詧遂結陳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還同三叛（周本紀周公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伐周之子頵竄伯禽（左傳衛師睽師伐周自圍門入殺王子頵遂以王歸處於櫟鄭伯將王）同劉芳而入關（魏紀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王莽末天下亂芳由是詐自稱武帝後變姓名）乞命諸戎勢何支久（孫宗望之屬國羌胡起兵北邊）長爰自布衣（南史宣武王懿東晉賜葬與弟融俱）運之初彌承天德（又宣武之難業與二弟俱逃匿免）皇貢客所害權悲號未見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何則據鞍輟哭雖紹霸圖（吳書孫策寫許）乃易權服扶上馬使由巡軍按策追諡長沙桓王

獨居掩涕終討家怨（後漢書光武長兄縯字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繼承遺烈）孤二三昆季（指南史懿長子業宇靖一條弟藻宇靖一條弟）方矢戴天（禮記父之讎弗與共戴天）何酬若所（梁簫淵明傳武帝敕詔督諸軍趣彭城淵明師大舉北）以徐彭之役（侯景大舉北作寒山壅以灌彭城水及於樂不沒者一版）哀荷之誠久（南史魏人求和親景侯換侯景）況復邦家不造（見勸進表）至此橫流（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永平洪祚（晉中興書中侯王至璠溪之永昌尚鈞于無有逃責之毫彼竊鉄之言）因以提戈（晉中興書桓溫父彼害溫枕戈泣血報仇人莫能害）負劒（晉中興書桓溫父彼害溫枕戈泣血報仇人莫能害）乃提刀直進（說文泣無聲出涕也左傳號而出之汪號哭也）言念荊巫（張載詩西瞻岷山嶺峨峨

似荊志雪（雖耶恥也史記自丘爲弱燕報強齊之辱雖雪其先君之恥）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榮河（尚書中候退侯至於洛河沈璧禮畢王退成王觀於洛河沈璧禮畢王退於日昧榮光並出休氣塞河書雲浮洛青龍臨壇衡圖甲之圖吐之而出）功格蒼昊德滿天地慈孝之道通於百靈（抱朴子黃帝役使百靈）是以日月所照舟車所通（見中庸）侯海水以來賓（注見上）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易萬國咸寧）聰蒼雲以奉貢（千洲記天漢三年月氏獻神香使者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書云中國有好道君故搜奇異而獻神香）自昔軒農炎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略豈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漢書嚴鍾論貴粟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糧儲同水火之殷（孟子使有聖人治天下百姓糧食如水火）精兵利器勢勇

雷霆（漢英布傳兵精甚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馬龍蜚量比山谷（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斯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史記武帝紀太初元年貳師將兵伐大宛斬其王而還）至於親鄰之道夙契逾深（見論語）無改曩懷增感彌篤（梁簫淵明傳武帝敕詔諸軍趣彭城淵明師大舉北侯景大舉北）以爲興亡繼絕事炳前經（晉中興書中侯王至璠溪之永昌尚鈞于）推擇庸虛命守宗禮（晉中興書中侯王至璠溪之永昌尚鈞于）方欲仰遡神武清我寇讎（見勸進表）旨喻難遵（晉中興書中侯王至璠溪之永昌尚鈞于）諸懷更迫（晉中興書中侯王至璠溪之永昌尚鈞于）明公誕膺時運光贊木朝勤瑞爰（晉中興書中侯王至璠溪之永昌尚鈞于）詣（晉中興書中侯王至璠溪之永昌尚鈞于）殿（晉中興書中侯王至璠溪之永昌尚鈞于）封于爰（晉中興書中侯王至璠溪之永昌尚鈞于）書名（晉中興書中侯王至璠溪之永昌尚鈞于）何鼎（梁簫淵明傳武帝敕詔諸軍趣彭城淵明師大舉北侯景大舉北）銘蕭（梁簫淵明傳武帝敕詔諸軍趣彭城淵明師大舉北侯景大舉北）何爲（梁簫淵明傳武帝敕詔諸軍趣彭城淵明師大舉北侯景大舉北）故以通期管樂（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南陽自比管仲樂毅好爲梁父吟先主凡三顧乃見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冥契風雲

世說支道林喪法處之後謂人曰冥契既逝
非宮曰魏吳質哭之曾
之渠兒殲滔天之巨寇
記湘潭湘鄉湘源是為
三湘晉縣方命圮族
翦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奉舊
戰國燕將
道不閉而迎王與后於
即墨且襲兒之計不為此
周勃之扶隆漢
漢書宣帝以戎狄諸呂絕皇帝璽紱北軍中
命俱盡丹青
漢書宣帝思中興功臣乃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霍光至蘇武凡十
一人
後漢書明帝思中興功臣乃
光武功臣皆感星象
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非虎之封
畫尚柏拒如虎如貔
如熊如羆于商郊
與存與亡期於體國
國書仲虺之誥推亡
國存邦乃其昌
庸無主
左傳呂甥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
蒙天步方艱
詩天步艱難
寧可弘濟白鹽
淹留大國志荷恩
和朝夕宮闈預奉顏色
黃河白山亟稟誠志
左傳晉侯使郤犨
公子曰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
河又殖綽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
事非虛設
左傳呂甥曰分災卹患
左傳君子謂合左師善
左師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終養大賓
定我邦家繄公是賴淮流不
竭豈獨瑕邪
使郤犨准發原屏不類人工王專
之曰淮水紀王氏滅
望能
喻此衷懷思之無忽
近陸居士有啓陳其禍亂
陸機上書
和僕法和不稱臣其略文朱
名上
使宗祊布主余帥小白之勤
左傳二宋司馬子魚曰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霸諸
侯入齊朝自郎命河東

疑作南河按齊書流河
也太昌初封清河郡公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
岳等勤率能羆便相抵赴
詩見
道阻且長雖無之及
所
開西浮夏
楚辭哀郢過夏首而西浮
方抵窮奇之寇
魏書公孫表
已方今
是號宗英
漢書百官傳陳留
之北史齊文宣帝紀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度江克
夏首梁可徒鄧州刺史陸法和舉以貞陽侯歸
明為梁主遣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
玢曰齊神武諸子傳上黨剛惠王渙字敬壽神武第
七子也力能扛鼎材武絕倫讀書頭知梗槩而不
甚耽習隋書百官志上黨郡上黨
侍中英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冀馬者
後漢馬
援薦
左傳臼季薦冀缺
雲也
拔薦犀者
左傳趙衰
薦
來自河陽曾不旬日持節徐

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明遠將軍東徐州刺史
始興郡開國侯
梁書武帝紀太清三年東
徐州刺史湛海珍舉州附
於魏隋書地理志下邳郡夏丘縣
注後齊置并置夏丘郡
舊曰睢吹置武州下邳郡下邳縣
為下邳置郡不改州曰東徐
州日東徐
並前朝舊將風著
勳績推轂海邊
漢馬唐傳上書曰臣聞
遣將也
雖復投身有道志雪
朝怨成預戎行共指鄉國江
淮舊隸悉已招攜
左傳伯宗曰
招攜以禮
去月將臨便屆壽春
隋書揚州淮南已具舟師臨
江淝使人入境行陳所懷投日覘光
未詳
使宗祊布主余帥小白之勤
左傳二宋司馬子魚曰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霸諸

徐孺子祠堂記 徐孺子祠堂記 徐孺子祠堂記

之於坰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泉乃斬衰布冠再拜而哭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左傳）豈在余涼德（左傳）遂使吾賢猶迷所執斯故衣冠再拜而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左傳）豈在余涼德（左傳）史籍曰號多涼德（見繫辭）書不盡言（見繫辭）衛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瀆寧有霸神（侯服于周（見詩常懼盈滿（易人道惡盈而好謙）靈滿招損謙受益）豈望身居黃屋（漢興服志天子車駕羽蓋以黃屋者天子車駕羽蓋以黃繒為裏是為黃屋）手御青綸（後漢輿服志青紺綸一朱宛轉繆織長丈二尺）揖讓而對三靈（見觀進表）端委而朝百辟（左傳子產曰子辭伯瑞委以治）詢知國政莫不皆知（左傳子產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傳公孫會之日昭大神）爰言焉若可改也（左傳）但大齊仁信之道關於至誠睦鄰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歸嗣本朝拜首陳謝敦誘彌廣既而仇讎未殄（見前書）方憑大國之威宗祐陷危（左傳原繁對曰命親仁之德（左傳五災誅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冲屢奉然諾（漢書延尉以貫高辭證泄公曰此固趙王之義不侵為欤諾者也詳與王僧辯）至於夏落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強兵為我蹄撥若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晉書揚州王部郡江陽郡歷陽郡）皆許見邁白水黃（述舊曰廣陵江陽二郡屬晉陵郡）其自有精甲（能扞颱徒）益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經泰嶽屢守淮淝（門生故吏編於天下）門生故吏編於天下（後漢袁紹傳）世門生故吏編於天下）凡諸部曲並使投赴戎行（陸機辯亡論伐吳之役）以江東如掌（晉書王濬傳）而差睡虛言（見繫辭）海陽在面（方此非屈（晉語）麗如黑子之著面（後漢袁安傳平臣諫田戎甲以觀其變（見左傳）淮陽在面方此非屈（晉語）麗如黑子之著面（後漢袁紹傳平臣諫田戎之仁壽之域（見左傳）兒人侯景遂殄邦家（後漢李彭傳平臣諫田戎一世之民躋（見左傳）何況於今亦有

不稼不穡見詩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鉾漢書匈奴單于名冒頓作鳴鏑習勒其射騎而令之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五帝本紀軒轅氏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西南當扼喉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漢書黃霸傳敢說曰夫秦地被山帶河所謂控天下之亢而攻其背也　首尾交援華夷俱嘯而中人數萬復子方賸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斯等鞅鞅非少主臣漢書景帝曰逆周亞夫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安有祿因人成事後漢書高密侯鄧禹傳謝萬方以在室總為敘刑政之要　雖復明旭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於

大同俱突武帝年號　乘與國之隆恩孟子述我能為君約與國　當洎天之猛恩見前書　匡救之德翻有未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儁之非切書君陳爾惟風下民惟草　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臥薪待火方此弗危貫誼傳賢猶腎火置之積薪而寢其上　繫葦從風引輪猶之軌漢書賈太傅以輜車迎代孝文皇帝後還向長安之邸見勸進表　一則外相內相未終當相　二則惟在大賢與張昭傳策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　正當揣諸薄蝕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國寧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漢劉熙釋名輕舟　葬帥臨江仍轉蒼龍之旆考工記龍旂九旒以象大火鳥旟七旒以象鶉火　分秩南瀆見虞書舜典　火蒼龍宿之心鶉火朱鳥宿之柳送君南浦如之何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見左傳　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旃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水經夏水在江夏西冬竭夏流故名夏水詳與王僧辯書　已據咽喉東進彭澤東匯澤為彭蠡　次指心腹廣陵京口控帶海岱之尚遠左傳魯伐邾及范門茅成子請告於朱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　胡桑對蔗匹此為遜曹植贈白馬王彪詩北門遙望胡地桑枝枝自相當　水陸爭前龍虎交至則揚都蕩定臨藥藥自相當　烽煙相望魯柝聞柳方苑傳廣關貽作揚都賦　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國豈不追斬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鄰之意東門黃犬固以

長悲史記李斯臨謂中子曰我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南陽白衣何可復作諸葛亮出師表躬耕南陽　立幼騶非日大勳滅我宗祊何所逃罰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後更具往廢想不遠而復無貽厥悔也易　若英謨有在方興祀夏之功左傳伍員諫吳子曰少康復禹之緒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明監如遵便等過殷之歎尚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蔪蔪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　存亡社稷一在於公臨紙崩號不復多及

為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義高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於今積年三

后蒙塵（元鼎六年對曰天子蒙塵臣安敢不奔問官守）四海騰沸（時百川沸騰）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我宗祀至於丘圍版築（易賁于丘賁孟子傳說傅築之間）尚想來儀（公室皇枝宜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新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泜洛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届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祊會不相廢（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荅對驕凶殊駭聞聆上黨王陳兵見衛欲攻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卽自披猖驚悼之情獨以傷慟上黨王涕泣荅嗟魏敦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勑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劉并弟子珍往充質具悉愛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晉書謝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爾）掌內明珠（江淹傷愛子賦痛掌珠之愛子）無累留懷志在匡救豈非勑勉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南史晉安王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

九子也承聖元年封晉安郡王（晉書揚州晉安郡）東京貽厥（建安郡閩縣（今舊口東侯官置晉安郡）之重（詩序厥謀）西都繼體之賢（史記外戚世家竇自嗣守皇家寧非民望（左傳崔子曰民之所望也舍之得民）但世道喪亂宏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成業（漢賈誼疏雖有愚主猶不肖之屬猶得榮業而安至明也）成昭之德自古希儔（周本紀成王少周公當國昭帝紀上官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後漢書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子也卽皇帝位年二歲崩年三歲孝質皇帝諱纘書宗子孫沖帝崩卽皇帝位年八歲大將軍梁冀鴆殺帝崩年九歲）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忍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

役行人曹沖奉表齊都（卽墨）卽墨大夫聞之（漢文帝紀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見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汜水之陽預有號焉（漢高帝紀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爲貞陽侯重荅王太尉書

王尚書通至（南史王通字公達仕梁爲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爲尚書右僕射）復枉示知欲遣賢弟子世珍以表誠質（南史王僧辯傳遣弟七子顗顗所生劉并弟子珍往充質）具悉愛國之懷（晉書謝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爲叔父安所器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爾）掌內明珠（江淹傷愛子賦痛掌珠之愛子）無累留懷志在匡救豈非勑勉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南史晉安王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

本韓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南史王僧朗傳晉吏部尚書選吾明報書誓之）求以敬帝爲皇太子明報書誓之（南史王僧辯傳承聖三年敬帝即位）如或虛言神明所殛（左傳襄公十一年載書曰）

已（南史王僧辯傳承聖三年敬帝即位）陽未喪倚之三千（凱衆八千）殊尚有疑難將恐諸士

本畸雅懷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常侍還彼具陳一二

無待言象但公爰勞之重既棄齊思忠義之懷復及

梁武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扣感正爾

以受爲寇非有晉邦（左傳趙宣子曰我若受也不受也不送秦秦即寘之）

同施仍向歷陽所翔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

爲識終無楚國（左傳吾公子及楚子辰之乃送諸秦楚）

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宣英王之然諾（漢張敖傳）

李陵兵五千步單于庭三千羸兵亦等無忌（平原君豹李同）

出賢豈高能得原失信終不爲也（左傳信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

遣與三千人赴奉軍公之明義理不爲嫌行人失辭（秦秦即寘之）

白立然諾（史記魏公子傳臨江絕轡）

去傳氣子以爲詔使趙指（史記魏公子傳臨江絕轡）

二日之擔原不（左傳晉侯圍原命）

公而勇之日行人失辭（秦秦即寘之）尚倚然諾見前書臨江絕轡

企望音塵惟遲來書此不多具

徐孝卷二　六

爲貞陽侯與陳司空書（東武亭侯字奧國小字法生）

下若里人承聖三年

三月進帝位司空

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見勸進表顏項爲君阻共工之亂）

列子其工氏與顓項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見前）

乘雷殘厥兇渠曾靡遺孽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

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開金繩之寶牒（倒字）

造化相仍德施與風雲俱遠載日之族何向不賓太

平之基鉅遠弗屆（爾雅崐崙西北以南載日爲冉穴乘至日所出爲大平西至日所入爲

太守注：地去也，孫甲也大掌印蒙氏逆賊侯景篡亂本朝壞亂聰明見移逆帝王世紀宋泥殺帝於壽春而烹之以食其子後主天齊文及與兇逆書兇逆桃磐而烹之以食其子後主天逆地緯元應晉成聰明能亂盡如龍文義冠人寰驅馭能亂盡如龍經緯天地日本紀

遂勤勃盜少康配夏何可對揚兄與王大司書大戊興殷殲無等級殷本紀毫有耐桑谷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甲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甲帝紀帝祖甲立亦有桑穀之異道復興號稱中宗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荒賊遷陵侵蕩荊漢乘輿幽辱餧陷兇徒梁元帝紀帝被執譽使尚書傅準監行刑進土囊而殺之詳前書幽辱餧陷兇徒梁元帝紀帝被執譽使尚書傅準監行刑進土囊而殺之詳前書獻捷騰莫不渝沒晉書紀曼萬邦黎獻共推帝臣兆庶日梁元帝紀于謹盡節效忠兆庶日梁元帝紀于謹盡節效忠寇以哀窮兆庶痛極若旻者也大諸侯釋位寧下故以哀窮兆庶痛極若旻者也以喻王室服虔宗子維非禍亂之朝左傳宗子維城本濟殷憂之日左傳宗子維城武皇遺胄陷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漢元帝紀帝被執匈奴單于遣盧侯馮奉世發兵屯北邊以脅單于單于恐即斬侯馮等以謝漢長發自布衣見與王莽之朝容身辟禍史記夏子長發自布衣見與王莽之朝容身辟禍史記夏子發為深刻指東岱追惟先業大庇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桓王之霸見與王霸書孤二昆季悔禮獲申等預藩枝偏承皇德近茂彭都之役尚論昆季悔禮獲申等預藩枝偏承皇德近茂彭都之役尚論茂昭果毅以弛之馮奉世果毅以弛之馮與王尚書　鞍甲之勢庶叫天龍喻在師中古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存何所逃責固以堤戈負劍臥泣行號言念荊巫志雪醜恥見與王齊德並天地明符日月降禮召俗張樂彼民義感華夷仁侔造

事之龜兆也孤過荷恩靈預奏帷幄見漢黃河白
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見與于徐孺書但當小國之
禮無失敬恭左傳子駟曰敬共幣帛小國之道也國境人民具勞
寤寐方窮人爵之重孟子公卿大夫人爵也以報非常之功漢
帝紀詔曰蓋有非常之人惠竟今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
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惠竟字路叔武之千里駒武冠曹彰見爲始興王表愛降
文高劉德帝謂之千里駒見與王儔辭書褒侍中英起特奉師德俱事
宗英遠於將送見僧辯書戎問月曇連營吳孫權傳來異遣將軍住度等策假
反孝武遣柳元景等屯梁山樹屏曰宋臧質傳云質等築偪
逆逢騎北徙柔天監初白馬王彪功業以嘉勞兵
子屋官豫州刺史督嶺合四州大敗魏軍秦等中人
衛將軍進爵爲侯千之證字
恩汪
況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鬱
青契以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宦有成用史義
閭喜人祖壽孫寓居壽陽會
逕逢騎北徙系天監初白
子屋官豫州刺史督嶺合四州大敗魏軍秦等中人
衛將軍進爵爲侯千之證字

於卿之高見中散大夫嵇康之子也梁鄱太
守卿之高第五弟之平以軍功封費縣侯
之橫之高第五弟之平以軍功封費縣侯
十二弟也承聖之初身名俱泰志見墓正廩勤丘效
命酬二后之恩愛國如家報三靈之寵見勅進表何有方
規異志苟樹董蒙見與陳子空書阻地險於長川易地險山
川丘陵也
忘天討之應及書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孤昔忝藩維非無游七
平原之館乃乏如雒史記林平原君謂毛遂曰賢士
之處世也譬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田文之家養有彈鋏史記孟嘗君門下爲
而雖李廣麾下莫不封侯漢李廣傳廣與整氣于朔
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封能不及中以軍功取
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道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
者何也
衛青故人多懷彼此南史霍去病傳青日益貴故人門下多

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淮獨任安不肯去　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風無儀表詩人之作　詩用叙有皮而無儀人而無儀不如何為　茅鴟刺僥彰魯史之文　左傳叔孫穆子食于公悅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之　宿昔相期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

為貞陽侯與北齊　北齊二字疑衍文　荀昂兄弟并南史荀朗字茂明潁川潁陰人也侯景之亂據衆湖縣所屬臺城陷後梁簡文帝密召板朗陳州刺史令與外蕃討景魏克荊州陳武帝入輔齊遣蕭明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等大破之武帝受禪踰月封寧晉侯以朝兄昂為左衛將軍弟君為太子右衛率

張佛奴至未行還告但以勞悒夫興亡繼絕往帝之通規分災恤患聖王之恆典　見與王僧辯書自敦寇既散國語襄公曰敦厖也則舟為司馬相矣　未悟良機將恐戎壑遂戕京邑若其來成取敗豈晴和風龍馬雲旗　見寫真賛不由於孝德孤嶠殊獎還前本朝敦諭分明言指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內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　見與王僧辯書屢奉然諾　見荅王大尉書舜葬禮致莫不優華斯乃不世之殊恩寧是悠長之恆事王太尉動跡呂望德冠伊衡凡厥英謀算靡遺策豈容當局天之巨落達大國之隆恩計彼賢明必當不爾卿維見

及弟英非雄才江左風塵不染兒寇賈氏二虎豈過貴於前脩　後漢賈彪傳彪字偉節時號賈氏二虎傳節最怒　荀家八龍信服在於今日　後漢荀淑有子八人儉組靖燾汪爽肅瞻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近者汪爽肅瞻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近者州司不道或致流亡朝聘於明已如前及想某死生孫係良圖南道主人以相付也　後漢賈彪門下史殷日史弁因求歸上光武召問之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侯景之亂據梁簡文帝密召板朗陳州刺史令與外蕃討景魏克荊州陳武帝入輔定邯鄲光武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十三年初弇自請先在虛奴乃馳北上謁於發兵以國之威以備非常之變　左傳莊公九年初公自立也於晉實紀之　十四年秦伯送衛公子完于陳之僕　若使江東宇宙奉我寰游朝服簪纓直拜圖寢迎接故當攜喈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圖寢

衆人望國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臨鄆指滄江而固旆如其彼相　高氏則舟為司馬相矣　未悟良機將恐戎壑遂戕京邑若其來成取敗豈晴和風龍馬雲旗　見寫真賛不相涉一二復令張佛奴口具和兒在近此不多及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名忠史楊人開皇初為尚書左僕射津子也小名奉王見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天保初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

酣戰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一志冥通飛泉湧於疏勒　見與王太尉書況陵卩頭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　雁南子魯陽公與韓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　見鄰國相聞風敦相期者也天道窮矛鋋亂本帥悔計馳憚公私嗄懼而骸骨之

講[宋孫廣傳]卧[論語顧湖]日之豚滑[徒滹歲寒]頼滹之卧[論語顧湖]必於是[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孤事不聞之乎]昔分[龔命厲之世]三身本紀女媧天鍊五色石以補天斷[以止淮水左傳]四極聚廬九以止淮水左傳[以]九尾[爲]九農改注尾有九[成聚二年成邵]秋尾蟲藍冬尾蟲黃蟲[舊唐]桑尾窩貽老尾鵲鵲以九[周書]玖之虎[樹敏曰]爾雅[帝王世紀]後年二月堯[竹書紀年]舜設直於河依堯[堯]典字作寫[堯]典負[黑]即有日烏流災[禽]騶[淮南子]堯[十日並出又]出於曾時[有大風]爲民害堯使羿[天傾西北]地缺東南[不滿東]南百川[歸焉]盛旱坼三川[說苑]湯[雜坼]以

其兄邵陵王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要隨陸土豪段珍寶夏侯珍治合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門納焉郭中七家(建世家之王始都邸)與聚魏都鄴下名卿見歡進表風馳江滸豈盧龍之徙於彼新開(魏志曹公北征烏桓軍次無終濱海涉下虜亦遣守要軍不得進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潦不通車馬虜不知大軍當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軍還論功行封疇以爲豈可貴盧龍之寒以易爵賞銅駝之往(晉宮門名)於我長閉(見樂府)何彼途北坂非勞於五丁(史記天官書山出銅鐵金錫竹箭其民山處多木石隃深谿大抵西北多馬東南多牛羊千蹏旁有大川名山通谷鄉民射獵逐禽獸車騎馳射爭利於田作)秦女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以五女與蜀王遷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崩壓我路爲(左傳晉悼公子周適晉侯以金奔晉侯以爲中軍佐使魏絳和諸戎狄)巇如登於九折(史記天官書蜀道之山岸脅道狹者數十里人行山谷間往往絕道棧閣相屬數百里)非人貨財盜有道焉(莊子盜亦有道)皮毛不足(古人有言古之手據天下之利右手執而左手斷之盡要而棄不傷郎人立不失容)何則生(漢項籍傳今人方爲刀俎吾爲魚肉)輕一髮(白重千鈞)不以貿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周禮掌亨煮以享聚據之儀中遲夜則擊據以備守有更漏則擊據者)遊客豈皇華之勢(詩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輕裝獨宿非勞聚據之儀(周禮掌亨煮以享聚據守邑中事雞鼓以朝之)

(中更徵騎間行亭望輶軒之使(漢注南王安傳上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十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斯所未聞(二也)又若以吾徒(左傳成公子反謂子重子臧曰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又叔向曰其右執鞭弭以與君周旋慶伯降)於是以劍挂其墓樹而去(由來宴鎒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後漢馬融傳融常飢困謂友人曰古人有言古之手據天下之劇右手據天下之劇)圖(列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運斧全(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身庸流所鑒(莊子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何則小(人立不失容)利(見樂府)何彼途北坂非(左傳晉公子對楚子曰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慶伯降)

在卓曰者通和方敦襲賄凶人駈使漢諸侯干支奏隸
遂驅狼心左傳叔向曰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古氏突煩疑宋萬之
說左傳宋人請猛獲於衛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
人使婿之飲之酒而以車載之比及宋手足皆
見告彌牟之說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
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
人許之討為貞陽侯事所以奔晉勁卿漢書武帝詔
而致尊恣憚陵凡我行人偏膊雖憊政復旋筋醢悲
文武尊齒擢潛王筋聽之臨屋宿昔而亥抽舌撲肝張衡西京賦漢記萬章於衆
目裁舌沈忠杜曰韓詩外傳狄人救衛公耋食
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因自出其腑納
之肝於彼凶慘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
其郢又聞本朝王公陳書作郡人士女風行雨散主
泰

時雲流雲散
一別如雨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蓁蓬蕭瑟僶俛師南
望漢官典職德陽殿司馬彪容萬人自僶俛去宮三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鴟與大連成爲草
來霸陵回首王粲霸陵岸北首望長安俱霑霜露漢書董伍被曰陛下
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落衣也歸我以何覩爭歸委質左傳狐突對
重於陸公晉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
事祜與陸抗抗疑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叔向
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昔鉅平貴將鄧
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叔向
名滄淚知於緩鼓左傳晉叔向通鄭酸棗惡欲觀叔
一言而善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
曰太酸明也下執其手以上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
圖明庶有悛翻期陳書作俱以此喆物昔魏民將亾華亾

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所爲葛榮之黨邪果之
徒邪孔叢子魏葛榮引兵圍鄴爾朱榮以侯景爲前驅討之兵
朱榮擒葛榮於滏口加別將督如曰不然斯所求聆四
文從元天穆平邪果轉
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恆居
則台訶行爲連卒後漢牧侯薄幸其無封爵
者爲尹也山川形勝軍國彝章不勞晉著爲篇漢書鄧禹其謀燒楚
稍劉漢王立六國後張良曰陛
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以籌之便當屈指能算漢陳
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困對曰已解
矣屈指計其日日不出五日當有告兵罷者已日軍
告至萬騎之憚重東書作景以連
城鎮人也獻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
逃小醜雪豺爲天羊豕同羣身寫江壑家留河朔漢張
泰

遵高登遣其將襲容紹宗追景
乃與殘心數騎自硤石南濟
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大宮闈祕事並若雲
霍英俊討謨寧非帷幄具表
定大攻已決輒移病出閤有詔令乃驚使吏世傳每
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或焚棄
而泰誓漢書孔光典掌書羊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
笑其草世莫得聞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左傳陳敬仲曰羈旅
之臣何階耳甲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則誰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莊子搖脣
鼓舌樊毅傳田單縱反閒於燕左傳晉人獲秦諜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

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南一時西北一俄豈以河曲之難平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渡寧非宋典之效曾晉埃邪飞睿代恐及晉將逃歸成都王頴先救關津無得出寇人客出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擁富而笑曰舍長關路雖拘我吏乃聽過

因文之客後隊見表何其通藩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左傳樂書伐鄭鄭人使伯駟行成皆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儻同徇僕之尤司馬穰苴傳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之左馬之左驂以徇三軍追肆寒山之怒北史齊慕容紹宗字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如開府改封燕郡公與大都督高岳為吳明徹所擒侯景反命紹宗為南道收復魏帝敕紹宗使鼎鑊從事吾今年四十有五矣前經

昏凶或執政之多門（左傳晉攻多門）或陪臣之涼德（論語陪臣執國命）左遺號多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因與國之寶（劉向女傳臧文仲爲魯使齊齊拘之而與兵欲襲魯文仲險使人遺公書爲憂語公不能解其母解之曰吾子拘有木冶矣於是軍於境上齊還文仲而不代魯）周伯無德空怒天王之使（左傳隱公七年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伯於雨館之（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嬖姬館諸其舍子於三年（左傳隱公如楚有嬖姬館於他邑繫驂子於三年）雨蕭爽馬（千常欲之）弗與亦止之）斯非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蜻且（見勸進表）帝四海爭雄（魯仲連傳連說新垣衍曰秦者棄禮義而上首虜之賞以勸戰士也）齊晉王已（齊晉王爭稱爲帝已而復歸帝今）弱方今惟秦帝天下其實欲復求爲帝或搆趙而侵韓或連韓而謀魏（史記犀首者魏之臣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軍於曲沃）

利故今人謂韓公叔曰子何不少委焉以行爲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戰國策秦求九鼎齊救周齊來九鼎舉又東解之）齊王（戰國策秦求九鼎齊王使謂者王稽張祿說秦昭王使謂者王稽之曰張祿辯士也欲以事困辱穰侯以報其讎）客（范雎傳雎更名姓曰張祿之魏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載范雎入秦）於魏鄭安平夜與張祿之王封（東漢竇融傳融封安豐侯）其外膚屑拭（作飾）項領膚屑拭吾（漢高祖紀高祖見酈生謝之）分路揚鑣無罪無辜（中庶人天下同軌）如兄如弟（詩邶平中陽受命）遵平中陽（漢地理志中陽縣屬西河）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闇幽仄（中庶人天下同軌）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媚（對屏曰三國志鍾繇與魏文帝書吾見孫權媚）曹屈詐以羈縻（左傳昭公十三年楚子更）於轸（漢萬石君傳上曰迺方州禮嵩岳通六神以高年）合宜房濟江准（歷山寶海通九州）到於句吳（史記吳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之民歸之千餘家）冠蓋年馳於庸蜀（魏世家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書牧望（書牧誓）及鼂錯彭濮（漢書鼂錯傳）則容（左傳晉攻多門）或陪臣之涼德（論語陪臣執國命）故臧孫有禮翻因與國之寶（劉向女傳臧文仲爲魯使齊齊拘之而與兵欲襲魯文仲險使人遺公書爲憂語公不能解其母解之曰吾子拘有木冶矣於是軍於境上齊還文仲而不代魯）周伯無德空怒天王之使（左傳隱公七年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伯於雨館之（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嬖姬館於他邑繫驂子於三年）雨蕭爽馬（千常欲之）弗與亦止之）斯非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蜻且（見勸進表）帝四海爭雄（魯仲連傳連說新垣衍曰秦者棄禮義而上首虜之賞以勸戰士也）齊王（戰國策秦求九鼎齊王使謂者王稽張祿說秦昭王使謂者王稽之曰張祿辯士也欲以事困辱穰侯以報其讎）客（范雎傳雎更名姓曰張祿之魏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載范雎入秦）於魏鄭安平夜與張祿之王封（東漢竇融傳融封安豐侯）其外膚屑拭（作飾）項領膚屑拭吾（漢高祖紀高祖見酈生謝之）分路揚鑣無罪無辜（中庶人天下同軌）如兄如弟（詩邶平中陽受命）遵平中陽（漢地理志中陽縣屬西河）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闇幽仄（中庶人天下同軌）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媚（對屏曰三國志鍾繇與魏文帝書吾見孫權媚）曹屈詐以羈縻（左傳昭公十三年楚子更）於轸（漢萬石君傳上曰迺方州禮嵩岳通六神以高年）合宜房濟江淮

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術（諸葛亮傳徐庶字元直庶母本潁川人劉備所優遇庶辭備指其心曰欲以將軍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容於事請從此辭庶遂詣曹操）衡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未情禮之訴將同逆鱗（韓非子說難夫龍之為蟲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嬰之則殺人主亦有之說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忠孝之言皆應斬舌（後漢書董卓傳卓以呂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布刺殺卓卓曹操自咋其舌戒後世）流血以失言戒後世（後漢書董卓傳卓以呂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布刺殺卓卓曹操自咋其舌戒後世）所謂倫也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滄河公主之貴（晉書石崇傳崇與張溫同車溫謂崇曰君何富也崇曰天下之人所以歸富於我者以我能施與也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嶺坂高陽世有明德帝王世紀高陽氏顓頊也有才子八人謂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之後封於徐為楚所滅自嶺坂東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劍處陽城縣西南一里即其墓也徐廣曰得朱方又以己卯名為句自衒徐偃王博物志徐偃王好行仁義陵其鄰國三十六國來朝楚文王伐之偃王不忍鬬其民乃東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自衒徐偃王葬其處冢大如小山今在臨朐縣北山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王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也霞振雲從者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貧石白沈漢鄒陽傳徐衍負石入海注周之末世人也王命之尊拂衣盛江東文高河北後漢徐防傳防子孫世學大夫以易教授王爵文惠太子習聽文學承元十六年拜司徒遷太尉以定策封龍鄉侯魏文帝與書使以兄弟之義處之并送前所愛寶劍一口君遭大難備嘗險阻今以相與簡況此情乎印可重巴忘二千石肯綬高高跗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耕讀守節不就州郡辟命屢徵公車不至郭林宗嘗過其廬謂曰以子之才何不登王途乎穉曰使天下太平則麟鳳翔於庭阿何肯羅羅羅乎林宗知其志不可屈而去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未詳後漢書輿服志公侯紫綬金印紫綬諸王赤綬金印赤綬諸侯黃綬銅印黃綬或載土陋於三百年來家於揚越晉徐邈為兗州刺史鎮東莞姑幕人本高陽之苗裔也邈東渡江家於南都左傳使魏史建出子南奔二鄒印綬司徒遵溫調琴之亂遂與鄉人數百家俱渡江過轉嗣郡寓下邳僑立北徐州及邈之為州刺史亦寓治丹徒之京口北則盧諶不去晉盧諶為劉琨從事中郎琨為段匹磾所害諶與琨故吏范陽祖逖等俱奔匹磾匹磾以諶為參軍逖為軍謀祭酒諶與逖志同協規王室每進忠規共濟艱難逖雅相敬重諶亦盡心於逖逖卒諶為之誄敘其綏撫之績及其行己大節甚詳後歐陽詹哀辭稱於漢劉聰石勒之際無關捽鶴之宗有明德帝王世紀高陽氏顓頊也有才子八人謂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之後封於徐為楚所滅自嶺坂東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劍處陽城縣西南一里即其墓也徐廣曰得朱方又以己卯名為句自衒徐偃王博物志徐偃王好行仁義陵其鄰國三十六國來朝楚文王伐之偃王不忍鬬其民乃東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句

于景帝之子許都遙遠靈王思其舊宅（左傳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其詩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祀寧無停祭比月應孿龍（論衡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蟄已啓蟄而雩）星孛殷鳥（堯典曰中星鳥以殷仲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宋制天子巡守問百年者就見之）與居多福萬石之君（漢石奮傳景帝曰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凡號奮曰萬石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甍信義勇於千戈詩書甘於酒醴或有漁獵二史（易略網罟以佃以漁大都講開賢書）紛綸五經（後漢延篤傳博通經典）生負帙（李詳邦君佇德寧無挂榻之思（後漢徐穉傳陳蕃爲豫州刺史聞穉名先訪問之）

袁章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後漢袁安傳）稱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漢陳重傳小人不明得過州郡）命章刺史辭隙（後漢徐穉傳張劭爲別駕與曰陳蕃不就景遣別駕與曰陳蕃爲別駕蕃不就景遣別駕與曰陳蕃爲郡功曹）仰舉南陽坐嘯寄以共治（後漢書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政事一委滂滂爲功曹皆以公心聽任二郡爲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後漢書范滂傳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爲汝南太守宗資以下車即命滂爲功曹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農成暮但坐嘯東海行歌資其主弼（古逸詩逸窮城敏牛車下舉而疾商歌桓公聽之以爨）梁竦不好徒爲大言（後漢梁竦傳竦字叔敬嘗慷慨自傷不得志）夫處世生當封侯如其不然居可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後漢鄧禹傳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光武謂曰我得專封擇生處來寧欲什乎禹曰不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竭力於竹帛耳）若褰裳徒涉（詩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因事丘中（詩丘中有麻）桃果三名（西京雜記）

漢武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有相候桃紫文桃金城桃（史記秦孝王二十六年初樹果此其人也）與千戶侯等（史記張騫中有泉調之蒲陶水多魚鼈石銚）持竿而釣微聊不來（鄘元曰瑯琊中有泉調之蒲泉積水爲陂傳曰龍子伊尹處郎太公垂釣之所）貧未而耕公侯靡屈（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何其高也蓋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或速問吾階緣人乏叨簉皇華（見與楊僕射書）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落覆方離獫狁之災（詩玁狁孔熾見與丁太尉書）越界風塵復踰輶軒之禮（見與楊僕射書）屏居空館（見與王有龍書多）歷歲時翼犯霜祇（楊雄河東賦）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冤胷臆在胷臆不自堪居無心柰何無狀柰何自裹回河朔亟積寒暄風惠彌留（書顧命曰）半體枯廢折臂爲公雖非羊祜（晉羊祜傳祜既爲泰山南城人也封南城侯有德政甚得人心吾可使如羊祜者言祜與帝王氣若鑒之則無後祜遂鑿之杜老詩遂鑿三公而祜竟喑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跛足而使無笑之（左傳晉侯使郤至聘於周周定公享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注跛而登階故笑）固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翦苦蘆纏有魂氣（詩几兒母之魂氣不屬）史簡文被明漏不獲朝謁（晉簡文帝紀明帝崩不獲朝謁）年年七十八贈作中太子（晉中太子急事論貞子）夫逃山之客（商山四皓）遯遙於巖崖窮海之濱（漢東越三十七年乃歸寧之歸也海中遇大風船皆及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寧見有火光輒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佑也）況乃宗均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吳江吳兆騫覆校今爰注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陵頓首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逐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髦極若夏鍾夷羿周厄大戎漢安珠囊參公孫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能闡以建國御鳳邱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鍋頭鐵額興暴皇年兇勳芭蕉及樹枝窮奇流災中國左傳穀梁傳有不子于天下之人謂之飛豹後爲貞陽侯書

之樹杌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窮奇堯舜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渾敦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此下疑脫一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既倦輒命行人弦望之問見曠周文遲杜歸翰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戎漳濱幸問劉楨之疾魏劉楨時在汝南清漳濱陽春改節益念將宣扶力爲書多不詮次陵白

補曾祖諱[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事與王太尉書

[羅璧羅吾法乎前修劉向封事游談者助之說與楊僕射書

朝清明公量苞金鉉（見爲貞易鼎黃耳金鉉）神表玉璜（見爲貞陽侯書儷亮當作明公）欽才謝衰職有闕補袞（仲山甫補之）乎階佇德（揚雄長楊賦是階平也）固已留連管樂（見爲貞易侯書惆悵風雲滿足維時）令爲肅足之故不救人爲可乎投竿斯在（見與宋玉登徒不逞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博物志南荊城江陵有臺甚大而惟一柱梁木皆拱）烽火照二休之殿（見藝文類聚曹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王欲殺之使人於華臺之下）臺二休乃（高林亮與司馬懿克日交）至其二休公則縣魔羽扇（高林）見與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使偵之孔明葛巾羽衣（見蜀志諸葛亮傳）翁指麾三軍從容自若（見蜀志諸葛亮傳）歎曰諸君（晉書謝安傳）儒帥對酒設樂（見蜀志諸葛亮傳）我竭誠盡節（見蜀志諸葛亮傳）必推歌投壺（後漢書祭遵傳）猶對投壺（後漢書祭遵傳）將軍取士皆用（見蜀志諸葛亮傳）遵繫昆明（輔黃圖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漢書）

（見爲貞陽侯書）雲行雷遞（見與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步波（見爲貞陽侯書）於是乎夏首西浮（見爲貞陽侯書）東陸（晉書地理志東陸縣屬武昌郡）谷靜山空（見與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捫鼉尾而振玉鐸（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詔日實晝（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鳴山今盧江西岸有（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鼉（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登牛頭而埔大關（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漸臺僞帥仍傳（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首於帝京（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都塢元兇（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戮劍腸於軍市（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青光赤狄同畀豺狼（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胡服夷言（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咸爲京觀（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公園陵（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盡拜忠賢（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長沙（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乃前（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握神主（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成安動（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踰高密（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將兵（晉書地理志宜都郡有鼉）周勃之扶強漢（見爲貞陽侯書）壤蟲之比黃鵠（淮南子氾論訓大至名爲長少大宇宙兵刑萬物）若士曰吾比夫子（莊子外物篇莊子與惠子）猶黃雀與壤蟲也（莊子外物篇莊子與惠子）徼繳之仰河宗（莊子外物篇莊子與惠子）（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弇山乃西南）（行至於黑水以觀黃帝之宮）（乃西北行至於河宗）（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河伯馮夷）（河宗氏以）（傳天子）（于昆侖）（之丘）（河宗氏）（具牛羊）（以）（待）（天子）（三）（日）（河）（宗）（氏）（皆）（從）（天子）（西）（升）（于）（鈐）（山）（以）（觀）（黃）（河）（之）（流）（出）（于）（崑）（崙）（之）（墟）（河）（宗）（氏）（以）（天）（子）（命）（祭）（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河）（宗）（氏）（具）（牛）（羊）（以）（待）（天）（子）（三）（日）（河）（宗）（氏）（皆）（從）（天）（

拥繫扶父弟及妻子流
降族滅形湖泣報曰事
將攻拔信都郡兵
敗走形家豪得免徐庶
屏居空館（漢岳寡婦避
空館而自養
勤滅何門數答災極蓋
宗何紙狀柔何維桑與梓翻若天涯古詩各在
天一涯杖柏
救極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詩或不
紙叫號泣旋宇
宙容身何所（漢郡陽
徐衍不容身於世窮劇柔何自泰膚嘉
膚仍屬亂離十下年間偏嬰此酷昔人逝齊處魯時降
懷袁毅之憂（袁漢書曰毅字少孤有孝行躬事子孫耕
先至朋亞盜所害後盜當復往劫之答恐母驚懼仍
居貧朝夕無儲乞少養盂衣攜妻子數一無所請盜皆

感奔出嘗當鏡與誡猶有危途之懼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南
汝於西漢范逐流寓
最能稻石發沒范抱持綿至得之來
況乎逝寇崩騰京師播越與居動止長隔山河
朝夕謹飾經心眼（內則曰事舅姑如事父母謹敬
欲程廉不繼（師覺按不
有欲復吐去原棄何餐（等
咽固乃游鬼已射（現假息無所恕加非復全生餘息
空留非為全欲同冰魚之不絕（及家周書訓誡云
矣樹臣曰易通卦驗大寒魚負冰似
可哀也良可哀也（承傳侯景寇京師陵父揔先在圍
城之內後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

翳矢鄉亭里侯酉京師注秦法十里一亭亭局禮置夏官有候人飾館陳兵（左傳）先驅（左傳）公孫歸父欲去三桓鄭穆公使視客館則豈是復介而奔齊（左傳）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孫敖如晉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復命（左傳）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復命於介既復命祖括髮即哀（左傳）其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左傳）其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伯位哭三踊而出（左傳）魯人以為戮而出遂奔齊（左傳）魯人以為戮而出遂奔齊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左傳）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遂奔晉（左傳）遂奔晉卽位將為亂發其喪將立其子而殺之（左傳）卽位將為亂發其喪將立其子而殺之胥甲父帥師城邢（左傳）胥甲父帥師城邢而又有桑中之喜（左傳）而又有桑中之喜宣伯通於穆姜及敬嬴（左傳）宣伯通於穆姜及敬嬴穆姜欲以外寧（左傳）穆姜欲以外寧反幣而以夏姬行（左傳）反幣而以夏姬行巴焉哉羌（左傳）巴焉哉羌

之國遂（左傳）之國遂弁晉（吳書）谷吉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為郅支所殺（漢書）谷吉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為郅支所殺楚之申胥（左傳）楚之申胥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左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人何地（左傳）人何地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左傳）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出乃（左傳）出乃孤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苫廬見與宗室書（徒廷光舉）

諡光（晉）夫以嘗嚐燕往鄘鴟鳴號（晉記三年冏今是日晉王越月蠶時焉則大鳥歎則失聲其聲有哽噎之頃焉則必反遵遵其故繞翔回焉鳴號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猶然後乃能去之）合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琴操曾子耕泰山下雨雪思父母作槃山操（蘇使幽囚無恥哽噎（晉袁宏名賢公門興華卿子（漢班固漢書鄧禹字仲華南陽人）傳贊王越曰）信便布衣疏食曾耕（趙岐孟子注）而秦峰阻夐浙水悠長（淮南子地形訓）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南子註青女青女主霜雪也）已戚（晉王隱晉書）已之（晉荀羨傳羨字令則）奉使公履忠弘孝冠冕搢紳化感煙雲莫悼海岳行（白露方滂（晉張協雜詩）白露方滂零露體中何）糜仲月王政無塞（晉袁宏名賢公門興華卿子）如頤聞康勝鄧仲華服衣之年（後漢書鄧禹字仲華南陽人）光武拜為前將軍持節而秦峰阻夐浙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漢班固漢書）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鄧侯食邑萬戶禹時年二十四後定封高密侯）已之（晉荀羨傳羨字令則）奉使公履忠弘孝冠冕搢紳化感煙雲莫悼海岳行（史記徐廣注二州揚州之管鄧）糜仲月王政無塞（晉袁宏名賢公門興華卿子）如頤聞康勝鄧仲華服衣之年（後漢書鄧禹字仲華南陽人）光武拜為前將軍持節而秦峰阻夐浙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漢班固漢書）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鄧侯食邑萬戶禹時年二十四後定封高密侯）已之（晉荀羨傳羨字令則）奉使公履忠弘孝冠冕搢紳化感煙雲莫悼海岳行（史記徐廣注二州揚州之管鄧）糜仲月王政無塞（晉袁宏名賢公門興華卿子）如頤聞康勝鄧仲華服衣之年（後漢書鄧禹字仲華南陽人）光武拜為前將軍持節而秦峰阻夐浙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漢班固漢書）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鄧侯食邑萬戶禹時年二十四後定封高密侯）已之（晉荀羨傳羨字令則）奉使公履忠弘孝冠冕搢紳化感煙雲莫悼海岳行（史記徐廣注二州揚州之管鄧）

左傳魏武子有嬖妾武子之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詳與楊僕射書）孤子徐陵頓首

與王吳郡僧智書（南史王僧辯傳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紹約敗走僧智

肥不能行

又遇害

孤子徐陵頓首（晉林宗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由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後漢郭泰傳）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魏公子無忌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賓客食客三千人（晉書王恢為人謹厚名其兄曰懿曰沈戒之曰懿曰沈戒之曰欲顯曹況復王家沈默（晉書謝混字叔源少有才名玄不敢違也）謝氏混玄（晉書謝混字叔源少有才名玄客（後漢書郭泰傳）客宿陵君傳（魏公子無忌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賓客食客三千人）領名恩義（晉袁宏名賢公門興華卿子）

人豔敗
南堂
太傅齋室荒茲無處（後漢循吏傳桓帝好黃老道悉毀諸房祠惟特
詔密邇存故太傅陳茂廟）自神麾所屆穢負斯歸新墓方華故田
斯墾府吏開坐長使誦經（謝承後漢書張霸爲會稽太守其有名稱其餘有素
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志節誦書聲）督郵無事惟慮吹
習者以干數道路但聞誦書聲）督郵無事惟慮吹
笛馬驄長笛賊庶（晉書桓伊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爲督郵
無留事獨臥郵廳平陽鳩中有洛客善逆旅吹笛
歌去京師踰年暫聞其聲）悲而樂之作長笛賦（班
集奏記東平王蒼曰）西泊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漢書循吏
幕府新闢遺逸羣俊（晉書趙至嵇康薦之曰）東包海水俱承幕府之威（班
曰與我其理者其（漢書趙廣漢傳）政美邊
惟良二千石乎（漢書循吏傳）賛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孤子無心酌
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二王）冒苟郡光陰風疾彌留（漢張騫傳漢使窮河
宝室書（漢書趙廣漢傳）示有餘恩恩將公聘

窮嬪虞庭博望侯極迹於黃河（漢張騫傳漢使窮河
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窮其山多王石采來
爲足會云按寰封博望侯所由山）校中監流滯於滄海（漢
帝紀校中監燕武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歲乃
還去使全節以武爲典屬國秦林胡皆移服名也
自斯以後惟有庸賤（本應埋魂趙魏析骨幽并（鮑昭蕪城
賤莫不知羞恥石委骨窮塵）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亳
渭老師周旌賁丘園（見易）采拾衡巷遂以哀貽不棄（莊子
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
應偕此寵承君侯過被以光輝屢有吹噓之言（見後漢
頓蒙鴻延之澤故得同行紫閣（陸雲喜霽賦升降
大龍於紫閣）披素清顏伯（莊子養大癰遲鋸鼎鑊兮
丹墀（左思魏都賦丹墀臨於廷）天點污清朝豈不荒
故門丹墀（後漢百官志）丹墀以丹堊地（後漢

遵郭林宗奇之曰王生孺子之惏雖其可懸後漢徐穉傳注引謝承書曰王生王佐才也　孺子陳蕃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仲舉之庭潘岳閑居賦曰仲舉之庭塵不生孺子之榻常懸　恂恂善誘　孔子稱顏淵之辭也　孤子甘緣素之切遵皇華今日形容無地　詩小雅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闕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餘息餘條作盡鍾漏見為王儀安可以樹揚名士游處盛賓　吳志裴玄與司表　泰高如爲嘗謂文懿賀寔何似上林　漢書府傳文懿賀寔子壹鳥有北風欣始華而不實將同桂樹　漢五行志武帝時歌云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設今爲人所設　後漢弱冠孔融年四歲與兄同食梨大者融輒引小者兄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融應對如此　十歲爲志年交鄰國之交非無嬰札　左傳吳公子札聘於齊悅晏平仲　仲儀哀駘可謂變益非疑　見與王儀　蓋家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　頃陳湯之疚歲月增深羊祜之痾秋冬彌劇　見與宗旦年光遒編日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

爲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臨陵城主書　齊書辛術字懋遵父雄刺史馬安樂城鎮祖維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貫傳遵漢太常懷春屬升疆有限籍甚英風　漢陳寔公仲謀名聲籍甚　籍蘇增勞辱此月九日告疾恕悔佇方狄尚熱體中何如戎帳寒乃劇弊吾以庸薄　漢馬融傳融自謂才薄德劣不堪久在邊任上疏乞還京師拜議郎校書東觀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上眞成之寄攻以堅疹大德

世紹和風方諧咸寧康平雖恥提攜小國願預藩臣　後漢徐穉傳論曰先賢殺僧評有史策貞明庶陳兩觀之辭　左傳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仲舉之庭潘岳閑居賦曰仲舉之庭塵不生孺子之榻常懸　恂恂善誘　孔子稱顏淵之辭也　孤子甘緣素之切遵皇華今日形容無地　詩小雅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闕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餘息餘條作盡鍾漏見為王儀安可以樹揚名士游處盛賓　吳志裴玄與司表　泰高如爲嘗謂文懿賀寔何似上林　漢書府傳文懿賀寔子壹鳥有北風欣始華而不實將同桂樹　漢五行志武帝時歌云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設今爲人所設　後漢弱冠孔融年四歲與兄同食梨大者融輒引小者兄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融應對如此　十歲爲志年交鄰國之交非無嬰札　左傳吳公子札聘於齊悅晏平仲　仲儀哀駘可謂變益非疑　見與王儀　蓋家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　頃陳湯之疚歲月增深羊祜之痾秋冬彌劇　見與宗旦年光遒編日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

爲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臨陵城主書　齊書辛術字懋遵父雄刺史馬安樂城鎮祖維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貫傳遵漢太常懷春屬升疆有限籍甚英風　漢陳寔公仲謀名聲籍甚　籍蘇增勞辱此月九日告疾恕悔佇方狄尚熱體中何如戎帳寒乃劇弊吾以庸薄　漢馬融傳融自謂才薄德劣不堪久在邊任上疏乞還京師拜議郎校書東觀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上眞成之寄攻以堅疹大德

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理反家鄉緣岸村人復有舟
械且盧牌狹幾資浦浮江諫武帝紀齊軍士得還江者縛幾以濟中江石頭
流尸至京口者猶半千百爲羣前後相繼存又勒兵按甲
延傳若將軍勒兵關下以備非常薄信傳虞
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
捕若無恐懼茲應安遠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
殂差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人
加兵於無罪之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
天山川社稷察其忿諤寧容相詬辱害承上旨歟下
及匹婁領軍 晉敬子帥仁代郡平城人也齊受
師是懿親除頭軍將軍武成至河陽遣總偏
百餘日專行非法 見勤
何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理彼之陵我自是恥言左天
所伐匹馬無違翻見忍尤一何非理若彼鬼神有知
寧可斬肯鬼神無知何用盟歃 莫外城傳所使得勒
不臣之鬼奔其喪亡去歲卿違摩等石邑天井連月亢陽
無外臣之何益
三千鑓降 東武帝紀齊安州刺史鄱陽王鏗等率楚州刺史劉士榮率衆起臼向
石頭火燒敬帝紀齊軍焚西明門及神獸門
子無等率泛艦至石 梁書
柳達摩等支開門其衆日頃在北堂號云石頭兩
嘯聲青雲黃侯景反時書
白版皆浮 宋書
者衆已滿於此今吾徒衣帶
驗於 晉
吳鉤甚利 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鉤吳王以獻
晉文
於闔閭鉤師向鉤而呼二子名吳鴻扈稽我在於
此峯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乃賞百金
成災早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 博物志君子國人
衣冠帶劍好禮讓

故爲君子國 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加
鬬艦舟師詎有凌利近梁山之戰卽是前車蕪湖之
役可爲明鏡 通鑑梁敬帝太平元年齊遣蕭軌等與
流尸至京口者猶半千百爲羣前後相繼存又勒兵按甲
延傳若將軍勒兵關下以備非常薄信傳虞
梁山陳霸先帳內盧主黃叢通擊破之齊師退保
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據梁山以禦之昔
晉侯不能乘鄭馬 左傳梁小駟鄭人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
人心弗聽戰於韓原 史記慶顯一
晉戎馬旋濘而止 趙將不能用楚兵爲楚將無功
日我思用趙人一非水土難爲騁力揚州卑濕 漢地理志江南卑濕丈夫
多歿土塗泥 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 如遇秋霖 莊子齧缺問於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
何時休 見勤
杳同江漢假令蚩尤重出 見勤 白起還生 史記
白起者郿人也善
用兵事秦昭王 控代馬而陵波寇 漢地理志代郡馬邑
胡靴而濟水終難逞勁詎有成功六州勇士 漢書金
日磾西
天水安定北地 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
上郡爲大郡
爲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於干戈
時無聞於桴鼓 見無楊侯時書
故得兒人侯景寇我橫江梁
書紀大清二年冬十月己
酉侯景自橫江濟采石
天步中危實由忘戰 漢主父偃
使引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危
以匹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自亂離已久人解用兵
女子無媿於韓彭 韓韓信彭彭越也見吳書
晉文
吳鉤甚利 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鉤吳王以獻
於闔閭鉤師向鉤而呼二子名吳鴻扈稽我在於
此峯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乃賞百金
蜀馬輕槊動風霜未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
爲虎射之沒羽飲石

伏闕叫之歃羽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而況於人乎高樓大艦乘日凌雲（謂樓艦之高也詳王粲新秫序）北宅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岳（見檄周文）偃車騎（陳武帝紀二年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邊塵時經表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秦京邑蕭太保（蕭摩訶太保詳見前）衛爲太保詳與貴豪書（梁敬帝紀紹泰元年以太尉蕭勃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王琳爲元帝舉哀敬帝紀紹泰元年以鎮南將軍王琳

文勢要領出南蠻以款函頸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吾奉承朝算指畫戎略叨秉國鈞[詩秉國鈞]恒務牽縻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隔滄溟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幸國任在紓王宜力皇家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則杜禽元惡張彪不恭振有泰稽會得江左貝丸始於瓜步獲其舟粟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襲京行臺趙彥深於白茅洲大破之明等退據石頭帝以嗣徽寇逼宏甲遣都命周文育進討杜龕齊又遣兵萬人於胡墅度米粟二萬石馬千匹入石頭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燒齊船周繼武率舟師襲齊運輸帝親自西明門襲之齊人大潰去年將夏傾國連蹤巨震隨機討掩綱刃平夷[南史杜龕傳異典以表自東討仍留都命周文育進討龕龕懼嗣先棄城降誅之棄敏帝紀太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于郡岩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寶應走丙辰若耶村人斬張彪傳首建業叛臣任約徐嗣徽等矣引脅虜前年未既踐京師暮而侯填弦屆江州[後漢吳漢傳帝曰公私阻絕即此叛屆將軍也]江畔邊城皆為戎賴貔貅驍力見為[後漢耿弇傳]楚子圍鄭鄭伯肉袒面縛[左傳]楚子圍鄭鄭伯內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牽羊以迎又願綏宥[南史陳武帝紀]最皆衿甲面縛坐見移文繼厥胡羌不日清殄[後漢吳漢傳]於是都杜龕留陳寶應於於中單之鼓下歸首闕庭即為申聞優其禮秩臺

儀不貶位遇兼常（南史侯瑱鎮豫章甚強又以不事王僧辯未肯入朝後余孝頃與瑱書令從弟大淵知後事悉相推屬大淵部下侯方兒叛攻大淵婁瑱軍府相攻大淵既失根本以武帝有舊乃詣闕謝罪武帝復其爵位）今所舍歐陽頠傅泰等莫不弘宥攻爾授其兵馬處以榮祿坦然遊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建武永平後漢年號詳侯安都碑）國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遊踐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陳武帝紀蕭暎為廣州陳武帝為中直兵參軍隨之鎮助年為交州司馬與刺史楊瞟討平李賁除江西都護高要太守封七都諸軍事）吾既忝朝私忘逾台袞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後漢朱穆傳劉陶等說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旦夕合天憲詳典禮揚休命）故鄉如此誠為衣錦故人不見還同宵錦（宋書王僧達傳僧達自以才地名家少有宦情嘗謂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又項羽亦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天涯藐藐兄與王（借為者）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企今古（者王獻帝載化被無垠（詳見漢書）海內不咸格投竿負鼎（見與宗室及王太劉書）驅步蒼龍（後漢百官志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洛陽宮門名為蒼龍闕明）崖穴丘園（後漢和帝紀詔曰昭嚴宄彼幽隱遺詔公車賜為貞賜侯書）爭趨金馬（東方朔傳上使待詔金馬門）君之才具（見為貞陽侯書）信美登朝如繫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為申聞各處榮祿深加持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

為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延梁社十翦殭寇（見九錫文黃帝與蚩尤七十戰（黃帝紀黃帝五十二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魏氏春秋夏侯惇謂王曰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方厥功勞未為勤苦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見劉勰進表）萬里徂征虬龍表瑞（見與宗室及王太劉書）五丈五采鮮曜於是中軍勇銳上將橫行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風推其鼎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顙敦偪睿言頻水徒抱素心（莊子讓王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愕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噫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樹臣曰元（莊子真昌府有許由臺巢父臺）尚想汾陽無因高蹈（見四子

薛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偃以肅薄遼廣天寵去月乙亥升禮大壇言念遷桐但有慙媿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邪特牲人臣無外雖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寶曆永與周室方同斷金我運維新宏脩朝聘今遣侍中都官尚書周弘正衡使長安故指有白

為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周書譲宇薩傳

太祖兄邵惠公顯之少子封晉國公文帝日吾形容若此公必下齊諸子幼天下事以屬之

議第應奉命孝閔

歲時拜大冢宰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況周陳款好一紀於茲儀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敦邊

吏實證斬書表大夫表就為屬縣今與安兩亭皆種瓜楚亭瓜甜亭瓜惡就令人竊為楚王魔梁之陰盧也拾燦之尤想應撫忽貢職漢記李尚酌酒以重幣

關下拾燦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立立巴州屬實為食

荊州巴陵郡史周明帝二年所此於荊部本包分界近得刺

逐梁置巴州多歷年

史待元舉啓稱蕭歸北史周附庸屬字仁遠曾之第三子也忽遣壯元

茂神儁訓等將率人馬跨潰沛漸便置城隍易城復于隍

謀為侵軼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適荷鄰德合州見還不容

今眷仍縱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劃峻辭命論聖人之言河漢而不極更往研問便騁鋒鏑見檄周文彼軍人恃勇寇致俘禽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商本紀成王既殺武庚以殷遺民

東伐淮夷殘奄才力甚微為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遵其君薄始

均忌器漢賈誼傳諺曰欲投鼠而忌器不可加兵便敕軍司以禮相

放且前歲所立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薦貴朝北史

附庸侵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冢書荊州南平內史吳南

邵治玉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鄰惠無候涉言故下

漸東惟如灣北政是標其大桓屬荊州之界耳漢高帝紀

築甬道屬河馳恐誠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周附

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周又北史周明帝紀冢宰居江陵城藩資以江

容下鎮天保五年長沙巴陵並陷於東彼此方申分

好義絕規圖所貴惟和所重惟信夫以南平等郡地

秦資彼山川並為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

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兼葭之地哉幸非鶡疾國策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王曰必為有竊疾相見懇容江陵小寇俱副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二因使人宰文平以其懷耿耿故此相白

為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主杜子暉中軍山濤伯使副鮑宏等至北史杜陵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明帝初為脩城都守初陳文帝弟安成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講之

玉是帝欲歸之命果使馬[又]曉宏宇澗身東渭劉人也仕梁死帝還通直散騎常侍部江陵平歸於周明帝甚禮之累遷逐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陳謀代齊省告具懷夫聖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象地佇育黔首故張旃以往揆玉而來見與楊僕射書[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皇龍魚河圖云[蚩尤造敢馬休牛載櫜弓[可馬法古五兵仗刀戟大將軍武事三年不興則歌儛也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奏用盡臺苔人之勞告不典也公[左傳]宋師敗績師陽服門官殪焉信由天訓追尋襲好歡想兼懷言覿今書甫承家難知以冢宰執政擅同湔祓[書]成一商王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謫俾之咻已從司寇[公羊傳]君親將而誅焉[刑名]既肅國步還康[王傳]晉土樊會楚公子罷討僞盟日有星其師渝此盟明神殛之[左傳]宋師敗績公

色我特不目色范悄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掾荊州之鴈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魏志注]今日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官榮代於錢絹義之寶難得[漢食貨志]武帝時有司奏言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乃造銀錫白金孟康曰白金銀也黃紙之版易弊[南史]張興世傳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揩版不供由是有黃紙札　假以官榮代於錢絹義在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勳非地非才託節將

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三國志吳越志曰如臣之比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陳宣帝紀帝諱頊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光大二年進位太傅）西羌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邪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異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天子所

用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而為丞相（案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以車府令趙高為郎中令三年冬為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漢書車千秋傳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廟郎上急變訟太子冤數日為丞相千秋年老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號車丞相）此復可為例邪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竝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梵語佛言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荅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荅周處士書（南史周弘讓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細徵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邵於代）

厚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吳興記天目山極高峻上有泉水甚美東南有溪布下注數丈元和地志天目有雨峰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為天目故名道書云第三十四洞天）得肆閒居（禮記孔子閒居

差有弄玉之俱仙(列仙傳蕭史教弄玉吹簫作鳳聲一旦皆隨鳳飛去)非無孟光之同隱(後漢逸民傳梁鴻妻孟光日妻有隱居之服乃更爲縞衣操作而前)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抱朴子黃帝論導養書二女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籙(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雒甯五十八篇太乙金液唯飲玉泉北夫煞石記勞金液(神仙傳九轉還丹太乙餘法傳白石生者燒丹爭苦至老方紛紜終年不爛(神仙傳白石爲糧常煞白石)何勞遐成及其得道冥真(莊子大宗師之謂真人而後有真知)何勞遐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日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嚴(列仙傳云臺山經有桃樹大如瞥遠望有光近視乃見仙人往來)

(張陵曰得桃實者告以要道第子無敢領者遠升從上自墮下中樹得桃滿懷而至 孫門人競投滄海(南史孫門佐孫恩傳恩有道術二年思於會稽作亂宋武帝起孫恩自殺後禪見蓋乃投水赴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見爲陳嘉招崔烈詩陽炎書(若彼能赴嘉招崔烈詩)

嘉詔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見易)故以忘羣脩詎持犧牲之談(左傳賓孟適晉公飲趙簡子子產相鄭伯以幣如晉公卿皆往子產獨留賓客問之曰晉侯有疾今三月矣不知所爲將祭山川乎抑有他故對曰晉侯之疾病也遍以諸侯之望山川徧矣不知所爲有山川之祟者曰自上祭之有是乎對曰有之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實爲蓐收以佐少皞氏能金其官是謂五行之官是司是閻山林川澤實生百物而收其利也故有五行之官則有五祀五祀之神則有五牲五牲之氣以享五味以出五聲以聽五色以章五文以旌五刑五刑之罪各以其象有天地之大數焉有生之大節焉有動之威儀焉有作之文章焉有心之哀樂焉是以有五虐之疾不是過也今君疾不在此)遠山阿近信更惠芳音(見爲陳嘉招崔烈詩)

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展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白

與章司空昭達書

若自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兒惟有甌越(甌更爲甌陽於字奉聖顧于顧有韓略襄公官爲在廣州十爲年威惠著於百姓宣帝顧疑之火建元年徵爲左衛將軍遂與兵反詔徵後漢方術傳逢萌字子慶北海人也萌後學於長安還鄉里門上大書曰人無子慶何以交游萌聞之即還取門閉戶不出時人謂之逢萌子慶北海賢良方正有道皆拒)

盤阻川洞（南史顏合門顯南土）百越之囊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脤嚴冬（左傳蠆子曰凡有執膰我有灵脤）持兵杪歲（王制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開冰踐露病火宵行便届全琮三略非勞六奇（李廣運命論張良得黃石之符受三略之說）出奇計（上中下三計）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承定以來所闕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爲擬（後漢馬援討平交阯於嶠南記馬援討平交阯於嶠南）吳之步騭故是相懸（吳志步騭）

且陳一子也窮妖徒所制五嶺遐夐（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注大庾嶺上一頭名騎田嶺下一頭名揭陽嶺）存亡系不測懸懷飲淚破膽復金篋荷英恩係其身命餘年仰藏何力能勝今遣主帥某馳往弸慶徐君呈

重荅朝臣書（前史劉師知傳武帝崩六日成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衰絰中書舍人等景歷江德藻謝嘏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尤multiple陵陵決斷陵同博士議謝岐議必備衰絰陵荅書云云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古人爭議多成怨府（漢書傳玄爲司隸校尉初有奏劾故尚書僕射魯芝大鴻臚卿曹puzzle等玄劾芝等前在尚書臺處事不平又與治書侍御史解系交互往來系等懼玄將糾之乃詣玄門稱有公事玄不時見系等遂入突至玄牀下玄出收縛之）老病屬纊不能多說（漢大記屬纊絮著口鼻候氣絕）左傳叔孫昭子曰吾不爲怨府傅玄見尤於晉代（晉書傳玄爲司隸校尉初有奏劾故曰三秦）六輔良家（漢兒寬傳寬表文武兼能

志懷開遠谷永之(漢書班倢伃傳)遊俠傳(漢書)無慙古人(莊子)雲之舉札(漢書吳漢傳)無慙古人(莊子)延與吳漢(後漢書)同結光武談建功候(後漢書)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後漢書)歷窮暄(後漢書)企望鄉闕理多悲切(後漢書)聖朝欽明纂層大拯生(後漢書)民戮巨海之奔鯨(後漢書)羅中原之封豕(見勸進表)晉君之說長(進表)安遠於日邊(劉昭幼童傳)劉帝諱紹元帝大子也(後漢書)周長安何如日遠荅曰不聞人從日(後漢書)又以爲日近元帝勑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荅曰舉(後漢書)頭見日不見長安(後漢書)揚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揚雄交州箴)際則輸瑛王府(荒裔水與天)(後漢書)商豪彊梁滇海(古詩)梁者不得其死(後漢書)方當偃霸於靈臺(見論和親書)銷戈於武(後漢書)庫(晉卓士之濱大)(康寶卓士之濱大)(黃北王邑)(後漢書)盧綰相傳雀光(見武庫精兵)(後漢書)盧綰相傳雀光(曰武庫精兵)(後漢書)盧綰相傳雀光(曰武庫精兵)(後漢書)盧綰相傳雀光(曰

子始有金石之樂　金座延僑肸晉叔向客別鄧子產名儐賓客之敘方於阼階（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主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正以鄉閭阻亂致爾拘留家國曉平義應旋反況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回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見與楊書對此皇華高厚之詩（左傳晉高厚一何非賴僕射書對此皇華之詩不嫌）三戰七禽之言（曾仲連遺燕將書曹子以一劒之任劫齊桓之上三戰之所失一朝而反之此日徐文長曰晉楚春秋諸葛亮征孟獲七縱七禽）借子之矛攻子之盾（見莒子碧玉之歌）彼之使客猶尚不遜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倒事義相懸豈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北流以復襄老稍近東岱不奢（魏劉楨詩）當恐遊台宇不復見故人（高士傳襄女者襄老之女）擊壤於道中（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若邪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原注若邪至此閩誤）不棄泰亞宗卿非復侵官天扉（左傳賈季使續簡伯辭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但當今茂茂在詠濟濟盈朝（詩文選潘岳夏侯常侍誄茂茂其儀濟濟多士）才冠卿雲司馬長卿揚子雲也見漢書）智同荀郭（荀彧郭淮也見魏志）文辭富於江海高論薄於雲霄（文選潘安仁秋興賦）邊走丹墀之門（見與王僧虔書）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歎三日至（文選陸士衡贈顧交阯公）欲附所聞聯類非宏更其爰馭若（疑作遵）使良有猶希贈鯉之書（古詩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郵驛方通之念（輕陳寸心之情）仗厥（一作願）令人少有時（一作閒）之暇（一作隙）倘一賜音塵可罰終焉風雲（魏文帝詩飛鴈）影實仰盼弘之辭藻（一作藻麟）筆迹雨周知所運

執筆潛然不知何向

與李郎書　聲洛下周文令人太學保定初以近
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補中
都公陞選臨潼公唐瓘等並爲納言父志字
鴻道爾朱之亂奔江左補以江南身爲
開右自少及紗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
附那苔書　目又動流泉之奏劉伊物候且或冥符兒乃
玲勤相忘道術楚齊風馬牛會消雲行李無
因音塵不副殷御正衙命來歸嘉言累札江
南橘柚藪北桑柘陰條暢舒行止多福足下
泰山竹箭風計吏載歸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
南橘柚藪北桑柘陰條暢舒行止多福足下
泰山竹箭風計吏載歸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
龐統移居　有右之前將才淹劉表留于荊州
輔嶠遷尚書僕射表
安頓愛憎爲鄰家所說月三餘無忘時業戶牖之間晤
筆硯雖復異室同堂
繒密章解曜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繹清經
麗藻星鋪曜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繹清經
折膠舍平盡李廉辨訓文約兄復
風計吏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
泰山竹箭風計吏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
南橘柚藪北桑柘陰條暢舒行止多福足下
目又動流泉之奏劉伊物候且或冥符兒乃
玲勤相忘道術楚齊風馬牛會消雲行李無
因音塵不副殷御正衙命來歸嘉言累札江
那苔書　附　脫惠箑緝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
下　疾漢書同馬相如卒於茂陵
宗室　迫以崦嵫見堪尹兼尚書難爲
章忽覩高文見同注　載懷勞佇
采曰周武帝紀保定元年六月遣御正殷不害使於陳
鳧司馬不授館　用四班荊見與王
公所借陪奮終南入重陽閣詩　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
荊州大乘寺　隋書荊州南郡在舊置荊州　宏
並奏能騶趙鞅之魂　樊記子夏曰非藉其
時辟安豐之眼　侯三公王四二千石皆相與當時自
南山四皓祠之西　甘泉鹵簿　盡在漢書
卷陳華簡　一起宮者有八騶漢志右扶風領縣二十
陸機弔魏武帝文　遺令使仔
童土施八尺牀張繡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
擬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
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韓王故壘　晉永嘉末韓王壘
外夾道左右有兩敖臺所
諸敖上皆有屋以觀望也　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

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
帝瑟（漢郊祀志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泣望羊碑（晉羊祜傳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一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詠歌梁之言（劉向別錄魯人虞公發聲清哀拊動梁塵便掩盈懷之淚）左傳
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資性論向等爲六種人一大乘
會之市（高士傳張楷隱華陰山學者從之成市）但鸞城兩劒尚不俱來（晉書
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漢蔡邕傳邕正定六經文字自書册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觀視及
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巷相塡無異華
富與爲豐城令武帝時斗牛間有紫氣張華問煥荅曰寶劒之精耳當在豫章豐城煥至掘獄果得劒二
以自佩華得劒曰乃干將也莫邪可復
至平淡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劒失所在煥子持劒
過延平津忽躍入水
但見二龍蟠淺

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揀近者倪居臺
轄唯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大朝元旦既
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帥雄釗頒條布
衰頭麻袍通踝胡靴至脽直來郎座徧相拱抱或坐
或立且歌且承吾即呼令吏責引不答而走反爲喊
走有識於遽免尋典帝日紀改
人集中徐陵爲吏部尚書補爾人物稽卿之上皆總
庶弓馬左王帳舊紅紗帝書頭袍鞾帶
不陳謝甲直上陵坐陵不之咸命吏持下脚徐步
而出環立自若竟無作書通陵甚病之
志吏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貢書便見逐（南史陳
拾郎名兒春秋一頭包對日向者
入臺中菜食不暖因攬而飯之雖復聖主機明
不能悉照殿下德高雨獻漢李
冠有託久願通啓投訴聖明伏見軍戎多務所以不
故所門弟與吾遊眷敢回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
郭侍言有便云何且爲啓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
歿幽泉無恨灰壤伏覩高帝承明魏曹植贈白馬王
綿言多大服矜遺老曲賜滿濯則殿下前時安澤匪
復偏私遠異良延鵬之恩後漢書吳良傳東平王蒼
無王丹所舉之謬王丹傳安貧樂道爲西鄙上書薦良
丹爲臺郎客有薦士於丹者因
吾得方辭武騎漢書司馬相如傳武騎常侍
永附梁賓

所無吾市徐摛宅爲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
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摛是故少府卿鱗南史作鱗之子
鱗頌身候景之役又爲西臺所贈兗州左衛官位甚
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其炳日南史陸驗徐騏豈吳
市令朱昇其邑子也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魏晉
驌驦素爲部陸子綸所憾太清二年爲綸所殺之
之前如爲久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愛南史阮
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邪紀文作文卿公向璚皆爲
列棘豈冗雜曹郎乎南史阮佃夫會稽諸暨人宋明
帝世幸近人主元徽二年遷南豫州
刺史廣陵太守領驍騎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
和其有辭用徐爰之後所聚者陽羨丹者因
耶如事孝

景帝拜故乘爲弘農都尉來歸雖妃家丞庶呈狀實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後趙梁爲相聞其賢召置門下賓客之間甚見敬重梁爲代相復以病免梁王薨乃歸老於家梁孝王聞其賢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終弟深省故此敬憑干謁非宏益懷悚慨徐陵白

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原注其人梁末入北齊中云賢從君政佐佑興基中舍諶殿之才明陽人也博物志公卿之譽年始弱冠而爲齊謀主若拔地悲鳴得石椁銘云姓姒氏勝公居此室乃葬之恩息當作報書中有孫兒新婦見就密啓齊書登前後彌見就密啓齊書暑遷次涼率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訪吾文章吾身歸來鄉中故休空自別有書問來告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脾知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於文侯耳漢外戚傳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以夫人爲協律都尉後人因論古樂則紫髯公務吾南陸趙北際中央不石地角天涯言接未由但以潛敬善敬德中郎址北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輔軒見與楊別書別當委白君問

諫仁山淡法師罷道書

竊聞出家聞曠猶名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渥槃經在家迫逐猶如牢獄煩惱囚之而生出家寬窮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別解脫之增長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文殊問經住大海出家者是煩惱大舟航逐返緇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久

長之淺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見涅槃經弟子素與汝師雖無襄舊相知已來亦復不淺夫良藥必白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濮南王傳嚴正上書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倘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舍已成之功淺為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淺意將非帷帳之策寧可再逢漢張良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擊彭城為項羽所敗還收士卒復聚會於留欲集留侯漢張良傳良曰臣願封留詩與上會良曰願封留君所誅與上故相雜亦非帷帳之策也徐廣曰一作幄龍擬求葛氏蜀志徐庶先上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黃石兵法張良傳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良因為取履因跪進履良殊大驚欲毆之為其老故強忍為下取履因長跪履進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旦與我會此人年長數辭去後良獨往如期後良往則已先在矣怒去曰後期何也去復戒良後五日早會良往則又先在矣復怒去曰後期何也去復戒良後五日早會良往則又先在矣為再拜焉小字編年晉紀十六曰良既為相理然致敬夜琴聲悲忍白是娛懷聊筆暮詩論情頓足其利二也假使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廩部倉司豈須求及其利三也假使疾疹生王路晉書佛圖澄傳佛圖澄王嘉道術通玄術石季龍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術石季龍傳心事澄季龍大會群臣於太武前殿澄曰陛下殿子龍殿子棘子成林將之有稽生焉舟閔小字武帝紀昭告晉陵太守蘇峻遣戶撾吾子我且安眠恭裏云云李陵答蘇武書云余拙鴛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武書而執事者云云四分律妙門以世資人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四分律妙門以世資白衣一入愛河猛浪高止出愛河之深際永沈無出其利六也聽鐘聲而致敬鳴鐘偈增一阿含經尋香馥以生心朝覩寶儀法苑珠林云起暮披寶軸利邪之善逐此而生仁王經一念有九十剎那中復有九百生滅法苑珠林寶積云世尊告言譬如有人折一毛為一分以一分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喻彌陀佛利莊嚴度

中間外門難朱易白世說道人何以遊朱門若遊蓬戶羅吾以此之外何所窺睿見與于僧翼書法師今若退轉女窮紲佛生寶女吾往古世堅固勤助而不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決不簡細流李斯上秦皇書人者則尊歸依則貴下生經一念有九十剎那中復有九百生滅法苑珠林寶積云世尊告言譬如有人折一毛為一分以一分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喻彌陀佛利莊嚴度下不讓諸佛獨說世間無為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

由兩遇請募亮表臣於草廬之中額封爵五等惟見不逢書列爵惟五四也門前接接遊宦子我且安眠恭裏云云李陵答蘇武書而執事者云云余拙鴛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世說道人何以遊朱門若遊蓬戶羅吾以此之外何所窺睿見與于僧翼書法師今若退轉女窮紲佛生寶女吾往古世堅固勤助而不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決不簡細流李斯上秦皇書人者則尊歸依則貴下生經一念有九十剎那中復有九百生滅法苑珠林寶積云世尊告言譬如有人折一毛為一分以一分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喻彌陀佛利莊嚴度

大海水喻普見佛剎莊嚴復過於是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遠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維摩經佛度自千劫猶如彈指）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投意往閒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報恩奉盆經一切聖衆或山間下經行或得六神通）枕石漱流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悕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遊矣其利八也開緘成之快見過去之因摘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賢愚經所說往奉衆僧宝氈織成大衣施育王傳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瓈饆盛佛舍利齊覓陵王子良付上淨住子淨行法門云薪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報佛經佛有過去當來之號）

識因果不以爲愈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檝變見沒溺之悲下失淨囊則有沈身之患（大悲經佛告阿難有大商主在海中開其船牽壞或有得船版者或有得大海中以濟安隱而度用其利九也曠濟品爲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足分手指天地作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足分手指天地作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

近墜誤貴賤顒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纏脫袈裟（起世經剃除鬚髮著袈裟衣）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法苑珠林律中但有三衣通肩被服如見長老乃偏袒之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遙寄彈指（維摩經度百千劫猶如彈指）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投意往閒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報恩奉盆經一切聖衆或山間下經行或得六神通）枕石漱流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悕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遊矣其利八也開緘成之快見過去之因摘琉璃之卷（賢愚經所說往奉衆僧宝氈織成大衣施育王傳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瓈饆盛佛舍利齊覓陵王子良付上淨住子淨行法門云薪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報佛經佛有過去當來之號）驗當來之果（賢愚經所說往奉衆僧宝氈織成大衣施育王傳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瓈饆盛佛舍利齊覓陵王子良付上淨住子淨行法門云薪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報佛經佛有過去當來之號）

識因果不以爲愈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檝變見沒溺之悲下失淨囊則有沈身之患（大悲經佛告阿難有大商主在海中開其船牽壞或有得船版者或有得大海中以濟安隱而度用其利九也曠濟品爲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足分手指天地作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足分手指天地作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

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花（天藏一覽惡達多太子如來一覽惡達多太子如來輪陀羅即足宿命賣花女也）未得他心邪知彼意鳴呼挂樹（戰國策蘇秦對楚王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遂爲豆火所焚（法苑珠林乾薪萬束豆火能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翻譯名義集摩尼或云跋摩正云末尼即珠之總名也此云離垢此寶光淨不爲垢染）弟子今日橫諮

必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可學何限遺教經白衣受法自制寘猶可恕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蹤片子黃金萬夫息步工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搏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工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庶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終喟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棄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弦可續博物志漢武帝時西河有獻膠五兩者引弦斷以日續香膠續之以射終日不斷因名曰續弦膠情去

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更爲魔之所繞摩訶大迦葉阿難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猶水而阿難從乞水女即與水女歸告母母不得者我不嫁也猶須承三寶之力齊藏子良集經所謂母令我得阿難乃可嫁我之去貪至德常和謂之佛寶禮無非法謂之法寶此乃體一義二同性三寶制彼窮兇暨殷若之幢佛畫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救苦觀音菩薩名此大智惠吳拒臣曰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建立法幢摧伏異道天魔自欽用累經菩薩降成道時魔王恐諸衆生皆歸空我境界冷二女以給以亂定意菩薩不納三女忽然成變醜形若此言者當即便棄勢競若不會高懷幸停浣怪耳

與智顗書

陵和南法苑珠林和南者出要律儀翻爲敬二義俱通昨預沈儀恭敬善見論翻爲度我同法席餐奉甘露無涯之況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又

陵和南仰法之心難可數具拔公至蒙二月二十日旨用忘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遣然老至眼耳聾鬧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六兒

天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故重燥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又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諮惟遲拔公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諮弟子徐陵和南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途

玉臺新詠序〔晉陵徐孝穆下注〕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海雜碎事〕凌雲臺魏文帝
碑仙人甘宙與王登相見由余來聘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
曳由余來以昭王好
臺史記秦本紀戎王
使通石爲山谷海戒楷
張衡之所曾賦〔說苑〕張衡西京賦閎庭
千戶萬
子傳〕盛姬盛相之子也天子上姬之長
是日盛門天子乃爲之
臺是日重璧之臺
屋之中〔漢武故事〕帝爲
見欲得婦否曰欲得指阿嬌好否曰若得

阿嬌當作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押〔漢武故事〕
金屋貯之
上起神屋前庭種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花子
皆用珠璣爲之簾中如小鈴綴簾旁又以白
玉爲之
珠爲簾珠
之

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見爲王
充選掖庭〔後漢皇后紀〕大夫與掖庭
良家子年十三以上
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
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
王壻四姓衣冠所推故有
漢書明帝時列職簒氏
是爲西姓小侯非列侯
傳晚見服玉作爲不知
卷宮中傳名也宮中有
有潁川新市〔晉書明穆庾
後漢書光烈陰皇后南陽新野人帝
常歎曰娶妻當得陰
麗華長新市末詳
河間觀津〔三輔黃圖列侯傳曰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

閩人右手鉤卷袠色佳麗武帝反其手得玉鉤而手展漢外戚傳孝文竇皇后家在清河觀津師古曰觀津縣也本號嬌娥清河之縣也本詳接左恩嬌女詮左傳巧笑（申華古今注）段玉裁曰帝宮人始作紫粉拂面楚王宮內無不推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毛詩）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後漢馬廖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後漢馬廖傳）詩魏風葛屨摻摻女手（毛詩）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色動至東家之子（毛詩）東家之子美而不施（李善注）宋玉東鄰有一女子（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之東鄰有一女子（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土城者陸門二水門（越絕書）今北壇判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出於苧蘿山（越絕書）西施鄭旦宮臺也（越絕書）

小學歌見答長安少長河陽由來能舞（漢五行志）成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善歌（漢書外戚傳）孝文竇皇后家在清河觀津（史記外戚世家）

石崇上作樂以慰其意（晉石崇王明君辭序）昔石崇王明君亦爾也其送明君出塞至於胡地（漢書匈奴傳）其送明君出塞至於胡地（後漢南匈奴傳）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名之（宋書樂志）

笑倭人侯張（漢書地理志）倭人以時入見（後漢東夷傳）倭人侯雜引非因舊植（漢書南越傳）樛太后土婁之子樛氏相繆一翳九華（漢書司馬相如傳）

知而不平（漢武故事）飛閣不出細上還過平陽主建章長樂宮皆複道相屬魏樓上還過平陽主既飲酒皆進平陽主因奏長公女弄（漢書衛子夫傳）

平陽主一見帝被霸上還過平陽主既飲酒皆進平陽主因奏長公女弄（漢書衛子夫傳）

獨悅子夫帝起更衣（漢律曆志）黃帝時伶倫自大夏之西乃至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漢書律曆志）

甚上用事中行主斷（漢書衛子夫傳）子夫尚在中得幸還坐賜黃金百斤（漢書衛子夫傳）

大得幸幾死者數焉後遂立為皇后（漢書衛子夫傳）

覽而遙妬（楚辭新論）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閼氏冒頓見之必妬其容貌日衰而愛弛（漢書匈奴傳）

急已馳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覽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反其未到令漢得脫去亦不持之來矣閼氏終去之有如婦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漢書匈奴傳）

侍寢於更衣（注見）西子微顰（莊子）

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莊子）

而去之走（莊子）馬相如好色賦花容自獻玉體橫陳（漢書司馬相如傳）

故事決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漢書西域傳）

結風陽長袖（傅毅舞賦）序激楚之遺風入水之清（宋玉高唐賦）

馬之垂鬟（後漢輿服志）鬟髻也（漢書高后紀）

作愁眉啼妝唇（後漢五行志）

徐箋卷四

嫣反插金鈿（龍輔女紅）

無首飾惟用插金鈿（龍輔女紅）

日玄雲霜露今金星出（漢書天文志）

詩匪雲匪露匪東方則明（毛詩）

揚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漢書西域傳）

為蛙技相繆一翳九華（漢書司馬相如傳）

中出石黛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漢書地理志）

注魏宮人好畫長眉（晉令）

令作蛾眉惹宮妝（晉令）

所生故曰燕脂（本草）

塗之作桃花妝（梁元帝纂要）

北地燕脂（本草）

偏開兩鬢（曹植洛神賦）

鎮上仙童分九鬟（魏文帝詩）

髻餘飛龍藥一丸千年不饑（龍輔女紅）

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饑亦不食與我一色藥光耀有五色服腰中寶鳳投曆軒轅（漢律曆志）黃帝

藥兩三日身輕生羽翼使令繞取竹谿谷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漢書律曆志）

為曆正軒轅黃帝興洞圖作　金星與婺女爭華麟月甲子歲紀甲寅日名甲子　共嫦娥競爽顧野王玉燭寶典引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約黃能攻月載金星出晉杜預曰婺女主嫁之女織女為虛女梁簡文帝詩金巧作星張正見豔歌行載金作小星曆散驟起陰氣盛貴陽錄組近代北尚曆如射月曰黃星曆錯之名益自孫吳鄧夫人也王充論衡辨講不死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以奔月　雄曰史記　驚鴛冶袖時飄韓掾之香晉郭　也

翔合德上遺絨成裙顧誠素之先咸宜繡帳諫王植洛神雖非圖畫人甘泉而不分漢外達傳李夫人少而早卒武帝思念不已詔方士齊作其形於甘泉宮言異神仙帝怪問悉以狀對　裙記趙飛燕新立為皇后其

戲陽臺而無別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問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眞可謂傾國傾城見雜曲　無對無雙者也古詩為焦仲卿妻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作精妙世無雙　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陸機畫在平原嘗行書公器物書少長琉璃筆牀無時離手梁元帝纂要曰筆牀文以翡翠樹為之或以琥珀朱文以翡翠樹為林　筆之所綴以隋侯傳曰漢南朝雪暮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詩鄭風曰贈之以芍藥　芍藥香草也離騷曰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　蕙茝香草也蕙似蘭而非蘭茝似芷而非芷　寧止蒲萄之樹漢書班婕妤賦曰蒲陶宜城而離災顏師古曰蒲陶木名實如小兒拳出西域漢武帝宛轉九日登高時有緣之作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芳五采故謂之五雜俎　樹聲曰國策蘇秦說秦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六博局戲也六箸一名投壺行六箸故用博陸機上猶帝怒已此但將種也心質窮於六箸用十二基六白六基黑所謂嬴文帝與鍾繇九日送菊書九月九日應俗嘉其名以為

眼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荒蘇微獨愁嫉
魏太子書謝惠連草志憂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
筆蘇秦以加也但在不央
閣 轉 後漢蔡邕獨斷閣在
宮中藏秘書 散在鴻都 後漢蔡邕傳
熹平四年邕與諸儒正定六經刻石立於
鴻都門 後 不藉篇章無由披覽
於是然脂瞑寫 魏志劉馥傳夜然脂照城外圍提伽
經永對玩於書帷 漢蕭仲訢傳為博士唯講
孝景時 長循環於織
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好讀春
秋兼悉教誦諸
弟桑悉教誦諸兄殷尚瑗曰蜀志劉琰為
家託情寫於魯殿 後漢成帝紀數十徙為
服飲食號為
道家治丹砂令變化可鑄為黃金 劉琰為車騎將軍
語不得不寒老子皆遵其術好黃帝老子之言帝及
里閭不和 於是鹿以金箱 北史齊衛陽王鈞
盛以有身也 頻以宣和書譜在象字件明皇后
人字在件中工人分筆
聖聰以記龍變 彼諸姬 詩變彼諸姬
字古拙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 臺謂者為女臺御
史為憲臺置之

永終朱鳥窗前 博物志王母降於九華臨十母索七
精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與帝母食二枚將東方明
帝曰此窺牖小兒常三來益我桃新收已竟方當開
東之紙 第中記不虎皇中令
綠挑花紙彼越 門私要備尺牘之屈以求伸也龍蛇
精合達作之 高樓紅粉 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
窗牖娥紅粉妝纖纖出
素手 仍定盤魚之文 見與陳
典略云琴有盤魚紋角
畫故琴名陶弘景琴
天地間物 聊防羽陵之篇 甲戌大了伸伸科
飛六甲高招玉函 漢武內傳受西
王母真形八甲字
金匱以黃
白封口 王儲待世 物志鼈
玉檢丹鉛 抱朴子仙藥
百轴大牙相舉 光懸而不墜 見與進表
萬里地有二千六
百里有八
千六百里有八
千四柱四柱貫十
玄幽都方二十萬甲地轉下
嵓之阜 博物志崑嵓山地轉下
嚴嚴天柱大矣周山之峰 見與陳
司空書
以並峙四鎮峙四岳 舜典帝曰
咨四岳 成建五
臣 見論
語 業配蒼昊 雅

春爲蒼天（揚系物理論）地者其神曰祇流名雅頌著美風詩（毛傳衆仲曰胖之大者以大夫氏（易）開國承家公曰以成王命俾爲侯嗣君五年更賜號命之氏）至於歌詠者（周公相成王命俾爲侯嗣君五年更賜號秩（爾康叔世家）周公相成王命俾爲侯嗣君五年更賜號秩）司空矣使君乎（後漢書百官志）自文昭武穆（見勸進表）胙土開家（左傳衆仲曰胖之大者以大夫氏（易）開國承家）濮水盛其衣緒（樂波分其緒）梁波分其緒仁義之道（史記貨殖傳）夷門美於大梁（後漢書侯嬴傳）魏有隱士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財儒雅之風（司徒武中爲大司徒）白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後漢書許劭有高名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或勸之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我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之亂復投揚州刺史陳禕及孫策平吳劭與袁術南奔而卒）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後漢書袁忠閻弟也初爲南海投交阯）俱建建安之難（後漢書獻帝興平二年三月李傕攻李傕矢及御前明年正月改元建安）獨處衡山之陽（盛弘之荊州記衡山一名岣嶁山者五岳之南岳也至於衡陽之山爲其列焉）始興曲江人（始興郡吳赤烏四年分桂陽立）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史記貨殖傳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即鐵山鼓鑄運籌策算貲滇蜀民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琰（本紀伊尹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方啓六轅（尸學雜記天子駕六龍諸侯四馬大夫三馬）率是驍徒（漢書趙充國傳羌虜驍悍）必於旌鼓（漢書趙充國傳羌虜驍悍以財雄邊出入七獵旗鼓吹弄白狼）仍開嶺嶠（南史本傳從孔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以忠誠以壽終）父光祿大夫（漢書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子南都貴爲光祿大夫始典內史（漢書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邑里開通德之門（後漢劇玄傳玄告高密縣爲玄廣開門衢令容高車）兆宮曰謝朓（謝朓謝功曹表）至於歸功成寓縣（兆宮曰謝朓謝功曹表）至於歸功成寓縣霸功興寓縣）至於歌詠者（司空矣使君乎）至於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風詩）其能繼茲（見勸進表）胙土開家（見勸進表）胙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緒（樂波分其緒）樂波分其緒仁義之道（史記貨殖傳）夷門美於大梁（後漢書侯嬴傳）魏有隱士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財儒雅之風（司徒武中爲大司徒）白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後漢書許劭有高名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或勸之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我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之亂復投揚州刺史陳禕及孫策平吳劭與袁術南奔而卒）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後漢書袁忠閻弟也初爲南海投交阯）俱建建安之難（後漢書獻帝興平二年三月李傕攻李傕矢及御前明年正月改元建安）獨處衡山之陽（盛弘之荊州記衡山一名岣嶁山者五岳之南岳也至於衡陽之山爲其列焉）始興曲江人（始興郡吳赤烏四年分桂陽立）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史記貨殖傳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即鐵山鼓鑄運籌策算貲滇蜀民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琰（本紀伊尹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方啓六轅（尸學雜記天子駕六龍諸侯四馬大夫三馬）率是驍徒（漢書趙充國傳羌虜驍悍）必於旌鼓（漢書趙充國傳羌虜驍悍以財雄邊出入七獵旗鼓吹弄白狼）仍開嶺嶠（南史本傳從孔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以忠誠以壽終）父光祿大夫（漢書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子南都貴爲光祿大夫始典內史

徐錄卷四　九

雲蹕開黃石之書（見錄罷道書）高詠玄池之野（後漢書高詠傳爲五言詩頗清駿）自羯虜侵華（晉紀總論）羣蠻縱斁（後漢書南蠻傳）後皇桂之（楚辭）貫伊生之勤（見與宗室書）南史安樂丁侯傳）周愆芳郊（見與宗室書）久負仲之才（見與王世紀）執始以秉白虎之節（帝王世紀）執始以秉白虎之節而升丘見白虎（其上有感已而生皇陶）於曲阜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天官書東宮蒼龍有尾箕星莊子）沈得之以相武丁奄有人丁（後漢書許劭有高名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或勸之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我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之亂復投揚州刺史陳禕及孫策平吳劭與袁術南奔而卒）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後漢書袁忠閻弟也初爲南海投交阯）俱建建安之難（後漢書獻帝興平二年三月李傕攻李傕矢及御前明年正月改元建安）獨處衡山之陽（盛弘之荊州記衡山一名岣嶁山者五岳之南岳也至於衡陽之山爲其列焉）始興曲江人（始興郡吳赤烏四年分桂陽立）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史記貨殖傳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即鐵山鼓鑄運籌策算貲滇蜀民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琰（本紀伊尹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方啓六轅（尸學雜記天子駕六龍諸侯四馬大夫三馬）率是驍徒（漢書趙充國傳羌虜驍悍）必於旌鼓（漢書趙充國傳羌虜驍悍以財雄邊出入七獵旗鼓吹弄白狼）仍開嶺嶠（南史本傳從孔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以忠誠以壽終）父光祿大夫（漢書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子南都貴爲光祿大夫始典內史

大計滿湘中其水北流大柳谷口有蒼石立水在九江之間今所謂湘之源也南史陳武帝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舉兵應之下詔書下軍違命令左傳晉侯伐秦菊俘王孫滿曰成綿構權興斷轡之功相牛見與同茲樊酈也見漢書酈商傳是賂縣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夷論唯余馬首欲東乃歸之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都賦西臨矣敗我王師受拘勁盜大陳其師遂舉咸陽之地後漢書馬援傳援上書曰臣聞戰大敗之於鄗猶能奮擊雍也可調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降異威行關中左傳秦伯伐晉與王城之戰秦師敗績晉人執季孫斯仲孫蔑而還遂霸西戎服虔曰孟明也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矣文有功自豫與周文爭稱不平王琳至介口安都乃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之仆戰安都等欲與周文戰不從悉衆往沌口以絕之成敗為期因總以鄉子晉書謝玄傳玄與苻堅戰堅陣不整玄等擊之置於幄下令官老王以一長練繫之置於幄下令官老王以一長練繫之置於幄下令官老王以一長練繫

簡（晉儀禮志皇后親蠶公主及諸命婦皆步搖衣清洛載筐鉤筥）秋蟬哉吟（月令仲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靖鈴鳴衣裘（晉令曰侯伯夫人金印紫綬貂蟬鳴玉鸞佩）感蟋蟀婦驚（詩豳風七月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競鳴機杼成肅拜露（晏子春秋公召晏子而問以禮對曰臣聞之君子肅拜而受）臣問以舞雩（論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舉則率巫而舞雩（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去駕擁於風塵（後漢書百里嵩傳為侍御史豐增之以功進爵為侯）還旆阻於飄沐（詩如坻如京一統志坻在鳳陽府即安豐塘）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詩如坻如京）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漢溝洫志韓欲疲秦使鄭國說秦令鑿涇水秦覺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遂成之）

漢溝舊迹高飛王琳將出松門驅愛衆復破之（本傳約孔嶠曹慶常愛衆安都自宮亭湖）記室亭湖卽彭蠡澤也（胡一名匡廬）電卷（後漢書百里嵩為侍御史豐增之以功進爵為侯）勁宛風行國威（吳張紘傳注引吳書曰紘建策平定江都風行草偃）文身彼髮（本傳約孔嶠其官齊出為南豫州刺史攻出松門驅愛衆復破之）祝髮傳吳作貢來（後漢書東夷傳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邑分為百餘國以時通使貢獻）我皇纂武（晉世家西鄙謁帝西鄙東序）攀號東序（顧命東序西嚮）渭同周室（晉世家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羆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

迎召引軒檐躬親（漢酷吏傳王溫舒為人少時椎埋為奸及為吏嚴酷）決立受符於前案（宋書按漢書酷吏傳左馮翊孟）缺上欲徵嚴延年符已發寫其名酷復止（北堂書鈔魏志曰張既為京兆尹時有孟）事無留諾於後曹（東觀漢記弘農太守）樹穀曰（漢翟方進傳為茂陵令扶風召守）尚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後漢書樹決獄政事）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邑有棠樹決獄政事）自我徂征妖氛克（後漢書竇）平爰馳夫鎧實翦長鯨（北震巢鯨南停灌城）危危刀俎（史記項羽）

迎門惟頴（命咸王）肅肅貴百人（漢百官表）漢池子劍於南門之外本傳還）車至南皖而武昌安都自宮亭還朝乃與羣臣之舊臣之舊）王矣攜愴斯舉（後漢書百官志）為邊帥（後漢書百官志）懷懷蒼蒼（老子聖人在下懷懷焉）天下懷其心江漢（後漢書百官志）常思睿也（後漢書百官志）

湯迎門惟頴（命咸王）虎賁百人（漢百官表）漢池子劍於南門之外本傳還）車至南皖而武昌安都自宮亭還朝乃與羣臣之舊臣之舊）王矣攜愴斯舉（後漢書百官志）為邊帥（後漢書百官志）懷懷蒼蒼（老子聖人在下懷懷焉）天下懷其心江漢（後漢書百官志）常思睿也（後漢書百官志）

變三田見與禹公爲上楊復倍斯年

僕射書公爲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

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碩山海經崑崙之丘有弱水之川瑤之又西有王母之山郭璞注五經縱橫見宋書志傳父喪哀毀甚至家產聽諸兄管於楚山事後爲博士尚孫地餘長賓以太子洗馬爲博士尚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師儲皇於二京漢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至曾孫高子陽

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魏志蘇則傳）則宇文時拜衡州刺史（本傳）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本傳）我皇帝從唐侯以熙國（見勸進表）屈膺而承家（漢文帝紀高后崩大臣遣使人迎代王代王十七日大橫庚申入長安邸乃決白解遣太尉勃以兵入衛北軍以始與侯武為太尉令持節以節入北軍呼曰為呂氏者袒左為劉氏者袒右軍皆左袒勃乃進代王以天子法駕迎於邸第）況帶禹連帥實謂宗枝逝我天機曰殞象鼎以公（左傳）

威名本重逋統前軍（見移文）乾坤難逢剡象終海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訓皇家滾弘胡紀檻車才至（見移文）輿櫬已焚（左傳）子罔諸侯（晉侯傳）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命之使復其所（晉侯傳）祝史妖於袁吾（左傳）改葬其太子秋楓楚（見移文）告之曰夷吾撫我重我（晉侯傳）秦將伐晉卜徒父曰必三敗必獲晉君（晉侯傳）

既余對曰邑閭之人不敢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晉侯傳）乃矜予且民何罪（晉侯傳）復書七日斬城西堙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晉侯傳）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晉侯傳）晉既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本傳）場廷於井伯（左傳）薨葬（晉侯傳）出南康以顧為前（晉侯傳）育破禽之逆於武帝（晉侯傳）武帝驛而禮之（晉侯傳）綢繆安樂造次訂謀（漢書鄒陽傳）愛珥豐貂允光金蟬（漢官云秦置侍中常侍漢因之皆加貂蟬文貂尾）為餘謂之貂蟬（漢官儀侍中冠武貂尾）魏帝改施金璫（伯八桂之上（王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界）兵凶（孫武兵法）賓九疑之陽（王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界）其中有九疑（秦傳）臨蕃之金（史記）市有千金之租（漢高五王傳土）雨流風（蘇秦傳）秩成幕揮汗成雨（戰國策人少仕州郡為吏民常為虎害乃捕虎先虎日若殺人者當坐頭伏罪自知非）昔當號爭搏蒐一虎（虎聞概叫即時殺之人為之歌頌）威名可以

懼啼兒（南史劉胡傳）民之小兒啼語云胡來即止）乃授持節散騎常侍（本傳）不載衡州刺史（本傳）蕭勃後嶺南竄頭有安南將軍衡州刺史（本傳）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受封如興縣侯（我皇帝從唐侯以熙國（見勸進表）屈膺而承家（漢文帝紀高后崩大臣遣使人迎代王代王十七日大橫庚申入長安邸乃決白解遣太尉勃以兵入衛北軍以始與侯武為太尉令持節以節入北軍呼曰為呂氏者袒左為劉氏者袒右軍皆左袒勃乃進代王以天子法駕迎於邸第）況帶禹連帥實謂宗枝逝我天機曰殞象鼎以公（左傳）

屈申於處仲（晉書王敦字處仲敦據石頭擁兵不朝帝遣使譴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明王不然脫當歸瑣邪以避賢路投元帝願號中宗）高祖遺恨於平城（見玉臺新詠）漢武承其方通沙塞（漢衛青傳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晉明帝太寧元年四月敦謀篡位自武昌移鎮姑孰二年六月加司徒王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王江寧帝親征破之敦奴

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後漢寶憲傳南單于於漠
山書勳（晉矢論仲山甫
姓樊孟冬遣穆仲封於南
加羊祜征南大將
軍出與李郭書 於是跪開黃素（楊雄谷口劉敞書大
郡卿率旨者當把二寸弱朝
筆贊黃素二尺以問其異語 爰登紫泥（西京雜記漢
為璽 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為其銘曰
赫赫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刑（晉愼徽五
典五典克
甫及 新崇高維岳既甫生申（詩維嶽
降神生
申 去衡移廣還征自鎮攸攸銅鞮（疑作界見與
藐金鄰（左思吳都賦金鄰玉
有金鄰國去
藐
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見移
文
五嶽奚塵（見與
司空
春

晉陵太守王勵本傳 大

江陵壓位晉陵作勵德政碑樹屏曰（本傳勵字
勵為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大建元年累遷尚
書右僕射時桌境大水以勵為晉陵太守在
郡甚有惠政郡人表請立碑頌勵政德詔許
之

若夫雎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
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琅
邪臨沂人漢諫大夫吉
之後也歷官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吉
邑千六百戶祥弟覽子裁子導字茂弘元帝過
江導歷位至丞相輔相三世及薨詔喪葬參用天子
之禮謚曰文獻
樹聲曰（國語祭公謀父曰我先王
不窋夾世載德（吳世擴
東海蘭陵人也王莽時不仕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
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
官各布政乎（范曄
地理志東海郡屬徐
州琅邪郡屬徐州 郭蓬表其淵源（陽侯書何焯
曰後漢王良傳良字仲子
遺意古鼎具物銘曰仲
陽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晉書
羊祜傳祜
卒後百姓於峴山立碑
望之者莫不流涕杜預
因名為墮淚碑）
其遠處（後漢曹褒傳敘六世祖比于為汝陰縣侯史
令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佩
侯因出懷中符 豈惟桓氏之鳴玉（范曄桓氏自榮至典父子兄弟
八為帝師區語趙簡子鳴玉以相
貂（漢書張安世子孫相繼為侍中中常侍諸
曹散騎列侯侍郎老凡十餘人有老嫗謂曰公有陰德
朱衣（後漢袁安傳安道逢二書生指一處
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故累世隆盛 楊宗之華轂（漢楊惲傳惲家方隆
騶騎有九 承兩射 班弓夾門（後漢班超傳超
子勇超卒勇上書乞還葬
門而伏 濯龍俯望（後漢
馬皇

后初大后詔曰前過灌龍門七兄外家問起居
者車如在水馬如游龍（百官志有濯龍監一人）緹騎
盈道（漢官曰執金吾繡衣二百人）
（南史劉勔傳勔累遷尚書左僕射父琳位
史兄弟為郡勔累遷吏部郎中領太子中庶子
通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歷
出為中國（漢時陽太守 君以藍田美玉（秦記藍田
諸侯格以才名孫權奇
之曰藍田美玉益不虛也 大海明珠（曹植明
海出明珠 奕世如此何其盛
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丰神雅潛誠量
寬和既有崔琰之鬚眉（魏書崔琰傳琰聲音高暢眉目疏
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十
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琅
邪臨沂人漢諫大夫吉
之後也歷官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吉
邑千六百戶祥弟覽子裁子導字茂弘元帝過
江導歷位至丞相輔相三世及薨詔喪葬參用天子
之禮謚曰文獻
樹聲曰（國語祭公謀父曰我先王
暗望太祖
亦敬重焉 非無鄭玄之腰帶（後漢書鄭玄身長八尺
儀溫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
偉 爛爛若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世說菱令
豐眼爛爛如巖下電世目
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
勢利無擾於胷襟行藏不

樂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兒童脫貂救厄情靡矜悉（宋書本傳范邁蜀郡太守坐法免歸鄉里邁宗崩乃奔赴敬陵時盛江郡據險斷小車塗深馬救不能自濟范見而進奉章馬國俱會於路邁乘隙
愍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至於綢繆圖籍脂粉藝文學倣挹其精微辭宗稱其妙絕（宋傳范曄美風儀傳步書史
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大守（宋書南徐州
晉陵大守吳時分吳郡毗陵置）五雜二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木牛流馬參伍其價則先問牸牝問羊及問
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以濟北務樹累玫之所未治

（未詳所指）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汝南先賢傳樊毅爲安陽令與朝陵黃甫規爲
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賈咸用殷阜銘曰
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澧水源以洛濱公侯世及
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
學則經笥（後漢書郭躬傳曰
躬使使五經篤
文爲世珍高風遠矣瞻
代難倫鼎鉉虛職（左傳鼎玉鉉
台階未臻（晉書羊祜表曰恩
注台司
三公也）安知霜霰遠天松椿（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
秋碣石斯表民情既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晉書謝安獨
少陽其氣
始出生長
丹陽上庸路碑

在天成象成地爲於五嶽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
史記天官書曰天有五星地有五行（索隱曰五星水火木金土也）其星五晉公羊傳曰五者何五行也
（楊木子鈐曰書洪範
土子疑其星五晉公羊
傳云五者何五行也）
精江淮也（國險者固其金湯（漢蒯通傳金城湯池）可攻也）
海流也（國險者固其
於轉薄（漢白帝紀大司農中丞取諸郡國委輸以給其邊省轉漕）貨財爲禮（禮
貨者不以貨財爲禮專俟會通厥田爲上（書禹貢曰海會同（又
皆參濟（見侯安都碑）大
易坎足以葅圖之主（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財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
揚雄太玄經曰斗運天關）
爲水師而水名逃矣高陽爰重冥職（帝王世紀顓頊高陽氏以水紀故
官（祭也冥勤其官而水成）舜爲大尉於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

然後百川成導（河圖曰禹以太尉即位與二公協心
觀黃龍負圖出黃帝前以黃
爲御白玉爲檢黃金爲繩紫芝爲泥章山天子所封
望秩百神作司空平水土
開華山於高掌（述征記曰華山本一山下靈所開今路
鑿靈谷於周原（詩大雅曰周原膴膴）
大衆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舉無爲（帝王世紀曰帝
世紀曰帝堯陶唐氏帝嚳
德合天者稱之）
世紀曰帝堯陶唐氏帝嚳之子母曰慶都生堯於丹陵
地者稱帝德合人者稱帝
堯長八尺二寸）
服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勤（後漢書郡國志曰東郡東武陽有昆吾亭
於昆吾之墓（竹書紀年曰帝相即位居商邱作夏后之孫實始爲商商邱在宋地）
陳鴻鐘於鄧岳登易揄揚（漢司馬相如喻巴檄曰
有九鎮生霤降則下應
開曰雍州鎮曰華山）
容揄揚斯固名言所絕也及子

膺斯寶運大抵橫流創
於汾陽勞凝相於姑射
聖人作樂籥韶備以永
三代民用豈止金門擊
竹而已成見書詰王盡禮奉宮絕於
公帶上黃帝特明堂之圖封禪書南人
殷以奉黃通水圜宮垣
曰昆侖天子從之
人以奉祠上帝
長安鴈頭霍至藏定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
經乎貫援神契孔子以孝
乃起白霧擊地赤虹自
字孔子跪
受讀之
河出鷹龍乃孔周易
垂意藝文五色相宜
不移爰刻
晨露晞雲之藻
有詠歌漢書高祖有大風歌
之
傳王逸黃臺之丘時國中大雪大凍王作黃竹歌三
章以
漢之雨帝徒
日中有跋烏
到榮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
烏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下二百步石賜錢二百萬
壽萬萬歲引弓射之洞左腋下二百步石賜錢二百萬
門之蓋漢外戚傳上官榮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
上甘泉榮奉蓋雖風常扇車雨下蓋幟猶

震徵舉德（震爲長子文納曰元德侯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十以非口尚年（見漢後賂）若發居鄧（權弓史王令伯邑考而）
長子發武王名（猶莊在漢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
讓位於顯宗顯宗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
皇后按昭明太子（子年卒簡文帝乃高祖第三子也故）
云（濤如白馬既（靈陵之江見侯安都碑）山曰金牛孰辨）
梅湖之路（初學記武原令倫陷爲當湖又有梅湖趙曄）
故越地也（世標曰劉逵吳越春秋翰苑）
聖湖在縣南（戈老相傳云越家國桂之舟晨鳧之舸吳）
鳧赤馬之舟（魏王粲海賦葛洛制曰鳴頭鵁鶄鶄與王太）
志太傳胳（陶季直與吳均書以下）
財書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庾安古合龍舟銘國以下）
三千四十五錢（晉宮閣）
記天泉池有龍舟（陳后妃）　莫不忻斯利沛（易利涉大川）玩此

修渠乍挹槹而長歌（列女傳楚昭貴不能成將沒之津吏酌）
令尹中尉奏河（敬之乃擬金而鳴籟見於）
象簪子玉鳥大人（顧裡世）

之奇功無稱之鴻烈者也銘曰

后王降德於衆兆民尚文象緯（晉張華傳妙義幾神）
業冠夏（兄爲陳功踰入秦（冀商祖也楚子與諸）
之油公攻（武關人秦時惟大禹象及同人易慧而方霸禪枝獨）
養（西域傳羅婆路出孔雀及貝歌口噴得被田生令）
厚（晉太禹漠益曰皇恩甚茂觀乎禹迹見侯安都碑）
亮心

孝義寺碑

臣聞道階八地猶見后妃（淨上論二淨穢土謂淨多）
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梵摩達王正法治化）
惟無子息禱祀諸神求索有子（得時王國中）
有一池水生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
王及后妃見甚歡喜即抱還宮養育長大（後悟）
蓮華承足因香立字名栴檀香後悟）
非常成辟支佛身升虛空作十八變願生千佛無非）
賢聖（雜寶藏經波羅奈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
在彼山住大小便利於石上有雌鹿來舐即便）
有身生一女子梵像國王立爲第二夫人後時有身）
便生千葉蓮華時大夫人取千葉蓮華盛著盤裏擲）
於河中時烏者延王接取見千葉葉有一小）
兄長大各有大力千子即時將諸軍衆降服諸國次）
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分閻浮提）
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
是也以誓願力常生賢聖（汲引之義雖同隨機之）
感非二至如嫣洧有禮皇源所以前興（堯典釐降二）
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慶（左傳厲以元女大姬配）
胡公而封諸嬀以備三）
大矣神基帝系淑聖重光者也慈訓太后（陳后妃）
傳武宣）
道佐初九道暉上六（周易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
德佐初九道暉上六（子曰潛龍德而隱者也又上六）
任太姒之尊（詩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又蘋藻之化斯
激葛覃之風彌遠（詩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
皇帝膺茲上聖契彼援神（後漢書祭祀志援神契曰）
受敬在平一人德教刑於四海是以明星皎皎流半

月之光（氏瑞應圖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見甘露圓圓灑如餳之味（晉書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嘉禾自秀（孝經援神契德下至地則嘉禾生）浪井恆清（瑞應圖浪井不鑒自成王者清淨則仙人主之）天降徵祥日聞書府（左傳女叔侯曰史不紀書府無虛月）自大明紹運（周易）順而麗乎大明（神武應期）神武而不殺者夫（漢書元帝初元時罷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至道穷通無思不格（後漢班超傳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注）玉門關在燉煌郡今沙州）伏波將軍南方使（長阿含起世經等云）三千世界百億須彌（四洲地心即是須彌山外別有八山圍如須彌山下大海滨八萬四千由旬其邊八山大海復有八千由旬中有八功德水如是乃至第七山下廣一千二百五十由旬其海咸於鹹際海外有山即是）表銅柱（見歐陽領碑）

徐箋卷四　三

大鐵圍山（周圍輪并一日月晝夜回轉照四天下）各爲一國（土即以此爲量滿千億圍繞爲名一小千）後至一千（億小千億中千億中千億大千世界此中有山王）後滿一千（億大千世界亦名爲中千）日月乃至頂（各有萬億成則同壞則同成壞則同壞是皆一）比佛所說之處（名爲三千大千世界緣爲娑婆世界）同望飛輪（轉法輪經佛在鹿野樹下時空中）有自然法輪（感來當佛前而轉）共稟玄德（舜典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天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旨（陳文帝紀）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武）帝其愛之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猶遺詔）嗣文帝入纂（皇）統改元天嘉

仰惟聖德方被兆民乃敕有司改東成里爲孝義里（昔岱山徙號重華著其受終（舜典正）爰終於文祖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運（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并天下更名）豈若盡在輿地書茲里門（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

仰述天經（孝經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光臨父母（繫辭元有師保如臨父母）

臣陵稽首（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丸乃作銘曰

願此良因（天實積善樂施於人護五種菩提作上妙因）宏資貴親（公羊見與李那書）四梵爲賓（大悲芬陀利經佛言）三乘竝策（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我於珠中三十六年（遊四梵處爲益衆生故食衆果）汲茲珠林（大洛那方者是第四梵王那羅延力是）大海初廣入千（漢書元帝初元時罷戊）刺我足此刺即長一肘（百喻佛寺爲翻國）蓮華養（梁元帝集善慧菩薩經之宮）

紺殿安坐（梁元帝集善慧菩薩經之宮）無憩衆緒（法華經）申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摩耶夫人）乃現乳血出猶白蓮華（法華經）

如來口中燈前禮佛（梁）寶積經昔舍衛）若於佛法供養一（城有二十人皆）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國）地後邊身（寶積經）

是最後盡身更有（怨家二十人奪其命根如來爲調）伏是四十人故告目連（言令此北中出佉違羅刺欲）刺我足此刺即長一肘（二十怨賊當害二十人者作）

是思惟（如來法王尚不免報況）我等輩即從坐起（法苑珠林）道支引舍（梁武帝捨）域於涅槃（故經中來至佛所云）

口業稱歎（南無無所著至真等正覺是名）如來德也（觀音弘公室）國家隆盛同享遐慶（祇豐碑）勤豐碑（祇豐碑）

陳其舞詠（潘尼釋奠頌）

齊國宋司徒寺碑

無色之外方爲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楞嚴經有）芬若披蓮（彌勒尹喜傳眞人遊時各坐蓮華）無窮（華嚴經一切法界）

虛空界等世界（華經假使有人磨以爲墨過）之上一花（如是展轉）遠如散墨（法華經假使有人磨以爲墨過）

微塵灾過千國土復下（一點如是乃下一點大如）盡地種墨是諸佛（知其數否）善財童子南

行未窺華嚴無量財盡子阿法於五十三參善知識
而德宝比丘乃第一也又善財童子歌喜頂
禮繞無數匝殷勤
目蓮沙門北遊不見孟蘭盆經目蓮見其母
在餓鬼中以鉢一盛飯往餉其母一
一刹土皆由業緣觀佛三昧經六
日內特此地皆
悉墜中從須彌山及
鹹不滅未曾有經寶業因緣相續不絕百緣經以
是業緣五百世
中受毒報身
三佛名者是人於
集經佛言休息綺語
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天
語樓十種功德三常樂實事
天宮寶產起世經其天宮城內
師受欲其歌樂不可具
猶倾四大之風樹本曰圓覺經
此身四大和合
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
氣火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
動轉歸風四大各
處應殿崔鬼樓炭經在欲色二界
中間別有魔宮華嚴
徐鍇卷四 三

如來即於口中
放大光明名
三災之火長阿
含經
三災上學云何
起時至光音天為際若水災
起時至遍淨天為際若風災起時至果實天為際
七寶來至尊所以神力故於一
念頃即成四塔高五十由旬又造真珠樓觀及白銀
造樓觀具八萬四千
州曰西城
志波羅匿王都城東百里大海邊有大塔塔中有小
塔高一丈二尺裝飾之夜中每有光曜如大火
聚云佛涅槃百五
歲後龍樹菩薩人大海化龍王龍
王以此寶塔奉獻
龍樹龍樹受已將施此國地造莊
飾嚴好過佛在時經百五
十年魔天燒滅則當此土既義暢中土道流遐域顯
默同歸華夷俱慕自枕石漱流見諫籠逸遊書始終一槩悟
智交養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道存人亡法
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諮悟之永滅敢

以殘見揚德金石銘曰
九流依真後漢書班固九流百
家之言雖不窮究
住絕迹慈還接物依大雲經注世界
蒙昭我慧日法華王少頭陀寺碑
出家學道勤
行精進禪定闕邪以律齊尚統
雄感教理通情王孫偏解遠效滯生
跟鑒金雀以多奇物故俗云秦
學黃老之術摩白奉養生無所
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
贊曰觀揚王孫之志賢於秦始
劫獨明寒暑遞易悲欣舉壞家語孔子出聞哭聲至
而遊學以後吾觀一高尚吾志聞吾事君二與友厚
而小絕之三亡焉而疾槽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
徐鍇卷四 四

母死不哀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
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
也者而過之
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秋蓬四轉
春濕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
長干寺衆食碑
昔炎皇肇訓桑麻氏作蜀志太為未耜之利以教天下稷正脩官
舜典棄黎民阻飢后稷播時百穀信矣民天之言見歐陽
之義范子計然曰五穀者國之重寶自非道登正覺本願經佛告阿
最正安住於大般涅槃華嚴經乃至最後涅槃分布
覺此云行在真空觀佛三昧經其身起廟造心經梵語涅
槃無為號曰空王過去久遠有佛出世
劫中世火真空性空真火滅入於無為般若
則菩薩應化見羅謙道書

咸同色身（要沙論佛在世時色身受用與法師傳燈譜）
毗呾伽論師於毗呾羅論（於醜自在乃爲現色身立世間）
見於是觀自在菩薩立志祈請（色身種種不同）諸佛淨土皆爲
毗曇論閻浮提衆生色身種種不同（毗婆沙論）
搏食（法華論無煩惱衆生住處各爲淨土（毗婆沙論）
若以一搏之食起殷淨心奉於僧衆於當來世
決定不逢（涅槃經有人聞常住）
饑饉災起證（涅槃經有人聞常住）常住者愛乞乳糜
惡道受僧祇物（佛在舍衛）二字是人生不噉
長者女以金鉢盛牛乳糜（佛在舍衛）
上佛佛於水邊嗽糜（增一阿含經）
亦有三心未滅（菩薩善戒經）菩薩心有上
中下七反餘生（觀佛三昧經）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經八千
現諸龍吐毒不能得食（金翅鳥王名曰正音日食
風輪際爲風所吹還上金剛山直下從大水際至
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就齋（龍海智慶論）阿羅漢常入龍宮食
已以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
應會天宮（法苑珠林傳云釋迦受食四天奉鉢滅後
流行上升兜率彌勒見日釋迦佛鉢今來
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百緣經長者七日
有殘飯數粒沙彌吳
之大香食之甚美
稱謂踰繕那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
日運行此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咸熙珠疑作庭
漢書七望記蓬萊之屬
庭硒石日珠庭蓬萊中仙人庭）
況復繕居地轉（未詳安法師
爲國傳數量之
疑）
固以皆種仙禾竝食
曹植社頌露稼阿那千里多大鵲高
露粟者矣（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鵲千里多大鵲高
一丈羣飛於湖際從采不周之粟於環丘
之上粟生凝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
法師常願
以智慧火燒煩惱薪（華嚴經智慧火令衆生離障礙
爲煩惱所燒出
家者滅煩惱火普施衆生同餐甘露（四分律天帝釋
令玉慧燈以此癡火者甚非所以
當以天甘露灌其身上癡門平復（況復安居自恣
異相隨舍告成白願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法苑珠
王遣使請佛安居願學
有六者一乞食二次第
坐食五一團食亦名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阿含

吳江吳兆宏類令箋注

東陽雙林寺傅大士碑

夫至人無已屈體申教聖人無名顯用藏迹故維摩詰降同長者之儀（維摩經毗耶離城中有長老名維摩詰）文殊師利現儒生之像（普律師住持感應傳佛告文殊師利及四天王等教初流行彼法文殊師利身變為國王金剛齊菩薩分身為比丘汝等三大士共往迎我敬）提河獻供之旅王城列衆之端（見長干寺碑）丘名蓮華藏多與國王長老居上而為親友）時為善宿（成實論入戒優婆塞者此言善宿）男大經所說（智度論有梵志名長爪十八住大經盡欲讀之）當轉法輪（釋迦安西）

域志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大品之言皆紹尊位（法花味法華經西域記摩訶般若波羅蜜多與國王大臣金剛幢菩薩俱）果同香嚴（香嚴童子月佛本生經）人經歷諸山（一人經歷諸山求佛）以志菩提（大經盡欲讀之）

軟前建城時記正月七日（一切衆生皆以七種食而得住）麨類天廚（未詳）淨芳（此物為養）味中（食上味）文殊師利現（普現色身）海錄碎事（五色）

人塞甕千決河（一切衆生不過八種一者）猶厭稻粱（二習二平四厭五飯六酪七酥八不了味）七菜芳鹽出安息國（西域記）四谷（四谷鹽）永無飢乏加以五鹽具足（海錄碎事）

不雨（宮氏春秋雨乃以身禱於桑林）甘水揚波（郡國志上使汲仁部昌發幸數萬人）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

本生本行二經子長子雲自敘元系（漢書司馬遷子長揚雄字子雲俱有自序）

則云補處菩薩仰嗣釋迦法王真子是號彌勒（大悲經佛告阿難我為第四次復彌勒當補我處釋迦菩薩功行滿足位登十地生兜率天一生補處名曰善慧菩薩善白為諸天師瑜伽論若諸國王住持正法名為法王佛在金棺敬囑經若受約敕是佛真子賢愚經婆羅門家生一男兒字曰彌勒相好端正智慧明了云釋迦此云能仁西云彌勒此云慈氏）

濟羣林之道未學（賢愚經三會說法得蒙度者悉是我遺法弟子賢劫經彌勒出家學道成最正覺三會濟度無涯）

機有殊源應無恆質自

序因緣大宗如此按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閻浮提地（長阿含經南方天王名毗留璃此云增長主領鳩槃荼及薜荔神將護閻浮提人）示同凡品教化衆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閻浮提種種示現利益衆生故其本迹難得而詳言者也爾其孫孫大孝肅肅惟恭厥行以禮敎爲宗以風神爽朗氣調清高流化親其言以忠信爲本加以風神爽朗氣調清高流化親朋善和紛諍（維摩經菩薩品云若諸鬪訟能和解者）豈惟更盈毀璧（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見魯侯以兩家之難釋至如王戎更部下九而已哉（晉書王戎襲父爵辭荊南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領選拜侯卒贈司徒後漢鄧禹傳光武即位於鄧禹作大司徒禹時年二十四）同此時年有懷樓遲仍隱居

松山雙林寺棄捨恩愛非梁鴻之故遊覓（谷周拜解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少孤養母至孝忽聞母云受性應仙當遠去明年天下疫疾唯鴻家無恙鴻曰時病者食棗飲井水鴻家井水甜棗大倍於常疫氣自除遂一門俱仙）親老如蘇躬之永別（神仙傳蘇躬母年百歲躬將遠去母曰汝去使我如何存活曰供養母曰汝去使我如何存活曰供養母曰汝去使我如何存活曰供養

自然有其香手現　曾聽之問乍表金色（宗門統要）世尊於里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　時有信安縣（屬遭東陽郡領信安縣）比丘僧朔與其同類遠來覲化未及祇爾忽見大士身長丈餘朔等驚愧相趨禮拜處處優婆夷錢滿頗等伏膺累載頻覩異儀或見丘智應優婆夷錢滿頗等伏膺累載頻覩異儀或見脚長二尺非長五十餘或兩眼光明雙瞳照耀皆爲金色並若金錢（阿育王經）阿育王夫人產生一女一手常執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生　譬李老而相伴（老子志略）老子一名李耳兩目光方瞳綠脣同周文而等狀孟子文王十尺姜嫄所履（詩邁素記）履大人迹一隻長七尺三寸兄迹稱河流大展（論衡）河中流得大展一隻長七尺三寸兄迹稱

筏指長尺餘神足宏其相比（頭陀行經）支引空七文容七寸　兒比肩　舉國歡喜支郎之彥既恥黃睛（海錄碎事）羅高僧支曰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譬曷之師恐達多妒（寶女經）如來聰叡達多妒　曜曷氏有惡青目（寶女經）如來聰　既而四空紗定大寶積經菩薩至於它處脩習四神　熏脩已成宜總集香贊曰熏脩福田八解明心普薩本行經）今最後身值燃迦佛授菩提記當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莊嚴化度鄉親俱誠還源故卯閒珠三十相數妙莊嚴　時還鄉黨化度鄉親俱誠還源故卯閒

向法苑珠林）向者向者　或立拾髮如聞善來宜緣德花諸騙德向無七道　告善來騙髮自落法　大傾財寶同俗淨行經）維摩經）憶念　服舊身便成沙門　大士興禪所聰安國生彼天善受是凡負債者不可不償乃至成佛　於淨大士興禪所聰安國生彼天善受是凡負債者不可不償乃至成佛

如羅氏要覽）梵語題云（智度論）佛告舍摩訶衍汝今當知菩薩大士傳云）大士捨宅於下建寺因以樹名雙林　兒聲縮支提（地持論）菩薩供養若支提供養　窣若舍若故若新是名若若無舍利者名支提　縮寫尊窣若舍若故若新是名若若無舍利者名支提　法隨願往生經）歌贊　常以聚沙畫地皆因圖果（大威三寶讚誦）尊松　大士亦還其里舍貨貿妻羅尼經）佛告阿難譬如聚可令徹通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也（百緣經）佛爲比丘入城乞食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與我五百錢五百乃聽佛過去善生太子路逢一人其輔相子傳搏戲時輔相子負彼戲人金錢五百太子語之我當代償彼人者婆羅門是凡負債者不可不償乃至成佛　佛不說　此難

養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讚下供養有孝
曰小來曾有經佛般涅槃後以如芥子舍利起塔大
如菴摩勒果其刹如鍼上施槃蓋如酢漿菜若佛形
像如麨麥大功德滿足百倍法顯記菴婆羅女家爲
佛起塔樹敬曰閻義云百億法顯是果樹之名其果似
桃此樹華開生一女國人數異以園封之園既屬女
故言菴羅樹園宿善冥熏兄佛歡喜以園奉佛佛即受之而爲所住乃起九層磚塔華
經若是捨薗殿壞當加修治若現右泥乃至一磚形相巍然六時發拜龍樹
大乘方等露藥寶珠大志經大志至年十七爲衆生故捨於此六時禮巡繞斯託文以
典發意入海取明月寶珠以濟衆生後漢郡國志泰山郡有龍鄉城
養言山谷希得傳寫龍鄉思其燒照
象駕乏其流通傳燈簿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

徐箋卷五

五時經典千有餘卷與夫鬻子而葬同其至誠家語孔子
圖靖人哭聲謂類淵曰此非獨哀哀又
自離別之苦問之果然父亦賣子以葬嫁妻而隱無
殊高節晉書許邁遁逃名山莫知所終若寄搏麨阿育王經
改名玄偏逆名孫氏遁家後佛在世時人王舍城乞食兒二小兒一名鴦勝二名
無勝以上爲麨著於盒中見佛相好德勝歡喜捧盒
中土名爲麨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佛如因賣花過見
因果經普光佛出興於世爾時善慧仙人欲訪花所
忽遇瞿夷持花七莖異王制令貨賣研中善慧至誠
感花踊上迫呼就買此女答言當送內宮欲以上佛
善慧告言自銀錢是五莖花欲以獻佛願垂哀納
我今當以此花指願我生生常爲君妻善慧答言
尊藉金爲像是衆像之始也神高仙豫既畫
我修苦行生願爲菟羅門生不得相許生成之緣詳諫羅道
說仙器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如來大覺
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方成親眷大城一覽佛告
諸比丘言然善如來出興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
即我是今此人之中宜燕臧曰大夫大夫當
及其眷屬是兄弟是弟子此丘是
貴花女者至如有相無相之懷依
今耶輸是法苑珠林異法師云
改法觀有三時第三時中爲大行
無相法爲破有相無相法令悟中道究竟圓教相虛
已虛心之德化難在僧方推理於
之左臂以爲雖千回以杀時夜
經爾時太子具報使人令王宣於門外經歷鉢羅耶童子
母蛇傷體終無損於淚定傷本興跋陀羅女爲夫婦同修
梵行聖年載終不同處此女即時一手垂地忽有
蛇子大毒從穴而出盤其手上衣裹手擎於婬臂安放
牀上復向報佛山寺若宮律師住持感應記佛告文
殊汝取我法衣黃金爲如至彼比丘所吹我出世曲
及起濮門徒瀟瀟學侶說說通彼慈悲觀佛三昧經
定曲如來功德苑
悲無義無偏黨舊洪範無偏無黨大通元年縣中長宿薗經寶積
量恭敬父母傳普通等一百人詣縣令苑胥連名薦述
耆長宿老

徐箋卷五

又以中大通四年縣中豪傑傳德宣等道俗三百人
詣縣令蕭詡具陳德業夫以連城之寶照廡之珍野
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魏文帝送玉玦書價越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以告父父曰此非獨寒又
怪石也田父置於廡下光照一宇鄰人鄰人詐之曰此
獻魏王召玉工相之工觀訖可一觀胥等體有流俗才無鑒真亟
曰五城之都僅可一觀胥等體有流俗才無鑒真亟
欲騰問終成虧怠梁高祖武皇帝紹隆三寶大寶積經菩薩
脩定後有十法十脩定弘濟四生法苑珠林六度接引四生迹
能興工法紹隆三寶觀佛三昧經時優闐王遙慕世
迁像與觀佛三昧經尊藉金爲像是衆像之始也神高仙豫既畫
我修苦行生願爲菟羅門生不得相許生成之緣詳諫羅道
說仙器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如來大覺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方成親眷大城一覽佛告
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方成親眷大城一覽佛告
諸比丘言然善如來出興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
即我是今此人之中宜燕臧曰大夫大夫當
天下之心宇燕臧曰大夫大夫當埽除天下伊尹躬耕

思弘聖王之道見宋書（注慧日朗明也）況我有慧日明炬（炬燈炬也）如風寶車（華嚴經）如風無所礙（涅槃經）如濟是沈
世筏以智慧為燈炬（法華經）老能不退成就佛道名到涅槃（涅槃經）彼岸者喻如來也（智度論）
舟能升彼岸（智度論）彼岸者譬如有行經（釋迦佛如來滅後工法影響
光宣正法（菩薩本行經）住世五百歲像法住世亦五百歲（像法經）擁護天王及
人王者乎（新翻大般若經）人王等令護正法久住世間於是以中大
通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傳旨都致書高祖
其辭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法苑珠林）三乘名義解脫體同善慧大
士白國士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
善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法苑珠林）由上界樂行寂滅不著不能發起廳貪患
賸故名無妄想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以治身為本
苦無樂

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雜寶藏經）況其果報豈可量也其下
善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涅槃經）年
常三長月極六齋菜蔬節味（夫以四海之君萬邦之主預居王土
莫不祗肅爾時國師智者法師與名德諸衆僧等言
辭謹敬多乖釋迦之書（佛本行經）太子復諸宮多阿
未審尊者欲我何書（闍黎言此書凡有六十四種）文牒甲恭翻豫山公之啓（晉書山濤在
敬物各有題目（表之）大士年非長老（禪門規式）西域人
時稱山公啓事（凡稱人道老曰長老也）位匪沙門（後漢書佛
呼為須菩提如中國凡具道眼慈心為主）
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也）
不殺生慚尊勝靜其精進者號為沙
門漢言息心蓋息心欲以歸無為也）通疏乘興過
無虞恪京都道俗莫不嗟疑瞻至都投太樂令何昌

井有弘誓誓在御路燒其左手以此因緣希當聞達
昌以此書呈同泰寺僧皓法師師衆所知識名稱普
聞見書隨喜勸以呈奏皇心歡悅遣招迎來詣宸
闕亟論經典同泰寺前臨北闕（漢書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
密邇南宮（有孝日（社田正邊）尚書省府名曰南宮）仍請安居備諸
資給（見吳于寺碑）後徙居鍾山之下定林寺遊巖倚樹（見謙
法師碑）宴坐經行（白緣經）鸚鵡鳥畫夜喜悅（涅槃經）聽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
語婦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大般若經）樹敷日衍法藏經迦葉
集莫不提函負帙問慧諸禪（楞伽經）禪居蔭高松臥倚磐石於（佛所讚經）要須
是四徹之中恆法甘露（智度論）天子王之山阿平無險曰徹中徹（大般若經）

先王所謂策府（晉羅經）太子滿十月已臨產之時先
現瑞應二十有二十三諸天王女持萬金劍盛甘露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
住虛空中六旬之內常雨天酒（正法念經）彼夜摩天男共天女中入池遊戲同飲天
酒（涅槃經）一時切利諸天集善法堂有百千龍像（阿育王經）帶阿修羅王以金鑄作
所講論（昔阿修羅王汝可化身為帝釋之）
日道宜律師感應記又告婆羅門曰汝當成身以黃金作之）
八萬四千黃金龍像頭用七寶（史記）秦
龍參乘（晉阿含經）子前後圍繞如來在中（百喻經）黑貂朱紱（傳）黑貂之
紱易求（王侯滿庭國華民秀（國語）季文子曰馬聞
以德榮為國華王侯

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書說命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并選傳詔及宣傳左右四人接受言論經於白虎之殿後漢書班固傳典引論走丁鴻傳論走丁鴻傳論走丁鴻傳

普照十方勸請調御師子
住世間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滅道
悲號山門踊叫菩提輸已命願代宗師其中或誡耳而刖鼻或焚脅而燒手善財童子重賢如是調善財即入彌勒一彈指頃勒前告言善男子汝已曾於無量諸大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開門示汝自變其身作羅刹像令諸菩薩行無常是生滅法菩薩即說偈言汝今未得與以是為恨今

化更住閻浮見長干寺碑弘訓門人倜行衆善於是弟子居士范難陀弟子比丘法曠弟子優婆夷嚴比丘各在山林燒身現滅次有比丘寶月等二人窮身繫索挂錠為燈說文錠謂之鐙宿舂謂之鐙足曰鐙有足曰鐙次有比丘慧海菩提等八人燒指供養法華經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千大千國土珍寶而供養者供養佛塔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而供養者　學記云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左傳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尋展慧光法纘等四十九人行不食齋法次有比丘僧拔慧品等六十二人割耳出血用和名香奉依師教並載在碑陰書其名品夫二儀大德所貴曰生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中能趣含靈所重惟命靈安論六趣之中能止息意故名為人　雖復夢幻影響同歸磨滅諸于經一世間榮位如勾如夢不可久保付法藏經經使宣富貴如天終歸磨滅欲

王弘慈克恕假日施理當刻心摩吝千佛因緣經雪山中有樓羅門說還來不敢違要也名牟度跋提白夜叉言我今與血即時利劍破胷出心與不惜心擢骨無疑者乎彌勒所問本願經往過世有一人身體病願日得王身髓以塗我身其病乃愈太子號曰蓮華王見于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與病者　大士小學之年不遊饗舍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漢儒林傳庶武帝時大興學校至數萬郡國饗舍悉皆充滿　大成之德自通塡與學記云大成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安禪合掌羅什譯三昧經人求道安禪先當斷念善現品禮佛時應繞三匝三拜四方作禮合十指掌又手於頂而出說偈論經業務一者坐禪二者誦經如來滿時知彼永滅三者勸化衆寧　滴海未盡其量大慈經如來滿時知彼永滅與餘水共相和雜不增不減平等如故又滴水者喻一發心緣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來應正徧知懸

河不窮其義（言盡王衛國象清河久而不竭前後講維摩思益經等比丘智瓚傳習受持所應度者化緣既畢（新翻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以大建元年朱明始獻見住記化緣既畢將歸渥樂以大建元年朱明始獻見陳武帝書）奄然右臥（法苑珠林經云仰臥者是佛臥伏者是餓鬼臥左脅臥者是貪欲人臥若右脅臥者是出家人臥鶴勒曰（中阿含經如來爾時將欲般涅槃多羅僧以為施坐僧伽梨為枕右脅而臥足足相累而般涅槃見和尚為說甚深般若二旬初滿三心是滅見長干寺碑）將歸大空（觀佛三昧經有王名波羅蜜經大空之義）以模形相也（賢愚經以契裝乃是三世聖人像相）於是門徒巨瘡（見高僧傳）遂爽遺言（見高僧傳）用震旦之常儀（華嚴經賈客）不現（法苑珠林）便已赫曦（李顒悲四時駛如來在世已見城軌日水逝冰泮（毛詩）王請分舍利也（法苑珠林）貢須臾往西望耶城（西域記十方諸佛法圓淨according四部弟子思見寶明虛偽聽還）皆集（法苑珠林）貢須臾往西望耶城（西域記十方諸佛法圓淨according四部弟子思見寶明虛偽聽還）

悲同白車（軍鑒）（法苑珠林）念法華經三千部證祖不投地六祖曰汝念法華經不退念念即真正有念念成非有無念即不退念念即真正有念念成非有無念即不退念念即真正有念念成非有無念即

冠絳單衣杖竹立家前呼來薪孺子伊永昌曰我子喬也勿得取我磚上樹也忽然不見園神東茱王項以為碑聖所與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邊乾遂樹之去玄石銘頌遺烈於是斯閻阿觀何休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閻浮三江皆禹貢三江既入

如綸"克成豐玻陵雖不敏夙仰高風輒課闇音乃為銘曰

大矣權迹勞哉赴時成現閻主佛本行經雖尸羅王即我身是五百商人即阿闍世王是五百商人中商主是舍利弗是五百人中聊為國師卑邪波羅婆羅門即迦葉是五百婆羅門弟子等五百人是

醫智度論菩薩有病作佛代養乃至菩薩不捨一切眾生病亦復如是

同巧匠增一阿含經優塡王敬國出巧匠自以手頭指作佛代養乃至菩薩不捨一切眾生病亦復如是

未斡類此難思當來解脫克紹迦維普曜經佛告天子汝等天人於西域迦維衛國淨飯王宮現生悉達

猗歟開士法花玄贊曰梵語菩薩此翻大士

上國益稷皇來儀史記作鳳凰來儀孔安國傳及歐陽夏侯說

好季札觀為使上國未獻抗禮承明大將軍青壽

既益尊豈與亢禮嚴助傳帝賜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

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妙辯無相深言不

生楞嚴經除仨三摩鍾比說樂記善待問

聲如擊鐘

聆是名無生

漢劉歆七略

論天口酈生陸賈傳酈生陸賈天口駟說

京左傳酈氏十妻敬仲卜之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占之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乍現仙掌爰標神足色

身香跡簷蔔

當開心獄

逸有滿槃心冥世雄明宣苦哲法句喻經佛言天下眾苦之本離世妙鑒空空

苦本當求寂滅妙鑒空空楞嚴經三界一色界二無色界

忽示泡影

俄如風燭

金剛經如夢幻泡影

敬行藏六通華嚴經六通一天眼二天耳三

地心四宿命五

爰初隱逸宴處林藪神蹟軼塵神足六漏盡

譬如大樹叢叢故

飛聚處得名叢林故

食等饑露齊疑服風朱雄率性梵志服風食

敬禮珍倫見來司空

氣

法身由是法身所依持故如是

像遠有所表敬誠敬禮

方丈天竺真

本際經過過一切為極尊而常處二

涌出講天上說稱天尊

忠村曰注苑珍寶

踏雲中王玄策使西域有維摩詰石室以王振縱橫

登之得十為故名方丈宋

名詰炬常照慈燈斯朗

矣詰炬別經佛言我於此間

劫之明不

芬陀利經佛言我於此間如是火

釋梵天仙天

輪王名曰豐明即捨龍

晨昏來往齊齋

戒梵網經

行法洗談講德秀藏丈

人莊子文子觀於藏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能逐莊子謂黃帝曰黃成子存於

政以為大師

風高廣成

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來儀

若親寧焚軟蠶涅槃經若薩爲法國棄妻子割截身肉酌油灌之光以爲炷　尚瑗
曰菩薩處胎經八大國王各持五百張白氎裹以五百張氎裹金棺復五百車車載香酥油以灌白氎纏棺木
金剛三昧碎身舍利於婆娑世界　弟燦香薪爲薪
是上座觀肉是菩薩肉共取香薪焚燒其肉收其餘骨起率堵波禮拜供養如事佛塔　合窟爲
室觀佛三昧經佛初滅時世尊從石窟出時龍化作八萬佛樹師子之座於頂彌山住提羅延山二間有自然梅檀四萬口由旬周圍皆是優曇鉢華香龍王各持五百張白氎裹以不灰之木有層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灰樹在其西五百由旬樹名曰蓋以不灰之草厚一尺燒此樹盡則劫燒此城盡　方墳以壇
法苑珠林云塔者或云墳墓或云冢墓佛方墳以壇　長生之樹尚挺西崑
博物志禹致防風防風二臣死以刃拔其刃痕以不灰之草覆之草長一尺燒此樹盡則劫燒此城盡　史記龜策傳神龜出於江水之中廬江郡常歲獻龜使長一尺五寸以上網捕之得龜置笥中以爲寶藏龍之室龜在室內四面各鑿一戶以出氣龜聞人將來即開戶龜出龜入即閉戶人莫之見　淮南子崑崙山有不死樹在其西北其下有不死之國　同諸泡沫
如夫人阿修羅品中無常偈云是身如泡此命如沫　一生一滅

士書歷穢風塵服冕乘軒其猶桎梏朱庭紫閣事甚樊籠秦漢史揚休之不樂煩職曰此官真是樊籠隱淪巖洞（恒譚新論天下神仙二百餘人五一曰神仙隱淪巖洞）曰體餐餌芝髓忽矣身輕（見王臺俄冰羽化（前解故事道士羽化）公曰金繩玉版受謁乘帝之符（見丹陽碑記鶴駕龍車處仙官之籙（晉郭璞華山贊謁法師蕭然遺氣卓矣仙才（虞其遊之龍駕雲裳好遊然形慢神內遺酒玉母云劉徹好遊然形慢神被雖語之以玉道殆恐非仙才也）千仞孤峰萬頃（見歐陽無度（見歐陽詢）所以伊川控鶴（列仙傳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後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日果乘白鶴駐山巔）葉縣乘鳧（風俗通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為葉縣令善術常詣臺朝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候伺見鳧舉羅得一隻乃四年所見尚方識之明帝怪其來頻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來去三島（神仙傳海上有三神山曰蓬萊曰方丈曰瀛洲謂之三島）寘遊二童（見王臺新詠序）然香雨上（晉天子傳河伯謁天子）擊磬雲中（玉牧雞歌見長于李碑）金音未銘示後（黃金之音）方流道業濟彼昏蒙

頌

皇太子臨辟雍頌有序

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見勸進表）天文人文頗於爻象之說（見易）是以大語革命黔首所以庶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武由此道制為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載成庶類濟世育德昭彼昆蟲皇帝世序下武體

以下敢為頌曰

茲上德（見勸進表）握天鏡而授河圖（見陽碑）執玉衡而運乾象（見舜典）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曜儀天以文化成天下（易）俱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南史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十六年為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撫句問難往往有奇意）宗室六年立為新安郡王十年為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撫句問難往往有奇意）宗室之籙（晉郭璞華山贊）遊法師（蕭然遺氣卓矣仙才（虞羽儀（為用為儀）衣冠準的（後漢天下表的）惟善為樂（後漢書明帝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為善最樂）造次必儒（漢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詩題攝齊升堂（見論語）振衣即席（曲禮將即席容毋惟恙）對揚天人開闡大訓清言既吐精義入神（見繫辭）利德爰動哲辭鋒起問難泉涌（後漢馬援傳援辨紛綸之異謀若涌泉）

星運扵起階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旗南收（宋志漢紀旅紫蓋運在東南）積仁累德重明繼聖四海無波（晉紀見興王階已平（黃帝泰階六符經云天之三階則陰陽和風雨時）偃戢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肄（孔子世家弟子冉伯牛閔子騫仲弓子游子夏傳易孔子繫辭書傳尚書）崇儒尊賢遵子一介（孔子世家仕伍之從）書貴道（衍書紀年西伯受丹書於呂尚）黃金璇篇（漢藝文志黃帝金匱金縢不如）

銘

太極殿銘有序

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見晉須）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見晉表）天居爽塏（宅曰爽塏之以日作于楚宮）是知秦人所止黃漢祖（晉陽秋秦時望氣者）

大寢尊嚴（張衡西京賦路寢庸正殿路寢庸曰正殿）高膺（疑作）端門（天官）晝太微三光之廷（宋書樂志正殿曰太微三光之廷）左右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座）仰模營室（天官書紫宮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營室）閶道（宋書樂志閶道正義曰營室七星天子之宮）歸於有德（孟子）彼河圖（見升陽碑）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左傳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象物象有昏德鼎遷於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太極殿者法天象元王者之位以御（天官書）元爲疏廟（注元命包曰元四星爲朝廷）又氏爲氐（天官書）氐爲宿舍（晉天文志氐四星爲宿舍）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爲貴（記曲禮之太極自晉以降正殿皆因）代殿名或沿或革惟魏之太極自晉以降正殿皆因）之擊處決疑發法云其制有門有右城左平平以文磚（晉宋書禮志）相亞次城者五階級也九錫之（晉天文志天市垣也九錫上將）禮納陛以登謂受此物（飛閣而升謂之陛以登上殿）往朝煨燼多歷年所（晉紀）世道隆平宏其休復（晉紀）監軍鄒子度啓稱即日忽有一

結（注纖曲短來也）纖曲短來也）植綠菱而動微風舒丹蓮而制（綠菱丹蓮刻作）流火（風俗通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甘泉遠望觀正殿（漢書）之崢嶸（霧雄甘泉賦）似（甘泉賦）函谷遙看（漢書）美皇居之壯麗（漢書）

崗相七年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曰非令壯麗無以示威（漢書）信乎齊三光而永宇宙（史記夏本）尸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詳動進表（禹貢）會萬國而朝諸侯（史記禹貢諸侯）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爰命微臣乃爲銘曰

天根在星經云氐四星爲路寢聽朝所居（見與地廣記）雍時相望（封禪書雍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故秦文公立時郊上帝諸神嗣（漢郊祀志）皆象黎楚未央偃師回顧崔嵬德陽（見與地廣記）高捫太乙（楊雄甘泉賦帝居之壯圍兮正聯瑤光（張衡西京賦）象太乙之威神（注太乙天神也）飛閣而升謂之陛（注同）賭瑤之與玉繩（注赫赫流樘美哉宮室孟子爲宮）峨峨靈柱赫赫流樘美哉宮室（孟子爲宮）

望之嘉哉令 一日(宇宙寶典上月一日御辰美 李作今 爲元日亦云上日)

垂旒(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兼文(論語文質彬彬)帝旅無喧王旗斯夏(左傳韶前舜夫夏禹樂禮兼大夏)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蛇右則白虎蹲(淮南覽冥訓攀慶忌之髮拔太阿之劍)其高百尋左青龍軒轅之鷩譬婉而右白虎(五時朝所庭設金石虎賁旅陳文衣冠之士)詩召南肅邕邕(詩宛丘正義漢書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止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如其故遂脫置雲母屏風分毒其間由此爲故事)周人檻(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殷省詣銘況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庭(詩由泉賦開天庭兮延羣神)

報德寺刹下銘

徐陵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見孝義寺碑)非煙流慶雲之色(史記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蔥蔥翼翼)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過於嚴帝(禮記祭法郊祖配宗義莊敬則嚴威仰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又云祭之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淨土之因非煙慶雲謔郡之境(魏志文帝生於沛國譙郡)碧泉春陵之幼懷(疑作使)靈未曾遊陟年將志學卽事登庸宣力淮濤(後漢郡國志石扶一鳥當安陵王皇覽曰將軍陌弘做(後漢郡國志石扶一鳥當安陵王皇覽曰將軍陌西北畢陌秦武王冢也紀蔡之橋山(上郡陽周之橋山也)氣氛靈長風煙騰湧使(疑作使)隊雙表(續漢郡國志曰有鵲集宣東成門華表柱)兆宮卜(漢書中候生也)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蛇右則白虎蹲跗(淮南覽冥訓攀慶忌之髮拔太阿之劍)軒轅之鷩譬婉而右白虎(五時朝所庭設金石虎賁旅陳文衣冠之士)詩召南肅邕邕(詩宛丘正義漢書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止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如其故遂脫置雲母屏風分毒其間由此爲故事)周人檻(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殷省詣銘況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庭(詩由泉賦開天庭兮延羣神)

於神明者與銘曰

壯矣金表(見傳大士碑)傾依墟垣(漢書內史府居太鎖乃穿門南出繫馬垻垣)高連彩霓(班固西都賦虹霓帶平芬揭)極聊翔鳥(疑作鳥翔)氣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梵偈宵唱(異苑陳思王植嘗夢人稱誦經聲清遒覺而憶其半曲卽製此偈)雲花晝翻(未詳按慧遠谷流響不覺斂襟祇敬便覺心開之今梵唱皆據依據所述)霍豹古而則之(魏志文帝生於沛國譙郡)三心斷縛(雲笈七籤金枝玉葉北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而作華蓋)六道除怨(見與李邪書)趙夢大樂(見傳大者大帝悅秦穆公而覺以鈞天廣樂)王靈在上巨勝奚論(未詳按福祓纂詳)品俱排大昏皇家七百於萬維孫(左傳王孫滿對楚子曰成王定鼎於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詩於萬斯年)

塵尾銘 泰原曰漢書地理志隋耳珠崖郡山多麈師古曰麈似鹿而大麈似鹿而小麈音主

麈百京

爰有妙物 繫辭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窮茲巧制 員上天形 乾爲天爲圓 平下地勢 易地勢坤 靡靡絲垂 縣縣綿入 貢方 吳出先陪楚 詳末 肆憑石載 憑音陽玖石載僞事王注沒於壁朝拜之巨見王帳中玉案 音書王衍美物每捉公所賜如見公也 既落天花 維摩詰經云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僊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未盡者花不著身亦通神語末用動合軌出處 隨時 舒卷應期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揚斯雅論 釋此繁疑 拂靜塵琴 音王肅等麈尾銘勿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煩清暑虛心以俟 原缺 之右之無不宏之

徐孝穆集卷五 三

哀策文

陳文帝哀策文 文帝名蒨字子華小字法生高祖武皇帝長子也母曰章太后以梁大同元年歲在乙卯生於建康縣之石頭城有紫氣充庭光照室宇及長姿貌雄偉風神俊爽博涉經史善談玄理尤工草隸天嘉元年夏五月己丑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其年冬十月己酉葬武皇帝於萬安陵禮也 漢書禮儀志太常上諡誄奏讀訖令奉哀策東園武士舉哀策東園藏金匱皇帝之璽以發哀策太常跪曰謹奉哀策授謁者謁者授太常太常再拜稽首授哀策謁者受以授尚書尚書奏讀訖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就下位東向立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東向讀訖曰大鴻臚臣某誄曰 碑寺

維太康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大行皇帝崩於宥德殿漢霍光傳行璽大行前置璽不反之時也 殯於太極之西階 學六月丙寅將遷於永寧陵禮也 窆車晚出 江淹恨賦窆車晚出連道晚出猶云緩緩也 幄殿晨張 晉吳聲伎志云凡大喪張之 鹵簿陳行 周禮鄉師掌五鹵簿之車 日請就位 禮記曰請就位 哭踊成節 禮記曰哭踊有節 設飾故物 禮記曰設飾而觀 小子所以行事 禮記曰小子有事 天子執紼 禮記曰天子執紼而引 諸侯執引 禮記曰諸侯執引而行 哀子嗣皇帝諱 孫盛晉陽秋曰哀帝諱丕 稽顙捶胸 哀子稽顙哀孫捶胸 踊擗 禮記曰孝子親喪擗踊哀 降於丹陛 禮記曰降自西階 哭於青廬 禮記曰哭於廬 四輪迴迹 禮記曰四輪安車也 迴迹而行 禮記曰有似處 因名挈 禮記曰因名以挈之 天子之殯也 禮記曰天子之殯也 龍帷於紫庭 禮記曰龍帷三池 木以開龍楯如樽 禮記曰木以開龍楯 而過庭 論語曰趨而過庭 車書轅 趨過窮於屏閭 論語曰趨過庭 拜慟感於明堂 東京賦明堂重屋 東京賦曰重屋四阿 四阿延首 楚辭 京飛其瑞 露冕漢明帝紀永平十七年甘露降於甘陵孝德皇后之陵四以爲 北陸實其祥 星乃昭雲臺之史 見前漢天文志 稽尖成池之曲 東京賦曰成池 叶大雅於鳴金 見歐陽頌碑 同藏書於羣玉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昆侖見王母曰於羣玉之上先王所謂策府也 其辭曰

若水傳帝 帝王世紀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降居若木有聖德帝於窮桑與登帝位 風御民箎 帝王世紀作五弦之箎以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分可以解吾民之慍分 重光所集 崔豹古今注漢興帝爲太子樂世載於陳 高祖武皇帝諱霸字興聖姓陳氏其先出於顓頊之苗裔 道論與世赫矣商祖悠哉上昊蟬聯簪冕 梁元帝纂要曰簪以固冠冕以表德 赫赫我皇誕聖膺此寶命 晉中興書曰帝王之家慶多積善之慶必有餘慶 煥彼禮俗朗書我皇 禮俗朗書孝感

主衡鐸（淮南子）聖人之道神凝懸鏡（莊子）聖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以無傷（洛書天表河紀）（孫氏瑞應圖曰）黃帝坐於洛水之上臨觀河圖洛書玄龜負文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又沈璧於河黑龜出文題納授題芳實門流（詠物詩）高子（後漢西域傳）明帝百揆百揆時序實於四門四門穆穆（書）舜典納於四門四門穆穆（書）堯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書）舜典穆穆稽陰克伐（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稽陰白稽山陰也震野勤王（禹貢）震澤底定（前漢）史章昭注（禹貢）震澤在吳南（前漢）文帝紀（吳王）興太守武帝其謀討王（前漢）文帝紀令文帝益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爰（前漢）賈誼傳誅後昭達（同）從文帝進軍以討爰爰平又從討張（前漢）張蒼傳於會稽（左傳）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吾其為越始居姿（前漢）地理志（吳）姿縣屬會稽郡（後漢）郡國志（吳）姿縣有姿山始居姿（左傳）越王句踐棲於姿山（後漢）郡國志（吳）姿縣有姿山又思（後漢）郡國志（吳）姿縣有姿山又思故曰從（後漢）郡國志（吳）姿縣有姿山又思故曰從（後漢）郡國志（吳）姿縣有姿山又思故曰從

譯王制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魏世家注引王制曰魏所以稱東蠻雕題交趾北狄西戎皆冠帶衣服異宜不可推也）東方曰秋者秋方曰譯（魏所以稱東蠻雕題交趾北狄西戎皆冠帶衣服異宜不可推也）秋者揪於斂風喝也萬物於此揪斂也（揪於斂於松森）以秦之疆足以爲政與也是日君臨斯爲交（見易）白環已賁（世本）西王母獻白環及玦（見漢武帝紀）元封四年幸河東祠后土詔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注師古曰楊氏河東豪邑名）北狄思征（仲舒之語）南鉞斧將戒（注孫炎曰鉞斧鉞然）後征（賜侯賜弓矢怨）命服朱芾（注服其命服朱芾）星淫去楚日沴悲荊（注杜預曰沴惡也）重華脽腊（說文脽尻也）腊曰腊投舜名重華（書舜典文）禹步是也（說文）仰惟勞務同斯違懌（書韶文）顧寤晏遽傾（爾雅寤覺也）（文）秋爲旻天（毛詩蒼蒼天）大禹胼胝（帝王世紀禹治水勞）身涉勤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說文）此（方言）腊曰腊投舜名重華（書舜典文）禹步是也（說文）仰惟勞務同斯違懌（書韶文）顧寤晏遽傾（爾雅寤覺也）（文）秋爲旻天（毛詩蒼蒼天）大禹胼胝（帝王世紀禹治水勞）身涉勤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說文）此（方言）

命王發夢無徵（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吉）不俾（毛詩）者謂年齡（漢郊祀志）亦齡（說文）也我九十我與爾（見爲貞）白爾九十我與爾三焉（見爲貞）昭祈矣益（陽侯書）鼖茂（漢武帝紀）茂陵古今注云光武原陵）鐘鼓（漢武帝紀）葬茂陵古今注云光武原陵）鐘鼓（漢武帝紀）坦四出司馬相如封禪書）抱橋陽（列仙傳）之劒鳥（舜橋山山海經）軒轅自擇丛日與羣臣辭還（郡國志）詛髣髴（潘岳悼亡詩）於宸儀（潘岳悼亡詩）髣髴覩爾容終纏緜於號擇鴟呼哀哉三占（書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占）以吉（書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占）四海同奔列贈天宇（毅梁傳乘馬曰贈）扇號帝闕襄大（注復招魂也）（禮檀弓）榮中屋復（注復招魂也）之降自西北榮（注復招魂也）受之降自西北榮（注復招魂也）屈原離騷吾令帝閽（後漢書光武紀注復小臣復復者朝服升東屋以衣升下復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司服也）西京賦注詳玉臺新詠序）門萬乘警於靈輼（秦本紀始皇崩於平臺棺載輼輬）涼車槐風悲於蠻道松雨思於郊原（爾雅守宮槐槐葉晝斂宵炕）

覓曰（鄭莊末宜臯之述鍾楚巍槐於槐風喝也翕於松森）翕皮軒鼂旗（後漢書輿服志大士卿）衛衛靜而空尊（漢書霍光傳大將軍光帝曰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也）志云發遣皇后詔虎賁羽林中郎署皆戴白鶡（後漢光武紀帝初作書）呼哀哉單陌平夷流山蟠固（後漢光武紀帝初作書）頃無爲山陵陂池紀舞遷市（帝王世紀舞葬於馮翊之陽是爲零陵）載令流水而已紀舞遷市（帝王世紀舞葬於馮翊之陽是爲零陵）謂之唐有通樹（帝王世紀堯葬於濟陰穀林經曰社之修紀市）唐有通樹（帝王世紀堯葬於濟陰穀林經曰社之修）塗閉青門之廣路（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種瓜長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塗閉青門之廣路（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種瓜長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青門東陵也疑用思沛邑以東臨（漢高祖紀高祖兄）哀哉單陌平夷流山蟠固（後漢光武紀帝初作書）頃無爲山陵陂池紀舞遷市（帝王世紀舞葬於馮翊之陽是爲零陵）載令流水而已紀舞遷市（帝王世紀舞葬於濟陰穀林經曰社之修）塗閉青門之廣路（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種瓜長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塗閉青門之廣路（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種瓜長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青門東陵也疑用思沛邑以東臨（漢高祖紀高祖兄）哀哉單陌平夷流山蟠固（後漢光武紀帝初作書）頃無爲山陵陂池紀舞遷市（帝王世紀舞葬於濟陰穀林經曰社之修）塗閉青門之廣路（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種瓜長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塗閉青門之廣路（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種瓜長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青門東陵也疑用思沛邑以東臨（漢高祖紀高祖兄）

權弓始於先（孫子）有弓（孫子）有弓（孫子）有弓

台輔之量便著綱紀興王表瑚璉之資語見論語無待雕
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
黑山巨盜憑陵上國見與王書白水強胡虔劉中夏晉陵侯
齊文公侧其產業蓁是曉雄思報皇儲梁殲餘燼本傳昭達
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梁大同屬
中招達爲東宮直後募得鄉人校尉屬
幽風有象見尚書代邸方隆見漢進表搜荆楚之英才漢李陵傳
臣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也資班輸之妙略墨子公輸般爲
楚造雲梯以攻宋墨子九拒之以禦楚城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後漢
公孫瓚傳兵法百樓不攻張髦弈張髦雷霆而並震孫子兵勢善動敵者
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揚兵於九天之上玄女九宮戰法行兵之道天地之
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
百也子能慎之萬全可保決勝於千里之中見與楊
彼羣兒皆無旋踵不得旋踵漢霍光傳田延年曰今日之
太守昭達枝策來遊閩裔文帝委以將帥陳武帝還長城
留撫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龕頻使昭達
往東口稟承計畫備誅後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
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平又從討
張虎於會稽克之大寶元年改封武昌縣侯廢帝
即位改封安陵郡公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
迪資其食力更事寶應見爲貞
飲冰將力莊子朝受命而夕飲冰而今將力奔茅後勁步驟奔馳左傳楚
進師車馳卒奔乘晉人宋人遂伐鄭武子隨荀莊後勁仍伺瓿閒立撫諸爲關

下山二人悉化白鶴飛入空中即葬地 林有逃車左傳趙朔卒而走林桑樹
向葬蓋蜀志先主舍東南角雖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幢幰如小車蓋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 前於熊軾後漢輿服志公列侯安車朱班輪青蓋黑轓右騑後乘龍轓潘岳寡婦賦龍轓儼其星駕蓋黑轓右騑 後乘龍轓潘岳寡婦賦龍轓儼其星駕
介士發三河之民漢霍光傳光薨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家祠堂 哀鐃同聲
焉之曲博物志公卿送夏侯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見白日吁嗟薤露悲鳴得石椁銘曰住城鬱鬱三千年 初學
居此室乃葬之馬氏初仕至大鴻臚卒 記作
長安傳疑
坐恩禮盛於西京 軍謀
武羌旅拒見後漢書 亭障還
襄陽嘆淚悲慟喧於南北 都碑
河東廉簡王墓志 南史河東廉簡王叔獻字子恭宣帝第九子性恭謹聰敏
白面之非才 南史沈慶之傳雙之日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

徐箋卷五

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見易 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之盛易明兩作中陽慕於豢龍見及宗堂書 百世之祀與家兆於鳴鳳宋史晉楚公子棄疾帥師滅陳晉侯問於左傳楚公子棄疾帥師滅陳晉侯問於德必百世祀文諫公子完奔齊諡氏卜妻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媽之後將育于姜加鼓吹班劍謚曰康簡至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葺悲輓歌之聲 晉律各一內廂州高從其方位加律其氣至者次去其上以喪事次抑其內端按律而依之氣助動者其次哭人及風所動者其次聚哭中鬼 帝系王基重光緊葉東都賦重熙而累洽 聖之補地維見後漢安都碑 蕩蕩乎民無得用玉律十一劍動豐城之氣見晉書 望惟晉望寵惇惟二至乃候 重瑯邪之贈官瑯邪惇王導字茂弘初龜爾弟也封武岡侯及喚疾日書瑯邪惇王導字茂弘初龜爾弟也封武岡侯及喚疾 長樂亭侯渾後

簫帝爲之歔欷及下詔封爲琅邪王嗣蔡王後茂而嘉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通吉凶儀服營起陵園追號爲高文制蒼舒之哀詠志魂湖

司空議

曰壯

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

之圖窮其巧變

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

之量猶未解酲

潘岳之詩致哀周宋

酒一石之後迺能斷獄

之謀用愍相遺

於是嚴顏不撓詬詈諸戎

也

徐孝穆全集卷之五終

詔

陳武帝即位詔

五德更運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雖色分爵翰時異文質揖讓征伐迭用參差而育德振民義同一撲朕以寡昧時屬艱危國步屢屯天維三絕肆勤先后拯厥橫流藉將帥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祿永終歷數攸在遵與能之典集大命於朕躬顧惟菲薄辭不獲宪式從

天聽俯協民心受終文祖升禋上帝繼迹百王君臨萬宇若涉川水罔知攸濟寶業初建皇祚維新思俾惠澤覃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爲永定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二等縑絮孤獨不能自存者八穀五斛逋租宿債皆勿復收其有犯鄉里清議贓汚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特皆原之人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

梁禪陳詔

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鴻烈革暘以明積代

同軌百王踵武成由此則梁德湮微禍亂薦發太清云始見困長蛇承聖之季又惟封豕爰立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沈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武元之祚有如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命自天降神維嶽天地合德咎曜奔明拯社稷之橫流藉將帥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祿永終歷數攸在遵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陸表瑞煙雲甘露醴泉旦夕疑浦鼎禾芝草孳植郊

甸道昭於德代動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革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圖讖猶汾有歸亳歌爰適天之曆數實有攸在朕惟庸薄闇於古昔承稽崇替爲日已久致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於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

陳公九錫詔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氳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哲之后牧伯征於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一匡九合渠門之賜以隆殷帶圖溫行宮之寵斯乃千載同風百茂時危所以貞固運泰所以光熙斯

王不刊之道也太傅義與公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創天生德康濟黔首背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蹈滄海大極交越皇運不造哲契未聞中國共亾兵凶總至哀嚬類譬彼窮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應期救此將崩援茲已溺乘舟履棫架險浮深經略宇淦畢殲羣醜泊乎石頭姑孰流髓屢腸一朝指撝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寧三后之勑雖夷二嬪之巨懸堯治禹佐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云擬重之以屯剝餘象荊楚大崩天地無心乘輿播越五湖薦食競謀諸夏入方荼跨莫有匡救強臣委御五湖薦食競謀諸夏入方荼跨莫有匡救強臣

致命黜我沖人顧影於荼孺之魂甘心於甯卿之辱却案下髭求哀之路莫從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孱豕再膺天祿斯又魏魏蕩蕩無得而稱焉加以仗茲忠義屠彼妖逆震部夷氛稽山罷校番禺蠭澤北鄙西郊殲厥凶徒皆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修短所縣率土之基興亾是賴於是刑禮兼訓沿革有章中外咸平遐邇寧一用能使陽光合魄曜象呈瑞樓閣遊庭抱仁含信宏勳該於厚地大道格於玄天義農炎昊以來卷領垂衣之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陰陽蕭曹不讓未有功高於寓縣而賞薄於伊周凡厥人祇固懷延佇寶由公謙撝自牧降損爲懷嘉數遲回永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久廢朝獻宏戒司勑敬申鴻典且重華大聖嫡汭猶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是以殷嘉宣父繼后稷之官堯命羲和纂亶黎之位況其本支攸建宏誓山河者乎其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綏綏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進武帝爲長城公詔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諱志華寅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襲者率五嶺之強兵誅四海之儁敵固以勒功彝鼎書勳太常卑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枌榆永寧豐沛東涼既息北蔡無歸代馬燕雁氣雄天下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計於秦嘯敖脩於興晉協謀上相爰納朕躬思所以敬荅忠勳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城縣公

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昨以虛薄才非弘濟竊守藩維常懷盈滿豈圖蒼昊

不爭國步艱難皇鼎元良貌在蝟溷二臣奉迎川塗靡從六傳還朝淹留永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下遏羣公之廷諍遂以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化彌增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侯皇嗣歸來輒當解紱於箕山之陽歸老於琅邪之國復子明辟選承寶圖若問與衰無媿周宣

封始興王詔

漢祖天倫伯叔並封晉元世系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藩夾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天慕紹祚別命皇枝歸自蒲坂面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膈垣衰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乖德獲罪慈訓永言主賓宏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咽哽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爲始興王

文

爲陳武帝卽位告天文

梁禪陳璽文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梁氏以圮剝厥德薦臻歷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於諱夫肇有烝民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厥姓放勳重華之世咸無意於受終當塗興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皆以英才處靡從六傳還朝淹留永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下遏羣公之廷諍遂以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化彌增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侯皇嗣歸來輒當解紱於箕山之陽歸老於琅邪之國復子明辟選承寶圖若問與衰無媿周宣

封始興王詔

漢祖天倫伯叔並封晉元世系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藩夾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天慕紹祚別命皇枝歸自蒲坂面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膈垣衰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乖德獲罪慈訓永言主賓宏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咽哽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爲始興王

文

爲陳武帝卽位告天文

梁禪陳璽文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梁氏以圮剝厥德薦臻歷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於諱夫肇有烝民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厥姓放勳重華之世咸無意於受終當塗興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皆以英才處靡從六傳還朝淹留永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下遏羣公之廷諍遂以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化彌增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侯皇嗣歸來輒當解紱於箕山之陽歸老於琅邪之國復子明辟選承寶圖若問與衰無媿周宣

封始興王詔

漢祖天倫伯叔並封晉元世系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藩夾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天慕紹祚別命皇枝歸自蒲坂面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膈垣衰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乖德獲罪慈訓永言主賓宏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咽哽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爲始興王

文

爲陳武帝卽位告天文

梁禪陳璽文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梁氏以圮剝厥德薦臻歷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於諱夫肇有烝民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厥姓放勳重華之世咸無意於受終當塗興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皆以英才處

非關尊貴余根正輅示表君臨及南覲河渚東沉列
璧精華既竭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惟賢是與嗟然
作歌簡能斯授遺風餘烈昭晰罔昏追是爲
故實宋齊授受又弘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
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及時屬陽九封豕薦食西都
失馭夷狄交侵乃皇天成輟弃鼏鼎憸慝黔首若崩
厥角微微皇極將甚綴旒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
二儀竝運四時合序天鈞智勇人挺雄傑珠庭日角
龍行虎步發初投袂日乃勤王電掃雷撝雲撤彭蠡
揃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貳茲冠履既行伊

霍用保沖人震澤稽陰竝懷敖逆獯厥醜厲三亂皇
都載命偏師二邦自珍濱伐獫狁六戎盡殪嶺南叛
換湘郢結連賊帥既擒兇渠傳首用能百揆時序四
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屆上達穹昊下漏深泉蛟
魚竝見嘔歌攸感況乎長葬橫天已徵布新之兆璧
日斯既實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
惟尊主黃龍負舟格矢素翬梯山以至白環玉玦蒸
德而臻若夫安國寧帑本因萬物之志時來御宇良
會樂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奉
而傳祚於我有梁天之曆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
詢羣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故從人祇之願授帝位
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
式以副溥天之望禋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
不盛歟

陳公九錫文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
故惟天爲大睠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
以文武之佐陳錡蘊其玉璽堯舜之臣決河鑿其金
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享陽九之危厄拯橫流於禍
石撲燎火於崑崗驅馭於韋鉞跨躡於秦晉神功行

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
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網漏吞舟強胡
內品蕩蕩宇宙懍懍黎元方足圖顧萬不遺一太清
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太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
膺運康救兆民翦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
懸三光於已墜蕴四海於羣飛屠狹獫於中原斷鯨
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
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薦臻南夏崩騰西京蕩
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簒盜假神器冢司昏
撓劾引寇讎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閼皇運已

始何殊贊旃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
本朝復莒濟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歷重梗宸
居挹建武之風猷歌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
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嶽莫不寘
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擊鼓越貊爲俘番部貼
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妖壘洞開白羽麾揄兇徒
紛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
邊政不脩李賁狂逞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
尉佗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謀雄算電埽風
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澈備歷艱難蘇歷嘉

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閩蠻邸逖矣永寓之鄉悠
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開莫不懾
我王靈爭朝邊候歸璞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
也自寇虜陵江宮闕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劒撫心氣
涌青霄神飛紫闥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所
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勦定執沛令而覽鼓平
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勳
門荐點作亂衡疑兵切池隍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
警知無不爲恤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
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

嶠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遮爲檝楫路養渠率全據大
都舊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
弩齊張高輈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吒風雲山靡
堅城野無強陣清妖氛於灊石滅沴氣於雩都此又
公之功也遷仕凶愚屯據大舉乞活類馬騰之軍流
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鬬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惟
勛虜公坐揮三略遥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
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
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淪波兵乏兼儲士
有飢色公回鑾盥渥積穀巴丘僊庾之詠斯豐壺粥
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舳艫相望如運
救倉之卒犀渠貝胄顴蔑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
故使三軍勇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珍兇逆此又
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遠略義旅如雲溢壘猜攜用掩
戎略公志唯同獎師克在和鶴塞非虞鴻門是會若
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體交盟人祗感
咽故使舟師茲路遠邇同心此又公之功也姑熟襟
要蜻函阻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扃鐍公一枝
義揭二雄茲奮左賢右衂沙潰土崩木甲磕於中原
邊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監斯開

兇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襄山河金湯險固疏龍首以抗殿捐華岳以爲城雜虜憑強兵自若公同仇協力誅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舍章甫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狐憤切草爾英狄政方脩物重覩於衣冠民遑瞻於禮樂楚人滿道爭觀於葉公滬老衛巷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功也內難初靖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列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屯甲亘野橫江殲厥羣狄遂殫封豕莫不絓木而止戎車靡遑遇淳而還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

臨淮勦勞皇室而孫甫之間危社稷觀兵匿潭勢咸爲虜虔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暗戎麾夜笳胡鼓公三等既畫六陣斯張我舉靈鼓亦抽金僕咸俘類惡反尚塘異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放此又公之功也孫策妖寇甸師萬里潛清井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任約叛換泉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依德山澤溝甲完聚各壁歲時結從連橫爰怕安宅宵處壓幕抵此關而爲譬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呂嘉既獲吳濞已鉏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我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啼是櫜槍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凶梟於軍市投秦坑而盡涕墮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析僊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海洛日亦宅無雷北洎丈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

屈膝膜拜永吏歎闕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稽
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廓寧泰宮之可觀豈魯殿之
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纓纓咸爲戎俗高冠
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秀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歎
方之於斯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旦昃食高春興構
宮闕是瞻遐邇膠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聞
泰始之風流童觀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
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天用百
姓以爲心隨萬幾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仁
蠹於仁孝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夏長春生頌仁

藏用忠信爲寶風而弗能德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成
治定樂奏成湯安上治民禮兼文物色丘園衣裕
里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
猶頓之旅是以天無遺寶地有呈祥滴露卿雲朝聞
聽映山車澤馬服御登閑既景煥於圖書方葳蕤於
史牒高勳踰於象緯積德冠於當年固無得而稱者
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翦征墓
伯二南崇絕四履遐曠決決表海胙土惟齊嚴嚴泰
山俾侯於魯邦又勤王反鄭夾輔遷邑召伯之命斯
隆河陽之禮成衛況復經營宇宙豈惟斷鼇足之功

弘濟君生非直鑿龍門之險而酬庸郭德寂爾無聞
朕所以垂拱當寧載懷慙悸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
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與東陽新安新
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爲陳
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家社昔日虞
舜使持節兼司空王璟授陳公茅土金獸符第一玉
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跗三鉉任總百
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
事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損餘律準衡簿四
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以公賤寧崇殺流爵行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
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製諧風
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
舞以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輿象必通是
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奠德進賢髦士盈
朝四門入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冕旒黈纊爲

世錄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昔用錫公武貴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在刑措衆恭無敖于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時屬揆湛二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弓一彤人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恭桑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與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郡望書

陳武帝下州郡望書

徐孝克卷六　十五

夫三正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羲所以當運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奔騰西都蕩覆蕭勃丁紀非惟趙倫侯景滔天跼於劉載貞陽反篡賊約連兵江左累朋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自有氛氳混沌之世龍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大下分崩未有若於梁朝者也秩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受科首清諸越徐關浪泊雖不征行泮海乘山所在蕩定冒延風塵驚鳥師旅六征梁祀十有餘載豈曰人謀皆田天啟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鉉若唐虞推其鼎玉朕東西退藁拜手陳辭避賢子

梁禪陳璽書

君子者自暗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屈亨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虛懷

徐孝克卷六　十六

動靜元吉朕雖蒙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已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歌所往則擾袂以膺之菁華已竭乃察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於天道雖其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世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

禮貳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恆衰
山岳傾優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
咀嚼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
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
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亟務年序周成漢惠
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躓若使時無聖哲以靡
艱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支伯者矣惟王應期
誕秀開籙撫圖性道故其難聞聒庸已其彼物乾行
同其燾覆日御此其貞明發承聖於復禹之功樹勳
于於興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蠻戎於鎬京太小

二霞之曉徒東南兩越之勍寇遠行天討無遺神策
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
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霑鼓革信及
豚魚殷牖斯空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
頌平無偏無黨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
晻映川陸榮光曖曖已冒郊塵甘露瀼瀼亟流庭苑
車轍馬迹誰不率從蟠木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
非惟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
聖賢之表旣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
無紀孟陬殄滅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

牧時哉蛟龍之出泉革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並集
朕以欽若勛華屢迴星琯昔者水運斯盡子高祖受
焉冷歷去炎精神歸柂紐敬以火德傳於爾陳遠鑒
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怳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
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
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
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洪猷以承昊天之休
命

吳江徐文炳大文補輯

陳武帝卽位詔

漢律歷志土生金故爲金德金生水故爲水德水生木故爲木德木生火故爲火德火生土故爲土德（莫翻）句傳三統（注）張晏曰一日天統謂周建于爲正二曰地統謂殷建丑爲正三曰人統謂夏建寅爲正（晉王尼傳）尼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任昉）（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賈大誥）若（漢書）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論語）固天縱之將聖（又）天生德於予（漢書）有（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杜）（晉）（左傳）晉大叔文子曰令甯子視君不如（賈）（梁）（公羊傳）君若撫然（易）（後漢）（晉）（詩）（本）（王）（慕）（左傳）子鮮以公命與寧（韓詩）（史記）若（漢）（陳）（秦始皇本紀）更名民曰黔首（漢）（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左傳）（陳武帝紀）負陽侯明郎位改元天（班固典引）（漢）（太素之前寂寞默不可爲象（管子）（桓）（文）（論語）（晉）（詩）（漢）（陳）（書）（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漢書）有（左傳）晉大叔文子曰令甯子視君不如（賈）（梁）（公羊傳）君若撫然（易）（後漢）（晉）（詩）（本）（王）（慕）（左傳）子鮮以公命與寧（韓詩）（史記）若（漢）（陳）（秦始皇本紀）更名民曰黔首（漢）（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左傳）（陳武帝紀）負陽侯明郎位改元天

梁禪陳詔

珽固典弘（經）緯乾坤（出入三光（注）三光日月星也）（史）（宇）（秦始皇本紀）更名民曰黔首（漢）（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左傳）（陳武帝紀）負陽侯明郎位改元天

武緝周（史）（注）三（劉）子（君）不可以有爲（爲者敗之（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左傳）（師）（對曰（國）（語）（公羊傳）君若撫然（易）（後漢）（晉）（詩）（本）（王）（慕）（左傳）子鮮以公命與寧（韓詩）（史記）若（漢）（陳）（秦始皇本紀）更名民曰黔首（漢）（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左傳）（陳武帝紀）負陽侯明郎位改元天

後漢張衡靈憲（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剛）地定於（內）（又）（太）（素）之前寂寞默不可爲象（管子）（桓）（文）（論語）（晉）（詩）（漢）（陳）（書）（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漢書）有（左傳）晉大叔文子曰令甯子視君不如（賈）（梁）（公羊傳）君若撫然（易）（後漢）（晉）（詩）（本）（王）（慕）（左傳）子鮮以公命與寧（韓詩）（史記）若（漢）（陳）（秦始皇本紀）更名民曰黔首（漢）（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左傳）（陳武帝紀）負陽侯明郎位改元天

翁庭拙相子風翮上劉
秋北方曰女天　淮南
下鑿關黃帝堯舜垂衣
後於英丘周襄王使宰
輅命無拜父傳天王狩
策命晉侯爲侯伯賜弓
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
傳平謝曰宰相者上佐
賢二人同心遂安海內
禮司勳掌六卿賞地之
帝曰重華堯典雖陟二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其始周本紀古公亶父
行義國人皆戴之堯典
自內治親睦九族平章
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
制如通天有貴貴端大
昔諸侯王高帝初置太
曰鑒草名也似艾可以
染綠因以爲綬名璽音斯
案洲都志厲帝昇明
元年改揚州刺史曰牧

進武帝爲長城公詔

陳武帝紀元帝承制授
司南徐州刺史進封長
位司空隋書揚帝紀三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明
嶺之民沈大澳始安太
太清二年冬侯景寇京
二千人頓於嶺上并置
逸爾孔佳之鼎銘悝君
施於蒸彝鼎周禮司
常漢書烏桓初起豐沛
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
疏曰代馬依風　左
求酸棗不擊將何俟
大概谷口有蒼石立水
焉　晉漢春秋氏池縣

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陳后妃傳武宣章皇后
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
敬帝紀大二年正月庚
子尊皇后曰皇太后
左傳楚子以季孫隱位
天神后謚皇后帝
无墜天民而立之君使
社稷門昔周敬王崩魯
愛曰魏闕名也當望吉
殿示文王曰與予忽兮
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
左傳吳子曰少康使
遂滅過戈復陶之績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
左傳楚

千投祝而起（晉書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漢書要云五星謂之五緯）（魏文帝紀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太史令單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陳武帝紀太平元年九月丁未中散大夫王彭戲稱今月五日平旦於御路見龍迎自大地有九域山川（晉書天文志）三四里（張衡靈憲曰）地至象闕亦三四里（後漢書郡國志）一日二日萬幾（梁武帝紀梁帝遜於別宮帝流涕再三羣臣固請）乃許之（晉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梁禪陳策文

（三皇本紀曰人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騶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晉衛恆書勢曰黃帝之史倉頡觀鳥迹始作書契）（莊子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等皆天皇已後有五龍氏蟠人氏大庭氏柏

火炎昆岡玉石俱焚（漢書師古曰炎昆崑崙山也）

（左傳秦伯西戎晉主東夏）（齊王融曲水詩序）跨蹑于（漢賈誼傳序）網羅於（莊子）吞舟之魚（詩）內粟于（晉陸機功臣頌）溟渤（莊子）窮髮之（南史梁武帝太清三年崩）則與羣臣顧（漢揚雄傳）步於（山海經）桂林有八樹（南史簡文帝大寶二年崩）山崩棺至（淮南子）崑崙大亂也（左傳楚子）使（南史陳武帝於洛陽太子叔陵）長安（晉書）送（南史簡文帝大寶二年劉）自（晉書）與（莊子）鵬（南史梁武帝太清三年崩）海水（莊子）飛（淮南子）羿（南史陳武帝於洛陽太子叔陵）安（晉書）開（南史簡文帝大寶二年劉）皇（晉書）十八年（南史梁武帝太清三年崩）改名（晉書）恐非（晉書）長（南史陳武帝於洛陽太子叔陵）安（晉書）送（南史簡文帝大寶二年劉）於（晉書）平陽（晉書）始（南史梁武帝太清三年崩）興（晉書）安（南史陳武帝於洛陽太子叔陵

鼎之中漢書地理志陵傳陵曰各鳥獸蔽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左傳晉州綽與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而納之於中軍之鼓下後漢郭弘傳收角仁義民稱蘇息帝紀蔡路黃起兵據南康時蠻賊攻圍縣城弘乃與路養進頓南康帶賊多巨石行旅以爲難帝之發南陽秋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改名秣陵曰秣陵後漢郡國志丹陽秣陵有大陳圖左傳齊侯遣大陳之甲車萬乘杜預注齊國出車之處公羊傳年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之謂也今將軍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之謂也後漢書武帝紀高州刺史李承寅叛承寅子弟皆奉寅叛爲賊所攻吾擁護千重負此谷尾知天下事矣孟子法百姓殺其父兄負戴而隨之後漢公孫瓚傳兵法百姓殺其父兄負戴而隨之後漢書袁紹傳瓚乃自將步騎二萬人與紹戰於鉅鹿下瓚軍敗績瓚乘白馬紹令麴義追之瓚乘白馬將單騎走義追射殺之後漢公孫瓚傳瓚乘白馬將單騎走義追射殺之後漢書袁紹傳

曰大敖舍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多（漢書元帝紀）貝胄朱綅（左傳）王子虎都賦戶有畢祿（注）貝胄名（詩）朱綅色（左傳）王子虎曰皆翼王室（又）師克在和不在多（左傳）公子曰所不與剪氏同盟諸侯於王庭（袁紹傳）紹遣從弟虎賁中郎將袁術（後漢書）術從孫（左傳）公子曰所不與剪氏同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漢書沛公）從百餘騎（後漢書）劉焉傳）焉子璋璋子範範子誕誕子瑁瑁子璝璝子焉焉心者有如白水

曰卿特折簡召我我何敢不至而乃引兵來平司馬
直王曰以卿非折簡可呼故也（晉陽秋）劉弘為荊州
刺史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淮南
子）日出於陽谷浴於咸池（西域傳無雷國王治盧
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淮南子）凡海外三十
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女子民丈夫民（山海經）丈
夫國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帶劍（南史）夷永元元年
慧漢來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二月產子女人胷前無乳頂
上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胷前無乳
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
成人（漢司馬相如傳）匈奴單于悔驕屈膝受之交
臂稱弟（注）子之（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匈
奴呼韓邪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南史敬帝太平
二年頒軍將軍徐度燒齊船舫三千艘夏四月齊遣
使通和（漢張良傳）沛公入秦宮殿帷帳狗馬重寶
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
靈光巋然獨存歷世弗毀（注舊武帝太子
胡服（莊子）趙武靈王平主父所見劍士皆緩冠
之製（漢王莽傳）莽好厚履高冠以篾裝衣（尚
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蔪禾黍
之蔪狡僮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詩）彼
黍離離（南史）侯景東奔王克開臺城門引衆之橫入
宮見夜遊嬉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書盡羽
儀輦輅莫有子遺（晉太甲）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
旦（淮南子）日經於扶桑薄於蒙汜是謂高春書無逸文王自朝
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漢鄒陽傳）孝文
皇帝據關入立寬心銷志不明求衣（秦始皇武帝）
年號永平後漢明帝年號（南史）敬帝太平元年起
二年籍廟堂供御祀典（漢王吉傳）殷
一世之民蹟之仁壽之域（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蔡邕獨斷）黃帝樂
曰雲門堯樂曰咸池（漢書猶頌）用蓋臨起與王者
坐（張華博物志）堯商臺（左傳）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劉曰賜我先君履東至
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史記）齊桓公
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還（漢王莽傳）莽
札來聘為之歌（象箾南籥）夏人所舞（禮記）象舞
者其太公乎（史記）樂毅報燕王書曰臣聞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史記）蔡澤傳不出
求諸侯莫如勤王（史記）齊桓公九合諸侯王天下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三皇本紀）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斷
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淮南子）禹鑿龍門平水土民乃得陸處
（左傳）楚子使屈蕩尊師於巴以與王卒
（漢書揚雄傳）後漢章帝八
（隋書經籍志）梁有南史八十卷
（隋書地理志）梁置南豫州宣城郡
（注）梁置南豫州及丹陽郡江寧縣（注）梁置丹陽郡及南丹陽郡
（注）舊曰宛陵置宣城郡丹陽郡陳省
（注）梁置陳留安豐二縣（注）梁置南丹陽郡陳省
（注）舊曰揚州吳郡烏程縣（注）舊
（隋書地理志）梁置新安郡新興縣（注）梁置新
（注）舊曰宛陵置新安郡始分淮北為北徐淮南猶
（隋書地理志）晉安帝義熙九年以
（注）舊置新州新
（隋書地理志）梁置東揚州陳初省廢安郡雉
（隋書地理志）舊置臨川郡（注）舊置
（隋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

紀漢王莽傳左建朱鈹右建金戚注師古曰鈹戚形似斧鉞漢王莽傳形弓矢盧弓矢注師古曰形赤色盧黑色旅音盧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嚴莫大於配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故親在則敬之所以養也親沒則哀之所以報也教因親生以愛親因親沒以嚴教聖人之所不勉而自中禮也以主爲尸未詳

陳武帝下州郡檄書

詳天降喪亂晉佛圖澄傳劉載已卯載從弟曜篡襲僞位後漢書獻帝興平二年三月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郭汜攻李傕五年劉聰使呼延晏等陷洛陽遷帝於平陽遇害晉書懷帝永嘉五年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周禮冬官日至祀天於圜丘晉王濟傳設宿部分行有先後第陳武帝紀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即位於南郊柴燎告天先是氛霧雨雪晝夜晦冥至是日景氣清晏管子盛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于呂氏春秋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漢書大

梁禪陳璽書

書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則風雨日光如日月其音如雷黃帝殺之以其皮爲鼓聞五百里則噬而食之一民皆非漢有魏略侯助期漢二十四帝晉蒙昏愚以弱亡高士傳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遂不知所之受圖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左傳晉伐虢丙戌滅虞杜預曰虢虞共在京北新豐縣漢書曰也王勝對曰文王拘於羑里張衡東京賦洽致升平之德漢王莽傳策羣司曰赤烏頌平考聲以律詩云露濃衡甘露味如蜜王者太平之應左傳楚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穆王卒史記顓頊紀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

初感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詳梁禪陳詔左傳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音丸商必克

莫不砥屬後漢光武紀同舍生畑華奉赤伏符至曰劉秀發兵捕不道魏志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諱操字孟德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遭東殷人起於梁沛之閒至是而公始起孝經援神契德至見於星人起於梁沛之閒至孔子海口舍海劉峻綽命論河目龜文公侯之相陬注騶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正月爲陬天官書項羽拔鉅鹿枉矢西流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弧南有狼狼角兵也弩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北方羊在牧注許慎曰夷羊土神黃帝牧之地注孝經援神契德至淵泉則黃龍見春宏漢紀獻帝詔曰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通考自魏以後始有九品之制以辨官位之高卑北魏以九品分正從梁分十八班詳九錫文亭侯十班詳九錫文

揚州藝古堂重刊

徐孝穆集後跋

余讀史至魏晉而下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南北朝凡九君皆假唐虞之名行篡竊之舉沿習成風遂成故事故有生生世世不願生帝王家者遂至禪詔出諸袖中朝比肩而暮北面其端肇於新葬而成於轑魏明磊落無效轑孟德欺人孤寡以孤媚取天下也顯可鄙可痛莫斯爲甚善乎石勒之言曰大丈夫當光令箋注徐庾兩家獨不及禪代諸製意在斯乎吾門徐子大文沉深嗜古見徐庾箋注心焉慕之欲補其闕略蓋以春秋之文美惡同辭陳詩之義勸戒並設且一書之中而箋注家偏有未備俾覽者終茫昧焉有難恕置也於是旁搜博采以附卷末名曰備考而質之余余謂顯令維世之志也足以鏡得失各自有當耳昔梁簡文答湘東王書云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今以徐子之趣向而又能信好將來縱橫藝苑馳騁志林豈曰孝穆才情僅媲嫺宮體而已哉刻既成因書數言以報之笠水陳鋭穎長氏識